

諸子集成

1023

諸子集成

(第三冊)

老子注
老子本義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中華書局出版

老 子 注

王 弼 注

老子目次

道德經上篇·····

一

道德經下篇·····

一三

經典釋文·····

五一

老子道德經上篇

華亭張氏原本
晉王弼注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

不知其所以元之又元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徼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

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元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

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元而言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平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

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聖人

處無為之事。自然已足。為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智慧自備。為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

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二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

使民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為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

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

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智者不敢為也。

智者謂知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神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謙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

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瞻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

橐籥排囊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

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

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喪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虛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門元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

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縣縣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

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

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知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稅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擲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

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元覽能無疵乎。

元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元覽無疵猶絕聖

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

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為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

守則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元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持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元而何。凡言元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埴埴

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

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

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

役己。故聖人不為目也。

十二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

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

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

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

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

之狀無物之象。

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是謂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有其事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

之容豫焉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

猶今若畏四鄰。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

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親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儼兮其若容。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

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濁以靜之

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盜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蔽覆蓋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

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返其所始也。歸根曰靜。是

謂復命。復命曰常。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

作凶。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知常容。無所不

容。乃公。無所不包。通則乃公。至於蕩然公平也。公乃王。王乃天。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則乃天。至於同乎天也。天乃

道。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道乃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窮極也。沒身不殆。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

其齒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其次親而

譽之。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其次侮之。不能法以正齊民。而

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

智之所齊也。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觀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慧智出，有大偽。
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觀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
 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

僞生也。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下篇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

益之則憂故續晷之足何異截鶴之脛長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返之遠也眾人

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眾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蕪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我獨泊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儼儼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眾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

心也哉。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觀我頽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為明俗人昭昭，耀其光也我獨

昏昏。俗人察察，分別別析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情不可觀颺兮若無

止。無所繫繫眾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鄙。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

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未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空也。惟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吾何以

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一章

曲則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枉則直。不自是則其是彰也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敝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少則

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

下式。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

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一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故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言暴疾笑與不長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

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失者同於失。失累多也。

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

焉。

一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物尙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若也。本雖笑更可議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耽贅者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一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

不改。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

始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

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為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實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

曰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逝曰遠。遠曰反。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

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域中有

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各。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

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履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為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是以聖人終

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為本故不離。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經心也。奈何萬乘

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不鎮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為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善言無瑕謫。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善數不

用籌策。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

解。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

人。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一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式。式，模也。則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

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

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然類生若器也。聖

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

之神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

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

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七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

為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焉。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猶濟也。言善

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吾不以師道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

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為強也。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暴與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與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

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懷然不偏近於

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

自均。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可以不死。

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

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

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攻焉。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夫故富也。

強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

亡者壽。

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

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萬物皆由

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爲大。

萬物皆歸

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無形無識

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

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斃不假刑為大以除將物也故

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斂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觀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

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

順自然也

而無不爲

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為主也

無名之

樸夫亦將無欲

無欲競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道德經下篇

華亭張氏原本
晉王弼注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

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平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覲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徧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

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為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矣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與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真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尙好修敬校實往來則不對之聞忿怒生焉故上德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則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實備於表機微乎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蕙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物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真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為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驟也

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

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

天無以清將恐

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

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與

乃無與也玉石碌碌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明道若昧。光而不耀進道

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類。類坳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坳也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

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

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

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

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

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

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

虛言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強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無有入無閒。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

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尙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與貨孰多。

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

故若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

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

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

生於郊。

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

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闕牖而可知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

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為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為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及其有事。

自己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因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聖人在天下。歛歛為天下。渾其心。各用聰明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讒續塞耳而無感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為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五章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蛇蟻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

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

之命而常自然。命並作爵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為而不有長而不宰。是

謂元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平幽冥是以謂之元德也

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見

小曰明。守柔曰強。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為習常。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眾害生也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

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固其根而後營其未故不拔也。善抱者不脫。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子孫以祭祀不

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彼皆然也。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

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此上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未知

牝牡之合而全作。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喻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嘎。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

和之至也。知和日常。

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

常曰明。

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日祥。

生不可益，益之則天也。

心使氣日強。心宜無有

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解其

分。

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

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

是謂元同，故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

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

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未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

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其政

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正復為

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

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劌。

廉清也

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鑑其

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

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

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

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

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
益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
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

不知神之
為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
為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

則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
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
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
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
歸會也

天下之

牝靜而不求物
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
雖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

故物歸
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
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
附之

小國以下

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
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
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

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大者宜為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
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道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的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為道也。物無

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

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為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
於細易况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

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與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 爲之

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

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終

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尙為之與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為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

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

也。當務塞兌開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反其真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

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相憚而不避於難故勝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

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

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

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寶三

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

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清淨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

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

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

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七十二二章

勇於敢則殺。

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俱勇而辨。

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

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况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

而善應。

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處下則物自歸

緝然而善謀。

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

未兆而謀之故曰緝然而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

詭異亂羣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

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

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強則兵

物所加也

強大處下

木之本也

柔弱處上

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與天地合德乃能包

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

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

見賢。

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
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尙可使反古况國大民衆平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

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極在博者不知。一也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已愈有。物所尊也既以

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帶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

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

月丁丑嵩山晁說之廊時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經典釋文

老子道經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撰

老子

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各重耳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史記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陳國相人也

生而皓首

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容成生殷時

為周

柱下史覩周之衰乃西出關

是周敬王時也

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

篇尚虛無無為

劉向云西過流沙莫知所終

凡五千餘言河上公為章句四卷

不詳名氏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

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

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

旨

今依王本博采衆家以明同異

道

生天地之先

德

道之用也

較

音角又校量深淺也

傾

高下不正貌去聲反

隆

之稱尺證反一本作號一本作名也曷何葛反為而常校教音能相射反食亦穿川音窳音

豆探吐南反聖人之治直吏反弱其志心虛則志弱也本無為字強其良反又作彊使夫符音知者

智音道冲直隆反不盈本亦作滿淵昏河上作平挫子臥反銳悅歲反解其紛拂云反河上云芬

湛直滅反夫執一家之量音亮瞻涉豔反滿以造實七報反又復扶反不

盈或作滿不能累力僞反萬物舍音捨又作捨汗音鳥而不渝牟朱反以萬物

為芻楚俱反狗古口反治直吏反有為于僞反下有為不為皆同其猶橐他各反籥音藥掘求物反又求月反河

上本作屈屈竭也動而愈出牟主反又牟朱反排扶拜反橐無底囊乃各反空洞同貢反多言數

窮王云理數也顧云勢數也足音恭亦音拱谷古木反中央無者也河上本作浴浴者糞也玄牝頻忍反

音扶死反簡文扶緊反中央無一本作空私邪河上直云以其無私處一本作居惡烏路反注及下同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

善治直吏反揣初委反又丁果反志揣反顧云治也簡文章標反而稅音銳稅字音寃奪反又徒活反河上作銳末令力征反尖子廉反

勢必摧粗雷反衄女六反滿堂本或作室自遺唯季反以之反咎求九反功遂本又作成四時

更庚音能無離力智反 條徒歷反 疵在斯反 邪似嗟反 物介音界 民治河上本又作恬 以

求匿他得反 辟匹亦反 開闔戶獵反 不昌尺亮反 而處昌慮反 以知乎音智河上本又

直智作恃河上本長丁丈反三十輻音福車輻共一轂古木反車轂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去於又反

挺始然反河上云和也宋衷注本云經同聲類云柔也字林云長也君連反又一日柔挺方言云取也如淳作繫埴市力反河上曰土也司馬云埴土可以為器釋名云埴臙杜弼云埴黏土也鑿

戶在各反五色青赤白黑黃也令力征反盲陌庚反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聾力東反五味酸鹹甜辛苦也口

爽爽差也河上云亡也騁勅領反狂求匡反令人行下孟反妨音芳去羌呂反寵辱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

若驚願云若而也貴重也河上云畏也大患若身河上云空也何謂寵辱若驚河上本無若驚二字身

為于僞反易以鼓反名武征反日夷願云平也鍾會云滅也平也日希希疏也靜也搏音博簡文補各反日微

致詰起吉反故混戶本反不皦古曉反明式云胡老反不昧悔對反繩食陵反又民忍反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願云無窮不可序儼魚檢反樸普角反又作朴

復音服况虛往反治直吏反強其丈反豫如字本或作懷簡文與此同也儼魚檢反樸普角反又作朴

混胡本反蔽必世反王云覆蓋也鍾婢世反梁武同也蔽覆芳富反生長丁丈反卒子恤反又尊恤反凡物本作夫

則物離力智反其分扶問反虎兕徐子反無所容鋒刃芳逢反大上音太王云太上謂大

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 行施始致反次侮亡甫反疵字斯反釁許靳反悠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一本猶用也有應

應對之應 知智慧音趣七喻反或音促覩形見賢遍反大惡烏路反治直吏反則濡而朱反又而注反

百倍蒲罪反令力征反所屬之欲反注同見賢遍反抱樸普角反之善一本作傑行下孟反

唯遺癸反音云維水反相去欺慮反幾居豈反燕於見反雀將齋反鳩九求反鵠古合反有仇音求氈然

反本音作旃音裘求續鼻音符截昨結反鵠戶各反衆人熙熙許其反若亨普庚反殺爨也簡文許庚反河上公作饗用也

牢力刀反廓苦郭反河上本作泊音白反咳胡來反說文字本或作孩儻儻力追反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音雷古本河上作乘乘兮

所別彼列反析星歷反所好呼報反沌徒門反簡文音頓俗人昭昭章遙反一作照悶

悶如字澹令其若海徒紺反古本河上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颺力幽反梁簡文作飄云數遙反河上作端兮繫繫張立反一作執

母如字德之容鍾云法也簡文云狀也况况往反又呼廣反窈烏了反冥莫輕反說一云悅狀哉河上本

直云吾何狀也 見賢遍反枉音往窪烏瓜反簡文烏麻反顧云洿也蔽必世反轉遠千萬反自見賢遍反彰音章

淡徒暫反 一作澹 故飄毗遙反 扶遙反 驟狀救反 道者於道河上於道者絕句 企者苦賜反 河上作歧

跨苦化反 餘食贅專稅反 疣贅也 簡文云之審反 河上云贅貪也 行下孟反 注同 原至之行去逆反 卻至晉大夫自伐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更爲眇音尤 惡鳥路反 混成胡本反 先天悉薦反 宋本亦作寂 寔音莫 河上云寥空無形也 鍾會作颺云空疏無質也

而不殆田賴反 危也 稱尺證反 強其丈反 亦復扶又反 重爲輕起政反 躁早報反 離

輜側其反 利音 重直用反 榮觀古亂反 冥處於見反 簡文云謂靜思之所 冥居也 萬乘之主繩證反 謂天子也 輕

則失本河上作臣 躁則失君謂失君位 喪息辰反 善行下孟反 無徹梁云應車邊今作千邊者 古字少也 跡

無瑕河上作迹 下家反 疵過也 直革反 謹責也 不別彼列反 善數色主反 簡文色具反 河上作計 籌直由反 策初厄反

捷其僵反 距門也 所好呼報反 裕牟注反 長丁丈反 谿苦奚反 或作溪 不離力智反 模莫胡反 不

忒吐得反 願云差也 爽也 樸普角反 官長丁丈反 百行下孟反 故爲于僞反 無割乾邊反 物

或獻音虛 河上本作响 許具反 羸力為反 或挫作臥反 擿也 簡文在臥反 河上作載 隳許規反 毀也 去完呂反 其事好

還呼報反 旋音 治直吏反 凶年天應惡氣 災害五穀盡傷人也 難乃且反 當復扶又反 佳格牙反 善也 河上飾也 惡

鳥路 恬揀嫌反本或作恬梁武音膾澹徒暫反本亦作憐音同又音談字同河上本作恢梁武云苦回反簡文恬憐樂五教反又音洛戰勝式證反天

下莫能臣也河上本作天下不敢侯王梁武作王侯隕徒回反長丁丈反立名分符問反錐

治直吏反行下孟反道汎本又作汎周張並同衣於既反河上作愛也施始鼓反故復扶又反以其

終不自為大河上本云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也於易以鼓反樂岳音餌而志反過古臥反道之出

淡徒暫反又徒覽反說音悅令力征反中丁仲反將欲偷簡文作欵又作洽河上本作噲也許及反顧云閉塞也去

脫代恬反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簡文作不欲河上本作吾將鎮之河上者非

老子所作也

老子德經音義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獲有故名德經四十四章一本四十三章

應應對如宰則攘若牟反臂必寐反而扔人證反又音仍引也困也字林云就也數也原也故去羌呂反無喪慮浪反

心見賢遍反肌已其反又音既無所徧遍音之量亮音母莫后反舍本捨音博施始鼓反

偏篇音抑於力反亢苦浪反忿枉紆放反尙好呼報反敬校教音為贍涉監反治

直吏反穢於廢耽都南反行下孟反遠千萬反一作奔裂力竭反恐歇許謁反將恐蹶蹶又

其月反又居衛反數色圭反譽逸注反瑒音祿瑒音落又昧悔對反夷道若類雷對反籟文云

一本作類內如鏡反又若對反不見賢遍反全別彼列反有分符問反炎于沾反貸吐代反恭

一作供裁音才反又才代反所惡烏路反稱尺證反可舍音捨反愈遠于萬反非強其丈反騁

勅領反折章舌反又常列反名好呼報反無厭於鹽反又於豔反費芳貴反藏才良反缺窺悅反弊

婢世反不為于僞反屈丘物反僞也訥怒忽反躁早報反罷音皮反却除也糞弗問反禍莫

大於不知足河上本此句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咎其九反不窺起規反爰牖二同由反搏許洛反歛

歛許及反一本作懔懔河上本作椽願云許葉反危懼貌簡文云河上公作怵渾胡本反注之樹反咳胡來反本或作孩冕音勉旒音留說文作纒

充如字甃吐口反續苦放反戚七歷反於慢武晏反其徑經定反喪息浪反所適丁歷反

舍音捨兕徐履反被皮彼反投頭音錯七路反而令力征反鋒芳逢反累劣僞反鼃音

二並音元蟪徒多反又音蟪又本作蟪襲音習鷹憶矜反鷗之然反埤音婢矰竹能反繳諸若反網亡兩反罟音古

卒子戌反 餌而志反 離利音 稱尺證反 長張丈反 亭之如字別也 毒之徒篤反今作育余熟反 庇必寐反又

音秘亦作訖 廕於鳩反 復扶又反又音服 其兌徒外反簡文云言也河上本作銳銳自言也 見賢遍反 小日音越 遺唯季反 夸口花反

介音界 好呼報反 徑經定反邪徑 復扶又反 朝直遙反 絜好如字 蕪音無 厭於豔反 夸口花反

盜夸非道也哉河上本同 不拔皮八反顧云私 齊才細反 不輟張劣反 孫傳直專反 比

必履反 蜂芳逢反 蠶勅賣反 虺虛鬼反 蛇食奢反 螫失亦反又呼各反河上云毒蟲不螫 攫俱縛反 不搏音博 筋

柔居勤反勸者俗 而握於學反 知牝頻忍反 牡牟后反 之合而全作全如字河上作峻于和反本一作媵說文子和反又子壘反云

赤子陰也赤子陰也 終日號戶毛反 不嗻一邁反氣逆也又於介反而聲不嗻當作噫 則天於驕反又於表反 強其良反 壯

側諒反 挫子臥反 銳悅歲反 令力征反 去完呂反 不劇居衛反河上作害傷也 汚音烏 辟匹亦反 激

經覓反又古堯反 拂芳佛反 不耀以照反 匿女力反 莫如嗇生力反河上云貪也 去完呂反 早復音服

謂之重直容反 抵丁計反亦作蒂 烹普庚反不當加火 小鮮音仙 以道莅力至反古無此字說文作埭 治直吏反

牝頻忍反 靜復扶又反 以下遐嫁反 則取七榆反又七喻反 卑下遐嫁反 過古禾反又古臥反

奧於六反暖也

瓊音愛瓊也

庇必寐反又

蔭於蟻反

尊行下孟反

有拱居勇反璧并歷反

以先悉薦反

所以為于僞反

不日于月反

淡徒暫反

於其易以鼓反

必多難且乃

其脆七歲反河上本作颺昌響反

易泮善半反

於累劣被反

者敗必寬反

施始志反

辟匹亦反

好呼報反

令力征反

復以扶又反

稽式古兮反嚴河上作稽式

善下

言下還嫁反

厭於豔反

夫唯大絕句

以陳直忍反

費芳味反

匱其貴反

器長張丈反

舍捨音

而不辟音避

於難乃且反

卒尊忽反

帥所類反

為于僞反

無行戶剛反

攘若牟反

扔仍音

幾音祈音機

易以鼓反

被褐戶葛反

無狎戶甲反

無厭於豔反

離力智反

物擾而小反

辟匹亦反

不能復扶又反

潰戶對反

見賢遍反

故去完呂反

之所惡烏路反

猶難乃且反

縶

音坦吐但反梁王尙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平大

而見賢遍反

凶先悉薦反

恢苦回反

是

大匠斲陟角反

僻匹亦反

治直吏反

強其兩反舊其良反

柔脆七歲反

枯槁苦老反

與音餘

抑於力反

之量亮音

身去完呂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上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垢古口反

和大怨

反紆力

契

反苦計

不令

反力征

伯

絕句河上本

不貪貨賂

賂音路

輿

音餘河上曰車

使人復

音服又扶又反

樂

音略

人已

反基倚

愈

音與

而不爭

爭鬪之爭注同

老 子 本 義

魏 源 著

老子本義目次

論老子	一
史記老子列傳	五
上篇	一
下篇	三一
附錄	六八
跋	七一

老子本義

魏源撰

論老子

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闕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闢。何與無爲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雌。爲下。爲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斂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羲皇矣。卽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羲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乃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矚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微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爲皇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

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擷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澹燼。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實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實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啓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感。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嚙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指。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斷珣爲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爲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彙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夏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淺。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

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冲恬。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奢不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澁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爲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卽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蕪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實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粵老認老。援佛誇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鼐。又各以意合併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傅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傅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他瀆文。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莊子稱孔子揚朱皆南之師見老子。邊韶碑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

佈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佈爲灑水。灑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卽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潁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瀆間云云。尤爲詳備。賴厲音之轉也。曲瀆間卽曲仁里也。 **名耳。字聃。姓李氏。** 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也。俗本字伯陽。諡曰聃。蓋唐開元

間自稱老子裔。而聃者遂移老子傳居首。又並史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張守節正義云。聃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云云。是唐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是也。匹夫無諡。聃又非諡法。其安無諡。莊子稱老子居佈。夫佈者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佈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妣之轉爲弋歟。彭城近佈。意聃常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邳。然則邢昺疏稱老彭卽老子。非無因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

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

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

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朱子曰。或謂老彭卽老子。余嘗亦疑此。以會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陳橫曰。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問之中。而寓規之意。老子知之。故言去子

之驕氣云云也。不然。孔子方虛心請教。何驕之有乎。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漢書揚雄傳。言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卽史記所謂上下篇也。道

藏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改子為經。勅朝野通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經德經之名。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隨造非古。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第幾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經文已謂老子本衆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擇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導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之聘。列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為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佞躬矜。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履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

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册儋字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巨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鄭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為通論矣。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師。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考證曰。漢武

感於神仙方士。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子西出關。為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世之學

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之語。以明其宗。而正其末流也。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闕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剝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爲讀。丁子云。建之以常無有。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尚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帶有漏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管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微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形。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

處而言。蓋無欲之為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為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兩已。蘇本。本作矣。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劉驥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

故有無相生。

顯數及龍與碑本無故字。齊本。六相字上並有之字。

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王弼本。形作較。與傾讀不協。

高下

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

而不辭。

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傳及碑本。作作而不為始。畢沅謂辭始聲韻。以此致異。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傳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二句從淮南子。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情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為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為美為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為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與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為不言之美善。無與為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為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為之道也。吳氏澄釋為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氏鼐謂作使也。以身為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

姚氏鼐合此章與下章為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為之事也。不尚賢以下。行不言之教也。今

不取。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傳奕本。作使民。

心。淮南子。是以聖人之治。去聲。李道純本。無之治二字。傳奕本。之治下有也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疆

其骨常使願數本下有心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扶音。知者不敢為也。知去聲。王弼本作智者。傳奕

本無也字。為無為則無不治。治去聲。傳奕本。治作為。又治下有矣字。河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指。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為亂之也。有為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崎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為尚。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為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尚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尚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既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為體。以弱為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為心志。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為。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為。無為之為。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玄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為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沖。說文作盅。傳奕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虛句與宗為韻。又弗盈。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謂元蘇轍本作似不盈。傳奕本作

又不滿。此淵今似萬物之宗。淵今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言。挫其銳解其紛。紛。碑本

從淮南子。一和其光同其塵。湛令似或存。碑本無兮字。或存作常存。河上

之子象帝之先。陳象古本誰下無之字。

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虛器虛也。道之體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為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虛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平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雜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為誰氏之子。既太支離。而推道為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掘。傳奕作曲。顯歡作掘。此從河上本。動而愈出。多言數窮。傳奕作言多。碑本作多聞。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釋文云一本作浴。薛惠曰牝讀若匕。與上句為韻。下玄牝之門。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耳。非玄牝之中更有門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惟列子及傳奕本有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己道不行。憫世亂之不能救。而思遺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結芻狗為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為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橐籥然。中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為。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間。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

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爲瓊曉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言谷者，卽中也。牝卽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則爲聖人無爲之治，既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幾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彙內籥，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卽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玄牝喻其功也。谷之於響，惟其無所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牝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卽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微之事也。吳氏澄曰：谷虛則神存於中，若存卽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而多耗，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章

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姚氏繹以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爲後章，蓋二句乃承上轉下之語，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而義終未備，惟永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爲一，今從之。案列子引

谷神以下爲黃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此章自來解者皆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讓者，莫如以不仁芻狗爲明因物無心之道，夫人與芻狗爲二物，若聖人之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芻狗之乎？且三寶首慈，天將衛之，以慈救之，而惓惓致痛於佳兵不祥之戒，若以不仁爲教，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麤籥爲守中之喻，以數窮爲多言之耗氣，皆支離之甚。王氏道有曰：後世不明於芻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禍，流爲刑名，此亦多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夫非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乎？斯論得之矣。

天地長久。

碑本作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黃茂材本。地下有之字。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長生碑作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傅奕非字作不。河上本無非邪二字。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

上章谷神不死而為天地根。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寡欲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一源耳。天之所以為天地。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聘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為累邪。黃老之情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陳景元作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傳奕本

宗本衆人下無之字。惡去聲。傳奕本道下有矣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仁。傳奕

作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又作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傳奕本

作居。宋徽

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傳奕尤下

有矣字。

李氏贊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上善也。惟水不然。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為本。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為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衆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二者皆自無而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

報善仁也。圖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淨以鑑則清以攻則堅。疆莫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司馬本作持。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傳奕本。作識而悅之。王弼亦作悅。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室。河上及諸本作堂。此從王弼傳奕本。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司馬本作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

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况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况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遺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日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聖人成功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爲成。何日而後遂邪。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

營魄。傳奕作靈。爲魂。

抱一。

傳奕作襲。古今字。

能無離乎。

河上公無六乎字。

專氣至柔。

諸本作致。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

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釋文云。河上本治又作活。知又作智。特作侍。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上王弼本無爲無知。前後互易。傳奕本。爲乎知乎。上有兩以字。○焦城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

載。猶處也。營魄。卽魂魄也。魄卽是一載。卽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

靜。苟心爲物役。離之爲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爲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即魄。魄即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專。卽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雜。而後爲至柔也。至人外不爲魄所滯。內不爲氣所使。其自治可謂善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爲病。而未盡合乎玄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竑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輓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昧晦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也。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寶者。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有其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衆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爲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贇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足。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卽觀妙觀微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主。與莊生釋氏之悟。初不相蒙。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轆也。輟。衆輪所湊之心。考工記云。輟也者所以爲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正同斯指。埏和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爲甸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爲用。器以容物爲用。室以出入通明爲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於車器居室。而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爲用者何邪。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以觀其微。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舉有無而言。顧其情意。則卽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管。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已。不爲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剷除六根以眼色爲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爲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何謂寵辱。辱爲上。寵爲下。辱爲上。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辱爲下。陳景先李道純作何。惟河上及開元本無之。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無此六

字。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一本無者字。惟吾有身。苟吾無身。皆作及。此

從傳爽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

於天下矣。寄託下各本無於字。開元本兩可字皆作若字。傳爽本天下下各有着字。兩可字上皆作則字。天下未各有安字。此四句並從淮南子及河上本。

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爲辱而寵之。不知患之爲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夫人莫不惡辱而畏患。今反謂其寵而貴之何哉。蓋世人相習於妄見。則不知反其本。相安於當境。則未觀其終。何謂人之寵其辱哉。正以可辱者即人之所謂寵也。夫寵人者上人。寵於人者下人。爲人下。非辱而何。而世人反榮之。得之則驚喜。失之則驚憂焉。是豈非惟辱是寵乎。寵辱之寵以己言。寵爲下之寵以人言也。何謂人之貴其患若身哉。正以可患者皆人之所謂必不可無者也。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則有患。苟能外其身後其身。何患得患失之有。然則凡養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專重之。一若與生俱生而不肯暫舍焉。是豈非貴大患若身乎。是皆不知自重自愛之道故也。倚人之寵以爲重。而適以自輕。若果能自重。則雖榮以天下。而不肯輕以身處之矣。徇外之求以自奉。而適以自苦。若誠能自愛。雖付以天下。而惜以身任之矣。如此則若以身寄託於天地之間。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直若寄焉而已。淮南子引老子此語。而證以太王避邠。杖策而去於岐山之下。是也。夫不能寵者復何辱之有。身外無所貴者。夫何患之自取哉。此章謬解不一。大抵以驚寵爲當然。以忘身爲幻泡。以寄託爲可付重任。今悉不取。而擇其稍合者於後。○吳氏澄曰。人以爲榮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辱也。有何可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人以爲大利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大患也。是豈足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是故被寵至卑下耳。而得失動心。身外之物至輕耳。而若與身俱有。則惑之甚也。呂氏惠卿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既驚其得。復驚其失。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右第十一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一本無此字。不可

致詰。故混而爲一。蘇轍本。下有復字。故其上不儼。其下不昧。傳奕本作其上。繩繩兮不可名。

王弼無復歸於無物。蘇轍本。物作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碑本無是謂。忽恍四字。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氏澄曰。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德而言也。德在有無之間。故雖若有名而不可

名。無物指道而言。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同至於初是也。道紀者德也。呂氏憲卿曰。無前後

則無古今矣。無古今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知今之所從來。則知古之所自始。所謂無端

之紀也。道不可執。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道紀也。

右第十三章 姚氏籙以此通下章爲一章。

古之善爲士者。傳奕本。作爲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傳奕本。容下有

曰。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諸本豫猶儼。渙下多有兮字。陸希聲無之。王弼豫兮作與焉。儼兮

下有其字。容作容。冰下有之字。釋文云。儼或作與。碑本釋作灼。下三句作渾若樸。曠若谷。混若濁。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傳奕本。靜上有澄字。徐上各有前字。陸希聲無久字。司

馬無動字。今從河上本以止與久爲韻。保此道者不欲盈。高誘淮南子注曰。保本作服。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傳奕作自以能敝而不成。碑本作能敝復成。王弼作蔽。或又作弊。此從淮南子引。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爲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強爲之容也。羸盡而微。微至而妙。妙極而玄。則無

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不欲。遲而難之。如

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恪者。初非有所執而不

化也。渙若冰之將釋。油然而無形而物莫之覺矣。夫奚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爲道至於融釋。則反本

完真。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若谷。水性本清而不自潔

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之容。而即求道之要。豫猶儼恪者。所以入德也。既渙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也。故即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為清矣。因又承靜問曰。孰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敝。而不求新成。斯則其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玄通之道。斯可保矣。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恪者。安之容。皆以冲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靜。傳奕並作靖。吾以下。河上有是字。觀下。王弼無其字。此從淮南子。

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

夫物。釋文云。一作凡物。傳奕芸芸作振振。王弼各下有復字。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靜曰。王弼作是謂。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

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

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即觀微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即物理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蓋外物不入。則內心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於虛。虛而至其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即至靜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即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即靜者。觀無於無。而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第衆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惟知道者虛靜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皆妄。而靜者之為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靜。知幾之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夫知非闕見測度之謂也。能渾一於物我之間。外無不容而內無或私者。庶乎真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則內聖而外王。言其化則合天而盡道。盡道者無他焉。常而

已矣。久而不殆者，常之謂也。○蘇氏轍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爲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蹇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苟知其皆妄，則雖讐仇將衰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尙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下知。吳澄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開元御注作

其次畏之侮之。陳象古作畏而侮之。由今。陸希聲無兮字。碑本作其猶貴言。傳奕貴言下有哉字。

王弼皆有焉字。傳奕陸希聲本無。猶令其貴言。王弼作悠兮。釋文云。一作

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傳奕廢下出下並有焉字。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

傳奕本。作孝子貞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各本絕聖棄智二句。在絕仁二句之上。此從永樂大典王

澄本。及吳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傳奕作以爲文而未足也。李約亦作未足。故令有

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復今作抱。古今字。

陸氏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兮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爲帝力，此則太上不

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僞。是自大道一降再降。共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端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六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後言治化之復。以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僞也。絕棄帝者仁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淳古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巧利。以及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此三者指仁義聖智巧利三事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故遞以前此之文爲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尙。是以屢變而趨於末。而豈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何以文爲。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是推之。則真仁義者無仁義之迹。真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李氏嘉謨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于子。而人以煦煦于子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況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絕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右第十六章

河上公以我自然以上爲一章。大道廢四句爲一章。絕仁棄義至末爲一章。今攷其詞義相承。別無更端。故承樂大典王弼本。合後兩段爲一章。得之矣。吳澄本並通三章爲一。於義尤備。故從之。

至唐張君相以下章絕學無憂句。此章之末而姚氏雜從之。則文義音韻俱不協。今不取。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傳奕作美。何。王弼作若何。人之所

畏。不可不畏。荒令其未央哉。荒令句。碑本作葬其。未央。傳奕無哉字。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

臺。如字傳奕皆作若。陸希聲王。真本春在登下。此從王弼本。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一作怕。傳奕作魄。碑本我魄未兆。釋文

泊作靡。孩作咳。乘乘令若無所歸。傳奕作備備今其不足。似無所歸。陸希聲。作備備今若不足。似無所歸。此從河上本。衆人皆有餘。而

我獨若遺。傳奕無。而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沌沌河上作純純。釋文云。或作純純。俗人。河上作衆人。察察悶悶。傳奕。作督督悶悶。又昭管上並有皆字。釋文云。昭一作照。若昏。王弼作昏昏。忽兮

若晦。王弼作猶令其若晦。河上作忽兮若晦。唐易州。石刻作忽若晦。案劉熙釋名云。海者晦也。飄兮若無所止。飄。河上作儼。王弼作

飄。又或作飄。明焦竑。本作寂。若無作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河上王弼本。我上。有而字。似作且。我獨異於人。而

貴食母。傳奕作我獨欲異於人。開元本作貴求食於母。自注云。舊無求。於二字。予所加也。晁說之稱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恐誤。

上章言治國之道。惟絕聖智巧。利則無弊。所以言無爲之用。此章言修己之道。惟絕世俗末學。則無憂。所以明

無欲之體也。唯之與阿。至荒兮未央七句。言世人爲學多憂之事也。衆人熙熙至我獨若遺八句。言己之無所

欲於外也。我愚人之心至頑似鄙十句。言己之不求知於內也。未句正與章首句相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

所貴者食母之學也。蓋憂生於畏。彼世之爲學者。但以爲善勝於惡。揚揚自得。而以吾觀之。正猶唯之與阿耳。

何者。論斯人之本心。豈真樂唯而苦阿。樂善而苦惡。二者之間。相去幾何。徒以人皆唯阿之。慢人而取辱。畏惡

之。失譽而招刑。是以亦不得不畏彼而爲此耳。迫於無可奈何而爲之。且抱此憂以畢生。而荒兮安有窮極乎。

然在世人之心。豈真知其多憂。彼固將以求樂。方熙熙然徇物有餘也。且世人之心。又豈自以無知。方且自以

爲昭察。而視我爲純愚昏悶頑鄙也。然則豈我獨甘爲其賤。而異於人情乎。我國自有我之所貴。但與人不同

耳。德者萬物之母。道又德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我獨遺而去之。味道德以自

養然則絕憂畏之學者。正所以貴食母之學也。而揚子雲謂人而絕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所以絕學之意者哉。澹泊然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咳笑之時。初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乘乘然寄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眾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遺棄之。豈真愚而如此。純純然哉。蓋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是以人若昭察而我若昏悶也。如此則此心茫茫所向。如乘舟大海之中。漂浮而無繫著。即乘乘若無所歸之意。有以有為也。頑似鄙者。若遠鄙之民不識都邑也。食母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貴食母者。即嬰兒未咳之義也。

右第十七章 姚鼐本。以首句屬上章。又以此章通下章為一章。曰唯之與阿以下。求道者之狀。孔德之容

以下。得道者之實。今不取。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是從。傳 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恍兮忽。其中

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冥中有精。其中有精。忽恍四句。河上本上下互易。王弼作恍惚。河上作恍惚。

本。三其上各有今字。顧歡本。作惚恍中有物。恍惚中。窈冥中有精。此數句。從文選注及明焦竑本。其精甚真。碑本無。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傳。奕古今。二字互倒。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傳。奕何以作委。

作狀哉。李約本無哉字。釋文云。一作吾何狀也。

孔大也。從。自也。言盛德之容。皆自道中出也。恍忽似有似無。窈冥則全不可見。此皆言道之無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猶其粗者。德則有物有象之本。尤其精也。莊子云。以德為本。以本為精。是言德出乎道也。信。驗也。甫者。稱謂之直詞。衆甫猶言衆有。廣雅云甫。衆也。○王氏道曰。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盛德之容。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復形容道體之妙。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協韻耳。衆甫。天地萬物自道出。皆者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正以體道至真至信。無可變壞。故常主萬象。如傳舍之閱過客然也。李氏嘉謨曰。有中之有。衆皆以為有。而不知盡妄也。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其有至真也。惟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終古不變不易。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源

案焦氏竑以甫爲始謂觀其微則後際空闊衆始則前際空萬物並作而觀其復則當虛空姚氏壽又謂衆甫聖賢也同有此道。可以知先聖後聖之狀如一矣。二說並通。然非本旨。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直。傳奕及。顧歡作捺。窪則盈。河上作窪。敝則新。王弼作敝。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傳奕無是以二字。不自見故明。不自恃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河上作夫惟不矜。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奕虛言。下有也字。誠全而歸之。

莊子天下篇稱老子之學。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故此以曲則全一語始終之者。蓋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且多。皆不求全之推也。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爲曲。然而全德在此矣。不云少則多而析爲兩言者。以啓下文抱一之旨也。一者少之極。然抱之以爲天下式。則其得多矣。彼喪生由其多方。而亡半苦於歧路。皆多則惑者。下章以爲天下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並言。蓋式者車所俯憑。物卑而人敬之。故以喻聖人沖虛之德也。夫目至明而不自見。使目而自見則不明矣。人之不自是自矜自伐。亦猶是也。能是者無他焉。抱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樂推而曲全之耳。曲則全。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故又申之曰。此豈虛語哉。夫固誠然之理之效也。蓋正言若反。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孰是執信不惑者乎。其丁寧之意至矣。○蘇氏轍曰。直而非理則非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所歸者下。雖欲不盈不可得也。昭誓非道。悶悶者雖敝。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其一。本則無所不得。若多而逐於末。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曲全枉直。窪盈敝新。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伐。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呂氏惠卿曰。天下之物。惟水爲幾於道。涓源濫觴。而卒會乎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惟抱一者。足以語此。故曰少得而多惑。蓋可曲可枉。可窪可敝。無往而非一也。

右第十九章 晁氏說之曰。嚴君平老子指歸。谷神子注。頗與諸本章句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屬

下章之類。姚氏彌通下希言自然。跛者不立為一章。曰全言然三字為韻。吾誠有全德而天下歸之。

則希言而自然矣。飄風疾雨以下。釋枉則直。窪則盈之意。信不足以下。皆內不足而故為有餘。多則惑者也。說頗牽強。今不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傳奕希作稀。終朝作崇朝。天地下有也字。天地

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道者同於道下。傳奕多從事於德者從事於失者二句。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德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此三句。何上王弼本。得上並有樂字。何上信不足有

不信。二句。王弼本有兩焉字。傳奕惟上句有焉字。跛者不立。跛。王弼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王弼作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一本

故。故有道者不處。傳奕處字。下有也字。

上章言有道者所抱之事。此章言與道相反之失。義互相發。觀自見。是自伐。自矜。四語。與上章重出。而一正

言。一反言是也。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企。行之跨。食之餘。形之贅。皆非自然者也。蓋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如是雨之應會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強談詭辯以驚世。此猶飄風暴雨。徒盛於暫時

而已。道者德者失者。統言世上從事於學之人。有此三等也。全其自然之謂道。有得於自然之謂德。失其自然

之謂失。同猶尚書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之同。得之猶從之。言為道為德為失。初非生而分別。但人之從事於學

者。所得各有不齊。是以各以類別耳。道本自然。人每以造作失之。無非自取。故王弼有云。以無為為君。不言為

教。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累少則得。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累多則失。行失則與失同體。

故曰同於失。其說近之。而諸家解者皆以此為至人玄同應物之旨。牽強不倫。惟傳奕古本文義可徵耳。同於失者。所謂信不足也。失亦得之。所謂有不信也。己之誠信不足。而後人不信。人不信而後曉曉以言惑人。其尚

能希言自然乎。吳氏澄曰。自希言至有不信。既以言明道之得失矣。自跛者不立以下。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歧焉跨焉。增高繼長。何異飄風驟雨之不能常久乎。彼內挾其自見自是之心。而外奮其自矜自伐之習者。若律諸自然之道。何異食之餘。形之贅。同爲加多於當分之外哉。幽顯之間。當有物惡之矣。物兼人鬼神而言。司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棄餘之食。適使人厭。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呂氏惠卿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棄之者也。高亢剛強。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右第二十章 河上公本。分信不足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諸家因之。惟吳氏澄本合爲一章。今從吳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寥。鋪會作聽。傳奕作窈。而字。王弼無。周行而不殆。司馬程俱本作強名之。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字之上。傳奕有故強二字。王弼無。而字。司馬程俱本作強名之。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

反。河上及傳奕作返。此從王弼。王字。河上王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

李錫以人法地地句。法天大大地大之上。法道道句。法自然句。河上王弼處字作居。此從淮南子。

有物即前章道之爲物也。混。渾同。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也。體獨立而用周流。是則有名萬物之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道者取於無物不由也。道不足以盡之。故又強名之曰大。乃自大而求之。則逝且遠矣。自遠而求之。則反而近矣。言其遠大則天地莫能盡。言其反則又具之人身而各足。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是以人與三才參其大。惟其同法乎道故也。未四語以人法爲主。蓋人性之大與天地參。前章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是王者人道之盡。而與天地同者也。言王者何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無不覆。法地之無不載。法道之無不生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謂也。人而復性。則道之量無不全矣。非謂人與天地輾轉相法。而以道爲天地之父。自然之子。並王爲域中五大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傳奕是以君子終日行。君子。王弼不離輜重。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燕。王弼奈何萬乘之主。傳奕作如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

失君。失根。釋文作失本。河上公作失臣。此從永樂大典王弼本。

根本必重於枝葉。君上必靜於臣下。故取以喻也。躁者動之甚也。車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以輜重在後。不敢遠離。是輕之本乎重也。雖有榮華游觀之地。而不及超然燕處。是動以靜為主也。故君子於天下事必持重而主靜。韓非子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制躁。此之謂也。李氏贇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則。以重為之根也。有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為躁。何則。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呂氏惠卿曰。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故本能制末。靜者御物。躁者御於物。故靜能君躁。雖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為而無為則靜。苟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李氏嘉謨曰。行必輜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為而常無為也。彼為天下主。而徒以身馳驅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輜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下勢當作國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傳奕本。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下。各有者字。又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策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他本兩故字下。無人

故善人。故善人。傳奕本。是以聖人下四句。傳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故善人

故善人。

是謂襲明。

是以聖人下四句。傳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故善人

故善人。

故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下。傳奕各有者字。

善言善行。所以爲計。爲閉。爲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結。乃所以爲善救之具。是常善救人。卽以上五者救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救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潛移默運。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救人而無救之之迹。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微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救一人則已。欲居其功。而好爲人師。人有可棄。輒顯刑其罪。而幸爲己利。是皆不善救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既藏而不露。則不好爲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爲己資。不欲名人之爲不善也。如此則已。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爲善。己之爲不善。此所以爲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真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襲明。不分其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爲行。善言者以不言爲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爲用。則聖人之救人救物。亦以不救爲救。既以不救爲救。則無救之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衆莫能知者。故曰襲明。非若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救之妙用遠矣。李氏贊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源案蘇解襲明爲傳襲之襲。與釋氏傳燈同旨。今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吳澄本。知其雄至嬰兒二十三字。在知其白至無極二十三字之上。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無割。無割。河上王弼作不割。此從淮南子。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真常也。真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敵豔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樸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爲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爲樸。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爲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不制之制。斯爲大制。不用之用。斯爲大用也。○王氏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彼守此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爲用。守之以爲主宰。雌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變文協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爲谿之外。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末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式爲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真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爲器。而器不可爲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不然。遂子忌母。紛紛然與物相刃相劇。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况天下歸乎。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之下。傳奕。有者字。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天下上。傳奕有夫

字。承樂大典本。器下有也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碑本。兩者字。俱作故字。故物或行或隨。故字。蘇轍作凡物。或响

或吹。响。釋文及王弼作歔。一作嘯。傳奕作噓。或強或贏。贏。王弼作控。傳奕作培。碑本作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司馬本作故聖人。

焦氏竑曰。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源案已語詞。為謂作為也。執。謂把持也。譬如陶器。不因其自然而強欲其成。必致窳敗。譬如執竇。把持不肯釋手。惟恐其失。而反或墮墜。而况天下之神器乎。神器者。天命人心。去就靡常。不可人力爭。故神之也。行者不期物之隨。而或自隨之。是不為者未嘗不得。响本期物之受。或反不受而吹之。是為者反未必得也。或強以自固。而有時自贏。或載之甚安。而不意忽墮。是執之者未必不失也。是以聖人之待物。則去其已甚而不敢過求。持已。則去其奢泰而不敢過望。是以爭競與盛滿之患。不生於心。未嘗謀物而物自歸之。未嘗留物而物自不去也。薛氏蕙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大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則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陸氏佃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之所以有天下也。呂氏惠卿曰。老子言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者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故能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不去。非有以為之也。惟道可以御器。天下之器神器也。非神道無以御之。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非其道矣。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所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大軍二句。碑本無。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傳奕善上有故字。已下有矣字。取果強下有焉字。王弼本。者作有。物

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諸本無是謂二字。傳奕無謂字。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兩不道。傳奕及碑本作非道。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也。不祥下。他本有之器二字。傳本佳作笑。不處下無也字。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君子上。傳奕有是以字。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

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憺為上以下六句。傳奕本以恬憺為上。故不美也。若

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釋文云。恬或作恬。憺或作憺。又作憺。碑本得志作得意。無矣字。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吉事上。傳奕有故字。偏將軍上。王弼河上無是以二字。兩居字。傳

並作處。各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王弼河上無居上勢則四字。今從之。衆多。河上王弼作之衆。傳奕衆多下有則字。悲哀

哀悲。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下。傳奕有者則二字。處之吳澄作主之。晁氏說之曰。王弼老子注。謂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末。皆非老子本文。王氏

當為衍文。以下下篇心使氣日強之下。故謂者誤入此勿強句下也。源案王弼此章句已闕。晁氏生宋初。故猶及見之。但文句

相沿已久。今並仍其舊。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况人主躬於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

違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即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

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人皆果於彼。我獨果於

此也。物壯則老。此天道也。而違之者是不道矣。宜其暴興者必早已也。古佳字無訓美者。或謂當是惟字之省。

稗按王石臚言。夫佳乃夫惟之誤。惟字爛脫左小。遂寫誤而為佳。其說良是。然漢人已有佳兵不祥之語。則作佳兵亦古本也。或謂當用廣雅佳勞也之訓。義皆可通。然傳奕本直作笑兵。則是以佳為嘉之借文。與下文一意也。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故吉凶異尚。恬者不慍愉。憺者不讓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李氏嘉讓曰。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而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驕。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也。人之不道。尙猶不盡年而死。況於兵之老乎。然則仁者無敵之道可知已。蓋不樂殺人而後可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老氏云。恬憺爲上。勝而不美。是固不欲戰之意。然卽以兵法論之。恬憺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自古至今。天道有或爽者哉。

右第二十六章。舊分不道早已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今從吳澄姚鼐本合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焦竑云。一本無樸雖小三字。臣下。王弼有也字。河上作不敢臣。此從傅奕本。侯王若能

守。字下一本有之字。萬物將自賓。侯王。梁武傳奕作王侯。萬物。焦竑云。一作天下。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

令而自均。傅奕人作民。均下有焉字。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傅奕無道字。於作與。又未有也字。

道。卽所謂常道也。道以無名爲常。故但可名以無名之樸而已。樸之爲物。未瑀未琢。其體希微而不可見。故無名。然天地之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敢臣其所自生。與其所自始者哉。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守之以主萬物。而萬物有不賓者乎。譬猶陰陽交和。成雨露以生萬物。雖無人使令之。而自溥。侯王執道紀。莫之令而萬物自賓。亦猶是耳。夫侯王之守樸。守其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始可以制有名。制者。裁其樸而分之。禮樂政刑。皆自取也。然苟逐末而忘本。將愈遠而失宗。是故無過恃。無多求。仍貴其止。止者。鑲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由無名以制有名。故器以生。復以有名守無名。故樸不散。夫何不知常妄作凶之有。是故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江海。自本而未。未而不離其本也。爲侯王者。可不守樸以御物乎。吳氏澄曰。始者道也。有名者德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名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徇末而愈遠也。蔣者辭之

不迫者也。蘇氏轍曰：樸，性也。其道常無名，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容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冲氣升降相合為一，以降甘露，膈然被於萬物而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猶是也。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迷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李氏嘉謨曰：天地有合，以降甘露，而生萬物。由是觀之，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為物，物各有名，而道未嘗棄物也。惟物不自棄於道，則其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道猶生之也。故人能知止於樸，則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猶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本與末未嘗一日而不循環也。彼徇末而離本者，烏足以知之。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傳奕本。每句末

有也字。葉夢得本。力上無有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邵若愚本。下有止字。所

呂氏惠卿曰：知常曰明，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反，非所以知常。能知常則於人乎何有？守柔曰強，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克，非所以守柔。能守柔則於勝人乎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故富矣。有自勝之強，則於道勤而行之，不阻奪於外變。故有志矣。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故曰：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壽。張氏爾岐曰：智力明強，各以內外對言。久與壽，以不變於生不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李氏嘉謨曰：精神在外為智力，在內為明強。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知足而智益明，強行而力愈固。修悟兩全，漸反其性。虛中證實，所得不移。是之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無古無今，浩然常在，是之謂壽。吳氏澄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貴明強者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耳。內非不強，外示弱耳。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守內之方，其靈一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令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汎。傳奕作汎。以生。河上王弼作而生。功成不名有。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不名有。傳奕作而不屑。衣養作衣。河上作養養。此從王弼本。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可名於小。可名於大。傳奕句末各有矣字。歸焉作歸。之。不知主。王弼作不為主。可名於大作可名為大。是以聖人

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傳奕作是以聖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河上作終不為大。王弼作以其終不自為大。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此指道之費者而言。所謂用之廣也。功成不名有。此指道之隱者而言。所謂體之微也。

惟其體之微。故有衣養萬物之功。而不名有。返之於無形無名。斂之不盈毫末矣。惟其用之廣。故萬物恃之以

生者。咸歸往而浩浩。不知其專主。極之並育不害。其量可彌六合矣。然則常無欲。可名於小者。樸之小而可以

觀妙也。體也。萬物歸往。可名於大者。萬物將自賓。而可以觀微也。用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物莫能

外。是以體道之聖人亦然。終守其樸之小。不肯自大。而萬物皆歸之。以是知大道非可以人力為者也。○蘇氏

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者。大道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則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功而不有者。則必辭之。而

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呂氏惠卿曰。惟其功成不居。故不為主。而常

無欲。無欲則妙之至者也。可名於小矣。惟其萬物恃之以生。故皆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可名於大矣。

夫既小而可名於大。既大而可名於小。則是不可名大。名小也。此道所以隱於無名也。而聖人以無名體之。終不自大而大莫加焉。蓋惟其可左可右。是以非小非大。惟其非小非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下。傳奕有者字。往而不害。安平泰。平泰。河上作太平。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出口。碑本作出言。淡乎。傳奕作淡兮。

不可既。王弼作不足既。傳奕疏之用之下。皆作不可。此從河上本。

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林氏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

於天下也。呂氏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泰者。安其夷泰也。李氏嘉謨曰。愚者往而不返。有道者

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舍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其於形器。猶逆旅之寄寓耳。苟以樂餌之故。留戀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故能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源案執大象天下往者。如文中子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之意。蓋聖人有大象。東西南北。無不可執。此以往。所謂抱一以爲天下式也。隨其所往。安於平泰而不害。此道之用不可既也。然大象無象。出聲色臭味之外。非若美樂厚餌之物。有味可味。有聲色可觀聽也。乃淡乎希微。而無用之用。其用不窮。蓋惟無濃醜之趣者。故亦無傾危之患。若夫有宴安之適者。則必有醜毒之害矣。即以樂與餌譬之。如雅樂於鄭聲。五穀之與肥旨。淡者和心而養人。濃者蕩神而爽口。是有可欲即有所害。其用必窮。無可欲亦無所害。其用不既。故無味之味。是爲至味。終身甘之而不厭。希聲之聲。是爲大音。終身聽之而不煩。無象之象。是爲大象。終身執以用之而無害。推之蠻貊而可行。放乎四海而皆準。所謂天下可往者。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釋文。歙作翕。或又作翕。王弼作翕。河上作翕。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有之。字。魚不可脫於深淵。

脫。傳奕作悅。各本無深字。

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

柔勝二句。王弼河上作柔弱勝剛強。傳奕兩勝上各各家邦作國。避漢諱改也。此章皆從韓非

子。惟末句借字。各家皆作示。此從說苑君道篇所引。

此言君子待小人之術也。柔勝剛。弱勝強。是其本旨。魚與利器。皆喻也。蓋將欲如彼者。殺機也。必固如此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露。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有不用。此聖人智勇深沈之機。而慎於臨時者也。非明不能見。非微明不能守。故切譬以明之。蓋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

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秦，項漢文帝之待佗漢，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直行爲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予奪翕張之術，聖人以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大假刑爲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斂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危。蘇氏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故天下之剛強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爲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強莫爲傷，亦猶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彼衆人烏得而知之？王氏道曰：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斂退，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啓覺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強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已自言之矣。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爲與化韻。化讀如說也。侯王。傳奕作王侯。若能守。河上王稱作能。

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下。焦竑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

字。釋文作不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靜。傳本作靖。正或作定。

蘇氏轍曰。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焉。以天下萬物為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以修之天下為善。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齎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間。苟無以鎮之。則太古降為三代。三代降為後世。其誰止之。然鎮之亦豈能有所為。亦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靜鎮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存之於心。夫苟為聖人所不欲。尚何謂無名之樸乎。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一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德句。河上作無為而無以為。下德句。傳奕作為之而無以為。此從韓非子。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

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扔仍同。諸本或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韓非子四而後。俱有失字。夫禮者。昶按任仲伊云。夫字單

句法。上下篇俱云夫惟。不單云夫也。夫乃失之誤。失禮者句。與前識句對文見義。於上文失仁失義。亦意脈相貫。汪君言是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兩也字。王弼本有。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傳奕四句並作處。此從河上本。

無以為。以用也。攘。古讓字。扔。古通作仍字。言再推讓而就之也。仁義禮智皆下德。故皆言上而不言下。蓋推極

言之以明其分際也。上德近乎道。故無為而無不為。上仁近乎德。故為之而無以為。至義則雖其上者亦真下

德矣。故為之而有以為。禮則又德之下者。故為之莫應。又推讓而就之。此不失德而無德之極也。吳氏澄曰。老

子上篇首章分言道德。而未明言之。下篇首章乃分言道德仁義禮智。皆宗旨所在也。蓋吾儒以道德為統名。

分言之則為仁義禮智。皆得於天為性之固有。初無精粗之別也。老子則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

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以德之近道者為上德。仁之近德者為上仁。義之近仁者為上義。禮之近義者為上

禮。又於禮之後言前識。以智為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為言。蓋道猶木之實。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

其根。仁其幹。義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

前識者道之華。而大丈夫寧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

德。無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應。故不失德而無德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夫大之極者其為道乎。失道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為為用。不能

以無為為體也。以無為為用。猶得其母。故己不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為之猶僞。况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為功之母。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竭而無餘。故在上者為之而下不應。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傳奕作王侯。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之也二字。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嚴君平無萬物得一以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河上無貞而二字。故貴必以

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他本無兩必字。此從淮南子及河上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

賤為本邪非乎。自稱下。河上有曰字。傳奕作自謂。此其作是其。非乎作非歟。王弼作此非。故致數輿無輿。輿。河上作車。傳奕作至譽無譽。

此從淮南子及王弼。不欲琖琖如玉。落落如石。琖琖。傳奕作碌碌。兩如字並作若字。落落。王弼作瑋瑋。此從河上本。反者道之

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萬物。傳奕作天下之物。

吳氏澄曰一者冲虛之德前後所謂抱一所謂混爲一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莊子又謂之太一此自然之德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蓄中國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也天地谷神四者各異實同裂破裂也發發泄震動也歇銷而不靈竭枯而不盈滅息而不生蹶顛仆也貞與楨同貞者事之幹爲天下貞猶言爲民極也老子著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爲侯王言之先言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言賤爲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未後以反與弱對言者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卽欲用弱言弱者卽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爲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乃存無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瓌璋瑤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爲基貴以爲賤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清卽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卽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卽知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贊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軫衡輓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爲車而不知其爲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瓌璋落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典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瓌璋落落皆堅確而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此章所謂得一者卽冲虛不盈之德爲其近乎無也又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爲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寧神不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爲而成也不自知其爲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爲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爲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盈無心無爲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

故為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為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聚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聚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會聚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為本下為基而已邪。蓋并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硜硜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有本於無。不獨車之體生於無。即天地谷神萬物之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徇有者相反。徇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間。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 河上本。分瓊瓌落落以上為一章。反者四句為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即繼之以正言若反。此章言侯王稱孤寡不穀。即繼之反者道之動。此語意相承之明證。而數與無與。即有生於無之旨。必合為一章而後義備。至吳氏澄以末四句歸下二章為一章。義雖可通。文殊不屬。姚氏鼐又歸此章及下章為一章。又移後章道生一至沖氣以為和二十五字於此章之首。而移此章費以賤為本至非乎二十九字於後章人之所惡之上。謂皆錯簡。則臆斷無稽。且不明道德之本旨耳。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傅奕本勤在而下。大笑上有而字。建言有之。下有曰字。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傅奕進道

句在夷道句下。又下辱作類。類。河上作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大方無隅。廣德吳澄作廣得。偷讀如輪。與渝隅為韻。傅奕偷作渝。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音。傅奕作大音。大象無形。道德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吳氏澄曰。此詳言上章反者道之動也。道與物相反。故知之者勉。非上士不能信也。建言有之。以下十二事。皆道之與物相反者也。源案明道三句。言其體道也。上德五句。言其成德也。大方四句。又廣喻以贊之。類說文云

絲節。左傳刑之頗類。注謂不平也。王弼謂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削物。是也。地方不中。矩安有隅。天容不可繪。安有形。非全道者。烏能若此邪。陸氏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大笑。笑之則非之矣。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笑。則不足。以爲道矣。李氏嘉謨曰。上士之勤。非強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欲不若存若亡。不可得也。明道者自明。非光之明。外不得而見。故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故若退。大白不污其性。苟性不污。和其塵可也。故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止。不可得也。故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則接物必簡。故若情。質真者不徇於外。則惟吾所之。故若變。夫然則非廉隅可得而察也。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非聲音可得而知也。非形器可得而執也。彼中下之士。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味實退。實類實辱。實淪。其不侮笑者。幾希矣。呂氏惠卿曰。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謂之夷而若類。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然則道之實。蓋隱於無矣。惟其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推其有餘。以貨物之不足。而無不賴之。以曲成也。

右第三十五章 吳澄本。連上文反者道之動。及下文道生一以下。通爲一章。今不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淮南子作背陰而襲陽。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傳奕作人之所患。而王公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本下句無或字。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傳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又教父作學父。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王弼無於字。傳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吾是以句。一本無吾字。傳奕無也字。末句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下。吳氏澄曰。此詳言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

本。冲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爲教。不待言而明。是真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爲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爲教。有爲爲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卽所謂冲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卽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冲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卽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爲稱。蓋欲人之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爲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爲道之用者。全在冲氣爲和一言。蓋冲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乖戾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冲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書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

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竊直指爲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君者也。

右第二十六章 河上分天下至柔以下別爲一章。今據上文損益分掣。末語不言無爲分承。文義顯然。吳

澄合之是也。又按侯王孤寡不穀。正與得一章首尾相應。尤可證此與上章。皆發明得一章之旨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河上無是故二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身親爲韻。貨多爲韻。藏亡爲韻。足辱爲韻。止殆久爲韻。首二句名在。身上貨在身下者。協

韻耳。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王氏弼曰。得名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則求之者多。攻之者至矣。故大費厚亡也。薛氏蕙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不始。張氏爾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知有名利。不知有身。抑思身與名貨孰親孰多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辦之者。故甚愛啓爭。多藏誨盜。至是而始悟名之爲身累也。貨之爲身賊也。得之不償所亡也。亦已晚矣。惟君子能早知之。易止易足。斯不殆而可長久耳。源案甚愛以下。卽承得與亡而通言人世得失之理也。呂惠卿以甚愛多藏分屬名貨。以大費厚亡指身而言。皆失之鑿矣。

右第三十七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河上王弼作蔽。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

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傳奕本盈作備。沖作盅。屈作曲。靜作靖。未句清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吳氏澄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辯爲巧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若訥。則非巧辯。乃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皆此意也。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然有爲者。反不若清靜者之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反者道之動如此。人之徇有而忘本者。可以悟矣。蘇氏轍

曰。直而不屈。其屈必折。循理而行。雖屈亦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葉氏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而況自然無為之清靜。其尚不足以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者乎。則缺勝成。冲勝盈。屈勝直。拙訥勝巧辯。從可知矣。世人不察此。力求勝物而愈莫能勝。清靜正天下。以不勝勝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姚鼐移靜勝塞三句於以正治國章之首。或又謂此三句當屬下章。蓋正養為韻。而有道御走馬。即清靜治天下之效也。姤存其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糞。傳奕作播。古字通。張衡四京賦。卻走馬以糞車。張協七命亦用糞車。朱子及吳澄並釋之。謂車郊協韻。然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引此並無車字。河上王彌諸本皆同。故仍其舊。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彌本無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澄此句在稱莫大句之上。吳

之足二字。又無矣字。韓非子作知足之為足矣。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本無

王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也。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起於郊也。李氏嘉謨曰。有道則能使兵為民。無道則能使民為兵。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遂為無窮之咎。觀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右第三十九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淮南子戶牖下有兩以字。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傳奕本同。但無兩於字。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傳奕彌作彌。少作鈇。諸本無者字。此從韓非淮南子。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不行而知。知或作至。韓非子作知。

呂氏惠卿曰。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果何邪。得其所以然者。則不出戶窺牖而知見之矣。如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目力所及幾何。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李氏嘉謨曰。出而求天

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以理盡。故其用彌遠。其知彌馳。若知其理之在此。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形。名不在迹。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吳氏澄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復言見與聞者。知天下則知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

右第四十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兩日上。傳奕各有者字。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又損下。河上無有之字。

無爲而無

不爲矣。

傳奕作無爲。則無不爲。

故取天下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傳奕作將欲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不足。河上作不可。傳奕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李氏嘉謨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損。損不極則知不全。故曰損者所以爲日益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爲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焦氏竑曰。取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吳氏澄曰。因言無爲無不爲之旨。故云即古之取天下者。祇是無爲盛德。而人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何足以取天下哉。羅什曰。損之者無粗而不遺。遺之至於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於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情欲旣斷。是非俱忘。德與道合。至於無爲矣。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右第四十一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王弼德善德信下無矣。字。一本德作得。

聖人在天下。

聖人下。一本有之字。

一襟

襟爲天下。渾其心。

王弼作欲欲。河上作欲欲。釋文作欲欲。一本襟襟下有焉字。渾其心。傳奕作渾渾焉。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孩。釋文作咳。

呂氏惠卿曰。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也。聖人

之視己心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哉。故善信者吾善信之。不善不信者吾亦善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信不信無常。而以德善之。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則德者物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是以聖人之於百姓。襟襟焉而已。為之渾其心。渾其心者。使善信者不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惟聖人之為視聽。聖人皆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轍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聖人襟襟然愛之。故渾其善惡信偽。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窺聖人之予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懿典曰。襟襟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二。第三句

喪皆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河上本作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厚下傳奕。有也字。蓋聞善攝生者。陸行

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被或作避。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傳奕夫何故下。亦有也字。無死地下。有焉字。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自擇。而人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兕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旣蟪穴於淵。鷹鷂巢於山。增繳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難其本。不以欲淪其真。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誼。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凡人不以憂思嗜欲損其內。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羸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懿典曰。無死地者。蓋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未明。蓋徒之爲言類也。生之徒。死之徒。猶云取生之道。取死之道。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理也。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往往舍其取生之道。動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兩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爲鍊形衛生之徒。並上兩者爲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倫。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各本或無夫字。傳奕及開元本。命作壽。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亭毒。河上作成熟。畢沅曰。亭成毒熟。聲義相近。養之覆之。養。傳奕作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王氏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爲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

求報。是謂玄德。陸氏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熟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亭，別也。平也。均也。謂也。易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而物以形者如夏，亭之毒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孫爵命，獨李氏謂道無心，命物於義為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此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強。而王侯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玄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亭毒養覆之，其為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不为也，為之不恃也，長之不宰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傳本作可，以爲。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河上得作知，以作復。

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

兌，釋文云作鏡。

閉其門，終身不勤，閉其兌，濟其事，終身

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兩日字，河上皆作日。此從淮南子。

用其光。

句上淮南子有是謂二字。

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

王弼襲作習，葉夢得常作襲，皆音近而誤。

王氏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則不舍本以逐末也。兌者事欲之所由生也。門者事欲之所由從也。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不閉其源，故終身不救。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焦

氏竑曰：兌，口也。人之有口，象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塞而閉之，祗有於無。守母者，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

農常偷言翼明，密而不露也。張氏爾岐曰：此章言體道之事，始與母指道也。子，萬物也。知小守柔，即守正也。小柔，即希夷微之意。形容道妙之辭。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能見此不可見，是曰明守之，而無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曰強。暫用其外見之光，後斂歸其本然之明，無外馳不返，以遺身殃，是與常道合一者也。呂氏惠卿曰：闢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則非特聞之而已。故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矣。非物之所出，而我常守之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兌閉門，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塞之，則心不出矣。物引於物，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閉之，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紛紜於前而不知。夫何勤之有哉。夫惟守其母，則寂然不動者也。寂然不動者，常見其心於動之微，故明矣。見而常守之，則以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故強矣。既用其光，以見於動之微，復歸其明，以返於寂然，終身未嘗開兌濟事，以陷於不救，何殃之有。

右第四十五章 姚氏驥以下章使我介然有知十四字於此章之末，曰：施者不塞兌而遺身殃者也。故可畏也。介然有知，則知其子以守其母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陳景元作民甚好徑。朝甚除，

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貨有餘。傅奕作財貨。是謂盜夸，非道哉。

盜夸，韓非子作盜竿。案古韻虞麻通用。則竿夸皆協韻。說文竿夸皆弓聲。蓋篆文于作弓，是以形近致誤。畢氏玩謂古從于字皆訓大。故爾雅之虧字。毛詩之攸芋。皆為大義。韓文神竹不分。韓非竿應作芋。而韓非明云一竿唱。樂芋和。則水不作芋明甚。特夸義於蠲章為貫。故從河上王弼諸本。

吳氏澄曰：我者，代衆人自我也。介然，與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條然之頃也。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謂矜夸自大也。老子之學，最忌夸張。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自矜，使條然有所知而行之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矣。夫謙謙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易，而人肯行之，皇皇夸張者，小徑也。與道相反，而人皆好焉，朝甚除以下，言夸張之事也。故曰盜夸非道哉。陳氏懿典曰：謹畏不敢者為大道，則驕矜炫耀者為非道。明矣。謙之為道，卑不可踰，而人不肯由也。是以外雖炫耀，而內實空虛。如朝廷雖甚美，而曰嚚

倉廩實。荒蕪虛耗也。猶且采服劍佩以爲飾。飲食侈饜以自奉。多積無用之貨。夸爲富強。此猶盜賊之人自夸其所有。其去惟施是畏之大道。不亦遠乎。呂氏惠卿曰。舍道而由徑。則亡本而徇末。譬夫人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也。今不行大道則已。不得其本而徒馳騫於其末。其與飾庭除而空倉晦。恣衣食而侈貨財者。奚以異哉。李氏嘉謨曰。行於大道。則蕩然廣大。心逸日休。故甚夷也。垂於小徑。則矜智欺人。心勞日拙。故成於盜也。世人不知此。廷甚除治。其外飾者則備矣。然田甚蕪而心不治。倉甚虛而行不修。方且盛服佩以炫人。侈貨財而無用。去道何其遠哉。源案道以不盈爲大。不盈者專務於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且夸焉。則專務於外。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無有窮極矣。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尙爲高。此最難克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而民以不施之道。斂約而難行。顧乃見小欲速。以爭驚捷徑。豈知不矜不伐。而人莫能尙之。其道甚平。何難行之有。謂之民則豈然。無知不知大道。則愈夸而愈小。蓋好大道者其見大。好小徑者其見小。見大則常若不足。見小則常若有餘。若是者爲士。則必徇名而荒德。爲庶人則必侈末而耗本。爲國家者則必至飾外而虛內。雖淺深廣狹不同。而其爲以己徇人則一而已。特其顯者。莫若國家之侈弊爲尤易見。甚矣人心之難克。而施之可畏如此。朝甚除以下。蓋極言以曉愚迷。固非謂施之可畏。惟此一端。亦非僅借爲喻也。諸家或以知行連讀。或訓施曰施爲。而韓非子又作盜竿。胥非本旨。

右第四十六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韓非子無兩者字。又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輟。王弼本。孫下亦有以字。

修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

拔脫輟爲韻。身眞爲韻。家餘爲韻。鄉長爲韻。邦豐爲韻。下曾爲韻。皆古音也。諸本避漢諱改邦作國。今從韓非子。又河上王弼本。五修之下俱

有於字。此從韓非淮南及傳奕本。趙立

堅五乃字並作能字。又乃餘作能有餘。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奕何以作案以。王弼無之字。韓非或作也。

天下之物。建於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於外者。外物得而脫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終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於心。抱之於內。初無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脫。誰得而拔脫之乎。蓋非徒固之於一時。並且固之於後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術邀結。則假於外者非已有。聖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則足於內者無所假於外。故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獨全之。夫誰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國天下。亦不過此德之所餘。以長之豐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無餘事。一真之外無餘修也。夫何故。一人之身。一家一鄉一國一天下之身是也。千萬人之性情。一身之性情是也。苟吾身之德既修。則以我之身。觀人之身。彼此無異。是故家國天下之人。雖不一。而彼家之身。猶此家之身。觀於吾一家之人而足矣。彼國之身。猶此國之身。觀於一國之人而足矣。即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同此身即同此德。其同然之理。豈能外此而別有所知哉。不外吾身而得之矣。古之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此道也。以是知舍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離身而言修者。非真修也。修之身。德乃真。盡之矣。呂氏惠卿曰。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家國天下。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德之真者。既修諸身。則推之而已。莊周以爲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觀諸吾身。其所餘者已足而無待於外。則以觀家國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右第四十七章 姚鼐以善建三句別爲一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傳奕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傳奕作蜂蛇。不螫。

骨弱筋柔而握固。握。葉夢得作握。未知牝牡之合而皦作。皦。王弼作全。傳奕作皦。此從河上本。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號而不嘎。釋文作聲不嘎。云聲當作噫。傳奕作號而隘不數。彭祖云。莊子有隘不嘎之語。故後

人據增隘字。玉篇引老子作號而不嘎。又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日強。傳奕作則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謂。王弼作謂。傳奕作非道。不道早已。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則其含德也厚矣。德者柔弱冲和之德也。不整不據不搏。蓋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也。握固。謂以四指握拇指也。皦。釋文云。赤子陰也。嘎。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嘎。祥。吉凶之候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

未感而精自應。則常全其本然之氣而不益生也。聲久費而和不傷。則任其自然之真。而不以心使氣也。益生由於多欲。多欲則起居動作縱於外。飲食男女恣於內。異於精之至者矣。心使氣由於多恣。多恣則乖張決驟。而內不能自主。張賦憤興。而外不能自制。異於和之至者矣。物壯則老。為其強梁而違道也。苟守柔知和。常如赤子。則既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蘇氏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也。夫嬰兒物來則不知應。誠未可以言用。然汨然無欲。其體則至矣。夫人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則傷之者至矣。無心之赤子。物無與敵。曷由傷之。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今終日號而泰然。是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物者也。苟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呂氏惠卿曰。人之生初。德性至厚。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者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修性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遇物不傷。況夫充純氣之守。而其道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故致道之極而復命曰常。含德之厚而知和亦曰常也。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紛。王弼作分。別本作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傳奕無故字。又不可而疎害賤三句上。三亦字。害。王弼作齟。開元本作穢。有故為天下貴。

人之相接。或以言親。或以貌疎。塞兌閉門。無可欣厭。則不可得而親疎矣。銳以爭利。紛以取害。挫銳解紛。則不求利而害亦不至矣。光貴塵賤。和而同一。則不自貴而人亦不得賤之矣。貴在於我而不在人。則常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為天下之至貴。塞兌閉門。言其愛身存我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言其處世應物也。忘物我。混內外。則玄同乎道矣。未能玄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疎之害之賤之。玄同之人。無所為同也。安有所謂異。政不得而親疎利害之也。蘇氏轍曰。凡物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孰為親疎等觀。順逆。孰為利害。不知榮辱。孰為

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李氏嘉謨曰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閉其入控鏡以治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在己同塵以隨其在物如此則無出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則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一故凡物不足以擬之也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熾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正傳乘作政無事焦城云一作無爲河上王弼作吾何知其然哉以此傳奕作吾柔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此從焦城本人多技巧二句傳奕作民多智慧而喪事熾起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下傳奕有我無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本缺缺作缺缺此並從淮南子及王弼古語與說通故爲化二字並讀如說王

令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

傳奕作妄是以前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不割

王弼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適致以奇用兵也

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多忌諱欲以恥民而民彌貧利

器欲以強國而國愈昏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以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皆舍本治末故致此

是正者欲以息邪而奇兵用也聖人無爲無欲而民從之速皆崇本以息末耳孰知其極其無正者言孰能知

善治之所極乎惟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化是其極也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是立善以

治物使復有詭之患也蓋人之迷惑失道已久不可便正治以責之是故以方導物令去其邪而不以方割物

以廉清民令去其污而不以廉傷人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以光鑑其所以迷而不以光照

下

竊

求其隱隱。所謂大方無隅，大直若屈，明道若昧，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吳氏澄曰：以正治國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是也。以奇用兵者，譎而不正，孫吳是也。奇者僅能用兵而不能治國，正者但知治國而不能以取天下。惟以無爲治天下，不期服人而人自無不從之也。夫以正治國之效何如哉？忌諱謂禁網嚴密也。利便於民之器，如權衡度量舟車網罟之屬也。技巧者造作利器之工，所謂奇技淫巧者也。八句所言二事，蓋多忌諱由於法令之彰，所以民貧於下而或爲盜賊也。多利器由於技巧之多，所以政昏於上而奇褻盛行也。夫整齊法利，通工足用，皆務富強，以正治國之要務，而其效如此。以之治國，猶不足也。然則所謂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哉？無爲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化且正。自然富且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由是二者觀之，則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而民自化之，乃不澆漓而澆漓。以正治國之政，若察察有可觀，而下貧上昏，物僞人亂，而缺缺然或得或失，相反如此，則人之行事，所謂禍者其終未必非福，所謂福者其終未必非禍。孰則知其終之所極何如哉？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爲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詭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爲奇之詭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爲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爲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爲事，則以不方爲方，不廉爲廉，不直爲直，不光爲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韜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明矣。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爲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侈。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爲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褻之尙矣。是故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不以察察爲快。其民亦澆漓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悶悶。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且善者，有時而爲奇且詭。禍福奇正善詭，究未知孰在者。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爲爲本。

右第五十章 河上本其政悶悶以下別爲一章。吳澄本合之。王弼注以正復爲奇承首句言。是亦不以爲

一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陸希聲本作治民。韓非王弼作莫如。夫惟嗇是以蚤服。諸本作是謂。此從韓非子。蚤

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黃茂材莫知其極無憂句。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韓非子

根。固其抵。河上抵作帶。

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嗇以嗇。是又加積之也。若待其已損而後嗇。則嗇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嗇之也。姚氏鼐曰。服者。事也。嗇者。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逮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積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能嗇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往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柢。嗇而藏之。衛而保之。則根柢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割。廉者劇。直則肆。光則耀。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嗇者有而不用也。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齟齬。惟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爲治人。深根固柢爲事天。於義較愜。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

天莫若嗇為主。下文即承嗇而反復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嗇義。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嗇。而至於早服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斂舒咸宜。體用兼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嗇也。至蘇氏釋早服而以服人爲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各本無兩者字。

非其鬼不神也。其

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

各本無世字。

聖人亦不傷民。

各本作亦不傷之。傳奕作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

傷。則德交歸焉。

各本則作故。此章字句皆從韓非子。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故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人虞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疾痛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害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彌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衆心矣。若烹小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夫特威網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句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

句牝以靜爲下。

舊牝牡二字連文。故庶幾謂。

一本作天下之交牝。無中間天下之三字。又一本無以靜爲下四字。吳澄則謂下牝字疑衍。案吳說得之而未盡。蓋下牝字當在牝字之下。乃詞文。非衍文也。陳象古讀牝常以靜勝牡句。牡以靜爲下。處

句。亦非。首句傳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五句。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

作以其靜故爲下也。司馬本作以其靜爲之下。河上本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

下。大國則取大國。傳奕兩則取下各有於字。河上本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上各本故大者宜爲

下。一本無故字。一本作爲之下。此章字句從王弼河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爲衆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猶牝不先動

以求牡。而能以居下之靜俟。致居上者之動求也。故下文即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尊。則小國樂附。小

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者素在人下

不患乎不能下。故未專曰大者宜爲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牝者。蓋牝之爲小

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爲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

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爲

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

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也。

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爲實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傳奕與下有也字。寶上有所字。谷神子本保上有不字。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傳奕作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

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傳奕作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

者何。一本無何字。傳奕作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陳象古不曰作不日。王弼作以求得。一本作有罪可

免。

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孰甚焉。笑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贈。則寶貴孰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不以其為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為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為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笑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煥然而釋矣。夫言笑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善不善。皆知笑所笑而尊所尊也。况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右第五十四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焦按一本無兩其字。傳奕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此句下。韓非子。以兩於上各有乎字。傳奕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句下。韓非子。以兩於上各有乎字。傳奕

是以聖人猶難之。程俱作由。難之。故終無難。句下傳奕。有矣字。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

折。諸本作判。河上作破。案判判通。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未

散。合裒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焦按云。一作九層。千里之行。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河上無是以。無執

一作百。之。高。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河上無是以。無執

一作百。之。高。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河上無是以。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傳奕繼成上有其字。無敗事下有安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韓非子復下有歸字。傳奕復上有以字。

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特。諸本作輔。此從韓非子。

此章皆明無爲而無不爲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即次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爲者，非徒輓斷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爲德，難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真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爲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爲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爲，非謂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爲無爲，執無執，益出於衆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爲造作之，所謂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爲而爲者，老子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爲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爲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爲，若不早圖而亟爲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得乎。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爲大，即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而言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者，言爲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之意而言也。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首言爲無爲，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爲，此一章之意相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劉氏概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王氏雱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哉。蘇氏轍曰：世人莫不長大而侮小，難

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可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即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爲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爲而不爲。則事亦無事。雖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一以德報之。則其他尙何足嬰其心哉。天下之事。大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之。既則見圖而爲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爲大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爲之於未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爲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失。聖人以不爲爲之。則無爲。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慎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之者。不以我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即或偶有不安之萌動。即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世之爲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爲且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焦氏竑曰。無爲無事無味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目窺。至細矣。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了無留礙。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

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

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爲一章。吳澄本合之是矣。而任顯類倍其文。且不註明所以移置之意。一若原本如是者。殊不可訓。至姚氏繭則又割取民之從事十九字。出之章末。別爲一章。皆莫知其何意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傳奕作以其多智也。故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下福下。傳奕各有也字。知此兩者亦楷式。句上傳奕有常字。下有也字。

楷式王弼作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河上本乃上有然後

字。

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周密。奸僞日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呂氏惠卿曰。古之善爲道者。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在己若此。則其推之於民也亦若是而已。李氏嘉謨曰。民之愚而自以爲智。徇囿於物欲而不知反。吾方示之以無爲。策之以素樸。猶且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賊之也。偷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信乎。涑水司馬氏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是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源案此章惟知此兩者亦楷式句。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爲士者。雖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爲害。不智之爲福。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汨其真。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窺。亦可以得爲治之鵠。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然誠能常常知之。以爲楷式。則智故日去。這樸日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玄德亦可矣。蓋德謂之玄。則深遠與俗相反。聞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玄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傳奕我作吾。又無道字。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章字句皆從王弼本。若他本皆以聖人字在欲上民之上。是所以言聖人者不無語弊也。或作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是因上文以其善下之句法而誤也。或四民字並作人。則是物我相較而非若民相隨之定分也。或作居前而人不能害。是與下文莫能與爭之意相複。此二句傳奕作處之上處之前。河上作處民上處民前。亦皆不若弼本之協。

惟下乃大。老氏宗旨也。天下歸往之謂王。百川歸會之謂海。人知王之至尊。而不知所以尊者。由其至大。所以能成其大者。由其能下而無不容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天下忘其上。且先而爭樂推之使上。推之使先。斯道也可謂大矣。而天下願謂其與常情不相肖似。夫大則不肖。肖則不大。江海肖乎百川。豈復成其為江海。王者之道而肖乎一物。尚何以為天下王哉。上章言與物相反。乃所以為道。此章言與俗不相似。乃所以為大。蓋一意也。金人銘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揚雄所謂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董思靖所謂德下之則位上矣。德後之則身先矣。蘇子由所謂有道者未嘗欲上人先人也。但既下之後之。則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皆得老氏之意矣。○呂氏惠卿曰。有天下者。以位言之。則固上乎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是何其言之下乎。論其序則固先乎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何其身之後乎。夫如是則處上而人以戴之為輕矣。居前而人以從之為利矣。上下相忘。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而謂之不肖。況孰與之爭乎。

右第五十七章 河上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三句屬下章。姚氏黻以此三句別出之為一章。今案其

文義與下章不相屬。而與此章相為首尾。故合併之。

吾有二寶。持而寶之。一作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河上寶作保。此從韓非子。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

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韓非作故能今舍其

無三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死矣傳奕作是夫慈以戰則勝。以

則勝。韓非作於戰。傳奕作以陣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傳奕下有古善爲士者不武。善

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一本無敵字。傳奕與作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

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傳奕作用兵吾不敢爲主而

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一作仍。此無敵。一本二

互易。此從傳奕。蓋行兵爲韻。臂敵爲韻。且下句卽承無敵而言也。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各本皆作輕敵幾喪吾

故抗兵相加。傳奕作相若。又下有則字。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爲體。其運而爲德。則以慈儉謙退爲用。然德爲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長也。與

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爲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未言幾喪吾

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教時。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

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爲不適於用。故卽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

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爲先。是卽兵家以退爲進。以弱爲強之道。其證以用兵

之言者。使卽兵以知柔退。卽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爲談兵而設。故卽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

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衛之而必勝。若佳兵者不祥。未有能久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爲哀之則。不由

慈而發者爲佳兵矣。請本皆分爲數章。是以旨意不明。而昧者遂至以老子爲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

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

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後。後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

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曰。我

自處也易。物無不濟也難。故卽三者推慈以爲先。而復申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竑曰。不武不怒。而遂云配天古之極者。何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仍仍同。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須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寶也。舉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軍惟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攘臂執兵之事。苟無敵之可仍。則亦無列足整。無臂足攘。無兵足執矣。蓋以後爲先。以退爲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勞力而坐致之。是謂仍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天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尚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虞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敗。身且不存。奚但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邪。○蘇氏轍曰。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則物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也。惟無我不爭者能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在於迫。而其用常主於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之爲常。主於不爲。雖兵亦猶是矣。

右第五十八章

河上分善爲士者以下爲第二章。用兵有言以下爲第三章。吳澄姚鼐皆合爲一。今從之。

但章首我有三寶。章末幾亡吾寶。首尾相應。詞旨顯然。河上本連上章末。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數句。屬此章首。殊不相洽。吳本因而未改。今用姚說正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二句。傳奕作而人莫。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傳奕作事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何上本。無也字。此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則

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一作披懷玉。知不知上。傳奕作不知知病。傳奕作夫惟病病。是

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傳奕作是以不吾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知其知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下。天下

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弱謙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不知吾之宗主。

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以視為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之也。蓋大道於俗不肖。

而玄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亦俗情俗見無異。則無足寶重。

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也。夫中所懷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

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其知而不知。若愚若晦。斯乃上德若辱者也。人既不知。則必反自以為知。銜玉求售。

必非至寶。以瑜為瑕。以規為璜。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救之也。非病而何。使其一旦自知其病而病之。則所以

去病者即在此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半段嘆人妄知者之多也。蓋昧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

言之。則不知者其病之見證。而自以其妄見為知者。則其致病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喻之。

右第五十九章。河上分為二章。諸家因之。今案知不知以下。正是前半之意。使非後半分明指出。則知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大威上。傳奕有則無狹其所居。狹。河上作狎。司馬作安。無厭其所生。

夫惟不厭。吳澄作不狎。傳奕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

有兩而字。故去彼取此。自愛下。傳奕

焦氏竑曰。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呂氏惠卿曰。民不純於

而大降其虐也。李氏嘉謨曰：知道者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所知，自愛而不自貴其所愛，故也。使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必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而不能一日安矣。陳氏懿典曰：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故身之所居者，必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望，身所賴以爲生者，必盡心力而不敢厭怠以爲勞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自知不自見者，自檢飭盡分，而不誇張其所有也。自知則知所愛矣。不自見則無所矜貴矣。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也。老子書大抵戒人之夸大外慕也。源案人不知威之可畏者，由於有欲之可貪，而外之有所貪，由於內之有所厭，所居以境言，如貧富貴賤窮通之類，所生以身之受用者言，如勞逸榮辱苦樂之類。凡人以所生所居不若人爲恥，是故居貧不居富則狹之，居賤不居貴則狹之，居闇約不居聲華顯望則狹之。狹之則必厭之，厭之則必歆之，厭勞則慕逸，厭辱則思榮，厭憂患則思安樂，歆之一念熾於前，而不知可畏之大威已隨其後，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求榮者適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厭而後，天人亦厭之矣。若夫不狹則不厭，不自厭，誰得而厭之。夫民之與聖人，其高下固不可相提而論，然其理未嘗不同。狹其所居，必自大。聖人隨遇而安，則以自知爲至足，未嘗急於自見以夸其大也。厭其所生者，必求所以貴其生。聖人寶真抱樸，則以不殆辱爲自愛，未嘗別求所貴以厚其生也。夫是以無所歆者，自無所厭，無所厭者，自無所畏，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諸家釋此，多涉禪宗。吳澄政不厭爲不狎，說雖明切，又與聖人自知不自見二語不貫，膏未得本旨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繹。河上作蟬。梁武作坦。繹。繹。坦。三。字通用。傳突作默。則與不言複矣。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河上作勿失。

民不畏死。

傳奕民下。有常字。

奈何以死懼之。

傳奕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

傳奕無執字。一本

傷其手矣。常有司殺者六句。河上王弼開元陳象古諸本各而代司殺者自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

傷其手矣。常有司殺者六句。河上王弼開元陳象古諸本各不同。此本前四句從傳奕。末兩句從淮南子。

王氏弼曰。兩者俱勇。因所施者異。而利害遂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言誰能知天所惡之意。何故邪。其唯聖人乎。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况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李氏贇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象以不召。謀以不計。正天之疏而不失處。若爭而後勝。雖疏必有失矣。張氏耒曰。夫人之生。徇欲趨利而死者大半矣。則其於死實未嘗知所畏矣。而世之馭物者。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邪。則吾取焉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懼物。明矣。萬物自生自死。冥冥中有司之者。苟不循其常理。而操刑政死生之柄。驅一世使從我。未有不反自害者也。張氏爾岐曰。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於其間。此爲當時廢法任情者警也。蘇氏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不免死。世常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源案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於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有勇於敢者。則常主於必殺。有勇於不敢者。則常主於活人。此兩者其用勇則同。而一利一害分焉。不可不審也。何則。人之勇於敢殺者。豈不自以爲順天之所惡。故毅然行之而無難。然天意深矣。遠矣。孰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乎。是以雖奉天討之聖人。而於刑誅之際。猶兢兢然不敢輕易之。何者。蓋天之生萬物。猶父母之生衆子。生之而不欲殺之者。其本心。及其自趨於死。雖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傾者覆之。此所以恢恢疎闊而自無漏網之人也。何待

人之代執其咎哉。是以聖人誅罰。一聽諸天之自然。而未嘗以己意與之。則雖極好生之德。而未嘗失有罪之誅。是以網漏吞舟之魚。而為奇者。吾奉天討以殺之。孰敢不畏。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懲。誅四罪而天下服。蓋我不敢者。人亦不敢之也。苟其不然。天以恢恢之網。而吾以察察之網乘之。法網愈密。掛網愈衆。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心減。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右第六十一章 舊分二章。吳氏澄曰。此當為一章。前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後言民之不可懼而不輕

殺。故前舉天之疎而不失者。以示教。後舉人之欲代天殺者。以示戒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以其生之厚也。

此承上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申言也。稅。租也。王氏弼曰。此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饑者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立。則至於有為而難治者無有也。尙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爾岐曰。夫惟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扞網。為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為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語。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是以兵強則不勝。木

以柔弱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

以柔弱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

強則兵。河上作木強則共。此從王弼。勝兵爲韻。言木強被伐也。強大。傳奕作堅強。又下有故字。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惠卿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與草木之形體，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況欲體無形之道者，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柔弱勝剛強之理，非但兵驕則敗，木強則伐爲然也。天以清虛在上，地以堅實在下，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任下，凡物之理莫不然也。然則體道之貴，柔明矣。蘇氏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也。吳氏澄曰：末二句，即承上兩句而言之。蓋兵強者爲人所勝，是不若以弱勝者之處人上也。木強者近根之幹，是不若枝條之處上也。推此則知矜己凌人者必蹶，其貴高而柔弱者爲衆所推戴矣。李氏嘉謨曰：柔弱雖非即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道矣。源案老子書將終，故對舉柔弱剛強之得失，而下三章皆申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乎傳奕作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一作與。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惟有道者。二句。各本大同小異。傳奕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傳奕作不居。其不欲見賢邪？邪字無。

此承上章柔弱處下，強大處上之意，而舉天道以申之也。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則張者是剛強之意也。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弛者有時而張，是故凡高者必至於自抑，而自下者必舉，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屈者必伸。天之於物，每然也。人則不然，損天下之不足，而奉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有道之聖人，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蘇氏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

抑高而舉下也。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始有物。凡有為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闕。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道以為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作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王弼先作勝。其無以易之。傳奕作以其無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本上有故字。中無兩之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傳奕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

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之言云。傳奕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為

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傳奕主上王上有兩之字。河上是為作是謂。此並從淮南子。正言若反。傳奕有也字。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言曰。吾之此言。慎毋視為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柔弱之為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之忽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爭心所累。是惡能保其為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合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為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 吳氏澄姚氏霽以正言若反四字。屬下章之首。謂反與善韻。今此四字。正承上文望人云

二字而言也。故不取。

和大怨。傳奕下有者必二字。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

德司契。有德上河上王弼無故字。此從傳奕本。無德司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辭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唾詈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強自和之而尚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即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券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責取者。吾即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爲怨。與者不自以爲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真能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之未至。如彼主徹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以爲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鎔銖不讓。強以齊人之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恕理遣。不至已甚。而是非之見終明。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子曰。善人雖常受虧於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昭然明矣。但非定識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傳奕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此從河上。

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葉夢得無此八字。

雖有舟車。

王弼作輿。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

用之。史記傳奕下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

傳奕作安其俗樂其業。今按俗與服韻。傳本非也。鄰

國相望。雞犬之音。

傳奕作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奕民上有使字。相下有與字。○又諸民字或避唐諱改作人。

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姚氏籥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衆。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吳氏澄曰。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淳事簡。則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衣食爲甘且美。以居之士俗爲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雱曰。國小民寡。則

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未勝本衰。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迹。交乎四方矣。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舉其書而加之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羲。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淳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玄水措醴酒之下。嗚管加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尙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苟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疎越。其孰知禮之儉樂之節。爲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爲清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傳奕作善言辯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傳奕作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書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爲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

以不害。以不爲爲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爲而無爲也。焦氏竑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矣。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

右第六十八章 姚氏彙分信言不美六句爲一章。聖人不積三句爲一章。天之道三句爲一章。今不取。

附錄

說苑曰。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縱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註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讖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暉。老聃云。又曰。葬引至於壠。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壠。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

振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壅而丘問之曰。夫怨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過。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夫極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結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是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米。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慎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

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絕。炎災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爲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王應麟曰。皇覽云。武王問師尙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緘其口曰。古之慎言。蔡夢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何孟春曰。銘詞中如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四語。則汲冢周書亦有之。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則左傳伯宗之妻亦述之。可見其爲古語矣。至其大旨。則與老子書合。如云誠能慎之。福之根。謂是何傷。禍之門者。卽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其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卽老子所謂堅彊者死之徒也。其云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故後之者。卽老子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也。然老子欲上欲先之心。則視此爲私矣。其云執雌守下。人莫踰之者。卽老子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云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者。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也。其云人皆惑之。我獨不徙者。卽老子所謂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也。其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者。卽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也。其曰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卽老子所謂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也。其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則老子亦有是語也。可見周柱史之書。不爲無本。而黃老並稱之由。亦可以此徵其源流矣。

壺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俾道揆法守。墮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諛害世教。當入之佞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深根寧極爲體。以積器待時爲用。雖異於六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莫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傅奕之徒。皆无繇觀其深。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敘次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氣。老詘儒。孝武太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詘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留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墨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善能因既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天下之術。爲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清靜沖慎之本政。中含堅忍蟄伏凝固縱橫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審幾一發。當者百碎。迴眎宰制之主。專氣致柔。冲兮萬物之宗。固返一不見其有爲之轍迹也。故未流爲法家爲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遠。老子之道。常居陰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與莊列之操練神明影搖出世者。指絕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術也。箋注無慮數十百家。明祖注本未見。然明祖用老而疏爲申韓之毒。正誤解聖人不仁芻狗萬物句耳。罕有挈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君之綱等數條。具見本原。爲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謫庵亦有微指。近儒俞曲園解老長於訓詁句讀。道咸間遇有邵陽魏氏爲之本誼。裁翦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獲。所得較多。予旣因楊仁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藏中。曩復倩方君孝闈遠錄魏氏注。己亥春刊始竣。不佞北來匆匆。未及詳斟譌斂。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未得一效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違壺公師之正論。第悼注家心知其意者實鮮。是注頗有疏導盪滌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此篇因難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于鑿宅瓦礫中尋得兩紙。係先人手點改者。今謹補刊。并依原點加六層焉。壬寅十月不孝梁肅敬識。

莊 子 集 解

王 先 謙 著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拯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况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概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擻鬪體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擲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轂。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遠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目錄

卷一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六
養生主第三	一八
人間世第四	二〇

卷二

德充符第五	三一
大宗師第六	三七
應帝王第七	四八

卷三

駢拇第八	五三
馬蹄第九	五六
胠篋第十	五八
在宥第十一	六二
天地第十二	六九

卷四

天道第十三	八一
天運第十四	八八
刻意第十五	九五
繕性第十六	九七

秋水第十七	九九
-------	----

卷五

至樂第十八	一〇九
達生第十九	一一四
山木第二十	一二一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一二八

卷六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一三七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一四五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一五四

卷七

則陽第二十五	一六七
外物第二十六	一七五
寓言第二十七	一八一

卷八

讓王第二十八	一八七
盜跖第二十九	一九四
說劍第三十	二〇三
漁父第三十一	二〇五
列禦寇第三十二	二〇九
天下第三十三	二一五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公孟吾

內 道遙遊第一 言道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 鯀北海也 其名爲鯀 釋魚鯀魚子方以智云鯀本小魚郭子用爲大魚之名 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聲是也 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禹洪川

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 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文云書名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鑿云搏飛擊翼擊水類也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飄郭注暴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 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 塵

埃也。成云揚土曰塵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

大小皆在天而動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極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途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擲上之高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讀堂有坳埳形也 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 置杯焉

則膠。崔云著地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逸孫曰培馮也周道馮相氏注馮乘也騰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勃傳樓封闕城侯顏注呂枕關音陪楚鏡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 而後乃今將圖南。

春秋作馮城候是培馮音近之證

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釋文學本又作鶩本或作鶩音預司馬云學鳩而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 蠲與學鳩笑之曰小鳩俞越云文選江淹詩譽斯高下飛李注引

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鶩疾貌 我決起而飛李云決 槍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槍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 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借音鳩之笑為專施寫照 適

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著七蕩反或如字崔云 腹猶果然隔宿擣 適百里者宿春糧米儲食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蠅 又何知借人為一蟲設喻 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作智下大

同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 駢列以掩其迹 奚奚以知其然也列于湯問篇朽壤 朝菌不知晦朔列于湯問篇朽壤

夜釋文朝旦也釋文惠本名提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楚之南有冥

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也一名提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楚之南有冥

為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封臣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 眾人匹

之彭祖為必舉 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 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 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彭祖為必舉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

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

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鯢化為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 搏扶搖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引湯問

鷓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鷓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候湛抵疑尺鷃不能陵桑榆文選 彼且奚適

也七啓注鷓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案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矣 彼且奚適

也彼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也彼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奚適也。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此合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

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外

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而辱人。斯已矣。成云榮于智德止盡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

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泠然善也。郭云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

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食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

者也。雖免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

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穎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

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李云鷦鷯小鳥郭璞云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鼯鼠也李慎云偃或作颺俗作鼯本草陶注一名鼯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鼯下云地

行風伯勞所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化也。李說誤。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譯文傳鬼神言曰祝祭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為己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蓬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大而無

當。釋文丁復反案當底也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宣頴云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有逕庭。釋文藐音鏡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凝

三字。寥寥非遊物。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瀉音編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外者不能凝於神。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陸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為說。

狂。李又九侃反。察音。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察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

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橫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為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貌察蘄同期之

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濡。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秕糠。言於頹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又引

天下為事之神人。宋人資章甫。適諸越。以冠為貨。司馬云諸於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

以其自全之道。

以其自全之道。

之為無所用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競姑射之山司馬季云四子王

天下鼓喻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微名以實之則鑿矣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容簡文云瓠落猶蕪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呶然大也釋文鳴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吾為其無用而措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秀云龜拘圻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

云此以龜為較之段借元應音義較下引通俗文手足疥癩曰較經文或作龜圻下引此文為證世世以泝澼絖為事成云泝澼絖澼絖也李云

聲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澼絖

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泝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罍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揚曲土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而不取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卑身而伏以俟放者司馬云鸞翔之物難鼠之屬東西跳梁成云跳

梁猶走

斃不辟高下。辟音避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也。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墜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齊於機臂。今機臂即機辟也。王篇王注以為奪身死

於網罟。今夫斃牛。司馬云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彿

徨乎無為其側。釋文彷彿猶期細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不夭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問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

哉。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斃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以曉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述世惠以莊言為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齊物論第一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皆莊生最微之思想然其為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仰天而噓。荅焉似喪

其耦。向云噓息也釋文荅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為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

姓顏名偃證成字游案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文子造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游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連生篇亦云吾我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爾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籟也。郭云籟術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術也子綦曰。夫大块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嗶嗶乎。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之猶其下同釋文嗶山林之畏

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嗶嗶乎。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之猶其下同釋文嗶山林之畏

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嗶嗶乎。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之猶其下同釋文嗶山林之畏

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嗶嗶乎。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之猶其下同釋文嗶山林之畏

佳。樹蓋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杵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

字林云林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關圈宣云挂架他汚窟也二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

激者諤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諤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譟下而聲獨突架而聲雷咬鳴而聲皆狀竅聲釋文諤音孝司馬云諤與聲案交黃鳥三家詩作咬咬。

而隨者唱喁。李云于唱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和之聲。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而吹之敢問天籟。子綦曰夫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宣云特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

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時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閑視也閒謂閒好視察人此智識之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詹。炎炎有氣鐵成云詹詹詞發也此議論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與接爲構。成云構合也日以心

鬪。宣云心許相向。縵者窄者密者。簡文云縵寬司馬云密深也宣云密謹也。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縵迷漫失精此恐憚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弩牙括箭括成云司主也案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

雷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雷不發若詛盟然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云

使天眞日喪其滂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滂沈滂宣云爲之之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宣云厭然閉藏緘祕固洫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鬱無復生意。喜怒哀樂。慮歎變熱。

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

姚佚啓態

成云姚則輕淫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媚樂出虛

多反覆愁多怖音執

無聲而有聲宣云

本虛器樂由此作

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上句又見

德充

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且暮問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

非彼無我

宣云彼即上之此也

非我无所取

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

是亦近矣

成云我即自然自

而不知其所

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

為使

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應

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崔云特辭也李云朕兆也案云若有真為主宰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

見

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

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

有情而無形

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

百骸成云百骨

九竅

眼耳鼻口七竅

六藏

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也

賊而

存焉

成云

吾誰與為親

成云豈有親疏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

有為臣妾乎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成云臣妾

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及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之能止可不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七作化

歸可不哀邪

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

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

榮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宿盧文昭云榮當作恭司馬作藹簡文云疲困貌

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

我獨世而人亦有不世者乎

成云世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放之以心為師人人皆有矣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以疑一之心妄起意見以為若者是道若者非道論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

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無而為有。雖弱之管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未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吹。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為異於敷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人言非風吹。此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邪。抑以為无此言邪。抑以為與初生鳥音

果有別乎。無則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偽。言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偽。言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偽。言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偽。

於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辨。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成而化為儒。儒者。禮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

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向賢崇禮。倫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程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

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察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幸。為。是。云。彼。是。

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非之見存也。察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自彼則

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味。返觀即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

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生浮解。無定邪。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方可方不

可。方可方不可。不可方可。言可。即有以為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為可者。不可。即是非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是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

即有因而是有者既有彼 宣云不由 是以聖人不由 而非之途 而照之於天 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

亦因是也 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 是亦彼也 是此也郭云此亦為彼 彼亦是一 所彼彼亦自以為此

是非此亦一 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 是非 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无彼是

乎哉 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 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 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安

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无窮 郭謙齋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樞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郭云

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 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故曰莫若以明 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

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 不若

指非指馬非馬 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則 可乎 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 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 物謂之而然 凡物稱

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馬可曰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何以謂之然有然

而皆不然之隨人焉是非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無物不可 論物之

然有可如指為指馬為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

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

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 釋文為于為

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 故略舉徵事喻云說文莛莛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竊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

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憭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為一不必異視

故略舉徵事喻云說文莛莛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竊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憭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為一不必異視

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其成也。毀也。成云於此為成其後為毀如散毛成覆伐木為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

為一。如此成即毀毀即成。故無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

不用已見而寓。庸也者。用也。宣云無用之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以能觀其通。通也者。得也。觀其通則自得。

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因是已。因任也在任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為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

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

同也是。固於目前之一。隔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祖公賦。亨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

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竊之曰。與若。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發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

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廌注。好靈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亨音序。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是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

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

以為有物矣。以上又見庚桑楚章。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為有物。尚無彼此。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

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尚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輝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

之所以成。私愛以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

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爾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異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之杖策也。成云杖柱也策打鼓杖亦言擊節枝曠妙解音律晉平公樂師案杖策者拄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眼案據梧而眼善辯者有不辯之時杖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然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為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

者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言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味終堅白又見韓非符天下天

地秋水四辯成云公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中庸云纘大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若是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為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

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據去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為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

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之見今且有言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為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宜云是我也雖然請嘗

言之。成云嘗試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曾也案專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始

也者。並無專端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有未始夫未始

有始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有未始夫未始

有始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有未始夫未始

有始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有未始夫未始

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亦未會明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

者之情已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為無無者為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已有言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

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為有言乎其果為無言乎合於道為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同焉云苑寤在秋而成成云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

足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名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案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但如前人所說則誠虛誕妄作矣

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豪末等故曰莫大於豪末而太山為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大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我

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何所容其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謂之一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二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

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二。而況自有適有乎。成云

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無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

緣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為是而有眇也。為言無常

因任之妙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為是而有眇也。而後有眇

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或祖左或祖右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有倫有義

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辯即此有論有辯矣案上言有眇倫義非眇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辯者剖別。有競有爭。

競者對競此之謂入德。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

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德虛亦無可詳論 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軒頤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為辯於陳述案春 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

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不分為分不辯為辯 曰。何也。

聖人懷之。存之於心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相示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道之大而後辯起 夫

大道不稱。宣云無可名 大辯不言。使其自悟不以言屈 大仁不仁。成云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為仁也 大廉不嗛。釋文徐音

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擬議 大勇不怯。宣云無客氣害人之心 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必非真道 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

仁常而不成。郭云有常愛必不周 廉清而不信。宣云外示傲然則中不可知 勇怯而不成。成云含慈而勇怯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釋文園崔音圓司馬云圓也成云幾近也宣云五者本渾然圓通今滯於途而近向方不可行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即上不稱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

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理之來自自然無迹 此之謂

葆光。成云葆蔽也輻蔽而其光彌明言藉言以顯者非道反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崔云宗一胎二胥敖三國察人間世篇堯攻叢枝胥敖國為虛厲是未從舜言矣 南

面而不釋然。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案釋同釋語又見庚桑楚篇 其故何也。舜曰。夫二子者。成云二猶存乎蓬

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錄艾賤草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為喻 萬物皆

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逼也欲奪堯艾之顧而伐 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倪徐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虛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

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虛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

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虛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

所用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即

才之。然則物无知邪。彼既无知然則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有不知我亦乃不知物雖然嘗

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用

也詎何也察小知仍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鱸然乎哉。案言

為知則不知未必非云泥鰌。木處則惴慄恟懼。釋文恟徐音峻狻猴然乎哉。二者孰知正處。民謂狻猴孰知

食芻豢。芻野蔬豢家畜孟麋鹿食薦。說文薦獸且甘帶。釋文帶且字或作蝮廣雅鳴鴉者

鼠。鴉鴉二鳥音釋四者孰知正味。民獸蟲鳥孰知獾狙以為雌。釋文獾徐數面反郭李音偏

而狗頭意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

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崔云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釋文樊音煩說文殽雜也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

能知其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成云至

之體神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向云短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郭云有晝夜而遊乎四海之外。三句與遊遙

月作御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為體而況利害之端乎。齧缺王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蓋云名丘俞云瞿

知之即孔子名因瞿鵲述孔子之言而折之翟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安夢

亦夢也予者長梧子自謂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為長梧之名乎。聖人不從事於

務。郭云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成云違避也。不喜求不緣道。郭云獨至無謂有謂問而不答

即是有謂無謂。有言而欲無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向云孟浪音浪瀾無所趨舍之謂宜云無畔岸

貌李云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即較略謂言其大略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黃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盧文昭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聽熒疑感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

亦大早計。釋文大音泰成云方闕此言便謂妙道無異下云也見卵而求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見彈而求鴉炙。司馬云鴉小鳩

可多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成云即鴉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間世篇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奚如旁

日月。釋文旁薄葬反司馬云依也挾宇宙。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說文冊輿所極覆曰宙成云挾攬也郭云以萬物為一體之譬為其

陷合。贈司馬云合也向音唇云若兩唇之相合也成云無分別貌置其滑稽。成云置任也滑稽也向本作汨滑稽也以隸相尊。成云隸賤稱卑僕之類案此貴

賤一眾人役役。聖人愚菀。徐說從奔反司馬云解菀不分察成云忘知廢照地然若愚參萬歲而一成純。參採萬歲千時萬異解然汨然

不以介懷抱而成精神也一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釋文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一相蘊積予惡乎知說生之非

感邪。說音悅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喪失也弱歸失其故居安於他土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成云艾封人艾地守封疆者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諸侯僭稱王因

謂晉獻公為王也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又借喻予惡乎知夫死

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云蘄求也夢飲酒者。日而哭泣。夢哭泣者。日而田獵。方

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夢之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為大覺則生是大夢而愚者自以為為覺。竊竊然知之。自謂知之君乎牧

乎。固哉。其孰與焉君上之貴乎孰真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爲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蘇輿云言衆人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曰暮遇之也。解人難得萬世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有是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

黷闇。吾誰使正之。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使同乎若者正之。既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同彼我

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隨人是非更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郭尚書云言隨物而變謂

無定論不能相知更何待邪極言辯之無益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

年也。成云天自然也儻分也曼衍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

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今從宣本移正又寘言篇亦云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

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安情以理推求舉

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然則不然何以忘年忘義。成云年者生

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裁於。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成云振揚竟窮寓寄也察理極於無窮斯

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騞騞長梧三觀

罔兩問景曰。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成云獨也。立志操。

操與。立志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真宰。

吾待蛇蚘蝮翼邪。言吾之待如之釋文。謂音附司馬云。蛇腹下翹。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蚘。可譬蛇蚘。蛇蚘皮翼。蝮甲也。蛇蛻舊皮。蝮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辨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蚘蝮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待。其蛇蚘邪。蝮翼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罔兩景四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忻暢貌。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為蝶。可謂蝶為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內養生主第三。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擾。其天比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有窮盡。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窮困。已而為知

者。殆而已矣。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言以物為事。無益於性命。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為善者。即惡也。二

緣督以為經。李頤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嶺云。人身。淫奢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靈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可

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生之理。可以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養之至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

正意說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喻以明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惠。曹梁。或王。成云。解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之所謂。蘇輿云說文蹄一足也。聲舉則足廢故曰蹄。

善然嚮然。奏刀騞然。司馬云善皮骨相雜聲。音近獲聲。大於春也。成云善然嚮應進。

委斃刀騞。莫不中音。釋文中丁仲反下同。合於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乃中經首

之會。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也。卽竟樂宣云會節也。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纒親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向云暗與理會。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專以。天然之依乎天理。成云依

理。批大郤。字林批。擊也。成云大郤。問卻交際之處。郭音卻。道大窾。郭慶藩云窾當為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路。素問王注引靈樞經云。經為脈裏支而橫者。為絡。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操於筋。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釋文肯著骨肉。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啓。言枝經肯綮。皆刃所未到嘗試也。而況大軋乎。軋音孤。崔云繫結骨。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崔云族。衆也。俞云謂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又若新發於

硎。釋文磨石。磨石。節骨。而刀又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又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為族。吾

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郭云不屬。目他物。行為遲。郭云徐。其手。動刀甚微。謦然已解。謦與

解脫。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亦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

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拭。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雖不以累心。皆得

養之。也。一喻。

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

人與司馬云為天命與仰人事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介者人生兀者人處天則處順二喻

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並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形殘而神全也知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所以籠鳥

善也釋文王千倪反不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喻

神雖王不

老聃死司馬云老子案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為說秦失弔之釋文失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謂真人不死而今非也向吾

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

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稱譽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是邀天倍情

忘其所受釋文邀又作適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嘗受者受其成形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為天刑之則知道

天刑是贊語舊解並誤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為我

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為薪以指析木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喻

內人間世第四接輿歌云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寄慨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莊公廩暇案左

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
公輒也姚孫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廢爛其民者
其年壯其行獨宣云輕用其國設民而不

見其過郭云莫輕用民死視用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澤地如

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蕉萃班固實戲作焦萃廣雅蕉黑也民其無如矣無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亂

國就之宣云欲醫門多疾入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佞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

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

人成云存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暴人謂衛君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真者矜名故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

乎行世之積蘇與云膠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

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調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器况壞凶器以往乎且德厚

信缸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缸懸實貌案雖懸厚不用智而未爭乎人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驗其兩反術同述

之鄉注術當作述案人若如此則是自有其美入必惡之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成云命

唯无認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衛君必將乘佞之隙而以捷辯相鬪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

益多。順始无窮。郭慶藩云：慶贊之借字說文，慶感也。从目，從省，聲。成云：形見也。言伊目將為所眩，伊色將

此後且順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諫。案此若字訓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僇拊人之民。李云：僇拊，謂憐愛。之宣云：人謂君。以下拂

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名。國為虛厲。宣云：地為丘墟，人為厲鬼。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求實，貪利三國如。此故堯禹攻厥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輿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

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厥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僕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

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謙虛。勉而一，勉，勉而純一。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不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甚揚於外。采色不定，容外見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因案

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樂人以鏡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

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德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

無自訟之心，號籟云：警量也。聞君子之言外若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顏子又

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

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

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外曲者，與人之

為徒也。擊踞曲拳。宣云擊教勞踞。長跪曲拳。鞠躬。入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

之義上比於古。其言雖教。讀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即有諷責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

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案政正同。法而不謀。俞云四字為句。列禦寇篇形謀成光釋文。謀便僻也。此謀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雖固亦无

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猶師心者也。成云師其有心。顏回曰。吾

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有而為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為之。顏回曰。回

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皞。天言其氣浩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與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違天於義亦屬。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齊乎。成云簞辛菜。曰。是祭祀

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无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

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義。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義。以心之義。言心之為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中說氣。宜云氣無端即虛也。唯道集虛。

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實自回也。自見有回。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途忘物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心齊之妙。盡矣。不入則姑止。无門无

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後入術能遊其藩內。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則言。不入則姑止。

毒。

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毒之借字說文墻下云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墻者累土為臺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為高保禱於王路寘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墻之揭墻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衛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核案墻者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為行路毒者本字以望為標的無門無毒使人无可窺尋指目之意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應之非預謀也則庶幾矣絕迹易无行地難。宣云處世不行易行而不善迹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成云人情聽使淺而易欺天然取用為而難矯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飛翼无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音智下如字宣云以神

運以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闕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吉禘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驚而不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

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馳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綱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况凡散之人

有不為所化乎成云凡靈三皇以前無文字之蘇輿云言知此可為帝王可以宰而况為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歸

葉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寄甚重齊之待使者。

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發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懼也子常

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無大小辭不由道而以權然成途者事若不成。則必

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成。而

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成云在成敗於前終不以憂喜累心者惟成德之人以上述子言其樂云謂事無成敗而平可無患者惟成德為能矣成說頗似張濂符樂之

敗未可為訓

吾食也。執粗而不減。

宣云甘守粗。不不求精善。爨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雨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

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

不可解於心。受之於天。自然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成云天下未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為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荀子儒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義皆同。正言之則為易施。倒言之則為施易也。宣云專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難

哀樂之境不同而不為移易於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情實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向何陰陽之患。夫子其行

可矣。丘請復以所聞。更以前聞。凡交交鄰近則必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

以言。宣云相孚契以言語。宣云必託使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妄。成云類似

也似使人妄構。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致疑貌。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傳其常

情。宣云伯傳其平實者。无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案引法言畢。且以巧鬪力者。始

平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屬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論百出矣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注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

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命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諒之誤諸讀為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如風

如波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縱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故

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太過則人以其然而然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必罹

禍。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无勸成。成云弗勞勸獎強令成就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遷

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者可不慎與。且夫乘

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何作為

報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蒯瞶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與之為

无方。則危吾國。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

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貴人不見己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意內寓和順之意雖然。之

二者有患。宣云猶未盡善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附不欲深恐防其變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顛蹶絕崩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

擊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喻無知識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無界限

越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不立崖岸達之入於无疵。順其意而通之汝不知夫螳

蝦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特積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

物投虎亦先為分決不使用力。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成云娠大蛤也適有

蚤蚩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蚤蚩附緣於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時掩馬不意則缺銜毀首碎

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蚤蚩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可馬云曲轅曲道成云如櫟轅之道也社土神櫟樹社木其大蔽數千牛。

絜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絜而也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

十數。俞云旁方去攝方且也言可為舟者且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途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弟子厭

觀之。厭飽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重以為棺槨

重。以為棺槨

則速腐。多敗以為器則速毀。疏以為門戶則液楠。李楨云廣韻楠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楠正取此義以為柱

則蠹。蟲蝕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已見逍遙遊諸篇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為文本可成章也夫祖梨橘柚果

蔬之屬。成云蔬瓜瓠之類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為撻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撻揚注撻牽引也小枝撻

謂見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

也。培擊由其自取成云撻打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郭云費有

唯今匠取成云撻打身為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

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伊幾近也匠石覺而診

其夢。王念孫云診讀為診爾雅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為社何邪。既愈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為社木以自樂曰。密

翁言密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病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如不為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折為薪木且也彼其所保

與眾異。保於山野究與俗眾異非城狐社鼠之比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宜云義常理案彼非託社神以自榮而以常理經之於情事遠也南伯子

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藪。向云藪蔭也崔云隱傷於熱也成云藪馬曰乘言連結千乘熱時可庇於其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必可仰為材也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為

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案解者又理解散不密也啜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

而不可已。李云在如醒也。病酒曰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或云不材為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

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而庇蔭千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由本悟人宜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宋有荆氏者，宜楸

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宜云杙，擊也。

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崔云環八尺為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薛天下名山三百下。成云擊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之家，求禪傍者斲之。釋文釋本亦作檀。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禪傍。其本極大當斲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

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額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宣云可全

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頤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會撮指天。

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頤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嶺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贊指天李云句。贊項椎也。其形如贊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彤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繫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項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簫撮木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似从木作撮於義為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膺也。五藏之膺並在人背。李嶺云頤肩屬外說。會撮五管膺內說。兩髀為脇。司馬云脊曲

助相。挫鍼治蠲，足以黜口。司馬云挫鍼，鏘衣也。鏘，煖衣也。鼓箎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箎也。小箕曰箎。簡米曰精。成云播揚

土。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郭云特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鐘。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 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臨時之宜耳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與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

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 天下無道。聖人人生焉。宣云全其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易取不取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不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 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 迷陽迷陽。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與夫錫之猶呼迷陽。錫也。迷音讀如麻。无傷吾行。吾

行卻曲。宣云御步委曲不敢直道 无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為斧柄蠶自伐膏起火還自消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才能天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情結局與上接輿歌不連歌

有韻此無韻

莊子集解卷二

內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李云則從之遊者。郭云弟子多。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

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為師。而况不如丘者乎。

奚假魯國。何但假借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音屈

也。其與庸亦遠矣。固當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

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无

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假禮禮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瑕假

形近易致互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間一物。夫若然者。且

不知耳目之所宜。耳目之宜於聲色。彼若冥然無所知。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為一致。無有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言駘能修己耳。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真知得。復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物何為最之哉。最聚也。衆

人何為羣聚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成云鑑照也。宣云水不求鑑而人自

來鑑。唯自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郭云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全。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蟲獸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夫保始之徵。保守本始之性。不

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而况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儀。苞藏宇宙。直寓六骸。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為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

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為吾迹象。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而心未嘗死者乎。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彼且

擇日而登假。假徐音寔。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擇日。猶言指日。案言若黃帝之遊於太清。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不能舍之。彼且何

肯以物為事乎。因常季疑駭有動。乘之意。故答之。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

人。雜篇作。齊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蓋與。則者並行。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郭云賈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執政子產自稱。避也。齊同也。斥其不遜讓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

多如此。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

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止猶蒙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假大求。讓見識。察取大論。言引重。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既已

形猶與堯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爭善。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為言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尙不足自反邪申徒嘉曰自

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宣云兀者多矣不顯言其罪過而自遊於

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宣云以兀為自然之命而遊於

廢然而反。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

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殘形見擯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以道德相友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以形迹相繩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蹇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遂為號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

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宣云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

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况無惡行而全德者乎无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俞云實實猶頻頻也實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彼且蘄以詭詭勾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李云歲詭奇異也。案

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蘄期同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視猶己之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

不可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為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為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无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駘醜統它其名。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感而後應。无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宣云濟猶拯也。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楨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為飽。猶月滿為望。故以擬之。又以惡駘天下。非以美動人。

和而不唱。引人未嘗招。知不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是必有

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為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

國焉。成云國无夏宰衛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焉。寡人醜乎。

李云醜慚也。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寡人帥焉。若有亡也。宣云帥憂貌。

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

其死母者。釋文狔本又作際。郭注食乳也。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釋文胸本亦作瞬。司馬云驚貌。俞云胸若猶胸然。徐无鬼篇衆狙胸然棄而走。胸若並粵

之段借說文粵驚辭也。給就其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言狔子以母

之不願見已而驚疑又不成云使其形戰而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者精神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郭云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妻將安施成云妻者武飾之而死及其葬日不用妻資是知妻者武之所資無武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則妻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資送也釋文為于偽反郭云刑者之屨无為愛之愛屨者為足故耳皆

无其本矣妻本於武屨本於足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

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形全猶足以為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

本人豈能不愛乎不愛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前語又

籬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不能詰所自始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

滑亂也郭云靈府精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得吾之天不可以擾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卻

而與物為春李云兌悅也卻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郭

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為法也郭云無情至平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

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德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哀駘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肢支離无脰。

成云闔曲也。謂彎曲企踵而行。脰臂也。謂支體。疥裂。偃。殘。病。復。無。脰。也。釋文脰徐市。鈔反。又音脰。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脰。文脰頸也。李云肩。肩。小貌。李橫云。攷工梓人。文數目。願脰。注云。願。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願。案。衛。君。悅。

之。願。視。全。人。之。脰。反。覺。其。巖。小。也。

甕窰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說文癩。癩也。李云甕。窰。大。

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總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

遊心於虛。

而知為孽。約為膠。

智慧運動。而相膠固。

德為接。

德意以相交。

工為商。

以通商賈。

聖人不謀。惡用知。

心無圖謀。

不斲。惡用膠。

何須約束。

用德。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

不貨。惡用商。

不貴貨物。無須通商。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稱文鬻。養也。知。

約德。工四者。天所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為離之。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情。情。絕。情。感。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成云和光。混迹。

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絕是非之端。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誓乎大哉。獨成其天。

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為小。情合於天。所以為大成。云誓。高大貌也。

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

成云。虛。獨。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

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

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宣云。本。生。之。理。不。以。人。為。加。益。之。

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

成云若不資益生道何以有其身乎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

身。

有其身者如此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外神疲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味終也。解見前。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選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

內

大宗師第六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為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

然，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

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兩其知音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感不定。

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

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謀士。

虛靈任物，雖寡少不逆忤，不以成功自雄。成云：虛夷而士衆，自歸非謀，謀招致。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成云：天時已過，會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為知也。

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

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

其食不甘。

成云：不耽滋味。

其息深深。

李云：內息之貌。

真人之

息以踵。

成云：踵足根，宣云：呼吸通於湧泉。

衆人之息以喉。

宣云：止於喉，厭會之際。

屈服者，其隘言若哇。

屈服謂議論為人所屈，嗙喉咽。

也險孽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吞吐機神淺鈍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情欲深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郭云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

來而已矣成云脩然無係兒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後常自得忘

而復之宣云忘其死而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

無節則天理絀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俞云据郭注捐疑倩之誤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作忘無思其容寂宣云無爲其穎穎宣云穎穎也穎大朴貌宣云按上擊

痿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爲感生物非爲仁喜怒通四時宣云喜怒皆無心如四時之運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莫窺其際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發云亡殺國而得其人心利

澤施於萬物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情自歸爲聖人有親非仁

也至仁則無私親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已

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失己性非有道之士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真性爲世所役非能役人若狐不偾成云姓狐

字不偾堯時賢人不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傷受堯讓投河而死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沈於蓼水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子胥餘子名尸子曰箕

厲被髮佯狂成云傷時逸人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申徒狄釋文勝時人負石自沈於河是役人之

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古之真人其狀

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爲峽天道篇而狀義然即峻然也朋讀爲崩易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峻然高大

而不矜郭云卑以自牧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榘

壞也竹釋文本又作孤此孤韻編作之謂孤特者方而有棱故字亦借觚爲之與乎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其頽其張乎其虛與當是過之指字說文總安行也案不堅謂不固故

成云張威大貌察斷
然清虛而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無喜邴邴和適故似喜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向云崔

云迫而後動非關先唱
故不得已而應之也
濔乎進我色也
簡文云濔聚也宣云水聚則有
與乎止我德也
與相接
窺閉之德
使歸止
屬乎其似世乎
崔本屬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廣亦通借
應郭慶藩云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
制也
於世表不可禁制
連乎其似好閉也
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綿深遠莫見其門
言也
釋文說忘本反成云貌無心貌以上
以刑為體
郭云刑者治
以禮為翼
郭云禮者世所

知為時
郭云知者時
以德為循
郭云德者自彼
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
郭云任治之自

以禮為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
郭云順世所
以知為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
知以應時

世事隨
宜付之
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

立異察無意於行自然而
至故曰與有足者至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宣云人視真人為勤行不

其弗好之也
一
成云既忘機於美惡亦遺慕於愛憎故好
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
其一也
一
成云其一

不一凡情也
凡聖不二
故不一皆一之
其一
與天為徒
其不一
與人為徒
成云同天人齊萬致與天而為類
也彼彼而我我與人而為徒也
天

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
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
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認者可謂真人
死

生命也
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
皆物之情也
死生與夜旦等皆由
天命不可更以人與

此物之情實
無足係戀也
彼特以天為父
而身猶愛之
而況其卓乎
身知愛天而況卓
然出於天者乎
人特以有

君為愈乎已
宣云勢分
而身猶死之
宣云
效忠
而況其真乎
然切於君者乎
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
相响以涇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
喻貪生懼死不如相忘於自
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靈篇

與其

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宣云此道字輕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聞其

所。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

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

也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舟可負山

可移宜云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蘧。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蘧。

是恒物之大情也。

藏無大小各有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宜云蘧生於藏之謂若悟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適在與我共之又烏所蘧哉此物理之實也案恒物之

大情猶言常物之通理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

可勝計邪？犯與筮同見筮人形猶喜之若人之生無窮孰不自喜其身者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蘧而皆存。宣云聖人

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故曰皆存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所待乎？

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壽夭老少都不介變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足為物師傳人放效之况與同萬物冥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

有信，無為无形。宣云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恬然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郭云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

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宣云道為事物根本更無有為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

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成云老子云有物

神鬼神帝。下文壞馮夷等鬼也釋章伏義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

生天生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

陰陽未判是為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成云道在太極之先不為高遠在六

合之下不為深遠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釋文長丁文反案此語又見後

稀韋氏得之。

以挈天地

釋章節系韋蓋古帝王也成云韋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一氣

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成云襲合也氣母元氣之母為得至道故能盡八

續六爻辭陰 離合之氣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成云北斗為聚星謂維故曰維斗得 日月得之終古不

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釋文崑崙坏作昀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 形淮南作欽負成云崑崙山神名襲入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 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孔子時成云得道處 東岳為大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崔云黃帝得 道而上天也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 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為北方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釋文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 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備文云北海神也 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備文云北海神也 一名禹京是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 黃帝之孫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尾蓬頭戴勝簪噙居海水之涯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崔云彭祖壽七 不死成云自有虞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崔云或以為仙 下及殷周凡八百有虞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百歲或以為仙 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還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李云葵當為壽之誤 是婦人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也釋文偶徐音禹一云

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 李云卜梁姓倚 似子貢僞忘聰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名宜云倚聰明 明似顏子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守而不去 與為諱復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成云心既虛 寂萬境皆空 已外天下 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成云天下疏遠 易忘資身之物親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遺之 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成云體離 形坐忘我喪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成云死生一觀物 我兼忘豁然如朝

莊子集解 卷二 大宗師第六 四一

陽初啓故謂之朝徹。宣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已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

之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蘇興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之妄觀故曰殺生。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安性命之自然故曰生生死生順受是不死不生也其名為攫窶。攫窶也者。攫

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趨往攫追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攫窶置身紛紜善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故曰攫而後成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貳也宣云文字是論墨為之然文字非道不假傳道之助故謂之副墨

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華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洛誦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

者言故曰洛誦之孫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解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

之需役。成云需須役行也須勤行勿怠者需役聞之於誼。釋文於音烏王云誼歌謠也於誼聞之玄冥。宣云

寂冥。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悟空虛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承行年五十四而病僂僂顧千里淮南精神篇作子求非求承字經傳多互誤抱

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死生壽異同乎一體能達斯境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

能知是我與為友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途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云拘拘體拘掣也曲僂發背。成云僂僂

發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椎骨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

發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椎骨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

發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椎骨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

發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椎骨形似贅言其上向陰陽之氣

有疹。郭云疹瘰。亂也。同。其心閒而無事。宜云不以病摠心。餅餅而鑑於井。成云餅餅與病貌也。疾力行照臨於井。曰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重數之。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无。予何惡。浸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雞疑是卯字之誤。時夜即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卵。獨出於彈故。

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雞。矣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雞。矣。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矣。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

鷓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

可。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

之。郭云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氣息急也。子犁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妻子避。无怛化。釋文怛驚也。勿驚將化人。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爲何物。將奚以汝適。適往也。以汝爲

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王云取微。蔑至賤。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彼陰陽悍不順。宣云近迫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大宗師篇。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鑊。鑊。大冶

必以爲不祥之金。大冶鑄。金匠。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

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

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何關心慮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為人寐也。遽然長逝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

相為。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無為而相為交友者其意亦然孰能登天游霧。宣云超擡於物外

挑无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愧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聞。崔云莫然定也聞頃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

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李云曲靈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

反其真。成云猶而我猶為人猗。成云猶相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

有。無自修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

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

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王引之云為人猶言為得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

夫禮注每曲揖及嘗碑掛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尤其明證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

為附贅懸疣。成云氣聚而生贅沈贅附懸非所樂以死為決疢潰癰。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氣散而死若沈癰決潰非所惜夫若然

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即國醫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

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往來生死莫知其極芒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界之表逍遙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禮儀煩亂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知

夫子依從何道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雖然吾與

汝共之。宣云已之所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

者魚之樂遊乎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亦作地案兩本並通

道者人之樂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亦作地案兩本並通

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子貢曰

敢問畸人。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

同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而人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

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借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輿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孟孫擊皆非所取

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

二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慎云文

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弁蓋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成云進過也宣云其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

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輿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云常人東於生死之情以爲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爲優孟孫氏不知所

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

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也如此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纔非我所能與。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者邪。宣云未能若孟孫之達於知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雖有駭變之形而不以損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

成云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宅舍之日新耳。姚云情實也。言本非實有死者。子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因其所以乃。乃論言如

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興云孟孫氏特覺句絕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

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為吾乎。果非吾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厲辰同聲。通用至也。夢為魚而沒

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宣云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當其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為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安排而去化。乃

入於寥天一。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成云必須已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許由曰。而奚為來軼。而汝也。軼同只。夫堯既

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以刑斲。汝將何以遊夫盜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魯既為堯所謀。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言誰

不能遽塗。顧涉其藩。纒。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

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據梁之失其

力。成云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守雖故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亡遺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釋文據本又作

鍾成云鑪也。鑪也。鍾也。也。三二人以鑪道突。真如器物假道治打殺以成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

宣云乘猶載也。駭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皮得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

許由曰。意未可知也。我

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云鑿碎也。盧文弼云說文作鑿亦作鑿。鑿省作鑿。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割而為秀青春和氣生有萬物非有情思愛而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成云萬象之前

先有此道而日新不窮。案語又見前。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為原。衆形彫刻。成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藏。

此所

遊已。宣云應上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

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

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

體。黜聰明。

成云墮毀廢。廢黜退除。

離形去知。

宣云總同大道。

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

无好也。

宣云無私心。

化則无常也。

宣云無廢理。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爾誠賢乎。吾亦願學。極養

以進同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

雨三日以往為霖。

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

趨舉其詩焉。

崔云不在其聲也。也成云趨卒疾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故驚怪問其所由。

曰。

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知命所為。順之而已。

內應帝王第七郭云無心而在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蓀衣子。釋文

尸子云蓀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蓀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蓀衣。蓀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而有虞氏不及泰

氏。成云泰氏即太昊伏羲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崔云崇仁心以結人。

也。宣云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子無所知貌。一以已為馬。

一以已為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知情無虛矯。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

非人。宣云憚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中始。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日猶言日者也。

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為儀。

古字。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已制物物喪其真。是欺詐之德非實道。其於治天下

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為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

行。正其性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確人以性之所難為。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鼯鼠小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向有知如此。而會二蟲之无

知。會是人之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

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德云釋語。豫厭也。楚詞借編行婞直而不豫。今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僧云何不聞頭。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人得此說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無遠案謂以

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地以處曠垠之野。崔云曠垠猶曠蕩也汝又何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徐音蘇未詳何字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有人於此。嚮疾強梁。嚮往敏捷物徹疏明。

事物洞徹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繻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技執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爲技所係也

且曰虎豹之文來田。致獵猿狙之便。捷也執齋之狗來藉。司馬云藉繫也案猿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貸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能有莫舉

名。宣云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立乎不測。存者神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籙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云迷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即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成云與授既盡也吾

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

之嗜必有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而以道與世充必信。而後也。信讀曰伸。感而後和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子未懷道。言伊之頃尙淺而

乃與世充以求必。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使人得而窺側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焉。見溼灰焉。宣云言無氣燄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列子注引向云。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誡不止當從之。罪讀爲異說。文作孽。云山貌震即塊然若土也。謬之異文不誡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

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本作不誡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塞也。列子機作幾下同。嘗又與來。嘗亦試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作灰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

有權。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擲外乎。案郭注地之作

之地外。作卵是誤。字昔人謂郭竊。名實不入。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爲棄物。案

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矣。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機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即生意。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

迹。案郭注。莫見其迹。作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往不平。侃然一之。案郭注同。觀桓之審爲淵。

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子觀桓之審。作觀旋之。潘張注以爲當作蟠。云觀大魚。桓盤

桓也。蟠。洄流也。言大魚。蓋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淵有九名者。謂觀。桓。止水。流水。盤水。兩。澹。水。漏。出也。沃水。水。泉。從。上。溜。下。洄水。水。泉。從。旁。出。雍水。水。決。出。還。復。入。也。坳水。水。流。行。也。肥水。水。所。出。

異爲()是爲九德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凝
觀極極()疑想止住或放流清激雖多種不同而去時無心一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見吾之宗主吾與之虛

而委蛇成云委蛇隨類貌郭云無心而隨不知其誰何向云泯然無所因以爲弟靡釋文弟音類弟靡不

窮之貌盧文弼云正字通弟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同反一音云弟靡不窮兒正本此列子作茅靡因以爲波流崔本作彼隨云常隨從

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成云因任前機會無執帶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咸逃逸也案

靡古音靡隨古亦音徒何反故逃也列子注引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槩也淵嘿

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

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壺丘三年不出爲其妻爨向云遺食豕如

食人釋文食音祀郭云忘費賤也於事無與親不近世事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復於朴素塊然獨以其形

立塊然無偶紛紛而封哉釋文紛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李楨云崔一以是終宣云道無

季咸壺子事明帝王當虛已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妙無倫以上引五事爲證

無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無爲謀府無爲謀無爲事任郭云付物使各自任無爲知主釋文知音

運智以主物體盡無窮體悟真源冥會無窮而遊无朕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

得全所受於天而无亦虛而已郭云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不將不迎應

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故能勝物而不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儵忽營有爲合和

譬無爲崔云渾
沌無孔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

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
之比段喻意

莊子集解卷二

外駢拇第八

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

夫之姚氏釋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為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不列蹄駭顯然且云余愧乎道德莊子焉肯為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李云駢拇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侈過也案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德之言得也所得

此人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附贅懸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

多方乎仁義

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為人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

然之本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樹立多文駢枝

於五藏之情者情實淫僻於仁義之行淫過也過詭於正故曰淫僻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漆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臺之末一云見千里鐵鋒孟子作漆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釋文師曠晉大夫審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

無目郭云生而有耳目者所因常在於希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會史是已

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枝生一指會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擾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

會史會參史魚王念孫云憲與擢義不相類憲當為擢形近而誤擢舉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擢取也拔也方言作

擢云取也南楚曰捷說文作捷云拔取也淮南傲真篇俗世之學擢德捷性內於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曉振靈

物之毫芒搖指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皆其證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

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跣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疊

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燾云做謂勞做也跣譽猶云跣言半步為跣司馬法一舉足曰跣

鞋三尺也跣譽者做一時之近譽勞做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揚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俞云

字乃至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釋文跂其知反宜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成云鳧故性長非所

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奎其本然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

多憂也。蘇與云仁人宜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仁義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位。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駢者數不足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

目明又望也是雖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雖然遠望故云然雖與蒿古音相近故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饜富貴。快續也如水之決隄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蘇與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何其嚮慕也。成云嚮慕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

削其性。成云鈎曲繩直規圓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縛屈折禮

樂。啣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啣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

膠漆。約束不以纏索。釋文廣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

纏索也

有導以生者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為損之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尊道德而斥仁義夫

小惑易方。迷於所向大惑易性。失其真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俞云招舉也釋文撓亂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從之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

固已易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

利士則以身殉名。以名利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以家天下易性故此

數子者。蘇與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增婢之子謂之臧崔本臧作穀云孺子曰穀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

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筴字又作策李云竹簡也塞博之類也案策當讀如

左傳繞朝贈策之策驅羊讀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徙九千常為巨盜東陵

山名又云即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

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

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則有之則與而同義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既與夷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司馬云兪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應兪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淮南云兪兒狄牙嘗澗龍之水而別之一云兪兒黃帝時人狄牙則

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

已矣。審在自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說任其性命之情而已

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聾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郭云此舍已效人也難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

淫僻也。郭云苟以失性為淫僻雖所失之途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英子皆餘紀他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為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

致不滿但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機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余愧乎道德。宣云是以上不敢為

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

分析轉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據國別有微幣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發出虛實而上契古聖也

外馬蹄第九蘇輿云老子云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中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審本足作尾同馬云陸眺也字書作陸

馬健也郭慶藩云崔是作尾文選紅賦注引亦作尾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徐音餼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餼云義餼古通餼臺猶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擣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及至伯樂曰。我善

治馬。燒之剝之。刻之雜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同馬云燒以剝之剝謂剝去毛郭嵩壽云陸河陰謂即陸

以皇棧釋文廣雅羈勒也。皇丁邑反。崔云棧前後是也。又選馬。研管注引司馬云。皇極也。棧。苦。濡。淋。地。之。溼。地。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司馬云。楛。衡也。飾。謂加飾於馬。鑿也。成云。帶皮曰。蒙。無皮曰。突。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陶。審也。崔

云埴。土也。匠人曰。我善治水。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

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其。區。與。治。天下者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當。偏。命。名。天。自。然。也。宜。云。輝。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與。云。與。天。為。一。派。善。惡。之。篇。於。義。亦。通。故至德之世。

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崔云。填。填。重。德。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陸。道。郭云。不求非望。

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居。為。遠。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郭云。與。物。無。害。故。物。馴。夫至德之世。同與禽

獸居。族與萬物並。族。聚。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禮。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及至聖人。蹇蹇為仁。蹉跎為義。

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蹇。蹇。蹉。跎。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李言。澶。漫。猶。纒。逸。也。郭。尚。

意云。摘。僻。當。作。摘。僻。楚。詞。王。注。僻。析。也。澶。漫。猶。纒。逸。也。郭。尚。不。殘。全。木。未。彫。也。纒。尊。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成云。禮。以。檢。淫。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述。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為。華。

稟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

無為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怒則分背相踈。必向後故曰

分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非夫加以以銜扼。釋文銜轅前橫木縛。扼者扼又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題

如月形。而馬知介倪。闐扼。鷙曼。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闐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詭銜竊轡。成云詭銜吐出其勒竊轡

盜脫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充其所知而應至於盜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點與媯同。以已通作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懸企舉而企及之使

人共慕也。而民乃始踈跂好知。踈跂自矜好智行詐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司馬云從旁開為胠。蘇與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櫃。則必攝緘膝。固

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緘膝皆繩也。李云局關鑄鈕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

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鑄之不固也。釋文三蒼云揭舉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

盜積者也。也與邪同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云耒犁耨也。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成云闔合也。所以

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成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

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釋文自陳桓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其後人爲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

則是不乃竊齊

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

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

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施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鉞裂而死

子胥靡

賢而身不免乎戮郭云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

用法以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成云何往非道夫

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

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

俞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下云竭其尾故謂之豕脣竭謂反舉

其脣以向上

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餽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秦之楚王以趙酒薄

故圍邯鄲也

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

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

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

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

竊鈞者誅。成云鈞。腰帶鈞也。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不備錄。此四句。諸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鈞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逐。隨也。宣云揭。舉也。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

之賞。弗能勸。止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

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釋文擿。與擿同。小盜

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

可與論議。釋文釋。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成云擢。拔也。釋文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

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李云攬。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繞丸豈關工匠。

故曰。大巧若拙。削會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崔云不消壞也。人含其聰。則天下

不景矣。成云景。憂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會史

不景矣。成云景。憂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會史

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自得而以煇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煇火光消也法之

所无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

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

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云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

事。內棄其親若吳起外去其主若虞卿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車轍迹結交也則是上好

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靖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

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免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率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罟亦謂之畢李說非鉤

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鉤當作鈞鈞即鉤也釋文鈞鉤也今正文作鈞後人妄改說詳讀書雜誌削格羅

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長枝爲格削格謂刮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避要禽獸漢書鼉鼓傳篇中周

虎落顏注謂遮落之釋文罝本又作罝爾雅免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知詐漸毒頡滑墜乎。曰解垢同異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凶險則下漸詐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昏昏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

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曰

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成云燦銷也墮壞也惴栗之蟲。釋文惴栗謂無足蟲肖翹之物。

李云翻 飛之物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李云種種種聲 貌役役鬼點貌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噉噉之意。噉

噉已亂天下矣。郭云噉噉以己誨人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文選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宥寬也蘇與云在不當訓察察之則固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

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法箇篇舍字之旨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

之遷其德也。遷而他效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須更治之 昔堯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靜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樂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

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云喜獨陽怒獨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

陰大喜墜陽與此義同 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卓鷲。崔云喬詰意不平卓鷲行不平也 而後有汝跖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云舉賞乃善故賞不能供長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

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匈匈謹謹也 而且

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音悅下同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

是淫於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

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助官商淫聲王夫之二云與之借而自失曰相。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聖述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

也。疏病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嚮卷猶囊而亂天下也。司馬云嚮卷不申舒之狀。崔本論作裁云裁囊猶於擿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宣云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宣云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

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愛其身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爲天下之君也。蘇與云身下兩於字當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駢拇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无擢其聰明。擢猶謂顯拔之言以聰明自翹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而名章二語又見天運篇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天機自赴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塵埃之自動案陽春和煦如萬物層累而炊熟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是藏之誤。古字止作藏。安藏人心言人心無由善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成云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下稍進則亢上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殺則驕囚則儉。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

淖約柔乎剛強。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廉剽彫琢其熱然焦火其寒凝冰。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則寒如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

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深伏其動也懸而天。宣云言其飛浮債驕而不可係者。債驕不可禁係其唯人心

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

之形。李云股自肉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云釋言矜苦也矜其血氣猶王世子言苦其心志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

勝天下也夫。釋文曉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下屬今以屬上施及二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安其性下有桀跖。上

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而儒墨畢起。同時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玄同而此有不同之迹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漫散亂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窮其智百姓不能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釋文斲音斤本亦作斤繩墨殺焉。

椎鑿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匠以斤鋸椎鑿殘木人君以刑法殘人天下脊脊大亂。釋文脊脊相殘藉也案與藉藉同罪在櫻

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俞云岷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李注湛深也山以大言巖以深言而萬乘之君憂慄

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斲也崔云破

來頭及脛者皆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者相推相望言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甚矣哉。其

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爲桎

梏鑿柄也。司馬云接楛械櫟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桁楊以接楛爲管桎梏以繫柄爲用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嚙

嚙矢矢之嚙者宇林云嚙大呼郭云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釋文廣成子或云即老子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五穀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所問粗淺不過形質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宣

猶言林散之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宣云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

詔佞之人心甚狹劣李云翦翦淺短貌案翦與譴同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示潔淨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邀求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然疾起貌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无

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絕思閉女外。止動

多知爲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徑達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上無感之時深根凝湛故曰入於窈冥之

門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陰陽有藏。宣云五爲其根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即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也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黃

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

而人皆以為有終。道如循環然而人以為沒則已焉。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道本無盡而人以為有盡。得

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雖見光明已為土壤。今夫百昌

百物昌盛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道與物何異。故余將去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

之野。成云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成云參同也。當我緡乎。

遠我昏乎。釋文緡緡合也郭嵩燾云緡昏字通緡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

與道不忌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而適遭鴻蒙。司馬云自然元氣也。鴻蒙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成云拊拍也雀躍跳躍也。雲將見之。悄然止。贄然立。李云儻自失貌贄不動貌。曰。叟何

人邪。叟何為此。司馬云叟長者稱。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

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陰陽屬雨

晦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為之奈何。鴻蒙拊

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

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遊者執掌

有執在掌言出遊也。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吾但從而寓目焉。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

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己於民。宣云謂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郭云為民所放效。願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解獸之羣。而鳥皆夜

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蘇輿云止豕同。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又作噫。下同。郭云有治之迹。亂之所

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言害已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舉貌。辭令歸。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成云徒也。墮

爾形體。吐爾聰明。成云身心兩忘。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泯其迹。大同乎泮溟。司馬云泮溟自然氣也。宣云與浩氣同體。解心

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知爲莫然無知同死。夾枯木。萬物云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輿云案云云老子作芸芸自然貌。各復其

根。宣云皆得其无妄之真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其知識。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成云用知乃離自然之性。无問其名。无闕其情。宣云物本無名。我不必問本無情不必闕。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雲

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

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宣云言己超出於衆皆當從己也。夫以出於衆爲心者。曷嘗出

乎衆哉。非果能超。出於衆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並無獨見。但因聞衆論。遂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能集衆技者之信爲衆矣。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

爲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

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一事不成。萬事隨之。悲夫。有土者

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

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蘇輿云：言有土者自以為若，有物存則為物。而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即無物之旨。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洽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

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眾而已，獨遊眾無此能，是名獨有。獨有之人，百姓荷戴以斯為主，可謂至尊也。

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成云：配匹也。

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處乎无響，以待物行乎无方。郭云：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俞云：釋也。適復猶往復撓撓也。惟大人能提挈世俗往復撓撓之人，與之共遊於無端。出入無旁，與日无始。成云：與日俱新，故無終始。頌論形軀，合

乎大同。論其形貌合乎人羣不自立異。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郭云：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

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明聖。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惟當因而任之，反其性則亂。匿而不可

不為者，事也。郭云：事藏於彼，而各自為。故不可自為，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妙法麤，故順陳說。遠而不

可不居者，義也。成云：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狹，周廣乃大仁也。節而不可

不積者，禮也。成云：積厚也。節文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修德之人，與世中和自然高遠。一而不可不易者，

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物，其自簡易，其唯道乎。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云：聖人觀自

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所為自與仁會

不特，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俞云：諱讀為違，責雅釋詁，諱遊也。國語韋注：違遊也。二字聲近義通，不諱即不違。接於事而

不特，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

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成云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勢云恃其自為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

郭云因而任之不去其本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成云素無之不可強為性中有者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德。成云開自然之理則燒薄之德不純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成云觸事面觸無從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

有天道。有人道。无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屬文雅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綴紹耳察宜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晉世傳本已然

外 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云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衆。其

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成於自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

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自然之德而已矣蘇廣云玄字句絕與下文玄德之玄同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郭云無為者自然為君郭

尚意云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聽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哀諸道而已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當其所能則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應不窮故通於天地

者。德也。郭云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成云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上治人者。事也。

成云事事有宜而天下治能有所藝者。技也。郭云技者萬物之未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畜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

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成云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也事從理生產必包事本

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无心得而鬼神服。以無心得者無不服也

夫子曰。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云孔子也下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洗也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

無為為之之謂天。上為去聲成云率性而動天機自張無為言

之之謂德。成云應答無方物來斯應

愛人利物之謂仁。成云心無偏執措其性命

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萬形各止其分

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宣云和光同塵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

成云能持

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蘇與云故字變衍

德成之謂立。成云德行既成方可立功濟物

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循順也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不以物屈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輟乎其

事心之大也。成云輟包容也

成云輟

俞云事心猶立心也禮郊特牲鄭注事猶立也臣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成云逝往也為羣生所歸往

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宣云不以物累身

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

醜窮。壽夭俱忘窮通不足言矣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郭云皆委之萬物

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於物我

死生同狀。成云冥於變化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於物我

死生同狀。成云冥於變化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繆乎其清也。釋文廣雅云繆清貌

金石不得

無以鳴。金石不得其和不鳴

亦道之見端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感而後應

萬物孰能定之。推此而言萬物應感無方孰能定之

夫王德之人。

素逝而取通於事。抱朴以往羞通於庶務蘇與云素逝即山水善晏然體逝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駁字疑誤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神故德能廣被

其心之出。有物探之。非感不應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

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本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

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然皆無心而應之貌

視乎冥冥。聽

乎无聲。宣云鎖不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鎖又故深之又

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矣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在無方矣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无而供其求。非有而求時聘而要其宿。行遠而其大小長短修遠。宣云修遠當作遠近大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

殊喻道也。宣云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南乃明使知索之而不得。釋文知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諾索之而不得也。郭嵩燾云。廣韻喫同噉。噉聲也。諾怒也。怒亦聲也。集韻云。喫諾

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

形若無形。故眸而得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讓天下於齧許由曰。

殆哉。圾乎天下。坡同。岌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釋文勳

云。徽聖給捷敏速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宣云非純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

役知以禁之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令爲天子。彼且專任方且本身而異形。

顯分方且尊知而火馳。宣云尙智巧方且爲緒使。宣云爲細方且爲物絃。釋文廣雅云。束

爲物所拘。方且四顧而物應。宣云。翻方且應衆宜。事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

物變而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

衆父父。

宣云衆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醫缺亦可爲衆人之父但不能爲衆父之父耳

治亂之率也。

率主也用智理物治之主亦亂之主

北面之

禍也。南面之賊也。

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借此言以警堯非蓄缺真如此也

堯觀乎華。

司馬云地名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

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

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宣云今如此但可爲君子

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

聖人鶉居而鷔食。

宣云鶉無常居言不求安。鷔待母食言不求飽

鳥行而无彰。

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

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

鄉。三患莫至。

成云三患前當壽多男子也

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

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堯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

吾事倍倍乎耕而不顧。孫文閣本亦不盡心為廢也字林云能倍勇壯也

泰初有无。无並不得謂之無。有无名可謂之無而不能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宣云大極命未著。物得以

生謂之德。宣云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大極故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宣云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

流行無間。乃天。宣云動即造化之流行少而於此即生一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宣云物受之而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體質宣云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

性修反德。宣云性修則復其所得於未形之一。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同於泰初此極詣也。同乃虛。虛乃大。宣云形容同於初之妙境

合喙鳴。宣云喙合擊口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宣云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其合緝緝。釋文緝武中反。若愚若昏

郭云坐忘而自合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云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郭云若相放如輪以不可為可。不可為然。然為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成云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折堅白之論不以為辯如縣日月於區寓也。若是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解見鹿帝王篇。執畱之狗成思。

猿狙之使自山林來。釋文執畱本又作絜一本作傑。司馬云絜竹鼠也。一云執畱之狗謂有能故被絜係成愁思也。案說文絜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鼯。鄒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絜牛

亦引此文。執畱之狗為證。據此知畱是絜牛。非竹鼯。特竹鼯之音似絜牛耳。絜牛即絜牛。絜牛聲字蓋絜牛身大。逍遙遊篇所謂若垂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愁思。猿狙以便捷亦

自山林而來。見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猿狙之使執畱之狗來。藉與此文微異。而情大同。尤絜絜同字之明證矣。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謂道也。若

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能人與道俱存者無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

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能人與道俱存者無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

其所以也。動靜死生興廢皆非道之所在有治在人。蘇輿云言道無可名徒有治化之迹在人耳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

已。忘物矣。並其自然之天而亦忘之。是之謂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天爲一

將闔蕲見季徹曰。釋文將一本作蔣。蔣亦作莖。音免。姓將闔名莖。或云姓蔣名闔。蔣也。季徹人姓名蓋季氏之族。魯君謂蕲也曰。請受

教。辭不獲。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試薦也。吾進告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若彼若彼服之。拔出公忠之屬。屬類而无阿私。行政無私曲民孰敢不輯。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蝦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局局大笑貌。軼音轍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非自安之道其觀臺多物。觀臺君所居地物事也。言君所自此多事將往投迹者衆。衆足

投迹者衆。君且不勝其煩。非帝王修德安人之道將闔蕲覩覩然驚曰。蕲也。亡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釋文覩覩驚懼貌。許

逆反秦尤若猶茫然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俞云風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

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猶言鼓舞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皆也。宣云除

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冥

滓然弟之哉。郭云冥滓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李云菜蔬曰圃。畦中日畦鑿隧而

入井。成云隴地道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郭云搨搨用力貌子貢曰。有械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

奈何。成云問其方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挈也。數如舛。舛。釋文數所角反。舛本或作溢。李云法也。如

湯熹其名爲棹。釋文本又作橋司馬李云枯槎也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不可載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子貢瞞然慚。釋文瞞李天典反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

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郭嵩燾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

字同於于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猶云其庶乎而汝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陬愧懼貌頊頊自失貌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復也崇朝神氣不復曰：始

以爲天下一人耳。昔以爲天下止一人耳意尊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不知復有此輩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

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徒輩也言此輩人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

知其所之，汙乎滄備哉。私乎言不能測其所至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

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之往也心志有所專執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稱爲警

然不顧。警然猶微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警名喪失儻然不受。成云儻然無心貌天下之非譽，

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我之謂風波之

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威也

民。成云水陸雖濛濛風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以其

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背今向古。蓋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郭云徒識修古抱樸之宣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樸之治其內而

不治其外。成云守道抱素治內也不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成云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

國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

與真渾沌遇。則何驚也。郭注正得其意。

孰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云五行之

寄往滄溟。實游心大壑也。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為。宜云盡其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躬行其言皆以手撓顧指。四方之

民莫不俱至。言以手撓以顧指而民畢從。司馬云撓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此之謂聖治。願

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顧。指劉達。注謂顧指如意。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宜云心中四海之內。共利

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民與上共悅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

失其道也。釋文字林云。詭悞也。秦儻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

知其所從。成云寡欲。止分。故財用有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願聞神人曰。上神

心無主也。民仰賴之如此。

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乘光照物不見其形迹此謂照曠。成云智照者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勝云

字作解非也致命盡情。宣云致天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宣云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萬物復情。齊其情實此之

謂混冥。混同於玄冥

門无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與赤張滿稽。宣云赤張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謂孟津之役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讓故遭離征伐之患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

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又從而治之邪其必有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有虞氏之藥瘍也。李云瘍王引之云藥古讀曬與療聲近義通方言療治也郭云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藥之

修慈父。修治也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宣云言不如養親使不病也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

標枝。如樹枝無心而在上民如野鹿。郭云放而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自然合宜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成云任真當理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互相役使故不辭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昧矣事亦滅焉姚本无傳爲一節從之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

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責臣子之諂諛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即諂也儉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荀子不特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道諛一變之轉寔

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宜云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謂己道人。

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宜云惡其名而甘蹈其實

合譬飾辭聚眾也。宜云廣合譬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宜云蹈其實不相坐其罪故曰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指人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宜云與眾人為徒同是非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眾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

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云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成云適往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也。祈求也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

云大聲謂成池六音之樂折楊皇華。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釋文華本又作華音花則嗑然而笑。李云噓笑聲是故高言不止於眾

人之心。宣云不相入也成云超出俗表謂之高言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云出顯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

矣。釋文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斲斲二有半謂之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推必推究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案自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宜云厲癩也人惟恐子

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我乃計強所不可得而又成一疾。獨

不懼其相似邪。故莫若釋之而推。於憂益倍恐同蹈於惑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淮南原真犧尊注犧尊猶茅瓿

之青黃而文之。其斷在葉中。斷葉之木。比犧尊於澤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

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顛。成云五臭

謂麝藏香。麝腐。穢塞也。言鼻。就五臭。故塞不通。而中傷。類類外。善呼香。為臭。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寤也。釋文懷子公反。郭音俊。四曰五味濁口。使

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羹膈病也。廣雅爽傷也。言病傷滋味。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滑亂也。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辯政。人獨立。夫得者困。成云既

則獲困。苦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

其內。如柴之塞。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弁以皮為冠。鷩鳥翠羽飾冠。摺插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內支盈於

柴柵。成云柵籠也。支柱充塞於內。故以柴柵擬也。外重纏繳。釋文重直龍反。成云纏繳繩也。睨睨然在纏繳之中。成云睨。睨視貌。而自

以為得。則是罪人支臂。歷指。司馬云支臂反。傳也。宣云歷指闕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矣。

莊子集解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

釋文積謂積滯不通

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

宣云神與化俱

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

宣云至誠無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

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

釋文六通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方上下四辟謂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語光其猶昧闇動不

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而學之

萬物无足以鏡心者。故靜

也。

鏡鏡借字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其平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焉。謂之水平中。竹仲反。

水靜猶明。

而況精神。

其明更可知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果能靜。雖天地之精。萬物之理。皆莫能遁。

夫

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

宣云息心於此

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

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萬理俱。循萬理俱。循則無不井然有倫。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必虛方能靜。靜則可以動。動則得其宜矣。

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靜觀無爲。不擾羣下。則任事者各自責矣。

无爲則俞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釋文廣雅云。俞俞喜也。宣云外。患不能居於其心。故神豫而長。

夫虛靜恬淡。寂寞

无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

者也。卽老君。尼父是也。姓云。素王十二經是後人語。

以此退居而閑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成云樂許之流。

以此進爲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云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靜而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孰能有為而成哉。是以攝無為而彌尊也。成云堯為謂顯述出仕也。伊望之倫。靜而

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雖大樸而自然至矣。

夫明白於天

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郭云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無逆。

所以均調天

下。與人和者也。

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成云均平調順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

成云俯同塵俗。仰合自然。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

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壽。壽案六語又見大宗

師籀彼文。辰作義。義者秋殺。有似暴戾也。壽作老義同。

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怒。無人非。无物累。无鬼責。

四語亦見刻意篇。怒怨彼文。作災。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

李云崇禍也。

其魂不疲。

語亦見刻意篇。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畜養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成云上下無為。則臣儕君德。

下有為也。上亦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論有精理非空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

慮也。知音智。落音絡。成云三皇五帝。嶺古之君。知照。龍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故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成云宏辯如流。彫飾萬物。終不自言。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雖窮海內。夫何爲哉。故老子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

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二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成云五兵

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運動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成云辟法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釋文比較

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成云隆殺者言五等喪服

各有差降此是教盡外儀。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云古人中古人也。先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

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

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

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北區。分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成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夫天地至神。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成云理之必然。語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既失

其序不堪治物。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

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庶職有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宣云物象名稱。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原省已明是非乃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郭云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

處宜。各有所處之宜。貴賤履位。各安其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因情實也。必分其能。分別也。必由其名。

宣云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宣云復於虛靜。

無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古書也。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其說

至賞罰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在

道而說者。釋文注音悟司馬云橫也。案言語不循次序。人之所治也。但可為受治之小人。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成云此苟飾華辭之士。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所重。在發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不以頑民之無可教告而慢之。不廢

窮民。成云極恤貧民。此心不替。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苦悲憫嘉喜愛。孺子稚子哀憐也。此吾所以用心也。舜

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郭云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郭云此皆不為而自然或云經常也。堯曰。膠膠擾擾

乎。膠固而不解，撥擾紛而不寧，因舜言發悟，自覺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成云：言子德遠合上，天我心近符人事。夫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

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

司馬云：徵，藏名。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

釋文：見周之未，可復匡所以辭去。

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

因之以藏書也。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不許其藏。

於是緡十二經以

說。

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又二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老聃中其說。

案文中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聚

下云：大謾是未許成說未晰中其說者，當是觀其說甫及半，故下云然。

曰：大謾。

成云：據其繁謾太多，宣云：謾欺也。音滿平聲。聲繁則近謾，恐多無實之詞。

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

成生皆以道言。

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舍是奚爲。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孔子曰：中心物愷。

宣云：與物同樂。

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

情實。

老聃曰：意。

近乎後世，任儒之言。

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

蘇與云：未忘无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莊子答商大字蕩語相發。

夫子

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

司馬云：牧，養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

宣云：放，同做。

循道而趨。

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人也。察揭舉也。語又見天運篇。

意。

同。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卽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

舍重趺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淮南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土中。妹獨味也。案成綺就所見生熟不盡

於前。成云生謂粟帛熟而積斂无崖。聚斂無老子漠然不應。成云鄙之士成綺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心正而卻退非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子擬我聖人吾久自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子呼馬牛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其實而

是再受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為為之士成綺雁

行避影。宣云側履行。蘇與云古者入室脫履而行。席上履行言失其常。莊子正處遂進而問修身

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然而目衝然。直而頽頽然。釋文頽去軌反。本又作顯而

口闕然。郭云媿而狀義然。義讀為峽。許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動而持。宣云欲動發也。

機。宣云發察而審。察事知巧而覩於泰。智巧而見於凡以為不信。郭嵩燾云凡此皆與自

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司馬云言遠方嘗也。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包無故萬物備。廣廣乎

其无不容也。廣廣猶曠曠見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也。成云精神非

至人孰能定之。宣云世俗解不夫至人有世。謂有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

為未學所惑

天下

下奮棟而不與之偻。說文棟或从棟言天下奮爭威柄獨不並金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不遷於利極物

之真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性動不傷寂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

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俞云賓讀為賓謂擯斥禮樂也古賓擯字通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

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

為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恒在言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

之情。宣云彼謂道情實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司馬云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魄已夫。司馬云糟爛為魄本又作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云甘緩也

疾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李云數術也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成云喻曉也故

知物各有性不可做效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宣云猶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而自行地其處乎。郭云不處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而自代孰主張是。

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之是。三句分承天地日月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誠問也謂

有主司關開事不得已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

宣云隆興也謂雲施謂雨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皇云旋風也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帝

巫咸殿相相寄名也宣云詔蓋詔之詔託言巫咸相招致蒼耳古來止有巫咸無巫咸詔也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下成云五常謂五行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揚慎云九洛九疇洛書天下戴之。

此謂上皇。郭嵩焘云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以道應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太宰官蕩名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

足以言之。孝不備仁之一端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如子所言以親愛為至仁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夫

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以親愛為至仁之言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

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有竟舜之德而不刻意。效然堯舜此我忘天下。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莫知也。忘我。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

哉。仁孝不。足言。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宜云為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釋文并棄除也。宜云至貴在我何有於財。察此讀并為原。至願。名

譽并焉。至願莫如性適。而名譽不足言。是。以道不渝。成云道德。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成名黃帝臣。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成云怠謂。懼心退息。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宜云神不能定口。不能言失其常也。帝曰。汝殆

其然哉。宜云言。宜如此。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宜云律與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宜云禮節。之義宜之。建之

以太清。宜云取聲氣。之元為主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

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疑云徐登山以夫至此三十五字為郭注誤入正文。蓋本之類。宣本亦無此三十五字。云俗本雜入。四時

迭起。宣云五聲配。四時而廣奏。萬物循生。萬物而環作。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感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

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

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郭嵩焘云雷霆

之起莫知其所自起。莫知其所自竟。其所自起。首也。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

天為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俞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一有皆

錢。見大戴記。盧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郭云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郭云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卻守神。釋文卻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闕心知之孔。隙守疑一之精神。以物為量。即上在谷。二句意。其聲揮綽。郭云所謂

關諸成云揮動緯寬也如雷霆之震動其聲寬廣其名高明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亦高明不相撓老經云以

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郭云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止蘇典云有窮者吾與之焉有窮无止

者吾與之焉無止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流一順其自然也

儼然立於四虛之道成云儼然無心貌立於四方空大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見齊物論目知窮乎所欲見

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蘇典云汝隨樂之委蛇而

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成云凡百蒼生以自然為其性命奏此樂者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故

若混沌逐叢生林樂而无形郭清燕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羣若散揮霍樂之五音繁會不辨聲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若曳而愈

長而未嘗曳也幽昏而无聲言其聲淡動於无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郭云隨物變化世疑之稽於聖人稽考也觀於聖人則知至樂之妙不必疑也聖

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成云強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

樂郭云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无言而心說郭云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成云焱氏神農也釋文焱本亦作炎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頌樂如此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

故感也而亦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樂未大和聽之使懼如有稱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其聲遁

欲聽而怠欲聽而怠卒之於感感故愚愚故道成云心無分別有同聞感蕩蕩默默類彼愚迷雅符真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典云以

混純為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

孔子西遊於衛成云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成云師魯太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李云。特芻為狗。

巫祝用之。盛以篋衍。李云。衍篋也。巾以文繡。戶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

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釋文字。林云。昧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成云。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今而夫子亦

取先王已陳芻狗。俞云。此取字讀為聚。見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

創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

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

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

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已。篇高注。傳猶轉也。言無方之轉動。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

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相沿。襲。郭云。期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二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

嫌。釋文。李云。嫌足也。本亦作噍。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

顰。於其里。字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贖美而不知贖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老聃相今屬苦縣與陳相近。

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

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

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

佗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道過而不留。外无正而不行。俞云正乃匹之誤。禮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正當為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

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无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无匹而不行也。則陽籛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為匹。誤與此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宣云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聖人不出。宣云不以施於人。由外入者无主

於中。宣云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司馬云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

責。宣云數相見必受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

立於不貸之圃。成云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无爲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宣云不貸不費。古者謂是采真之也。宜云不為形迹所役。誠本以心為一節。以富為是者。

不能讓後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成云恐失所以戰

舍之則悲。宣云貪戀而一无所鑒。宣云於理一無所見以闕其所不休者。宣云但明於逐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姚本以上爲一節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宣云正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煙者。爲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無所煙者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宣云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

然者。天門弗開矣。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塞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嚼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嚼齧也郭云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案昔夜也夕昔古通夫仁義慳然。乃憤吾心。亂莫

大焉。慳同慳宜云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嚼膚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郭云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

德而立矣。放同傲宜云同歸於自然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力貌案天道篇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

傷傷乎揚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自然如此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宣云出於本質者不足分別妍媸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於本性有所增廣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涇。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於渾純各得之爲樂又烏取乎仁義之區區

哉案泉涸四語又見大宗師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宣云何以

歸正。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

見雷聲而淵默。

二語又見在宥篇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

見老聃。

宣云釋孔子為先容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

與於堂上其應聲微

予年運而往矣。運行往也言行年已邁

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成云謂排三王為非聖釋文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餘皆作三皇

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

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成云三皇行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欲非之則強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

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親餘皆降殺則知覺稍開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

月而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生子兩歲始能言今與古乖異不至乎孩而始誰。

成云未解孩笑已別是非郭云誰者別人之意則人

始有夭矣。宣云元氣早凋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宣云人有心機且以殺殺伐為應天順人盜非殺。宣云謂為當然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自然黨類而成天下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驚駭天下致使

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其作始尚有倫理而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何言哉。余語汝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作三王否則不可通

上悖日月

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螭蠖之尾。

王引之云螭蠖皆蟻之異名廣雅螭蠖也

今本脫製字。衆經音義五引作蠶。蠶也。集韻引蠶也。製音盧。達反。蠶製皆毒螫傷人之名。蠶之言蚩也。音

哲。製之言爾。廣雅釋詁云毒。蚩。蠶也。是其義。在製與蠶。古同聲。蠶製實一字。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

解製公制之通作厲解製未詳蓋 鮮規之獸聖人之獸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

孰同以奸者七十二君釋文三蒼云奸犯也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鈞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鶻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陽宣云不

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竇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

其真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宣云其變化者 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雖化者無方而皆可 失焉者无

自而可郭云所在皆不可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鶻孺李云孺孺乳而生 魚傅沫司馬

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造化爲一人 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其意峻刻其行高尚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道怨已不遇 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宣云非猶輕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司馬云枯槁若鮓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 語仁義忠信恭儉

莊子集解 卷四 刻意第十五 九五

推讓為修而已矣。其身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極教誨物之遊人若宣尼之居侏狝子夏之在西河

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

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弁兼者之所好也。

弁兼敵國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

為而已矣。

宜云無為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

故納新熊經鳥申。

成云吹呶呼而吐故呶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伸脚

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尊氣令和

引體令柔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

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郭云忘故能有澹然无極而

衆美從之。宜云不立一極而美無不全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憒同寂寞虛无

无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釋文賈正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釋文

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倒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以訂正案郭注成疏陸釋皆止一休字俞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

恬憒矣。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

聖人之生也天行。

郭云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郭云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

郭云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案四語又見天道篇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去知與故。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注故巧也

循天之理。成云循順也

故无天災无物累无

人非无鬼責。

四語亦見天道篇災彼文作怨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

信矣而不期。

宣云無心於取必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

此語亦見天道篇

虛无

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隨。故情無所繫。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无所於忤。虛之

至也。郭云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不與物交。憺之至也。郭云物自來耳。至憺者無交物之情。察憺同。發。无所於逆。粹之至

也。郭云若雜乎獨。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宣云又將腐濁。天德之象也。宣云靜而日運。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憺而无爲。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宣云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爲同

帝。宣云與天帝同用。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合於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

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

則所在皆真道也。

帛書《繡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宜本刪一俗字。据郭注明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與云案。

嘗術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行。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宜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

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釋文知音智宜。云定能生慧。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智生而不任智是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恬交養而道 夫德和也道理也

以智養其恬靜 宣云道德止是和順理猶順也 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 道德生 義明而物親忠也 宣云是為實有道德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成云雖復涉於物境而恆歸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實行於容體而

順乎自然之節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釋文編音鑿郭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

文即是禮也 釋文音誤案本當作偏唐時誤編故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彼

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相感不以己之德強人而冒覆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 混混世世初 與

也若強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正彼則物之失其性者必多也 分之時也 與

一世而得澹漠焉 成云恬澹寂漠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

常自然 無所矯飾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成云燧人變生為

制文字作結繩而為罔罟智詐萌矣嗜欲 熱伏義書八卦以

漸焉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 成云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蚩尤之戰苟且欲安天下未能大順羣生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

宣云失 釋文灑本亦作灑成云唐虞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 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 險危也難於道以企善危其德以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宣云舍天心性用人心 心與心識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 宣云人益巧僞俞云詩不識不知識知二字連文言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滯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

喪道矣道喪世矣 宣云以非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

由與乎道哉。道无以與乎世。世无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輕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無異山林隱故不自隱。宣云體道隱之世不古之所謂隱士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而不見其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

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固自然之根保寧至善之極以待時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

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者不以浮辯飾小智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繼知以困蒼生不以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獨正貌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

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全其性即得志古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內而足今之所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成云儻者意外忽來寄

之。其來不可圉也。固繫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肆志放縱其志不為窮約趨俗。不

志以徇俗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窮約無異故无憂而已矣。故能處貴而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同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 篇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崖本作涇云直度曰涇兩涘崖崖之間。

釋文俟匪也水中可居曰不辯牛馬。成云隔水遠看於是焉何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

美為盡在己。釋文何伯姓焉名夷見大宗師篇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

於是焉何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眈云眈洋猶望野語有

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聞道百萬分之一也郭嵩燾云百者多詞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韻且夫

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

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云大方大道也北海若曰井竈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引之云竈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御覽時序部鱗介部蟲豸部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竈字直至

下文招井之竈始云竈本又作蛙戶蠅反引司馬注云竈水蟲形似蝦蟇則此處作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縮文井

魚之不自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積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

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十引御覽所載莊

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呂覽論大篇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招井竈之

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竈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途改井魚為井竈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竈也自有

此改世動稱井竈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墟與虛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

也（以喻何伯居於涯埃崔注拘）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云司馬訓竈為厚迂曲難通釋詁篤固也證語篇

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為空虛。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儀行篤行而不倦謂所行之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

教也。司馬云曲土鄉曲之士今爾出於崖埃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卷五論注引司馬云尾闈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闈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闈音家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闈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壘四

萬里厚四萬里海水住者無不煇盡故曰天無涯沃燄亦作沃燄見山海經今環球周錫可釋此說之疑矣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

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釋文壘音壘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壘家也計中國

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釋文郭注爾雅稊似稗大音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也郭講肅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九州之大人數

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物之一而已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續也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

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

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宣云各有局量時無止宣云各據瞬息分無常成云所稟分命

而小毫末可乎隨時變易終始無故宣云變化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不向一隅之見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知量無窮不以大小為多寡知量之各足也證擲今故郭云擲明也今故猶古今故盜而不閔望古雖遙我自無閔不必與古為徒也撥

而不跂近可撥取我亦不跋而求之知時無止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世壽大為大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悅音

死而不禍不以為禍敗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有盡而天地無窮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域未周有限之智已喪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

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天地非大河伯曰。世

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

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偏故覺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夫精小之微也。

母大之殷也。宣云母音孕郭也殷盛也故異便。宣云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為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為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此勢之

有也。此勢所有不足致辨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宣云向在有迹處求道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謂精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謂粗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猶可以言論可以意致

者。物之精也。曰精則猶可以意致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

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為利。不

賤門隸。固不為利亦不以求利之守門僕隸為賤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之德為高事焉不借人。不多

食乎力。不賤貪汙。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為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行不隨俗亦不以乖僻立異為多

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順眾情亦未嘗以佞諂者為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端不可見惟大人知之聞曰。成云寓諸他

道人不聞。郭云在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本篤道作至至德不得。郭云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大人无己。郭云

在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已歸於其分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此物性之內外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然故言相

以俗觀之世俗以外家之榮祿為貴賤

以差觀之等差之數

因其

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足為大

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成云以無餘為小

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

兩須之事功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

蘇與云物情以

得用為有以相勝為無倫矢人謂可無函人謂可無矢也然以矢為有則函敵矢亦可為有以函為無則矢為函拒亦可謂無

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无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就相反而相須言之則功分可定

以趣觀之

衆人之趣向

因其所然而然之

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為是非

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暗矣堯非桀桀亦非堯附堯桀者亦各執一是非則趣操之無定可觀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

絕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宣云貴賤以此小大可知

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窞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雍門鬻歌餘音繞柱也麗者附著侷者交午廣韻麗著也玉簾麗偶也柱偶曰麗梁棟相附著亦曰麗即謂椽柱之屬為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視釋文空塞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釋文淮南子鳴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鳴鶴鶴夜取蚤食王引之云正文鶴字涉釋文內鳴鶴鶴而衍碑雅引此已誤釋文鶴尺夷反崔云鳴鶴鶴而不為鶴字作音則正文內無鶴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鳴夜撮蚤察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書聚最多撮作

故又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曠本或作睨蘇與云作曠是言曠夜為聚察蚤之毫末及晝則睨曠目而不見丘山

矣徐无鬼鷹鷂目有所適亦謂適夜而不適晝也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慎言如此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王殊禪。成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三代殊繼。成云：或父子相繼，或

與兵征討，故言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之白公則世以爲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徒。時俗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爲義徒，可見貴賤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无拘而志，而爾也，下同。

賤無定，不與道大蹇。拘，拘，拘也，則難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施而已。无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而物皆被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絲絲與由由，同自得之貌，如羣奉一社，咸以爲神之福我也。

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泛泛如水，之無畔岸。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無方。道无

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有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變乘，則形無定位。年

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往者莫存，逝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

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言其速。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

爲乎？夫固將自化。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爲，不爲之分，何貴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非

謂其迫近之。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成云寧安爾窮。空福冠達也。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而不害也。

在內。宣云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宣云人事。善於作爲。德在乎天。德以自然。者爲命。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落同。絡。故曰无

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勿以人事毀天然。勿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限之得殉無窮之名。謹守而勿失。

是謂反其真。郭云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虻馬。虻蟲也。廣雅云。蛆。集馬。虻。夔一足。虻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總於此而明。疏於

彼心則賢。幽爲神遊外。成云。跨蹕而行。跳蹕也。予无如矣。成云。簡易。無如我者。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以爲煩。勞也。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

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

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不及其健。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足。今子蓬蓬然起於

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釋文。鱸本又作鱸。郭謂。鱸云。荀子。強國篇。大燕。鱸吾。後揚注。鱸。鱸也。言。鱸。踏於後也。成云。人以

手指。搗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踏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

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

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莊子集解 卷四 秋水第十七 一〇五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輟本又作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成云諱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庸

忌也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遁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

且安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謝暹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

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

夫埴井之甕乎。埴郭音陶成云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自言出跳梁乎井幹之上。

幹當從本作幹釋文司馬云井入休乎缺甃之崖。李云甃如闢以磚為之著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赴水則接腋持

頤。宣云水承兩蹶泥則沒足滅跗。成云脚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釋文軒音寒井

中赤蟲一名蝸爾雅云蝸蟻郭注云井中小蝸蟻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司馬云鱉拘也

三蒼云紳也於是竣巡而卻。從容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

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

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成云頃少不以多少進退者，進退謂損益此

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埒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成云適適驚怖之容規規然自失也。

規規小貌下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至理之言是猶

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成云商鉅馬賊也亦名商鉅亦名且渠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趾

躡也成云大皇天也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釋文奭音釋成云奭然無礙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以辯。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

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未應丁夫為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掘地匍匐而還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

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司馬云呿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

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笱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為梁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鵯鵯。李云鵯鵯風之屬。

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

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以口拒人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遊之所石絕水為梁。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昭云儵當作儵。姚云儵即至樂簞食之鱮。儵儵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儵。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

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本。成云謂子尋其源。

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郭云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莊子集解卷五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

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遇順善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天短折惡惡疾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于僞反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勤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宣云爲固位計其爲形

也亦疏矣。郭云觀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

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也姚氏章句本亦同云之是也言何若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

矣。足以活人。行其言足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郭慶藩云蹲循即逡巡廣雅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循晏子問

篤作逡循漢書高章傳同皆字異義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

无有哉。成云善不善誠未可定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誣誣趨死貌案蘇輿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

於義亦通。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果有樂无有哉。樂之有無

吾弗知。吾以无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我以恬靜無為為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為然。故曰。至樂无樂。至

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是非。成云志是非而是非定。至樂活身。

唯无為幾存。存是二者唯無為近之。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郭云皆自清寧耳非

為之所得。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是萬物化生。姚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李杜音荒芴音忽荒忽猶恍惚也。而

无從出乎。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成云職職繁多貌。皆從无為殖。

故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人也孰能得无為哉。宣云人能無為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瓦缶。惠子曰。與人居長

子。成云其妻居處長養子孫。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

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概然。司馬云概感也。案古概慨通作。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

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志。智言二字乃譏化也。觀於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崑崙之虛。黃

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瘡作柳聲。轉借字。其意蹶蹶然惡之。成云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

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成云亡無也。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

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

宣云髡音。髡空枯貌。

擿以馬捶。

釋文擿苦弔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

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

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

談者似辯士。

姚云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

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

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爲春秋。

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

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

謂朋友。

子欲之乎。髑髏深贖

蹙頞曰。

贖同蹙皆愁貌。釋文類於葛反。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

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

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鄭慶藩云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紵。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紵。說文繫傳褚衣之稟也。集韻繫也。左成二年

傳鄭賈人有將箕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

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成云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子。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

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雅。縣舉頭高八尺。爾雅變光注形似。

鳳皇案御迎也。

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栖之深林。遊之壇陸。

釋文壇司馬本作壇音但云水沙瀆也。成云壇陸觀渚也。

浮之江湖。食之鰭鮪。成云鰭游鰭。鮪白魚子。隨

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委蛇自得昔者海鳥至此連生篇亦引之。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成云

譏喧聒也。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

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卒存同還統。唯人好觀樂。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

異。

句。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

名止於實。

成云因實立各名以召實。故各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

義設於適。

成云隨宜施設適性而已。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道

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

列子行食於道。

天瑞篇行作過備。

從見百歲觸臚。

天瑞篇從下有者字。

攬蓬而指之曰。成云攬拔也。天瑞篇作攬蓬而

指顧謂第子百豐曰。

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而汝也。天瑞篇汝作彼死生倒換。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傳訓養為憂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子過作子過案天瑞篇作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慳疑有誤。

種有幾。

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

得水則為鼈。

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本或作斷又作攔斷虛文強云古絕字當作繼此繼乃繼

字成云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鼈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鼈水鳥也郝懿行云今勝馬鳥生水中者華如卓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據此即莊子所謂繼也拔之寸

節復生故以繼為名其或作斷又作攔斷去繼或說斷後人又去加節字互鼈如節斷真生山谷之續斷則然二節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鳥與本文得水為鼈合天瑞篇上若若鼈為鵝向未得其解。

得水

又反入於機。俞云又當作及字之誤也久。老也天壤篇作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 節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情實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宣云為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宣云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允之以物。成云謂資貨衣食。物有餘而形不養

者，有之矣。宣云究竟物不足以養形。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宣云究竟形不足以存生。

生之來，不能御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

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成云分外之事。

不足為分內之事不可不為。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宣云遊於坦途。正平

則與彼更生。宣云與彼造化。同其循環推移。更生則幾矣。宣云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成云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

空幻何足遺忘。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宣云合造化之自然。天地

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宣云散於此者為成於彼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徙化之。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宣云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子列子問關尹曰：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列子詢之。至人潛行不

窒。成云觸伏行世不為物境障礙。案列子黃帝篇作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成云冥於寒暑，故火不能炎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成云是保守純和之氣，非心智巧詐勇決。

果敢而得之。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郭云唯無心言獨。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郭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指先也姚云江南本色上有形字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

无所化。列子張湛注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宣云言究心於此物焉得而止焉。

成云非物所制案黃帝篇無物字而止誤為正曰彼將處乎不淫之度。郭云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无端之紀。郭云冥然

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郭云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郭云飾則二矣養其氣。郭云不以心使之合其德。郭云不以物繼

性案黃帝篇合作合以通乎物之所造。成云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循自然之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

其神无御。同物奚自入焉。外患不能入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

中。是故選物而不懼。釋文音悟爾雅云選忤也郭注云謂干觸懼也盧云今本作選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

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引列子畢復讎者不折鏃干。讎邪干將雖有

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

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日。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開天者德生。郭云性動者遇物而營足則忘開人者賊生。郭云知用者從感而求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常守天德不厭天也

餘斯德生也民幾乎以其真。幾近也成云率土盡真蒼生無偽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成云痾僂老人曲僂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郭慶藩云承讀為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拊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案黃帝篇僂作懷借字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司馬云五六月黏蟬時也累丸謂累之於竿頭案黃帝篇累丸作纍瓘二而不墜。則失

者銜銖。蓋所失二三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

若厥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擬察斷木為杙也株本根也言身若擬株之拘黃帝篇作擬株駒借字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郭云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

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帝篇擬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者驚猶鬼神及器之神以疑待並

與此疑於神同意其痴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成云淵名在宋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

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浮水者數習則能黃帝篇上有能游者可教也句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殺人能殺水者雖向未見舟入舟便能操之黃帝篇便作讓注課起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政問何謂也。仲

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二句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無覆溺之懼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郭云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覆卻萬方

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黃帝篇萬下有物字是也覆卻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竝也方之本義為兩舟相並故方有竝義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張

注神明之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宣云神定則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李云注擊也成云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案黃帝篇注作攝張

注攝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以鈎注者憚。成云以鈎帶賭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心怖懼而不著案張注鈎銀銅為之以黃金注者殫。釋文一作殫元嘉本作昏案黃帝篇作憚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殫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云學

之道。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倚門庭。成云拔簪攝帝也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之道。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倚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事始云鞭其後則前者于千然行矣案意謂維持其終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蘇與云此言不戒畏塗有張毅者。高門懸薄。宣云高門大家懸簾薄以蔽門小人也无

不走也。臣覽必已驚張毅好恭門闕惟薄聚居衆無不趨高注過之必趨淮南人間訓張毅好恭備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闕聚衆必下趨徒馬園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俞云走是趨之壞字慈子文

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此言勞形無益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獨靜獨動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槁木之無心而立於動靜之中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宣云可稱至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從而

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蘇與云取卽最字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

爲之戒者。過也。郭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筴罔也未祭之開臨罔說彘其文在下也汝奚惡死。吾將

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釋文音

應司馬云登也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錯置也又爲彘設想如此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司馬云豚猶豕也楯猶案也王念孫云豚讀爲輕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輅車鄭注輅讀爲輕釋文輅市專反又市轉反土喪

禮注載柩車周禮謂之輅車雜記謂之輿或作輅或作輅輅皆相附此作豚聲義亦同也楯讀爲輅亦載柩車也輅楯古通雜記注輅輅以楯是其證也聚儻之中。釋文一說儻當作藎力久反謂

殯於藎塗藎髮之中王念孫云聚儻輅車飾也藎飾所聚故曰聚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儻也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藎飾所聚亦其形儻也檀弓設藎髮荀子禮論作藎髮呂覽節喪篇作儻髮柳髮儻儻並字異而

莊子集解 卷五 達生第十九

義同則為之。不願後為堯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堯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

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釋文談於代反。郭音黑。詒土代反。郭音怡。李音臺。云談詒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

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可馬云。皇姓告敖字。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忿瀆也。瀆結聚。

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陰凝。故怒陰發。

陽伏故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故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釋文。司馬本作沈。有偏。云沈水。汙泥也。偏神名。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成云。門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靈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

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司馬云。決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水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

名丘有率。釋文本又作率。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成云。如鼓。一足。野有彷徨。釋文本亦作方皇。司馬云。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澤有委

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轂。其長如轂。紫衣而朱

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黻然而

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釋文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

而不知病之去也。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釋文紀渚。人姓名。一本作消。列子黃帝篇作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已乎。黃帝篇雞下有可。鬪二字。此鬪。曰。

未也。方虛橋而恃氣。表注無實。而自誇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李云。嚮。嚮。景。行。十日又問。

未也。方虛橋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張注彼命敵而我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

張注彼命敵而我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宣云精神凝寂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郭云餐之

者猶無敵况自全乎

孔子觀於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

名呂梁或言宋國縣水二千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

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有憂慮而自沈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傍同黃帝篇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黃帝篇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母成乎命與齊俱

入。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郭慶藩云齊物之中央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

中央齊也王念孫云人臍居腹之中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宣云水流入處似臍案黃帝篇作齋誤與汨

偕出。司馬云汨汨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郭云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

梓慶削木為鐻。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

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

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李云氣耗則心動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宣云忘利齊三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宣云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釋文輒然不動。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為公家節之。其巧專而外骨消。釋文骨本亦作骨。成云骨亂也。宣云外而骨心。

之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宣云察木之生質。形軀至矣。木質極合。然後成見鏡。見俗作現。如全鏡在目。然後

加手焉。從而施工。不然則已。否則舍去。則以天合天。以吾之天。遇木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言

順其性則工巧若神。乖其性則心勞自拙。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荀子哀公篇作東野畢。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如繩直。如規圓。莊公以

為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紐之文。梁即詩云執轡如組也。使之鉤百而反。成云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顏闔遇之。哀公篇作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宣云密。默也。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無物則敗。無物則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云蓋。輪也。謂掩覆之。但以手運旋而巧。應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成云手兩物化。因物稽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宣云靈臺。神舍也。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變。志外不從。物隨所會而皆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有孫休者。以云善人。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李云扁。姓。慶子字。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

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賈。擲。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

也。惡音烏。不解。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墮身體。結聰明。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幸而不居功案語出老子。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三語又見山木篇。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而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

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

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

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釋文委蛇李云大鳥

鱗俞云養鳥者未聞必食以蛇泥鱗亦廣說至孫篇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潭陸浮之江湖食之鱗

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以鱗鱗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

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李云款空啓聞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鼃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奚能无驚乎哉。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

適而至矣

外篇 山木第二十一 蘇輿云此亦莊徒所記旨同於人間世處濁世避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

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

釋文烹音彭反。黃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已篇作令豎子為殺雁饗之。據此烹當作亨即饗也。古書亨作饗。烹亦

作亨。故釋文誤讀為烹。今本遂改亨為烹。因元文作亨。故陸音音彭。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即鵝。說文鵝雁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

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

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言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無譽無訾。成云訾毀。一龍一蛇。或龍見或蛇蟄。與時

俱化。而無肯專為。成云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為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

倒文。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此與秋水篇无東无西同。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有物之先。始物物而不物於物。視外物為世

不為外物之所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神。人倫之

傳。人類之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成即有離毀。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作刺。即曉曉易缺之義。尊則議。俞

議讀為俄。詩賓之初筵。箋俄傾貌。謂崇高必傾。側古書俄字。或以議為之。或以儀為之。或以義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儀也。謂法制不傾。衰也。有為則虧。賢則謀。

成云賢以志高為人所謀。事如此。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累。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

之鄉乎。釋文鄉如字。亦音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傳市南有燕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遼。姓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

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臾離居。釋文崔本無離字。俞云崔本是也。呂覽慎人篇。朕不居高注。訓居為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

之。無須臾離居。釋文崔本無離字。俞云崔本是也。呂覽慎人篇。朕不居高注。訓居為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隱約。隱約。隱約。猶曰。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司馬

領也。蘇與云。且當作。且。案。狐豹求食。何必待。且。蘇說。是也。成云。且。明也。則字說已久。宣云。疏遠也。言獸雖隱藏。猶且須遠於江湖。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

禮之所將。猖狂妄行。成云。猖狂。無心。安行。猥跡也。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云。言可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

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司馬云。無倨。倨。傲其形。无留居。司馬云。無留。留。安其居。以爲舟車。君曰。彼其道

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釋文。我一。本作。餼。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虽无糧而乃足。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宣云。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宣云。人

自此遠矣。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憂。郭云。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

有人。宣云。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宣云。志。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

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莫。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奴。釋文。偏。爾

釋云。急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其口。開。翕。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以此人能虛已故也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爲鐘。奢衛大夫賦斂蓋謂募施為壇乎國門之外。宣云為壇而登二

月而成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為縣而登高。下宜云時不久而斂之多。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於朴。言未俗彫琢之後宜反於朴。惟誠可以動之。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察言它無所識。唯貴其成。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意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也。世不辨也。送往迎來言其多。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聽人自願。從其疆梁。

斂而聽民之自致。從讀曰纒。不願者聽之。斂者隨之本。或作傳。張繼反。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如未挫人。毫毛者。而況有大塗者乎。况處天下大

謂道也。謂勉自盡者。因之。郭崇彞云。如左昭傳。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為賦。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云。廣讀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大公。

穎叔然則大公乃。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宣云。復姓非大夫稱。

也。言不至犯。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翏翏然。云。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虞鳥中。纒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

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也。為國家司馬注緒餘也。謂齊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蘇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之愚也。子其意

鳥所害。

云言為衆

鳥所害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之愚也。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三語已見達生篇故不免也。昔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自伐者无功。伐奪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特功名以為已

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宣云反同於衆道流而不明居。道流衍於天下而不顯然居之得行而

不名處。得猶德也德行而不以自名自處純純常常。宣云純一其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削迹捐勢。不

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語見秋水篇王作道子何喜哉。何太自喜孔子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不取笋服珍味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于桑雎曰。釋文雎音戶又作雎音于俞云疑即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無。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即假人之亡者國

士民散負子而逃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貨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璧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

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宣云言非天屬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

書。弟子无挹於前。宣云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真意相感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泠

禹曰。

釋文真司馬本作直云冷曉也冷或爲命王引之云直當爲直也
籀文乃字形似直故訛作直又訛作真真冷禹當爲乃命禹也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

莫若率。

成云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宣云不離於物則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

以待形。

宣云天然真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宣云又何求於外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

司馬云縻帶也王惠王郭嵩燾二帝之名縻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爲縻說文縻麻履而係之履無綯係之以麻故曰縻

也與縻通言整齊麻之一帶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綯係之以麻故曰縻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宣云非猶不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成云攬蔓猶把捉而王長其間。

羿蓬蒙不能眇睨也。

李云眇或作睨案言不能害之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闕也。

成云並有刺之惡木危行側

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處亂世不安於憊必遭戮

釋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徵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蔡氏之風。

蔡氏即蔡氏已見天運篇

有其具而无其數。

宣云有枝擊木而无節奏

有其聲而无宮角。

宣云有歌聲而无音律

木聲與人

聲。犛然有當於人心。

宣云犛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

還目

仲尼恐其

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而至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

曰。回。无受天損易。

郭云

易之故无受人益難。成云益。易而寄推之即難

无始而非卒也。郭云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

也。郭云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其自爾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

溺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極格而不行也皆天地之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見也司馬云泄發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宣云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矣。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順受以待天則損不能損矣故曰易。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宣云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益如此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利於己性分

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

哉。宣云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不為吾獨取之何哉。故曰。烏莫知於鷦鷯。釋文知音智或曰鷦鷯也。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即已棄去不待回翔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銜實落地亦不收取。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也如此而入居於人室。社稷存焉爾。徒以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

居而知之者。鮮故曰難。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天化生萬物日新不窮而不知

誰為禪代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故無始非卒。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之而已。何謂天與

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為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宣云人或不能全有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己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

與天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

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為橫則運為從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成云感觸也。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翼大而目大不覩。感人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

云躩疾行留何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螿蝦執翳而搏之。據葉自翳見得而忘其

形。志形之為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宣云失其真性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郭云相為利二類相召也。宣云蟬召螿蝦蝦螿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成云虞

園者疑其盜栗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王念孫云下

故逐而誅問之文甚不庭若解為甚不出庭尤不成語庭當讀為遲不遲不快。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如司馬說庭上須加出字而義始明下

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守物形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知物類之逐利而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老聃言今吾遊於雕

陵而忘吾身。與鵲異鵲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與鵲栗林虞人以吾為戮。

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司馬云陽子楊朱案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而吾不知

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卑下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二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 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名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成云：稱說言。道類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

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淑真訓：虛室生白，注：虛心也。此謂人

貌而天心，古以虛屬下，讀非。緣而葆真。俞云：葆，順也。順而葆，真情而容物對文。清而容物。清而不刻。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郭云：曠然清虛，正而已而物邪自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成云：儻然，自失貌。召前立臣。前，侍立共。開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謂順子也。始吾以聖知之

所學者，直士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士，梗，士人也。禮用則壞。宣云：喻其至粗天真之外，皆士梗也。夫魏真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

温伯雪子適齊。成云：温，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成云：陋，拙也。宣云：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蘄，求也。振，我。猶言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

曰：每見之客也。蘇輿云：之，客猶是客。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

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成云：擊跪揖讓前卻方圓，透迤若龍，擊辟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教子。

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徒之弊，殆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

子，欲見温伯雪

子，欲見温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宣云：目擊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踵若乎後矣。釋文：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

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成云：不言而信，為衆所信。不比而周。不與人親比而

情意自然周備。无器而民潛乎前。釋文：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潛聚其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數可

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宣云：心死則體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日出東方

而入於西極。宣云：以日喻化宰。萬物莫不比方。宣云：從日為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

而後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云：特造

化之往來為生死，如依日之出入為存亡。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語又見齊物論，彼化作七，動似效之也。效物而動。

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日夜代燼，初無間隙，而不知其所終極。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

乎其前。宣云：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惟覺日之云遊。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雖吾汝終身相與不

帝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暫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汝殆止見乎吾所著，彼所著者已盡矣。

而女求之以為有。而汝執之以為有，有尙切切求之。是求馬於唐肆也。李云：唐肆，唐中路肆市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哉。

因同以馬喻。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云：服，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僕也。雖然，亦即馬言。

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頃刻留亦無頃刻息則時時有不忘者存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瞳若乎後

之慮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蹶然似非人。釋文蹶乃膝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郭云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掘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遇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嘗為女議

乎其將。嘗試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詞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宣云陰陽互為其根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孰維綱是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變新新不已故日有所為生有所乎萌。死

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興云終始二句即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也非是也。且孰為之宗。成云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鑽誰為萬物之宗本乎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

何功也老聃曰。夫得是至矣。至樂也。得至矣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斲。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斲水之蟲不患移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滄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

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宣云萬化不驗真宰

得其所一而同焉。宣云與真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者終始。將為晝夜。

而莫之能滑。滑亂也。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宣云介際也。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

於隸也。隸屬也。謂官屬。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失我之貴。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無極。我亦與之。

為無極。夫孰足以患心。宣云則造遙遊之矣。已為道者解乎此。宣云惟既履道者知之。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成云然則古之

君子誰能違於言說而免於修為乎。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約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說文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灇。約引釋水。

文郭注云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蓋約乃水之自然。涌出無所作為唯其才之自然也。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修而不遺。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

之於道也。其猶醯雞雞與。郭云醯雞雞。中之轉嫁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宣云天地之大全。即萬物之所一也。莊子見魯哀公。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云見魯哀公蓋寓言耳。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

生方者。成云方術也言魯地鮮莊子無為之學。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李云句方也。緩佩玦者事

至而斷。成云緩者五色絛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

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

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

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

完廬發井是也。

故足以動人。

宣云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

受。

司馬云受命。

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

宣云此不能畫者。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

徐音但李云儻儻舒閑之貌。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

贏。

司馬云將畫故解衣形。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

成云臧近澗水地名。

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無心施餌意不在魚。

非持其釣。

非執釣為事。有

釣者也。

別有所釣。

常釣也。

非偶。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父兄親族。

欲終而釋之。

釋弗舉。

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

司馬云夫夫大夫也。

曰。昔

者寡人夢。

郭慶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即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營與二日翻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曷昔者鳴是也。

說施辨物篇同。或為夜者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

哭是也。畫亦作畫者。雜上篇畫者進膳。

見良人黑色而顛。良人翁言善。乘駿馬而偏朱蹄。駁雜色。號曰。號

命。寓而政於臧丈人。

寓寄而後。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蹠然曰。先君王也。

謂季歷命。

君下奪命字下文。先君之命王可證。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

可無它疑。

又何卜

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

典常也。

偏令无出。

無偏私之政令。

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壞植散羣。

不復植黨。俞云左宣二年傳華元為植杜往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

長官者不成德。

同歸於善。不

獨成其德。

缺斛不敢入於四竟。

釋文缺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釂。案言他處之釂斛恐大小異式不入於竟。

列士壞植散羣。則

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餽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

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宣云德未

足以信人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郭云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

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郭云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衆情也。

列御寇為伯昏无人射。列子黃帝篇无作昏引之盈貫。司馬云貫鎗也。案張湛注盡弦窮鎗。措杯水其肘上。郭云

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鎗字同。言矢已發而其次適矢復重入扣也。方矢復寓。

方沓矢復寄。當是時。猶象人也。凝然不動猶木土偶人。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之射者忘其能。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能射乎。汝能以不射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分垂在外。成云仍背繩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郭慶藩云。潘與闕對文。當訓為側。爾雅。側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云揮斥猶縱

放也。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釋文爾雅。恟。慄也。李又作恟。音苟。案張注引何承天。纂云。爾於中也。吳人呼瞬目為恟。字疑作恟。目。謂心懼而目眩也。

殆矣夫。郭云有懼則所喪多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成云栩栩。歡暢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宣云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宣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也。亡乎彼。宣云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養生主篇

亦云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何暇至于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

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成云智人不得辨說。美色不得淫。盜賊不能劫。剝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死生

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成云介礙也。入乎

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宣云貧賤不得而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神明充滿天地。盡以濟人而已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有凡伯。成云。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

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楚文王共凡偕侯同坐。未知所出。郭云。言有三亡。微也。俞云。楚子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非。

莊子集解卷六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弇之丘。釋文弇音紛李云隱出弇起丘貌而適遭无爲謂焉。成云此章並假立姓

名寓言明理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

道。居處服習何從何道則得道。從隨從道由也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宜云

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闔之丘。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

狂屈。之此也狂屈曰。唉。釋文李音照云應聲予知之。將語若。俄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

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宜云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

謂與狂屈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成云引老子經爲證然非可言致道不可致。郭云箇在自德不可

至。郭云不失德故稱德爲德則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爲仁可也虧仁以爲義亦可也禮相僞也。禮文而僞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

曰。爲道者日損。郭云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郭云華去而朴全則雖爲

而非爲也成云引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爲物也。宜云朴散爲器欲復歸根。宣云欲反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宣云死生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

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宣云死生為一氣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宣云萬物之生死總一氣也是

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宣云以生為神奇而美之。以死為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為神奇。神

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云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宣云以上皆言道也知謂黃

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

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宣云近於無知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宣云道本不容言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宣云無為謂終於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宣云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宣云氣候明分不須擬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宣云各有成性不煩詞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原本也以覆載為心其本原與天地同又萬物各有

生成之理因而達之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以天地為法今彼神明至精。

與彼百化。上彼彼天地下彼彼物姚本今作舍云從劉得一本改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自變異莫知根原扁然而

萬物。自古以固存。扁然猶翩然自古以來永承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宣云大無外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成云浮沈升降新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郭云不待為之

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如昧似無而有油然不形而神。油然而與不見形迹化驗若神萬物畜而不知。萬物被畜養而不自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達其本根可與觀自然之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夢音被本亦作披被衣曰若止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宣云齧缺神變則和

氣自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俞云淮南道德篇文字道原篇並作正汝度此文德將為汝

笑道將為汝居自然道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無求其故成云瞳焉無知直視之貌察初生之犢天性純一故以為

况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體向所說謂其視聽以寐耳受道遠故被衣喜也曰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成云形同槁木之骸案徐無鬼篇亦作槁骸齊物論作槁木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郭云與變俱也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案陸讀為昧也无心而不可與謀宣云彼既無心我不容有言彼何人哉郭云獨化者也

舜問乎丞曰李云丞舜師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俞云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

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並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宣云形形相禪故曰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一生之中行則有往而究不知所往處則有持而究不知所持食則有味而究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宣云就氣之健動言之又

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蕭而心釋文蕭音藥成

云疏蕭猶酒糧操雪而精神成云操雪猶精潔拊擊而知釋文知音智成云打破聖智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

言其崖略崖猶邊際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有倫序之事皆自無形生之精神生於道

形本生於精宣云本質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人八竅者卵生禽其來

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

宣云無門不知所出無房不知所歸

四達之皇皇也。

宣云大遠博博邀於此者。成云

遺俞云說文無邀字彖部徵循也即今邀字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猶言順於此郭訓邀為獨非

四肢彊。思慮恂達。

成云恂通也

耳目聰明。

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

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郭云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

以斷之矣。

以已同成云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審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釋文魏魏魚感反讀作魏魏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

而不匱。此其道與。

蘇與云運量萬物猶有治化之迹故曰外萬物往資猶易資生資始之資此天地自然之功用也故曰道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

陽。

宣云雁乎陰陽之際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稟兩間之氣特姑且為人耳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

生者。暗醜物也。

李云暗音欽醜音意暗醜聚氣貌案言自其本宗觀之生者特一聚氣之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共此須臾何分堯桀

果蓏有理。

釋文蓏徐力果反宣云木實草實種類不亂各有倫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人之倫雖難齊其所以生者自相齒次

聖人

遭之而不違。

宣云順應

過之而不守。

與為推移

調而應之。德也。

調和而應之即是上德

偶而應之。道也。

偶然無心而應之即契聖道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郭云如斯而已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釋文本亦作隙隙孔也

忽然而已。

甚時

注然勃然。莫不

出焉。

宣云與起而生

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釋文與音施宣云焉虛而死

人類悲之。宣云對死者曰生

物別於物曰人類解其天張。墮其天袞。

釋文我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說反成云

紛

乎宛乎。

成云紛輪宛轉並釋散之貌

魂魄將往也。

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

宣云不形者形所自出

形之不形。

宣云形者不形所為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宣云非將至於道者之所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成云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

說之則不

明見无值。

雖明見之而無所值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塞耳此之謂大得。

成云能知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

後可。

郭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足

質。成云質實也固答子之問為未達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履踐也市魁履

豕履其股脚狶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職

則知道也。成云正官號今之市令也。宣云况顯替也。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言休莫期必道在何處無乎逃於物之外也

道若是。大言亦然。成云至道理也大言教也

周徧咸。二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周徧咸三字一指

嘗相

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

宣云遊心於虛際則見道之同合而無窮極也

嘗相與无為

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

郭慶藩云漠亦清也釋詁

調而聞乎。

和調而聞逸也寥已吾志。寥然虛寂者吾之志

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本無所往而已不知其所至極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去而復來而又不知其所住止吾已

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候往候來初無終極

彷徨乎馮闕。

郭云馮闕者虛廓之謂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

所窮。大聖智者入焉。物物者道也。物在即道在。故與物無涯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成云一物則各有涯際。特謂之物際耳。焉可言道。不際之際。道本不際。而見於物際。際之不際者也。見於物際。而仍是不際也。謂盈虛衰

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彼道也。成云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彼為本末非本

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成云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

矰苒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矰苒甘日中參戶

而入。釋文參音奢。司馬云開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上言隱几。此隱几二字。衍釋文。

曝音剝。李云放杖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成云老龍有自然之德。故呼曰天。釋文訑郭音但。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成云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奔綱弔聞之。李云奔綱。體道人弔。其名宜云奔綱來弔也。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云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宣云今謂神農折秋豪之端。為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宣云知老龍也。又況夫體道者乎。

宣云道本不在言。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宣云論者。終不能明道。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

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成云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散為死。數乃無極。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是之猶。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

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釋文謹本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

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
上云无形之形形之无形知形 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應者固非問者亦未是 道无問。問无應。郭云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本無可問而強問是問窮

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無可應而強應是徇外也故曰無內 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
內不知乎太初。不知事理在六合不知道本在己身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何以超崑崙而遊太虛乎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俞云淮南道應訓此句上有无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此
脫則義不備。而孰視其狀貌。孰同熱 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

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宣云有曜無矣未能若竟無之為愈也 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宣云及為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乎無無之境哉

大馬之捶鉤者。成云大馬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鉤也鉤腰帶也 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司馬郭云玷捶鉤之輕重不失豪芒 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云守即道字。鐘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九經楚詞老莊諸子
察也。蘇輿云此即不以萬物易翺翼之旨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成云所以至老長得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 而況乎无不用者乎。不用善矣。乃並此不用而亦無之。所謂無無也 物孰不資焉。故萬物皆資其用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云言天地常有乃無未有之時

冉求失問而退。成云失其問意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不神者迹象也。辯於迹象故復求解悟无古

无今。无始无終。皆一氣之化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宜云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不可自無而有乎冉求未對。

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成云未對之問仲尼止令無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者自死其生也。非以生此死者也。生者自生

其死也非以死此生者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生不相待各有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者猶之物物

者非物。物物者道也。不得謂之物。物出不得先物也。萬物並出物猶其有物也。猶然萬物皆有也猶其有物也。

也。无已。猶然萬物皆有而且至於無已以有物物者在也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亦取法天地之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成云將送也。聖人如鏡不送不迎

回敢問其遊。宣云遊心何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宣云與物偕逝。天君不動今之人。內化而

外不化。心神搖從疑滯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常無心故一不化。惟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聖人無心隨物流轉化與不化皆安任之

安與之相靡。成云靡順也。案任與之相靡順必與之莫多。成云雖與物相順而亦各止其分。彼我無損綈韋氏

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世愈降則所處愈隘。聖人順時而安之君子之人。若儒墨者

師。故以是非相絜也。而況今之人乎。釋文。鑑子令反。和也。郭云。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子家。子於今世之人

皆能隨而化之。聖人處物，不傷物。宜云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

與人相將迎。無將迎可將迎亦可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皋壤平原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成云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

為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耳察為外物客舍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偶有窮知知能能而

不能所不能，知以能為能而不能知以不能為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宜云知能無能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宜云乃欲勞心推豈不亦悲哉。成云甚感之甚至言去言，至為

去為。成云至理之言無言可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宜云必欲以知之所知齊之使皆無不覺見道者之為哉

雜 篇 庚桑楚第二十二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有庚桑楚者。俞云列子仲尼篤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張湛注音庚桑賈達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然則庚桑子吳

人，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李云畏壘山名也或在魯又云在梁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

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其地之人敬愛庚桑願為臣妾然其中有畫然好明察為知者有挈然自標舉為仁者庚桑皆遠去之擁腫之與居。司馬

云據腫鞅掌之為使。鞅掌勞苦奔走之人居二年，畏壘大壞。釋文壞本亦作讓廣雅豐也盧云列子天瑞篇亦以壞為讓畏壘之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崔李云洒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日

少小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禮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尸主也言欲奉以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語又見齊物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

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統正秋而萬

物皆說成也即本文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得字

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釋文天作大案時與道為運行有得而不

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宣云隱居不耀

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宣云如相忘於天地

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郭云不欲為物標杓

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成云老子云功成弗居長而不宰楚既度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

无所還其體。而鯢鱮為之制。

成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鯢小魚。釋文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案制折古通用字。

步仞之丘陵。巨

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釋文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崔云祥善也。夔狐以小丘為善也。

且夫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利稜先與善人

自古堯舜以然。

以已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

李云函獸大容車介而離山。

俞云方言獸無偶曰介

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

舟之魚。竭而失水。

釋文竭徒須反。謂竭盜而失水也。

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郭云去利遠害乃全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與物同

且夫二子者。謂上堯舜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宣云凡事分辯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為

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

郭云將令後世安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簡髮而櫛。成云簡擇

數米而炊。言其瑣屑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

則民相軋。軋相傾也

任知則民相盜。宣云盜詐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弑

正晝為盜。日中穴坏。

釋文向音裝云坏牆也言無所畏忌

吾語女。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

語又見徐无鬼篇

南榮跽蹙然正坐曰。

釋文蹙昌于反。向音曠。李云庚桑弟子人表作曠。淮南作曠。盧云今淮南作曠。

若蹙之

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惡音烏成云惡託何學方健斯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命云釋名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

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同用異

形之與形亦辟矣。郭嵩焘云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形易喻也案言我形之與人形亦易喻矣而物或聞之邪。宣云物物欲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常有不能相喻者故疑或開隔之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趺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引古奔蜂不能化蠶

蠋。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蠶蠶豆蠶中大青蟲也成云細腰土蜂能化桑蟲為已子而蠶蠋不能化也越雞不能伏鵝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向云

雞也。今蜀雞鶩本亦作鷓同。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

老子之所。釋文方言贏儻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懼然猶矍然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趺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

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郭嵩焘云左襄四年傳杜注短小曰朱儒朱愚蓋智術短小之謂蘇與云案朱愚猶顯愚朱顯雙聲字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

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

因以得汝矣。

已得

今汝又言而信之。

知我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

李云規規細小貌

揭竿而

求諸海也。

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

女亡人哉。

宣云如旒亡之人

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

可憐哉。

宣云失其所歸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宣云召庸虛去物欲

十日自愁。

能之故復愁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盥

熟哉鬱鬱乎。

宣云如熟物之氣蒸鬱於中

然而其中津

律乎猶有惡也。

宣云所惡猶未盡去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

捉。將外捷。

釋文獲音獲李云獲縛也向云捷閉也案此言外獲者耳目為物所縛不可以其繁擾而捉盜之將必內閉其心以息耳目之紛內獲者心思為欲所縛不可以其繆亂而捉盜之將必外閉

其耳目以絕心思之緣。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

若外內物欲膠縛者雖有道德不能扶持

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向云放依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問病者即

病病者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經常也宜云且求全

生自養而已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成云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成云還自得也

能无卜筮而知

吉凶乎。

王念孫云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管子心術篇能事乎能一子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

內業篇凶吉亦誤為吉凶惟心術篇不誤

能止乎。

成云已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成云舍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脩然乎。

成云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宣云無知

能兒子乎。

宣云元氣自然

兒子終日嗶而嗶不嗶。和之至也。

釋文嗶本又作號司馬云嗶咽也嗶於嗶反本又作嘔徐音憂

終日

握而手不掙。共其德也。

釋文廣雅云挽掙也宣云共同拱案赤子終日掙握而不必掙物以拱握其手乃德性固然也

釋文曠字又作

偏不在外也。

宣云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釋文曠字又作

偏不在外也。

宣云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與物並行而回其波。篇以上皆就赤子言。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薛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此問

即至人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者猶之言是特所謂解釋胸中疑滯之能乎。夫至人者，相與

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云：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邀也。古字止作邀。左文二年傳：寡君願微福於周公，魯公與此邀。邀，樂也。語

意相似。作邀者，後起字。作交者，段借字。詩：黍稷匪交。匪，微。漢書五行志：作匪微匪微。即其例矣。釋文：廣雅：不相與為怪。不

異。不相與為謀。同。不相與為事。不輕交接。脩然而往，佻然而來。解具是謂衛生之

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已造極乎。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二語見齊物論。又見徐元。鬼知北遊二篇本作骸。若是者，禍

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釋文：惡音烏。郭云：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宣云：答以未也。而告之無從詞。蓋至道不外

上所云。但有心以此為至。即非道矣。老子所以奪之。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郭云：德宇泰然而定期。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宣云：自人視之亦人耳。

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宣云：修即泰。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來依止。天亦佑助。謂

之天民。無位而尊。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宣云：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知至矣。成云：所不能知者，不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成云：若不以分內為是者，斯貶自然之性。

備物以將形。具漿理以順形。藏不虞以生心。宣云：退藏於不慮。慮之地以活其心。敬中以達彼。敬慎其內，智若

以達於外。

是而萬惡至者。宣云謂災患成云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厄匡人皆天也。而非人也。宣云非我致之不足以滑成。以亂

我之大成不可內於靈臺。不可令人而擾吾之心郭云靈臺心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

者也。心不可動於物貴能持之但當自然而持而不可有意執持之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未見其誠身而妄發雖發必不當業

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成云業事也察外事入擾於心而不舍去雖更變而亦失辨云上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安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爲失是

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也於義亦偏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

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郭云幽顯無愧於心故獨行而不懼

券內者行乎无名。宣云券契也得契合乎內成云無名道也履道者雖行而無名迹券外者志乎期費。俞云荀子書每用

蓋極也亦或作期期費猶言極費謂財用案券外者志乎期費言契合乎外者志欲窮極其財用也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平常而有光輝志乎期費

者。准買人也。與買人何異人見其跂。猶之魁然。人見其跂想分外人比之於市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郭注窮謂終始宣云我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俞云且苟且也詩東門之枌藪且于差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上文終始是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

盡人。郭云盡是他人兵莫憚於志。鏌鋣爲下。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櫛慘毒莫甚於心而兵次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

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寇敵也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云心使氣則陰陽微俗作癘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宣云凡分必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此有所成則彼有所毀故道無成毀之分所惡乎分者。

其分也以備。分皆求備故惡分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其備有者仍求備不已故惡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性外則不知出而得是謂得死外顯而後有得德自以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其性既誠雖有形骸之實自謂生存吾以為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人為形質當作無形為得也不知是得死耳賢觀則天君泰定矣

出无本道之流行無本根入无窳道之斂藏無窳隙有實而无乎處道有實在而不見其處所有長而无乎本

剽釋文剽本亦作標崔云末也案木枝之遠揚者謂之標故以訓末言道之源流甚長而不見其本末有所出而无窳者有實有實而无乎

處者字也有所出而无窳隙者自非無實雖有實而終無處所者處乎四方上下之字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雖有長而不見本末者以古往今來之宙

為之本未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人物有生有死陰陽有出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郭云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言衆妙之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郭云以無為門有不能以有為有

有之未生非有之所能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宣云並無有二字亦無之乃衆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以上又見齊物論篇將以生為喪也成云俗人以生為得以死為喪今欲反於迷精故以

生為喪以其無也以死為反反於空是以分已以同己郭云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成云猶見生死之異其次曰始无有既

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

守者吾與之為友言又次一等人亦知有无生死之為一而守之不疑孰能知此理者吾亦與為友是二者雖異郭云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

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盡與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胸中公族也楚公族未受姓昭景也著戴也宣云此二族著其所戴之先人為氏甲氏也

著封也甲中之誤宜改今從之云此一族是著其所封之邑為氏非一也亦如上三者同一原也

有生賊也釋文徐於闕穆如釜底一抹皆黑無彼此分別也披然曰移是今忽然披曉於人曰汝

當移而從是此由我而

生是也。嘗言移是。試言非所言也。宣云本不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然世人亦臘者之有臆。咳。

可散而不可散也。成云臘大祭。臘牛百葉。臘備也。亦言是牛蹄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肢五臟。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為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又以散為不可。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釋文司馬郭云。偃。屏側也。桂馥云。屏當為屏。急就篇。屏。廟。寢。園。奠土。壤。顏注。屏。僻。偃之名也。郭慶藩云。偃當作區。周禮。宮人。為。

其非區。鄭司農云。區。路。廟也。燕策。宋王。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微物之散否。有時一室之體。必悉為此而舉及移。是則請欲。

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此以我之生為根本。因以乘是非。而起是非。果有名實。因。

以己為質。使人以己為節。因以死償節。郭云。質主也。案果有名實。可爭。因以己身為主。使人皆從己。以為節義。因共以死守之。所謂殺身以成名。

也。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若然者。非特死生。我。不自主。即知。榮辱。亦皆不自主。其。

舉而用。則我是。賢知也。棄而不用。則我是。庸愚也。徹而上。達。則我為。榮名也。窮而在下。則我為。恥辱也。移是。今之人也。惟以。權力。移。此今之人也。

同於同也。逍遙遊篇。言。蝴蝶。與。鶯。鴂。笑。大。鷗。是。二。蟲。同。一。無。知。也。今。人。如。此。不。與。二。蟲。等。論。乎。 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釋文。與。女。展。反。廣。雅。云。履。

也。宣云。辭。謝。以。兄。則。以。癭。宣云。癭。兄。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照。癭。癭。之。而。已。 大親則已矣。成云。若。父。鬪。子。足。則。閱。然。而。已。不。復。詞。費。宣云。可。知。道。以。相。忘。為。至。

也。故曰。至禮有不人。郭云。視。至義不物。郭云。若。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至知不謀。成云。率。性。而。照。 至仁无親。郭云。

辭之五藏。未會相。至信辟金。宣云。不。須。以。金。為。質。

徹志之勃。宣云。微。毀。勃。亂。也。 解心之繆。成云。繆。繫。縛。也。 去德之累。達道之塞。達。通。也。 富貴顯嚴名。

利六者。威。嚴。威。勃。志。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空。貌。動。作。顏。色。詞。理。氣。息。情。意。也。 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知。音。智。 此四大六者。不盪胸中則正。郭云。

也。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不為也。

也。也。

道者德之欽也。道無可見見其德之流行則共仰生者德之光也。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故

性者生之質也。成云質本也自然之性是稟生之本性之動謂之為。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爲爲之僞謂之

失。成云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喪德

知者接也。接物而知知者謨也。知音智謀謀也見事而慮之故因謨見智知者之所不知猶曉也。雖智者

知如目斜視一方故不能偏是以用智而偏不如寂照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迫而後動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亂反是則治名相反而實相

順也。驚名則僞而亂終至相反求實則真而治終無不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於使人无已譽。中微則人譽已是工拙常相因也惟大道能無名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郭云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夫工乎天而偃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釋文偃音長成云偃善也全人神人也案聖人謂堯舜以

下全人謂伏羲以上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成云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蛇丸能天也皆稟全人造物豈仿效之所能致察言蟲之能亦不齊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言全人惡天非惡天也特惡人之天耳謂已不順性而僞爲也若直以人爲天而使天下皆從已則更非矣

一雀適羿。適遇羿必得之威也。成云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

逃。成云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

皮籠百里奚。胞同胞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繫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二事皆孟子所斥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

可得者无有也。

介者擗畫外非譽也。郭云介別也崔云擗畫不拘法度也俞云漢書可馬相如傳注彖自放縱也與此擗字義同蒙梁桓六年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注行過無禮謂

之化畫義蓋同人既則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役作之人傳說胥靡是也 夫復謂不

餽而忘人釋文餽元嘉本作餽郭嵩燾云說文饔失氣言也謂言饔謂也復謂謂人語言摺伏以下我以物與人曰餽以言語餽人亦曰餽不饔謂不報謝外非譽遺死生忘已者也復謂不饔忘人者

也察復謂不饔諸解皆非郭說為近下文所謂敬之而不喜也此處疑有奪文不敢強說 忘人因以為天人矣能忘人即可以為天人以其近自然也 故敬之

而不喜悔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成云忘其逆順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於人所怒之事而我不怒則有時而怒仍自不怒出此孟子所謂文王一怒武王一怒也 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無為矣出於人所為之地而我不為則有時而為仍自無為出中庸所謂無為而成孔子所謂無為而治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郭云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 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郭云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成云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郭云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二外哉 不

得已之類郭云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徐无鬼魏隱士司馬本作藉山人徐无鬼成云女姓商名魏宰臣武侯名擊 武侯勞之曰先

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釋文長丁文反 則性命之情病矣情君將黜者欲擊好

惡釋文擊甚田反又口閉反崔云引去也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

云超然猶愜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嘗下之質執飽而止甚飽而止是狸德

也俞云廣雅釋獸狸猶也秋水篇曰騶驥騁臚捕鼠不如狸狔此本書以狸為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狸狔之捷莊子言狸狔尸子言猶狔其義一也狗取飽而止與貓同故云是狸德 中之

質若視日宣云疑然上視 上之質若亡其一釋文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質若視日宣云疑然上視 上之質若亡其一釋文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成云謂馬前齒曲者中鉤。成云謂馬項方者中矩。成云謂馬頭圓者中規。成云謂馬眼是

國馬也。國君得之為上品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釋文自然已足不須教習若卹若失。釋文失音逸司

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成云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蹄足緩疏又如奔佚。若喪其一。成云觀其神彩若忘己身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所謂武侯大悅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說同說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

曰。縱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版本又作板。成云。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

而吾君未嘗啓齒。笑也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

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直特也女商曰。若是乎。成云怪其術淺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蓋

日相傳越之流人有是言也。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或旬或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鄉里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微夫逃

虛空者。司馬云故壞家處為空虛也。案謂墟旁有空處也。故下云位其空。藜藿柱乎。黜黜之。逕。其地但有黜黜往來徑路藜藿森立如柱極言其荒穢也。藜藿也。爾雅。藜藿似藜。

踵位其空。其空地也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成云蹵行聲而况乎兄弟親戚

之。警效其側者乎。李云警效。喻言笑也。案喻武侯有狗馬之好。驟聞而喜。不異流人之見鄉人。逃者之聞骨肉言笑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警效吾君之側乎。正人之言則莫以進君側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草

粟。郭慶藩云。芋即標也。一名糊。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阜。亦謂之標。今書傳標皆作橡。芋柔村三字。通此篇芋粟山木篇作村粟。厭蔥韭。厭同以賓寡人。寡同久

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李云于求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

莊子集解 卷六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一五五

社稷也。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成云：形勞神倦，故慰之。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

養也。一。宣云：天地之生人皆同。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高下貴賤也。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宣云：心神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

而惡姦。宣云：和同，物姦自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云：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可乎？偃息兵戈是為裁制之義。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名為愛民而實役之，是愛即害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號稱偃兵，敵國猶伺是，便即造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

殆不成。自名入實，近於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凡欲成美，名者惡其備於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雖欲成仁成義，不且備於

為偽哉。形固造形。無形之形可造，眾形以造眾形。成固有伐。其名之成則有功自夸。變固外戰。其事之變則日與外戰。君必无盛

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鑿壇之宮。李云：鶴列謂兵如鶴之列，麗譙樓觀名，察徒驥猶言步騎鑿壇宮名，蓋魏有此宮。麗譙之間，鑿壇之宮，非

可列兵走馬之地。諭令毋聽心兵也。无藏逆於得。順得可也，毋非理妄取而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

人。三者皆藏逆於得之事。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吾私體與吾心神其戰

不知孰善。無所謂善。勝之惡乎在？無所謂勝。君若勿已矣。若有不已於斯民之故。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地之情，而勿撓。在吾修己之誠以順應天地而勿有所撓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如是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用偃兵

矣。何用偃兵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穆文大隗神名，司馬云：具茨在懷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

若謂朋前馬。司馬云先馬也昆閭滑稽後道。至於裏城之野。或云徐州有裏城縣在大隗山南七聖皆迷。

无所聞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

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亦若此遊於裏城之野而已又奚事焉。不必更事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釋文音莫豆反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郭云日出而遊日入而息而遊於裏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

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言非我所事也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

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見害於馬者去之使馬得全其天也黃帝再拜稽首。稱

天師而退。已見大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後諄之事。

則不樂。俞云禮樂欲酒鄭注察猶察察嚴殺之貌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察察見其能此為招世之士興朝。招致世人相與共濟此務與其期者也中民之士榮官。士僅中庸持微俸位此但榮其官者也筋力

之士矜難。筋力強壯勇敢之士奮患。性情勇敢見患則奮兵革之士樂戰。久於兵革以戰為樂枯槁之士

宿名。山林枯槁法律之士廣治。講求法律思廣治術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敬飾容儀仁義之士貴際。

施用仁義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成云比和樂古者因貴在交際

莊子集解 卷六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一五七

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庶人偶有日暮與共之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器械巧使工良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異於衆 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

所用不能无為也。物事也選勢生事之徒喜樂禍變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順歲時相進逐無一息之停 馳其形性。二者 並馳潛之萬物。宣云潛 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成云期準的也射無期準 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成云各私其是故無公是郭云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 惠子曰。可。宣云惠子亦自 莊子曰。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成云儒姓鄭名緩墨名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增惠施 或

者若魯遽者邪。李云姓魯名遽周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成云冬取千年燠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成云千年夾陽也火又陽也此以陽召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宣云舉宮角以該五音

示以音之相動者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

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宣云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為異也言無論

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為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常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

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為宮今所改一弦便是變調之宮如君王然

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閒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上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

爲是究之宣云惠與四人各是所是且若是者邪。宣云惠與四人各是所是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

辯。五家相辯與辯論相拂以辭，相鎮以聲。以言辭相拂拭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宣云言四家皆不以我爲

非則何如矣。郭云：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宣云躡與躡

子足使躡躡於宋，命爲彼閻人，蓋爲閻不以完人。其求鉞鍾也，以束縛。釋文字林云：鉞似小鍾而長

也。郭云：此齊人之不慈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其求鉞鍾也，以束縛。頭又云：似壺而大，郭云：乃反

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姚。子鉞上求字衍。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郭云：唐失也，失亡其子而

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俞云：夫字上篇與左襄二。楚人寄而躡閻者。俞云：躡當讀爲謫，方言：謫，祭

十四年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今從之。楚人寄而躡閻者。也：廣雅：謫責也。楚人寄而躡

閻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謫其閻者也。案自來注家就本文解釋與下文連爲一事，萬無可通之理。此躡字緣上躡字而誤。今斷從俞說。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云：岑岸也。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

舟人鬪將有性命之虞，與寄而謫閻之事皆足以造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釋文：慢本亦作漫。郢人，漢書音義作斲。人，服虔曰：斲，人古之善

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斲音饒。韋昭乃回反。成云：堊，白善土也。漫，汙也。案：聽而斲之，祇是放手爲之

之義。當局本極審諦。旁人見若不甚經心。故云聽耳。而郭象以爲：瞑目恣手失之遠矣。石匠人名。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云：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

質矣。吾无與言之矣。夫：子謂惠莊惠行事不同而相投契。惠死而莊無可與雜言之人，是以歎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疾矣。言病甚也。可不謂云。力命篇作可不

諱而不言也。謂字誤。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似己清潔者不與為友。嫉惡太嚴也。力命篇作不比之人。

以人比數也。下文又字蓋人字之誤。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善惡。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釋文鉤反也。亦作拘。宣云亦逆。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畔。力命篇畔上有不字。是此脫宣云。上志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沈愛眾。故在己下者不忍畔之。張湛注居高而

自志則不愛。下之辭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張注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臨人而自賢。人所不與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張注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宣云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

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成云恂怖。懼莽叢叢。有

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釋文搯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搯。七活反。司馬本作條。成云委蛇從容。攫搯搯擲也。王射之。敏給搏

捷矢。俞云敏給二字同義。後漢鄺炎注。言論給捷。字注給敏也。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舊注以敏給為王射言。非捷接古字通。王命相者趨射。狙執

死。司馬云相佐王獵者。也。執死見執而死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也。以敖予。

傲傲也。以至此。殛也。殛死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色猶言意態。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釋文董梧。有道者也。以助其色。釋文助本亦作。劍成云除去也。去樂辭顯。屏去聲樂。辭謝榮顯。二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南伯即南郭伯郭聲近通用。字事又見齊物論篇几作机。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

齊物論篇作何居乎

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齊物論篇作槁木死灰桑楚

篇作槁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猶言槁枝也以下異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

之衆三賀之。

釋文齊君尊德故國人慶之盧云田禾即齊太公和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我名先著彼乃知之是我賣而彼鬻之也

若我而不有之。

自有其名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宣云逐外喪真

吾又悲夫悲人者。

宣云又自喪也

吾又悲夫悲

人之悲者。

宣云亦自喪也

其後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

乎。於此言已。

釋文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古人飲必先祭宜僚

僚歷酒祭故祝聖人宜云燕會之際正乞言靈錯時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前此未嘗言不言之言乃今言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司馬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察言難解非也或記載有異

孫叔敖甘寢秉扞。而郢

人投兵。

司馬云叔敖安寢恬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郢楚都也釋文羽零舞者之所執案淮南主術訓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與此文意同

王氏雜志

丘願有喙三尺。

能言之具願有之而已引孔子語畢彼之謂不道之道。

德總乎道之所一。

無論行德若何期於合道一而已矣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上知音智止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宣云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宣云非審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

宣云以名相標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弁包天地。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郭云有而無之。死无諡。成云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諡。實不聚。郭云令萬物各知足。名

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可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郭云大愈不可

得。為而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郭云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焉。而大備矣。天地何求自無不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宣云已貴於物故也。反已

而不窮。自然無須摩飾。循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大人之誠也。實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梱也

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索然涕下連綿之貌。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哀其不幸。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

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釋文禦距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汝何謂梱祥邪。夫所謂祥者特鼻入酒

肉之香。口入酒肉之味。二者盡之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其所自來皆廬取於民者。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臯。未

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釋文爾雅云牂牝字也。臯西南隅未地也。突字又作突。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盧云釋宮東南隅謂之突。東北隅

乃宦也。案牂所自來。故也。鶉所自來。田也。未田。故而有牂邪。雖非如國君之取於民。亦必有由。而至。未嘗一怪。問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遊也。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邀同微。義具庚桑楚篇。彼邀作文。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

為謀。不與之為怪。庚桑楚篇大同。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上文修胸中

地之情。而勿撓。撓北義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吾一與之類。應而不必擇事所宜者。為之。凡此皆與吾子修道之實也。今

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吾子不為世俗酒肉之人而今也。居然有世俗酒食之報可怪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宣云此常事也。

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宣云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殆非我與吾子之罪，幾於天危我家乎。是以泣也。

也。无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郭云全恐

其逃不若則之易售也。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宣云渠公蓋齊所封國如楚葉

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為鬻者故曰與國君同食也。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云畜畜愛也。

勤勞之貌。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釋文言相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案語又見庚桑楚篇。夫民

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

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郭云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且假乎禽貪

者。且以利器假禽貪者，宜云如禽者。釋文司馬云覲覲見之貪得猶貪漁也。即重利盜跖意。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釋文司馬云覲覲見

貌又甫拉反又曾結反。宜云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

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宣云惟不於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有暖姝者。釋文暖姝貌。姝姝妖貌。有儒需者。釋文儒需謂儉安須臾之頃。有卷婁者。釋文卷婁猶拘攣也。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說同悅。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

也。成云不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是以謂暖姝者也。儒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成云疏鬣之毛鬣。自以為

廣宮大園，奎蹠曲隈，孔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釋文奎本亦作蹠。郭慶藩云曲隈蓋謂膝內淮南覽冥訓高注隈曲深處。

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隈隱蔽之處是知言隈者皆在內曲隈之謂

不知屠者之一日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進退備於境域

此其所謂孺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

十有萬家。

釋文向云鄧邑名虛本又作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

曰。冀得其來之

澤。

云望得舜來而施澤也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

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

超世之神人衆至則不比。衆至則不比。與親比。

不比則不利也。

宜云不比。與親比。

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

釋文煬徐餘亮反李云煬炙也爲和氣所灸

以順天下。此謂

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郭嵩燾云蟻之附膾也。有利而趨之。即其知也。羊之膾也。與以可欲之利。即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

有意當兩棄之。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何膾之可慕哉。故曰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

不外視

以耳聽耳。

不外聽

以心復心。

不外用

若然者。其平也。繩。

成云無心而正物

其

變也。循。

循順也與變推移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成云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宣云之當作人是

不以人入天。

成云不以人事變天然之知

古之真

人。姚云覆言真人以美之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得自然則生。失自然則死。得外榮則死。失外榮則生。

藥也。其實

堇也。司馬云烏頭

桔梗也。雞靡也。

司馬云即雞頭一名茨

豕零也。

司馬云一

是時爲帝者也。藥有君臣此數者視時所

宜迭相爲吾

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宣云明於謀國唯種也。

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鳴目有所適。成云適夜不適晝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以長為節

去之則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宣云吹曬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試請風日常守河上而河以為未始擾而損之何也，以河源長遠有所恃而往

也釋文持本亦作持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物各守其類言故曰

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用有時而竭凡能其於府也殆。凡臟府之有能

者亦皆危殆殆之成也不給改。不能自反及殆之已成雖欲改而不給矣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聚於人身其反也緣

功。其反於自然皆緣功力其果也待久。其果疾自反亦待積久而人以爲已寶。而人以耳目心藏府爲身之寶務竭其用而不悟其日損不亦

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國戮民相續於世不知問是也。也姚云是者源也故足之於

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踐蹶皆履也博廣遠也言足得地踐之雖地任其踐恃有不蹶者在而後能善致其博遠也

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於知每苦其少然知雖少恃有不知者在而後知天道之

自然不知即真知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宣云知此方爲

真知他何足云大一，通之。成云大一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大陰，解之。成云大陰地也宣云解紛擾大目，視之。務見其大大均，緣之。

成云緣順也郭云順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郭云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之。成云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定持之。郭云真不繞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

盡有天。成云上七大未循有照。成云順其自然智自明照冥有樞。窈冥不言中自有樞機始有彼。大始之中而彼我之端已見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郭云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成云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不知

而後知之。不知而後為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問道無方而不可以無崖。為道固頓滑有

實。向云頓滑謂錯亂也。案物物各有實理。古今不代。郭云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郭云宜各盡其分則可不謂有大揚

推乎。成云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推實論之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感然為。宣云闔同易案言易不推問此理為感然為乎姚讀盡有天循句有照冥

句有樞始句有彼則句釋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微也天循為體故有樞始照冥為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為則無常則也此非必其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餘耳而不可以知解求也故問者難而

又不可不問此理真實不虛盡不問而終身惑乎今併取之。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今以我之不惑解人之惑以反於不惑是尚為

大不惑也

莊子集解卷七

雜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成云姓彭名陽。字則陽管人。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成云夷姓名節楚臣。王楚文王也。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司馬云王果楚賢人。李云譚說也。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釋文公閱。體隱士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鼈於江。司馬云。擗刺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釋文廣雅云樊邊也。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顧郭云言此者也。抑彭陽之進趣。夫夷節已不能。而況

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爲人又。不相似。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同。不自許以之。

神其交。不以氣詭自許與。惟以推薦神其交結之術。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固顛倒冥蒙。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非能以德相助。相助以消德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逢春不帝假之以衣。暍者反冬乎冷風。釋文字林云暍傷暑也。若得冷風則不帝反爲。

冬時。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暴戾如此。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王云佞人以才辯奪之正德。以上道服之否則不撓屈也。人皆謂公閱休。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爵祿而化卑。郭云失其所以爲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成云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過物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云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

與入並立而使人化。郭云望其風而靡。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歸居猶言安居。易云父父子子。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即其參也。而一聞其所施。既歸隱不出則所施於物者。爲之一聞也。釋文闕音闕。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情其

情其

情其

高遠於人心。故曰待公闕休。郭云欲其釋楚王而從闕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聖人自愛其身由中達外周至無間。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然出於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作動也。或有搖動皆復其本命而己之天為師。人不過從而命之。憂乎知而所

行恆。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知貴能行專以知為憂而所行無幾時甫行又止。吾將若之何哉。言行不可有止。生而美者。人

與之鑑。人告以美不實子以鏡也。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以上借美為喻。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奉以至仁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循性而行貴在無已。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宣云以故鄉喻本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縵。郭云縵合也。姚云縵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非縵乎。同此解。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俞云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外而可望見者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况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者乎。以十仞之臺。懸衆聞者也。俞云猶以十仞之臺懸衆人耳目之間無不共見其聞其暢然更可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俞云路史循畫紀有冉相氏。郭云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案齊物論篇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與物无終

无始。无幾无時日。成云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無幾無時無見在案曰字當屬上讀。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無我故常不化也。案語又見知北游篇。闔嘗舍之。闔同曷。云與化俱往。曷嘗舍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為專也。若之何。夫欲師天之自然而卒不得以致與物皆殉。其以應物為專也。究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

有始。未始有物。宣云無心若此。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泄。王云泄敗壞也。案與物偕行而無所替。廢所行

若無心而合道也又何兩
論無為而無不為也其合之何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

宣云司御門尹官名向云登恆人名成云傷湯忘物得良臣為師俾端拱而不為也案司御門尹當是兩官疑

御下或有奪文故郭云委之百官而不與也不止一師故下云從師而不圍

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

宣云從師而不圍於師得環中隨成之道為之司其

名之名成云推功司嬴法得其兩見

成云嬴然無心也見顯也案無師法而君臣兩顧所謂以其君顯也

仲尼之盡慮為之

傳之郭云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宣云當以仲尼為師而化之

容成氏曰除日无歲

郭云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案淮南本經訓高注容成氏黃帝時造歷日者

无内无外

成云内我也外物也為計死生故有内外歲日既造物我何猶姚云除日無歲積少以為多也無内無外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

魏瑩與田侯牟約

司馬云瑩惠王牟齊威王

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

取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釋文犀首魏官名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

衍請受甲二

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

也出走

田忌也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釋文三蒼云扶擊也

季子聞而恥之曰

釋文季子魏臣

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俞云下十乃七之誤七仞去十仞不遠城基已厚若既十仞直謂之已成可耳此與下文兵不起七年是王之基對文為喻十當作七無

此胥靡之所苦也成云胥靡徒役人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

也宣云胥靡尙惜已築之城犀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此亂人也

華子聞而醜之曰

釋文華子亦魏臣

善言伐齊者亂人也

成云善巧

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成云此華子自道之詞宣云猶未免營心

於事也

王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宣云道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况聘怒乎

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釋文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釋文蝸音瓜李云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俗名黃蠶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

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

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蘇輿云在猶察也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

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成云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君曰。然。曰。通達之中

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為魏為秦所逼徙都於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

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釋文愴惘也客出。惠子見。上言客出此客出二字當衍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成云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聖人之行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竽也。猶有嗚也。釋文鳴許交反

管聲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釋文映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映然如風過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

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云蟻丘山名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釋文稷亦本作總成云衆聚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成云古者鄙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

為聖人言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線也是自埋於民。郭云與民同自藏於畔。王云隱藏於地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志在大道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短疑寂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成云心迹俱異是陸沈者也。

宣云無水而自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

也。成云著顯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必不而何以爲存必去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
司馬云子牢即琴牢孔子弟子

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

司馬云鹵莽猶蠹粗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盧云蠹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
靈俞序篇始於蠹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蠹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蠹輪
連用者亦多猶蠹粗也有

欲改爲粗疏者故正之

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

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

來年猶言次年變齊者更變而整齊之

深其耕而熟耰之司馬

云優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

厭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

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無所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

案言所欲所惡叢生而傷正性是吾性之萑葦蒹葭也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前

尋與始相對爲義漢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注尋揄往之意也言欲惡之事其始萌若足以扶助吾形寢尋既久則引誘吾心拔擢吾性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並潰奔潰

也漏發穿孔而出也言情欲之害奔潰偏發不擇處所精神既敗形氣隨之也

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釋文溲本亦作癰疽謂病瘡膿出溲膏謂虛勞人尿上生肥

白沫也

柏矩學於老聃

釋文柏矩有道人

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

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臥司馬云幕覆也俞云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漢景帝紀改磔曰棄市顏注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人辜磔人者必張尸於市故柏矩如此

號天而哭

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

大菑謂被殺也

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宣云又言不是

為盜乎不是榮辱立然後觀所病。郭云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為殺人乎聚然後觀所爭。郭云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

休時欲无至此得乎。郭云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成云引過責躬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人也成云一物失所虧其

形性自責若膠湯自罰千里來釋是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隱匿為事而責不識此物者為愚大為難而罪不敢

大為艱難而以重為任而罰不勝。宣云過重其任而於不勝者加罰遠其塗而誅不至。宣云遠其程塗而於不至者加誅民

知力竭則以偽繼之。郭云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偽士民安得不偽。宣云蓋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

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云當責上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固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

也。成云一歲之中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訕為非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寓言篇孔子同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上兩其知音智下如守郭云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

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宣云知之所不知上所言莫見者是

所謂然與然乎。釋文然乎言未然案此與論語其然豈其然乎意同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宣云不知之理古今誰能逃之此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大弢三人史官名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云際謂盟會之事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郭云靈有二義

有義

大戮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曰靈無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二人。同盥而浴。

釋文歷浴器史鱣奉御而進所。至其搏幣而扶翼。成云公見史魚深懷愧悚假遣人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成云又諡法德之精明曰靈獫韋曰。夫靈

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

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居處也郭嵩燾云古之葬者謂子孫無能馮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奪之夫靈

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蘇輿云獫韋歸之前定言命言神者之所祖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大公調曰。丘里者。

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宣云合十百為丘里散同以為異。宣云散丘今指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宣云可見合異為同方能見道天下理皆

如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俞云水乃小之謙高卑小大相對為文大人合弁而為

公。郭云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宣云心為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由中出者。有

正而不距。宣云行為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距案正作匹說見天運篇注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宣云賜則私也五

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郭云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郭云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

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案宣本武。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宣云道得同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郭云各名止於實故無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禍福信寔。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王云寔寔流行貌宣云禍福得然自為倚伏失意中轉有處自殉殊面。成云殉逐也面向也彼此

是非紛然固執故名有所正者有所差。鄭滿云強之以異趣逐已見而所向不同 有正者有所差。名爲正之而實已兩差 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木隨川而下 皆於水次受量度。無棄材比譬也 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木石同生於大山之基址成云壇基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

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

成云期限也 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云讀猶語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

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 因其大而號以讀之

則可也。宣云譬物之萬不可數而約略號之使於稱謂道之大更無可指稱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耳豈真有一事一物可名爲道哉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宣云既有道之名即不可與無名比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云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宣云疑不可名爲道則萬物以何爲本 大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俞云蓋當讀爲害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生相殺也 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宣云橋同橋下同成云起貌也 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釋文片音判成云庸常也 安危

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緩急謂壽夭聚散謂生死 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聽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於可見之物而已 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

起。宣云知其無端任其自然隨猶追尋也 此議之所止。宣云烏可妄言萬物起於何處哉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

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成云季真接子齊賢人俱遊稷下莫無也使爲也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

未爲通論故問以定臧否俞云禮祭義鄭注孟子公孫丑趙注並云或有也此文或與莫對莫無也或有也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郭慶藩云接子漢書人表作捷子接捷古字通史記孟子荀脚列傳索隱接

子古著書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

化。宜云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解說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宜云又不能意度其所將欲為之機。斯而折之。宜云

斯割也。詩。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精細倫比也。宜云微物鳴吠。尚不能明其所以。然則小至莫破。大至莫載。焉可言讀意。則邪。或之

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宜云二說猶未免物。屬終是立言之過。或使則實。成云。有為也。莫為則虛。成云。虛則無

成云。無故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宜云說實則是物之所居也。此或使之說之過。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宜云說虛則是全空。此莫為之

說之。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以為可以言詮可以意測。不知言則去道愈遠。未生不可忌。物之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已死不

可阻。釋文本亦作阻。案其已死。也不可礙阻而令其不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死生止在目前。而其理莫能觀。或之使。莫之為。

疑之所假。二說為後世。疑者之所借端。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宜云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所始。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其終。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郭云。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日或使曰。莫為言者。以二說為本也。然終始。始於物。俱不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郭云。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二說僅居物之一偏。何足語於大方之家。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郭云。求道於意。言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郭云。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窮道與物之極。言與默莫能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宜云。離乎言默。可以求道。此至論也。

雜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凡物之自外至者。其利害皆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宜云。善不可為。惡來死。桀紂

亡。宣云惡不可為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成云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

屍鳥之形。感其屍鳥之江文。萋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為碧。成云萋弘放歸蜀自恨處而遭譴刺腸而死蜀人感之以置感其血三年而化

為碧玉。釋文見呂氏春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成云孝已

子遭後母之難。憂甚而死。曾參至孝。父母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曾參死地。故悲泣也。李云曾參至孝。為父所憎。常見絕糧而後蘇。

木與木相摩則然。

俞云淮南原道訓亦云兩木相摩而然。但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作金與火。疑此亦當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為木與火矣。蓋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為言。見火之為害大也。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釋文音駭。宣云駭動也。於是乎有

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雷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人亦

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利亦害也。故常兩陷而无所逃。墮螭不得成。釋文墮螭郭音陳。惇成云猶惶也。案言人視外物過重。雖怵惕懼卒無所成。心若懸於天

地之間。釋文縣音玄。言懸情外物極乎宇宙。慰賢沈屯。作慰。作警。作沈。作屯。李云警。閱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與物之生火同。郭云內熱故也。

衆人焚和。衆皆謂於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月固不勝火。人心之精明譬猶月也。豈能勝此火乎。於是乎有儻然而道

盡。釋文儻音頽。宣云於是乎頽然。儻壞天理盡而生機。儻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釋文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

子三百金。可乎。成云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銅鐵之類。皆名為金。非黃金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

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云西江蜀江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

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在國名

為大鈎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

五十牂以為餌釋文牂健牛也

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鋸沒而下釋文緇字林云猶陷字

鷲

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郭慶藩云憚者威威之名賈子解縣篇陛下威憚大信同伸

與此同案赫亦怒也皆以魚言

任公子得若魚若是也

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制同制字也古折制字

通司馬云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

莫不厭若魚者厭飽食

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

也釋文李云輕量人也本或作輪輪小也本又或作輕

夫揭竿累司馬云累綸也

趣灌瀆守鯢鮒李云皆小魚

其於得大魚難

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成云干求世縣高也令謂令問宣云縣令猶賞格也

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求詩禮發冢

大儒臚傳曰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

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

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為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

接其鬢成云接撮也

擊其顛釋文字林云擊一指按也

儒以金椎控其

顛成云田桓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蘇與云苟無詩禮何至啓好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

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桓又因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黎云長上而促下

未僂而後耳成云肩背僂

視若營四海成云瞻視高遠似營天下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宜云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貌。斯為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

傷。而驚萬世之患。釋文驚本亦作敖。同。案言孔子不忍一世之傷而傲然貽萬世之患。抑固窶邪。抑子胸中固素無蓄備而為窶人邪。亡其略弗

及邪。郭慶藩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蔡澤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言亡其若

今之言無亦言無亦。子智略弗及此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夫以施仁惠為事者博衆人之歡。故長一己之驕傲。

此之謂以歡為驚。乃終身之醜。意惟庸人之行或及此。馮耳宣云。中民庸人也。蘇輿云。中民亦見徐無鬼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俞云。隱訓為私。呂覽道篇高注。隱私也。文選

緒白馬賦。恩隱同。屋李釜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私恩。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金惡兩忘謂塞之使無可譽。則所非者亦止。語又見齊物論篇下四字作廢其道。

以興事。以每成功。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業。恒自從容不覺。物情故其功每就。蘇輿云。每與敏同。言與事不迫而成功自速。奈何哉。其

載焉。終矜爾。奈何哉。子載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釋文李云。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潘也。

予。自宰路之淵。李云。淵名。龜所居。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

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

吉。卜。乃劔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知同智。下同。不能避劔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蘇與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木篇賢則謀不自則。郭云言賢則爲人所謀。與此謀義同。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姚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小智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去小知而大知明。郭云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成云遺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宣云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有用乎。釋文廟音側。墊音側。墊音側。

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用者多。然使側足之外掘之。至於黃泉。則有用者尚有有用乎。惠子曰。无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

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人而不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

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浮游隱遁。決絕棄世。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真智大德之所任。殆不如此。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火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雖相與爲君

臣。時也。時之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世代變易。二者相等。故曰。至人不畱行焉。至人於此絕無流滯。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彼。且以唐古之風。視今之世。夫孰

能不動於中。彼動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處。與遊遊決絕者異。順人而不失已。與覆墜火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尊古卑今之教。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順人而不失已。與覆墜火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成云顛辛。鼻之專也。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下知音智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道乃人所共由不欲壅滯壅則必至哽塞

也。跖則衆害生。郭云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殷正也其或

過天之賦性。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於天理壅塞根。胞有重闔。釋文胞腹中胎郭云闔空曠也成云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

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宣云勃谿通塞相乘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通塞相乘踐也

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宣云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向假情曠

德盜乎名。名盜溢乎暴。郭嵩焘云德所以奔盜名爲之也名所以奔盜表暴以成之也荀子富國篇聲名足以暴灸之

知出乎爭。宣云爭而後勝智柴生乎守。柴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懼達生篇云柴立其中央

行。春雨日時。草木怒生。日疑日之誤銚鑄於是乎始修。成云銚郭之類也鑄也

過半。而不知其然。釋文植立也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曰到植盧云到古倒字成云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宣云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些臧可以休老。釋文臧本亦作據郭嵩焘云廣韻據案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皆宣云此蓋虛生

之所。未嘗過而問焉。宣云寧定則心開泰可以止迫據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宣云姑教勞者以自息之方耳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宣云未能佚者不專此案非字當衍

賢人未嘗過而問焉。釋文人如黃帝堯舜神人如廣成太隗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務光申徒狄之輩蓋賢人也

小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駭國蓋田恒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釋文演門名宋城門名

以善毀

瘠爵為官師。

宋君旌其孝行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其黨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黨鄉黨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

聞之帥弟子而陵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釋文踣字林云古踣字司馬云窾水名成

云他恐及已與弟子踣踣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遂其高名徐赴河自縊而死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

釋文荃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筍也盧云如或所云是齎也見詩周頌案成本作筌

在者生致之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釋文蹄兔胛也係其脚故曰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

重言十七。宣云引重之言十居其七

卮言日出。

釋文卮字又作卮音支字略云圓酒器也

王云卮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

和以天倪。

成云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案謂止能應以自然

寓言十

九藉外論之。郭云言出於已俗多不受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成云媒媒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他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故為支離之過乃與已同則應

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人情專以同異為是非故須寓言

重言十七。莊云

是非故須寓言

重言十七。莊云

曹凡託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為神農

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

所以已言也。

已止也止天是為耆艾。此為長老之言則稱

引之釋誌

耆艾長也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處事貴有經緯立言貴有本末所重乎耆艾者作高而有本

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胸無經緯本末徒壽年耆者是為得為先乎蘇與云期猶限也

人而无以先人。

言他無以先人徒以年為限則陽儒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與此期字義同

无人道也。

宣云不能盡人之道

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郭云直是陳久之人耳。宣云猶老朽也。

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日出不窮。聊以盡我之年歲耳。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

蘇與云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則有正有筌。齊與言言與齊終無可齊之日。故曰莫若無言。

言无

言。郭云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仍無言也。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然不然。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

以上又見齊物論篇

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

久。非比無言之言。孰能傳久。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宣云皆有種類名。以其形禪於無窮。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郭云倫理也。案如環無端。莫得其理。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成云均齊也。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則陽譎稱。蘧伯玉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

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為化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宣云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

孔子云。

宣云引孔子雅言。

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大本天也。人受才於天。而復其性靈以生。

鳴而當律。

聲為律。言而當法。言而

世為天下法。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敢讙立。定天下之定。

釋文讙音悟逆也。案言但取服人口而已。而能使人心服。自不敢在如此者。斯足以立定天下之定理也。子言如此。

已乎已乎。吾

且不得及彼乎。

成云此莊子歎笑宣尼之詞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為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子也還其大而已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義亦可采

會子再仕而心再化。

宣云化變也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千

鍾而不泊。

成云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案不及親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懸其

罪乎。

郭云懸係也宣云為親而任心無係祿之罪

曰既已懸矣。

宣云已懸係於祿餐矣

夫无所懸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親

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備質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

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者俞云雀字衍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字是陸所見本未衍雀字故但言元嘉本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鸛

蚊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為鸛為蚊乎釋文又云鸛本亦作鸛疑是古本如此其文云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傲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蠅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鸛與蚊二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與蚊虻二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孰稍能樸素去浮華耳二年而從。成云順於俗也三年而通。成云不礙境也四年而物。成云與物同也五年而

來。成云為衆歸也六年而鬼入。成云神會物理七年而天成。成云合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成云不覺死生

九年而大妙。成云妙精微也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郭云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郭云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而生陽也。无自也。宣云死為陰生為陽郭云生之陽以其絕迹無為而然非有由也而果然乎。而佞也言佞果能無為乎惡乎其所適。

惡乎其所不適。成云所適在皆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各據其所以定吾惡乎求之。成云吾於何處分外求之莫

氣數有定

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成云時來運去非命如何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成云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豈其命乎言無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郭云理必有應若無神靈以致之也。无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相應之理有時而不靈。

衆罔兩閔於景曰。

影外微陰甚多故曰衆罔兩。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若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括束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

釋文搜本又作叟成云叟叟無心運動之。奚稍閔也。

宣云何率爾而閔。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予雖居然有之矣而不知所以然。予蝸甲也。蛇蛻也。

釋文屯聚也。宣云得火日則屯聚而歸。陰與

似之而非也。

宣云甲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察以上與齊物論同而繁簡異。

火與日。吾屯也。

釋文屯聚也。宣云得火日則屯聚而歸。陰與

夜。吾代也。

司馬云代謂使得休息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彼謂形。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云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宣云強陽謂健動也。

強陽者又何以有閔乎。有即上文予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以有予閔乎。

陽子居南之沛。

列子黃帝篇作揚朱。

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邀約也。宣云子居邀老子於沛郊。

至於梁而遇

老子。宣云梁沛郊地名。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

答。至舍。進盥漱巾櫛。

黃帝篇與作館。

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

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

郭云跋扈之貌。人將畏而疏遠。

誰與居。

誰與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辱好也。此道德經文。

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

張湛注客舍家也。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煬

者避竈。成云然火者不致嘗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云去其奇幹故也。

莊子集解卷八

莊子集解卷八 讓王第二十八 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子州支父曰。以

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

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

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釋文石戶本亦作后石戶地名。成云戶字亦有作后者。曰。捲捲乎

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釋文捲音權。郭音登。用力貌。案戶亦作后。此乃自稱言我捲捲勤苦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以舜之德爲未

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賣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成云用養土地所養百姓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司馬云連讓曰輩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賣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為貴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養者不以嗜養傷身無利者不以求財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

釋文李云搜王子名淮南子作醫爾雅云爾戴日為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俞云擊前

無三世弑君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踏之子無顯據竹書紀年醫為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載而無顯是無顯以前三世皆不審終則王子搜是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据索隱訂正

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司馬云子華子魏人昭僖侯侯俞云呂覽貴生篇引子華

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為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書記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釋文司馬云廢病也一云攫者援也

者新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

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

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

不得也。憂其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

輕重矣。傳上脫昭字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

飯牛。李云苴有子麻也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

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俞云聽下者字

衍呂覽貴生篇無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避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由此觀

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

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王云所以

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有珠字當据補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

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釋文子陽鄭相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倉之官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言相君過聽有此嘉惠先生不受。

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

篇淮南汜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繡公二十五年鄭繡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繡公駘又與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

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強令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

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約此非

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桂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宣云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俞云爲上綦字衍案綦或當作其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

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

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蓬戶不完。釋文織蓬爲戶。桑以爲樞。而甕

牖。司馬云屈桑條爲一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以爲塞。司馬云以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釋文弦謂

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

釋文以華木皮爲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稱櫃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即搏也。說文搏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李云。緹履謂履無跟也。三蒼解詁。緹作躡云。躡也。聲類或作履。通俗文履不著跟曰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願世譽而動。比周而友。成云周旋親比以結朋黨。學以爲人。教以爲己。釋文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不然也。仁義

之慝。司馬云依託仁義爲姦惡。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會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司馬云腫噲剝錯也。郭慶藩云。疑噲當爲瘡病甚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

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挫志。養

形者忘利。成云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致道者忘心矣。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釋文飢或作饑。廣雅云糜也。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之即謂利。行修於

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喜得此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 釋文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釋文魏淮南作闕司馬本同云闕讀曰魏 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許慎云天子兩觀也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宣云重生 發尊生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釋文

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安生嫌惡也。俞云從字絕句。是也。呂覽審為篇作不能自勝則縱之。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篇並作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 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

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羹不糝。成云藜菜之 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

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

夫子者无禁。釋文藉 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

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郭慶藩云呂覽 慎人篇為作謂

是也古為 謂字通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 驚天作大此誤霜露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 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

成云削然取琴聲

子路屹然執干而舞。

李云屹然奮舞貌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

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

暑風雨之序矣。

俞云：德當作得，呂覽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案成云：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是成所見本德作

得與呂覽同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謂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

共伯不聽（據路史當補弗獲免三字）即千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北口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南共縣西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

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言不惟若此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漫汗也

吾羞見之，因

自投清泠之淵。

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崆山下。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

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於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平

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釋文：司馬本稠作洞，云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

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釋文司馬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

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

二等。成云加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

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禧釋詁禧福也不祈喜不祈福也呂覽誠廉篇作時祀盡敬

而不祈福與此字異義同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

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上與尚同呂覽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

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並依塗汙也不

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特也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

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

下。侵暴諸侯。釋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俞云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跖之為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讀者勿以寓言為

也。穴室樞戶。司馬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

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釋文禮記鄭注小坡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路。爲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

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路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

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路。盜路乃方休卒。徒太

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釋文鋪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路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

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言憲章文武。

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

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俞云極當作殛。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多士在億二十八傳昭

七年傳釋文並曰殛木作極。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釋文司馬本幕作慕云言視不敢望路而望履結而還也謁者復通。盜路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

避席反走。再拜盜路。盜路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

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

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釋文知音智能辯諸物。

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

孤矣。今將軍兼此二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司馬云明也齒如齊

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路。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

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

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共讀曰供

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路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

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

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錫之地。朱均不嗣湯武立而天下

後世絕滅。成云湯武子孫咸遺棄絕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

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

成云居居

安靜之容起則于于

郭慶藩云于于廣大之意方言于大也禮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為廣大于于重言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

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

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成云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

縫衣淺帶

釋文縫作撻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當注引向秀云撻衣儒服寬而長大釋文撻又作縫縫

衣大衣也或作逢釋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釋文淺帶縫帶使淺掖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

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

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

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

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

疑有奪文

上无以為身下无以為人子之道豈

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不慈舜不孝

成云堯不授丹朱舜為父所疾

禹偏枯

成云治水勤勞致疾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

里

句應在武王上而誤倒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

孰同熱猶言精熱討論之

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成云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

荷擔采樵拾橡充食子貢遇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

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聽未詳所據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

其死猶猪狗乞兒 皆離名輕死。釋文離力智反 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壽由天命者也 世之所謂

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

也。然卒為天下笑。成云為達道者所嗤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二子以身殉國在諸人中猶為最上 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

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入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

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云瘦當為瘠字之

謀也病瘠一類死喪一類憂患一類瘠字或作瘠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

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 詐巧虛偽事也。非

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路邪。成云微無也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路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卽篇首柳下所云也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文科音聘成云料觸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何不行義乎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

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無所行則人不見信不見信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真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上為殉名利也若棄名利而反之我心士之為行亦不可一日不為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成云多信猶多言也無恥貪殘則富多言夸伐則顯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觀之於名計之於利利而反之吾心則士之為行惟抱其自然之道而可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司馬

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

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法筵篇義士作仁義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司馬云以嫂為室家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常卽桓殺君竊國。而孔子受

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言行相反而交戰不亦拂乎。

成云揚成云揚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宣云言貴於成子張曰子不為

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俞云五紀即

六紀白虎通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不滿苟得曰。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舜流

母弟。釋文第謂象也流放也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

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成云監明也見也名利二途吾

日與子訟於无約。成云訟謂曰。宣云以下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成云而殉其所不為。成云則一也。故曰。无為

小人。反殉而天。反己而求汝无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無問枉直

以為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成云觀照四方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成云圓機猶環中也執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成云徘徊猶轉變意用於獨化之心以成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

而所為。王念孫云轉讀為專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即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承上文言當

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其所為矣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成云無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比于剖心。

子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廉之害也。釋文作勝子自理云本又作申子自理成云謂申屠秋拘獲之河也一孔子不見母

匹子不見父。義之失也。釋文孔子事季云未聞司馬云臣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此

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

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

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意同抑古抑意字通言抑或知而不能行故推求正道念念不忘而外富貴邪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人即上與名就利之人彼以爲與已同時同鄉而有絕俗獨世之士是其專於無爲主於正

體足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胡不效之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乃偶同於俗化合於世其去絕俗過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其所謂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事情乎

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真適與否不見於此也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

監於心。恐而懼喜而快心之真適與否不見於此也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而不免於患也。成云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知爲之有爲不知其出於無爲故雖富貴而不免憂患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

不利。窮美究執。釋文音勢本亦作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賢過也俠人之勇

力。而不爲威強。俠同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

巖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我同欲知

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爲天下必以百姓而動百姓亦不違背其法度是以足而不爭。

無以為故不求。知足故不爭無為故無外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成云四處猶四方也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比聖凡之分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廉貪之實非外有所迫也反視其度量何若而已知之矣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獻人。計

其患慮其反。詩衛風不思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

帝而雍。黎民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場美利以奉一己是自害其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

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

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可以有此賢名而居之非彼之欲與賢名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

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必欲謹持其名苦身體絕甘美約奉養以持生則與久病長阨而不死者同究何益乎知和曰。

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

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說文噉口有所快也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

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徐音緩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為佞王念孫云左昭五年傳注馮威也馮氣猶威氣寒貪欲既多佞害沈溺於

威氣如負重上行其苦甚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郭慶藩云淮南繆稱調高注應病也與竭對文皆疾也靜居則窮。體澤

則馮。平居則辭窮體澤則馮怒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成云戚醮猶煩惱也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李云重樓內而疏窗外通謂設備守具外不敢

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

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

性竭財。嗜則若天性財即性也故曰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郭茂燾云單古字通單謀但單亦訓但故

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僚曲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雜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

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劍士

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俞云惠文王後為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

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

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

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

蓬頭突鬢垂冠。釋文將欲鬪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云謂纓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釋文為便於事也瞋目而語難。

釋文難如字艱難也勇士憤怒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聞大王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極言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

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已虛心，開錮利物。

感而後應，幾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

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

劍。郭廣雅云：魯頌敦商之族，箋敦始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棗杖持也。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

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

石城為鋒，齊岱為鏑。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鏑劍刃一云劍，鏑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晉魏為脊，周

宋為鐔。成云：鐔環也。晉魏近乎地，故以為脊。周宋近南，故以為環也。韓魏為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鈇，同一云：鐔從接，向背鈇從接，向刃也。包以四夷，裹

以四時。成云：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遠統北海，近帶北岳。二句應在包以四夷上。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刑罰德賞也，皆以劍言。古人有劍論。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秋長登則持而不御，秋冬肅殺故行用之。此劍直

之无前。直當也。舉之无上，案之无下，揮之无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

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

豪傑士為夾。此劍值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揮之亦无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海。成云四鄉此劍

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

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

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饒食三莊子曰。大王安坐

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忘

自殺也

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司馬云黑林名也休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壇中高處也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

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

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

曰。孔氏者何治也。治何術業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鑿而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

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

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

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離於元道釋文。又作介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司馬云：擊槳也音餘。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釋文：鄉，或作嚮。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俞云：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

也。成云：助我不逮。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

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理也，下同。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各守其位。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成云：陵，亂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無功於國，無譽於民。爵祿不持。不能保持其爵祿。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

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釋文：朝觀不及等比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

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專之謂之摠。成云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成云人

強進患言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成云苟且順好言人之

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隱。成云苟且順詐僞則稱譽之惡其人

云張本惡作德謂顛倒是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頰適者善

非以敗人之德意更警類或作頰宜云偷拔謂僞引入心中之欲。此人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

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變易常節以俸專知擅事。侵人自

用謂之貪。專知自謂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

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

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知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外物不

自無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

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理倫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

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也。事親以適。不論所

以矣。以用也。啜菽飲水亦可用。可盡歡。故不問所以。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不在其穀。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臨喪盡哀。

於是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

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惟人事是憂。不知貴真。祿祿而受

變於俗。故不足。釋文祿司馬本作錄。案祿錄錄錄也。僕書蕭曹贊作錄錄顏注猶鹿言在凡庶之中。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湛與沈同。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

而比之服役。若僕從然。而身教之。政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

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適悟為往妙道真本也。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

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

車而問曰。旁同。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敬畏。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者杖拏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

宣云言已久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

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成云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上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故

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擅者專有之。且道者。萬物之

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 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李云方道也。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司馬云餐讀曰漿。十家並。而五餐先饋。釋文

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饋。寒張湛注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云外自氣。不了張注引下有。內不釋然也。五字。形謀成光。郭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徒協反。郭云便辟也。說文云。開也。以外鎮人心。張注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釋文謂重繫。寇過於老人。而鑿其所患。釋文。鑿子今反。亂也。蘇輿云。下所謂任事效功。即所患也。言將以已所患者。攪亂之也。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

下云。盍胡嘗視其長。亦備緩自謂。宣云。蓋有隨意一說。蓋與齋同。猶致也。並編。夫贊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黃帝篇多上有無字。張注一本無無字。案無者與莊本同。有無字。理較圓。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

國。而知盡於事。黃帝篇無乎字。二語屬齊君說。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成云。驗我。以功績。吾是以驚

言往見齊君。彼將任事而課功。責望甚重。將有患亂。故以賣餐之事推之。驚而走也。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善其能觀。察人情。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司馬云保附也案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成云既及升堂請益者多

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司馬云敦堅也成云以杖柱頤聽其言說

立有間不言而出。成云志言而歸賓者以告列

子。釋文賓本亦作儼謂通客之人

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郭慶

藩云發廢古同聲通用案黃帝篇作廢張注廢置也會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黃帝篇之下多感也二字異下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此乎案本文而焉用之其義自明黃帝篇當釋作汝焉用此感也張說非感豫出異者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

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又无謂也。黃帝篇必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才即本質也與孟子非才之罪也義同釋文一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人則此心逐物捨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宣云無忠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張注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郭嵩燾云僕書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顏往孰審也言既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詳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

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因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一彼虛舟任運逍遙案巧者以下莊子所增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云緩人名也釋文裘氏地名郭云呻吟吟詠之謂祇二年而緩為儒。郭云祇適也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宣云喻學問既成必及人使其弟墨。

緩使弟學墨弟名見下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墨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

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闔同盍何不也胡亦何也闔胡連文如古書尙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輪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覆有墨性不從緩得機

或作垺音浪家也案緩見夢其父言弟之為墨是我之力何不試視我家上所種秋柏已結實矣案魂告語深致其怨

言說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有墨性故使墨。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人猶言此人成云言緩自恃已有學植

之其異於常人故輕。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穿鑿得井行幸汲而飲之井主護水至摔

飲者之頭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釋文知音字同德之爲言得也言知得之爲德而自是其德。釋文知音

已爲不智。況於有道之人而可不因任其天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上文云巧者勞而知者憂是爲天所刑也德充符篇云天

刑之安可解不以有道自命則可。逃遁天之刑矣。語又見養生主篇。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此所以爲聖人也。衆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捨己以徇物安其所不安也。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此所以爲聖人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成云運知則易忘言則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之往也成云語於自然之境。知而

言之，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成云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澹素無復人情。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云朱泚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千金之家。單同釋。三年技成，而

无所用其巧。宣云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德。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郭云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矣。宣云以理之不

必然者而各必其所。順於兵，故行有求。宣云徇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雖有兵不可恃。

小夫之知。釋文音智。下爲知同。不離苞苴竿牘。宣云裹曰苞藉曰苴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司馬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傲精

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勢於蹇淺淺薄之事而欲導羣物以成兼濟之功虛形器以合太一之理若是者已爲宇宙之羣形物累所迷惑安能知太初妙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

甘冥乎无何有之鄉。

郭云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俞云釋文冥本亦作曠又音眠是也曠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且不曠李注曠古曠字是也甘曠即甘眠徐无鬼篇

孫叔敖甘蒙乘羽甘眠與甘寢義同淮南傲真訓甘曠於瀾瀾之域即本此文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

宣云出於虛歸於虛窳以喻至人之自然流行也

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窳。

按謂上小夫大窳無為泰定之字言人見小而遺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

王益車百乘反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

既同

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

司馬云稿項項稿立也黃馘面黃黧也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宣云貞同慎

曰殆哉圾乎

郭云圾危也

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宣云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以支辭為正旨

忍性

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視示同措其聰明是不知也習於矯偽是不信也忍飾性以示

民而此不知不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之於其神此豈足以上民乎

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彼謂仲尼女謂哀公頤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彼待我而養

與有此誤舉猶之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於圖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德非上天布施之大道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

者勿齒

世之賤商賈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抑之不與士民齒或因事齒而其心之神理仍有不齒之見今以德相布與商賈何異神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微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郭云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棊楚梃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郭云動而當。則內無刑。宵人之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小古字通用。離同羅下同。訊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成云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成云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極。惟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

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釋文愿謹也。俞云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有長若不肖。成云

長者形如不肖。有順悞而達。柔順悞急而內通事理。有堅而縵。外堅強而內緩弱。有緩而鈇。釋文鈇胡且反。又音干。急也。案外舒遲而內悍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宣云捷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多欺。近使

之而觀其敬。近則多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則難理。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猝則難辨。急與之

期而觀其信。宣云急則易爽。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貪危易改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不正也。或作則。俞云上文皆舉美德言之。此偏觀其不正則不倫矣。其云或作則當從之。國語周書威儀有則。周書官人篇醉之酒以觀其恭。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郭嵩燾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所謂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男女參居而觀其色之邪正。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以九事徵驗雖至不肖之人亦得其情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優。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成云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

夫也。上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僇。僇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如而夫者。郭云而夫謂凡夫也。一命而呂鉅。郭嵩燾云方官呂

也亦通作巨大也。呂鉅謂自高大蓋矜張之意。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釋文協同也。鉅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也。

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宣云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有多礙如有睫然賊何如之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及其有睫則方寸之內審視多端

內視而敗矣

多紛擾之害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謂耳目口鼻心而心為首

何為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

郭云吡訾也成云心所好者自以為是所不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入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

因

以是窮

宣云自恃故也

緣循

成云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

偃快

釋文偃快守分歸一也郭嵩霖云尋釋文意偃快即偃仰言俛仰從人也

困畏

通云困畏怯弱也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不若人與上俱過人對文三者皆自處於不若人然必通達

知慧外通

逐外者其神勞下文所云其功外也

勇動多

怨

壯往者仇隙衆

仁義多責

言仁義者貴望厚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

郭云傀然大恬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傀為大是也肖

當訓小方言肖小也廣韻同肖與肖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

達大命者隨

大命謂天命之精微達之則委隨於自然而已

達小命者遭

小命謂人之則安於所遭亦無怨謝

相釋尹知章注釋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

李云自驕而釋莊子也郭慶藩云釋亦驕也管子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

引司馬云蕭蒿也鐵錙蒿為蕩鏤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

郭慶藩云北堂書鈔蕭部御覽七百並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

微之有哉

宣云言殘食無餘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

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祭宗廟曰犧。衣以文繡。

食以芻叔。釋文：叔，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

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為鳶之

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偏見平天下，其平仍是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

真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為之使。成云：自炫其明以應務，為物驅使何能役人。神者徵之。宣云：在神理者，則無往而不應。夫明之

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專用入於人。宣云：解於人事。其功外也。其功力皆徇外矣。不亦悲

乎。

雜 篇 天下第二十二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道也。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宣云：其有謂所學。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出？獨與衆異，宣云：又設問。

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又甚。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若孔子言顏氏

之不違宗，主也。謂自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精神不離謂之神妙。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成云：凝然不假謂之至極。以天

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隨物見端。謂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道之緒餘。以法

為分。以名為表。宣云以法度為分。別以名號為表。率。以參為驗。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以稽考所操而決事。以稽為決。宣云以稽考所操而決事。

其數一三三四是也。宣云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此為序也。官職是名法之迹。以事為常。

事謂日用。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善息謂物產畜藏。謂貨財。兼養及無告之人。民之

理也。宣云又。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郭云本數明。故未不離。六通四辟。釋文本。又作闕。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

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宣云言史。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士儒者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宣云六經所由傳。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釋文道音導。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

中國者。設也。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宣云百家所由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成云韜光晦迹。道

德不一。成云法教多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言一隙之明。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

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郭云各用其一曲。故折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釋文稱尺蠶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况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道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奢侈不事靡費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成云矯厲也。用仁義為繩。

墨以爲其志行 而備世之急。郭云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自備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

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向儉素爲滑釐翟弟子不順五帝三王之樂論其著 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循順也其爲之大過特已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成云非樂節用墨子書二篇名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 墨

子汎愛兼利而非鬪。釋文化同已儉爲汎愛兼利郭云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爲非 其道不怒。成云克已故不怒怒於物 又好學

而博不異。郭云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 不與先王同。不以先王爲然 毀古之禮樂。郭云據其侈靡 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

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旣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 未敗墨子道。今墨之道向未敗也 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情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覈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自爲 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宣云非王著之道 墨子稱道曰。稱其循之所由 昔者禹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山三百。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支川而不及名川巨覽始覽篇淮南地形訓並曰名川六百 支川三千。小者无數。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橐耜古考反崔郭音託則應作耜可馬云威士器也耜音似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耜也司馬云威士器也九本亦

作塲聚也郭嵩籙云雜匯諸川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隤无腴。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奠定萬國 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成云後世墨者翟之弟子

裘褐粗衣木曰跂蹻曰躡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戒其徒如此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云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學墨人韓非

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李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而倍謫不同，相謂

別墨。倍謫倍異說謫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宣云非彼說以簡偶不佞之辭相應。宣云

說簡同奇釋文同也案奇偶本不同強以相應則無不可同以巨子為聖人。宣云巨子墨之高弟釋文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成云以

為其後世。宣云思繼其統至今不決。宣云其教不絕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成云意在救世

所以是也為之太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脛无毛，相進而已矣。相進猶相競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宣云亂天下之罪多教天下之功少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真天下能好人者也俞云即孟子墨子兼

愛將求之不得也。將求救天下之術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用俞云即心誠求之意雖枯槁不舍也。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俞云即孟子摩頂放踵為

意之才士也夫。可謂竭才之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為物累不飾於物，不自矯飾不苟於人，無所苟且不忤於眾，無所忌害願天下之安寧。

以活民命。以天下生民為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必求有餘也以此白心。宣云暴白其志之無他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案見漢書藝文志名家）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

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郭云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為始。釋文始首也蓋云別善惡宥不

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察言我心如此推心而行亦如此以眴台驢。釋文

願嗇音而鄭音領司馬云色厚貌進以調海內強以其請欲置之請欲時君皆置以為主此心以為主見侮

不辱不自謂辱救民之鬪郭王云和也禁攻寢兵郭王云和也救世之戰寢息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不取其說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時君雖然其為

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飢不忘天下成云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已故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案宋尹見為置餐者言請欲先生惟置五升之飯足矣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外物以為身

世而莫之為故宋尹以為彼之故飢飽弗計人皆自炫其明然計較太多雖有益於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此救世以情欲寡淺為內宣云內以其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易而无私成云決然无主宣云決去係趣物而不雨

宣云隨物而黨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旁顧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俞云據下文

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彭蒙當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

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宣云以此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必有未教則不至必有未道則无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是故慎到俞

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棄知去己成云息慮棄而緣不得已冷汰於

物以爲道理。

傳文冷汰猶沙汰也冷音零案言到雖棄知去已而因必不得已始沙汰人物一番守此以爲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

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如不知將薄有所知而已近於傷之者也此到之棄知成云鄰近也

誤。髀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

釋文誤髀訛髀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誤髀不正無可任使而以天下尙賢爲笑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已縱恣脫略無行可髀髀高論

惟拍軼斷。與物宛轉。

郭云猶有惟拍故未抵合釋文軼圓也案郭釋惟拍謂如推之拍凡物推斷而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已未合以推重拍之無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不合者使合也軼斷謂雖

上知音智案不師人之智慮不問事之前後。

魏然而已矣。

大公平易故能巍然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

宣云還還

無若羽之旋。

宣云羽自空而下旋轉不定

若磨石之隧。

磨文石作隧道喻其〇〇

全而无非。

故能自全而不見非賣動靜无過。

未嘗有罪。

靜無過動亦無過罪何由至

是何故。

假設疑問言何故能如此

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无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譬彼無知之物不建己以爲標準故不來指目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恒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則亦無咎矣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

夫塊不失道。

何用賢聖爲哉彼土塊亦不失爲道也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

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說焉而已

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也彭蒙之弟與師而蒙可知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與慎到言至於若無知之物無異

其風竅然。惡可而言。

向郭云竅逆風聲言古道人之風教竅然迅過惡可

傳常反人。不見觀。

常反人之意識不見爲人所觀美下文云以反人爲實而不免於飭斷。

音義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蹊。不免於非。

郭云蹊是也案謂彭師之言是中有非於道則未見也彭蒙田駢

慎到不知道。故此三人者直謂之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梗概皆嘗有舊聞如棄知去已必非無所師承乃其緒論去

之彌遠耳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事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郭云寄之天下皆有餘也。澹然

獨與神明居。宣云此虛玄無為之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文

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書公度老聃即老子也。為喜著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俞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史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十九篇之書。巨覽不二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未見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成云

言教以擬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成云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惠圖明為實智內德。

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宣云已無私主隨物同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宣云皆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和自得則失。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成云和不唱。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能而處於不能。為天下谿。宣云處下待輪有而不積。知其白。守

其辱。潔而不為自潔。為天下谷。宣云居虛受感應而不藏。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郭云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

費。宣云不先故徐不先則少事少事故不費。无為也。而笑巧。無為似拙而可以笑彼巧者。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

咎。人求福不已已獨委曲以保安全曰苟免咎禍而已。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成云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曰。堅則毀矣。銳

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云從李氏本改。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神明往與。芒乎何

之。忽乎何適。神明往而不知所適萬物畢羅。宣云無不包也莫足以歸。無可為我歸宿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釋文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之言。荒大也。唐空也无端崖之辭。

無端可尋。無崖可見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不以矯見之也。成云簡不偶也。宣云

言不以一端自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語魯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

寓言為廣。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言為說已見寓言篇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也。重言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為真故曰所以已言也。寓言以廣人之意所謂藉外

論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來寄於至高之境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於真之至人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

離於宗謂之天人者而不敖倪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驕亢之見敖倪與傲倪字同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不實人之是非以與世俗

混處成云譴責也其書雖瓌璋而連狝无傷也。釋文瓌璋奇特也狝本亦作扑同芳衰反又敷晚反李云宛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諛詭言滑稽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夫其詞理充實不能自己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同深

闕而肆。宣云放縱也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可謂調適而上達者矣蘇與云

此即篇首所謂不離於宗者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

之盡者。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竭其味如不可見未有然盡其妙者

惠施多方。方術其書五車。言其多其道舛駁。郭慶藩云司馬本舛作踏文選韓都賦往引司馬云踏讀曰舛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

舛駁法言敏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淮南傲真訓二者代謝舛馳舛論謂見聞舛馳於外說山訓分流舛馳玉篇引作舛馳義亦同也其言也不中。中竹仲反歷物之意

曰。其原指專物之意有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杜撰小一以配大一无厚不可積

也。其大千里。司馬云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天地一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

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生。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

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然止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如寒暑晝夜是萬

謂之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宣云謂之南已有分。際舉一以反三也。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

來作連環可解也。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虛不貫於環是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此擬地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即南與鄭衍瀛海之說又別。兀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大我非小惠施

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自以為為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此曉示辯人辯人亦

樂之。也。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雞三足。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宣

自大。犬可以為牟。宣云犬牟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牟則為牟矣。馬有卵。成云胎卵極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丁子

有尾。成云楚人呼蝦蟆為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尾。無尾無向。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輪蝦蟆初生無尾有尾。聞雷後足出而尾沒矣。火不熱。宣云人皆火食是不熱。

山出口。宣云空谷傳聲。輪不踉地。輪轉不停踉地。則何以轉。目不見。宣云見則何不自照。指不至。至不絕。有所指則有不

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物是不絕也。至字緣上而誤。遂不可通矣。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蛇長龜短乃物之滯情。今

欲遣此迷感故云龜長於蛇。喻云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意。矩不方。宣云天下自有方非以矩。規不可以為圓。宣云天下自有圓非以規。鑿不圍

柎。成云鑿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宣云柎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飛多以晝故云影未嘗動。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鏃矢之疾。

而若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為之也。專以鏃矢言是有不行不止之時矣。狗非犬。成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

於犬也。墨子曰：狗黃馬驪牛三。宣云二色與體為三。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烏知白之不當為黑乎。孤駒未嘗有母。李云

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故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當存，故曰萬

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云：桓公孫並趙人，辯士客遊平原

君之門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影飾人意，心改易人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曰：以其知，智與人之辯。及其同遊之人所辯論。特與天下之

辯者為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察為怪謂其論異。此其抵也。俞云：抵與氏，鍾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史正義氏猶略也。此其抵也。猶云此其略也。然惠

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自以為最賢於眾。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以天地為壯於已也。施存雄而无

術。司馬云：施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釋文：倚本或作時，同。李云：異也。成云：姓黃名綽，不偶於俗。問天地所以不

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成云：不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徧為萬物

說。成云：徧為陳說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公孟之以怪。成云：加奇怪以聽其能。以反人為

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成云：不適，能和適。弱於德，陳於物。內弱外強。其塗隩矣。隩，曲而隱也。非大道。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用也。夫充一尚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

施不能以此自盜。自安定其心。放於萬物而不厭。成云：散亂精神。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

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李音殆。放也。宣云：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

也。聞響大而高聲不知聲宏而響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悲夫。

莊 子 集 釋

郭慶藩著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儼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
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閱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
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棒而
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棒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
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
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
而樂其生鳥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漬爲元學無解於胡錫之氣唐尊爲真經無掾於安史之禍徒
以藥世主淫侈憺未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
之子將霽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綿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河南郭象子玄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嘗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願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无時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化可以處涉人閒故以人閒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

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昏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闕然並有美辭威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虛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莊子集釋目次

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二一
養生主第三	五四
人間世第四	六一
德充符第五	八五
大宗師第六	一〇一
應帝王第七	一二九
外篇	
駢拇第八	一三九
馬蹄第九	一四九
胠篋第十	一五四
在宥第十一	一六五
天地第十二	一八一
天道第十三	二〇四
天運第十四	二一八
刻意第十五	二三七

繪性第十六	二四一
秋水第十七	二四七
至樂第十八	二六八
達生第十九	二七七
山木第二十	二九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三〇六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一八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三三四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三五四
則陽第二十五	三七八
外物第二十六	三九六
寓言第二十七	四〇七
讓王第二十八	四一四
盜跖第二十九	四二六
說劍第三十	四三九
漁父第三十一	四四三
列禦寇第三十二	四四九
天下第三十三	四六一

莊子集釋

湘陰郭慶藩子孟純輯

內逍遙遊第一〔釋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籀書也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蓋是楚庚字從竹從舛者草名耳非也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閒哉諸名賢所可鑿味而不能披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

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議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

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

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當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入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鷲以營生之終曠故失適於體外鷲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與遊無窮於所履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一疾而遠則逍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以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搖

嘗於糗糧絕餉齋於醴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搖

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消搖者是也禮檀弓消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牟京山引太玄翕首蹠欲消

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闕則文耀以消搖文選宋玉九辯聊消搖以相半後漢東平靈王蒼傳消搖相半字並

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隨

止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消搖又曰理無齡騰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消搖解消

搖義視諸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恰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

儒謂長遊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又與造物者遊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其無端倪之詞以自喻也

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情又案文選潘安仁夫小大符音之場直良事稱尺諸各當丁頂其分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圖〕溟滄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溟

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釋文〕北冥本亦作溟

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冥而已

穉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宵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

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攝伽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為名也

關文

鯢

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鯢當為鯨備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春語魚禁鯢鮪韋昭注鯢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標鯢而時

鯢注鯢魚子也說文無鯢象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鯢鯢即卵字許慎作廿古音讀如關亦讀如昆禮內則齋魚卵鄭讀卵若鯢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鯢即魚卵故叔重以斗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為鯢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鯢大魚名也崔譔備文並云鯢當為鯨皆失之其幾居豈反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鵬之實

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

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釋文〕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為鳳字盧文昭曰以朋舊作以

鵬今案文義改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蘇鍾夫莊音符發句性分符問反達觀反宜要一遙鵬之背鉅編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匡側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

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靈氣背負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青天養耨翻翔凌厲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旌之降行雲也〔釋文〕垂天之雲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固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聞哉

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靈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適涼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迥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于變萬

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溺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釋

文〕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案玉鶯運行也憚天儀云天運如徙也段注作行乍止而行乍止則違其所矣下文引齊諧六月息之豈好呼報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

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呼報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

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呼報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

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呼報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

盧文昭曰案說文厝厲石也措置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

擊二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

兩翅動蕩三千踰躄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綠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

滿方言憩止適足釋文齊諧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為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志怪志記也水擊將飛

而已豈措情乎哉音博陸氏於攷工記之搏植亦云劉音博不分別字體非慶曆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舉翼擊水踰躄也踰徒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音博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盧文昭曰當云本一作搏

音亮踰音七亮反搏音博陸氏於攷工記之搏植亦云劉音博不分別字體非慶曆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十二引司馬云擊猶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圓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者若

扶搖也范彥龍古意贈玉中書詩注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圓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者若

七初學記一竝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圍之也古借

作專漢書天文志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擅亦有專義又曰聚也搏扶搖而上言

專聚風力而高舉也釋文所引未得搏字之義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可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郭而上時掌反自勝

音升決然下同數仞下同非樂音嶽又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不至而控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一

釋文搶七羊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

者游氣也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鼓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

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調張決起之翔槍榆枋而自釋文野馬司馬云春

德 盧文弼曰 今注作憑改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圖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

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越足以自勝而遊圖仰視圖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

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釋文色邪餘虛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按此 盧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圖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特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

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

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為舟理

必不可向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供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釋

文且夫音覆芳服崔本坳堂於交反又為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芥吉藹反徐古藹反一音則膠

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譜反其濟子細反本又之生本亦作至當丁頌反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圖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半朝

疾起搶榆之上大鵬九萬里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

南圖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培重也天折

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降風者一凌霄漢六月方止釋文而後乃今培音

羅不遠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風絕句 慶藩案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

本或作陸盧文弼曰今本三作一非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

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屬漢書周勃傳更對操爲闕城侯顏師古曰闕呂悅音陸而養漢春秋作馮城侯陸獨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陸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陸獨聲亦相近說文曰陸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陸馮聲相近故皆訓爲蒸文韻注漢書文帝紀曰陸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佛輔也陸馮佛聲並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佛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馮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崩宗等蘇林曰佛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尙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今案說文培益也培風者以風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飛也陸氏訓重未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天於表反司闕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闕也慶藩案天明當從王氏爲允字屬上句馬云折也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司馬云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文止使不逼者也視釋文所引爲詳

而巳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

而樂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翺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詔蝶鶯鳩鵬也即今之斑鳩是也狹

翺鵬聞鷗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効勞朕我賈小而逸豫且控投也引也翺也奚何也之適也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不遇數胡突榆檀而栖集時自息而不逍遙〔釋文〕翺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鸞音同本或作鸞音預崔讀云學爲滑滑鳩一者未之有也○馬云鸞名滑離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鸞鵬也毛詩草木疏云鸞鳩班鳩也簡

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選雜體詩鸞斯萬下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鸞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鸞居鸞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鸞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釋文學亦或作鸞說文鸞輪

似山鶴知來事鳥或作鸞爾雅釋鳥鸞山鶴作鸞蓋鸞段借字鳩爲五鳩之總名鸞鳩當是兩物釋文引諸說似未分曉我決向徐喜缺反李呼穴反李頤云疾貌搶釋詞曰則鳩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梅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爲或徐音險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俞樾曰而木名也枋盧文昭曰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係字誤控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奚

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適莽蒼者二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二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

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糧糧食爲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途路〔釋文〕既迢遙聚糧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內篇 逍遙游第一

五

莽莫狼反或蒼七蕪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三食七丹反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春東容糧音之

一蟲又何知二蟲謂鸚鵡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鸚鵡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鸚鵡搏風九萬小

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鸚鵡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

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

六十靈龜為其長中央驟蟲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故名鸚鵡為蟲也俞樾曰二蟲即承上文鸚鵡之笑而言謂鸚鵡至小不足以知鸚鵡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鸚鵡也失之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向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物累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

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

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

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向之釋文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歧向丘或反奚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

知其然也奚何也然知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濶雨於糞堆之上蒸蒸而生陰溼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

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稔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釋文朝菌徐其隰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

苗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短斯言壽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釋文朝菌徐其隰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

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朝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

云穀生之芝也穀音况物反盧文昭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支遁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慶曆察慧琳一

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江東呼為土菌一曰盤廚又御覽九百九十八

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時生糞上見隰則萎故不知月之始終與釋文所引小異又案王引之曰寒溼南

道應靈引此朝讀作朝秀（今案淮南作朝讀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辨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部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孝母據此則朝秀與蠶皆蟲名也朝秀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蠶與孝母鳩此云不知晦朝亦必謂朝首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說是也廣雅正亦必謂朝其為蟲故（晦朔晦冥也朔且也）盧文昭曰此以一日之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本亦作曉同）字從虫耳（晦朔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盧文昭曰今本作曉係說（音姑司馬云惠姑塞蟬也一名蟻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蛸蛸也或曰山蛸秋鳴者不及春春文新附字蛸鳴者不及秋廣雅云曉姑蛸蛸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蟄者也與音提蛸音勞又音遠蛸音彫蛸音將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為一年也。而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除永故謂之大年也。）釋文曰冥本或作

靈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盧文昭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

當云三萬二千歲。慶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大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檮櫛木槿也。崔音擲華同李云生江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備引。大椿。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慶藩案齊民

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蕤椿與釋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

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

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

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彭祖者。性靈名。鑿帝顛頊之玄孫也。

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人比之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所有涯。豈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佩彭祖。李云名鑿。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

塲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釋文曰彭祖。姓鑿名鑿。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鑿音藹。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梅不壽。根

杖晚而唾遠云。帝嚳之元孫。盧文昭曰玉篇鑿子踐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鑿。非是。

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梅不壽。根

杖晚而唾遠云。帝嚳之元孫。盧文昭曰玉篇鑿子踐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鑿。非是。

慶藩案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之元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孫也成疏緣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辭章句以為帝嚳之元孫亦非（帝嚳為顓頊之姪名俊彭祖乃顓頊子稱之元孫帝嚳之姪元孫也）

特闢如字崔本之懸音豪分特問反又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

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

景毫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傷即位乃都於

亳後改為商殷開墓之主也桀者湯時賢人亦三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

人傷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

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

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俞樾曰李云湯時賢人是簡文云湯大也棘狹小也。以湯棘為寓名殆未讓列子者

（此篇全本列子上文所說鯀及冥靈大椿皆湯問篇文）慶藩案列子湯問篇殷湯問夏革張注夏革即

夏棘字子棘湯時賢大夫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窮髮之北有冥海

詩匪棘其欲禮坊記引作匪革其猶漢書董彙侯革朱史記索隱革音棘皆其證。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鯢長也地以草為毛

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海鯢鯢前文（釋文）窮髮李云

已出如今重顧者正言前引齊諸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窮髮李云

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慶藩案窮髮之

北列子作窮髮北之北北史增蟪蛄傳蟪蛄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窮髮言極荒遠

故所至不同或翔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蕪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釋也鷓鴣也八尺曰羽翔細鷓鴣也九萬之遠適放數仞之近飛斯蓋〔釋文〕且適如字舊子如字司馬云小釋也本亦作鷓於諫反字亦作鷓司辨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蕭察斥鷃釋文引崔本作尺鷃是也說文鷓鴣屋也（鷓為舍人李巡孫炎爾雅注皆云屬一名鷓鴣雀也郭注同）斥尺古字通文選曹植七啓注鷓鴣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正釋尺字之義淮南高注斥鷃之鷓為飛不出項敵喻弱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尺鷃之親注尺鷃言小也夏侯湛疑尺鷃不能陵騰躍曲若翔翔五刀蓬桑榆字正作尺一切經音義尺鷃下云鷃長惟尺即以尺名釋文引簡文云作尺非失之騰躍反 翔翔反 蓬蒿好刀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國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成邦國安育黎元比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釋文〕知效音智下孟比毗至反徐扶至而徵如字司各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智效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宏博可使南面徵也崔支云成也 慶藩案而徵一國釋文及郭注無訓成疏讀而為轉語非也而字當讀為能能而古聲近通用也官鄉君國相對知仁德能亦相對則而字非轉語詞明矣淮南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呂覽去私不

屈諸篇注皆曰而能也墨子尚同篇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又曰天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非命篇不而矯其耳目之欲楚辭九章世執云而知之齊策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而並與能同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而邇泉陶謙能哲而惠衡尉衡方碑作能菴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智能惠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是其例

未能齊故有笑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宰官之徒帶於爵者理未之聞也 稜虛憐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

〔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猶然笑之 崔李云猶然笑之 案謂猶以為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警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 審自得也

〔釋文〕譽之音餘加沮慈呂反 定乎內外之分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 內我而外物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 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

辯乎榮辱之境志勵沮於非譽風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 榮已而辱人〔釋文〕

〔釋文〕志勵沮於非譽風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 榮已而辱人〔釋文〕

〔釋文〕志勵沮於非譽風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 榮已而辱人〔釋文〕

〔釋文〕志勵沮於非譽風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 榮已而辱人〔釋文〕

〔釋文〕志勵沮於非譽風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 榮已而辱人〔釋文〕

之竟屈領反慶藩案釋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斯此也已止也宋榮釋文能復扶又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閒於世也數數猶汲汲也宋榮釋文性虛憐任理直前未嘗釋文數

數音朔下同徐所祿反一音桑纒反司馬云猶故聞音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無

所不可也樹立也榮子捨有帶無帶在偏帶故於未樹司馬云樹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未立至德也

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釋文列子李云

名禦寇得風仙乘風冷音零慶藩案初學記一太平御覽九引司馬云列子鄭人釋文列子鄭人

而行與鄭穆公同時列禦寇也冷然涼貌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同釋文旬有五日而後反鄭人

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

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遠矣家世父曰未數數然也猶戴記之云天下一人此雖免

而已致福謂備致自然之休御風而行猶待天機之動焉郭象云自然御風行非數數然求之誤此雖免

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乘風輕舉雖免非行

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非風不進猶有領待

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

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

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

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

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者之巨細乎萬物之

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

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

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羣靈以變化釋文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

苟無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釋文六氣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

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南方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

淪陰淪陰者日既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

黃陰陽風雨晦冥為六氣其說最古李氏以平旦日中日入夜半並天元地黃為六氣頗近牽強王逸支遁以天

地四時為六氣夫天地之氣大莫與京四時皆承天地之氣以為氣似不得以四時與天地並列為六王應麟云

六氣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水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為一

備左傳述醫和之言天有六氣注云陰陽風雨晦冥也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全祖望云天五地五

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不同沈括筆談六氣方家以

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寒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

火之氣也其在人為腎腎有二左太陽寒水右少陽相火此坎離之交也中央太陽土為句陳配脾也六氣之說

聚訟紛如莫衷一是愚謂有二說焉一洪範用燭煖寒風時為六氣也雨水也暘金也燠火也寒水也風土也是

為五氣五氣得時是為五行之和氣合之則為六氣氣有和有乖乘則變也變則宜有以御之故曰御六氣之變

一六氣即六情也漢書翼奉傳奉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也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

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

戊未主之此二說似亦可備參證之辯如字變也崔本作和慶藩案辯與正對文辯讀為變廣雅辯變也惡

天地者

萬物之

至言其體神

言其用聖言

至

音紀注同

盧文弨曰

而王

于况反

今本无作無下並同

本亦作

惡

惡

惡

惡

惡

惡

惡

惡

此人無待之德彰其體用乃言故曰耳慶藩案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堯讓天下於許由堯者

賤注引司馬云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釋文闕堯讓天下於許由

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母慶都嚳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兌上而豐下眉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號曰堯依說法

翼奮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擯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曰箕山師於醫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曰箕山師於醫缺

箕山師於堯堯唐帝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李云字仲武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燭火猶炬火也亦

五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磅礴無釋文燭本亦作燭音鬱郭祖微反司馬云

勢浸灌之澤堯既攝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感推仲武也釋文燭然也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燭火

謂小火也字林云燭炬火也子召爇所以然持火者子約慶藩案說文燭莛火被也呂不韋曰錫時伊尹

禮少儀執燭抱燧凡執之曰燭未發曰燧燧即燭也細釋許說則燧本為未發之燭未發子燭灌石亂反慶

則不得云不息釋文引司馬氏李氏本亦作燧非廣韻燧傷火也與焦燧別一義浸反灌案正韻

而長浸者漸也博雅灌聚也又既也浸灌蓋浸潤漸漬之謂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

〔釋文〕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注天下治而治者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

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

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

堯而推許導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屣份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喪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備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接濟讓之盛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

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釋文〕能令力呈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

實也吾將為實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

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

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

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尙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

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許由偃蹇箕山遺遙潁水腹膠榮利歌穰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

主取實喪內求外既非隱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實捨

者所尙故云吾將為實也釋文稷契息列反皆唐虞臣也稷周之能離力智玄應應對汎乎芳劍非夫明夫同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

也鷓鴣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腳脚有三

不顧金闕樂彼疏釋文鷓子遙音遼李云鷓鴣小鳥偃鼠如字李云鷓鼠也說文鷓鼠一曰偃鼠說音扶問

食記勞玉食也釋文鷓也郭璞云鷓鴣桃雀偃鼠盧文昭曰舊無音字今案凡不見正文及注

之字而加音者例有音字今依前後例增慶諸案李楨曰偃鼠李云鷓鼠也案說文說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

也一曰偃鼠偃或作聽俗作聽玉篇聽大鼠也廣雅聽鼠說鼠本舛聽鼠在土中行陶注俗一名聽鼠一名聽鼠

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聽下云聽小鼠也爾雅聽鼠有齧毒者公羊成七年傳注云聽鼠鼠中

之微者博物志聽鼠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或名甘鼠據此如偃鼠聽鼠判然為二李說誤

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予我也

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禱讓〔釋文〕歸休乎君絕句一讀至乎樂推音

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為釋文歸休乎君字絕句君則讀懷豁反樂推音

不厭於歸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為獸萬物

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寶也各得其寶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

異其於迥迤一也。隨庖人謂掌庖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夫憚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監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釋文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騰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往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釋文庖人鮑交反徐扶交反庖人職虞翻案說文庖廚也禮王制三為充君之庖注庖今之廚也周禮庖人注庖尸祝之六反傳鬼子存之為言菹也菹纂肉曰菹苴裹之曰菹藉之曰苴釋文一本庖下無人字非是尸神辭曰祝反本亦作尊盧文昭且徐側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爾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曰案尊乃正體

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本又作與同音餘接輿楚人也姓陸名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釋文肩吾司馬云神名連叔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通皇甫謐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

駟聘之不應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爾所聞接輿之言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也釋文無當丁浪反司馬云言語宏大無應當也驚怖曾布反廣大有徑

庭不近人情焉爾於俗多有偏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釋文大有音泰徐徐古定本作庭勅定反李云徑庭謂激也庭廣稽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不近附近連叔曰其言謂何哉陸績之說其若何此則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反廣肩吾所聞意謂

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

內藐藐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襄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戰戰兢兢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干戈即為傷武鉞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廟廟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冰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威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

文) 魏音邊又抄紹反 姑射 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山名在北海中 李嶺曰姑射山釋文云在北海中下

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

草木多水海內北經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列子黃帝籛列姑射在海河洲

中與海內北經同(下文山上有神人云云大致與莊子同足證音義云姑射在北海中不誤)唐殿敬順列子

釋文引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山環之從閩南水行百里曰姑射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

郭云河水所經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山列在海河之聞也與今本山海經不同隋書地理志臨汾有姑射山

此即東山經之姑射莊子所謂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是也據秦氏思復列子補注云臨汾姑射即今平陽府西之

九孔山前後左右並無所謂南北姑射者證之殷氏釋文則東山經北姑射南姑射兩條當在海內北經西南山

環之下蓋必有諸姑射環列而後可以列姑射名之也且殷所據山海經為唐時本度古本元如此不知何時

脫寫入東山經姑射山一條之後遂成今本輟有列子釋文可以正山海經之誤而莊子兩言姑射一在北海

一在臨汾亦免混合為一(畢氏沅注山海經引莊子誤混為一)雖其文並屬寓言而山名所在既皆確有可

據要無妨辨 肌 居其反 慶藩案冰古凝字肌膚若冰雪即詩所謂膚如凝脂也(風俗通義引詩云既白淖

澁及之耳 且肅) 說文冰正字凝俗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本作凝冰脂以滑白言冰或以潔白言也 淖 郭

略反又徒學反字林文如字李云俾約柔 處子 在室 黃屋 車蓋以黃為裏 玉璽 音纒 字或作纒 方物反字或作纒

卓反蘇林漢書音火也約 弱貌司馬云好貌 女也 黃屋 一云冕裏黃也 玉璽 徒徒 音纒 作嬰 紱 盧文弨曰今注

本作纒 紱 案說文 紱 亂系也 此纒 紱 當作 嬰 拂 解 憔悴 在遙反下 至至者 本亦作 至至者 王德 于况反本 絕 根 音銀 又五

不當以為冠 紱 紱 亦俗字 說文本作市 重文作 敵 憔悴 在醉反 至至者 本亦作 至至者 王德 于况反本 絕 根 音銀 又五

者 黍稷 麻菽 麥也 言神聖之人 降生 應物 提 純 粹 之 精 靈 稟 陰 陽 之 秀 (釋文) 吸 許及 乘雲氣 御飛龍

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 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 使

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 雖靜默聞堂之

裏而玄同四海之表 故乘兩儀而御六氣 同人羣而驅萬物 苟無物而不順 則浮雲斯乘矣 無形而不載 則飛龍

斯御矣 遺身而自得 雖澹然而不待 坐忘行忘忘而為之 故行若曳枯木 止若聚死灰 是以云其神凝也 其神凝

則不凝者 自得矣 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 豈嘗信此哉 疑靜也 疵癘 疾病也 五穀 熟謂有年也 聖人形同枯木

使四時序順五穀豐登人無災害物無夭枉聖人〔釋文〕神凝魚升疵在斯反病也可馬云寧音厲李音賴惡狂
之虞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釋文〕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
求反李云癡聞音瞻然皆齊才細反而斷丁亂反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

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釋文〕聾者謂眼無眩眩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

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以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釋文〕瞽音古。盲音者無與乎。徐音豫

之觀。古亂。聾。鹿工反。之聲。崔向司馬本。此下更有形者無以與。夫知。音智注。是其言也。猶時女也。〔釋文〕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釋文〕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釋文〕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猶時女。猶處女。疑誤。詩大雅。綿。簪。日。止。日。時。箋。日。時。是。也。是。其。證。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礫。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

斲其弊焉。以天下爲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礫

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

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釋文〕是語助

旁礫。猶混同也。斲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威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

物。制取百靈。世道荒淫。蒼生譁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爲

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又云。取。〔釋文〕旁。萬剛反。李。鋪剛。同。李。曾。曰。反。司。馬。云。旁。礫。猶。混

天下。常以無事。故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又云。取。〔釋文〕旁。萬剛反。李。鋪剛。同。李。曾。曰。反。司。馬。云。旁。礫。猶。混

四塞。注。旁。礫。廣。被。也。礫。與。礫。通。揚。雄。旁。薄。羣。生。注。旁。薄。猶。言。萬。薄。也。萬。薄。即。廣。被。之。意。旁。礫。萬。物。承。上。之。德。也

三字。言其德將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亂治也。徐。廣。書。亂。而。殺。之。亂。擧。世。望。治。德。其。符。神。人。無。功。豈。肯。有

勞天下之跡。老子云。我無世。曰。音。音。斬。音。斬。李。云。求。也。盧。文。昭。云。斲。斲。李。云。斲。世。反。徐。扶。計。反。斲。斲。文。云。不。應。之。應。苦。思。爲。而。民。自。化。此。之。謂。也。世。曰。音。音。斬。音。斬。李。云。求。也。盧。文。昭。云。斲。斲。李。云。斲。世。反。徐。扶。計。反。斲。斲。文。云。不。應。之。應。苦。思。

反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

涸。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沉溺熱之間哉故

至人之不學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無死無生宜於水火則不溺

於我何為故郭注云死生無變於己何况溺熱之間也哉。釋文大浸子鳩稽天音難徐李音啓不溺奴歷反或禍難乃且非避音是其

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

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散為塵膩為垢粃不

也。金曰鑄範土曰陶說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感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倪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諡

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論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詔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粃糠埴埴作舜

豈知妙體胡可言邪是。釋文塵垢古口反塵本又作粃徐甫姊反又悲矣。字亦作據音康。粃糠猶煩碎

以誰肯以物為事者也。釋文塵垢。徒刀反李移昭反。鑄之樹。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人亂之而又妄改也。康已從米何必又贅米旁。陶徒刀反李移昭反。鑄之樹。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通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

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實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鬢承冠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無

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矜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

人無所用。釋文宋人。宋今築國睢陽縣。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今會稽山陰縣。慶藩案文選張景陽雜

章甫耳。宋人。宋今築國睢陽縣。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今會稽山陰縣。慶藩案文選張景陽雜

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同。諸於也。釋文。李慎曰。諸越論云於越春秋定五年經於越入吳杜注於發

聲也。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名於越此作諸者廣雅釋言諸於也。禮記射義注諸猶於

也是。疊。丁管反李徒短反。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

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皆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

遺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遺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

語至極而遊無窮哉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於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晉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

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晉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邪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

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釋文四子司馬李王侃汾水徐扶云反郭方聞反案汾水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司馬崔

經文究無可致隋志以屬之臨汾或後世據此篇汾水之陽一語以名其地之山亦未可知上文所稱姑射遠在北海中故曰藐藐者遠也汾陽堯所居若有姑射何為亦云藐哉蓋堯之心未嘗有天下其心即姑射神人之心

其身亦如姑射神人之身雖垂衣廟堂如逍遙海外是以彼山藐遠無殊近在帝都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驚矣注疏推闡並極精妙余前辨證一條謂山名不可混合為一然恐有失莊生宗旨故復論及之汾水

司馬崔本並作盆水古讀紛如盆徐為了反郭武雅反李云甯然猶悵然絕冥亡丁之竟音境

非別一水說見錢氏大昕養新錄實然盧文昭曰郭必以為甯字故如此音喪其息復反絕冥亡丁之竟音境

作境盧文昭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胎遺也瓠菹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

也昔居安邑國號為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胎遺也瓠菹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

此大瓠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宏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釋文惠子司馬云姓惠

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察親自河東貽徐音怡郭與大瓠徐音之種章勇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釋

文而實五石司馬云實以盛音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啻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掙之剖分割之也瓠勺也瓠落平淺也嗚然虛大也掙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

剖割為瓠平淺不密多物象謂無用打破棄之制莊子之言不救時弊有同此言

名藥而兵手不拘於旌旗才舉越人亂轍〔釋文〕以說始鏡反有難乃且之將子匠大敗必隨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釋文〕或不定也方藥無工而用者有惑故

此則所用工拙之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釋文〕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

也〔釋文〕慮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罾舟者也藤草名卷曲不直也夫數也言

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釋文〕不慮以為大樽本亦作罾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蓬

之心〔釋文〕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不揚曲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釋文〕樗樗

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釋文〕樗木名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釋文〕擁腫槃瓔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

圃無取立之行路之〔釋文〕擁腫擁腫猶盤瓔不中〔釋文〕丁仲反卷曲〔釋文〕本又作拳同音權徐今子之言大而

无用衆所同去也〔釋文〕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徒任〔釋文〕同去〔釋文〕如字李完呂反慶曆案大而無

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釋文〕鄭注曰于讓為任猶廣也大也是大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

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狸狌野獺也跳梁猶

機關之類也罔罟置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之地而中

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鼈曲拳執持聖徒僞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途

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卽是其辜〔釋文〕狸力之狌〔釋文〕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敖者〔釋文〕徐季孫夫問殆也本又作

傲同司馬音傲謂伺趨細跳音不辟〔釋文〕音避今本多變辟此亦反司馬云罔也〔釋文〕盧文昭曰案當作罔亦反慶曆

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條〔釋文〕音避今本多變辟案此疑為藥之信字爾雅繫謂之繫繫繫也環謂之學學

覆車也郭璞曰今之覆車也有兩轆中轆學以被為司馬曰辟而也該處若載則下文死於同習為賢矣楚辭九章設張時以張若兮王逸注辟法以言禍人設張峻法以張樂若（王逸孫曰楚辭九章以張辟設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張之張周官冥氏掌孤張鄉注孤張蠶學之蠶所以屬緇禽獸）頗費解義墨子非儒講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鹽鐵論刑法篇曰辟陷設而當其墜皆當作繫（楚辭哀時命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與機辟同王篇王注以為）**詈**徐音詈身亦失之今夫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郭呂之反徐李音

牛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寂絕無為之地也簡文云莫大也彷彿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彷彿繼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

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彷彿繼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彷彿乎寢臥其下彷彿繼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

用安所困苦哉夫大小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困物皆逍遙也攢腫不材參曲斤斧無加天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盜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齊物論第一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齊物論第一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論力頓反而惡鳥路李如字反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瀆賢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

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羸形去智荅焉墮體身心俱遺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耦也釋文南郭子綦音其司

南郭因隱於斯反机音紀李本作几虛而嘘音虛吐氣為荅焉本又作啞同吐荅反又都納反注同解體貌

云解標校也。慶曆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八卷南山龍田寺釋其耦本亦作偶五口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法琳本傳卷四引司馬云荅焉云失其所故有似喪耦也釋文闕。俞樾曰喪其耦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耦當讀為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為寓。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家莫無情耳。

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遊塵動

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釋文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如何安處神識疑寂頓異從來欲使形消槁木而不

必有妙術請示所由。顏成子游。顏名偃證成字子游何居。如字又音姪司槁木古老反。音寂本亦作寂

舊論家今案大宗師云其容家釋文云本亦作寂。崔本作宋據改正方言云家安靜也僕人碑版多作此字老子

銘顯虛無之清家張公神碑置界家靜成泉令任伯嗣碑官朝家靜已郡太守張納碑四竟字證博陵太守孔彪

碑家今冥冥皆如莫本亦。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游嘗見隱机者而未有若子綦

也。子游昔見坐忘未盡元妙今逢隱機實。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吾喪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而猶也

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位頗知不。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聞天籟夫。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

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

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釋文女聞。音汝下皆同本亦作汝。盧文人籟力帶反籟夫音參初林差初宜所

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釋文女聞。音汝上汝知何以不一律作女人籟籟也。籟夫音參初林差初宜所

錯七故見矣。賢。子游曰敢問其方。方道術也誰聞其名未解。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

音豪郭又戶報反司馬云若謙哭聲
盧文昭曰舊服者字今增與兼句一例
突者徐於堯反一音音又於弔反咬者於交反或音校司馬云前者

唱于。而隨者唱唱。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

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唱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情風和〔釋文〕唱于

如唱唱五蒸反徐又音懸又五斗冷風音零李云冷小和胡政反下飄風鼻遙反又符遙反李敬蓬反司不稱尺

字唱唱反李云于唱聲之相和也冷風冷小風也小和及注皆同飄風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不稱尺

反其分符問反下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虛實雖異其

於各得則同。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釋文〕厲風司馬云大風

濟子細反向云止也慶藩案厲風濟者止也詩颯風載馳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

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調

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無是〔釋文〕調調刁刁徐都堯反

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釋文〕調調刁刁向云調調

刀刀皆動搖貌盧文昭曰動搖如字又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釋文〕比竹毗志反又必履反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

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末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

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

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

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

懸刀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機括與樞機義各不同樞為戶樞機為門樞機義也崇與樞同說文樞門樞也王引之曰樞為戶樞所以利轉機為門樞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謂開闔有節也書傳機與括並音每牙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詛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稅謂盟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釋文〕詛側據反盟音明徐武辨反郭武病反其殺若秋久以言其日消也（色界反徐色例反注同）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夫素秋搖落玄

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遷滅之類豈能覺邪唯（釋文）其殺（色界反徐色例反注同）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帶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皆）其溺（奴狄反郭

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厭沒於欲老而愈血有如此者）厭（厭沒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感情

老而（釋文）其厭（於葉反徐於冉反又於感反）如緘（徐古老血本亦作盜同音逸郭

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莫無也陽生也耽溺之心隣乎）近死之心（釋文）近死（附近復陽陽謂生也）家世父曰

是非者有萬應之機守勝者有一成之見或久倦思反而殺如秋令或沈迷不悟而（喜怒哀樂慮嘆變

熱姚佚啟態（此蓋性情之異者）凡品愚迷則執順順則喜樂達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

抑度未來嘆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總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釋文）哀樂（音

之涉反司馬姚（郭音遙徐佚音態勅代反李樂出虛蒸成茵（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

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夫籟管內虛故能

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釋文）蒸（之膺成茵其隕反向以上（時掌

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武耕）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

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將者也（釋文）萌（武耕）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

其自生也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知止息又重推且暮觀察昏明亦莫領其所由固不知其端

此釋文曰暮本又作莫音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

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而不知其所

為使釋文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披耳聽目

無勞措意釋文相為于僞反下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為使

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無宰主朕迹攸離從何而有

而特崔云特其朕李除忍趣舍七險反字或作取下音起索所百可行己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信已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物皆信已而行不見有情

而无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有可行之情智釋文情當丁俱反別見賢百骸九竅六

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偏也六藏大

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附在內竅通釋文百骸戶皆六藏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五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

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六藏未見所出

曰釋文云此云六藏未見所出成疏疏遂穿鑿以六為六腑藏謂五藏致與上百官九竅訓下一例按難經三十九

難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吾誰與為親直自

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

而自生也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疏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釋文皆說音悅注同今本多

此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臣妾者士女之職也且人之一身亦

為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關係意親疏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

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其遞相為君臣乎庚音

為行乎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釋文而更音其遞相為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

必自當也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釋文其遞音弟徐不應應對無

幾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又音第不應應對無

錯七素反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直置忘懷無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

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

無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其自為者雖復卓犖猶不願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

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夫心境相感欲樂斯與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

日彼我相形而有是非而非之成於心者先入而為之主是非之隨人以為役皆臣妾也而百骸九竅六藏

悉攝而從之夫此攝而從之以聽役於人與其心之主宰果有辨乎果無辨乎心之主宰有是非非於人何與求得

人之情而是之非之無能為益不得無能為損而既攝一是非之形役心釋文雖復扶又反毀譽音物喪息復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

其性者也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遇以為智安得易識以為妍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

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刃逆也靡順也羣品云

有顯心使執是執非行有感年遠如馳驟唯知奇境會無止息格量物理深可悲傷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弊銳知足者務故得此

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改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夫物弊銳知足者務故得此

役沒命貪殘持影〔釋文〕者鮮 息處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繫風功成何日

好役其形骸至於疲困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為勞役心靈形魂既弊

所歸愚疑之〔釋文〕 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捨云忘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盧文弼曰茶當作茶字小

甚傑可哀歎〔釋文〕 變耳今注本乃作蕭說文引詩彼蕭維何音義與此異慶藩案承司馬作蕭文選謝

靈運遺始寧暨詩往引司所好 呼報反 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 而不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因而反比於凡

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因而反比於凡

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

悲哀莫此甚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世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

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

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芒闇昧也言凡人在生世味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

世郭注繪乖〔釋文〕 芒乎莫剛反又音亡世世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夫心

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夫域情滯著

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

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

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愚惑之類堅執是非

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釋文〕 與有音豫 家世父曰說文代更也今日以為是明日以為非而一

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成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窮故曰知代心以為是則取所謂是者

而是之心以為非則取所謂而舍音捨字亦非者而非之故曰心自取作捨下同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吳越路必領

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自妄心言心釋文昔至謂也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後而後至越家世父曰是非者人多相接而成者也而必其心先有一是非之準而後以為是而是之以為非而非之人

之心莫應焉而無窮則是非亦與為無窮是非因人心而生物論之所以不齊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云受

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深遠慈故獨索之何故付之自若不論知之者也釋文不強反其文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音者必有餘辯故曰有言釋文吹也如字又此響反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

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

據己已有言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其以為異

於叢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叢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

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叢音也言亦帶叢曰叢夫彼此偽執

以為別若豆反李音叢司馬道惡乎隱而有真偽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

者也釋文叢云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非偽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

文惡乎音鳥下真偽一本作真詭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

之名紛然而起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

殆無不偏于何不在乎所
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可
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
道
以在爲在真而非眞非僞也

隱於小成
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殘唯行仁義
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

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爲歸於華辯所
實當丁復反後可以見於賢
意求不復重出見於反
故有儒墨之

是非
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指辯尊卑之
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竭道也向實宗禮儉以兼愛厚頂放踵以救蒼生

此謂之墨也而緩程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
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而非其所是
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天下莫不
改彼爲非彼亦與彼爲非自以爲是故
釋文更相
庚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

明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
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

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世皆以他爲非用己爲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若無適量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
明則所非者非非則無非所是者非是則無是無是則無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家世

父曰郭象云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莫
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今觀墨子之書及孟子之闢楊墨儒墨互相是非各據

所見以求勝墨者是之儒者非焉是非所由成彼是之所由分也彼是有對待之形而非兩立
釋文反覆
則所持之是非非是之見存也莫若以明者還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證也郭往誤

反下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

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也則天下無
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此住理盡無勞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己爲是便則知之物之
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無是非非也

故曰

內篇 齊物論第二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

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卽體皆空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夏四時行耳。

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

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

不能異也。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遷變而生者。以生為生而死者將

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彼此之論乎。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夫懷豁者

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夫自然也。聖人達悟

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

為是。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亦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亦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亦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

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一各有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无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計。舉體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無彼。此未可決定。彼復扶又反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

以應夫無方也。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為次也。

釋

文)道樞尺朱反以應應對之應前注同後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非也無是非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窮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礙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非是非

窮無窮故應亦無窮也家世父曰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空也是非反覆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慶藩案

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游也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无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无窮唯彼我兩忘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自是

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

依指於他指復為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非而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

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

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天下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

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釋文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百體之一物

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非者也體馬萬物之一物

浩然戶老可乎可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夫理無是非

而物有違順

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乘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不可皆妄也。道行之而成。無不成也。大道曠蕩亭壽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

可在不可成不可。物謂之而然。無不然也。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途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

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因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邪于物不然。无物不可。羣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

與西施恢恢孺子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屬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

故舉縱橫好醜恢恢孺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為是義故鳴琴八事以破之莛

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慘者寬大之名醜者奇變之稱孺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恢孺子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

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釋文〕故為。干僞反。下莛。徐音庭。李音挺。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俞樾曰司馬

而楹縱案說文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文選答客難篇莛作筵李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豈能殺其音肆哉筵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好醜言

善說厲如字惡也李音。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案句。徐苦回反大也郭苦虺反簡文本作弔。盧文。九委反非是厲賴司馬云病癩。西施。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昭曰案弔音的下愧字與詭同弔說見下文。危。九彼反李云。孺怪。音決李云孺乖也怪異也。家世父曰可不可然也。一極縱。本亦作從。其分也成也。夫物

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釋文〕其分。字如。其成也毀也。夫物

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

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釋文〕

復通。扶又。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

復通。扶又。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

復通。扶又。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

復通。扶又。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

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羣材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

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雖取德光而寄用羣材者其性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

水者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德爾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釋文〕幾矣音機盡也下同徐具衣反因是已。夫達者因而不作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已

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釋文〕謂之道郭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感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絕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夫玄道妙一當湛凝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擬近言辯因自然是道之功也

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也不謂之朝二。此起譬也家世父曰謂之朝三朝以朝三為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所見惟目前之一爾也是以謂之因也疏謂混同萬物以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為其一因以為一者無異衆狙之惑解因是也一語大謬

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二。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所好

而自是也。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粟而小也列子曰宋有象狙老翁嘗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

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釋文〕狙公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狙公徐

反又繼慮反司馬云狙公與狙官也崔云養猴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賦芋音序徐食伊反李音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也所好呼報反下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絜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

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釋文〕天鈞本又作均崔是之謂兩行。絜任天下之是非。

所以息智乎均平之態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不離是非而得無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至造極之名也。濬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

也。惡乎至。

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

遺萬物外不察平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

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若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

彼此。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而未會封就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

能忘彼此之是非也。偏欲難除物之情已有別感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

全也。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達人之偏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

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樂之情於是乎成著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

且无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

既不定虧。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琴

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

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

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乘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釋文可勝音升操弦七刀執籥字灼昭文之鼓琴

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

所明以明之。故知盡處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文柱也。策

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况檢典籍無惠子魯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

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子善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名以己能明示於世世學不悟

已又疲息遂使柱策假寐或復〔釋文〕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琴瑟也之知音智而瞑亡千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釋文〕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琴瑟也之知音智而瞑亡千

苦〔釋文〕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釋文〕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

衆人。〔釋文〕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其好之也。欲以明之。〔釋文〕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釋文〕所以

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道術明示衆人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釋文〕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

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釋文〕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雖公孫名雖趙人當六國時策

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顯示之彼此終成暗昧〔釋文〕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

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釋文〕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

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為堅辯白馬之名鼓簧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无

成。〔釋文〕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釋文〕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官人如何放哉。〔釋文〕之綸音倫

琴瑟絃也。〔釋文〕俞樾曰釋文繪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

是訓繪為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為文周易繫辭傳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唯

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即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

味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釋文〕此三子

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釋文〕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

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釋文〕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

而域之恢恠。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人而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

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夫聖人者。與天地合

故能晦迹。同凡。翳光。接物。終不眩耀。羣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釋文。滑稽。古役反。司。屈奇。物

限於分內。忘懷大類。於萬物為是。寄於羣才。而此運心。斯可謂聖明真知也。馬云。亂也。屈奇。物

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无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

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

去矣。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羣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惑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雖然。無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未始猶未會也。始則有終。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無

會有始終不此。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無

遺於無始終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無

斯則遺於無始終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無

也者。有無而未始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釋文。好惡。並如

未離力智。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也者。假問有未會未會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窺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於此。則時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製法。皆過時者。

也。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

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前從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

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釋文）俄而徐音 確斯 苦角反斯

恆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釋文）俄而徐音 確斯 又作漸音

賜李恩利反 盧文昭 曰斯訓盡與漸賜義同 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釋文）即復扶又 而未知吾

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无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謂言

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於理未知斯言定。（釋文）纖芥古纖反又

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釋文）纖芥音界 盧

文昭曰今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

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

足未有過於秋毫也。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

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

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時獸生豪毛其未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

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大山。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

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是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

此明非小非大。（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王逸注 大山 音殤子 短命者也。或三年

一矣。且得无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

一。即是有言矣。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

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

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

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

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尺證善數反。色主。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

況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末數。其可窮乎。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

言。纔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發至於斯矣。无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夫諸法空幻。獨名言。是知無即非。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

不在也。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夫道未始有封。章而班固說在外篇。言未始有常。彼此

言之。故是非無定。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爲是而有眇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彼此

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故眇。徐之忍反。郭李音。請言其眇。眇。眇起後文也。有左有右。

爲義。故眇。分不同。釋文。爲是反。有眇。眞謂封域眇陷也。請言其眇。眇。眇起後文也。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左陽也。右陰也。理雖疑。寂教必隨機眇域。釋文。有左有右。崔本作宥。在宥也。盧文弨曰。舊

當作宥。明異便。有倫有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倫理也。義宜也。羣物糾紛。有理。釋文。有倫有

甚今改正。義。崔本作有。論有義。俞樾曰。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論。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

有論有辯。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辯。則也。飛走雖衆。各有羣。有分。如字。類別。彼列反。有競

有爭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夫物性各異故我對敵既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釋文〕有爭爭注同此之謂入德略而

判之有此八德德者功用之名也羣生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眇之義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

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

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入眇同於自得也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觀也夫玄宗岡象出四句之端妙

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六合之內謂蒼生

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評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

辯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

為典談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論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辯於陳迹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

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辯之人亦何能

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釋文〕故分如字下及注同曰何也假問實疑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

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會無分別矣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

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忘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夫大

道不稱附付之自稱無所稱謂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釋文〕不稱尺證反大辯不言注同

已自別也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辯彰萬物而言無所言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也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為仁也大廉不

嗾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嗾盈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釋文〕不嗾郭敬輦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釋文〕不嗾反徐音

大勇不怯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技逆也內蘊慈悲外宏接物故能俯順〔釋文〕不怯徐塵俗惠救蒼生虛己運機終無在位

政反又音政李之移道昭而不道。明己功名炫耀於物（釋文）道昭音言。反害也李云健也。

辯而不及。不能及其自分不能玄默唯辯名言。仁常而不成華詞浮辯不達深理。廉清而不信瞭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廉皎然異俗卓爾不。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每扶親情效効成功無時可見。廉清而不信羣意在聲名非實。

也勇忤而不成。廉捨慈而勇忤逆物情衆。五者共疾之必無成途也。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己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

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釋文）圓也。

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暫時而乃矜炫己之能顯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釋文）圓。

猶如慕方而學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無奮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也（釋文）圓。

利徐五丸反司馬而幾徐其。衣反本亦作嚮音。而近彼附近。方同下皆放此。向方近彼附近。而遠實于萬。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釋文）。

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遊極也孰知不言之。

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言道不損之道以此葆辯用茲通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

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釋文）注焉徐反。而不知其所由來至理之來自然無迹。夫巨海深宏莫測際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闕雖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

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羣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此之謂葆光任其自。

明故其光不弊也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葆蔽。（釋文）葆光。音保蓋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故昔者堯問

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宏故聽朝而。

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舜然怡悅貌也宗脰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

南面君位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南面君位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南面君位也。

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南面君位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南面君位也。

提登感大缸而生舜舜生於姚墟因即姚姚住於姚水亦曰姚氏自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阪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釋文）宗膾 徐古 胥 息徐反 徐五高反司馬云宗膾胥叔故臧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釋文）宗膾 外反 胥 華胥國 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 也胥叔 聽朝直遙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

妙處也（釋文）妙處 昌慮 反若不釋然何哉（釋文）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足以遺遙况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釋文）重明 直龍 反 光被

皮寄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釋文）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

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宏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什之自若皆得其極

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釋文）唯謂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金隴處

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靈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與動干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曰宏遠者耶

家世父曰伐國者是非之見之積而成者也而於此有不釋然左右倫義分辯競爭八德交戰於中而不知夫三

子者蓬艾之明無為辯而分之萬物受日之照而不能盡其形而於此累十日焉皆求得萬物而照之則萬物之神必蔽日之照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心出之又進乎日之照矣人何所措手足乎（釋文）慶藩案文

選謝靈運出辭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釋文）神解 音 蟹 齧 缺 問 乎 王 倪 曰 子 知 物 之 所 同 是 司馬云言陽克麗天則無不鑿釋文闕

乎（釋文）齧 五結 缺 丘悅 王倪 音詣高士傳 齧 缺 許由之師王倪弟子堯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

云王倪堯時賢人也（釋文）齧 反 缺 丘悅 王倪 音詣高士傳 一言情願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類知此情是否

天地篇三齧缺之師（釋文）惡乎 音烏下 皆同曰吾惡乎知之（釋文）惡乎 音烏下 皆同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後成無主我若用知知（釋文）惡乎 音烏下 皆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釋文）

彼我知覺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釋文）惡乎 音烏下 皆同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願自知己之不知乎此（釋文）曰吾惡乎知之（釋文）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焉有知有知則不

從籠入妙次第窮實假託師資以顯深趣（釋文）曰吾惡乎知之（釋文）能任羣才之自當（釋文）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釋文）然則物无知邪（釋文）知物豈無知者邪（釋文）曰吾惡

本亦作黠於加 音 市志反字或作 反 黠云鳥也 音 嗜 豈本作甘 美惡 鳥 貍 反 獾 獾 狙 以爲雌 麋 與 鹿 交 鱣 與 魚 游 毛 嬙 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獾 狙 以 爲 雌 麋 鹿 麋

鹿更相接泥。鰩與魚游。戲毛嬙。越王妻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而深入。鳥見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守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

狹卒疾 〔釋文〕獾 簾面反徐數面反又 狙 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獾。狽似獾而狗頭。惠與雌獾交也。崔云獾狙貌也。 〔釋文〕獾 數畏反郭李音偏 狙 一名獾。狽似獾而狗頭。惠與雌獾交也。崔云獾狙

爲雌 音妻一音如字 麋 藩案御覽九百十引司馬云獾 徐在良反司馬云毛嬙古 麗 姬 力知反下同麗 狙似獾而狗頭 食 麋 猴好與雌狙 狙與釋文所引異 毛嬙 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 麗 姬 姬晉獻公之嬖

以爲夫人 崔 喜缺反李云疾反崔云疾足不羸 士救反又在豔反 慶藩案狹驟即決驟也 〔說文廣雅〕並云 本作西施 決 願爲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反 趨疾也 易繫辭下傳爲決蹀 〔蹀與趨同〕正義作決蹀云

取其剛勁也 其正字當作決 趣 說文 決 馬行貌 又云 決 蹀 也 淮南脩務篇 救蹀 蹀 高注云 決 蹀 亦與 蹀 同 廣雅云 駃 奔也 史記張儀傳 探前駃 蹀 問 三尋 索 隱 曰 言 馬 之 走 勢 疾 也 與 崔 氏 訓 疾 走 不 顧 義 同 所 好 報

反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

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夫物乃衆而未嘗非 我故行仁履義損益

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 〔釋文〕樊然 音 殺 亂 作 散 悉 且 反 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殺之雜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釋文〕樊然 音 殺 亂 作 散 悉 且 反

慶藩案殺郭本作散。非也。說文殺雜錯也。殺雜肉也。 〔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攷正〕義不相通。雜書殺或作 殺 〔見漢張旣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散 〔見李龔折橋斷關頌〕與殺亦相似。殺散以形相似而誤。太

元元盤畫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散淮南原道篇不與物殺。粹之至也。精神篇不與物殺。 之竟 音 境 今 本 多 而天下自服。今本皆誤作散。 〔高注〕曰 散 雜 兒 案 諸 書 散 字 無 雜 亂 之 訓 故 散 皆 當 作 殺 之 竟 音 境 今 本 多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 能 妙 其 不 知 故 猶 嫌 至 人 當 知 之 斯 懸

之未解也。 齧缺曰 未 稽 彼 此 之 不 知 更 起 利 害 之 疑 請 云 子 是 至 人 應 〔釋文〕未解 音 蟹 王倪曰。至人

神矣。 無 心 而 無 不 順 至 者 妙 極 之 體 神 者 不 側 之 用 夫 聖 人 虛 已 應 物 無 方 大 澤 焚 而 不 能 熱

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河漢迥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

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蕘介於胸中也。近陳也。原澤。焚燎。河漢。冰凝。雷靈。奮發。而破山。飄風。濤湧。而振

文。迥。戶故反。徐又戶各反。夸。戶格反。向云。陳也。崔云。迥。猶濶也。家世父曰。大浸。燿天。而不涸。大旱。金石。流土

之。蠶。勅。蠶反。介。古。遺反。又音。界。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非。我。動。也。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騎。日

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而。遊。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聚。字。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死。生。無。變。於。己。

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

乘。變。化。以。邀。遊。况。利。害。於。死。生。會。何。足。以。介。意。矣。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鵠。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

鶴。既。欲。請。益。是。以。釋。文。瞿。鵠。其。俱。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夫。子。向。云。瞿。鵠。之。師。俞。樾。曰。瞿。鵠

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為。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

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予。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為。長。梧。子。之。名。乎。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

所。避。就。違。避。也。體。窮。頓。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妙。悟。從。遠。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不。緣

道。獨。至。者。也。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死。無。謂。有。謂。無。謂。無。謂。無。謂。凡。有。稱。謂。者

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衷。寂。照。從。本。降。迹。感。而。發

也。釋。文。稱。謂。尺。寬。反。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和。光。同。塵。塵。染。不。染。故。雖。在。塵。俗。之。中。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

者〔釋文〕而遊崔本作而施而施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矣

若〔釋文〕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知也如何所謂不緣值等乃窮理盡性〔釋文〕孟如字徐武黨反浪如字徐

向云孟浪音優瀾無所趨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之貌〔釋文〕孟又或武葬反浪力蒲反

孟浪鄙野之語釋文闕又察孟浪猶莫終不委細之意〔見劉逵注文選左思吳都賦〕莫終一作暮略墨子

小取篇摹略萬物之然摹略者總括之行如字又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

何足以知之〔釋文〕熒熒熒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證辯

至理不盡其妙熒熒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字彙補云釋字見釋典中隨函云釋與渾同且女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釋文〕夫物有自然

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

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鶻子方

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賈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

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釋文〕鴉即鴉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

司晨彈有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教能論於妙理〔釋文〕且女音佞音泰徐李勣時夜崔云時

而教時非理今瞿鶻纒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釋文〕且女音佞音泰徐李勣時夜崔云時

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釋文〕嘗為于偽女以妄聽之矣〔釋文〕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

何〔釋文〕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釋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

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釋文〕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

挾宇宙〔釋文〕旁日月

薄葬反徐扶葬反司馬云依也崔本作誘 盧文昭曰官校本改誘為傍未必是 家之喻也

麗出天地之表

慶藩案旁當為放之借字放依也論語里仁篤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亦通作方詩維鳩方之言論有舉而鳩依之也〔見王氏經義述聞〕又通作傍旁日月

謂依日月也應從司馬訓依

戶羅反崔 宇宙 俗救反戶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由說文云舟與所極覆曰宙 為其昭合置其

滑滑以隸相尊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

然合同之隨者莫若滑亂昏雜隨

〔釋文〕昭 本或作騰郭音泚徐武軫反李武粉反无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向音骨云若兩骨之相合也 盧文昭曰今注本波作彼似誤

滑徐古段反亂也向本作伯音

滑 徐音昏向云伯昏未定之謂崔本作繼武中反云繼也 衆人役役

馳騫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菴

菴 盧文昭曰舊作潛宋本從氏並注中昏潛並從氏今從之 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

若愚也〔釋文〕菴

徐徒奔反郭治本反司馬云憚隨不分 察也崔文厚貌也或云東也李丑倫反 參萬歲而一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舉

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

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

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澹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家世父曰衆人役役較量今日又較量明日今日見為是明日又見為非今日見為非非明日又見為非是聖

人愚菴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參萬歲以極其量一者渾然無彼此之別成者怡然無然可之差純者泊然無是非

之辯聖人以此應萬物之變而相

蘊於無窮斯為參萬歲而一成純 〔釋文〕怵心 勅勅 參糅 如救 萬物盡然 無物不然而以是相

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

所如也 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己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我然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 〔釋

所如也

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重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以隨動而常安參糅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釋

所如也

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重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以隨動而常安參糅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釋

所如也

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重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以隨動而常安參糅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釋

文)相蘊本亦作繼徐於續反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困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

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困夫鐘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 (釋文)予惡音烏下惡 說音悅 困音悅 予惡音烏下惡

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困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

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困弱者弱歸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

無出有謂之爲生自有費無謂之爲死 (釋文)惡死 烏路反 弱喪 息復反 少而 詩照 焉知 於處反 麗之 姪

逾其總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食芻豢而後悔其位也。困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厲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厲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筐正

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禮士之總故涕泣沾襟後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廚情好

既移所以悔其先位一生之內情變若此况死 (釋文)至於王所 崔云六國時諸侯僭稱 筐 本亦作匡 徐音

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爲王耳。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困蘄求也 困 蘄求也 困 蘄求也

馬云筐卽安牀也。筐云 (釋文)蘄 音祈 求也 夢飲酒者 日而哭泣 夢哭泣者 日而田獵 困此寤

知死者之不御悔初始 (釋文)蘄 音祈 求也 夢飲酒者 日而哭泣 夢哭泣者 日而田獵 困此寤

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

則何係哉。困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 (釋文)樂生音洛 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困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困方將爲夢之時不知夢之是

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困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困覺而後

知其夢也。困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困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眞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

死何為當生〔釋文〕覺而音教下及而憂死哉

且有夫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夫

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注皆同

夫擾擾生民共芸羣品馳騫有為之境皆迷大夢之中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

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謙專所

陋牛日牧〔釋文〕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牧乎豈本作政乎云所好呼報反所惡鳥路丘也與女皆夢也〔釋文〕神解音蟹徐

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原論〔釋文〕神解音蟹徐予謂女夢亦夢也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覺說

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覺說

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非真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

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純孟浪之譚耳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釋文〕弔如字又音的至也

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弔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精通豈識深遠哉〔釋文〕弔盧文昭曰舊脫

又字今補詭異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遇之也言能脫然無係而

玄同死生者至希也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釋文〕其解音蟹徐

蛻然音脫又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若而若而

也若不勝也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臆若而

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非勝定非耶固不可也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

是也而果非也邪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快是也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俱是則無非俱非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俱是則無非俱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俱是則無非俱非

我出自安得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譴問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

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雖屈至竟或能正之故嘗付之自正耳彼或二人之說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有一人豈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辯是釋文黠聞貪非各據妄情總成闡惑心必懷愛比見所以黠聞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黠聞不明之謂也釋文黠聞貪聞不明貌

反李云黠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釋文〕惡能音烏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往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

相非耳亦不足據既異我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釋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

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彼此曲順

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自正耳待彼不

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我與汝及人固受黠聞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或言我

人亦與前何異彼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非無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

耶言其不待之也 故假設論語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如字崔 天倪李音崖徐音詣郭音五庶反李云分也崔云

令歸無是無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胡貳反 天倪或作覽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 盧文照曰

舊本崖為崖今據大宗師篇改 正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 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 若定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比以為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 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辯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

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
故知不相待者也家世父曰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特人
之為是為然而而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是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

命之致自窮也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非任
其無極之化故能不帶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釋文〕曼 徐音萬郭 衍徐

戰反司馬云 忘年忘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

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稟也
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養者裁於是非也

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推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為如字崔云止 无竟
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遺於無極者也 〔釋文〕振 也又之忍反

如字極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罔兩景

外之微陰也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
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

者何 〔釋文〕罔兩 郭云景外之微陰也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云有無之狀 慶曆案罔兩司馬作罔浪

馬訓 景 曩 永反又如字 曩 徐乃蕩反 幸 本或作持崔云特辭也向 操與 餘 景曰吾有待而然

者邪罔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夫物之形質成稟自然事似有因
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向有天機

故曰萬類參差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

無非獨化者也 而獨化之理明矣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
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無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蝻蝸翼邪若待蛇

蝻蝸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昔諸講人及學生注意皆云
蛇蝻是腹下齧蝻蝸翼者是

蝻蝸也言蛇待蝻而行蝻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

勞獨等蛇蝻頗引為善即等語謂者蛇蝻皮也蝻翼者翅也言蛇蝻皮蝻所出甲不知所以其辯其法獨化

而土登無待也而蛇蠟二蟲猶蛻皮甲無長諸物所以引之故
釋文蛇蛻音附後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蛻下外篇云吾待蛇蛻蠟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蛇甲無異者也
音魚 蠟 徐音 音附後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蛻下

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

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

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

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

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

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

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臂中何夷之得有哉夫待與不

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釋文喪思反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栩栩然胡蝶也喻曉也夫生感交謝寤覺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

喻適志也與釋文自快得意悅豫而行栩栩然胡蝶也喻曉也夫生感交謝寤覺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

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釋文胡蝶徐徒協反司馬相徐徧羽反喜自喻李云喻志與音餘

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湯其志者也崔云不知周也釋文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

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俄然覺則

蘧蘧然周也釋文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醒而覺驚怪思省方

釋文然覺古孝蘧蘧徐音渠又其慮反李云有形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

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簡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真虛者哉。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既覺

有蝶有莊乃曰得虛亦不無崖分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

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

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

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可樂音格。

內養生主第二。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釋文。

養生以此為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鬣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

者皆有。有涯。本亦作崖。而知也。无涯。夫舉重播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

者雖復絕齋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

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所稟

各有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使心困。釋文。而知。音智注。好勝。呼報反。下。雖復。扶又反。絕齋。音

形勢未檢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下同。好勝。升證反。雖復。下皆同。絕齋。放以慊。苦

反足也。盧文昭曰古與慊恨之謙。以有涯隨无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夫生也有有限知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因云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因已

遂無涯之知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因之謂。

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實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無涯之知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教之於後欲不殆殆其可得乎家世父曰營營以求知而極乎無涯終乎殆矣而此營營之知存於心足以累性而害心冥然而物化寂然而神疑使其知不生於心成性存存泯知以全生故曰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

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隣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釋文〕无近 附近之近下同 慶藩案文選補叔夜豔贖詩注引司馬云勿修名也被褐纓玉穢惡其才以無陋於形也釋文關 家世父曰船 悶然亡本反遠己于萬 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常也。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德。〔釋文〕緣督以為經 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肇慶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同 慶藩案文選左太仲鶴都賦靈引司馬云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釋文關 李慎曰素問骨空論督脈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

段脈為輸故下為保身全生等語 家世父曰柳山云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脈之位而無形質緣督者以備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止於所不可行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釋文〕以養 羊尚反 可以盡年。〔釋文〕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

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釋文〕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踣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開理故以其手搏觸以

肩倚著用脚踣履用膝刺鑿遂使皮肉離析砉然騞然進奏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術者也。〔釋文〕庖丁 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剝毛 盧文昭曰禮記祭統 為于焉 文惠君 崔司馬云 所倚 徐居彼反向魚 善然 向呼騰反徐

煇炮亦與庖同 為于焉 文惠君 崔司馬云 所倚 徐又於竹反李音妹 所踣 彼反李云刺也 善然 向呼騰反徐 盧文昭曰舊鷹皆從貝非今正從貝下並同 騞然 許文反郭許亮 奏 如字崔驥呼獲反徐許巽反向他亦反又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

理又合音節桑林說揚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釋文〕中音丁仲反桑林司

云揚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因便婢而閑解蟹文惠君曰謹善哉技

蓋至此乎節遠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釋文〕謹徐音顯李技具綸反庖丁釋刀對

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釋文〕捨釋刀對若養生之

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釋文〕所好呼報反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未能見

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釋文〕所好呼報反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未能見

其理閒始學屠宰未見閒理所觀惟牛亦猶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閒也操

既久頓見理閒所以纔觀有牛已知空卻亦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釋文〕神遇向云暗與理

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釋文〕神遇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

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照豈用眼以取塵也〔釋文〕神遇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

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釋文〕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釋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依乎天理不橫截也

依天然之膜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批大卻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閒卻交際之處用刀

之妙道依自然之縫分必不貪生以天折也批大卻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閒卻交際之處用刀

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釋文〕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大卻徐去逆反郭音御崔李云聞也盧

窮蠲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釋文〕批云舉也父迷父節二反大卻文昭曰從谷從下舊從谷從下非今

正令離下力呈反下同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釋文〕道音導大窾

徐善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盧文昭曰今本道作導窾與科通故亦同音慶播案說文無

窾字當作款史記太史公自序實不中其身者謂之窾漢書司馬遷傳窾正作款服虔注款空也爾雅釋器鼎款

尺者謂之鬲注款空也淮南說山見款木解而知為丹膏節解戶賣因其固然刀不妄加因其空卻

注款空也管子園蓄大園內款揚注內款內空也是其證節解戶賣因其固然刀不妄加因其空卻

運刀亦因其眼見耳技經肯綮索之未嘗〔釋文〕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釋文〕技經本

聞必不妄加分別也技經肯綮索之未嘗〔釋文〕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釋文〕技經本

作新其筋反徐音技 俞樾曰郭注以技經為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音緊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

字林同著骨肉也 一曰骨無肉也 案司馬云徐結處也 是肯緊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 技經技字之誤素

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古字支與枝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為經

猶言經絡也 經絡相連之處必有礙於游刃 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李楨曰俞氏改技為枝誤 技經

絡說信精矣 未嘗二字須補訓義 必俞說嘗當訓試說文試用也 肯 徐苦等反 肯文作肩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

言於經絡貫緊之微礙未肯以刃刃嘗試之所謂因其固然者 肯肉也 一曰骨無肉也 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

肯肯 著也 蔡 苦挺反 崔向徐並音格 李烏係 經 稟 古代 微礙 五代 而况大軛乎 軛 軛 大骨 軛 刀 刃 也 肯 紫

骨處也 軛 大骨也 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向未曾經大骨理 釋文 大軛 音孤 向郭云軛 軛 大 軛 刀 反 女六

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感向不染心 危 塵 豈 能 累 德 骨 也 崔 云 傑 結 骨 切 刀 反

良庖歲更刀割也 不中其理開也 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 釋文 良庖

司馬云 割也 司馬云 以刀割肉故歲歲更 良善也 割也 作崔云 歲一易刀猶堪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中骨而折刀也 凡鄙之夫心靈

損智 釋文 族庖 司馬云 族雜也 崔云 族 衆 也 俞樾曰 郭注曰 中骨而折刀也 此於文義未合 上文云 良庖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硎 硎 砥 石 也 硎 砥 石 也 十

陰數也 九陽數也 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 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 故其刀銳利猶若

新磨者也 况善養生人智窮空和有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磨潔然矣

釋文 硎 音刑 磨石也 崔本作 砥 音脂 又之 砥 反 向 善 德 云 砥 細 於 礪 音 磨 石 也 彼 節 者 有 閒 而 刀 刃 者 无 厚 以 无

厚入有閒 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 彼牛骨節素有閒卸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

大有餘矣 况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閒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前文 雖於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 吾見其難為 交錯聚結為族 恍然為戒 視為止 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 釋文 為戒 下皆同 屬目 意欲 行為遲 徐其手也 節骨交聚鑿結之處名為族也 雖復遊

不留意艱難為其慎揚戒慎專視徐手况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 動刀甚微 諒然已解 得其宜則

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內篇 養生士第三

用力少〔釋文〕譙然化百反徐又許百反已解音蟹下如土委地。〔圖〕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圖〕化百反譙然骨

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會無聖境智冥合能所泯然。〔圖〕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滿志。〔圖〕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圖〕解牛事訖聞放從容提挈鬻刀彷彿徒倚既而風韻情遠所〔釋文〕提刀徐

反躊躇直留踏直於善刀而藏之。〔圖〕拭刀而殺之也。〔圖〕善能保愛故拭而殺之〔釋文〕善刀音倫拭音

殺之他刀反盧文昭曰殺從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圖〕以刀可養

故知生亦可養。〔圖〕職侯聲庖丁之言說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對以善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圖〕介偏別之名。〔圖〕姓公文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別也公文見右師〔釋文〕公文軒司馬云姓公

人右師司馬云宋人也惡乎音介世父曰善養生者養以精神全則生全形雖介可也樊中之雉神固王矣而

固不得其養則神者淡然泊然怡然渙然無為為之儂。偏別音月又天與其人與。〔圖〕知之所無奈何天

也犯其所知人也。〔圖〕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釋文〕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圖〕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

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圖〕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

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釋文〕使獨司馬云一之知音智下人之貌有與也。

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圖〕以有與者命也故知

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圖〕與

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體此形殘亦無非命。〔圖〕與

也欲明窮遠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窮理趣者方可全生。〔圖〕與

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

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雞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

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斲，服養也。樊中，雞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

長而雉尾短澤。服養，警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藪，豈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雉尾。雉之類是也。

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斲，居

歛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既禮樂禮性，情不適方，恩昔日甚為痛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老聃，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

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實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混一凡聖之道，齊此蓋

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齊也。蓋

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釋文：老聃，吐藍反，司馬。秦失，本又作佚

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委泊三號而俯述，同凡事終而出也。釋文：老聃，吐藍反，司馬。秦失，本又作佚

亦皆首逸。三號，戶急反。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斲，秦失老君俱遊方

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釋文：倚戶，於綺反。斲，猶是也。秦失若弟。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方外之

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曰然。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

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斲，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斲，斲求也。彼眾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

死也。眾來聚會號哭，悲痛如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安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側，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斲，斲求也。彼眾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

斲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斲，斲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斲天

可哀故忘失〔釋文〕遜天徒遜反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

遁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甚有同極楚寧非刑哉古之達人如此

〔釋文〕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夫

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原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返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

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

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釋文〕所錯七路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錯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

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驚憂樂乎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

乎文勢前後自相銜猶是知遁天〔釋文〕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窮盡也

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

生也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

〔釋文〕指窮於爲薪如字絕句火傳也直專反注同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燔火也傳延也俞樾曰郭注

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

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燔

火也則並失其讀矣家世父曰薪盡而火傳有不盡者存也太虛來往之氣人得之以生猶薪之傳火也其來

也無與拒其去也無與留極乎薪而止矣而薪自火也火自傳也取以爲無盡也執薪以求火執火以求傳奚當

哉之中丁仲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

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夫迷忘之徒設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愈復

旒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蓄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內人閒世第四 國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閒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

而不荷其累也〔釋文〕人閒世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閒之事故與世異宜唯無心而不

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離人力智不荷胡我反其累力倦

顏回見仲尼請行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

編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閒事緒紛紛實難接物〔釋文〕顏回 孔子弟子

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衛州是也此則顏荅孔問欲行之所也

字子淵 曰奚之 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 曰奚為

焉 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 衛君即靈公之

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 〔釋文〕衛君 司馬云衛莊公廟贖也寮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十五

凶暴而不顧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荅尼父 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為莊公蓋是出公觀

也 其行反 獨 崔云自專也向云與人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

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之也 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 而不見其過 莫敢諫

也 論足以詎諫辨足以飾非故百姓 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顧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莫敢諫

也 惶懼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輕用之於死地 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 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

量若舉為數造次難悉縷恣一身不恤 〔釋文〕國量 音亮李 若蕉 似蕉反徐在堯反向云草芥也崔云艾刈也

百姓視於國民如蠶爨之中草芥者也 力章反 若蕉 其澤如見艾夷言野無青草 盧文昭曰蕉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

瘳乎庶幾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須規諫願生今將化衛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警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拯難荒淫之疾庶其瘳愈者也

〔釋文〕治國直吏醫門於其思其則絕句崔李有瘳丑由反李仲尼曰音熙又諸於其反若殆往而刑耳其

道不足以救彼患諸怪笑聲也若彼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釋文〕諸音熙又夫道不欲雜宜正

得其人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

一愈也夫靈龜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喧雜則事端繁多事多則中心擾亂心古之至人先存諸己

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聞必先安立已

以爲鑒誠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

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羣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際運機行化也今〔釋文〕役思

顏回存立已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哀樂戰習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衝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息

反遠身千萬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伏類知德蕩智

也夫唯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蕩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釋文〕而知音智下所爲于僞爭善此及下

字依字雖復扶又反桀跖之石反桀夏王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札智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釋文〕相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天也亦作札崔又云或作

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與故〔釋文〕相札〔釋文〕相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天也亦作札崔又云或作

也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又宣攝焦札也太平御覽引作離禮鈔本引作離禮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
為札後人又改為禮耳（今本廣雅作禮亦札之譌）蓋誤札或作禮亦沿札札形似而誤（淮南說林篇鳥
力勝口而服於懸禮）
禮亦為札之譌）
且德厚信紅未達紅人氣名聞不爭未達紅人心紅

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紅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
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
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
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連也紅

釋文而強其兩反注同盧文弨曰今本作強書內並不重出家世父曰祭義結人惡有烏路反下惡
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當作述術暴人之前猶言述諸暴人之前

崔本有作育云賣也俞樾曰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為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
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術也讀若育此育字即賣之段字經傳每以鬻為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
人之惡鬻鮮不思淺涉治直吏連音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
己爭名而反害之命名也術侯不達汝心謂汝害苗音災下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

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有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
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術必近危亡為暴人所侵害深可歎也且術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
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釋文苗夫

音扶不肖音笑徐蘇惡用音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

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詔言也王公術侯也汝若行術唯當默爾不言若有諫

規必遭戮辱且術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感飾非距

內篇 人聞世第四

六二

諫闕其捷辯也既（釋文）若唯郭如字一音唯發反無詔絕句詔告也言也崔本王公必將乘人絕而闕其捷在接反崔讀若

唯無詔王公絕句必將乘人而音唯發反而目將熒之熒眩也荀侯雖荒徑暴虐而甚後辯聰明加持人君之威

諫闕忠諫之士故顏回心（釋文）熒之戶屬反向崔本作營音熒慶藩案營熒字古通用皆營之借字也說

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釋文）熒之文營惑也從目從省聲玉篇營唯並胡亭二切字或作熒通作營又通

作榮史記孔子世家匹夫而榮惑諸侯發司馬貞本作營漢書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營惑史記並作榮惑眼眩

否象傳不可幾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不可惑以祿也漢書禮樂志豐觀富貴之耳目漢紀鑿作榮皆其證眼眩

玄暈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顯有諫心不敢顯異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衛

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己容將形之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釋文）容將形之謂舉

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容將形之從擊擊曲拳形迹斯見也（釋文）容將形之謂舉

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也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熾更增用水救水波浪彌甚故

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

諫雖厚言為害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

非其事者也諡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

位憂君上之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成遭戮（釋文）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庶叔

辱援古證今足為龜鏡是知無道回化衛理未可行也（釋文）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庶叔

反拊徐向音撫李云偃拊謂憐愛拂其符弗反崔云建也又芳弗反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釋文）以擠

賢臣之修飾肆其熒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故也（釋文）以擠

徐子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壽也一是好呼報欲令力呈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

云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

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

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復乃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赦有厲並是國名有厲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以虛鬼

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覓虛名也 〔釋文〕叢支反

使境士丘虛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頽頽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釋文〕叢支反

盧文昭曰有厲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虛厲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慶藩案虛

今本作枝有厲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虛厲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慶藩案虛

厲厲厲古音義通詩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輪飛戾

天文選西都賦引韓詩作厲孟子滕文公篇狼戾豔鐵論未通篇作梁厲皆其證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釋文〕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

之以道哉 夫庸人暴主貪利求名雖堯禹聖君不能讓之以德猶與兵衆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 嘗欲也彼之化道雖復未去既欲請 〔釋文〕語我舊作魚謙反請今改正 顏回曰端而

虛 端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 勉而一 言遜而不二也 勉厲身心盡誠奉國

言行忠謹 纒無差二則可乎 如前二術 曰惡惡可 言言未可也 惡惡猶於何也於 〔釋文〕惡惡皆音烏

夫以陽爲充孔揚 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以剛猛之性

備實內心強暴 采色不定 喜怒無常 順心則喜違意則嘆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敢逆

之甚彰揚外述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藉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後心也 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欲規感動君乃 〔釋文〕挫之

子臥從容 七容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衛侯無

已久日將漸積之德尙不能成 將執而不化 故守其本意也 飾非闡主不能從人諫如流固 外人台

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外形擊焉以盡足恭內心

順從不致毀以此請行何利益化衛之道。釋文不訾向徐音紫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顧回更說此三條也 前陳二事已被詔訓今設三條庶其允合此 釋文而上時掌反內直者

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斡乎而

人善之斡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此下釋義斡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 釋文斡平音祈若

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然如此也

也若如向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故人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蹠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疵焉。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 將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蹠

足蹠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釋文擊徐其蹠徐其里反說曲拳音无疵才斯

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為邪是以為人所為故人無怨疾也。釋文擊驚反蹠文云長蹠也曲拳音无疵反

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者也 此結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

實有諷責之言。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 釋文謫之直革諷責非風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諷責古以來有此忠諫非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若忠諫之體自古有

憂是之謂與古為徒。此結 若是則可乎。呈此三條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謀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修多端政設三條

釋文) 大多音泰徐勣佐反崔本作太不謀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謀四字為句列禦寇篇形體成光釋

文曰謀便僻也此據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設此三條雖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閉謀並失其義雖固亦無罪雖未宏大亦且不見各齊

行李亦幸無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猶師心者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時無心譬彼明鏡方慈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

方顏生三術一朝頓盡化術之道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

而為之者誠未易也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齋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有

文昭曰今其易以政反後皆同易之者曝天不宜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有為之心而行道為易者曝天之下釋文曝天徐胡老反向云曝天自然也盧文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齋乎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

貧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算釋文不茹徐音汝葷徐許反數月色主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君獻宗廟回曰敢問心齋向說家貧事當祭祀仲尼曰若一

志去異端而任獨者也乎志一汝心無復異端疑寢虛忘冥符獨釋文去異起居反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耳耳根虛寂不疑宮商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心心有知覺猶起攀緣

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又遣漸階玄妙也乎聽止於耳不著聲塵止於聽此心止於符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

符以此釋無聽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之如氣

內篇 人閒世第四

六七

柔弱

如氣

弱

句虛文照曰此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觀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

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

難乎。夫人情驅使其法粗淺而所以易欺天然取用斯理 〔釋文〕者粗音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

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 〔釋文〕有知知者上音智下如 瞻彼闕

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 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觀察萬有悉

明白。隨用而徐苦穴反司 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 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而智焉

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疑靜之智。言吉祥福止疑靜之心亦能致吉祥

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

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

形坐而心聽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

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况人聞之。累乎。陶使也。夫能令根對內。通

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遺於形。內忘於智。則靈體聽聽。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釋文〕夫徇 辭俊反。徐辭倫。心知

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鐵仰而歸。依固其宜矣。故外籛云。無鬼責無人非也。〔釋文〕夫徇 反。李云使也。

音智。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釋文〕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

知見可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

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

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

也是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齊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戲姓風卽太昊几籙者

也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齊之道夏禹虞舜以爲應物網紐伏戲几籙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

鄙疏散之人軌轍釋文所紐徐女酒反崔云系而行伏戲本又作羲亦作犧同許宜几籙其屈反向云古之

此道而欲化物帝帝慈且反李云放也崔王德不及聖王爲散之聰一本本竭喪息須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

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稱號稱公王者

封於臣故謂太公爲臣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丘是爲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玉帛使乎釋文葉公音

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攝高楚大夫爲葉縣尹僭稱將使所吏反往及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

而不肯急應其求也齊侯跡爾往來心無真寔至於迎待楚使甚自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

乎吾甚慄之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夫五等如慄之音栗李子常語諸梁也曰凡

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大小少有不以成爲懼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者

也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踈復大小不同釋文常語魚據反下同盧文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懼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情若乖阻事不成

刑罰之憂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舒憂則

陰慘事既成途中情允愷變昔日之憂爲今時之喜喜懼交釋文藏矣才領若成若不成而後无

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

者其唯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

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用粗糲不暇精膳所饒既其儉薄爨人不欲思涼熾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粗音麤又而不臧作郎反善也絕句

字爨七亂 无欲清七性反字宜從之從之人言爨火為食而不思清涼明火微而食宜儉薄所饒士戀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也。 諸梁晨朝受命暮夕飲冰

詢道情切達 內熱與音餘下慎與同向云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

羅於外也。夫情事未快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 則恐懼丘勇 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忝為人臣儘充未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 以任而林

音而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戒法也寰宇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夫孝子專親蓋於愛敬此之性命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 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

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 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結成以前君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職 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夫禮親事主志盡忠貞事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 自事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知其不可奈何者命

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

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於君親哉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道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

安心順命不乘天理自非〔釋文〕哀樂音路注下同施乎如字崔以歧反云移也慶藩案施讀為移不易施猶言不移易也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荀子儒效篇哀虛之

相施易也僕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並讀為移正言之則為易施倒言之則為施易也〔本王氏讀書雜誌〕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釋文〕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其身哉

〔釋文〕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簡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

矣〔釋文〕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吾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釋文〕既日行人無容悅惡奉事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閒暇謀生慮死也〔釋文〕而惡下皆同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釋文〕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釋文〕復以下皆同遠則必忠之以言

〔釋文〕遙以言傳意也〔釋文〕凡交遊鄰近則以信情靡順相去遙遠則以言表忠誠此仲尼引己所聞勸戒諸梁也〔釋文〕傳意文並注同言必或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釋文〕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釋文〕以言表意或使人傳彼此相投〔釋文〕兩怒如字注同本未易文注皆同夫兩喜必多盜美

之言兩怒必多盜惡之言〔釋文〕盜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釋文〕盜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

凡盜之類妄〔釋文〕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類似也夫盜當之言體非真〔釋文〕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構也妄則其信之也莫

莫然疑之也〔釋文〕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莫則傳言者殃〔釋文〕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

者橫以輕重為罪也〔釋文〕受若生疑心懷不信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盜言則幾乎全

者橫以輕重為罪也〔釋文〕受若生疑心懷不信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盜言則幾乎全

者橫以輕重為罪也〔釋文〕受若生疑心懷不信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盜言則幾乎全

雖聞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夫處涉人間為使實難必領探察常情
言雖聞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釋文而要一遙則近附近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好
引先聖之格言為當來之軌轍也反

戲釋文共好呼報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與害彼者也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
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世間喜怒情變例然此舉鬪力以譬之也家世父曰大至則多奇巧不復
凡顯見謂之陽隱伏謂之陰鬪巧者必多陰謀極其心思之用以求相勝也

循理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釋文大至音泰本亦作泰徐敷佐反下奇巧如字又以禮飲酒者始
平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釋文平治直吏有別被列常卒乎亂港酒淫液也治理也夫實主

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以為譬釋文港直林反又酒面善淫液以隻大至則多奇樂淫荒縱橫無
所不至復賞既酬荒淫斯甚當歌履舞無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
此合喻也俞樾曰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使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
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為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

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指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夫言者風波也行者
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

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
賈云播文也波與播古字通言風播則易動也風播與實喪對文則不可作波浪訓矣外物篇引馬波臣注云
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波及晉國波亦當為播謂播散及晉國也本王引之經義述聞

播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並作發釋文實喪息浪反注下同家世父曰實喪猶言得失實者有而存之

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
弗行則實不喪矣恐誤

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風鼓水波易為動蕩譬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
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內篇 人閒世第四

七三

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耳

疏夫施謨忿怒更無所由每為浮僞巧言偏辭詭佞之故也

〔釋文〕偏辭 音備崔本作謹音辯

獸死 不擇音

氣

息蕩然於是並生心厲

疏譬之野獸蹴之窮地音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蕩然暴怒俱生

〔釋文〕氣息 並如字向本作噓器云韻馬氏作息器氣也崔本作讓鑿

澆疵以相對之

疏夫野獸困窘遇之窮地性命將死嗚不擇音氣息〔釋文〕氣息

並如字向本作噓器云韻馬氏作息器氣也崔本作讓鑿

云喘息釋不調也又作篤字

慶藩案釋文氣一本作器氣器古通用氣

蕩然 徐符弗反郭敷未

反李音佛崔音勃 心厲 如字李音賴

正字器借字也大戴記文宇官人篤其氣寬以柔周書氣器是其證

疑賣反又音詣 盧文昭曰蓋讀與睚眦同

剋核大至 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疏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矣

得象 〔釋文〕剋核 幸格反

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夫急躁性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肯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法言曰无遷令

疏承君命以實傳之不得以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勸獎強令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成孰也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殆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故能長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辨而難易形焉是以就美而去惡者人之常情也而勢常不相及有反施之而習而安焉者矣注意似隔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成不及改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同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虛心以順世則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何始之有哉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釋文〕所齊 如字又故

理之必欲為之者必然之事發中和之
心斯莫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乎
何作為報也。當任濟所報之實何為為毒作意於其間哉。率已

推理而行何須預生。釋文為為千為反。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
御度為齊作報故也。釋文為為千為反。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

心故難也。直致率情任於天命甚自簡易。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
豈有難耶此其難者不難。

將欲為太子。釋文顏闔。胡隱反。向崖本作崖魯之賢人。衛靈公太子。音泰司馬。而問於蘧伯
之師傳也。釋文顏闔。隱者。盧文弼曰今本崖作虛。各元。太子。云崩曠也。而問於蘧伯

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心既足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為衛君之傳故詢道於哲人。
釋文。蘧其居。伯玉名瑗衛大夫。天殺如字謂如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

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則制情已縱其無度則亂邦。方猶法稟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軌
以上。釋文无方。李云方。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己

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己之無道會不後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釋文其知。音若然者。吾
奈之何。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音若然者。吾

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戒曷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備君勿輕犯觸身履。釋文正女。音倫。下同。反覆。芳照
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而不同。智和順跡濕而事濟之也。雖然之二者有患。雖然而之二者有患

前之二條。釋方術既。未盡善倫有其患累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郭注云就者形順。和不欲出。和不欲出

和者以義濟出者自顯伐也。心智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顛覆也。蹶敗也。崩壞也。蹶敗也

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摸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
而不扶持故政顯覆滅絕。釋文為蹶。徐其月反郭音。摸格。莫胡反。盧文弼曰。心和而出。且為聲

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厥守舉衛反。摸格。今本摸從木作模。心和而出。且為聲

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厥守舉衛反。摸格。今本摸從木作模。心和而出。且為聲

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厥守舉衛反。摸格。今本摸從木作模。心和而出。且為聲

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厥守舉衛反。摸格。今本摸從木作模。心和而出。且為聲

為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罔然若晦玄同

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變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己

己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家世父曰和如五味之相濟甘辛並用混合無形若表而出之則非和矣時其喜怒因其緩急以調伏其機而不與為迎拒有迎拒斯有出入和不欲出為無拒也釋文孽列

反將惡為路罔然音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哇。亦與之為无町

哇。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町音哇音也

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實難不可後與和同亦無容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哇略無界畔饒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勢戮然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釋文〕嬰兒李云喻無意也无町徒頂哇戶圭反李云町哇畔埒也無无崖司馬云不无疵似移反汝不

知夫螳蝦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

蝦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願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螳蝦之怒臂也。螳蝦有斧蟲也

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奮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音升願慶藩案御覽九百四闕欲以己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蝦怒臂之當車轍也。〔釋文〕不勝十六引司馬云非不有美才

願不勝任。耳。釋文。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積積蘊蓄也而伊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汝類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

噬。類幾近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而使缺汝類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

銜。段首碎胸以怒。無他勿與擲之而已。螳蝦之擲車轍。奚所利而為之哉。〔釋文〕為其于僞反不敢以

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汝類知假令以死物投獸

齧。分恐因用。〔釋文〕分之如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知飢飽之時。達其怒心

力而怒之。節。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

兵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媚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家世父曰達其怒心自有作用所謂順者非務徇其欲也無使狎焉而不導之以為怒也無使狎焉而不縶之以為怒也苟無縶其怒而已其心常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有所自達焉則順矣

者也蝦大蛤也愛馬之風意在貴重屎溺至賤以大蝦盛之情有所有焉遂至於是也（釋文）盛矢音成下及注同以振徐市軫溺反適有文

蜜僕緣蜜僕僕然羣著焉（釋文）蜜音文本或孟庚反僕緣曾木反徐數木反向云僕僕然蜜蜜緣馬鬣

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蜜蜜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篤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譌）

羣著直略反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釋文）而拊李音撫又音付一音附則缺銜毀

首碎胷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蜜蜜羣聚馬主既愛惜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

踴毀首碎謂者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

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

而成世而美惡生焉從違判焉順逆形焉如是而大患因之以生謂人之不足與處也而烏知己之不足與處家人父曰人與人相接

人也處己以無用斯得之矣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為此一篇之主腦篇尾五段去名與爭乃可出入於人間世

（釋文）率然陳律反本或作卒七忽反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櫟之適也曲轅地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

斯類也櫟木名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土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也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途經曲道觀茲異木掩腫不材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為用也

（釋文）曲轅音袁司馬云曲轅櫟力欲反李云木名一云棟也盧文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圍（釋文）蔽牛必世反李

特高常木枝葉覆蔭蔽數千牛以繩束之圍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繫約束也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繩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櫟社之樹

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七尺曰似此樹直竦崑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釋文〕十勿

小爾雅云四尺曰似案七尺曰旁十數所具反崔云旁旁枝也俞樾曰旁讀為方古字通用向書泉陶謨簡

其可以為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為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為方段旁為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

實義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會不睨視也〔釋文〕觀者古與反又

音匠伯伯匠石字也崔本亦作石慶藩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往王子儻洞簾賦注不輟丁劣

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邪門人驚傑社之盛美乃住立以視看自負後以從師〔釋文〕厭於豔反又曰

已矣勿言之矣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

槨則速腐櫨木體重為松即沈近土多敗為棺槨速折疏〔釋文〕散木悉但反徐悉則速如字向崔本

反下腐扶甫以為為器則速毀人問器物貴在牢固櫨以為為門戶則液楠以為為桂則蠹

同櫨脂汗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釋文〕液音楠亡言反向李莫干反郭武半反司馬云液津液也楠謂

元楠松心又木名也說文楠松心木段注云疑有奪誤當作松心也一日木名也陸所据是說文古本按松心有

脂液楠正取此義謂脂出如松心也此莊子字法之妙疏與釋文義俱不明又廣韻釋楠曰松脂段云即楠為松

脂之誤余疑楠靈丁故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

散木閑散疏脆故不材之木匠石歸櫨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

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惡乎猶於何也若俊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為文木也匠石歸櫨社感夢

用文章〔釋文〕見夢胡薦女將音惡乎音鳥夫祖黎橘柚果蓏之屬夫在樹曰果祖黎之類在

我於此之〔釋文〕祖側加橋均必袖由故反徐果疏果反餘力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

莫不若是〔釋文〕物皆以自用傷夫果隨之類其味堪食子實既熟即遭剝落於是大枝折損小枝發泄此

天年中塗打擊名為橫夭而有識無情世俗人物〔釋文〕泄徐思列反崔云泄洩同俞樾曰洩字之義於此無

皆以有用傷天其生故此絕言莫不如是培打也〔釋文〕泄取殆非也泄當讀為揜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揜楊

往挫牽引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猗乃掩之段字說文手部掩偏引也是與挫同義苦其字

此所云小枝泄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猗乃掩之段字說文手部掩偏引也是與挫同義苦其字

作枯培曾口反徐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釋文〕數有聯脫己者唯今匠石明

之耳〔釋文〕幾死音祈又音數有音聯曾係五係為予大用〔釋文〕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釋文〕必獲全生

也邪〔釋文〕若有用必見伐天折斧斤豈得此長大而壽年乎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釋文〕物豈能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釋文〕以戲匠石

匠石以不材為散木社以材能為無用故謂石為散人也炫材能於世俗故鄰於天折我〔釋文〕而幾死之

絕句向同一讀連匠石覺而診其夢〔釋文〕覺古孝而診馬向云診占

夢也王念孫曰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為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釋文〕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釋文〕機木意趣取於無用

為為社以自榮乎門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釋文〕謂社也彼

但慎密莫輕出言彼社之神自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者也

豈榮之哉詬辱也思此社神為不知我以無用為用貴在全〔釋文〕詬李云呼豆厲如字司馬云詬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木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釋文〕其生體假令不為社樹

豈近於翦音機或翦乎子幾反崔本作前干慶藩案乎崔本作于于即乎也論語為政篇書云

伐之害乎音祈翦乎孝乎惟孝皇侃本及漢石經並作于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王聖于高注于

乎也皆附近之且也近下同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釋文〕疏散之樹以

其例無用保生文而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

而羣才自用自用者各得其絃而不與焉此以無用之所以全生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乎〔釋文〕夫散木不材無

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音餘注同〔釋文〕義譽白今本書譽作喻長物丁兩泊然步各不與音南伯子綦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比其所賴〔釋文〕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

者也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為物長故為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城駟馬曰乘賴陰也子綦於

駟千匹宋國之中徑於商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木粗長枝葉茂盛垂陰布影蔭覆極多連結車乘可此

馬也〔釋文〕南伯李云即南郭商之丘司馬云今梁國千乘〔釋文〕隱崔云傷將芘本亦作庇徐甫至反又悲

所賴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所陰於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子綦既觀此

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為棺棺完也周棺為〔釋文〕異材夫

符仰而向崔本作從而則拳本亦作軸直竹李云如衣軸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啞之則使人狂

醒三日而已以舌啞葉則唇口爛傷用鼻〔釋文〕啞食紙啞崔作饒許救反盧文昭曰狂醒

音呈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

物之妙用故能不天斤斧而陸既千乘也矣。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釋文〕為之于僞反下。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折射前散木無。〔釋文〕荆氏也。一曰地名。宣秋柏桑。文木也。盧文昭曰今本李云三木用所以全生也。

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彌猴也杙槩也杙也杙也。〔釋文〕拱恭勇把。百雅反徐甫雅反司馬而上。時掌。狙猴音之杙。以喻反又半植反郭且半反司馬作杙音八李。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反。猴音之杙。云欲以極戲狙猴也。崔本作坡音跋云枷也。

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麗屋棟也亦曰小松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釋文〕三圍。崔云圍。為一之麗。如字又音禮司馬云小船也又屋棟也。慶藩案名大也請求高大。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麗者用三圍四圍之木也。謂大為名說見天下名山三百下。

之家求禪傍者斲之。禪受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禪旁七八尺圍。〔釋文〕求禪本亦作檀音禪。盧文昭曰。傍。轉副反。崔云禪傍棺也可。馬。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未能無惜也。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途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才能為之患害也。故解以之。

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敢用。額類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禱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額不群之犢羴羴穉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釋文〕故解。徐古賣反又佳買。類息黨反司亢鼻。將人沈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釋文〕故解。徐古賣反又佳買。類息黨反司亢鼻。徐古葬反司馬云高也。痔。徐直里反司馬云隱劍也。適河。司馬云謂沈。辭具。檀。此皆巫祝以知之。額折故鼻高崔云仰也。痔。盧文昭曰舊脫云字今增。人於河祭也。辭具。檀。此皆巫祝以知之。

內篇 人間世第四

賣下以活身命所得〔釋文〕鼓箴初草反徐又音頤司馬云鼓箴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

之物可以養十人也〔釋文〕鼓箴小箕曰箴崔云鼓箴播善箴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

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釋文〕持其無用故不自竄〔釋文〕邊著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釋文〕自有得無權攘臂遊特其無用故不竄〔釋文〕

受功〔釋文〕不任番役故也〔釋文〕國家有重大徭役為有病〔釋文〕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釋文〕

役則不與賜則受之〔釋文〕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饑寒矜恤貧病形殘既〔釋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

改正不與〔釋文〕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釋文〕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故免人閒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者也〔釋文〕

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而況支離殘病猶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斯忘德者也夫

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年免乎人閒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釋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釋文〕嘗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盛衰蕩然不足覺故曰何如〔釋文〕

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讖刺〔釋文〕來世

鳳兮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釋文〕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釋文〕趣當盡臨時之宜耳〔釋文〕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

合當時之宜無〔釋文〕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人生焉〔釋文〕付之自爾而理自生生成

勞瞻前顧後也〔釋文〕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者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者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釋文〕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

暗主命屬荒委〔釋文〕豈為〔釋文〕治亂〔釋文〕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釋文〕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

全生遠害〔釋文〕豈為〔釋文〕治亂〔釋文〕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釋文〕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

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感衰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與之詞讓請孔子也

〔釋文〕僅音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

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

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

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釋文〕至易以下同知

以音智欲惡鳥路反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

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視聽知能若有涯

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夭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己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釋文〕知避舊本作宜云置也不勝音升音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

人循之其跡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

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已止也吾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饑季之時執持聖跡歷國應聘顛覆

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己效物必〔釋文〕畫地音迷陽迷

陽无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

也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龜勸尼父令其跡跡輟光宜放獨任之〔釋文〕迷陽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許狂吾行御

曲无傷吾足御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釋文〕御曲去逆反字當作區廣雅云區曲也虛又

〔釋文〕御曲去逆反字當作區廣雅云區曲也虛又

昭曰案今說文廣雅俱作迺 慶藩案司馬文引字書作迺是也說文迺曲行也從之只聲廣雅迺曲也集韻作迺云物曲也一曰曲受也玉篇音邱載反說文又云「一讀皆隱」匿也象迺曲隱被形字本從「作」區今作迺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寇伐也山中之木檉梓之徒為有材用積遺寇伐膏能明（釋文）山

木自寇也膏火自煎子然也司馬云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才能天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

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惓然不覺妙之

在身也檉梓檉抽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丘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己才

能為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釋文〕惓然七本

內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釋文〕嘗云此遺形棄知

魯有兀者王駘姓王名駘魯人也別一足曰兀形雖殘兀〔釋文〕兀者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別足

駘音臺徐又音殆殆人姓名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敵孔子〔釋文〕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

從之如字李才相若若如也弟子如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釋文〕常季或云孔子弟子立不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釋文〕弟子雖多會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

虛往〔釋文〕立不教坐不議司馬云立不教授坐不議論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怪其殘形而

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教授門人會不言講殘兀如是無復形容

也〔釋文〕五藏才煩反 是何人也常季怪其殘兀而聚眾極多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

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宣尼呼王賡為夫子。蓋常季云王賡是體道聖人也。仲尼自不識人。所以致

疑丘直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諮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釋文丘也直後而未往耳。

李云自在眾人後未得往師之耳。慶藩案直未得往

言特也。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防。而不殺耳。高注特猶直也。鄭風柏舟。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

丘將誘引守內稟承感。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釋文能遠。

于萬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王感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賡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

釋文而王。

于况反。李云賡也。崔云君長也。其與庸亦遠矣。與

庸異也。崔云庸常人也。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然猶如是也。王賡感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嘗運智用心。獨若何。衛常季不安發此疑也。

仲尼

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者也。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

變於彼。

夫山舟猶循新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賡心冥。遺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入閒。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亦將不

與之遺。斯順之也。

遺失也。雖復。天顛覆。方地墜。陪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釋文雖天地覆。反。地猶不能變。已。死生也。

審乎无假。明性命之固當。

慶藩案。无假當是无瑕之誤。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人誘劫。鄭大夫甫假左傳。作傳。瑕。禮。檀弓。物也。淮南精神篇。正作審乎。无瑕。瑕。假。皆從。段。聲。致。易。互。誤。漢書。鄭世家。使

人誘劫。鄭大夫甫假。左傳。作傳。瑕。禮。檀弓。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假。即其證也。

而不與物遷。任物之自遷。

靈心安審。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以化為命。而無乖。在。

釋文怪。在。

五故反。本亦作遷。下同。

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

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釋文不離。

力智反。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萬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安執是非。於重玄。鏡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肝膽生本。同一

體也。楚越。詭。變。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釋文肝膽。

丁覽反。

美惡。

下皆同。

情背。

音。

自其同者。視之。萬

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

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

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

於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

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任化任物而不懼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

萬物一指一焉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羣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輿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釋文〕中知音不懼之涉夫若然者且不知耳

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

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而遊心乎德之和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

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

遊禮德之鄉放任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

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

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化猶以為一既覩其一則訖然無係玄

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芘其心也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均於

彼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釋文〕所喪 息痕反下 說然 始鏡反 脫屣 九具反本亦作屣

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土者也及注同 說然 又音悅 脫屣 所買反 盧文昭

曰今本斷足反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修己猶用心知嫌其去

能忘知而〔釋文〕為己于矯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忘心而自得 嫌王駘不能忘應任故猶用心

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忤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

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乎往者也。嫌其不得乎往而與物遇故常使物就之也。若

能虛忘平彼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耀（釋文）最之（注）會反徐采會反下注同司馬云聚也。家世父曰

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心者不息之真機常心者無妄之本體以其心得其常心即體以證道也說文最犯而取也論言物莫能犯之郭

象斷句誤。慶藩案說文最積也從口（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最世人多見最少見之

故書傳取。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

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耶（注）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照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為其疑

歸也（釋文）鑑反。流水（注）崔本作沫水云沫或作流。慶藩案流水與止水相對為文崔本作沫非也錄書流

者也。人莫鑑於沫用高注沫用或作流。唯止能止衆止。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注）唯獨也唯止是水

流。故能容止羣生由是功能所以為衆歸聚也。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

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衆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注）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

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

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膏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注）人稟三才

圓首方足其類極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曰下首唯有松柏

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

首食下首下首草本也傍首蟲獸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注）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

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利他內外行圓名為大。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推入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無不任（注）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

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

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勇猛之姿既而〔釋文〕保始之徵也終始可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尙能伏心冥器忘死忘生何况王融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保成九軍崔本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編爲九軍也簡自要一遙而况官天地府萬物〔釋文〕冥然無不

體也〔釋文〕綱維二儀曰官天地菴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尙能直寓六骸〔釋文〕所謂逆旅

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融體一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釋文〕六骸首身也象耳目人用耳

能混塵穢於俗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釋文〕六骸首身也象耳目人用耳

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釋文〕象似也和光同塵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釋文〕知與變化俱則

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釋文〕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

知與不知通而爲一雖復旋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釋文〕以不失會爲擇耳

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自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釋文〕彼王融者豈復簡擇夏日而登昇玄道蓋不

水雷鑿而世間虛假〔釋文〕彼且如字徐子假人古雅反借也徐音遐讀連上句人字向下慶藩案登假即

之人由是而從之也〔釋文〕彼且如字徐子假人古雅反借也徐音遐讀連上句人字向下慶藩案登假即

升也既言登又曰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釋文〕彼且何宵以物爲事乎〔釋文〕其恬漠故全也〔釋文〕唯彼王融

楚辭離騷陟陞皇之赫戲令陟亦陞也〔釋文〕彼且何宵以物爲事乎〔釋文〕其恬漠故全也〔釋文〕唯彼王融

虛假之物自來歸之〔釋文〕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釋文〕姓申徒名嘉鄭

彼且何會以爲已務〔釋文〕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釋文〕姓申徒名嘉鄭

姓公孫名橋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釋文〕

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也〔釋文〕

申徒嘉李云申徒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釋文〕羞與剛者並行〔釋文〕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必不並已也〔釋文〕剛者音月又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釋文〕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釋文〕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釋文〕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雖有言都不采領

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席公孫見其如此故質而問之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

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朝政便為貴大仗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申徒嘉曰先生之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聚妙混同釋

文之處昌慮反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後猶悅愛榮華矜

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舉道〔釋文〕而說音悅聞之曰注同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

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照也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

妙旨而出言如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德也而先生之道退己虛忘子乃自矜深乖

是豈非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是形殘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

反邪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

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釋文〕爭善如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

何足在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釋文〕爭善如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

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

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亡如此之人世間甚多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合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釋文〕知不可如字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

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

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

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違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

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釋義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轍中言善射矢不虛發轍中之地必被發傷遊於羿之轍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遺羿之一箭子釋文羿音詣徐胡係反善射人唐夏有一云有窮之君夏者也音聶張弓也家

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釋文羿音詣徐胡係反善射人唐夏有一云有窮之君夏者也音聶張弓也家

如矢於良反舊於倉反郭中地丁仲反下不中注單豹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我怫然而怒釋文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安計虧全况己形好嗤彼

不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見至人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爲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矣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覆尋常不

覆進退尋責其側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忘形故也

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本又作兀兩通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交豈不過哉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子產楚

我外好豈不過哉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交豈不過哉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子產楚

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先既被譏據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

之容悟知已至釋文楚子六乃稱如字舉也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踵類也

不用稱說者也釋文楚子六乃稱如字舉也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踵類也

字也踵頰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別足猶有學心〔釋文〕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氏無足踵朱勇反向

所以接踵頰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為其名也〔釋文〕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氏無足踵朱勇反向

故踵行見賢編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釋文〕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謹字絕句

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釋文〕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謹字絕句

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釋文〕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謹字絕句

吾是以亡足〔釋文〕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

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釋文〕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釋文〕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釋文〕

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釋文〕去其完呂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釋文〕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

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釋文〕不為於僞反下不吾以夫子為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釋文〕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釋文〕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

殘善救之心〔釋文〕孔子曰丘則陋矣〔釋文〕其全生答淺問深足成鄙陋也〔釋文〕夫子胡不入乎請講

以所聞無趾出〔釋文〕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釋文〕夫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

再陳無趾惡聞〔釋文〕故默然而出也〔釋文〕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况全德之人乎〔釋文〕全德者生便忘生〔釋文〕勉勵也夫無趾殘兀尙實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况賢人

〔釋文〕前行下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釋文〕

〔釋文〕怪其方復學於老聃〔釋文〕實實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釋文〕

語老魚據 寶寶司馬云恭貌張云倫寶賢也崔云有所親疏也簡文云好名貌 俞樾曰寶寶之義釋文所引皆反 望文生義未達古訓寶寶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闕顏注曰頻字或作寶是其例也 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讀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濱廣瀉是皆寶 彼且蕪聲頗聲相逼之證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鸚斯皆可說此寶寶之義

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平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効人而逐物於外者求平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

尼行於聖跡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音叔 且蕪音叔 尺叔音叔 詭音叔 九委反李云詭詭奇異也 俞樾曰詭齊物論篇其名為弔詭正與此同弔作傲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闕天不傲是其證矣 慶藩案詭詭亦作傲詭見呂覽傷樂篇 傲猶傲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音辯反亦作幻 盧文昭曰舊之實反郭真一枯 古毒反本在足也 為己于偽反下舍己 音老音老 文奇異之文也 本句作句案說文作凶從反予 桎反本在足也 在手也 為己于偽反下舍己 音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跡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忘於仁義混同生死齊 釋文一貫古 亂一是非條貫既識則是帝之懸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梏也

反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

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遺斯戮於

亦隨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述釋文 嚮隨許文反本又 魯哀公問於仲

既與澠豐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釋文 嚮隨許文反本又 魯哀公問於仲

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惡醜也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 備為物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為名釋文 惡人

惡貌衰駘音盪徐它徒何反李云衰又音殆駘駘貌它其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

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為物

歸依大順羣生物忘其醜塗使丈夫與同處繼仰不能捨去婦人笑其才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

德競請為其應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和人而已矣誠跡匿端識居物後直置〔釋文〕常和下同 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

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釋文〕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貽它窮為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无聚祿以望人之

腹明非求食而往〔釋文〕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附本希飽腹而貽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由食往也 李楨曰望人之望當讀如易月幾望之望說文望月滿也與望各字腹滿則飽

猶月滿為望故以腹之與道遙遊篇腹 又以惡駘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釋文〕貽它形容異常鄙陋論

猶果然同一字法段望為望不見其妙 聚衆非〔釋文〕惡駘胡權反崔和而不唱非招而致之〔釋文〕譬齒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知不出

由色往〔釋文〕惡駘本作駘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釋文〕域分也忘心遺智率性任真未〔釋文〕役思息嗣且而雌雄合乎前

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

與獸且羣〔釋文〕雌雄合乎前李云禽獸屬也亂行戶剛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

夫聚人物必不徒然今貽它為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釋文〕容醜陋果驚駘於天下共

其同處不過二句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似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既開有異故命召看之形

以國政日月既久績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釋文〕期年音傳國反悶然而後應音門李云不覺貌

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憊之貌既無情於〔釋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後應

應對之應 汜而若辭 人辭亦辭 見若者無的當不係之說也雖無辭以對 釋文 汜不係也 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帥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

也是何人者也 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帥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犯然虛憊中

脚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會無歡樂 釋文 醜平 李云醜慙也 無幾 居豈 與樂 仲尼曰丘也

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崔云愧也 嘗使於楚矣 使音所吏反本亦作

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 食乳也 嘗使於楚矣 遊本又直云嘗於楚

矣 純子 本又作豚 食於 音飲邑錦反注同 少焉 陶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己焉爾不得類

焉爾 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

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有類焉則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

不足以固其志矣 哀公陳己心跡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譬以答哀公丘會領門徒遊行楚適地見豚子欲

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况哀公素無才 釋文 陶若 本亦作陶音舜司馬云驚

德非是已類棄捨而去胎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釋文 陶若 貌崔云目動也謂死母曰

動 俞樾曰陶若猶陶然也徐无鬼篇聚狙見之洵然棄而走此云陶若彼云陶然文異義同陶陶並魯之假字

說文今部 郭若辭也從兮句聲陶陶亦從句聲故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陶若皆棄之而走言純子

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為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陶若二字以其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

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則其母不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

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

說死母之目向動是其才德未去為何為以失類而走乎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形者也 郭注曰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 不以妻資 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妻將安施 釋文 妻資 所甲反肩也武王所造宋均云

武師也李云資送也崔本作妻 武師也李云資送也崔本作妻

救音坎謂先人墳墓也 盧文弼 則者之屨无為愛之 所愛屨者為足故耳 釋文 為足 千嬌 皆

无其本矣。[圖]嬰屨者以足武為本。

嬰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屨。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嬰資。是知嬰者武之所資。屨者足

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屨。無所用。無武則嬰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嬰屨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

穿耳。[圖]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圖]恐傷其形。

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取妻。停於外。務使

役。驅馳。慮虧其色也。

[釋文]不得復使。

扶又反。章末注。同。崔本作不得復使矣。云不復入直也。家世父曰不重。舉管以況全才也。爪翦不穿耳。謂不加修飾而。本質見止於外。不復使。謂不交涉他事。

而後精神專一。郭象以為恐傷其形。誤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圖]探擇嬪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

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釋文]形好。

呼報反。

而況全德之人乎。

[圖]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全具尚能降真人感貞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

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圖]夫親由續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使魯侯

虛襟授其朝政。卑已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圖]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者。

仲尼曰。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圖]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

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過。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圖]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入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

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

然此則仲尼若哀公才全之義。

[釋文]毀譽。

日夜相代乎前。[圖]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

者。隨所遇而任之。

[釋文]不舍。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圖]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

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圖]夫

天下樂推而不厭〔釋文〕能離力智反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

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闕〕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

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闕〕姓閔名損字子騫宜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魯它日也南面君位也

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恒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實錄於是臆股

體聽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管邦若蠅角視己形如陳影友仲尼以全德德禮可處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

風清遠德充之〔釋文〕閔子孔子弟子閔子騫也閔跂支離无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甕瓮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闕〕偏情一往則

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闕〕脰曲也謂舉曲企臚而行脈脰也謂支體坼裂僵癯病復無骨也甕盆也脰頸也

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欲風陵悅〔釋文〕閔音因郭支離无脈脰骨可馬云脰曲

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顯視全人之頸齧小而自肩肩者〔釋文〕閔音因郭支離无脈脰骨可馬云脰曲

跛企也閔跛支離言腳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無脈名也崔云閔跛傷者也支離僵者也脈脰同〔說〕始鏡反又

簡文云跛行也脰脰也〔慶〕薛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論卷上引司馬云脰望也釋文闕〔說〕脰如字下說

齊桓〔音〕悅下脰音豆肩肩〔胡〕喘反又胡恩反李云肅小鏡崔云倫玄玄也簡文云直鏡李慎曰改工梓

同〔說〕之同脰頸也脰脰〔人〕文數目顧脰注云顧長脰脰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脰前可据

鄭注補釋〔烏〕送反郭〔烏〕葬反郭於兩反李〔大〕癭文云癭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亡〔其〕德

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大〕癭支離道德長遠〔使〕齊侯衛主忘其形〔人〕不忘其所亡而忘其

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

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也忘形易而忘德難也故謂形為所忘

人有其德而忘其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故〕聖

人有所遊〔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變〕化之場遊於至虛之域也〔而〕知為

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夫至人道德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蘇

接蒼生工巧以利羣品此之四事。而智為孽。魚列反司馬云。約為膠。司馬云約束而後有如膠德

為接。司馬云散德。工為商。而商賈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无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惡何也至人不歎孽謀謀何用智惠不散亂影斷何用

為和光。和物是。釋文。惡用。音烏。不。斷。反。無喪。息浪。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言自然

而稟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己也。天鬻。音育。天食。音嗣。亦。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

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

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釋文。受食。如字。又。沈思。息嗣反。免難。且

反。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无人之形。掘若槁木之枝。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釋文。羣分

掘若。其勿。槁木。甚老。反。有人之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自然之道。和光混跡羣聚世。釋文。羣分

如。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譬彼雲真絕無性識既妄物我。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眇乎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若人。屬係也。跡。闕。塵。俗。形。係。人。羣。與。物。不。釋文。眇。亡小反。簡文云

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八廣宏明集音。卷十五引司馬云眇高視也釋文。瞽乎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

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瞽。高。大。貌。也。瞽。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釋文。瞽乎。五余反

反簡文云放也。獨成其天。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類同於人。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前

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蒼云然 莊子曰然 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

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聵

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

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足以操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惡何也虛通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

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釋文〕惡得音烏下 惡得同 反 扶廢 一分如 字足操 七刀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無情既名為人理懷情慮若無情識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釋文〕未解音蟹 莊子曰是非吾

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彼我我好惡憎嫌等

也若無是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形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

情也緣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何則何則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當也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 止於所稟之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若不益生生理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

則身存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 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

其生之有分也還將益以〔釋文〕無以好惡呼報反下鳥 祇足 音 支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釋文〕無以好惡呼報反下鳥 祇足 音 支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釋文〕無以好惡呼報反下鳥 祇足 音 支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精於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依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

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盡筌路，耽內名理，疏外神識，勞苦精盡，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是以形勞心倦，疲愈而

瞑者也。〔釋文〕倚樹於綺，據槁苦老，梧音而，瞑音眠。崔云據琴而睡也。而睡垂臂。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體，授與汝形，天壽斯

明，辨析明理，執持己德，枝耀眾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釋文〕天選宜轉

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眾人之口，不能伏眾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釋文〕天選反

思緩反。內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釋文〕大宗師崔云遺形忘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

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者也。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

為悉皆自爾，非關係虛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知天之所

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

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

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

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釋文〕天

而生向崔本作知稱尺蠲。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

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

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驗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闢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人之所為謂四股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聽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股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驗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其天年不橫天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感美者也（釋文）不喪 息浪反或好 呼報反 不強 其兩反 盧文昭 曰今本書作強雖然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知雖感矣猶有患累 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

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特則無定也

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能所雙絕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可慮也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

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者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

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譚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

則張合人天（釋文）庸詎 徐其 庶反 則治 直吏 反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

其真而不可亂也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慈聖德然後有此 庶幾其旨 古

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眾矣 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 大類養生假令之心曾不逆許者也不雄成

不待其成而處物光為而不特長而不宰豈不謀士縱心直前而專士自合非謀謀以致之者也

虛夷忘俗士衆自歸非雄據成其效與物先耶不謀士縱心直前而專士自合非謀謀以致之者也

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者也天時已過會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也 俞樾曰過者謂於事有

自以為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

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

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

於所遇哉標權也濡溼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不慄音

不濡而朱登假更百反遠火有概反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无憂

所遇而安也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其食不甘理當食

耳風聲人聞同塵而食不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者也足根也真人

寢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腫中來明其深靜也其息深深李云內息之貌 家世父曰存息於無息之地而後納之深泊然寂然

藏一不與為騰輪而退而寄之於踵息於踵體而深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噤言

若哇氣不平暢噤噤喉也哇碍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燥其噤言向云喘聲

為節言情欲音益郭音厄若哇獲孺反徐胡卦反又音維崔一音於佳反結其者欲深者其天

機淺夫耽者諸塵而情欲深者其天然機其者市志古之真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者也。氣聚而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為我順既冥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釋文〕說生音悲

死鳥路反。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也。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釋文〕不訢音欣又

不距本又作拒音巨李云欣出則營生。距入則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釋文〕無係

兒也。脩然獨化。任理遊遊雖復。音蕭本又作脩徐音叔郭與久反李音悠向云脩然自然無心而死往生來會無意總之者也〔釋文〕脩然自爾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貌司馬云儻疾貌李同 盧文昭

曰舊久。鶻冬。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

也。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遺會無帶著豈直獨忘〔釋文〕猶復扶又反下非復同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

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喜所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反未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

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

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徐以全反郭作捐一入反崔云或作捐所以行舟也 盧文昭曰捐

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捐 捐撰案下方云或作捐則此當作捐 俞樾曰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捐

崔云或作捐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疑疑皆借字之誤借即背字則背音 若然者其心志

故郭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借也。則背音 若然者其心志

安為志。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力而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家世父曰郭象注所屈而

佛書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即此所謂其心志也。其志也而書若射之有志孔疏云如射之有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

慶藩案說文無志篆所引當出字林字書。其容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釋文〕容寂本亦作寂蓋本作

本講家今改正說。其額頰 額頰大朴之貌 額頰也。額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

也。〔釋文〕濼然七西 濼然似春。〔釋文〕濼然音隨 喜怒通四時。〔釋文〕夫體道合

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即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謂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思適務寬猛同素秋之降霜

本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

如雷行風動木茂華敷變合乎二儀喜怒攝乎四序真入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莫攻叢支禹攻有屬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亡國而不

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

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燮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

故凋落者不怨也利物微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而銅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故樂捐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

莫之塞而物自通夫懸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授意於物非聖人者也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

任理而自存則非至仁也天時非賢也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

大賢者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宋能一窮通均利

執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窮行

失其已姓此乃流俗釋文行名下孟福應應對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

受役多矣安能役人乎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哉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

者也姓狐字不借古之賢人又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顛華

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適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

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躬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貞字子胥

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快眼而死屍沈於江紀他者雖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
 陷於厥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踏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沈促麟天
 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適其驅使何能〔釋文〕狐不借司馬云古務光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
 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驅使何能

二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
 也胥餘其名 廢諸案書載子正義傳十五年左傳正義論語十八正義並引司馬云箕子名胥餘

與釋紀他徒何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司徒狄皆舍音捨下同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

非朋黨狀述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處已均平會無偏黨也俞樾曰郭注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
 生訓誦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後言爲峨峨與義並從義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

然即峻然也朋誦爲易復象辭朋來无咎禮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崩者言其狀峨然高
 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商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辭綜注曰峨峨高大
 也天道篇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假字於此文

則訓爲宜於彼文則曰蹠跋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不足也

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結時冲虛獨知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釋文〕不承如字李云迎也又音掇不上時掌反

與乎其觚而不斲也常游於獨而非固守觚獨也堅固也彷彿放任容與自〔釋文〕與乎如字

豫同云疑解 盧文昭 其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棧也 俞樾曰觚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謂
 曰同當是向字之誤 觚爲孤然與不斲之義殊不相屬釋文引崔云觚棧也亦與不斲之義不應始皆非

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釋文引崔云繫結骨疑此觚字即彼輒字骨之繫結是至堅者也輒
 而不斲是謂真人崔不知觚輒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李樹曰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則文觚字太不倫據

疏觚訓獨釋文引王云觚特立不倚也並是孤字之義知所據本必皆作觚觚是段借爾雅釋地觚竹北戶釋文
 云本又作孤此觚孤互韻之證實特者琴方而有棧故其字亦可借觚爲之與乎二字聲下與乎止我德也複疑

此讓注云常遊於獨就遊字義求之或元是遊字抑或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是釋字說文觀安行也惡趨步濕懸也並與遊義合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 〕 郗郗乎其似喜乎至入無喜湯然和適故似喜也 郗郗郗喜親

化所遇斯適實忘喜 〔釋文〕郗郗徐音丙郗甫查反向 云喜親讀文云明貌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怒故云似喜者也 〔釋文〕郗郗徐音丙郗甫查反向 云喜親讀文云明貌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釋文〕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濔乎其進我色也濔濔

不以物傷己也。○端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端聚羣生是以養〔釋文〕濟乎本又作儲物六反司馬云色

聚也。○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趨也。○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運機而恒容與厲乎其似世乎。○至

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釋文〕厲乎如字

作廣云苞羅者廣也。○俞樾曰郭注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案世乃泰之

段字荀子榮辱篇橋樞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樞即聯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伏或作快或作泰皆

同漏泄之難古多與外大害敗為韻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汰不可以得士為證然則以世為泰猶以泄為泰

也猛厲與聯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

可通矣。○慶藩案厲當從崔本作廣者是郭注訓與世同行則有廣大之義然既曰無厲又曰若厲殊失解義經

傳中厲廣二字往往而混如禮月令天子乃厲飾淮南時則篇作廣飾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稜徐廣曰厲亦作

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漢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講為厲皆其證。○又案俞氏云世為泰之

段字是也古無泰字其字作大大世二字古音義同得通用也禮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為大春秋文三

十年大室屋壞公牟作世室衛太叔儀公牟作世叔儀。○誓乎其未可制也。○聖德廣大高放而自得。○聖德廣大

起於世表故〔釋文〕誓乎五紘反徐五到反司馬云連乎其似好閉也。○連長高放而自得。○連長

不可禁制也。○志遠貌王云高適於俗也連乎其似好閉也。○連長高放而自得。○連長

德遐長連錫雖側心知路絕孰見其。○〔釋文〕連乎如字李云連綿長貌似好呼報反下皆同。○連長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悅然也。○悅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釋

文〕悅乎亡本反字或作免李云無匹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為〔釋文〕治之直吏以禮為

翼。○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釋文〕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樂為御物之羽儀以知為時。○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

為循。○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釋文〕為循本亦作脩兩得。○俞

非下文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自作循為是說文循順行也若作脩則無義矣。○慶藩案作脩是也〔廣雅循述也

詩邶風傳述循也〕。○隸書循脩字易混易繁辭損德之脩也釋文馬作循晉語曠曠脩聲王制正義作循聲史記

商君傳傷武不循古而王索隱商君書作脩古。○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今本譌作脩皆其例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殺

而寬

緯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儆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警法者民之父〔釋文〕緯平昌略反崔本作緯

以禮為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

〔釋〕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盡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

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釋〕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

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釋〕機感以接物至

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羣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

〔釋〕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

本至而理盡矣

〔釋〕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家世父曰孔安國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莊子則陽篇亦云丘星之言是凡所居曰丘顛頊遺墟謂之帝丘有足

而能行終必反其所居循禮者若所居之安有足而必至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釋〕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

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釋〕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其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羣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擬彼宵然故文云執肯以物為事也

〔釋文〕常

閒閑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釋〕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既忘懷於美惡亦遺篤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釋〕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

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

〔釋〕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釋〕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釋〕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有夜且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係哉。

夫且期夜聞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釋文〕夜且。如字。崔本。作觀音恒。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媿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狃於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佳。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攝智也。彼特以天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

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

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惟命之從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旻。而獨

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釋文〕其卓。中學反。慶藩案卓之言。趣也。絕也。獨也。字同

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任一足。故謂之遠。李善西都賦。注。遠。躒。猶超絕也。匡謬正俗。遠者謂超踰。不依次第。又作踒。漢書。河開獻王傳。敢

踒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踒然獨立。依說文。當作禱。禾部。禱。特止徐錯。特止卓止也。卓踒。踒。禱。禱。古同聲通用。敢

惡鳥路反之竟音境。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

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以君王為勝己。尊貴尙

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泉源早涸。鱸鮪困苦。共處陸地。頰尾曝曬。於是吐沫相濡。吻氣相濕。恩愛往來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

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遣遙難。犬聲聞不相來。往瀟風既散。燒須鱗與。從理生教。聖

迹斯起。矜鸞鷺。以為仁。隄鼓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益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吻嚙。人喪道。所

以親愛。〔釋文〕泉涸。戶各反。郭戶格。反。爾雅云。竭也。相响。况于况。相瀉。本又作濡。音儒。以沫。音末。相忘。音亡。與其譽堯而

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

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

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興自然為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遺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啣齧聖跡同年而語哉

釋文音餘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時閒逸死誠還無理歸停隨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耶

釋文大塊景純江賦注引司馬云大塊自然也釋文闕佚我音逸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大有宜猶有所遊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遞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隨變化也藏丹於壑藏山於窟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恆物之大情也

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遞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恒常也天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

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遊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遞之有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釋文）索所所百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

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慶藩案文選賈長沙鵬鳥賦注引司馬云當復化而為無釋文闕（釋文）無樂音洛下其為樂可勝計邪特獨也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特獨也

夫大冶洪鑪陶鑄羣品獨遇人形途以為樂如人形者其（釋文）可勝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遊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

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物不得遊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是

何往不存耶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

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釋文）善妖善少崔本作狡同古卯反本又作夭於表反簡文於橋反云異也善老文照曰今本作天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紀後宮童妾所窺妖子徐廣善少詩照否老音鄙本平粹雖愈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禮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无

鮮有欣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夫道有情有信无

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明鑿洞照有情也。越機若響有信也。恬寂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可傳

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釋文可傳。直專反。注同。可得而不可見。感得自容而

莫見其狀。釋文方寸獨悟可得也。難於形色不可見也。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

不待有而無也。釋文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大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

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

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

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

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大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

不為深。遠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叢古。不為耆艾言。釋文在大極之先。一本作之先。未嘗本同。盧文

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字先。悉謂長於丁丈。稱也。尺證。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稀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

契字者。契合也。言能侖同。萬物符合二儀者也。釋文稀韋氏。許豈反。郭褚伊反。李音。豕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挈。徐善結反。郭善係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也。也。崔云成也。伏戲氏

得之。以襲氣母。伏戲三星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性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釋文伏戲音

崔本作伏戲氏。以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

道。故歷於終始。維持天地。心無差忒。釋文進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下綱維。盧文。謂曰。今本天下作天之。終古。崔云。終古久也。元注。不忒。它得反。差也。蓋本作代。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日月光證於一箇故得終始照臨竟無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

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

徐扶眉反郭季杯反崔作邛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

崑崙力門反崑崙山名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

俗傳曰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

大川河也崔本

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作泰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肩吾也得道故處東

岳為太山之神

司馬云山神不

大山音泰又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黃帝軒轅也探首山之銅鑄鼎

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

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黃帝崔云得道

顓頊得之。以處方宮。

顓頊音

顓頊皇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探羽山之銅為

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禹強木神名也亦曰禹京人面

下許玄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音虞郭語簡反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頭

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禹強崔云大荒經曰北海之神名曰禹強

乘雨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禹京是黃帝之孫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大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

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西王母

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垂鬚居海水之涯漢

少廣

司馬云穴名崔云山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彭祖帝顓頊之元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祖善

養生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豷為殷伯齊

以長年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彭祖

解見前遙遙望云壽七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傅說無能也此言得

道無能也此言得

道無能也此言得

道無能也此言得

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於道內

內篇

大宗師第六

一一三

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傳說殷相也武丁躬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聞天

箕尾之聞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崔本 掘然其勿

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蔡當為蔡字之誤猶人聞世黨中南郭子綦

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釋文南伯子葵 女偶徐音偶李音短 年長

反盧文弼曰今本 孺子本亦作孺如喻反李云孺子也 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

也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 曰惡惡可

子非其人也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 夫卜

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下梁倚

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偶有魚綺反又其綺反 吾

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

猶守而告之庶幾也幾近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

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

遺也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靜慮修而守 參日音 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釋文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釋文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實身之

遺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者也。釋文物親近所以難忘。子經七日然後

遺也。釋文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釋文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

也。釋文朝旦也。微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釋文能朝釋文如字李除如字郭司馬云朝旦也。微達妙之值不

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釋文遙反下同徹李云夫能洞照不崇朝而遠徹也。釋文不

惡為路反豁然喚活朝徹而後能見獨。釋文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釋文夫至道凝然

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觀釋文見獨而後能无古今。釋文與獨俱往釋文任造物之日新隨境

斯勝境謂之見獨故老經云寂寞而不改釋文所遷故無釋文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釋文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

能無死無生。釋文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有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運釋文救生者

不死。生生者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不生。釋文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

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曰。聞諸副墨之子。謂之也。副墨也。墨輪墨也。輪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墨也。夫魚必因釜而得理。亦因教而

明故聞之輪墨以明。（釋文）副墨。李云可以副貳玄羣也。崔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先因文字得解故也。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斷悟。（釋文）洛誦。李云誦也。舊

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明洞徹也。瞻明聞之聶許。

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輔之稍深。因教悟理。心生歡悅。私自許。許聞之需役。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聶

需役聞之於謳。謳。謳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感慕顯彰。謳謠備路也。謳聞之玄冥。

玄冥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玄冥

又推寄於參寥。亦是玄之又玄也。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參南

反寥。徐力影反。李云參高也。高遠寥曠不可名也。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理。有精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

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始本也。夫道超此四句。難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實誠。雖

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

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跡。並方外之士。情同襟

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然乎一體。能達所遇。皆適。豈有存亡。致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也。

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然也。尻

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然乎一體。能達所遇。皆適。豈有存亡。致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也。

〔釋文〕子祀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四而病僂僂 妻藩崔本作子承是也今本淮南精神篇作子求與

且謀者不崔所見本異顧千里曰求當作承抱林子博論篇曰子承歎天倫之偉字正作承承求形近經傳中

可枚舉本又作子輿與音餘子犁禮今焉尻苦無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目

遺存故相見而笑同順友人既病須往問之任曰偉哉夫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供鑿大冶造物

理自歎韋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拘拘郭音駒司馬云體拘曲僂發背上有五管

此辭也〔釋文〕偉哉 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釋文〕曲僂

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臍聳則肩高於頂而咽項句曲〔釋文〕曲僂 徐力於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釘音頂

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釋文〕曲僂 主反文昭曰舊作釘音頂今本作釘

音項據宋本釘音項疑俱樹反徐贅徐之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有診音麗徐又徒顯反郭叔結反云

釘為釘之諧參酌改正句古侯反贅稅反指天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有診 陵亂也李同崔本作鑿云滿也

心閒而无事不以為患曲僂拘拘而心神閒逸都不以為事〔釋文〕其心閒 音閑崔以其

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

物嗟耳〔釋文〕 駢聯與疾貌言與疾力行照臨于井見己貌遂使傷發嗟尋夫大道〔釋文〕駢聯 步田反下悉田反

云病不能行嗟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釋文〕駢聯崔本作邊辭司馬

故駢聯也而鑑 古誓曰嗟乎 崔云此子祀曰汝惡之乎 〔釋文〕女惡音汝下

反曰亡 予何惡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 〔釋文〕曰亡如字 予何惡如字讀則連亡字為句 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彘予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釋文〕

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釋文〕 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鴉為鴉則求於鴉

鳥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

變化乘輪馬以遊遊荀隨任〔釋文〕浸云懈也予因以求時夜一本無為彈徒且鴉戶驪炙章夜且夫得

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釋文〕哀樂

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音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

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縣解若夫當生慮死〔釋文〕縣玄

之哉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訖俄頃之間子來〔釋文〕喘喘川轉反又尺軟環而如字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

無為怛之也叱詞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釋文〕叱避昌失无怛丁達反崔本作韞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宏曾無私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未有

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詞也夫孝子侍親尙驅馳唯命况陰

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達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釋文〕不翅徐詩知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竟

變化乘輪馬以遊遊荀隨任〔釋文〕浸云懈也予因以求時夜一本無為彈徒且鴉戶驪炙章夜且夫得

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驕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

生故以死為彼拒險陽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釋文〕彼近如則悍本亦作

反又音早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此重引前文繼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

曰我且必為鏌鋇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

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務而有之不亦妄乎祥善也犯

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鏌鋇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鏌鋇夫供鑪大冶鑄鑄金鐵隨器

大小悉皆為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躍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

魚蟲種種皆作無爾為人後即欣愛鄭重〔釋文〕我且如字徐鏌音鏌似嗟反鏌今一以天地為大

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

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鑪冶陶鑄羣物鍾鍛蒼生磅礴無心〔釋文〕大鑪劣奴

惡乎音可解如字成然寐蘊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成然是閒放之貌蘊然是驚喜之貌

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釋文成然如字崔同李云成然縣解之貌本或作成音論

始不任命遺遙此纒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簡文云當作鹹本又作咸呼括反視高貌本亦

作俄蘊然李音蘊崔本據反蘊然有形之貌覺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云無子桑戶孟子反子

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

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

若乃役其心志以卹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

也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疏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釋文〕相與如字崔云猶親相為如字

或一音愛為于僞于僞反愛為于僞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撓挑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情高輕無所不任撓挑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情高輕相忘以生无所

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得意忘言故相

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途相與為友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專焉

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餓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如字崔有間如字崔李云

往而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驅方外方內故寄尼父琴張如字崔有間如字崔李云

慶藩寮有釋文作為為問即有問矣古為有義鍾孟子滕文公篇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岐注為有也雖

小國亦有君子野人也又弟子漁然為問注為問有頃之間也又盡心篇為問不用注為問有間也又梁惠王篇

魯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貴德篇引孟子為作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曲傳也或編曲或

燕策故不敢為辭說新序雜事篇為作有皆其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曲傳也或編曲或

和歡樂會無感容所謂編曲必連反字林布千反郭父珍相和胡風日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

至也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覆無名之曰死故今

歌聲卻是歎辭釋名釋言語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來哀也故來釋文我猶作獨人猗

入已哀之故其言之低頭以招之也孟子反子琴張歎桑戶之已得反真故為此歌也釋文我猶作獨人猗

云辭也 哀樂音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隣里有喪春

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推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天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闕

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况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而子貢釋文惡知烏

方內儒生性狃偏執唯貴龜跡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榮乎為方外所囿固其宜矣釋文惡知烏

下皆稱情尺蠲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闕命名也子貢使返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

歌樂神形不變既莫闕釋文无以命之崔李云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

者也闕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

常遊外以宏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

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

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宏內之道坦然自

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闕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跡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

之內所以為異也慶藩察文選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夏侯孝若釋文而淡徒暫而離力智反而應對

東方朔贊注並引司馬云方常也言彼遊心于常教之外也釋文闕而淡徒暫而離力智反而應對

之應對數子所主坦然吐但反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闕夫弔者方內之

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逮用區中釋文使女音依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闕皆冥之故無二也闕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為人

也。王引之曰：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曰：任人之自為，天運篇，其不與化為人，郭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案郭未曉人字之義，人偶也，為人猶為偶，中庸，仁者人也，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詩，匪風，美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與此同。高江為治也，非是五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是其明證也。慶蓀案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司馬云：造物者為道，任彥昇到大司馬詔室箋注，宣德皇后令注，陸佐公石關銘注，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並引司馬云：造物也，釋文闕。

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釋文：縣音玄，疣音尤，以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彼三子體

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釋文：決，徐古反，疣，胡亂反。盧文弨曰：今本正文亦潰。胡對反，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決癰決潰，非所惜也。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大方廣三戒經下，引司馬云：得熱為疽，不通為癰，卷三十持人菩薩經二卷三十七準提陀羅尼經九十五正經經注，引並同釋文闕。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先勝也，後

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死生，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水火金木異物，相假兼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

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端緒也，倪，時也，反。猶生也，既忘其形質，繫體細聽，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芳服，端倪，本或作倪同。音崖，徐音詣。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遺

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茫然，無係之貌。彷徨，遺

音塵垢。如字，崖本作塚，均。之塚音崖，均。均齊人以此風塵為囂，皇音塵垢。盧文弨曰：舊本作遠，今本作塚，乃塚字之譌，今改正。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彼憚憚猶煩亂也。

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釋文〕憤憤。工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以觀也。注同。子貢曰。然則夫

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釋文〕方內外殘傑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

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釋文〕夫聖德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

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恆自在外也。〔釋文〕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

復降跡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釋文〕方猶道也。問跡混域中心

何。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

下解。〔釋文〕相造。七報反詣也。下同。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

〔釋文〕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釋文〕

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釋文〕穿池。本亦作地。崔同。俞

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釋文〕此結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

與夫啣齋仁義同年而語哉。〔釋文〕相忘。音亡。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又安在也。〔釋文〕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釋文〕畸人。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

畸人者。畸於人而侷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

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侷於天也。

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侷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釋文〕而侷音謀。

司馬云等也。亦從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

大以人理言之。則侷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夫懷仁履義為君子。秉道背德為小人也。是以行暨暨之仁。用暨暨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

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

喪不哀。无是二者。以善處喪。

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為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跡同

不勝。死心不悲。戚聲不哀。痛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

〔釋文〕孟孫才。李云。三桓後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李

下蓋魯國三字。當屬上為句。不當連下。固有云云。為句。蓋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言孟孫才以善處喪。蓋名蓋魯國爾。雅釋言。奔蓋也。小爾雅。廣詁。蓋覆也。釋名。釋言語。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即此蓋守義也。蓋

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蓋者發語之辭也。哭

位。綴經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戚。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述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孟孫才。遂生疑怪也。

仲尼曰。夫子孟孫氏盡之

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死生之源。所

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耶。〔釋文〕應內之應。應對

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

哀樂槩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化也。

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

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

知而豫憂者哉（釋文）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釋文）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釋文）從况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持不知止而勿為也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釋文）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釋文）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釋文）惡知（音烏）焉知（音烏）於（音烏）死後之事乎俱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欣惡也（釋文）

反下皆同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釋文）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釋文）是

皆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釋文）覺者（古孝反注）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釋文）以

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釋文）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為（釋文）駭形（如字蓋作咳云）有日宅而无情死（釋文）以形骸之變為日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釋文）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

靈凝彼終無死（釋文）且宅（並如字王云且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恒恒上）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釋文）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

生之累者也（釋文）且宅（丹未反下陟據反云驚慌之貌崔本作輶宅輶恒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釋文）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釋文）獨居覺悟應於

亦哭是自其所以乃（釋文）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釋文）獨居覺悟應於

內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釋文）所以乃（蓋本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釋文）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

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釋文）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釋文）庸詎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釋文）庸常

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釋文）庸詎（其庶反）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釋文）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釋文）夢之時自

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釋文）且為魚

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釋文）且為魚

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釋文）且為魚

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釋文）且為魚

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釋文）且為魚

為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夢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辨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也釋文造適七報反獻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意則不能隨變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注同

家世父曰造適者以心取適而已言笑皆忘也獻笑者以笑為歡而已推排皆化也極及排皮皆必樂音落推排之力而冥然安之窮變化之用而超然去之乃以游蕩於萬物之表而與天為一及排反必樂下同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釋文寥亦作廖力彫反天一崔本作造數不及笑歡芥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妙以上時掌意而子見許由許

李長叔反天一眇不及雄傑塗雄傑塗不及驚怪驚怪乃入於寥天一以上時掌意而子見許由許

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也。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

陳說耳釋文意而子李士世資汝資給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

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己身服行亦須明言示物此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許由曰而奚來為

軼而汝也奚何也軼語助也堯將教汝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釋文為軼之是反郭之忍反崑

義而剽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刑教自

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點鑿類也剽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

復能遊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適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剽拘束性情如何

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釋文黥反魚器反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似遙蕩王云縱恣

反又莊郭李云許繼反徐許鼻反復遊扶又反意而子曰雖然吾願游於其藩不敢復求涉

如字李王皆云恣睢自得說復遊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游於其藩不敢復求涉

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我遊禮也游廢而庶幾之心庶幾

皆云崖也崔云城也

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眦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瞽意而禮竟聽劇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邪

文盲者本又作眇崔本作目云以與音豫之好如字又黼黻上音甫觀古亂意而子曰夫无莊之

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

耳无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守雖故不勇其力也黃帝

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遠其知也鑪捶也經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

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鐵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也

飾也據梁鑪音捶本又作鍾徐之睡反又之藥反一音時藥反李云鍾鑪頭頰口句鐵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

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棄而

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剝息黜令我改過自

成齋備也與詩儀既成今義同黜剝則形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言造物者慶隆家乘猶載也使我得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耶此兼采宜氏說較郭訓為長

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於言象不可以心慮測故嘆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懸

勸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概陳之釋文曰噫徐音醫李云歎聲也崔云亂也本亦我為千僞反

吾師乎吾師乎救世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

間也安所寄其仁義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蓋碎也至如素秋霽降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

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臆補劑之方也釋文整子今反司馬云碎也盧文昭曰說文作整亦作壘陸每從救譌今從隸省作整下並同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釋文日新也釋文長於丁文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釋文自然故

非巧也釋文高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

既其無老無巧無是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領衆形刻成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壞

無非依何所明言耶此所遊已游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顏回曰

回益矣釋文以損之為益也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仲尼曰何謂也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既言益矣

回忘仁義矣釋文忘兼愛之仁道哉非之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仲尼曰何謂也釋文有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

仁義已忘於理斷可釋文功見賢遍反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釋

解心向遠所以給末釋文功見賢遍反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釋

文他日崔本作異復見扶又反日何謂也釋文所言益者是釋文何意謂也釋文回忘禮樂矣禮者荒亂之首樂

更重次日下亦然復見下同日回忘禮樂矣禮者荒亂之首樂者笙蕩之具為累

忘之也日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虛心斷可

而忘坐忘之義具列在下文慶藩案文選賈長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蹵然驚貌也忘遺既

沙闕鳥賦注引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釋文釋文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與廢也黜退除也雖聽處於耳明關於

謂厥義釋文蹵然子六反崔云變色貌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與廢也黜退除也雖聽處於耳明關於

云何也釋文蹵然子六反崔云變色貌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與廢也黜退除也雖聽處於耳明關於

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釋文墮許規反徐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也夫坐忘者奚

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釋文墮許規反徐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也夫坐忘者奚

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瞻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備之

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強也。外則離折於形體，一虛假此解墮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怡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釋文〕去起呂知

音坐忘。崔云端坐而忘。盧文昭曰：依次當在齋然之前。仲尼曰：同則无好也。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

惡哉。〔釋文〕无好呼報反。何惡反。鳥路。化則无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

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果決也，而後也，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丘雖伊師，途落伊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擔謙退，已以進

顏回者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耳，非相為而後往者也。〔釋文〕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霖，音嗣。云：用三日以往為霖。裹，音食。注同。至子桑之門，則

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釋文〕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霖，音嗣。云：用三日以往為霖。裹，音食。注同。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任，也。也。也。

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饉，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釋文〕有不任，音其聲而趨。七住。舉其詩焉。崔云：不

父母為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辭，也不堪此舉。又卒爾詩詠也。〔釋文〕有不任，音其聲而趨。七住。舉其詩焉。崔云：不

德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哀樂於無相與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岂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非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內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釋文〕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猶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釋

內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釋文〕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猶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猶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猶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釋

文醫缺

五結反下 王倪 五令反

四問而四不知

向云事在齊物論中

醫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補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醫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踴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

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選

釋文蒲衣子

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崧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醫缺問道於被衣

有虞氏不及

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

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星之世其俗

和則任真而取字不

釋文秦氏

司馬云上古帝王也崧云帝王也李云大庭氏又云無名之君也慶

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入所惡為非入者

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之人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

也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未

釋文藏仁人也本亦作藏作剛反

也簡以要

一遙反注同 家世父曰有人之見存而要人之仁行焉無人之見存出入鳥獸之羣而不亂其世以

文同以要也

汎乎相獨強強之中而奚以要人為出於非人我之分矣入於非人人我之分之兩忘者不以

心應焉為馬為牛非

獨忘人也亦忘已也

所好呼報

所惡鳥路

之竟

音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徐徐寬緩之貌于

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

徐徐于于寐之狀也

慶諸案于于即

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

之時俾風向在故臥則安閑

釋文徐徐

如字崧本

其覺反

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

而徐徐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

野野也說文野張目也于與野聲近義同淮南傲真篇萬民睢睢野野然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野張載

曰睢野質朴之形正與司馬注無所知意相合

野野作野野王氏讀書雜志據諸書證

為野野之偽亦正與質朴無知同義

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歌俞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任其自知故情信

知其情無

虛矯故其德甚真

任其自得故無偽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

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產出肩吾見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也既是女師有何言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釋文〕曰人實中音仲亦始李云中

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樾曰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始人名曰魯

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

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為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以語魚據音汝後皆同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

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己出智以經

致不歸化耶〔釋文〕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式義度人孫曰釋文曰出經絕句式義度人絕句引諸說皆未協

案此當以己出經式義度為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為句義讀為儀義儀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

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

所為義為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

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

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與欺誑之德非實道〔釋文〕欺德

簡文云欺忘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

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

綸用仁理物能小釋文涉海鑿河待落反下同郭祖璣反李云涉海必陷音文本亦涉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正而後行各正性命之分也順其正性

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釋文〕

確乎苦學反李云聖貌崔本作豪音託慶摛案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司馬云確乎不移易釋文闕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釋文〕以繩係箭

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熏斯皆率〔釋文〕矰則能反李之害〔釋文〕矰音香云。而會二蟲之无知。〔釋文〕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釋文〕而汝也。汝不會知此

隱音香云今熏反。而會二蟲之无知。〔釋文〕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釋文〕而汝也。汝不會知此

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亦妄哉。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釋文〕天根無名，並爲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釋文〕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釋文〕天根無名，並爲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釋文〕

文〕天根。崔本云人遊於殷陽。李云，殷山名。陽山之陽。蓼水，音名也。无名人曰：去汝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釋文〕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釋文〕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

文〕不豫。司馬云：豫，不猶豫。太倉卒也。簡文云：豫，悅也。盧文昭曰：今本作不預。俞樾曰：爾雅釋詁，豫，厭也。楚

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大初，音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釋文〕任人之自爲。

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逼，故任而不助也。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

以處曠垠之野。〔釋文〕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釋文〕曠垠，宏博之名。

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取世恬淡，無爲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

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

爲哉。蓋無〔釋文〕乘，音莽。莫蕩反。崔眇，妙小反。莽眇，輕虛之狀也。崔云：曠，徐古琅。徐力黨反。李音浪。曠垠，无

狹戶夾。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釋文〕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釋文〕夫放而

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輒欲〔釋文〕帛，徐音義。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羸牛世反。崔本作爲。俞樾曰：帛未

即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羸羸，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羸者，破段

下感予之心爲。慶滂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卷三十。而自治。直吏反。又復問。〔釋文〕天根未覺。〔釋文〕又復

反又 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隨其任性，而無所節焉，則淡矣。（釋文）於淡，大敢反。合氣於淡。

莫然靜於性而止。（釋文）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涉形氣於寂寞之鄉，唯（釋文）於淡，莫音。順物自然，而

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釋文）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釋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

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釋文）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

明敏，學道精勤，會無懈倦，如是之。（釋文）陽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嚮，許亮反。李，疾，強梁，

應聲之疾，故物徹疏明。（釋文）司馬云，物事也。徹，通也。專能通而不勸，其脊。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是強梁之貌，物徹疏明，開明也。崔云，無物不達，無物不明。不勸，其脊。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釋文）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此聖王。（釋文）容，技術，工巧，神慮，勤勞，故形容變改，係累

故心靈。（釋文）胥，如字，司馬云，疏，音亦，崔以數反云，技，徐其綺反，簡，如字，崔本作擊，或作數，簡文云，音擊，

怵，惕也。（釋文）胥，也，簡文云，相也，易，相，輕易也，簡文同，技，文云，藝也，係，盧文昭曰，設舊作繫，與上複，今定作設，

見漢書，慶藩案，鄭注，周禮，胥，徒民，給，給，役者，易，讀如孟子，易其田疇之易，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鄭注，禮，弓，易，

墓，謂治草木，易，治俗也，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為謂所繫也，釋文云，司馬云，胥，疏也，簡文，

云，胥，相也，並，讀，怵，心，勅，律，且曰：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釋文）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釋文）藉，繩也，猿，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

拘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釋文）來，田，章，見，獵也，田，獵也，猿，狙，反，之，便，晚，肩，反，舊，音，來，李，

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乎。（釋文）來，田，章，見，獵也，田，獵也，猿，狙，反，之，便，晚，肩，反，舊，音，來，李，

云，旄，來，藉，司馬云，藉，繩也，由，撻，見，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釋文）既其失問，故驚，悚，變，容，重，

牛也，來，藉，結，縛也，崔云，藉，繫也，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釋文）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遷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釋文）夫

人為政功俾造化覆等玄天載周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為之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而莫知特賴於明王功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有莫舉名使物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懷喜德悅者也

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途日新而無方者也而遊於无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冥物則连物不暇何暇遊虛哉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鄭有神巫曰季咸鄭國有神異

魁從齊而至姓季名咸也釋文神巫曰季咸李云女曰巫男日明季咸名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熹自聞死日也神不喜預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尅定時日陰若鬼

釋文不熹許忌反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列子事跡具遺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

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釋文心醉向云迷惑也壺子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道為

醉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

言也執文字謂言得道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釋文既其文李云既得道與音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司馬云言汝受訓未熟故未

懷道也夫衆雌无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隨之有哉釋文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成若衆雌无雄則无卵也而以道

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

相之女用文言之道而與世問充對既無大智釋文世亢若頌必信崔云相女鬼亮反注下同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夫至人疑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釋文示之本亦作視崔明日列子與之

非凡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噶數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釋文〕噶許意反。旬數所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甯靜。故以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會不震動。無心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釋文〕鄉吾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鄉吾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與土同也。崔云。文猶理也。不震不正。並如字。崔本作不該不止。云如動不動也。俞樾曰。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該不止。當從

崔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誠應應後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開而不發。〔釋文〕杜德機。崔云塞吾德之機。 嘗又與來。○前者伊

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珠稿。〔釋文〕有瘳。丑留木全似生平。而僅以聖功用爲己力。謬言得我幸矣。有瘳矣。〔釋文〕有瘳。丑留 吾

見其杜權矣。○杜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釋文〕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馮

我方得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鑑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卯乎。此應感之容也。〔釋文〕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舊案文選陸

士衡廣連珠注引司馬云壤地也釋文闕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矣

雖復降益同塵和光利物

而不入於靈府也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謂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

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是殆見吾善者

機也謂之為善全於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成見此形容所以

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

此是第三示本迹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備智圓虛心覺照本迹無別動靜不殊

不齊側皆反

齊下

且復反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冲之極浩

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屠其間也

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疑與大虛等量本

泊心白博反

得屠七故反字又作措同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涯故

似不齊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管闕去規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二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

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益而玄默一

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焉也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鯢

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鯢龍騰躍或鯢盤止住或波流激激雖復漣漪清波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

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管地水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謂鯢桓止水流水汎水

汎水汎水雍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釋文鯢五今桓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鯢鯢魚也桓盤桓也

之審郭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俞樾曰審司馬云當為蟠

字之省司馬說為蟠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案列子黃帝籙云鯢旋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要九篇全列於上下文殊不相爲意爲它虞之謂也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略舉其三耳 宋世父曰釋文引注本謂謂云曰流所鍾之域也列子資帝驚鑿鑿之謂爲淵字當作通說文淵

回水也管子度地篇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淵謂水回旋而儲焉淵有物伏孕其中而成淵者有止而不流者有流而中停爲淵者水之停流其因自然之勢而或流或止皆積之以成淵焉故曰太沖莫戕侵尋汎溢非人力之所

也 施淵有九名 淮南子云有九旋之治亂切直吏 嘗又與來 欲示極玄 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 季威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靈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迹 兩忘動寂雙境聖心行虛非凡所側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也 釋文失而走

如字徐 壺子曰追之 既見奔逃 列子追之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命合捉取

吾弗及已 驚迫已甚奔馳亦倖滅 釋文已滅 崔云滅不見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 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 夫妙本玄源窮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 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

之虛而委蛇 無心而隨物化 釋文委於危 蛇以支反委蛇 不知其誰何 汎然無所係也

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隨順短 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爲弟靡 因以爲波流 故逃也 變化類

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

也 頽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俗 釋文爲弟 徐音頽弟靡

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會無執滯于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威宜其逃逸也 文同反 靡弟靡

之貌崔云徐遜伏也 盧文弼曰正字通弟作弟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波流 如字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

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不窮兒正本此列子黃帝篇作茅靡波流之 王念孫曰郭象曰變化

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案作波隨者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

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不反委蛇委韻字也召南采芣篇委蛇委蛇與皮能爲韻宜何爲韻莊子度桑楚篇與

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已未始覺

索隱曰隨音他果反。其退歸習向無為伏膺玄業也。二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爨

均〔釋文〕為其干僞妻爨七判食豕音嗣於事无與親。唯所遇耳彫琢復

朴。〔釋文〕為其干僞妻爨七判食豕音嗣於事无與親。唯所遇耳彫琢復

飾去也。〔釋文〕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釋文〕塊然徐苦怪反紛而封哉。〔釋文〕雖動而真不散也。

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釋文〕紛而芳云反封哉崔本作戒云封戒散亂也李楨曰紛而封哉列子黃帝篇

韻彫琢二句朴立為韻紛而二句戒終為韻哉字傳寫之譌下四亦韻語惟崔本

不與與列子同尚書公無困哉漢書兩引作公無困我此以我譌哉亦是一證。一以是終。使物各自

終〔釋文〕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无為名尸。〔釋文〕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釋文〕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无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

於事任用於己无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釋文〕忘心絕慮大順羣生音知體盡无窮。

接濟蒼生而晦迹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釋文〕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而遊无朕。

无見得。〔釋文〕見得則不知止。〔釋文〕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亦虛而已。

能任羣實。〔釋文〕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釋文〕來即應去即止。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隨藏亦

有博於〔釋文〕應而不藏如字本又作故能勝物而不傷。〔釋文〕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

勞神之累釋文明齊三景鑿照鏡釋文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南海之帝為儵。

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南海之帝為儵。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北是幽闇之城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渾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儵與忽二人由濼偏婦未能和會尙起學心。安嫌渾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夫運四肢以鑿

境鑿七竅以樂塵乘渾沌之至理順有無之取舍是以不終。天中塗天折勗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苦叫反說七日而渾沌死。崔云言不

開耳。目也。

外 駢拇第八釋文舉事以名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

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駢步田反。廣雅云。拇。謂足拇指連二指也。信五德也。言會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禮也。釋文駢步田反。廣雅云。拇。謂足拇指連二指也。崔云諸指枝指如字。蒼云。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音歧。謂指而後。昌是反。徐處岐反。郭云多。於德。崔云德連大指也。枝指有歧也。盧文弼曰。歧當作岐。後人強分之。而後。貌。司馬云溢也。崔云溢也。於德。猶容也。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文〕附贅章鏡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音疣音疣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眾人為修耳於

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 俞樾曰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

也故曰出乎性附贅懸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懸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性人之

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家世父曰釋文引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 音符勢句 至治直吏全生之本駢拇枝指與生俱來故曰出於性附贅懸疣形既具而後增焉故曰出於形 夫 之端放此 反

之分符問反後物皆有之之作定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

也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

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

無不自得而惑者闕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方道術也言會史之德

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 釋文 五藏 才須反後皆同黃帝

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素問云肝心脾肺腎

藏 為五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

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

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夫會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 淫僻

本又作辟匹亦反徐 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途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釋文 淫僻

敷亦反往及篇末同於仁義之行 下孟反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

傷自然之理橫復 扶又反徐篇 至當 了復反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

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

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信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言離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離朱是已相

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釋文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

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朱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釋文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

之煌煌音皇廣雅云光也向崑本作向云馬氏音煌毛詩傳云皇皇猶非乎向云非乎離朱司馬云黃帝時人

一云見千里針是已向云猶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曠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

亂耳目之主也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總十二

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釋文五聲本亦作師曠司馬云晉賢大夫也善音律

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釋文五聲五音師曠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

無目人生而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會史是已夫會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會

史則會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基於桀跖也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分生中枝生一指也禮用

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會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效長故言奉

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會者姓會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釀字子魚衛驪公

臣比二故舉之釋文擢德音擢司馬云拔也王念孫曰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擢擢與廣皆謂拔取之也廣

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擢云拔取也拔也樊光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

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譽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傲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譽性內愁

五蔽外勞耳目乃始招擢振耀物之亮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

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皆其證也諫書手字或作丰若學字作舉舉字作奉之類故舉字或作舉形與塞

相似因譌簧鼓音黃謂笙簧會史會參史釀也會參跖之石駢於辯者纍瓦結繩鼠句遊心於

而為塞矣也鼓動也會史行仁史餉行義跖反駢於辯者纍瓦結繩鼠句遊心於

堅白同異之閒。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夫聘其奇辯致其危辭者

未曾容思於構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閒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揚者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姓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

行墨之道故譽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或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織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辯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閒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豈變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

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眾人誇無用之言。感釋文勞彼瓦危委一反向同崔如結繩本云言小於羣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羣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

結繩之譽瓦也崔云聚無用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純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做本亦作暨徐音婢郭父結跬徐之語如瓦之疊繩之結也。微也一云藏也微隱穿鑿文句也一音鉤

做反郭音屑向崔本作趨向丘氏反云近也音餘家世父曰釋文做跬分外用之貌今案跬譽猶云咫尺之司馬同李御垂反云做跬分外用之貌譽方言半步為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數一時之

近譽也做如周禮弓人筋欲做之做謂勞做也做揚墨崔李云揚朱墨崔也容思息嗣構杙上徒刀反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

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搆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知

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效物求之分外。釋文此數色主反下文彼正正者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此數音同

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

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俞樾曰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為之說非是。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枝者不為跬。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跬。以枝望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釋文不為跬反其知

本作枝音同。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

不足。長者謂會史籀曠揚墨並稟之天注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羣小故謂之長者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謂人比會史籀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不足是故鳧雁跬

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類也。脛，腳也。鶴，鳥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審事咸得，造遠而感者。〔釋文〕覺符脛，形定反。壽名云，莖也。直而鶴方欲截鶴之長，續鳥之短，以爲齊，深並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釋文〕覺符脛，形定反。壽名云，莖也。直而鶴戶各斷之，及注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

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夫稟性受形，命有崖量，脩短明暗，素分不同。此如鳥鶴。去憂，起呂反。注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雖爲無勞去憂，憂自去也。〔釋文〕去憂，去憂去也。

同。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釋文〕意，如字。下同。彼仁人何

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

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

之以爲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

何憂哉。斲者，斷也。決者，斷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爲四指也。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

但當任置，未爲多少而感者，不能忘彼固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駢爲不足，橫欲決駢斲枝，成於五數，既

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李音紇，恨發反。齒斷也。啼，音提。徐胡勿反，郭又胡突反。本音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爲仁也。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

也。〔釋文〕蒿目，好盃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

難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難，欲遠望，故曰難目而憂世之患，難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

白鳥翯翯，孟子梁惠王篇作翯翯，文選景福殿賦作難難，然則蒿之通作難，猶翯之通作難，與難矣。周易文言傳

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墻堅不可蒿，令下同。於難乃且後拯之，拯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拔也。即本易義是確與墻通，亦其例也。

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藹之者也。若乃無可尙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

彼以饗竊非望哉。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尙，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

義。吐刀反杜預注左。傳云貪財曰饗。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此重結前旨也。慶藩案意讀為抑

之與。鑽石經作意墨子非命篇，意將以為利天下乎。墨子春秋雜篇，意者非臣之罪乎。漢書敘傳曰：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何其鬱鬱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蠶蠹，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

亦多憂乎。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蠶蠹猶謹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

林云聲也。崔。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鈎繩規矩而後曲，直方也。夫物輒

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己效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

德者也。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

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屈曲也。折截也。响俞猶擺也。揉直為曲

偏愛之仁，响俞就迹之義，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樂，擺

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屈崔本折之，執反謂屈折

响，况於反李况付反。音與李音喻本又作响音詡。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夫天下萬物各有常

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鈎繩規矩膠漆

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

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釋文云：音墨廣雅。索悉各反。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誘然，生物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誘然，生物稟

或圖存由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同物故

生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命失其常也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闕或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則與物無二而常全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闕或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則

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

假物無為其聞也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會

懷挾此行遊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向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己率物歸於名教束縛既似絃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結連連不離

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釋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間也使天下

感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隨自然之教聰明之迹乖祇足音使喪已喪同夫小

感易方大感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指南為北夫指南為北其迷向小體

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

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

而恆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

迹釋文以撓而小反郭呼堯反又許余反廣雅云亂也又叙爪反俞樾曰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章注

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為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嘗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功冕賢冕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

耶釋文性與音餘此可以意消息後皆做此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存者之所向也向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

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存者之所向也向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

或以槩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燒煉異世步驟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槩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 [釋文] 三代夏殷以上時掌 槩夷並如字謂創傷也依字應

作癩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

下。 夫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槩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槩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徇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則殉故有癩禿禿脛之 [釋文] 殉辭俊反徐壽倫反司馬云 鵠音純又 毳音吐木 揮斥上音揮 故此

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營也崔云殺身從之曰殉 鵠音純又 毳音吐木 揮斥上音揮 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以下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牟。 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舂魯人藪孺子也揚雄云男孺婢 [釋文] 臧作郎反崔云好書曰臧 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

北郊凡民男而孺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與穀 如字爾雅云善也崔 牧羊牧養 問臧奚事則挾

笑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牟均也 爾也古人

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故牟亡牟實無復異也 [釋文] 挾音筵 字又作策初革反李云竹簡 博塞悉代反

善格五待詔謂博塞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此下合擊

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當愛

齊敬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拉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

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河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闡基林木森疎盜跖者柳

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大山也在齊去州界東平十五里死

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大山也在齊去州界東平十五里死

其上〔釋文〕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慶禧案文選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伯夷殉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 一

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

論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儆觀者何是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慶禧 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此總結前文以成

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

走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

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天

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平尚無為之迹也若

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惡何也其所殉名利

若殘生損性會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中倒置非則有君子小人之殊

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

故不善也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已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釋文〕屬其郭時欲

屬也徐音燭屬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會參史魚垂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釋文〕屬其反謂係

著也下皆同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愈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孟子〕云愈

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愈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釋文〕雖通如楊墨一本無 愈兒音檢李式檢反司馬云古

曰勝愈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淮南云愈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愈兒黃帝 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性僞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

已矣。德得也夫達於元道者不易性以殉者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吾所謂

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擷身以殉之此於

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夫會參史魚揚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惑者觀會史之仁義言放效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致斯之謂也。〔釋文〕不累劣僞反後皆做此。吾所謂聰明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希離慕

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

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

己効人者也。雖効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以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

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僞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釋文〕舍己音拾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苟有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淫僻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

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疊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

彼若斯而已矣。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為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深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

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原者從容偷閑放而吹累（釋文）愧乎（音）崔本作驕之行（注）孟反冥復（音）從容（七容）吹字又昌僑反字亦作吹

外篇 馬蹄第九（釋文） 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驥各適於身而足（釋文） 駢也踐履輕捷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齧即齧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各得適適不矜不（釋文） 釋名云武也王弼注音提司馬云禦魚居反廣雅云乞恨發反又翹也（音） 崔本

而陸（音） 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陸陸馬健也慶藩案釋文崔本作翹尾引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陸馬健也今案

而陸（音） 足作尾是也文選江賦注引莊子正作尾陸作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陸依字當作駢說文駢

曲題也讀若捷是陸即駢之異體從從委陸從足委古足（音） 駢音奴惡驥音冀千里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音） 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美於榮華（釋文） 義臺也謂是貴人養觀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

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士俾獲之（釋文） 義許宜反又如字徐音臺崔云義臺路寢也崔云路

寢正室慶藩案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司馬云義臺臺名釋文闕俞樾曰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

曰故書儀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儀臺猶音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

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音） 而惡（音）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

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一二矣（音） 圖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音）

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剃其毛刻謂削其蹄維謂著纜頭也羈謂連枝

絆也昏謂約前兩脚也阜謂槽檻也棧編木為按安馬腳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在馬真性而橫見燒

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多况無心拘物性（釋文） 伯樂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剔之（音） 剝

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天折（音） 向崔本作驚向音郝維之（音） 司馬彪曰維謂羈絡其頭也案維讀為銘（音） 字或作劓屬作維又屬作營銘之言

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銘說文曰銘齧也廣雅曰雉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雉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銘為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轡乃始言羈絡耳 家世父曰司馬云刻謂削其甲雖謂羈絡其頭也是羈絡為絡繫上四者專就馬身言之下文羈轡卓棹始及銜勒之事雖當為烙所謂火鐵曰烙也杜甫詩細看六印帶官字六印亦作火印刻謂鑿蹄雖謂印烙燒之剔之以理其毛色刻之維之以存其表識作絡者非也 俞樾曰司馬彭解雉之曰謂羈絡其頭也是以雉為絡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羈轡乃始言羈絡之事此恐非也 雖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即其專羈居宜反廣 丁邑反徐丁立反絆也李音述本或作羈非也羈音之樹反司馬向當本並作編之 必然 早老矣 羈雅云勒也 頰向云馬氏音竣崔云絆前兩足也 盧文昭曰舊本無音字案例當有今增編之反

反檉也一云槽棧 土板反徐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作鑿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崔云木棚也 盧文昭曰鑿即櫛也崔云馬閑也 字濕當作溼後人多混用棚疑當作櫛 慶藩案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播安仁馬研督錄注引司馬云卑檉也棧若櫛牀施之溼地也釋文闕 不治 直吏 反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

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

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

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

矣 概 概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笞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銜 釋文 驟

士救 概向徐其月反司馬 徐音式司馬云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 慶藩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司馬

反 概 向徐其月反司馬 徐音式司馬云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 慶藩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司馬

記索隱引周輿服志云鈎逆上者為鑣乘在銜中 以鐵為之大如雞子僕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曰銜馬勒銜也

鑣駢馬口長輿服志云鈎逆上者為鑣乘在銜中 以鐵為之大如雞子僕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曰銜馬勒銜也

捍馬也是銜與概 鞭 反 策 初革反杜注左傳云 陶者曰我善治埴 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

範士曰陶陶化也亦窰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 釋文 陶 埴刀反謂窰也 埴 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

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釋文 陶 埴刀反謂窰也 埴 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

職音之曲反 中規 丁仲尺 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中鈎 直者應繩 匠人機巧善能治

木木之食反 中規 丁仲尺 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中鈎 直者應繩 匠人機巧善能治

豈慕方圓陶者
匠人頗為臧否

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採曲為直厲驚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

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此纘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釋文〕採曲反。矯反。房弗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

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與常之性

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釋文〕去者兗反。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釋文〕天放如字崔本作。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遠初至德之時心既遠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游於虛淡。〔釋文〕填填徐音田又徒偃反。實重貌崔云重遲也。一云詳徐貌。顛顛也淮南作瞑眼。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

止於一家而足。蹊徑險道也舟梁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釋文〕蹊徐音今李陸徐音徐崔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夫混茫之世淳和

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羣生係屬而。〔釋文〕連屬其鄉王云既無國異家混茫反。淡徒暫音。禽獸

同鄉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殊故其鄉連屬。反。茫反。淡反。漢音。禽獸

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羣。〔釋文〕遂長丁丈反又

無吞又音天。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釋文）攀本又作板 援音袁履雅云 闕反 物馴 似遵反 夫

可繫係而遊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釋文）攀本又作板 援音袁履雅云 闕反 物馴 似遵反 夫

至亡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釋文）夫殉物邪僻為小人

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羣（釋文）惡乎鳥 同乎无知 其德不離 知則離 以善

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釋文）惡乎鳥 同乎无知 其德不離 知則離 以善

也（釋文）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 不離 力智反 同乎无欲 是謂素樸 欲則離 性以

飾也（釋文）同塗初之無欲物各清康 素樸 曾刺反 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知欲也 夫蒼生

性者皆由孳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釋文）素樸 曾刺反 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知欲也 夫蒼生

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釋文）素樸 曾刺反 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知欲也 夫蒼生

及至聖人（釋文）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

至聖人猶云及其迹也（釋文）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

蹠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釋文）蹠跂為義 蹠音直氏反 蹠音直氏反 蹠音直氏反 蹠音直氏反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釋文）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

是何哉（釋文）自比以上明淳素之德自此以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暨用力之貌

是為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釋文）蹠 步結反向崔本 蹠 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 蹠 又作直氏反

音歧丘氏反音呂氏反崔音技李云暨蹠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釋文）蹠 步結反向崔本 蹠 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 蹠 又作直氏反

音躄無訓說文躄蹠也躄蹠蹠蹠也（釋文）躄 本音躄音同 躄 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 蹠 又作直氏反

不離安用禮樂禮以治遠樂以和心情苟不做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於述是知和心性或由乎道喪也釋文情性不離如字別離也

作性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實也夫文采本由相關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論敵無由成用此重起警卻證前旨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器尊之器廢停機之本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廢一變非宜均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也順

也踉蹌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頸領也居郵也字

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釋文交頸反又邪盈反相靡李字

靡也一云愛也慶藩案靡古讀若靡故與靡通見唐韻正漢書淮南衡山王傳亦其俗薄臣下斷靡使然

也漸靡即漸靡荀子性惡篇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靡也禮學記相觀而善之謂靡鄭

往靡相切磋也成二年左傳師至於靡笄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以出搯靡鄭相踉大計反又徒兮反

本作搯靡讀為摩元戴侗六書故靡與摩同本書凡交近則相靡以信亦讀靡為靡又徒邪反李云踉

蹌也廣雅字韻聲類並同馮知李音智馮俗文云小踉謂之踉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驚曼詭銜竊轡衡轡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上當額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

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乘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論詐萌出睥睨曲頭頰扼抵突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轡前橫木

御人竊轡即盜脫轡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轡前橫木

者月題上當額如月形者也介徐古倪徐五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闔音鸞徐敕二反武半反郭武
曲也驚抵也曼突也崔云闔扼驚曼距扼頓聾也司馬云闔扼驚曼距扼頓聾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
釋文引李云介倪徐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曼突也崔云闔扼驚曼距扼頓聾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
一云驚曼旁出也今案成二年左傳不介闔而詭之杜預注介馬甲也說文俾益也倪俾也言馬知甲之加其身
史記晉世家馬驚不能行說文驚馬重貌闔扼猶言困扼驚曼猶言遲重言馬被介而氣塞行滯有決銜絕轡之
憂李云脾詭九彼銜口中勒也或云竊轡也蓋云詭銜竊轡馬銜極盜觀轡也盧故馬之知而
睥者失之詭反銜詭銜吐出銜也竊轡文昭曰舊觀鸞轡今改正說文車前革曰鞮

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

心生詭竊之態。吐代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之簡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自有赫然之德使

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

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遊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赫呼白反胥氏上古帝王

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俞樾曰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此為允當又

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比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即神農也法儀篇既云赫胥氏

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即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

赤者多字華字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亦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即華胥矣

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平迹之可尙也

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縣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踈釋文縣企音玄盧文弨曰今本或作

何劭王濟詩注引司直氏跂丘氏好知下音智馬云企望也釋文關反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

知也法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局關鈕也鑄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

釋文法李起居反史記作擄徐起法反音虛篋苦檢反探吐南囊乃剛匱其位反必攝如字李云結緘古緘

向崔本作騰同徒登反崔云局古樓反崔云鑄古穴反李云紐如字又音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積者也。謂知之不足恃也如此。夫弱緣強，固屬弱者以備小敵，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釋文〕揭，徐

謁反。又音築。三蒼：擔，丁甘而趨。七須反。李：唯恐反。丘用：本又作向，亦作。為大盜。于偽反。下及。積者，如字。李

云：舉也。擔也。負也。擔反。云走也。唯恐反。丘用：本又作向，亦作。為大盜。于偽反。下及。積者，如字。李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夫體道大賢，言无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謀淺近，顯述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雖欲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

何以知其然邪？假設疑問，發明義旨。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鳴吠相聞，鄰邑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政，耒耨刺以修農。〔釋文〕罔罟，音古罔。耒，力對反。徐力，假反。郭呂，國

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威美實冠諸侯，宗犂也。耨，耨也。〔釋文〕罔罟，音古罔。耒，力對反。徐力，假反。郭呂，國

耨，乃豆反。李云：鋤也。或云以木為鋤柄，所刺，徐七。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言能吐生萬物也。可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闔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下聖人立法則也。〔釋文〕闔，戶韻。四竟，音境下。治邑，直吏。屋，周禮夫。五黨為州，二閭，五比為閭，二鄉，千五百家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菜於田，故改焉。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桓弒其君，君即簡公也。制安平至于耶，耶自為封邑，至桓會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釋文〕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一旦，宋元嘉中。殺，音。齊君，簡公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而盜其國。司馬云：謂制安邑以東。至耶，耶自為封邑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

外篇 莊篋第十

乃無以取其國也。田桓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述適為盜本也。〔釋文〕聖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

名。而身處堯舜之安。田桓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非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

二世有齊國。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僉承胄相繫宗廟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釋文〕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

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也。俞樾曰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從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

世有齊國也。古書選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為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盜賊加十字於其上耳。則是不乃

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

具。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釋文〕以守如字舊音符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何以知其

然邪。假設疑問以妙其旨也。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

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

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子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脗裂也亦言脗裂靡爛也

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紅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志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特若人之勢頓

聖德之威故得殞。〔釋文〕比干剖。曾口反謂剖心也。差。萇直良。弘脗。本又作脗徐勣紙反郭詩氏反崔云讀若拖

頓。忠良肆其害害。〔釋文〕比干剖。曾口反謂剖心也。差。萇直良。弘脗。本又作脗徐勣紙反郭詩氏反崔云讀若拖

可馬云脗裂也。萇弘周靈王賢臣也。察左傳是周景王敬子胥靡。密他反。司馬知守云差也。崔云爛之於紅中也。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刺腸曰脗。子胥靡。案子胥伍員也。諫夫差夫差不從賜之屬鏹以

死投之。焉得於虞反。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釋文〕故跖之徒。以發問之端。〔釋文〕故跖之石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慶藩案何適而無有道邪當作何適其有道邪適與音同。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

與帝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一後人不知誤以為齊適楚適秦之適故改而無二字呂氏春秋當務羈正作奚帝其有適也（淮南遺應篇奚適其有適也今本作無適亦後人所妄改）夫妄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

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強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鏡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

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管子小問篇君子魯謀而小人審意以分之也皆訓度之義韓子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案忘即妄字之隸變）王褒四子講德論君子執分寸而罔意度（案罔即妄字之義）少儀鄭注曰測意度也意本作儻論語先進篇德則履知可如字本或作知可否分均符問反又如字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中漢書貨殖傳作意知可如字本或作知可否分均符問反又如字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之德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乎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

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於聖知則天下之害

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

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裂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跡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

下也〔釋文〕無治直吏反下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文始洽同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

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

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說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承行天子禮樂

勳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宜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頓欲伐趙畏魯故之今楚魯有事梁遂伐趙而邯鄲國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俞樾曰此竭字當讀為竭其尾之竭說文尾象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家是也蓋竭之本義〔釋文〕魯酒薄而邯音鄲音丹邯鄲楚宣王期為負舉竭其尾即舉其尾也此云層竭者謂反舉其層以向上〔釋文〕魯酒薄而邯音鄲音丹邯鄲楚宣王期公後至而酒薄宜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承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宜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舉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邯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宜王名熊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奮穆公之子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齊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向也若乃絕其所向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釋文〕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拊盜賊不假嚴刑〔釋文〕拊音口擊徐古拊擊反縱舍音捨閉邪似嗟去華起呂反去去其皆同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夫智惠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釋文〕聖人已死則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夫智惠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釋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天下平而无故矣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釋文〕爭尚爭鬪之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人歌聖壞故無有為之事〔釋文〕爭尚後皆同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釋文〕若夫簿樸之世恬淡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大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統蒙庶盜跖何釋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夫智惠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釋文〕聖人已死則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夫智惠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釋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天下平而无故矣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釋文〕爭尚爭鬪之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人歌聖壞故無有為之事〔釋文〕爭尚後皆同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釋文〕若夫簿樸之世恬淡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大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統蒙庶盜跖何釋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少權稱錘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最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者乎。〔釋文〕爲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權衡。李云權稱錘衡稱符璽徒

矯之。居表反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釋文〕鉤者腹帶鉤也。夫聖迹之與本體。惡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國邪何以知其然者。假〔釋文〕竊鉤。鉤謂帶也。王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釋文〕竊鉤。春秋季春。竊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竊淮南時則竊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間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竊焉作安。揚掠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詩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南之山有木名曰欒。欒帝焉取藥。百舜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榮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禦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故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奔奔而爲容。又曰。焉舒情而抽信。令言於是。奔奔而爲容。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傳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爰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惠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惠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爲。門存焉。顧其讀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故逐於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錢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錢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勤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本息森森。而田恒僉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

逐隨也。勸禁也。禁止也。軒冕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

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本息森森。而田恒僉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

逐隨也。勸禁也。禁止也。軒冕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

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共有之營揭諸侯安然南而胡可勸之以軒冕威音越（釋文）揭其揭其斧鉞音越十五正經論三引司馬云夏執黃戊殷執白威周左仗黃戊音今又屈矯反能禁音今又屈矯反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也。圖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盜跖所

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圖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竊故不可示人脫失也利器聖徒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禽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圖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

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家世父曰假聖人之知而收其利天下皆假而用

能明之者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圖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夫聖人歎世應物隨時掛讓干戈行

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圖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棄絕聖知天下之物各守其分

則盜自息擿玉毀珠小盜不起。圖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藏玉於山藏珠於川（釋文）擿玉

持赤反義與擿字同崔云擿投棄之也郭都革反李云刻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圖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符璽

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焚燒毀量可以反橫還淳而歸鄙野矣拊斗折衡而民不爭。圖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斗衡

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翻為盜資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圖外無所矯

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王又毀五帝遺盧威盡芻狗（釋文）殫

音丹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圖夫鑿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圖夫鑿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

折其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 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蕤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

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經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醜敵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心除矯効

之竭塞聾聵之耳去亂羣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

機自張無爲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也

○ 釋文 鏗絕 郭李詩約反向徐音 徐音 琴 瑟 本亦塞聾曠 崔本塞作杜云塞也 膠 音交徐 喪矣 息浪 毀絕

蜘蛛蝓蝶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

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也 **○** 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

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旋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已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矩 **○** 擲 郭

絕鉤繩擲割無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蝓蝶丸骨關工匠人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 釋文 擲 郭

孫反又力結反徐所綺反 工倕 音垂堯時巧者也一音睡 盧文 知 音 蛛 起 一 蛭 音 削 會 史 之 行

幸云折也崔云擲之也 附曰舊本音講名據達生篇改正 知 音 蛛 起 一 蛭 音 削 會 史 之 行

○ 鉗揚墨之口 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

同於玄德也 **○** 創除也鉗閉也攘卻也玄原也德也會參至孝史魚忠直揚朱墨程稟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

仁棄擲踈歧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 **○** 釋文 之行 下孟 鉗 李巨炎反 攘 如牟 之帥 盧文 又 作 同 所 類 反 彼 人

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也 **○** 釋文 之行 下孟 鉗 李巨炎反 攘 如牟 之帥 盧文 又 作 同 所 類 反 彼 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鏗矣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 鏗 消 散 也 累 憂 慮 也 只 爲 自 銜 聰 明 故 憂 慮 斯 集 彼 蒼 生 類 仆 而 鏗

傲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 **○** 釋文 不鏗 消壞也向音耀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 人

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慮也 **○** 釋文 不鏗 消壞也向音耀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 人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燿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躍而効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以前數子皆稟分道人不能豁光匿耀而揚波

激俗標名於外引物從己炫耀羣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徐音藥三蒼云火光。此數所主。法之所无用也。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

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哉。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會史之徒以己引。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已紀要而已。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

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可馬云此十二驪徐力池反。李音梨。六反

平人心傳操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容成氏氏皆古帝王。伏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失後摩則無時慊矣。慊口章。樂其俗。

安其居。止分故甘去華故美。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釋文。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聞相接而性各。釋文。而不相往來作一本

相與往來檢元嘉中郭注本。及崔向承和中本並無與字。若此之時則至治已。無欲無求懷道抱德。釋文。至治直吏反。今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是至理之

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迹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節功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釋文。頸如字李。音

跡所接裏糧負戴不憚千里則變趨而不孝外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後致此弊也。釋文。頸如字李。音

董云素也廣 禮音而趣 七于反徐七喻反 慶藩寒軌微也說文軌車微也從車九聲(案說音通)字空而

雅云負也 還也經傳多謂軌為車 廣頭蓋輶字之誤說文輶車輶前也從車凡聲(車軌與足跡對

文則軌之為車迹明矣(攷工記匠人皆管力九軌鄭注軌微廣也) 結交也車跡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

接結軌即結微也管子小匡篇車不結微微迹也高注結交也車輪之迹往來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史記

司馬相如傳結軌微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注結 則是上好知也過也 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

屈也軌車跡也本西行折而東之則跡亦曲而東也 則有斯過矣 尚至治之迹好治(釋文)上好 呼報反注 下皆同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

之則有斯過矣 物之智故致斯也 何以其然邪 假設疑問 出其所以 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 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創

格羅落罟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

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箭射謂之弋罟罾皆網也

獸也罟罾兔網也既以智治於物甯無(釋文)弩 怒畢弋機變 射曰弋弩牙曰機 音智下及注並 鉤餌如志

拂騰之愚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罔罟罾 音會 盧文昭筍 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蔡婦之筍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曰今本罔作網 孫曰鉤鉤本鉤鉤即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鉤為釣魚之鉤而不知其又為鉤之 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鉤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鉤莫釣非持其鉤有鉤者

也常釣也(以上六鉤字惟其鉤與持其鉤兩字指鉤而言餘四鉤字皆讀為釣魚之鉤) 鬼谷子摩篇曰如 操釣而臨深淵淮南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揚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

方朔七竅曰以直鉤而為釣今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為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音會筍音筍此是 釋餌罟筍三字之音下又云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蔡婦之筍謂之罟此是釋釣

餌網罟筍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為鉤字為鉤也又改罟字為筍筍音荷筍音筍也爾雅云蔡婦之筍謂之罟此是釋釣 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網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為是文選七啓注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

七里湖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釣也又列子湯問篇詹何以芒鉤為釣後人改釣為鉤不知御 覽引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所改顧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

尚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後人改釣為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 人聞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既改正文為釣字為 釣七妙 鉤又改注文為鉤釣也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為鉤之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古義寔七矣 反

日月為之薄。鉞山川為之崩。熇炎涼為之燄。敝風雨所釋文上聲。李郭云必內反又音下。燂失灼反。崔云猶也。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釋文上聲。崔郭云必內反又音下。燂失灼反。崔云猶也。向本作燂。中墮許規反之施反。始鼓。本亦作燂。又作燂。耳轉反。崔云燂。動動。燂。肯翹。音消。下音邪。鏡反。崔云同徐音藥。中墮許規反之施反。始鼓。本亦作燂。又作燂。耳轉反。崔云燂。動動。燂。肯翹。音消。下音邪。鏡反。崔云之屬。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倭。釋夫恬淡無為也。

而悅夫惇惇之意。惇惇已亂天下矣。釋文惇惇以己誨人也。釋文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也。惇惇以己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朴之時。儻爾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並萬物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燒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燂樸之素士。愛輕黠之倭。夫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釋文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而說音悅。下同。盧文。役役。李云鬼黠貌。一恬。徒謙。淡。徒警反。徐天下可不悲乎。釋文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而說音悅。下同。盧文。役役。李云鬼黠貌。一恬。徒謙。淡。徒警反。徐

惇惇。李之闕反。又之純反。郭音惇。以己誨人之貌。下同。司馬云。少智貌。徐許彭反。又許剛反。向本作惇。音亨。崔本上句作惇。少知而芒也。一云惇。惇壯健之貌。盧文。弘曰。此與下俱作惇。惇察從享。亦可得亨音。

外 在宥第十一釋文以義名篇。慶藩案。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宥。寬也。釋文闕。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釋文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釋文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釋文聞在宥。音又。則治直吏反。下欲惡。鳥路反。好欲。呼報反。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

之遷其德也。釋文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釋文無治乃不遷淫。釋文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釋文有治天下者哉。崔本作有治天下者。材失云。驗治之是材之失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釋文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

外 在宥第十一

一六五

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靜也愉樂也

以德臨人人歌樂壤乖其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釋文人樂音恬從謙 瘁瘁在季反病也廣雅愉音

徐音 故譽音餘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

長久竟以不恬淫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助

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暗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則釋

天失常感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文毗於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並也俞越曰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並也然下文云陰陽並毗四時

釋詁云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將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言毗於陽助

於陰是也暴樂毛公傳作爆燥鄭氏箋云採采之則爆燥而疏然則爆燥猶落刺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

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 思慮不自得中道

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

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為帶喜怒從位

既乘憲章之釋文思慮息嗣大過音泰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會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喬向欽消反或去天詰李去

徐起列反崔云卓勑角反郭下鷲勑二反李豬栗反向豬立反又反郭音矯李音驕之行下孟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喬許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鷲猛也於是喬偽詰責卓爾不羣獨慢鷲猛輕賤

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釋文能勝音升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若忘賞罰任

宇宙之蕪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未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

下遂尋其事迹。故凶凶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凶凶。謂也。人懼斧

事出萬端。旬旬競逐。而不知止。夏勝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攪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

邪。是淫於聲也。說愛染也。淫耽滯也。而且子餘反。說明音悅。說仁邪。是亂於德也。

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非。是非故逆。悖逆也。說禮邪。是相於

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禮者。擊鳴。曲。奉。節。文。隆。殺。樂者。咸。他。大。夏。律。呂。是相助也。下

及注。於技。其綺反。李音岐。皆同。於技。崔同。云不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說說之則

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說聖。聖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

性情各異。雜曠會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垂真亡之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卷滄

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入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鬻卷滄囊也。鬻。卷不舒。放之容也。滄。囊。慮。慮

能安。任鬻。卷。自拘。夸。華。人。事。滄。囊。慮。慮。申。舒。之。狀。也。崔。同。一。云。相。牽。引。也。滄。音。倉。崔。囊

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者。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爲誤

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前八者。亂天下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爲。楷。模。痛。惜。甚。也。乃復

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

而

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闕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改誠禁致齊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釋

文而去起慮之邪崔本唯此一字齊本又作齋戒其詭反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

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闕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

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闕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恆自無

命之情未釋文益音利又音類家世父曰言貴其身重於所以為闕為雖復無為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

始不安也釋文益音利又音類天下愛其身甚於所以為天下惟貴惟愛故無為闕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闕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

能安其如天下何闕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

其聰明闕解擢則傷也闕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辦五藏情識顯釋文無解如字一音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闕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闕擇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闕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闕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

闕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類生物也家世父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闕曰尸居龍見不見而章淵默留聲不動而變神動天隨無為而成闕從容七容炊昌睡反又昌規累劣偽反同

闕若遊塵之自動闕原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釋文從容七容炊昌睡反又昌規累劣偽反同

闕若遊塵之自動闕原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釋文從容七容炊昌睡反又昌規累劣偽反同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撻人心闕撻之則傷其自善也闕姓崔

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釋文崔瞿向崔本作瞿向求未老聃吐藍女慎音撻於

反又於盈反同馬云闕人心掛下而道上闕排之則下逸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闕人心掛他屋下墜

〔釋文〕排皮皆反崔進上時掌反注其易以股上下囚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釋文〕上下為境所

善〔釋文〕囚殺如字徐所例反言囚殺萬物也家世父曰上下囚殺言詭上詭下使其心拘囚唯殺不自適也

淳約柔乎剛彊言能淳約則剛彊者柔矣〔釋文〕淳約柔弱也矯情行於剛彊〔釋文〕淳昌略反又廉劇彫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

何冰炭之有哉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釋文〕廉劇也廣雅云利也琢反其疾俛

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釋文〕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釋文〕有欲之心去無定像偶爾而靜如

之縣不息動之〔釋文〕縣而天音元向本無而字云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釋文〕人心之

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歧而憤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釋文〕排下推上矣惡喜怒憤發

乎〔釋文〕憤向粉問反廣雅如字又居表反郭云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釋文〕夫黃帝

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則冥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撻也〔釋文〕黃帝因宜

養生實異偏尚之仁哉非之義後代之王執其軌轍〔釋文〕自見賢通反堯舜於是乎股無臑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

勝也〔釋文〕股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復斃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

股音古脛臑未反向父末反李扶蓋反云白肉也脛刑定反慶藩案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堯於是

放謹兜於崇山投二苗於三畹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釋文〕昔帝鳩氏有

柱梁小者為椳擗也。慶藩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司鑿在洛反又柄入鏡反向本作內音同三蒼云遠馬相椳也與釋文異（釋文擗上有椳字擗下無也字）擊在報反柄柱頭柄也擊頭廟木如柱頭柄

於下同而禦魚呂反本又焉知會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嚙矢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矢之鳴者郭云矢之猛

跖之利用也。嚙凶暴之資會史為桀跖利用益箭故云然也。釋文焉知於度嚙矢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者字林云嚙大呼也崔本作蒿云蒿萬有無也又惡得無相殺也凡二十四字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擗也。絕編國之具棄凶暴之資。釋文大治直吏去其起呂黃帝立為天子。

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空同山涼州北界廣

成即老子。釋文廣成子或云即空同極為空同一日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曰我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地

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途羣生為之奈何。途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

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倂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

釋文質也廣雅云賈正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引物從己既乖

造化必致傷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族聚也分百官於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釋文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

未聚而用草木不待黃而落也。爾雅云殺氣多益以蓋以。而倂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翦翦狹劣之貌也倂是語倂之。釋文倂人如字郭翦翦如字郭司馬云翦翦也一日倂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閔居二月復往數之。黃帝退特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

室至特室。黃帝退特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黃帝退特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

黃帝退特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黃帝退特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

重往請道〔釋文〕捐悅全 湖居音閣下 復往扶又 邀之古堯反

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釋文〕使人治

櫻頰各各治身天下清〔釋文〕南首 符蹶音厥 其月反又音厥驚而起也。慶曆案文選張天下治 直吏反 來。吾語

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

以屢稱無者何哉。叨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有為於已生乎。〔釋文〕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

〔釋文〕吾語 魚據反 女音汝後 窈窈鳥了 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釋文〕忘視而自見忘聽

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釋文〕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 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釋文〕不邪 似嗟 必靜必清。无勞女

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釋文〕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天也 精神常寂心閒形逸長生久視 目

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釋文〕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任視聽而无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 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按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女內。〔釋文〕全其真也 忘心全 閉女外。〔釋文〕守其分也 守分也

多知為敗。〔釋文〕知無崖故敗 不廣智慮心神既困耳 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釋文〕夫極陰陽之原乃遂

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釋文〕陽動也陰寂也窺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

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釋文〕我為 于僞反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釋文〕但當任之 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釋文〕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

立官府也。女但無為，慎守女身一切。萬物自然，昌感何勞？措心自貽伊感哉。〔釋文〕物將自壯，物皆自任，任而壯也。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千一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釋文〕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

物也。〔釋文〕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釋文〕天無為

也。〔釋文〕歎聖道之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有極。〔釋文〕變化

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有極。〔釋文〕徒見其一變也。〔釋文〕萬物不測，千變萬化，過人

無測，言無盡也。說文：側，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呂氏春秋論人篇：闕大淵，深不可測也。高住側盡極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住側盡也。無側有極，正對文言之。

上為皇而下為王。〔釋文〕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釋文〕得自然之德，上逢

農下，遇歲季之時，應為湯武。〔釋文〕之稱尺證。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釋文〕失無窮之道，則

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釋文〕喪無為之道，帶有欲之心，生則親於光明，死則便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釋文〕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釋文〕

夫百物昌感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帶一方。今將去女，任適也。〔釋文〕百昌，百物也。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釋文〕與化俱也。〔釋文〕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閒，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國都任之也。〔釋文〕參同也。與二景齊明，將一機當感發，即應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也。〔釋文〕當我，如緝乎。武中反郭音俱，俱合也。家世父曰：釋文：緝，俱合也。緝，昏字，緝

之遠我于萬昏乎。如字，暗也。司馬云：緝，字緝乎。亦昏也。當我，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鄉背而一以無心

之遠我于萬昏乎。如字，暗也。司馬云：緝，字緝乎。亦昏也。當我，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鄉背而一以無心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釋文〕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鳩蒙。鳩蒙，上方將指

牌雀躍而遊。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遺也。拊拍也。喬躍跳躍也。寓君王御物以。〔釋文〕雲將子匠反下同。李扶搖扶亦作夫音符。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慶鴻蒙如德澤爲先也。〔釋文〕雲將云雲主帥也。藩窠初學記一御覽八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釋文闕。鴻蒙字也。一云海上氣也。拊一音甫。牌甫婢反。又甫婦反。雀本又作爵。司馬云雀躍若雀俗也。雲將見之。〔釋文〕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

〔釋文〕倘尺掌反。一音吐。郎反。李吐黨反。贊之二反。又豬立反。又走反。司馬云長者稱。 鴻蒙拊牌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乘自然變。化遊也。〔釋文〕不輟丁劣反。李云止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呼。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二氣不降不。〔釋文〕曰呼况于反。亦藩窠釋文。呼亦作呼。呼古韻用字。說文呼驚也。文元年左傳呼役夫杜注呼發聲也。義與帝曰呼傳曰呼。疑怪之辭。驚疑之聲亦發聲也。檀弓翫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零帝鄭注。零呼虛求用之。祭周官女巫巫疏引董仲舒曰。零求雨之術。鬱結如字。崔本呼嗟之歌。皆其例。鬱結作縮音結。 六氣不調。陰陽風雨晦。 四時不節。春夏秋冬節。 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牌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釋文〕掉徒弔反。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故如上天再言忘。〔釋文〕有宋如字。國名也。本作宗者非。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浮遊虛世。無貪取也。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也。無心妄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

觀无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釋文〕無妄鴻蒙遊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釋文〕鞅掌於丈反。毛詩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 朕又何知。以斯而已矣。〔釋文〕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

外書 在宥第十一 一七五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己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

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己也。我同鳩蒙無心，馭世不得已也。人人則隨我，迹便為物收效也。〔釋文〕之放，方往反效也。注同。願聞

一言。願聞要旨。庶法深疑。鳩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困者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

不逆而經不亂，元默成而自然得也。亂天，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謂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困離其

所以靜也。做效迹，影害物，災起獸則驚羣散起，鳥則駭飛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

明也。向陽啓〔釋文〕止蟲，如字，本亦作昆。才賦：蟲摧本作正蟲。皆坐反。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天治

治人〔釋文〕意，音醫，本又作瘳，下皆同。雲將曰：然則吾柰何？欲請不治之術。鳩蒙曰：意毒哉！意言治人之

過深。重傷禍敗屢嘆噫歎聲。僂僂乎歸矣。僂僂，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隕然，通放故遣使歸。僂僂，輕舉之貌，嫌

示輕舉勸令〔釋文〕僂僂，音仙。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鳩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

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養心之術列在下文。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

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倫，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倫，理也。墮，形體忘

也。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釋文〕墮，許規反。王引之曰：吐當為咄，咄與墮同。徐無鬼篇：點者欲司馬本作咄。韋昭

省作土。若數省作教，與省作賣，數省作教之類。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因譌為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俞樾曰：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同乎萍溟。與物無際。俱掉自然之氣也。萍，戶頂反。溟，亡頂反。司馬云：解心釋神。

莫然无魂。坐忘任獨。魂，好知為也。解釋遺蕩也。莫然，無知。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

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濁沌無知而任其自直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濁沌無知而任其自直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濁沌無知而任其自直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濁沌無知而任其自直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力智反下。○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其情物固自生。○闕問則失其自身也。○亦遠哉能遺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亦遠哉能遺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亦遠哉能遺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默之行立身以來。○知而不默常自失也。○默之行立身以來。○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方今始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

○樂習之人迷執日久同。○釋文。○而惡反。○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

為心也。○心欲出羣為衆雋也。○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己功名起出羣衆。○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己功名起出羣衆。○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

因衆之所同而同之。因衆之所異而異之。以為衆也。則夫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夫以出乎衆為心。○夫以出乎衆為心。○夫以出乎衆為心。○夫以出乎衆為心。

者。何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人以競先出乎衆為心。此是恒物。○人以競先出乎衆為心。此是恒物。○人以競先出乎衆為心。此是恒物。

而為衆傑。○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

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釋文。○因衆以寧。所聞。○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釋文。○因衆以寧。所聞。○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

衆技。○其術。○衆矣。○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惠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惠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用一己偏執為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利。不知為喪身之大患也。○釋文。○此攬亦作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僥倖也。以皇王之國。利要

音覽本。亦作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僥倖也。以皇王之國。利要

未嘗不身遭頌敗萬（釋文）僥古曉反徐古了倅音幸一云僥倅求利不止之貌慶藩案僥要也求幾何反存一故云幾何也（釋文）倅反字或作僥也釋文或作僥亦求也（見呂覽順民篇高注）幾何反

巨機不喪息須反下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餘喪矣。（釋文）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

有餘喪矣。（釋文）則固無一成語亡則有餘敗也（釋文）萬分如字又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釋文）此

嘆君王不知（釋文）倅倅為繁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釋文）九五尊高四海宏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釋文）不

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釋文）荀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

而不物故能物物。（釋文）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家世父曰有物在焉而見以為物而物之終身不離乎物所見之物愈大而身愈小

不為物用而物皆效命焉夫且不見有物又奚以物之大小為哉。俞樾曰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為句失其讀

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為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

遊乎九州。（釋文）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羣生耳目是知物

排六合陵大脩超九州遊姑射矣。獨往獨來。是謂獨有。（釋文）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衆

謂獨有矣。（釋文）釋有注獨有之人。是謂至貴。（釋文）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

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非

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釋文）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衆

尊至（釋文）饜吐刀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釋文）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

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釋文）大人無心感通不以心感（釋文）於響也

反本又作響

注及下同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又稱機盡物懷抱為天下

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配匹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也。

處乎无響。

寂以待物。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

无方。

隨物轉化。行應機也。矩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

性即無為之至也。

撓撓自動也。矩機無方。還欲提挈也。

釋文。挈。

苦結反。廣撓撓而小反。俞樾曰。郭注未得。雅云持包撓撓。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

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撓也。重言之。則為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比世俗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共遊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並失其讀矣。

其讀矣。

以遊无端。

與化俱故無端。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无旁。

玄同無表。出入塵埃。無邊可見。

玄同造物。

與日无始。

與日新俱故無始也。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

天地無異。

贊頌論語。聖人感德。軀貌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闕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无己。

有己則不能大同也。大德則物

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己既無矣。釋文。惡

音足復反。

覩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為君子也。

覩无者天地之友。

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覩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

不可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釋文。則治反。

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有工拙或顯於此。或

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濟也。

釋文。匿而。

力。

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

羸而不陳。妙事哉。

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論筌。跡故順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義雖去道疏遠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親雖偏愛狹劣周節而

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積厚也節文也夫積貴尚往來

厚此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釋

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

文。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

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釋文。不易以政反。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

哉。神功不測隨時無方。運機無滯合天然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其自為而已。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

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高會也。能使境智冥會上德。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

為易。得待顯謀而後說。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薄於義而

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先王鑿虛非可寶重。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然迹應

於禮豈拘忌諱。俞樾曰諱讀為違違諱並從章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章昭注周語晉語並曰。接於事

而不辭。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混俗揚波因事接物。釋文。應動。德升。齊於法

而不亂。御粗以妙故不亂也。因於物性以法。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邦本

本固而邦寧故恃。藉不敢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物者

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萬殊如蟻蟻轉

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釋文。物者莫足為也。分外。而不可不為也。分內。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聞自然之理則德。薄之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釋虛玄道性故窮事。不明於道者，悲夫。闡天人之理感君臣之義所作顯微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

道也。自然天。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司職有為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主者天

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

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位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

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釋文：不與音不可不察

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無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別君臣咸無為

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亭之毒之也。

外篇 天地第十一釋文以事名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而自化也。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新新

云天地與釋文天地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禮統我並生。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萬

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為治。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釋文其治直吏

同下官治並注亦同。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釋文

人卒尊忽反。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原本

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釋文君原原本也。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

矣。任自然之運動。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以道觀言，而天下之

矣。

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正道。家世父曰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天下自然聽命焉故曰名之必

可言也一衷〔釋文〕非邪也。似嗟反本。又作焉。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

為位下也。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察分義分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

當其所能則治矣。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

下各以其無為應之。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己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偏觀則庶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

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

萬物自得其行矣。至理無塞。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上治人者事也。雖則治人因其本性

故事事有宜。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釋文〕技也。其緒

同。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兼帶也。齊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

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

為而萬物化。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淵靜而百姓定。垂拱

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

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無心得而鬼神服。夫虛。混人間之專心。證自然之

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釋文〕夫子者老子也。莊子師老子。故曰。夫子也。刳去也。酒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

生何莫由斯最爲物本歟舜舜之美大以爲當世〔釋文〕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此兩夫覆載芳富洋

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邪〔釋文〕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爾覆載芳富洋

洋音羊又不刺口吳反又口候反崔而去起呂反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無爲言之之謂德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寂然無說而

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應答無方譬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無偏執德釋弘曾指其

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也性命故謂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夫刻彫衆形而性情

自然任而不割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

故謂之大也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位居九五威勢萬乘任庶物

性威得故能富有天下也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能持已前之德行者德成之謂立非德

而成者不可謂立德行既成方可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循順也能順於〔釋文〕循音

脩或以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釋文〕挫作臥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無不容也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

〔釋文〕韜吐刀反廣雅云藏也俞樾曰郭注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

論人篤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逝往也心

澤滂沛故爲羣〔釋文〕沛曾貝反字物逝崔本逝作滂沛曾旁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釋文〕

生之所歸往也林云疏也物逝啓云開也滂沛反不貴難得之物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不利貨財乃能忘我况

貨財乎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疏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

也（釋文）不近附近不樂壽不哀夭（釋文）所謂縣解假令壽年延承不以為哀（釋文）不樂音縣解上

音蟹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胸中況窮通之間哉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華貧賤留塞不以為醜辱壽天嘗不以為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釋文）皆委之萬物也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為私分

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釋文）忽然不覺榮之在身覆青黔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釋文）不

以王于況反下顯則明（釋文）不顯則默而已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萬物一府（釋文）死生同狀（釋文）

淵淵乎其居也（釋文）寥乎其清也（釋文）至理深玄譬猶滄海寥然清絜明燭鬚眉則數其居（釋文）寥李

由反徐力蕭反廣雅下巧反云清貌金石不得无以鳴（釋文）聲由寂彰（釋文）鳴由寂彰（釋文）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釋文）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釋文）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

萬物孰能定之（釋文）應感無方（釋文）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

之者也而動無常金石無常矣而韶夏夔武（釋文）定（釋文）家世父曰彌穆澄清之中而天機自動焉夫機之動也所以動

由所動而樂生焉所以動之者物莫能定也（釋文）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釋文）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於事也（釋文）素真也逝往也王德不驕不務任真（釋文）非好（釋文）呼報（釋文）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釋文）

本立而知不逆（釋文）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而不乖本義也（釋文）而知（釋文）音智（釋文）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而後彌廣（釋文）夫精索無為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恆立本原用（釋文）其心之出有物探之（釋文）

物探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釋文）探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釋文）故形非道不

生（釋文）生非德不明（釋文）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釋文）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好惡盡生歸之天壽立感 蕩蕩乎。

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類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

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其樂矣故為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諸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

如是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隨之又虛故察之神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之及神而能精焉。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遣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象物也 故其與

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遺之又遺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于差萬品求者即供若

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亦音恭本確苦學斯音賜又 皆恣而

當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騁騁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 此寄明得真

之所由。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誠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闕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崙丘身也 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明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

著無所覺知闕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南。李云水出 釋文赤水崑崙山下

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所顯方法列在下文。慶藩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 還歸旋玄珠注引司馬云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與釋文異 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歸

真索求也故絕慮 使知音智注及 索之所白反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非色不可 使

與不可以心求也 使知音智注及 索之所白反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非色不可 使

與索求也故絕慮 使知音智注及 索之所白反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非色不可 使

父曰廣韻喫同職職聲也。詬怒也。怒亦聲也。集韻云喫詬力諍者是也。知者以神索之。離朱索之形影矣。喫詬索之聲聞矣。是以愈索而愈遠也。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曰睥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釋文引司馬云喫。詬多力也。詬乃使象罔。象罔得之。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知與離朱自匪而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罔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離朱迷性特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數罔象而得珠。

勸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離聰離體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情廉潔已不同。王倪徐五被衣音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

要而使之。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一遙反注同。許由曰。殆哉。坂乎

天下。坂危也。殆近也。坂危也。若嬰齧缺讓。釋文。坂本又作坂五急反。又齧缺之為人。也。聰

明。慮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齧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

難續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多聞。多見。今齧缺乃內懷聖知。外眩聰明。詞鋒捷。釋文。給數而

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過之所由

生。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釋文。在去。起呂。於強。反。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過之所由

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伐乎方且本身而異形。

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將也。夫聖人無

缺。以己身為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釋文。方且。如字。凡言方且者。言方將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

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異。自斯而始也。釋文。方且。言方將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

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夫不能盡智以任物而尊如以御世者將 方且為緒使

將興後世事役之端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為而任 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慈緩也不能用道以攝釋文物絃徐戶隔反廣雅公才反云東也與郭義同今用廣雅音 家世父曰導文引

經萬物該兼緒使者其緒餘足役廣雅云絃京也疑該當為該廣韻該備也兼也漢書律歷志該藏萬物太元

羣倫物該者其機織足以包羅萬物 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

願盼四方撫安萬國令釋文令應力呈 方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用一己之知應眾物之宜 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將我已知施與物

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亦未得也而未始有恆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口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

既失之我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其事類可得而祖效族效

其弊既乘庫古所以無恆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其事類可得而祖效族效

齋缺隱居山數高尙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混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尙清澁良可效耳 家世父曰族者

比類之迹也租者生物之原也從其比類而合之則萬物統於一而主宰夫物者羣生之歸也從其生物之原而

求之則萬物託始於無而生物者枝流之衍也未究乎生物之 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

父眾父父者所以迹也 父君也言齋缺高尙無為不夷乎俗雖其蹟可迹適可為眾人之父而未可為父

治亂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為無為有無一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 治亂之

父中之父所為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為眾父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眾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

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 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釋文治亂直更反 之率色類反注同 北

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 南面之賊也

田桓桓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殺君音試本又 堯觀

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歎

子〔釋文〕華胡化反又胡花反封人司馬云守曰嘻音請祝之又反又使聖人壽堯曰辭夫富壽多男子實為繁撓而能體之者不廢無封人

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為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釋文〕女獨音後同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夫

嗣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

辱二者未足養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以並辭然君子也我始言女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天地造化為萬物各有才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

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釋文〕鶉

音居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而穀食鶉鶉鶉也野居而無常處穀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

無心於修廉豈〔釋文〕穀口豆食爾雅云生哺穀穀食者言仰物而足鳥行而无彰率性而動非常

迹也影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時昌感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荷順天應人未

為不問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問也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釋文〕就閒音閑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

僊也夫聖人達生死之二不屢變化之為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釋文〕上僊音乘彼白雲至於

帝鄉氣之散無不之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二患莫不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

乘雲御氣居於天地之鄉

三皇前富壽多男子也矣禮運物而來往於變化而變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謂言僥說其

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伯成子高不知何許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夫賞罰

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慶賞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矣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感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

邪无落吾事信信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

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

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

之無聖乎寄遠跡于子高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

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闕何不也落

地之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耶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但

廢消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辨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尙遠迹以明絕

聖棄智釋文闕本亦作蓋无落落猶信信徐於執反又直立反李云耕貌一云耕人治成直更能問問前不與

者耳胡職反

外篇 天地第十二

音侗音洞又

泰初有无无有名

無有故無所名

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

釋文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

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

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道也有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

斯可謂德也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

之命雖未有形質而受氣以有素分然且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

此分脩短懸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有分

符問

无間如字家世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未有德之名也至凝而為命而性含焉所謂成之者性也命立而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

理謂之形

留靜也陽動陰靜氣分降分布三才化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天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

易故謂之性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恆以不為而自得之

率此所稟之性脩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

虛乃大

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合喙鳴

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

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充茂喜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緝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虛與

萬物既若愚迷又如昏暗又解

釋文緝緝武中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總論已前欲其與感如是之人可謂
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

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曰有人布

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 不然而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仲尼 相方 如字又甫往反本亦 強以 其兩 辯者有言曰離

堅白若懸寓 言其高顯易見 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

者云我能離折堅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如縣日月於區宇故郭

注云言其高 顯易見也 釋文 縣 音玄 寓 音字司馬云辯明白 易見 以 若 是 則 可 謂 聖 人 乎 結前問意如

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

或作枝字者言是非 技係 其 縛 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此皆失

其常然也 猿狙 猿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遺係頸而獲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猿猴 釋文 執 音同 一 本 作 狸

亦如字司馬云狸竹鼠也 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 家世父曰釋文留如字 一 本 作 狸 司 馬

云狸竹鼠也 狸狸不當爲鼠 秋水篇駢騷驪驪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狸非鼠可知 如司馬說字當作鬪說

文鬪竹鼠也 導雅 一名竹鬪 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留 牛亦引此文 執留之狗爲證 則此本作留 然山海經自謂

留牛 此自謂竹鼠亦未宜混而一之 司馬 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繫說文留止也 謂繫而止之 熟玩文義

言狗留繫思脫然以去 發狙之在山林號爲便捷矣而可執 猿 音 狙 七 徐 之 便 辨面反徐扶見捕

之以來皆失其性者也 於執裡之說無取 當從司馬後說 猿 音 狙 七 徐 之 便 辨面反徐扶見捕 丘 亨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 首趾猶始終

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若而皆佚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

猿狙之能高張懸寓之 辯令物效己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无形

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按言心與 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與未始有恆皆自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與廢此大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有治

在人。固不在乎主自用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敬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固天物皆忘

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豈惟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唯專與理〔釋文〕復何扶又忘己之人。是之

謂入於天。固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入會也凡天下

己向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會自然之值也家世父曰有首有趾人物之所同也

無心而不能慮專若鳥獸是也無耳而不能聞聲若蟲魚是也其動止其死生其廢起一皆天地之化機也化機

之在天地不窮於物無形無狀推移動盪天地之中者皆化機也而有治在人入人其多事矣乎強物以從治不如

忘己而聽諸物之適然也慶濬案此言唯忘己之人能與天合德也管子白心篇尹注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

地者其唯忘己乎與此同意。將閭蒞見季徹曰魯君謂蒞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

未知中否請嘗薦之。蒞薦獻也蔣閭及季姓也蒞微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

之命途告魯君爲政之值當時率爾恐不折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蒞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

中政陳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宜幸希鍼艾〔釋文〕將一本蔣閭力於蒞字亦作菟音免又音晚郭音問將閭蒞人

也季徹人姓名也蓋魯君或云知中丁仲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

阿私民孰敢不輯。阿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儉素澹約然後拔擢公平忠

懷誰敢〔釋文〕不輯音集爾雅云也和又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

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固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

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局局局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矯情非忘儉者

大故不〔釋文〕局局大笑之貌螳螂音堂車軼音轍慶孺案釋文軼音轍是也轍車轍也古轍字通作軼戰

能任也〔釋文〕局局大笑之貌螳螂音堂車軼音轍慶孺案釋文軼音轍是也轍車轍也古轍字通作軼戰

文帝紀結軼於道注亦音轍不勝音升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固此皆自處高顯若

臺觀之可觀也。夫恭儉公忠，非能忘彼適自顯耀以炫眾人，既高危必遭覆。〔釋文〕自為遠，其據反本又作處。

處觀臺。古亂反。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趾自多，以附之。觀臺高，國人競觀之，立

世父曰：觀臺多言，使民觀象受法，其事繁也。郭象以危其觀臺，斷句恐誤。投迹者衆，充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顯耀動物物不安分，故將

閭勉，觀觀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顯耀驚貌也，汙無所見也。乍聞高論，率爾驚曰：思量不悟，所以汙然矣。

〔釋文〕觀觀，許逆反又生責反。汙若，本或作芒武剛。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教也，我前

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俞樾曰：風當讀為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遙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

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

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闕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

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釋文〕舉滅，舉皆也。闕然，音若然者。

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釋文〕舉滅，舉皆也。闕然，音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溟滓

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合瀆古物，皆得性詎須。〔釋文〕豈兄，元嘉本溟，七頂滓，戶頂反。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

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定居其心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澁澁

而入井，抱甕而出，澁澁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水南曰：陰種蔬曰圃，畦中曰畦，澁澁

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塗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釋文〕圃，布戶反，又音布圃。畦，口圭反，李云：畦中曰

畦音遠李 烏送反字 亦作竈 滑滑 苦骨反徐李苦滑反郭忽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釋文〕有械戶

反字林作械子熈反司 李云器械也馬云櫛也 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柰何猶如何〔釋文〕叩而音仰本 曰。

擊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槔。機關也提挈其水櫛若抽引

輕後重即今之〔釋文〕挈水 口節 若抽 數畝反李云引也 所角反徐 決湯 音逸本或作溢李云挾速如

言其往來數疾如槔 本又作槔或作梟同音無徐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

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縣境生滅不定。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機變存乎胃

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益而不為。此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釋文〕吾師 謂老 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瞞益作之貌也既失〔釋文〕瞞 武版反又亡安反字林云目皆平貌李天與反慙 有問。為

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有問俄頃也奚何也問子 曰。孔丘之徒也。〔釋文〕於子 並

二十五引司馬云 徒弟子也釋文闕 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於子後婦之謂也言後博學雖聞擬似聖人詒曲後婦以蓋羣物〔釋文〕於子如

字本或作於吁音同司馬云 獨坐弦歌抑揚哀數教斯聖聖徒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 〔釋文〕於子如

夸擬貌一云行仁恩之貌 以蓋衆 司馬本蓋作喜 家世父曰應帝王其風徐徐其驚于 汝方將忘汝

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釋文〕於子如 〔釋文〕於子如 〔釋文〕於子如

許類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而後也乏謂也夫物各反

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乏廢也子貢卑陳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

尋何容應聘天下理宜往無廢吾業〔釋文〕无之也三十里而後愈〔釋文〕卑陳

本又作旭旭許玉〔釋文〕卑陳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邪〔釋文〕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為夫子也向見之人脩何慕業豈使

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釋文〕謂孔子丘也不知復有夫人也〔釋文〕向之

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未〔釋文〕復有扶又夫人音符下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

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釋文〕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事以適時為可功以能遠為成故

機子貢述昔時所〔釋文〕復有扶又夫人音符下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

聞以為聖人之道〔釋文〕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事以適時為可功以能遠為成故

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釋文〕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人之心〔釋文〕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道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

並行而不知所往也味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諸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

非假修之術子貢〔釋文〕江乎莫剛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

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

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釋文〕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釋文〕警疑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文人志氣澹素不任機巧心

不願盼舉世非毀譽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段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釋文)譽之音餘五無反司儼然本亦作黨司馬本作傑同勅蕩反郭吐更反

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杏告孔子

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釋文)渾胡本徒本背今音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儻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沌氏之術也)

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釋文)之易以歧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

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

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為虛後復於澹朴之

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該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俞樾曰固讀為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

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

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為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

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皆以故為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是以固為胡猶以故為胡矣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

迹耳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特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之濱。風皆寓言也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為賓主相值海涯(釋文)諸郭之倫反芒本或作汭武

之諸諸察之世世故曰諸世大壑火各反李云大壑大壑東海也苑風本亦作宛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

作宛苑宛字同也淮南傲真篇形苑而神也一云苑風人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之濱音賓慶藩

壯商誘往苑枯病也苑諱南隅苑之苑又問何日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壑欽往

日奚為焉又問何

日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

竭夫大海風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益尾闕泄之而不乾（釋文）酌焉一本作取焉

竭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願聞聖治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諸

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釋文）橫目之民

李云保蟲之屬（釋文）橫目之民

芒東游跡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方施風（釋文）橫目之民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聖治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

乎茲（釋文）官施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

多端是以步履殊時澆滄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

觀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也。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

治。

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釋文）治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盼則四方款附萬國來朝

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釋文）手撓而小反又而了反司馬云願指如字或音願本亦作願以之反謂

舉願指揮也慶藩案手撓願指二義對文注指麾承手撓言願盼承願指言故疏以動手舉目分釋四字如向

云願指者言指麾願盼失其義矣願指目願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願指劉逵注謂願指如意此言

願指與僕書貢禹傳目指氣使同義（師古注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願聞德人前之聖治已蒙敷釋德人之義保所願聞

行无慮率自然耳端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釋文）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智

中而任之天下（釋文）我俱忘（釋文）美惡鳥路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為安（釋文）無自私之懷也夫德人惠澤宏博編羣品故貨財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嘗

用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夫嬰兒失母心惛悵而無所據用

斯二事以（釋文）惛乎音超字林云悵也儻乎敕黨反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

如吾國而禁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注。華盛也。詩大雅。患劍。反。禿而施鬢。病而求醫。鬢髮如雲。

不勞施鬢。幸無疾。豈假醫人是。知天下。〔釋文〕禿。吐木。禿。帝反。郭音毛。李云。髻髮也。孝子操藥。以脩

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釋文〕禿。吐木。禿。帝反。郭音毛。李云。髻髮也。孝子操藥。以脩

得已。是故羞之。〔釋文〕操藥。七刀。燦然。將遠反。又音樵。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釋文〕夫不

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也。〔釋文〕操藥。七刀。燦然。將遠反。又音樵。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釋文〕夫不

也。〔釋文〕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釋文〕如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妙反。校。胡孝反。李音。較。一本。本作枝。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釋文〕言樹杪之枝。無心在上也。校。盧文昭曰。今本校作枝。民如

野鹿。〔釋文〕放而自得也。〔釋文〕上既無為。下亦清樸。譬。被野鹿。絕君王之禮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釋文〕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哉。非之義。率。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釋文〕率性

自然。非由知也。〔釋文〕率。性成實。不知其實。為忠。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釋文〕蠢。郭處允

賜。鼓頰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驅使。固自然。譬彼股。〔釋文〕蠢。郭處允。反動也。是故行而為迹。〔釋文〕

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釋文〕君民猶樓上下和平。率。事而无傳。〔釋文〕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釋文〕方之首

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釋文〕无傳。文專。反。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釋文〕

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釋文〕无傳。文專。反。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釋文〕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釋文〕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釋文〕

不肖。猶不似也。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會無諫。〔釋文〕不肖。音笑。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

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釋文〕不肖。音笑。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

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

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道諛。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

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嚴敬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夫

縱有順故。見是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音導下同。慶諸案道人即諂人也。漁父寫曰。希意道言謂

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諂與道聲之轉。豈有背俗。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謂己諛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勃拂皆噴貌也。道達也。謂其諂反以

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道諛。舉世皆爾。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

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夫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眾能保

有作壁字者。言合壁壁也。相坐。才臥反。垂衣裳。設色。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黃帝

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

道諛。翻且從君。諂佞比。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用是非。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愚癡之至。

夫音符。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

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解悟也。靈。知也。知其愚惑者。聖

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不解。佳買反。不靈。本又作無靈。可。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

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禱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適往也致至也感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感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悟劣故也今字內皆感莊子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釋文〕祈禱 許亮反司馬云祈求也 俞樾曰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雖祈禱足矣郭注云雖我有祈禱求禱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祈禱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感子雖有所禱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 故誤耳下同 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釋文〕大聲 司馬云謂成地 折楊皇琴。

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大聲謂成地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弄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焉而睡聞〔釋文〕折楊反 皇琴 况于反又撫于反本又作 嗑然 許甲反李云折楊皇華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 華音花司馬本作里華 嗑然 皆古歌曲也嗑笑聲也

本又作嗑為嘖 嘖曲 仕貴反本 反司馬本作嘖 又作嘖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妙之談超出言適可植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 俗表故謂之高用也 猶如折揚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途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缶鍾惑。

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釋文〕以二缶鍾 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 所適 司馬云至也 家世父曰釋文缶應作垂鍾應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 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所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今案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敷敷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也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或謂不辨缶鍾二者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之此以二缶鍾或據事言之盡人皆惑而誰與明之操量器而惑不足與定數舉天下之大而皆惑也誰與舉而指之自分兩義 俞樾曰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任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為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案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在其次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歇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鍾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間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文而今也而不至惑者庸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禱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

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夫二人垂踵所

鐘誤為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德尙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用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若釋之而不推

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

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釋文而強其文反

不推

誰其比憂

釋文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患誰與也

釋文比憂

毗志反司馬本作鼻云始也

趣令

力呈反下同

令解

音蟹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

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厲屬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厲屬病人遽速也汲汲如迫貌言騫人半夜生子遽取火而看之情意匆忙恐其似己而厲屬惡之甚尙希改醜以從姘

欲明題惑之徒豈不厭迷以釋文厲音賴又如字家世父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別出一義以收足上意以思悟耶釋之不推自無憂慮

求同焉惟自知其厲也然則其同於俗也其強已以同遽巨據反本或作遽音同汲汲音苛役河

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問別既削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

文犧音義又素河反慶藩案毛傳曰犧尊有沙飾者見詩閟宮篇鄭司農曰犧尊飾以翡翠見周官

注淮南傲真篇曰犧尊猶疏鑲之尊然則犧尊者刻而畫畫為象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為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威者獨舉犧尊今案或曰有沙飾者或曰飾以翡翠或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或曰疏鑲之尊說雖不同其於

雕鑲之義則一至阮誥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其斷徒亂反下同

失性均也

此合譬也築路之縱凶殘會史之行仁義

且夫失性有五

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號貪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

聰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俗聲不能聞道故曰不聰 二曰五臭薰鼻困殺中頰五臭謂膾香腥腐變塞也謂頰不通也音鼻就五臭故

塞不通而中傷頰頰也外書呼香為臭也故易云釋文困知字本或作困音同李云困變猶刻賊不通也 中反 頰頰

反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 濁口穢濁口根使使鹹甚成病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釋文 濁口

本又作濁音同 慶藩案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論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 使口

滑心使性飛揚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 釋文 滑心李音骨本亦作 此五者

皆生之害也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

謂得也釋文 離力智 跂丘啟 夫得者困可

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矯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因而

為得者則何異乎鳩鴉之鳥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約其

外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鷩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摺笏也笏猶珪謂插笏也紳大帶也脩長帶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矯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

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鴉也釋文 鷩尹必反徐音述本又作鷩音同鳥名也一名翠似燕紺色也案鷩即翠鳥也禮記知天文冠鷩玉鷩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鷩並車述二音匠謬正俗曰案鷩鳥為天將雨

即鳴冠亦音鷩音轉為術耳此釋文鷩又作鷩案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

者冠述說施修文篇作冠錄蓋因鷩有述音故或作鷩或作錄耳笏音紳音申 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纏繳院院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

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支塞也盈滿也柵籠也纏繳繩也院院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釋文 柴柵楚俗反外重直龍 纏音灼郭

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危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此乎釋文 柴柵楚俗反外重直龍 纏音灼郭

院環版反又戶鏗反李云交臂歷指也歷指猶歷樓貌戶覽院窮視貌一云眼目貌

外 天道第十二釋文以義 篇名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

釋文無所積積謂滯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羣品散而不積

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无所牽滯也

探濟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者。其自為也。味然无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者謂春秋冬夏也夫唯照天德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六通謂六

氣陰陽風雨四辟此亦反謂音味盧文弼謂六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

時而動也。夫聖人所以以虛靜者直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萬物无足以鏡心者。故

靜也。斯乃自得也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釋文鏡心乃孝反又女交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鑿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情

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義釋文中準丁仲反盧文謂六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聖人德合二儀智

以鑿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曠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四者異名同實若也歟無為之

釋美故具此四名平道德用慈為至也

文) 淡 徒暫反 讓著案至與實同至實也 離記使其實鄭注當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 故帝

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慮遠故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心乃與虛

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理虛靜寂寂而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

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

〔釋文〕魏魏 魚歸反 不與 音預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

容自得之貌。 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辯境塵累所以櫻其心 〔釋文〕俞俞 牟朱反廣雅云 從容 七容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

明四德雖南面北 〔釋文〕南鄉 許亮反本 亦作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爲之至也 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用此無爲而處

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 〔釋文〕素王 往况反 注同 以此退居而閒游

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 〔釋文〕素王 往况反 注同 以此退居而閒游

江海。山林之士服。 退居謂晦迹隱處也 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玩山水從 〔釋文〕而閒游 音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此又其次也 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

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

同故天地之用與天同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

天地以結動靜。一天地以結動靜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無心之義也。一無心之義也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繞謂之爲定。蛋爲定於一心故。釋文而王往况反注及崇雖達反徐息類一

心定而萬物服。一心疑寂者類死灰而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

樂也。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

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釋文畜天許大反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无爲爲常。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无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

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上無爲智照寬曠御用

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

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

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

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爲則臣備君德上下有爲則君

亂既垂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

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

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

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五帝三皇

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五帝三皇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籙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

而付之司牧。不自言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

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

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

任之長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咎繇。音。明。斷。丁。亂。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

萬物育。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乘駁而儀德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跨察之才用人舉之道也

本在於上未在於下

本道德也未仁義也言慎德慎機治之

於上未在於下也〔釋文〕本在於上未在於下

李元本天道未人道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

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

武修文建德下衰則偃文修武武則五兵動

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未自此可知也

賞者軒

故利也罰者錄殘戮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墨三剕四宮五大

辟夫道喪德衰浮僞日甚故設刑時以被黎元既處理本適為教末也

〔釋文〕之辟

名比詳治之末也

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

〔釋文〕比詳

同一音如字云比較詳審治之

直吏反下治之至

鐘鼓之音羽鹿之容樂之末也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鹿者獸毛言采鳥獸

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陽下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鐘鼓者自三代以下庸俚者與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雲之禮韻使羽毛

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德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

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

〔釋文〕衰音崔經反田結

隆殺

所界反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自舉也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

所以先也

〔釋文〕所以先者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夫尊卑先後

先而少詩照反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

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天地之行春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天尊地卑不刊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次序懸乎。舉此二

條足明萬物。萬物化作，萌區有狀。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曲俱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春夏成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夫天地至神，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二儀生育有不測

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

但人倫所尚也。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為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之必然。故云大道之序。（釋文）朝廷反。語道

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論道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所以取道為有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耶？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先德後仁，先仁後義。故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

名各當其形也。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雖復勸令修

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聞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者，恕免省者，

其本性而不無其僭過故。（釋文）原省，所景反。原，除省廢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

性為非。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斷絕。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罪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

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是非既明，誠否斯見，故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官

各當其才也。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明暗仁賢不肖襲情。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仁賢不肖也。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其位也。仁賢不肖襲情。夫性不同物物各異

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勅人誇夸炫物也。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夫性不同物物各異

之如器無。釋文必分。方云必由其名。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夫名以召實則由實故名

不調適也。釋文必分。方云必由其名。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名

實今明名實相稱。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

故云必由其名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

以治物內。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聞

以修身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聞

至治之。釋文知謀。音大平音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遺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夫為治之

汚隆世有幾俾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可察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以太平至治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然為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道而言。在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在道也。不識治方不知

情隨可為物所。釋文在道。音悟可馬而說。徐音悅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

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

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聲辯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識通方悟於大道者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諄。古人有

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重疊前語古

羣才而不親頤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天子猶

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

堯曰吾不敖无告

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堯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

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

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教字者今不用也

不廢窮民

恆加恩也

百姓

有貧窮者每加拯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賻善嘉養恤也此

吾所以用心已

已止也總結以前用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則美矣其道

狹劣未足稱大既

堯曰然則何如

堯既被讒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

則雖出而靜

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雖顯著心恆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

矣

此皆不為而自然也經常也夫日月威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德其義亦然

〔釋文〕兩施始反

堯曰膠膠擾擾乎

自嫌有事

膠膠擾擾皆擾亂之貌也領悟此

〔釋文〕膠膠

交卯反可擾擾而小反司馬云柔也案如馬云和也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威德遠合上天我之

用心近符人事夫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

古證今歎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

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釋文〕之王往况反

孔子西藏書於

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

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為將來君王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若姓李名聃為周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

職典墳籍見周室板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吝勸孔子何不嘗試往因而問焉

〔釋文〕藏書所著書也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

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孔子時老子號也復可匡所以亂去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老子知欲

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易道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委曲敷衍故繙

又始說老聃中其說曰六謾願聞其要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釋文老聃中丁仲反絕句孔子曰要在仁義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老聃曰請

其說如字絕句曰大音泰徐謾末且反郭孔子曰要在仁義要而論莫先仁義也老聃曰請

問仁義人之性邪問此仁義率性不乎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

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耶老

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

義之情也愷樂也忠誠之心順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為世教也釋文

中心物本亦愷開待反司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

前也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釋為故與意欺以釋文曰意於其反可馬云幾平音機

本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後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釋文曰意於其反可馬云幾平音機

盧文昭曰舊本後作復未詳迂乎音无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

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何勞措意妄為矜矯也

外篇 天道第十三 二二三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循順也。放任己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道而趨步人間。人間至極妙。

行莫過於此也。〔釋文〕放德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傷。

勸力貌也。揭。擔負也。士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擔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去道彌遠。故無由得之。〔釋文〕偈。傷。又巨。詁反。或云用。

反或云用。揭仁其謁反。又音桀。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明。士成綺見孝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明脚生泡。聚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

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敢息。塗路既遙。足生重趼。〔釋文〕士成綺。如字。又魚紙反。士。願見。賢。遍反。百舍。司馬云。百。直龍。趼。古顏反。司馬

涉其反。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趼。慶藩案。釋文引許說。本淮南。備務籍注。淮南引莊子作重趼。即趼字之誤也。高注云。趼。足生腫也。趼。又讀若。願。買子勸學篇。百舍重趼。宋策。墨子百舍重趼。高注。重。爾。累。腫也。皆段

蘭作。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昔時藉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

也。無近恩。故曰棄。妹。猶。味也。聞。味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教。豈。曰。仁。意。也。〔釋文〕棄。妹。一。本。作。不。仁。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

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恆有餘。生謂粟。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糗。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很。藉。且。大。聖。賢。弘。而。不。拘。小。節。上。成。萬。理。以。此。為。非。細。碎。之。間。格。量。

真聖可謂以螺。生熟司馬云。生。勝也。一。而。積。斂。无。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而。積。子。亦。反。李。斂。狂。斂。反。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

言擊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命。空。就。是。也。昨。日。初。來。無。事。今。時。思。者。方。覺。已。非。所。以。為。大。業。好。深。遠。也。求。心。之。空。矣。不。識。何。耶。〔釋文〕復

命。空。就。是。也。昨。日。初。來。無。事。今。時。思。者。方。覺。已。非。所。以。為。大。業。好。深。遠。也。求。心。之。空。矣。不。識。何。耶。〔釋文〕復

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命。空。就。是。也。昨。日。初。來。無。事。今。時。思。者。方。覺。已。非。所。以。為。大。業。好。深。遠。也。求。心。之。空。矣。不。識。何。耶。〔釋文〕復

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命。空。就。是。也。昨。日。初。來。無。事。今。時。思。者。方。覺。已。非。所。以。為。大。業。好。深。遠。也。求。心。之。空。矣。不。識。何。耶。〔釋文〕復

見扶又有刺于賜正卻去逆反或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注脫過去

也注夫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述非所以述也故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爲乃謂我是聖注

文注夫夫巧苦教反音爲脫徒活反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注

受其殃注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注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釋文毀譽音餘再

拒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注吾服也恆服注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

故能不變其容注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釋文容行如注吾非以服有

服注有爲爲之則不能恆服注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釋文容行字注吾非以服有

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注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慙愧於是厲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注老子曰而

容崖然注進趨不安之貌注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注而目衝然注衝出之貌注心既不安目

而口闐然注號豁之貌注郭注云號豁之貌也謂志性強梁釋文闐郭詩覽反又火號反豁火括反而

狀義然注踉蹌自持之貌注義宜也踉蹌踉蹌象乘也禮釋文踉直氏反蹌慶藩案義讀爲城

放也注馳情逐境觸物而動注發也機注趨捨速也注機弩牙也擊線之心趨境注察而審注明是非

也注不能虛遣連順兩志而注知巧而覩於泰注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注泰多

明察是非城心審定

師篇平義郭訓

成疏兩失之

也

能忘巧詐知觀無為之一理。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而詐知詐巧見有為之多事。

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家世父曰郭象云。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於文多一轉折。凡以為不信言。凡所為皆出於矯揉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故謂之不信容也。目也。類也。口也。狀也。一

有矜持若繫馬而制其奔突不能自信於心也。動而發一其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如汝

所行非正人也。隔著情慮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舉動雖野猶如此賊也。邊竟音有人

焉其名為竊。邊垂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

不遺。故萬物備。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廣廣乎

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博淵乎美其深遠。慶蓬萊廣廣猶言曠曠也。曠曠者處無

人之貌。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曠與廣古字義通。漢書武五子傳橫術薛瓌曰。術道路也。何廣廣今蘇林曰。廣音曠。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

人孰能定之。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迹也。故物之夫至人人有世不亦大乎。而

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天

下奮楛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楛權也。借居也。社稷顛覆宇內崩離。過世釋文奮楛音柄。司馬

李丑論反一本作楛。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云。楛威權也。說文柄柯也。柄或從楛。管子山權數篇比之謂國權

此謂君棟操國計之盈虛。謂之國權。制人事之重輕。謂之君楛。操者所藉以制事者。因以為直。非也。審乎無假而

波流以有為於世。皆有所借者也。說文段借也。無所為則因以為直。非也。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夫聖人鑒

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雖復握圖御寓。總

備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通乎道。合乎德。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退仁義。進

道德也實禮樂。以情性為主也。退仁義之端源並銷德之清和擴禮樂之浮華主無為之虛淡。俞樾

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任達生篇曰實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即假實為擯之證。慶藩案俞說是也古實擯

音同音同之字往往假借為義周禮司儀實拜送幣釋文云實音擯本書徐無鬼篇實於寡人司馬本實作實即

證。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為也。恬淡無為而用不乖寂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者

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識見浮淺或託語以傾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隨從也意之所出從

以宜語貴表於意也。聲故不可。以言傳說。釋文言傳。後同。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

非其貴也。其貴恆在意言之表。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瑗費言重書不能忘

在云其貴恆。在意言之表。為其于偽。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

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

書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盡遺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備悉感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

豈能識惟唯常。釋文知者如字下同。去尙。起。臣。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

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疑欲明。釋文桓公也。李云齊桓公。輪扁音篇又符殄反。司馬斲。斲

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釋文桓公也。名小白。輪扁音篇又符殄反。司馬斲。斲

反。直造而上時掌。公曰。聖人之言也。所謂憲章文武祖述曰。聖人在乎。又問聖人

曰。已死矣。答曰聖人雖死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夫酒滓曰糟

謂耐比乎道德糟粕方之釋文糟音遭李云魄音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又作粕仁義已陳獨狗會何尼云釋文糟音遭李云魄音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又作粕或如字慶藩案釋文魄本又作粕即司馬釋文本也文選陸士衡文賦引司馬云爛食曰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識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說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如其無辭必獲死罪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有數存焉於其間說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牢固若釋文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有說使宜則口不能言也况之理教其義亦然釋文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有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說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做效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說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說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釋文人與如字又可傳專

反注說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釋文人與如字又可傳專

外篇 天運第十四釋文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員

天其運乎說不運而自行也說言天稟陽氣清淨在釋文其運釋文云運從也廣雅云轉也慶藩案

也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西山經作廣員百里墨子非命上篇管籥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賦往運日作云日云即員也書泰誓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作員然詩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爾頌景員維何鄭箋員古文作云皆其證地其處乎說不處而自止也

亦無心奪靜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說不爭所而自代謝也說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自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自爾。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孰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

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孰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

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夫日月代謝星辰明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

微故此皆自爾耳。〔釋文〕推而反司馬本作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玄冬肅殺夜露

無物使之然也。〔釋文〕推而反司馬本作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玄冬肅殺夜露

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釋文〕緘古咸反徐古階反司馬本作咸云引也。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至如青素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雲者為

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夫推尋始末皆無攸擊故二者不能相為。〔釋

文〕為雨及注同。孰隆施是。隆與也施廢也言誰與雲用而洪。〔釋文〕隆施音弛式氏反。俞樾曰

作降謂降施此雲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孰居无

事淫樂而勸是。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釋文〕淫樂音洛又而勸司馬本勸作倦云讀曰隨

運轉無已也。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釋文〕

之貌也嘘吸猶吐納也被拂輪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釋文〕有上時掌

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嘘吸而在山中拂披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釋文〕有上時掌

薄皇。皇音皇司馬本作旁。虛音許急。披芳皮。拂芳弗反郭扶弗反披。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

山岳

產育

機關也緘閉也

玄冬肅殺夜露

雲者為

〔釋

音弛式氏反

俞樾曰

此承上雲用而言隆當

音洛又

而勸

司馬本勸作倦云讀曰隨

〔釋文〕

時掌

〔釋文〕

女音汝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俞樾曰六極五常變即供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

之事治成德備其即謂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夫帝王

萬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爲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取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入荒夷狄

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家世父曰此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以

道應之天地亦受裁成焉而風雨調四時序九落之事即禹所受之九疇也莊子言憤有不詭於聖人者此類是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

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

問仁於莊子釋文商大音泰下文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大莊子曰虎狼仁也。仁者親愛之迹

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曰何謂也。大宰未達深情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父子親愛

此乃真仁何勞再問。曰請問至仁。虎狼親愛厥義未宏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

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夫至

忘懷絕慮與大虛而同體無萬物而爲一何親疏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釋文府藏才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

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釋文蕩

聞之一本蕩作盈崔本。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

也。忘孝之地然後至耳。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尙豈得將愛。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

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商蕩之問近儒境中莊生之答遠超方

教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平

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南冥山

在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釋文〕郢，以井反，又以政反。冥山，司馬

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解。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山云北

海山名。慶藩案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愈遠，千萬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夫敬在形迹，愛

引司馬云：冥山在朔州北，與釋文異。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夫敬在形迹，愛

人情故易也。〔釋文〕孝易，以政反。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夫愛孝雖難，猶歸域中，未若忘親澹然

易明。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夫騰爻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恆性。無係忘既勝，愛有優有劣，以此格量，難

之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之。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

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

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

忘憂，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畜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爽

利澤，澗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當古之

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向優自粗入妙，遺之又遺，玄之又玄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遺忘乘也，言堯舜二君，感德深遠而又。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釋文〕常適，有益益恩澤，萬物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

江湖，乃思濡沫。大息，猶嗟歎也。夫感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而。〔釋文〕濡沫，音末。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釋文〕孝弟，音悌。盧文昭曰：舊本作孝悌，音弟。此因今本作悌而妄改也。若作悌字，則更無

貴國爵弁焉。并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忘之况爵祿乎。斯至貴者也。〔釋文〕并焉。必領反棄。除也。注同。至富國財弁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富

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至願名譽弁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

名都去矣。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道。厚。不。隨。物。變。也。〔釋文〕去華反。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北門名成。黃帝臣也。發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釋文〕北門成。人姓。洞庭。徒送反。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聞。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

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或者也。〔釋文〕之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况。縛反。案。說。文。懼。是。正。字。懼。是。古

無懼字。不知。復聞。扶又反。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釋文〕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

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樂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

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釋文〕殆。近也。奏。應也。徵。顯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

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釋文〕徵之。如字。古本。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釋文〕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

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釋文〕倫。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

生殺之理。天道之常。〔釋文〕迭起。大韻反。一本。循生。似倫。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釋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閒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謂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施而能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闕而後作者闕之餘聲也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以文武紀其感衰倫經猶言經論比和分合所謂經論也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

震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震也〔釋文〕 蟄蟲沈敎反郭音敎爾雅云靜也

音廷又音挺徒候反雷也 家世父曰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自起首也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天爲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

自 其卒无尾其始无首 運轉無極 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 一死

一生一債一起所常无窮 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无窮也 債借也夫感衰生死虛盈起債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爲常

則所謂常〔釋文〕 一債方問反司馬云仆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者無窮也

然悚聽也 至一之理爲視網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俞樾曰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

之聖揚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用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合

天之道 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謂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化之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至樂

之道無不周也 盈備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釋文〕 在阮苦庚反爾雅云虛也 塗卻守神 塞其兌也

塗塞也〔釋文〕 塗去逆反與 其兌徒外 以物爲量 大制不割 量音

小修短隨物器量終〔釋文〕 爲量亮 其聲揮絙 所謂聞諧 揮動也〔釋文〕 絙亮 其名高明 不割割而從己也

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高如上天明如日月 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 人物居其顯明鬼神

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 聲既廣大名亦高明 日月星辰行其紀 不失其度 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

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 〔釋文〕 不離力智 紀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

外篇 天運第十四 二二三

吾止之於有窮。常常在極止住也。隨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隨隨變而

往也。變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隨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故故闕然恣使化去。夫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

於四虛之道。宏宏微無偏之謂儼儼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

反一音微倚於槁梧而吟。無無所復為也。宏宏微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倚倚於於於倚槁槁反反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夫夫目

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限窮。目目知音音齊限限反反

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所欲慮之等文也。目目知音音齊限限反反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

情怠也。夫夫形充虛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體體騷騷釋釋文委於於危反反蛇以以支反反

徐音聽聽離形去智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再再聞至樂任性徐徐如字蛇又作施

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遺怠故郭注云。調調之以自然之命。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變也。於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

然耳。他他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故若混逐叢生。混混然無係隨叢而生

屬同也生出也同風物之釋釋文叢生才才公。林樂而无形。至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夫夫叢

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釋釋文音落亦。布揮而不曳。自自布耳。揮揮動四時布散萬物。釋釋文

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釋釋文音落亦。布揮而無聲。所所謂至樂。言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暗而無聲響矣。家家世

聲之所從出故曰無形揮者振而揚之若布之曳而愈長而亦無有曳之。動於无方。夫夫動者豈有方而

後動哉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居於窈冥謂所謂窮極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窮極極處窈冥斯動而寂也〔釋

文〕於窈冥鳥了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化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

也稽留也夫聖人者譬齒谷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釋文〕稽於古

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釋文〕稽於今

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適有物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天機自然之福機五官

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做効稟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

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

也體此天而非由措意故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

之樂樂之至也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

茲至樂理趣幽微心〔釋文〕焱氏必遙反本苞裹音包本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然悚聽故

是崇耳未大和也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雖愈吾又次之以怠

怠故遁迹稍滅也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

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最後聞樂靈府涵和心無分別有同聞感蕩蕩默默類彼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衛衛

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釋文〕師金李云師魯太師之行下孟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問窮之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言仲尼獻者明敏才智可堪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類遭辛苦屢致困窮。顏淵曰。何也。所以也。

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篋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感以。盛音篋。篋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齊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祿貴之如是。如釋文。芻狗。李云。結芻為盛音。下篋。苦謙反。本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篋也。感狗之物也。可馬云。合也。慶緒。齊戒。側皆反。本。

同篋。或作篋。衍。案巾字疑飾字之誤。太平御覽引淮南絹以綺繡作飾以綺繡。齊戒。亦作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也。取草曰蘇。爨也。昧。闇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感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遊遊居處。寢臥其旁。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遭。遭爨。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釋文。蘇者。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爨之。七丸。將復。扶又。必且。徐字。用則更致他妖也。釋文。蘇者。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爨之。七丸。將復。扶又。必且。徐字。餘數。音昧。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反數。音昧。為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球反。

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此合芻狗之譬。並合

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遊於仁義之域。臥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迹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會。因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俞樾曰。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為聚。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處之聚。是聚取古通用。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

鄰。是非其昧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

民妖。所以與矯効之端也。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眾極多。謂之為賊。故與兵

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盡。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與。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

禮已陳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禮已陳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禮已陳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禮已陳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釋文〕推之。郭吐回反。又如字下。

同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釋文〕此合論也。蘄求

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釋文〕陸與。音餘。下同。今蘄音祈。勞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釋文〕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釋文〕方猶常也。傳轉也音

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袁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創迹伐樹身遭殃。〔釋文〕无方之傳。直專反。下注同。司馬

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釋文〕无方之傳。云方常也。慶藩案

傳讀若轉。言無方之轉動也。呂氏春秋必已驚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傳猶轉也。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

繇。傳相汲引。猶轉相汲引也。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作傳尸。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

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釋文〕桔槔。擊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仰。上俯仰上。〔釋文〕

桔音椽。音余。慶藩案文穎說。烽火云。檣上有桔槔。以薪置其中。有寇則然之。字從木。通俗文。機汲謂

桔結。音椽。之。據檣字。從手。然則從木者。檣上之物。從手者。汲水之物也。據莊子文義。當從通俗文為正。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釋文〕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釋文〕矜。美也。夫三

殊時禮樂威儀。不相沿襲。美在延。〔釋文〕於治。直吏反。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

黎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釋文〕夫粗黎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可於口。〔釋文〕粗

側加。由救。反。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釋文〕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

皆適也。〔釋文〕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

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釋文〕慊。足也。周公聖人。譬猶古之

尊故毀禮服。援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釋文〕援狙。上音袁。下。而衣。於既。齟。音挽。晚。盡去。起。反。

慊苦慊反李云足也本亦作矧音同故西施病心而躡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躡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西施

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頓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顛盛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矧加愛

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頓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効物其義例然則塗伐

樹皆學顛釋文而躡徐扶真反又扶人反其里絕句捧心彼知躡美而不知躡之

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所以俗所由也顛之所以美者出

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孔子行年五十有一

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威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釋文之沛音

曰未得也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問於何處尋求至道釋文

惡乎音鳥下同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數算術也三年一闕天道小成五年再闕天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更問求道用何方法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一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老子曰然使道而

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

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

而不可者无佗也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能是以不進獻於君親告中无主

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外无正而

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外无正而

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

正鄭注曰：正當為匹字之誤。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

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為正。鄭注益以正己為說，殊非其義。則陽篇

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為匹誤。與此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

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

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宜在心中。若使素無受教之

言，暖曖姝姝而私自說者也。師其成心，則外有所不能受。聖人不能出而強之使名公器也。夫名者，天

下之所共用。命物二名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釋文名公器也。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尹文子

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夫令譽善名

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猶猶傳舍也。音集司馬郭云。蓮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

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實多矣。發廬遊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蓮廬客舍不可久。釋文。觀古

反見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虛。音墟本

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尋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釋文。之虛，音墟本

遊寓蓋非真寶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恆道適乎自得之場，彷彿乎無為之境。釋文。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釋文。苟

簡，王云：苟且也。簡略也。司馬本：簡作閒，云分別也。慶藩案：簡司馬本作閒，案聞與簡同也。淮南要略篇：故節財

薄葬，閒服生焉。服，閒服也。閒服，謂三月之服也。文選：夏侯常侍詠注及路史後紀引淮南並作簡服。

不貸敷代反司馬云施與也之圃音補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只為逍遙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釋文〕易養以鼓反。不貸无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

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損〔釋文〕以爲物于偽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斯真采也。真采則色

不僞矣。〔釋文〕而無假僞逍遙任適而隨化遊也。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

非立乎不貸之圃也。〔釋文〕夫是富非貧貧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隱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釋文〕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操之不能不慄也。〔釋文〕操之七刀反

舍之音捨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釋文〕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釋文〕是富好權之人心靈黑暗唯獨名利一無鑿識豈能窺見玄理而休心。〔釋文〕喪息頰反。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釋文〕夫怨教必殺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

不得不用之也。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

門弗開矣。〔釋文〕守故不變則失正矣。〔釋文〕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隨於變化棲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

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釋文〕湮者音因李云塞也亦滯也郭音煙又烏節。天門一云謂心也。孔子見老聃而

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

矣。〔釋文〕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釋文〕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穰眯目目暗故不能辨東西蚊

不率性捨己効他喪其本性其爲。〔釋文〕播穰甫佐反又康音康字蚊音文字虻音首字噬音盍反郭子合通昔

害也豈昧目爲穰而已哉。〔釋文〕播穰彼我反。康亦作康。蚊亦作虻。虻亦作蝱。反司馬云蠶也。通昔夜

也。慶嘉察昔猶夕。鍾昔猶疑害也。呂氏春秋在塊篇曰：孟夏之書，綴三葉而讀大書。淮南天文篇：以至於仙春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塞。正作夕。書大傳曰：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楚朝中，旬為中，下旬為夕。字亦。

夫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仁義憮然，蓋於政，此橫憤作憤字者不審。〔釋文〕憮然，七感反。乃憤，扶粉反。本又作憤，古內反。慶嘉察，憤釋文。本又作憤，當從之。貞貴形，作憤憤，即其證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宿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釋文〕亦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易持易行，並以政反。又奚傑然，若

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建，舉傑然。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釋文〕傑然，郭居謁反。又居謁反。巨竭反。夫揭，其列其。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釋文〕鶴，本又作鶴。謁，反。巨竭反。日黔，反。司馬云：黑也。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沿灑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鶴白烏黑，稟之自然。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豈須日日沿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黑白素樸，各足於分。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挾劣何足。〔釋文〕之觀，古亂反。司馬本作謹。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涇。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釋文〕泉涸，胡洛相响，况付反。又相濡，如主反。又沫，音未。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澗離行。彼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

度量故無。〔釋文〕不談，不言。本亦作。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不的姓名，直云弟。所談說也。〔釋文〕不談，不言。本亦作。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不的姓名，直云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釋文〕相忘，並如字。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

所談說也。〔釋文〕不談，不言。本亦作。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不的姓名，直云弟。所談說也。〔釋文〕不談，不言。本亦作。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不的姓名，直云弟。

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
辯何所聞而三日不談說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妙體窮冥迹散而起文章文章煥爛

乘雲氣而養乎陰陽

御無方自然已足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言其因

開不合復何容服 爾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

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

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

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

聲見老聃

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遠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僂語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堪堂堂教誨物

老聃方將僂堂而應微

文僂堂居處反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僂者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

夫三王

本或作三皇依注作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王是也餘皆作三皇

對曰堯授舜

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

不同

堯舜二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美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

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魚據反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哭三皇行道人心篤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民有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者降殺。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父子兄弟

親疏既順人〔釋文〕爲其于僞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家世父曰殺其殺者意主於相親定省之儀拜

心亦不非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五帝

之末其俗斷饒撲散淳離民心浮競途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釋文〕孕以證不至乎孩

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末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別之心自此而始矣。〔釋文〕孩友才反說

別人彼列反。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釋文〕夭折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釋文〕

燒僞日與途使蠢爾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塗與有爲之心賞去僞

善罰惡以此爲化而再懷慈愛徐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順天饋也。劫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

殺。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

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

亂。夫燒傾既與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釋文〕爲種章勇反注同家世父曰人自

爲種類以成乎天下於是乎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兵者逆人之性而制其死生者也既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而兵之用繁矣於

是據之以爲順而殺盜者謂之當然因乎人心之變而兵以施焉而人之心乃日變而不可窮矣。是以天

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蓋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

也。〔釋文〕大駭胡楷反。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

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始與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家世父曰荀子樂論亂世之微其服胡其

密婦揭倮注婦好貌此今而今乎婦女言諸子之。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世儻俗薄何可稍言

論主發憤（釋文）復言反又扶又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釋文）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釋文）特說也墮字釋也墮廢壞也墮墮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救迹也成其弊致星辰悖甚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岳瀆為之崩竭烝壤四時

寒暑為（釋文）之知音智下同上悖補對下睽音圭乖也中墮許規之施式政反其知潛於麤蠶之尾鮮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釋文）

也（釋文）麤蠶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麤蠶是故細（釋文）憮於七感救遺反小蟲獸皆遺擾動况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益熾也憮於又音例

本亦作厲郭音（釋文）蠶許謁反或救遺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不當作救遺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又救介反釋文云屬救遺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蠶又救介反蠶許謁反或救遺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

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讀蠶為蠶皆非也蠶音蠶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即其證也蠶音救遺反或云許謁反蠶皆蠶之異名也廣雅曰蠶製蠶也（今本廣雅附製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蠶製蠶也集韻引廣雅

蠶蓋也今據補）蠶音盧達反蠶製皆毒蠶傷人之名蠶之言蠶（蛇音哲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林曰蠶製也

信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韻俗文曰蠶毒傷人口也）蠶之言蠶也（蠶音盧達反郭璞注方言曰蠶辛蠶也字

或作刺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蠶刺昆蟲毒蠶也是）廣雅釋詁云毒蠶刺痛也是其義矣蠶與蠶古同聲莊字作蠶廣雅作蠶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襄公紀作刺蠶公刺之蠶作厲猶蠶之蠶作蠶矣）鮮規

之獸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釋文）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

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釋文）楚楚驚懼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謂

形容雖立（釋文）楚楚子六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

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釋文）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

六經也釋文奸音干三蒼鉤用鉤取甚矣夫音符篇難說始鏡治世直吏今子之反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今之人專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鷦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鷦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

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釋文白鷦五歷反三蒼云鷦鷯之相視眸茂候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

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

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釋文類自為雌雄

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可勝音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釋文可壅於勇苟得於道。

无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无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

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鵲居巢

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視為釋文復見扶又反下賢烏鵲孺如喻反李云魚傅音附又

已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造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釋文復見獨反又如字烏鵲孺孕乳而生也魚傅音付本

亦作傅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細要一養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視使似已也察即詩所謂

馬云釋蜂細要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已之子也視釋文所引為詳。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有弟而兄失愛舍長

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釋文舍音長張丈。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

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吸許及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此數

所主僅其斲焉能如度反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聞

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

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夫玄鍾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極自修習忘功

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家世父曰仁義者人與人相接而見焉者也愛

焉之謂仁因乎人而愛之是固有人之見存也宜焉之謂義因乎人而宜之是仍有人之見存也無人己之見存

則仁義之名可以不立而所修者乃真修也慶藩案忘乃亡之借字亡猶己也管子乘馬篇今日為明日忘貨

史記孟嘗君傳所期勿忘其中並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於忠而忘其號師古注忘亡也淮南修務篇

南榮嗜取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亡作忘皆其例澹然无極而衆美從之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總於一方掩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虚澹徐音談然一本作澹而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

道聖人以無為為而成德故釋文百行下孟反下及故曰夫恬憺寂寞虛无无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恬憺寂寞是疑憺之心虛無無

平均之源道德以此釋文恬憺大誓反徐音質也賈正而喪息浪反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釋文休休虛求反息也平易以政反下及注皆同俞樾曰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无

也釋文人休下及注同平易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无

難乃且反平易則恬憺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憺交相成也豈唯休心恬

乃平易而恬憺矣是知平易恬憺交相成也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澹然與正理俱往心既

天地平易唯心與空一種無為故憐憂慮不能入其釋文邪氣以嗟反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悛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德夫恬淡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故曰聖人之

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然無所係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違去來之為一故

之變化任任治之釋文蛻然音脫又始鏡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

無纖介於胸中也與氣同其波動靜順時無心者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

陰陽也夫善為福先惡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迫而後動會至乃動迫至也通也動應也不得已而

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起應非預謀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

無為乎其間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起呂反覆諸案故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

去巧故高住巧故偽許也推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覽論人篇

故巧也皆其側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故无天災災災生於違天合天故无

物累累生於逆物順物故无入非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無非也无鬼責同於自得故無

實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福之

田心慮付之天理心若死灰不豫謀理至而應警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智照之光明日月而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延

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契真故疑寂而不夢黑釋文其覺古孝其

神純粹一無所欲納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釋文粹雖後其魂不罷有欲乃疲數

恬淡無為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不罷音皮虚无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其恬淡之德也數

虛無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達達從是德之邪安〔釋文〕悲樂音格下同喜怒者道之過

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好惡者德之失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釋文〕好惡鳥路反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愜虛夷至德之人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

而一者不可變也抱真一之玄道混冥塵而无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

違忤從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違〔釋文〕於忤五故確反纖介音不與物交愜之至也物

自來耳至愜者無交物之情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无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

不順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羣生至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

精氣枯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

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混而雜之攪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

德之象也以倪聖人心靈皎潔鑿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雖復和光同塵

覆釋前其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佳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愜而无為與會俱而已矣

神純粹也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愜與物交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

接亦不廢無為此釋前恬愜之至也總統以前天行等法是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

此養神之道也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

寶之至也况敢輕用其神乎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俱出夏劍也又云于吳也言吳越二國

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登至〔釋文〕干越之劍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溪越山出名劍案吳有

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乎溪名干溪越山名若邪並出金鐵鑄為名劍也應潘案王

危孫曰千越猶言吳越漢書貨殖傳薛翁戎翟之與千越不相入矣千亦千之誤千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千越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又因千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淮南原道篇千越生葛絳高注曰千吳也劉本改千爲千云千越一作於越非）
柙而尸甲反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

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流通也夫愛養
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達於玄音盤郭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所
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釋文下蟠音盤郭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所

育無方化尊蒼生含有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其名爲同帝
帝之不爲也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帝之不爲也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帝之不爲也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冥也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神而不喪則精神凝靜
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汎舉大綱略
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真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
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倚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
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平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

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鞞庸得謂之純素哉夫屈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羶塵之內而其
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釋文倩平七練之觀古喚鞞苦郭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體悟解也妙契
結繩前純素之道義也釋文倩平七練之觀古喚鞞苦郭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體悟解也妙契

在皆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外篇繕性第十六釋文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偽法治於真性於而矯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愈近而道愈遠也

釋文繕 善戰反 淫云治性也 性本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

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得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暗亂者為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

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 音骨亂也崔云治也 俞樾曰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釋文滑 崔說為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為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以 幸思吏反

滑發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扣亦滑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滑之與扣矣 注役思同

方復 扶又反下無 復雖復同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蔽塞也蒙暗也此則結前

如斯之類可謂 蔽塞蒙暗之人 釋文必離 力智反 去欲 起呂 反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

蕩而性不失也 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 釋文治道 如字又 養知 音智下以 意求之 知生而

无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率性

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知是如何以恬乎 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

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佗哉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

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 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 道理也 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

德无不容 仁也 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无不理 義也 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夫道能運物各當理 義明而物親 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

理既宜矣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 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

則物愈疏義理明顯情奉於中既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

得矣其迹則樂也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信行容體而順乎文音落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垂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信行下孟反

以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放此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

失也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取世者則必歸於華藻偏音遍俞樾曰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

方失也是偏為一偏之偏故郭以一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

而冒之也強天下而冒之則正者我也非物之自正也而物之失其性多矣也言人必己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

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漠無為之道也胡本芒莫剛反崔云混混澹徒暫反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

當是混沌之時淳樸之世舉世恬愜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而靜素鬼神顯各守分而不擾釋文

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也釋文

不擾而小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均彼此於

非於恬淡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樂

無為之德物舍自然之道焉慶曆案自然謂自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

稱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

能無為而後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惑

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鍵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變生為熟伏義則服牛乘馬
樸之心散無為之德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 釋文 燧人音徐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夫德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祇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安

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者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渙渙散朴聖人無心任

世之自成成之淳淳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

始不全也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與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

百姓因此而饒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於茲豈非毀序索以作燒訛散橫實以為華僞
夫虛鑿之

道善惡兩

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企善 釋文 之稱尺 險德以行行者連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險危

善既垂於理所以稱難也 釋文 之稱尺 險德以行行者連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險危

不能率性任真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實由外行聲名浮僞故令內德危險何清爽之有哉
慶落案

總道以善險德以行郭注訓為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望文生義於理未順善字疑是為字之誤言所為

非大道所行非大德也淮南做真篇雜道以僞雜當為難字之誤為古為字為亦行也
險德以行
險古字

通會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儉幸漢慎令劉路碑動乎儉中儉並當作險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攝儉注

儉當為險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釋文 通虛通之道捨俗和之德然 心與心

即本於此 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發前識者也 釋文 心與心識如字
衆本悉同向本作識
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矣
郭注既與向同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夫心懸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大
則亦當作識也 舍為之煙塵入荒為之騰佛四時所
以愆序三光所以慧粹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家世父曰郭象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諸本皆以心與心識為句向秀本作識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矣疑心與心非彼我之有異心也心自異也本然
者一心然引之而動者又一心引之而動一念之覺焉夫則識寒夏則識暖是也則覺生意而有知焉食
則知求甘衣則知求溫是也佛家以意識分兩境知者意之發也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識者內心之炯知者
外心之通也知識並生而亂始繁矣烏足以定天下哉 俞樾曰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
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為句非是向本

作職 尤非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

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處於 釋文博溺乃隱反郭 然後民

索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深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初謂性命之本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深溺於心靈於是愚民成亂始矣欲反其恬悛之情

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深溺於心靈於是愚民成亂始矣欲反其恬悛之情

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

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喪廢也 由是事

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燒浮廢棄無為之道亦由無釋文世喪息須反下及注皆同 慶藩案文選紅文韻雜

為之道廢變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釋文世喪體詩注引司馬云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

曰喪耳 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與也 故懷道聖人

皆與弘以馭世而矯偽之世亦何能與感於聖道也 道无以與乎世世无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與也何由而與由無貴也 歲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為之道不復

羣生無人知者籍藏聖德莫能 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 時逢

故聖道不行豈是 豁光自隱其德邪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

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交喪也謬偽安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

出雖出而不許物非藏其知而不發雖發而不眩釋文弗見賢通 祇所音 支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

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无迹 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

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甯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時禮無道命值荒淫轉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

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在窮塞而處當而待終年豈有窮通休戚感於其間哉常樂處危

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是以古人之行任其身者

必不用浮華之吉辭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緩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釋文淡泊音薄

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德而已知止其分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

哉危然獨正之貌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釋文危然如字郭云獨正貌

之境崔本作境音如累境道固不小行遊於坦途成道廣蕩無不範圍小釋文於坦救但德固

不小識塊然大通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釋文塊然苦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小識小識小

傷玄之威德小學小行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

情斯樂之全者也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錫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樂全音洛注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益加也軒車

人尊朴體道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已足矣豈待加之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今世之人儻倖者衆貪

戴冕乘軒用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儻者意外忽來者耳軒冕榮華身外

豈可久釋文儻來吐黨反崔本作黨云衆也慶蕃案崔本儻作黨古儻字黨者或然之詞也史記淮陰侯

頗王念孫謂於古無據惠定宇九經古義曰儻見魯所見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時世當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爾而故不為

軒冕肆志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氣或儉約以窮窮豈趨競於趨俗 澹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于偽反 不為窮約趨俗澹然自得 不覺

之在身澹然自得 其樂彼與此同澹然自得 彼此謂軒冕

與窮約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儉來既樂 故无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 軒

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今寄去則不樂夫寄去則不樂者寄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由之觀之夫寄去則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愜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儉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

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

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崔云按其性命而不順也 道實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也釋文 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 篇 秋水第十七釋文 借物 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涇也 言其廣也涇也

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烝。威多致霖。雨故秋時也。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遐遠。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也。

〔釋文〕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灌河。古亂。涇流。音經。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涇。兩涘。音俛。渚。司馬云水中名。云渚。通也。體高能。崖。字又作涯。亦。不辯牛馬。辨別也。言廣大。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己。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 〔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河既曠。大故欣然。懼喜。謂天下榮華。咸美。盡在己身。

〔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河既曠。大故欣然。懼喜。謂天下榮華。咸美。盡在己身。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慶藩案。枚叟七發。注引許慎曰。馮鍾。河伯也。釋文云。河伯。姓馮。名夷。一名馮。鍾。鍾。夷。二字古通用也。淮南齊俗訓。馮夷得道。以躡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堤鄉。首里人。服

八石。得水。八仙詩。小雅。四牡篇。周道倭。變。韓詩。作委夷。顏籀。匡俗。正。諫。云。古。鍾。東。通。此。其。證。高。注。淮。南。原。道。篇。馮。夷。或。曰。馮。鍾。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為。盡。律。忍。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公疏

東行至於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匪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數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知己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俚之談未為通論耳（釋文）北海之北

是面目眩望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一作洋音牟司馬崔云眩向若向徐音衛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慶濬案盧文弨曰今本此作望洋音猶望洋仰得貌（釋文）引司馬崔本作眩洋音猶望洋仰

視貌今案洋字皆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陽論術骨指篇武李云萬分之一也家世父曰李軌云聞道百

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天宜仰而觀故謂為仰視萬分之一也今案聞字對下聽字為音聞道雖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者及味其無窮乃始爽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慶濬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鄭傳驚鳥參百與鷄讀蔡邕獨斷視醉讀取千百與宅寧作韻

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

跛尚之情無為乎其間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為定大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強人達士讖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彼嗤笑於大方之家（釋文）今我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睹示也

大方之家司馬云大道也理分扶問反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

者趣各有極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鼃聞大海無風而供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用凝成殼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士

之士偏執之人謂說虛至道絕聖棄智大禹未而小泰山壽鳩子而天彭祖而（釋文）以語之曰鼃本作魚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供川未達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

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塔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蠅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蟆則此句作魚不作

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蠅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鼃張縮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釋水注云鼃謂青聞以廣井魚之屬

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各射鮒鮒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達異部賦注淵源紀聞卷十引蘇贊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至為可笑以之區區志於論大旨曰井中之無

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各射鮒鮒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達異部賦注淵源紀聞卷十引蘇贊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至為可笑以之區區志於論大旨曰井中之無

大魚也。此皆弄魚之譚。後人以此篇有培井龜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後改井魚為井龜。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龜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龜。更諱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

虛訓虛為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坻也。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

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夏蟲戶。蝦反。慶藩案。文選

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埃之間。故下文曰。今爾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夏蟲。孫與公。天台山賦注引

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也。釋文謂。又案。司馬訓。篤為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即用司馬義。其說。任曲難。爾雅

釋詁。篤。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儀行篤行。而不能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堅亦固也。

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而不可語。曲士。司馬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埃。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爾。河伯駕水乘流。趨於崖。埃之表。適逢海

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

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為量數。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閭。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族故

而秋雨多。嘉澧水而湯。澧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

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通紅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釋文。尾閭。崔云。海東川

海水也。泄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孫。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

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量數。音亮注。及下同。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

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

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造適

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

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存在也矣何也夫覆

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烝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烝於陰陽則是陰陽

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釋文〕而縣音玄於亮反又音於良反音之竟音境音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王之在大

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壘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

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釋文〕壘音力罪反向同崔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

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音壘李力對反蟻冢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壘

空小穴也李軌云小封也一云蟻塚今案壘空自具兩義言高下之勢也壘者突然而高空者窪然而下大澤之

中或墳起或滄深高下起伏自然之勢常相因也故謂之壘空司馬相如上林賦丘墟掘壘亦同此義言丘墟之

勢或掘而成穴徙今反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大倉音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於馬體乎。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

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尊忽反司馬云衆也崔子恤反云盡

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豪之在馬體會何足以介懷也〔釋文〕人卒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云卒衆

也崔云盡也案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也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粟亦萬物之一而已

崔說云 俞樾曰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為衆崔訓卒為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

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問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為人

以合之據上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於此不可通矣大

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與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釋文〕五

任士勤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釋文〕五

常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 盧文昭曰今本作五帝 家世父曰江南古莊本連作運似從運爲安 所爭側耕 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 也勞服也伯

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

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並釋前事少仲尼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賢

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已述解心詢其可也 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于差萬別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抑以

爲定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 分無常得與失皆分 終始無故日新也

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 知量無窮攬而觀之

未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 天地雖大當離無餘故未足以自知視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

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升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也 證彘今故彘明也今故猶

古今此下釋時無止義也彘明也既知小 證彘許亮反崔云往也向 故遙而不悶遙長也

撥而不跂撥猶短也 遙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釋文 撥

專劣反郭而不跂如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 家世父曰郭象注遙長也撥猶短也說文撥拾取也易疏患至撥

道訓跛行喙息馬蹄驚蹙爲仁蹇跛爲義謂煩勞也知時無止順 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

行之而已故者非遙無漠視也今者非近無強致也郭象注未愜知時無止 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

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愜悶短故爲跂也此結前時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 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

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此結前分無常義也明乎坦塗此下

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為死不以生此下

為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釋文坦吐但夫明乎

道者生也不足以為欣悅其死也不足以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

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此結前終始無故義釋文不愕五各舍故音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有限也強知者乖真不知者會道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之智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

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願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

性足可以稱大二德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視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

釋文之倪五匪反徐音詣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

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

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

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夫精小之微也矜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

不得同精微小也。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釋文〕李曾回反徐音孚謂盛之殷，殷衆也。慶案殷大也故疏

云大中之大，異便婢面反徐扶。此勢之有也。〔釋文〕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釋文〕亦殊，故知此勢

未超於有之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釋文〕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釋文〕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釋文〕

文。精粗七胡反。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釋文〕無形不可圍者

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釋文〕能分。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釋文〕唯無而已，何精粗之

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釋文〕夫可以言辨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釋文〕不能論。是本或。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釋文〕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釋文〕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

不言利物，終不多仁恩。〔釋文〕無害而不自多其恩。〔釋文〕慈澤類乎春陽，而〔釋文〕動不為利。〔釋文〕應理而動，而理自

無害。〔釋文〕應機而動，不〔釋文〕為利。〔釋文〕于偽。不賤門隸。〔釋文〕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釋文〕

混蒙辱一窮通故守〔釋文〕故措七故反。貨財弗爭。〔釋文〕各使分定。〔釋文〕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

門僕隸不以為賤也。〔釋文〕適中而已。〔釋文〕率性謙和，用捨隨物。事焉不借人。〔釋文〕各使自任。〔釋文〕愚智率性，工拙繫情，終

力。〔釋文〕足而已。〔釋文〕食於分內，足充而已。不賤貪汚。〔釋文〕理自無欲。〔釋文〕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

己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釋文〕和光同塵，無不可，而在〔釋文〕行殊。〔釋文〕下孟反。下堯。不多辟異。〔釋文〕任

理而自殊也。〔釋文〕居正體道，故不多邪辟，而〔釋文〕辟異。〔釋文〕匹亦。為在從眾。〔釋文〕從眾之所為也。〔釋文〕至人無心，未

厥施為務不賤佞諂自然正直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家世父曰大人之

在從眾也不尊人以為利何有貧汚也行自殊俗非為異也順從乎眾非為諂也事焉不借人如許行之云並耕而治饗飧

而食不多食乎力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樸彼貧汚者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郭象注未

能分明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接於心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為

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違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黜寄去不足以益辱也家世父曰世之爵祿不足以為

勸戮不足以為辱承上言無為而民自化仁讓無所施貪諂無所庸又何以晉戮戮恥為也郭象云外事不接

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玄同也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

即天地毫末之謂乎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

聞曰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小无已任物而已大聖之人有感斯應釋文无已音紀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

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焉然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

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

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性之中為在性分之外釋文惡至音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

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費賤各各自足也處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疑之機事而以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

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夫榮華戰取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安生欣感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以差觀之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

世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蕪莽無所殊其術若夫觀差而不自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益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不小矣故雖千釜萬際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家世父曰道者通乎人我者也物者心有所授以衡人者也俗者徇俗為實賤者也釜者萬物之等釜也功者人我兩須之事故也趣者一心之旨趣也繁然殺亂而持之皆有道故言之皆有本貴賤大釋文其稱尺證反可勝升音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小辨爭反復而天下紛然多故也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

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

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腳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定分豈限為耳視而腳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微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釋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紛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自為于為反在內自為相為皆同餘如字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

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

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夫天下之枉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

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夫帝王異代爭讓異時既而堯

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婿也秦弟

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逸受國人恨其讓皆不服子之之三年而國亂

宣王用蘇代計與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 (釋文) 之噲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跡而稱至於此乎 (釋文) 之噲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之說效堯舜讓位與 揚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跡則爭讓之跡也

尋其跡者失其所以跡矣故絕滅也。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

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跡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時須臾無忌之言歸秦故

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大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復勝歸秦故

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允 (釋文) 而王 往况 白公 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

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釋文) 而王 往况 白公 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爭讓文武也堯桀是

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非之行亦 梁麗可以衝城而

用舍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傷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

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梁棟大可用作 (釋文) 梁麗 司馬

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 慶濟梁初學記二十五引司馬云麗小船也與釋文小異 俞

樾曰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馳車也衝

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為是車明

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翰列於麗譙之間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麗麗是車之

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劍野李善注曰子略作轆捷也可為衝車有三種之證 慶濟

案司馬訓梁麗為小船非也俞氏以為樓車亦近附會致列子湯問篇雍門擊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梁麗即

夫帝王異代爭讓異時既而堯

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音快又古通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

鸚鵡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類也。晝則眼暗。夜則目明。故夜

能撮捉蚤蠶。密視秋毫之末。晝出瞋。夜其目不見丘山之形是。釋文。鴉。尺夷反。崔云。鴉。夜撮。七括反。崔本。蚤

知物性不同。豈直鴉。而巳。故隨其性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釋文。鴉。尺夷反。崔云。鴉。夜撮。七括反。崔本。蚤

音早。說文。跳。蟲。齧人者也。淮南子。鴉。夜撮。蚤。察分毫。不許。慎云。鴉。夜撮。食。蚤。蠶。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蚤。內。鴉。鴉。而

鴉。夜撮。蚤。今。郭。本。亦。有。作。蚤。者。淮南子。鴉。夜撮。蚤。察分毫。不許。慎云。鴉。夜撮。食。蚤。蠶。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蚤。內。鴉。鴉。而

術。一。取。鴉。引。此。郭。本。亦。有。作。蚤。者。淮南子。鴉。夜撮。蚤。察分毫。不許。慎云。鴉。夜撮。食。蚤。蠶。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蚤。內。鴉。鴉。而

篇。亦。云。鴉。夜撮。蚤。慶。藩。案。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近。故。司。馬。本。作。蚤。淮南子。術。鴉。高。注。鴉。鴉。也

謂之老。斃。夜。鴉。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尺。夷。反。向

詭。也。許。注。曰。鴉。夜。聚。食。蚤。蠶。不。失。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王。引。之。云。揆。之。事。理。當。以。許。注。為。雅。馴。處。辰。反。向

馬。云。張。也。崔。音。跋。又。師。慎。反。本。或。作。暇。應。藩。案。釋。文。暇。或。作。暇。疑。作。暇。者。是。也。說。文。暇。怒。目。也。暇。合。目。也。暇。目

則。無。所。見。矣。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形。相。似。而。誤。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祝。臧。巳。疾。韓。子。守。道。篇。瞋。目。切

齒。傾。耳。淮南子。應。篇。瞋。目。斂。然。擡。臂。拔。劍。今。本。瞋。並。誤。瞋。皆。其。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

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

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安。為。偏。執

心。為。是。不。見。己。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類。是。非。無。主。故。釋。文。師。是。或。云。師。治。注。皆。同

治。亂。同。類。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暗。於。斯。趣。故。言。未。明。也。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產。生。不

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地。語。及。於。此。而。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從於人事是以之喻慕堯舜〔釋文〕篡夫初應反取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徒〔釋文〕夫千戈揖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也下如字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

之門小大之家〔釋文〕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

以不同也〔釋文〕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詞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釋文〕女惡音汝

此下音焉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怨奈何〔釋文〕索何倫如何也

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擬開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衛修德於何事而可為乎於〔釋文〕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釋文〕貴賤之道反覆相尋〔釋文〕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平妄執也今以虛適

也〔釋文〕反衍如字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反覆芳服无

拘而志與道大蹇〔釋文〕自拘執則不爽於道〔釋文〕而後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而後乃拘執〔釋文〕與道

大蹇向紀蹇反徐紀偃反本或作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釋文〕隨其分故所施無常〔釋文〕謝代也〔釋文〕與道

成多或散多以為少故〔釋文〕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无一而行與道參差〔釋文〕謝代也〔釋文〕與道

施用代謝無常定也〔釋文〕謝施崔云不代其德是謂謝施无〔釋文〕參初林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則不齊於道〔釋文〕齊物若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釋文〕參初宜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无私德〔釋文〕公當而已〔釋文〕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播於物羣〔釋文〕嚴乎魚檢反繇繇乎若

祭之有社其无私福〔釋文〕天下之所同求〔釋文〕繇繇繇繇長之貌也若象人之祭〔釋文〕繇繇音泛泛乎

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矜域〔釋文〕泛泛然無所在〔釋文〕泛泛泛泛皆偏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曾無偏

窮最若虛空也〔釋文〕泛泛李劍反字矜之迅域于曼反兼懷萬物其執承翼〔釋文〕御羣生反之

有矜界限域也〔釋文〕泛泛又作汎矜之迅域于曼反兼懷萬物其執承翼〔釋文〕御羣生反之

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物疏也疏非此言大聖慈惠無底品平往而是謂无方无方

故能以萬物為方譬彼明鏡方茲幽谷匠機百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萬物參差亭毒唯

齊性道无終始物有死生已終無復愛誰復有心拯救而接承扶翼者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一鳥鷄長短分足

不恃其成應物無方超然變化豈假待時而後生成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帶之物妄計死

之不變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年不可與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帶之物妄計死

不可止順時豈或守形骸而拘持名位邪年不可與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帶之物妄計死

虛終則有始欲止之使停又不可年不可與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帶之物妄計死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夫陰消陽息更盈更虛氣亭衡環旋而復始是所以語大

用耳夫生滅流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无動而不變夫陰消陽息更盈更虛氣亭衡環旋而復始

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融如驟是尤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无動而不變夫陰消陽息更盈更虛氣亭衡環旋而復始

有運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何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

則敗其自化矣萬物紛紛同稟天然安前在之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若使

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若使

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期間遲以所疑北海若曰知道者知其無能也若使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

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有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

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

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釋文五藏才復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至德者謂得至隨之人也雖復和

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光棍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岸所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釋文其薄如守崔云謂以體著之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

可逃處之寧安也稱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謹察乎安危順之而不

而常適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適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察非窮適而所偶常安也。謹

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

害。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

大宗師云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天然之性體之內心人事所順涉外德在乎

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

居於虛極而不喪釋文之行。如字躡躡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躡躡進退不定之貌也至

其性動而寂者也。仲會無定執趣人〔釋文〕躡丈益反又持革反躡丈綴反音申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

冥會以逗機宜。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雖復混跡人閉而心恆凝靜常居樞要而反本覺〔釋文〕反要

何謂天。何謂人。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事故謂之天驕勳馬頭貫穿

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然歸乎造物欲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象也。故曰无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

蛟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蛟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裏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

問。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搢聰明棄

知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天然機關有此動用。健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舟助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鱣我亦勝我。唯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爲。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爲

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風雖自北。但南擊揚。浪海。然人以手指。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

角乍勝。則大廈爲之飛揚。標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履迹揚波。混思智於羣小之閒。派是非於羣塵

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一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

能之。鱣亦有作鱣字者。鱣。音秋。李云。鱣也。若則則也。本又作鱣。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家世父曰。李

楚。滕吾前大燕。隨吾後。勁魏鉤吾。折大反。音。蜚大。音。飛反。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币而絃

歌不悒。悒。止也。宋嘗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會。侵暴匡人。孔子貌似

陽虎。又孔子弟子。顏淵與陽虎同。暴匡邑。則時復與孔子爲鄰。匡人說見孔子。貌似陽虎。見顏

則為御諱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而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

圍繞孔子遠窮遠之命故絃歌不止也〔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而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

虎實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刻時與虎俱後刺焉孔子御不憚本又作轡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

娛也〔釋文〕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釋文〕入見賢獨孔子曰來吾

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釋文〕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

求諱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值泰隆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懼免者豈非天命也求

諱諱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

顯明斯理故寄之窮〔釋文〕吾語魚反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

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釋文〕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釋文〕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

紂之時而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堯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堯

時感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魚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釋文〕情各有所安〔釋文〕情

所安而忘其怖〔釋文〕蛟音漁父音兕徐願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

者聖人之勇也〔釋文〕聖人則無所不安〔釋文〕聖人知時命達窮達故勇敢於危〔釋文〕大難乃且由處矣

吾命有所制矣〔釋文〕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途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

紫極闈堂也〔釋文〕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勸子路令其安心〔釋文〕闈堂音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

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釋文〕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

〔釋文〕无幾居起反將甲如字本亦作持甲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為至達已

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轅道抱德歆慕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為異可為

不可然為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因窮眾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 司馬云龍趙人 少學 詩照 長而反 張丈之行 下孟 之知 音 今吾聞莊子之言 注焉異之 不知論

牟魏之公子 之不及與 知之弗若與 今吾无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 言辯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

子之言忙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 釋文 忙焉 莫剛反論之力困 及與 音余下助 所開

論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誠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反 如字本亦作關 吾喙 許穰反又 兩韻本或作關 吾喙 昌鏡反 公子牟 隱机 大息 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培井之

龜乎 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 出跳梁乎 井幹之上 入休乎 缺甃之崖 赴水

則接腋持頤 蹶泥則沒足 滅跗 還軒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 然物外識孫龍之

淺辯鑿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舉蛙龜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培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

井中累磚也跗脚跌也蹶顧視也軒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

下也東海之龜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

龜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躡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磚之徑游於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顧瞻蝦蟹之類

俯視科斗之徒逍遙 釋文 隱机 於斯 大息 泰培井 音坎郭 之龜 本又作蛙 尸欄反 司馬云培井填井也甃水蟲

快樂無如我者也 電蝦蟆類也 之鱉 必誠反字 吾樂 音落下之 跳 音 井幹 古且反 司馬云井欄也堵塗之音西京賦作韓音

與釋文小異 之鱉 亦作龜 樂大樂同 跳 音 井幹 慶藩案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往引司馬云井幹井欄

也積木有若欄也謝元暉同謝詒諷銅雀臺詩往引司馬云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遺稱也互有異同並視釋文所

引為詳 又案幹當從木作幹說文正篆作幹井垣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管灼曰幹井上四交之幹

斃側故反 李云如闌以塼為之著井 赴水 如字司馬本作踏云赴也 蹶 其月反 泥則沒足 滅跗 方干反 滅音附

跗足跗也 李云 還 音旋 司馬 音寒 井中赤蟲也 一名蠅爾雅云蠅蝦蟆往注云井中小 蟹 反 科斗 苦禾反

言踴躍於塗中 云顧視也 蚌 音寒 井中赤蟲也 蠅音求 充反 蝦音况 充反 蚌音吉 屬 反 科斗 科斗蝦

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 而跨時埴井之樂 此亦至矣 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時安也。蛙呼鼃為夫子。言我獨得一壑之水而安。培井之樂。天下至足。某也。〔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各。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明大之不遊於小。

非樂然。繫拘也。培井狹小。海鼃巨大。以小變大。〔釋文〕已繫。豬立反。司馬云拘。非樂。音括。又。於是遠巡。理不可容。故右膝纒下。而已遭拘束也。〔釋文〕已繫也。三蒼云絆也。非樂。五毅反。於是遠巡。

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從容也。七尺曰仞。鼃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遠巡。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側度。以培井為至無乃劣乎。〔釋文〕

遂。七旬。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釋文〕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幾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閒。七歲遭旱。而旱崖不加。〔釋文〕九潦。音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險被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釋文〕九潦。音弗。為。于。虧反。頃。久。早晚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釋文〕以小義。

大故自失。〔釋文〕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培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鼃之談。茫然喪其所謂。是以言亦猶井蛙。〔釋文〕適。適。始赤反。又。丈革。規。規。如字。又。虛役反。李徐紀。睡反。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釋文〕物各有分。

不可強相希効。〔釋文〕商。蛇。馬。駘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邱。山。商。蛇。馳。於。河。海。而。力。微。負。重。響。小。謀。大。故。〔釋文〕之。竟。音。境。蚊。音。商。距。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蛇。蟲。名。北。不。勝。音。升。可。強。其。丈。且。夫。知。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釋文〕孫。龍。所。學。心。知。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培。井。之。蠶。乎。比。結。譬。也。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

耳以斯為道豈非培井之蠶乎比結譬也。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

先焉先謂前其言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中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龜有神異

故刺之而下可以狹吉凶也國之以筭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全生釋文中笥

遠害與尾於泥塗之中豈欲留骨留名取貴於塗之上邪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放然而不顧之矣釋文中笥

息嗣反而藏之李云藏之以一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大夫率性以答莊生適可生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莊子保高尚之靈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

無為也性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遠往庶全我之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性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釋文惠子相惠亮反梁

相梁惠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德大王必禮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二夜湯兵整旅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竇緣心靈恐怙慮有陪釋

文子恐反搜字又作搜或作度所求反李悉譌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慮文昭曰今本作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鷦鷯

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鷦鷯鷦鷯之屬亦言鷦子

味如醴也非怒而拒物聲也鷦鷯恐莊子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

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猥之禽偶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鷦鷯施

婦媚榮華心貪圖相豈釋文鷦鷯於袁鷦鷯仕俱反李云鷦鷯醴泉音禮李云嚇本亦作呼同許嫁反又許伯反司

知莊子情高無物爭奪釋文鷦鷯乃鷦鷯之屬也醴泉泉甘如醴嚇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反司

人曰嚇云以口拒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鷦鷯以腐鼠為美仰嚇

倚疑莊子德合前譬也釋文嗜時志好呼報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

從容是魚之樂也。鯈魚白儻也從容放恣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釋文〕鯈魚徐音條說

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鰕黑鰕郭注即白儻也一音條謂白儻魚也盧文從容七容魚樂音格注惠子曰昭曰儻當作儻注同此書內多混用又鰕黑儻也舊鰕為鰕今據爾雅改正反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施不體物注妄起質莊子曰子非我我不知魚之樂。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何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合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其本宗給其本宗給〔釋文〕以難乃且反莊子曰請循其本。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勿逐未失其辯以難

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子

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

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子曰

子御子御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彿知魚之適樂鑿照琴品豈入水哉故寄〔釋文〕方復扶又昌慮反

莊惠之二賢以體識論之大體也〔釋文〕方復扶又昌慮反

外篇至王樂第十八〔釋文〕以義樂音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

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此假問之辭也至遠也樂歡也言寶守之中〔釋文〕至樂

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此假問之辭也至遠也樂歡也言寶守之中〔釋文〕至樂

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此假問之辭也至遠也樂歡也言寶守之中〔釋文〕至樂

音聲皆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歎也。今奚爲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

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遠。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

自曠。〔釋文〕奚惡。反。鳥路。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

色音聲也。天下所尊者無過富足財寶貴威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體體舒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所下者。貧賤

天惡也。貧窮卑賤天折惡。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

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以不得爲苦。既不

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富貴者

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窮

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夫位高慮遠。務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職可替

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位高慮遠。務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職可替

壽者。憊憊。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

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夫慮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隔閡久憂不

文。憊憊。音昏。又。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適當。故不周濟。誠實

忠烈之士。志身殉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

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殺。此不足以活身也。故曰。忠諫不

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蹲循循順從也。夫爲臣之法。若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臣

七句反郭音循音句又勿爭爭鬪之爭下同 家世父曰外物篇跋於跋水釋文引字林云跋古踰字史記貨殖存又趣允反音聲 傳下有跋鳩徐廣云踰古作跋玉篤足部跋退也步部跋退也跋遂字同燧音巡行郡國作循行踰音猶遂巡也 慶藩案踰循即跋巡廣雅跋巡御退也管子戒篇作跋踰(漢禮固碑同)小問篇作遂循(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遂踰又作遂循漢書平當傳贊作跋踰萬章傳作跋循三禮注作遂踰字異而義實同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无有哉 故當緣督以為

經也 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 諱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樂為心以色聲為樂未 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誣誣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 之人羣聚競競所歡樂者無

過五塵貪求至死 (釋文)誣誣 戶耕反徐音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未能止息之也 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誣誣本又作醜醜

也亦未之不樂也 無懷而恣物耳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 道忘淡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无有

哉吾以无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以色聲為樂者未知快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用虛淡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

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 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 為令譽以無為恬淡寂寞虛夷為憂苦故 (釋文)鏗 苦耕 鎗 七牟 反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无為可以定是非 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夫有為就歸就歸是就其而是 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為虛 淡忘是忘非既無是非 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 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

非而是非定者也 活身心終其天命唯 (釋文)近乎 附近 請嘗試言之 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 無為近在其中者矣 之近 之近 請嘗試言之 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

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 時而滯也 天無心為情而自欲清虛地無心為寧而自欲寧靜其所以無 世乎劫乎而无從出乎

時而滯也 為雨傘相合升降形而萬物化生其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世乎劫乎而无從出乎

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

時而滯也 為雨傘相合升降形而萬物化生其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世乎劫乎而无從出乎

此乎。或行竊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取 [釋文] 愧遺唯手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

乎。餓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 [釋文] 凍丁貢 餒奴罪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春秋猶年紀也

年者及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 [釋文] 援音

枕而針鳩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馬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 [釋文]

見夢賢遍 反。莊子曰。然。然許髑髏 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夫死者魂氣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

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釋文] 從然七容反從容也李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

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願欲之乎 [釋文] 復生音服又 髑髏深贖蹙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為人閒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

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深贖蹙類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贖

耶 [釋文] 深贖音盛 蹙本又作贖又作類 贖於葛反李云 而復扶又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

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

齊侯尼父恐不運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

言出管子之書孔丘〔釋文〕褚小〔豬許反〕慶藩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持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

善之故引以為譬也〔釋文〕褚衣之藥也集韻糞也字或作貯說文貯懶也所以盛米又曰懶

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綆〕格猛反〔汲〕居反〔汲〕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故當任之而已〔夫〕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

不當〔釋文〕所適〔適或作通〕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堯淳異世執持聖迹

〔不〕不返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釋文〕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盧文弨曰今〕直用〔舍〕舍內〔音〕且女獨不聞邪昔者

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郭〕郭外

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此鳥

而妄以為瑞臧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妄韶樂說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臧文仲用人祭

為非關魯侯也欽為於魯〔釋文〕且女〔音〕音汝〔後〕後同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平〕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引為下有即字爰居作鷓鴣〔不〕不若釋文之詳〔御〕御而〔音〕音傷〔于〕于廟〔司馬云〕欽之〔九〕九韶〔常〕常遙

樂〔名〕名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鱗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夫〕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

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釋文〕眩〔玄〕玄徧反〔司馬〕司馬〔如〕如字〔徐〕徐〔如〕如字〔反〕反〔變〕變〔里〕里〔轉〕轉〔此〕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韶〕韶樂半籥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夫〕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壇〕壇〔音〕音但〔云〕云水沙澗也〔食〕食之〔音〕音

窳窳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于浮江湖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音但〔云〕云水沙澗也〔食〕食之〔音〕音

故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己所行道遠自得其樂也〔釋文〕壇〔音〕音但〔云〕云水沙澗也〔食〕食之〔音〕音

繳音條又音攸李徒由反一音由隨行反戶關委於危蛇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

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

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奚何也譏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惟人愛好魚為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

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乃交咸池堯樂之樂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而音患魚處水

而生入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

異豈唯二種呼報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使人如器不一其能

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

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夫因實立名而名以百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列子行

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各以所遇為樂攓拔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

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釋文道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盧文昭曰殷敬順列子天瑞篇

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案道從當為道徒之誤從徒形相似故居鞏反徐紀偃反又起虔蓬步說文揅扶取也揅為揅之借字故司

徒誤為從列子天瑞篇正作食於道徒反司馬云拔也或音跋蓬揅說文揅扶取也揅為揅之借字故司

馬訓為拔也亦通作攀爾雅若果養乎子果歡

乎汝欣欣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若果一本作汝果元養司馬本

也子果元嘉本歡乎司馬本作確云呼聲謂生也俞樾曰養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子果歡乎恙

養養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註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子之生非樂也恙與養無窮論釋文種章勇反有

鴝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乾餘骨鳥口中之〔釋文〕鴝

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未李云爲斯彌李云斯彌爲食醯醯亦爲醯也〔釋

文〕斯彌爲食如字司馬醯許今反辛音海司馬云醯醯若酒上蠟蒙也醯音眠結反蠟音無孔反家世父曰

腐蠟是頤輅黃輅數者皆食醯之類也。方言續續自謂以東謂之蠟。蠟當爲蝮。蝮當爲蝮。蝮當

書王泰傳蝮蝮出乎陸皆羣飛小蟲也。郭注爾雅蝮蝮云小蟲似蚋喜亂飛。晉丙當爲蝮。蝮者子聽敵而蝮聚焉。亦

食醯之類也。此段頤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飲。〔釋文〕頤輅生乎食醯。輅音路

言小蟲自相化。黃輅音倪徐李休往反司馬生乎九飲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飲蟲名也。盧文昭曰案列子作斯彌爲食

黃輅云頤輅黃輅皆蟲名生乎九飲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飲蟲名也。盧文昭曰案列子作斯彌爲食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輅音丙蟲名腐蠟蠟火〔釋文〕輅莫豆反又莫住如銳反徐生乎腐音權郭音

外篇 達生第十九〔釋文〕以義名篇

達生之無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釋文〕達生達揚也頭也。廣

而無死生也。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

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放心懸死。機者謂之至樂也。俞樾曰。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

上文黃輅生乎九飲。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貴賤愚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為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

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則傷。物者謂資貨衣食且夕所須夫願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

限不可無。匪故凡鄙之徒積聚〔釋文〕物稱反。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

之矣。守形太甚故生亡也。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釋文〕无離。力智反。大甚。音生

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悲夫。世

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

數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

莫若放而任之。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

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分內之事

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

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

問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有為養形者無備棄。御世

等之道。平正則契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元妙。〔釋文〕則幾。依反。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人世虛無何足損棄。生匪空幻何足遺忘。故棄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所在皆成無常處。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微則反於未生之始。家世父曰合者息之機也消之漸也。成其大。〔釋文〕常處。昌慮。散則復反而歸其本而機又於是息焉。故曰成始終。則有始天行也。所以能移不主。故常以常也。〔釋文〕常處。昌慮。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其精者故能隨變化而與物俱遷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釋文〕相天。息亮反。是以反本還元。輪於自然之道也。〔釋文〕相天。息亮反。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古入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樂寇詢之也。窒塞。〔釋文〕關尹。李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風迹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宇。〔釋文〕關尹。云關令尹。不窒。反。踏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冥於

故火不能災。一於高阜。故心不恐懼。〔釋文〕踏火。徒報反。請問何以至於此。總結前問意也。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夫不為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釋文〕非知。音之。列。音本或。居。予語女。命繫寢令復坐。我告女至言也。〔釋文〕予語。魚據反。女音舟。後同。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釋文〕相遠。千萬反。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夫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超絕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常遊於極。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化。而受形任變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變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捺取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釋文〕焉得。於慶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緣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藏心晦迹。於世間。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變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捺取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釋文〕焉得。於慶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緣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藏心晦迹。於世間。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變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捺取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釋文〕焉得。於慶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緣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藏心晦迹。於世間。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變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捺取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釋文〕焉得。於慶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緣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藏心晦迹。於世間。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變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捺取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釋文〕焉得。於慶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緣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藏心晦迹。於世間。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聖人。放任乎自恍惚之類也。

然之境變遊乎造化之場壹其性飾則二矣率性而動故不二也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吐納虛衷故合其德不

以物離性抱一不離故常與元德冥合也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

自然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德全而不虧其心

神神凝照會無間卻故世俗事何從而入於靈府哉釋文无卻去聲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

是故選物而不惜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

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雖復因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絲慮神照凝全既而乘

選於外物而情無懼懼釋文之墜字或作險同直類反後皆同家世父曰始音繩又選音怪郭音愕爾

注云謂干鑊虛不懼之涉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寂不為物傷而况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復讎者不折鑊于天

干將鑊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此第二論也干將鑊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

故物莫釋文鑊音莫本干李云鑊耶干將皆古之利劍名吳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雖有忤心者不

之害也釋文鑊亦作莫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鑊耶鑊耶干將妻名也雖有忤心者不

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技遊觸心之夫終釋文

忤心之政反郭李音支匹遙反郭雖復扶又反中人丁仲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

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夫海內清平遊荒靜息野無

蓋由此無為之道無心聖人故不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

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釋文）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開天者

德生。（釋文）性動者遇物而嘗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巳。斯賊生也。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察。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釋文）任其天性而

動則人理亦自全矣。（釋文）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其天性而

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釋文）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既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養生無偽者也。（釋文）幾乎或音

祈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蠅。猶撥之也。（釋文）痾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蠅取蠅也。徐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籬之中。

遇老公以竿承蠅如（釋文）痾具反又其馮反。徐良付反。承一本作矣。慶藩案承讀為拯（說文作拯）也。釋文拯作承（通志堂改承為拯）云音拯。攷之拯復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子夏傳作折折取也。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為承（今方言作拯）宣十二年左傳曰目於管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云音拯。蠅音條。丁活反。

皆引取之義也。蠅音條。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釋文）怪其巧妙一至

道也。五六月。累丸一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蠅

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釋文）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蠅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釋文）五六月。司馬云黏。累丸。劣彼反。下同。司馬

也。慶藩案列子釋文引司馬云。累者錙。錙其。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釋文）所失愈多。時

院謂累丸於竿頭也。與釋文小異。者錙。錙其。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釋文）所失愈多。時

猶久累丸。徵多所承。之蠅十失其一也。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釋文）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

是以承蠅。蠅猶如俛拾。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釋文）拘謂折殘枯樹

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同其月反。株音拘。其俱反。郭音俱。李云厥。豎也。豎若

疑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宋本補。家世父曰。列子黃帝篇作若槩株拘。注云株拘。斷木也。山海經海內經。蓬木有九鬮。下有九枸。郭璞注。鬮枝回曲也。枸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株拘者。近根盤錯處。厥者。斷木為杙也。

身若斷株臂若楠木之枝皆堅實不動之意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翺翼蠅翼之外無他緣慮也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得反遺彼故得此反

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蠅翼之知是以事同捨芥何為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

儂丈人之謂乎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雜故累丸乘蠅妙凝神鬼而尼父勉勵門人故云痴儂丈人之謂也不如字俞樾曰凝當作疑

見者驚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津人操舟若神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杯因以為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擬也顏回嘗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辟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子

〔釋文〕操舟七曹反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音朔注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顏回問可學否答曰好游涉者數習則能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注云謂驚沒水底驚鴨子也謂津人便〔釋文〕驚鴨也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游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

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好水數游習以成性遂使顯

顯覆亦如車〔釋文〕之覆芳服反猶其車卻也元嘉本無車字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視淵渾猶如陵陸假令舟之

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

不得入其舍為句方者竝也方之本義為兩舟相竝故方有竝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揚雄曰

方起竝起漢書揚雄傳雖方征僑與僉今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

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

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讀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云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音聞。惡往而不暇。音聞所遇皆開暇也。音聞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遺即是達生釋文惡往

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鉤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墜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黃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律人以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釋文瓦注之樹反李憚徒丹反又音丹又文且殫武典反又音暮又音昏本作文昭曰今

本振作矜舊督也作矜也說今據本書改正慶藩案疾速也又呂覽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殆疑也見襄四年公羊傳注亦迷惑之意黃金投者之投不別見呂覽高注亦云無考列子黃帝篇以瓦擲者疾淮南說林訓以金註者鼓並變所要一造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

莊子而不作投字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田開之見周威公俞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務中適釋文田開之李云開之周威公崔本作周威公竄俞

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此周威公殆即其人乎索隱按系祝腎上之六反下市軫反字本西周桓公名揭威公之子東周惠公名班而威公之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祝腎又作緊音同本或作賢學

生司馬云學養務中丁仲反下章注而中適同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賢

采於周諡曰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釋文吾子與祝腎游司馬本以吾子屬上田開之曰開

之操拔筭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開之謂祝腎為夫子拔筭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

人事師皆擁釋文操七曹拔蕭末反徐甫末筭似歲反徐以醉反郭矛稅反李尋悲反信醉反亦何聞於夫

子絕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釋文而鞭如字

作趨云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家世父曰崔說非也鞭其後則前者于威公曰何謂

于然行矣注視其後而前者不勞也謹持其終者也郭家注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亦誤

外篇 達生第十九

二八三

也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與民共利雖復年齒長老而形色

不衰久處山林釋文單豹音傘李云單豹隱人姓名也而水飲元嘉本作飲水有張毅者高門懸薄无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懸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騁參謁趨走慶瑀

形勞神弱困而不休釋文縣音薄司馬云无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亦殊狂由走乃趣之壞字文選齷通賦李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覽必己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屏衆無不趨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人聞篇曰張毅好恭獨

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跡徒馬圍皆與仇讎然不怒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帶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釋文去其起

反仲尼曰无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无出而陽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是過於出也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

立也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二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塗道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彌感卒伍多結徒伴對量平安然後

敢去豈不知釋文畏塗司馬云阻險道卒徒子忽亦知音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下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

全身遠害乎釋文畏塗司馬云阻險道卒徒子忽亦知音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下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

以沈為魁即 竈有髻 音結徐胡節反鄧音結李音吉司馬云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 慶 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 闕門戶內糞壤之中其 釋文 霆 音庭又音挺 又徒候反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鯨蠱躍之。

闕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鯨蠱躍狀 釋文 倍 音裴徐阿鯨 本亦作蛙戶 鯨 音龍又躍之 司馬云倍阿 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戟 釋文 扶來反阿鯨 反徐胡佳反 鯨 音龍 躍之 神名也鯨蠱 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 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 闕名曰洪陽 釋文 洪陽 音逸司馬云洪 作狗頭也 水有罔象 闕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 如字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 云神名也 罔象 闕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釋文 罔象 如字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 丘有 莘 闕其狀如狗有 釋文 莘 本又作莘所巾反又音臻司 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 山有夔 闕大如牛狀如 一足行也 釋文 夔 求龜反司馬 足 野有彷徨 闕其狀如蛇 兩頭五采 皇 本亦作德同司馬云方皇狀如蛇兩 頭五采文 盧文昭曰今本作彷徨 澤有委蛇 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闕桓公見鬼本在澤中 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釋文 委 於危反 又如字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 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闕 應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 見正是 釋文 朱冠 司馬本作俞冠云俞 惡聞雷 為路 捧 芳勇 其首 司馬本同 駭 敕引反徐敕一反又敕私反 此也 闕之冠也其制似螺 反 一本作手 駭 司馬云笑貌李云大笑貌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闕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 而性得者達理也 闕 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盡衣冠共語論不 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 闕 姓紀名消 子亦作消 字隨字讀之為齊王養雞擬鬪也此章明不 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釋文 紀消 所景反徐所幸反人 為 于偽 王 司馬云齊王也 俞 事云紀消子為周宣王 養鬪雞則非齊王也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闕 養經十日堪鬪乎嘗 曰始性驕自恃意 氣故未 釋文 虛憍 居喬反又巨消反李云 高也司馬云高仰頭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闕 見聞他雞自相應 和若形聲影響也

外篇 達生第十九 二八七

〔釋文〕猶應應對之許丈反本景於領反又如字李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顯

神尙動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定雞雖有鳴已無變相養

盡於斯望之似水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

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

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

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鼉者似鼉而形大鼉者類魚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

族尙不能游况在陸生如何可涉〔釋文〕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

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轉引司馬縣水音三十仞音刃七尺曰仞流沫音未鼉音鼉徒多反鼉字又作鼉見一丈夫

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戲游非人所不能游忽見丈夫謂

之〔釋文〕有苦如字司馬云病也拯之拯救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塘岸也既安於

歌自得逍遙〔釋文〕數百所主被髮皮寄行歌司馬本作行道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

察子則人也請問踏水有道乎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曰

亡吾无道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我初始生於陸陸途與陸

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釋文〕長乎丁丈反與齊俱入與汨偕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

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出入齊汨會不介懷郭注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磴爲磨善翁而入是磴釘轉也〔釋

文〕與齊司馬云齊向水如磨磴也郭云磨翁而旋入者齊也慶曆案齊物之中央也呂刑天齊於民馬注齊

郊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與司馬訓爲回水知廢之義正同與汨胡說反司馬云汨波也郭云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未聞斯旨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前無勞重解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

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釋文梓音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俞樾曰春秋襄四鐻音據司馬云樂器也似夾鍾

魯侯見而問焉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彼何道術爲此鐻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有撓緣

損耗神氣必齊戒呼報反司馬云損也清潔以靜心靈也釋文耗盧文昭曰今本作耗非氣李云氣耗則心動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達巧拙

兩釋文非譽音餘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視公朝若忘

無則跋慕之心絕矣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既久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遺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朝直遙反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性外之事消亂也專精內巧之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

也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則以天

妙而或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爲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則以天賢鐻材中丁仲

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蓋因物之妙故

乃疑是鬼神所作也。所以錄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東野稷。

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也。或云

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釋文。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以御見。賢屬反。莊公。李云。魯莊

內篇曰。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問於蘧伯玉。則不與魯莊同時。當是衛莊公中繩。丁仲反。文弗過也。司馬云。謂也。俞樾曰。荀子哀公篇載此事。莊公作定公。顏闔作顏淵。則為魯定公矣。織組之遇

使之鉤百而反。任馬旋回如鉤之曲。釋文。使之鉤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圓而聽。如鉤復逆百反而不知止。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釋文。顏闔。戶臘反。元

同。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工倕旋而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釋文。工倕。音垂。又旋而

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倕。司馬本。矩。作。瞿。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瞿句也。倕工巧任。音。睡。故其靈

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疑一而不桎。桎。之。反。可

馬云。闔也。之易。反。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釋文。足履。九住

要帶。一。忘。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忘要。帶。忘是非。故心。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

常適樂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亡心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始本也。夫體道。處忘

會真道所。在。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亡心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始本也。夫體道。處忘

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有孫休者。姓孫名休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

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踵類也。詫告也。數也不能。述道而怨。述

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類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

田於平原。蓬蔽不熟。不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處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實棄。有何罪於上

天。苟遇斯〔釋文〕踵門章勇反。司而詫。馮云告也。李本作託云。屬也。子扁慶子音篤。又符珍反。李臨難乃且

寘於反。必刃。惡遇。音鳥。下同。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凡非真性

聞付自然也。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臟之肝膽。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

皆塵垢也。〔釋文〕芒然武剛反。彷徨。元嘉本作。房皇音同。逍遙乎无事之業。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釋文〕心之貌

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遙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長

而不幸。任其自長耳。非幸而長之。〔釋文〕長而丁丈反。注同。今汝飾

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光飾心。智驚動。遇俗修營。身形

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登是。輻光。匿輝。以蒙養。恬哉。〔釋文〕飾知音明。汗。音若。揭。其列反。又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而休也得。輻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釋文〕九竅苦弔反。跛。波我反。虛文

備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暇。暇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釋文〕九竅苦弔反。跛。波我反。虛文

反。訛。今蹇。紀。蹇反。又紀。偃。而比。如字。又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孫休聞道而出。扁

之問子慶。嗟嘆也。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門人問。其嗟嘆所以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

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孫休類來踵門而能健己居世坎輒不平吾遂告以至人際元之德而審小言大處有彌濶恐其驚也。

增其惑是以吁嘆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

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

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貴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

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

各有便也。此爰居之鳥非應璫之物魯侯僭賞養以太牢事顯前篇經勞重解

〔釋文〕說之音為具于偽。秦九韶

元嘉本作奏韶武

以樂音洛食之音嗣委於危

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隨俞德曰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隨此亦隨說

今察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醢。隨隨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

宜亦當云食之以醢。繼委蛇而處。傳寫有關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

二字。下句便不貫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

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无驚乎哉。

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鼙小鼓也。屬

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款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元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擗鷄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釋文〕款啓。李云款空也。啓開也。鼙。雀也。孫休是

音鷄字又作鷄音晏。盧。奚。鷄。文。昭。曰。今本作鷄。

外篇山木第二十一〔釋文〕名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

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既同曲藝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釋文〕山中名

云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木釋名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也字林云木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木木衆樹之總名白虎通云木踊也

之家舍息也夫出如字夫者夫子謂莊子也本或即作夫子故入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盧

門人呼莊子為夫釋文豎市主烹之曾彭反王念孫曰墨案此亨讀為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

子也豎子童僕也釋文豎反烹之之來故殺雁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秋必已篇作令豎子為殺雁饗之

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亨烹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為烹而今本處改亨為烹矣原文作亨故釋文音曾彭反

若作烹則無須音釋慶諸案雁鶩也說文鶩雁也雁鶩也爾雅舒雁鵞注今江東呼鴈方言雁白關而東謂

之詞誠南楚之外謂之鵞廣雅斯鵞雁也即此所謂雁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殺不

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

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言材者有為

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道中亦猶人言材者有為不能理於人雁不能同於雁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患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夫元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也既道無譽無譽一龍一蛇譽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

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無譽無譽一龍一蛇材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失也

釋文無譽音餘無譽音紫毀也與時俱化此道中也既道二偏又忘而無肯專為言既妙道中

豈復結情毀譽或意龍蛇故當世浮沈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言至人能隨時上一上如字

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言至人能隨時上一上如字

掌為量音亮俞樾曰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為量上與量為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

反為量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壺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

東與通為韻也浮遊乎萬物之祖以大和而等量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物不相物則無憂慮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郭注云故莊若夫萬物之情人倫

之傳則不然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釋文人倫之傳直專反司馬云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

尊則議

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堪廉則被割傷尊貴者又禮讓疑世情險峻何可必〔釋文〕則劉子或反本亦作挫同

盧文昭曰今本作挫傷藩案挫當為到今本作挫後人誤改也說文劉折傷也呂覽必已篇高注劉折傷也淮南修務篇頓兵挫銳高注劉折辱亦後人所改劉非挫辱之義此作挫非俞樾曰讀當讀為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算則俄謂豈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政篇亦或以讓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讓則民不相私讓亦俄也謂法制不傾喪也又或以儉為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為儉亦俄也謂君法傾喪則當禁使不為也

有為則虧賢則謀虧損也有為則損也賢以志高為人所謀不肖則欺胡可得

而必乎哉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家世父曰乘道德而得則虧互相因也賢則謀不肖則欺各相炫也不肖則必者莫知禍福生死之所自來也

慮則挫蟻蟻者易缺尊則讓位極者高危有為則虧非儉儉儉固庸態也舊注失之

悲夫歎也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官能用中平之理釋文之鄉如字一音其為道德之鄉也市南宜僚見魯侯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釋文〕市南宜僚了蕭反徐力遙

反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為號也李云姓熊名宜僚案左傳云市南有熊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先王謂王

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離散也居安居也〔釋文〕無須與離力智反絕句崔本無離字俞樾曰崔誤本無離字而以

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覽慎人篇除既不居高誘訓居為止無須與居者無須更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途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

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崔讀以居尙行下孟

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尙行而患慮愈深矣言敬鬼尊賢之釋文居然崔讀以居尙行下孟

夫豐狐文豹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

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日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戒慎也隱約猶靜也且明也

末體獨化不〔釋文〕我无食一本我作餓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釋文〕

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釋文〕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釋文〕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釋文〕絕情欲之遠也〔釋文〕寧知窮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釋文〕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釋文〕後君行禮至於道德之鄉民反真自守素分崖分也君自此遠矣〔釋文〕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釋文〕自從也君從此情高道德元遠也故有人者累〔釋文〕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釋文〕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

者憂〔釋文〕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釋文〕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神〔釋文〕我已有疾成病累也見有於人

於人也〔釋文〕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釋文〕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釋文〕不與音預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釋文〕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釋文〕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離之〔釋文〕大莫也

舟而濟於河〔釋文〕兩舟相並〔釋文〕方舟〔釋文〕司馬云方並也〔釋文〕有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

〔釋文〕偏狹急也不怒〔釋文〕偏心〔釋文〕必垂反爾〔釋文〕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惡聲罵〔釋文〕則呼〔釋文〕火故反張歎許及反徐

也歎歎也〔釋文〕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

害之〔釋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釋文〕虛己無〔釋文〕北宮奢〔釋文〕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釋文〕北宮奢〔釋文〕李云

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名也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釋文〕鐘樂器名也言爲鐘先

文爲衛于爲賦斂力爲壇但丹反李云祭也三月而成上下之戚〔釋文〕上下謂八音〔釋文〕上下

之縣音玄司馬云八音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哉？慶忌周王之子周之大夫

文。王子慶忌李云王族也慶忌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俞樾曰論語皇疏王孫賈周靈王之孫名賈是

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郭注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郭注云泊然抱一耳郭注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反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郭注云還侗乎其无識，郭注云還侗乎其无識。

而已。侗乎無情之貌〔釋文〕侗乎吐功救動二反無知貌儻乎其怠疑。儻無慮也怠退

之事並〔釋文〕儻救蕩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

已去矣。〔釋文〕儻救蕩〔釋文〕萃乎在辭芒乎莫耶忻說音來者勿禁，往者勿止。〔釋文〕任彼也

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釋文〕萃乎〔釋文〕強梁多力隨其曲傳。〔釋文〕無所係也

者亦無情留止也。從其強梁。〔釋文〕順乎梁也〔釋文〕強梁多力隨其曲傳。〔釋文〕無所係也

者從而任之。人措。〔釋文〕曲傳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已者。因其自窮。〔釋文〕用其不得不爾

家世父曰賦斂以為鐘磬。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

自窮。說文窮極也。言澤場所有以輸納之也。惟不敢設術以求而純任自然。民亦以自然應之。今之賦斂任術多

矣。而固無如民巧。遂於術何也。故曰既彫既琢，復歸於朴。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釋文〕當故無損

也。〔釋文〕不挫子以而況有大塗者乎。〔釋文〕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

日成之。〔釋文〕塗道也直致任物已無挫損况資大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釋文〕楚昭王召

自魯聘楚塗經陳蔡二國之間。尼父徒聚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釋文〕大公老者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

死乎。答云如是。曰子。〔釋文〕大音公。任如字。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樾曰廣韻一東公子幾音祈。又子惡

嫌惡乎。答云如是也。〔釋文〕大音公。任如字。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樾曰廣韻一東公子幾音祈。又子惡

鳥路反注於好呼報反章內同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

也。搗搗跌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宏大舒緩又心無常係試言長生之

警之搗搗跌跌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釋文搗搗音紛字或作搗跌跌音秩徐音族字或作搗司馬云搗搗搗

援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釋文搗搗音秩徐音族字或作搗司馬云搗搗搗

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釋文從容

七容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其於隨物而已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其緒緒次緒也

文曰緒次緒也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驚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彭曰緒者

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秋夕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為緒尹知章曰緒然獨慮也

亦餘也見方言廣雅是故其行列不斥釋文與羣俱也釋文行列戶剛反下不斥音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釋文卒

不子恤反終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釋文才之害也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釋文夫察焉小異則與

衆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愚謂仲尼

飾才智驚異愚俗修整身心顯他奸樂昭昭明察釋文飾知音明汗為揭音其列其謁二反慶齋案文選沈休

炫耀己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釋文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釋文

者墮計規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釋文功自衆成故還之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

乎釋文去功起道流而不明味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

道流而不明味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

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身首直德或行於世而（釋文）居得行。○如字又下孟反注同家世父曰得猶德

也。集顯德行之得也。言其道周流乎天下而不顯。然以居之其德之行亦不藉。○家世父曰得猶德之為名而以自處。郭象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以居德行斷句恐誤。○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心而動故也。○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創迹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各迹皆去。○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

也。○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夫至德之人不顯於○識於人故人亦無資於我寂泊無懷。乃至人也。○世子既聖哲何為喜

好聲名。○釋文泊。步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

粟。○取於棄人間之好也○孔子既承教戒益其所言於是辭退交游捨去弟子離析○徒眾獨逃山澤之中損糲披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枵粟（釋文）衣裘。於既。褐

戶。○食枵反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

○反。又音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孔子

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創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

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姓桑名雎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避

後孔子在宋及洧遂不被用。故解窮也。○遇此憂患親（釋文）子桑雎。音戶。本又作雎。音于。李云桑姓雎其名隱人

感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邪。○釋文子桑雎。音戶。本又作雎。音于。李云桑姓雎其名隱人

之子桑戶。擊音戶。則困與子桑戶同矣。其或作雎。即雎字。說文學。或作雎。伐樹於衛。○一本作伐樹於宋創迹於衛

○盧文昭曰今本衛作宋陸○盧文昭曰今本衛作宋陸○盧文昭曰今本衛作宋陸

氏與下句宋。此數。所主。何與。音餘。下。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希謂財帛也（釋文）假。古雅反。李云

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司馬云假之逃民之姓名。慶藩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林回

引司馬云假國名也。釋文闕。林回。人姓名也。與釋文小異。俞樾曰上文假人之亡。李注假國名然則林回當是

外篇 山本第二十

二九九

假之逃民蓋假亡而其民逃故林為其如字下同又布與布謂貨財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

回負赤子而趨也殷乃假字之誤皆于偽反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

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姓逃亡林回棄德實壁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實壁利合

也赤子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慶藩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司馬云屬遠也釋文闕

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甘以絕如字又徒暫反飾利故甘

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大無故而自合

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

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創迹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

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的聞高命徐步而歸歸

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學棄聖述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音揖李云無所執持也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

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起呂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

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曉行故桑雩音馬本真音馬冷音馬真音馬真音馬真音馬

為命又作命命猶教也王引之曰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直曉曉語焉也冷或為

命又作命命猶教也案直當為直直猶文乃字隸書作迺迺直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迺迺直形似直字

故說作直又說作真命與命古字通周官司儀則命為壇三成觀禮注引此命作命德九年左傳命不及魯命

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命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命作命作命者是也直令禹

者乃命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任朴而直前也。假文述而待用飾其形性哉。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固朴素而足。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係履。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著破履。正屨

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頽故。釋文。莊子衣於。大布。司馬云。正屨。賢節反。又苦結。係履。李云。履穿故係。家世父

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邪。釋文。莊子衣於。大布。司馬云。正屨。賢節反。又苦結。係履。曰。釋文引司馬云。履帶也。

帶之名。原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亦不得為憊也。說文。絮麻一。帶也。與履。而過。古禾。魏王。司馬云。皮拜反。又薄計

字。通言。整齊。麻之一端。以納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綯。係之以麻。故曰。憊。而過。古禾。魏王。司馬云。皮拜反。又薄計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

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羿逢蒙不能晒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柎梓豫章皆端

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睨。睨猶斜視字。亦有作晒字者。隨字讀。釋文。騰。音

之言。魯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直木則跳踰。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况。鸞弓乎。騰。音

本亦作騰。盧文。柎。音南。攬。舊歷。蔓。音萬。郭。而王。往况反。司。長。相去長遠也。俞。適。日。郭。注。曰。遭時得地。則

昭曰。今本作騰。柎。音南。攬。舊歷。蔓。音萬。郭。而王。往况反。司。長。相去長遠也。俞。適。日。郭。注。曰。遭時得地。則

申其長技。是讀長為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為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

就後而言。謂獲得柎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為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間。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

讀。音詣。或逢蒙。符恭反。徐扶公反。司馬云。羿。莫練反。舊。莫顯反。睨。音詣。郭。五。米。反。長。技。其。結。及其得

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

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柎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猿得有刺之本。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

居不可移也。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皆同。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微。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

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此合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與成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

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釋文〕亂相，息亮見心，賢遍反。盧文昭曰：今本作見剖心，強為反。其文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蔡氏之風，有其具

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釋文〕槁木，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據槁木，右手斲枯枝，恬然自得。歌，蔡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性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木聲犁然，情敏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釋文〕槁木

苦老反。蔡氏，必遙反。古之犁然，力今反。又力之反，司有當反。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釋文〕槁木，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據槁木，右手斲枯枝，恬然自得。歌，蔡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性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木聲犁然，情敏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釋文〕槁木

惜己身遭窮而造哀歎之。〔釋文〕還目，音旋而窺，徐起。造大，司馬云。曰回，无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

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釋文〕還目，音旋而窺，徐起。造大，司馬云。曰回，无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

〔釋文〕損易，以豉反。无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

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无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人與天一也。皆自然。

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回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不可逃也。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釋文〕窮極，言飢渴寒暑足以楛極人而使

不自適然而飢渴以擊之，寒暑以運之。運物，司馬云。之泄，息列反。司馬云。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

不能抗而不受也。其之俱逝而已矣。運物，司馬云。之泄，息列反。司馬云。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

不能抗而不受也。其之俱逝而已矣。運物，司馬云。之泄，息列反。司馬云。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

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隨化而俱往而無放惡於其間也釋文言與之也言我為人臣者不

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平。釋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

受其損也釋文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釋文感應旁通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釋文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己

也釋文非己求而取之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量四方疑吾命其在外者也釋文人之

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孔子聖人擬於天命運茲外君子不為盜賢人不

為竊吾若取之何哉釋文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夫賢人

不為盜竊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

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鷦鷯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

必不復收避禍之速也釋文莫知音鷦音鷯音而或云目之所不宜處昌呂反言不可止處目其畏人

也而襲諸人間釋文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襲入也

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社稷存焉爾况之至人

人和光在世隄人聞戒慎災危不瀕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得久視長全社稷存焉爾聖德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

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故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鳥亦有其養鷦鷯之襲諸人聞不假人以居而因自為居不假人以養而因自為養也何謂无始而

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其變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

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釋文其禪市戰反司馬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耶釋文其禪云授予也

平賢過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遊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隼捕

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有聲。振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鵲異鵲從蟬之後利其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真矣。其真

司馬云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相為利者恆相為累。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是以

累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相為利者恆相為累。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是以

然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諄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侯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

仲尼賤老聃上培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意在異鶴倫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

隱身卑位鐵遊末國養性漆園豈迷目於情猶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姓陽名朱字

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特其美故人忘陽子曰。弟子記之。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種鶴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

門人記而後反。起呂之行下孟

田子方第一二十一釋文以人名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

文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慶藩案釋文引李云田子方名無擇無擇當作無數數擇皆從舉聲古

禮檀弓鄭注數稱雙角反又所谿音溪又音令工李云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

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无擇稱之。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文侯曰。

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

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師居在郭東因以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无假

也人貌而天。雖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雖復貌同人理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

也人貌而天。雖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雖復貌同人理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

真不失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寂〔釋文〕葆真音保本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

也郭注云清者患於大絜〔釋文〕大絜音泰 俞樾曰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為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

也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釋文〕大絜音泰 俞樾曰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為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

也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泥輪驚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殷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

也大元斷初一日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虛與斷心同故殺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

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

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儻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為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真

者順而葆真也上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

也世間無道之物斜僻之人東郭自正容〔釋文〕物邪似唯无擇何足以稱之師之威德深玄若是

也儀令其曠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釋文〕物邪似唯无擇何足以稱之無擇庶鄙何足稱揚

也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釋文〕儻然敝蕩反司馬

侍之臣與之語話數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

錯而不欲言自覺其近〔釋文〕聖知音之行反形解戶買口錯其炎反餘吾所學者直土

梗耳非真物也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為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

土梗者釋文直如字本亦作真下句同元嘉本此作更益反司馬土梗土人也直直下句作直盧文弼曰今本作真漢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梗土之榛梗也一

切經音義二十引司馬云土梗土之本梗亦木人夫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也土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與釋文異夫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姓溫名伯字雲子

南國賢人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至齊反還舍魯。溫伯雪子曰。往也。

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釋文〕蘄音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

而歎。何耶。前後見客。類自嗟嘆。溫伯僕。謙怪而問之。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擊辟其步。透蛇其

迹。擊跪揖讓前。卻方圓。透迤若龍。擊辟如虎。〔釋文〕從容七容。擊辟韓亦。還如字本又作透於危反。蛇以支。其諱我也。似

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釋文〕其道音導。是以歎也。臣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謂

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後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

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釋文〕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

勞更事辭費。符音目擊而道存矣。可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理目裁運動而元道存焉。無

容其聲說也。〔釋文〕夫人符音目擊而道存矣。可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理目裁運動而元道存焉。無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釋文〕奔

絕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誠。驟。迅。不可追。趁。故直視而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會觀。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擊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文) 奔逸司馬又瞪救庚反又尹懲反字林云直視貌一音杜噉反又救孟反慶藩案後漢不比而周毗志

乎前吐刀反謂無人君之器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夫不比而周

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衷心審察耶夫情之釋文惡可為察與音餘下自喪息章反日出

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傑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夫夜暗畫明東出西入亦由入幽出顯死

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夫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寤

比亦何惜哉家世父曰日之出也乘之以動焉其入也人斯息焉惟其明也物之待明而動者莫能外也待明

而動待氣而生順之而已矣不能御氣而為生則亦不能強致其明而為動昔日之明獨今日之明也而固不能

執今日之明一以規合夫昔執今之明以規合夫昔是交臂而失之也彼有彼之步趨此有此之步趨會者步

趨無所待焉是乘日之明而不知動者也謂之人死於人之步趨強致以求活焉是忘今日之

明而求之昔也是之謂心死死者變焉而不化執焉而不移者也莊子語妙惟當以神悟之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趾足也夫入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是出

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見日出謂之存親日入謂之亡此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

物隱顯豈有生耶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分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效物而動自無心也夫至聖虛凝

病也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

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暫

停把臂之間歎然已謝新既行矣故。能令。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釋文〕能令。力呈反。下。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

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

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其則非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謂求馬

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覆尋馬已過去亦。女。音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

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遲遲遷移耳。〔釋文〕女。音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

音張慮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云吾所以著者。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

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

庭非其所也。馬處。昌慮。可復。扶又。不捨。音捨。吾服女也。其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

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復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

有得停者。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抑亦在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釋文〕離俗。力智反。下。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

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被髮。皮寄。而于。本或作乾。盧文。熱。司馬云不動貌。說

文云。步各。孔子便而待之。既新沐髮曝之令乾痠神寂泊熱然不動搖若槁木。〔釋文〕便而待。待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釋文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與為駭矍然遺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釋文〕見曰賢。眩玄。與音餘。掘若。屈音。稿木。反音。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釋文初未有而欲

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為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稿木心若死灰也。〔釋文〕而欲

謂弗反。孔子曰。何謂邪。雖聞聖言未識意謂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辯為其無法可釋文口辟也又婢亦反徐敬亦反。嘗為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言意能詳試為汝議陰陽將擬釋文嘗為于偽。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序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

見綱紀之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消陽息夏滿冬虛夜

不住故曰有所為也。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元功冥膺故莫見為之者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萌於無物

有所乎歸。歸於散也。歸於未生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若非是虛通生化之宗本乎夫物云。〔釋文〕且孰如字。孔子曰。請問遊是。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

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夫證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釋文〕至樂音落下。孔子曰。願聞其方。方猶道也請說

曰。草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

變也。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釋

文〕行小下孟反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習次李云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顯怒遊樂生哀死夫四

變於己喜怒豈入於懷中也〔釋文〕習次李云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

之所介乎。愈不足患。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

也。介懷〔釋文〕能滑古沒反所介音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

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

俱故無失也。夫舍棄隸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已為道者解乎此。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釋文〕解乎戶買反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脩焉。不脩不為而自得也。約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

〔釋文〕均音灼又上若反李以略反李云取也。家世父曰說水均激水聲也

經天并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均者水自然涌出非若泉之有源而溪澗之交匯以流行也說文激水激疾波

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雞與。醯醢者饗中之蠃螻。釋文醯雞許西反郭云醯雞饗中之蠃螻也司馬云若酒上蠃螻也慶藩饗中鳥弄螻士結螻無孔微夫子之發

案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五引司馬云醯雞酒上飛蚋與釋文小異。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猶饗中之與天地矣。醯醢饗中之蠃螻每遺物蓋饗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遺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

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

為先生方者。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

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釋文莊子見賢遍反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莊子曰魯少

儒。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讓儒少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

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員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屨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緩佩玦者事到而法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己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生寓言

釋文冠古亂圓冠音履句音矩徐其俱徐居戶管反司佩玦古穴反慶藩案說文韞韞二言辯說也

帶輕表緩帶猶博帶也緩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繫之帶間實綽有餘也釋文引司馬本作緩誤而斷丁亂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

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有

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釋文號於國號號令也。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

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

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孟字百里秦穆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國。初未遺用貧賤。飯牛安於飯。

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煩晚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賤。有虞氏死。牛之賤也。

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內自得者外事全也。有虞舜也。姓媯氏。字重華。遺後母之難。頗被

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宋國之君欲畫圖。中山川地土圖。繪而畫師。並至受君命。拜揖而立。綱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趁競者多。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舐。食紙反。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儻儻。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條行不適。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坐。儻儻。亦身會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吐祖反。徐音但。般。字又。磅。傍各反。徐數各反。司。贏。本又作贏。同力。果反。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

神閒。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神閒。音。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臧。聊以卒歲。臧者。近涇水地名也。文。夫者。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解。聊自寄此。逍遙。釋文。文王觀於臧。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丈夫。本或作。文人。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文王欲舉而

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

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相。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於是日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

乎。

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顴。髯。乘駿馬而偏朱蹄。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殿亦有作。駢。字者。隨。字。讀。之。也。釋

文。巨而屬。音。編。之。夫。夫。皆。方。于。反。司。馬。云。夫。夫。大。夫。也。一。云。夫。夫。古。讀。為。大。夫。襄。諸。案。昔。者。夜。者。也。古。謂。夜。者。昔。或。為。昔。者。一。晏。子。春。秋。斲。下。篇。有。鳥。昔。昔。鳴。說。旋。燔。物。等。亦。作。昔。者。王。念。孫。云。古。謂。夜。者。

爲昔)或爲夜者(晏子春秋外篇齊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夜曰夜者故晝亦曰晝皆晏而占反郭李而于春秋稍上篇晝者進膳是也)或曰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將與二日關)皆其證 概兼反又而銜反

駁馬邦角 偏朱蹄李云一蹄 廖乎教留反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

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釋文蹇然子六反本或作獻先君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 俞樾曰先

令於王是以蹇然驚懼也 曰先君之命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此是

王其無他此是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此是

令命決定無疑卜以釋文之令本或作命 盧文 詔曰今本作命 王其無宅司馬云 無違令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无更偏令无出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爲卿輔授其國政於是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以 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之館

也康六斗四升也爲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卻列士之 廛打被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壤音怪 下同植音直散羣植行列

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 俞樾曰司馬兩說並未得植字之義宜 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 長下同

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 利功名也 缺解 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缺司馬本 作缺解云缺讀曰鍾則讀曰央 四竟 音境 下同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

也所謂和其光同其塵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絜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缺解不敢

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天下大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

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

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

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俄頃之間拜爲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

迹而云夜遁者蓋壯生之寓言也釋文大師音 泰 昧然 音 徐敷 徐困 顏淵問於仲尼曰

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

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

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故

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釋文：刺焉。七賜。列御寇冠為伯昏無人射。引之及盈貫。盈貫謂

溢鑄也。釋文：為伯昏。于偽。盈貫。古亂反。司鑄。丁歷。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

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禦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也。措，置也。禦寇，風仙魯之善射者也。如附枝，

釋文：措。七故。其肘。反。如拒。音矩。本亦。發之。適矢復杳。注：矢去也。箭適去復敵杳也。釋文：適矢。丁

反。復杳。扶又反。注。敵。色洽反。又。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適，往也。

重也。寓，寄也。砂發，矢往復。重杳，前箭所謂擊柱而入者。箭方適，未至於的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

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隱者。言圓鑄重杳，破括方全插孔，復於隅角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

動之至。乘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攝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家世父曰：適矢復杳，狀失也。方

在穀也。象人猶鄭康成之云：相人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於是無人

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凌懸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

寇伏地，汗流至踵。前路陳射意。此直欲擊弓，凌懸猶御行也。進讓也。登，峻。髖，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

能舉頭於虛冥目伏地，汗流至踵也。釋文：凌巡。七旬。汗流。戶旦。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下潛黃

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

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慶藩案盛與闕對文皆測也與闕之意相近古韻屬爲測見爾雅〔釋文〕揮音斥斥音尺李音託郭云揮斥猶放縱今汝怵然有

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釋文〕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釋文〕怵然敕律反也恂懼也夫

至德之人與大空等量故能上闕青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釋文〕怵然敕律反有

恂李又作恂音荀。恂謂眩也欲以眩於中。〔釋文〕恂然敕律反字中精神也所喪後章同。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

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

然。子之用心獨奈何。〔釋文〕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猶蠶蟬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

貌栩栩自權若爲。〔釋文〕栩栩祝甫反。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

去不可止也。吾以爲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釋文〕夫

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卻其去不可禁止窮且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

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釋文〕曠然無係元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釋文〕亡失也且

定在彼人定在我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也。方將

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釋文〕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釋文〕躊躇是逸豫自得四

磅磅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世。〔釋文〕躊躇直留反。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

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釋文〕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

功者也故况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釋文〕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古以

不得辯說美色之姿不得淫盜賊之。〔釋文〕得劫居業反元伏戲音戲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

徒何能劫剝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釋文〕得劫嘉本作卻伏戲音戲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

況爵祿乎。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爵祿豈復栖心。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

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

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

自得之地也。介癡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為物。故愈有也。大山音泰无介音界不憊

皮拜以為下同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二。言有三亡徵也。楚文

凡楚文凡君如字司馬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

是釋文凡君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家并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注似如

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

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

之所。惜耳。天下竟無存亡。夫存亡者有心之得喪也。既冥於得喪。故亡者未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一釋文以義名篇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上作味之

方隱則深遠。難知。余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釋文知北遊音智又於元水之上李云元水名。司馬崔本又幽昧之

道。元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如字於元水之上盧文昭曰。今本作元水。水名。以下

白水例之。隱斧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若伊也。此明運知極

重者是。隱斧反李云隱出斧起丘貌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若伊也。此明運知極

之無。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此假設言方運知問

道若為尋思何所念

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動於何處所則安心 二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分

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謂惜情。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

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白是蠟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闕者空靜無

而猶在妄行。掘堦瀉木。釋文。白水名。狐闕。苦穴反。司馬李。物問不得快。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

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云狐闕丘名。而睹。丁古。狂屈。求勿反。徐又其。逮反。司馬向。崖本作

蕭案。釋文引李云。狂屈。俯張似人而非也。文選甘泉賦。以之言。司馬云。之是也。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釋文。唉。哀在反。徐烏來反。李音。照云。應聲。語若。魚據。反。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

道。无從无道始得道。軒轅體道妙達元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

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釋文。不近。附。近。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致得也。夫元道不可

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夫上德不德。若為。德者非至德也。仁可為也。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

已。義可虧也。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禮相偽也。夫禮向往來更相。浮偽。華。蕪。亂德。非真實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

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葉本。逐未。散。撲。為。燒。鎖。喪。庫。腐。逮。於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偽也。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夫修道之。夫日損華。

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今已為物也

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

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

難倒置之類浮為居心術末忘本以道為物變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家世

道之華為禮與氣之流行而為人皆非其所固然者也通死生為徒一襲其氣之父曰人所受以生者氣也既得之以為生則氣日流行大化之中而吾塊然受其成形無由反氣而合諸儀

聚散而吾無與焉則無為矣道至於無為而仁義理之名可以不立是之謂歸根以歧反生也

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散則為死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更相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同今斯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色故萬物一也生死既其不一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

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後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

哉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

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臭腐而足非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

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釋文所惡鳥路反復化扶又反聖人故貴一夫體道聖

化故貴此真一而冥同萬境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

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

聞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

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嘗味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概乎可得而見也。彼無爲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在屈反照體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釋文〕之標。必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

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矣。四時代敘各有明法。〔釋文〕大美。謂覆載之美也。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

所言。心無所作。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夫大聖

爲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彼神聖明

之生成。無爲無言。斯之謂也。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會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並舉其大綱。數爾。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

自生。圖者已自圖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變化自然。莫知根緒。扁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扁然。偏生之貌也。言萬物翹然。隨時生育。〔釋文〕扁。音篇。又

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釋文〕未離。力智。其內。謂不能出。秋豪爲小。待之

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長毛。端生。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

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世間底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

各得其序。不待爲之。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悟然。若亡而存。照然。若存則亡矣。

悟然。如味。似無而有。〔釋文〕悟然。音昏。又。油然。不形而神。聚然。有形。則不神。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油然

〔釋文〕油然。音由。謂無所給。惜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畜也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釋文〕物畜本亦作畜同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元識

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形容端雅勿〔釋文〕被衣亦作披攝汝知。一汝度。神

將來舍。收攝私心令其平專一志度令無放逸即之精神自來舍止俞樾曰。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

即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德將為汝笑。道將為汝居。〔釋文〕瞳無極大道居於心中汝

瞳焉。如新生之懷。而无求其故。〔釋文〕瞳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懷於事無求也〔釋文〕瞳救紅反邪

云未有知貌。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睡寐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

大適歌。〔釋文〕齧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大說音悅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釋文〕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士無情直〔釋文〕若槁若老反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釋文〕媒媒晦晦照體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識非凡所識

〔釋文〕媒媒音妹又晦晦音誨李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丞曰。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己身

之內得有此道不乎。〔釋文〕丞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既逢師傳故有咨請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釋文〕有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况無哉。〔釋文〕汝身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證〔釋文〕有

夫音塊然苦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釋文〕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釋文〕若身

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

有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聚散，既不由彼，是知汝身豈汝有邪？〔釋文〕委形，司馬云委積也。命德曰

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於三吏。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釋文〕委蛇，吐臥反，又音悅，又敕反。故行不知所

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釋文〕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釋文〕委蛇，吐臥反，又音悅，又敕反。故行不知所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釋文〕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

誰食味者？雖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家世父曰：日見其有行而終不知所往，日見其有處而終莫能自

持，日見其有食而終莫知所為味，然則其往也非我能自主也，其相持數十年之久也非我能自留也，其食而知

味也非我能自辨也。天地陰陽之氣，運掉之使然也，皆不得而有也。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強陽猶運動耳，明

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強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釋文〕天地之強陽氣也，郭

強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命運動，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晏安也，孔子既

居閑暇而詢，〔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潔雪而精神，培擊

問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潔雪而精神，培擊

而知。夫道皆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疏〕濬，猶猶洒濯也，燥雪猶精潔也，而汝也，培擊

傾專誠，洒濯身心，清淨神識，打破聖智，條蕩虛妄，然〔釋文〕齊戒，側皆音藥，或音口反，徐而智，音窅然，鳥了

元道皆冥難可言，辨將為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釋文〕齊戒，側皆音藥，或音口反，徐而智，音窅然，鳥了

將為于偽反。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

資借。〔釋文〕无形，謂太初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有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

重元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無形之道，能生有

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

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在焉往

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

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邀遇也恂達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而四肢強健思慮

文。邀於古堯反。俞樾曰說文無邀字。才部微循也。即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思慮息

反恂達音。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

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二儀賴虛而高廣三光資元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

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釋文。天不得不高。謂不得一道道與音餘下。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夫博讀經典不必知與宏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翁者

〔釋文〕博之不必知。觀異書以斷。端管反。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

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而猶不加其損所謂淵

淵乎其若海。容姿無量。尾闕雖之而不耗百川注之。淵深大故譬元道。淵深大故譬元道。淵深大故譬元道。

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魏魏高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黃而最囊括無窮故以〔釋文〕魏魏魚威則復

扶又。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釋文〕運量亮萬物而不匱。求位反謂任物自動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唇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言之勝物在於不勝不贍而物自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言之勝物在於不勝不贍而物自

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有識無情皆真此道之真而元功寂然不顯受〔釋文〕

之贖涉同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教然自

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總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爲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爲人會無所係也

〔釋文〕直且如字舊將反於宗不逐未也既無偏執任置爲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

也直聚氣也本道也暗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音陸郭音閩李音醜於界反郭於感反李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足殊況壽夭之間哉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幾俄頃之間〔釋文〕幾何居豈果蘆有理

〔釋文〕果蘆徐力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

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在樹曰果在地曰蔬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夫道譬彼果蘆有理存焉聖

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禮遇軒冕從而不得調而應之

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和庶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帝之所興王之所

起也如斯而已夫帝王興起府應稟生莫過調偶隨時逗機接物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乃不足惜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釋文〕白駒或云過郤去逆反本亦

注勃是生出之空油膠是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無恆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釋文〕勃然步忽油然音流李已化而生又化而

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類不悲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

悲哀之務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家世父之有知也而不知人之知之亦同歸於盡也。解其天毀。墮

其天袋。獨脫也。發囊藏也袋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釋文）天毀。殺刀反字林

其許規。天袋。陳筆。紛乎宛乎。變化烟温（釋文）宛乎。於阮。細音因本亦。溫於云反本亦作溫音同。魂

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於其間也。紛綸宛轉並通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

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

無形（釋文）則敗。補遺。是人之所以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

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閉近事非論理至人之達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

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形質有無生死來往。彼至則不論。愧然不覺乃至（釋

文）愧然。七本。論則不至。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明見无值。闇至乃值。值會遇也夫

冥契元理若顯明。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

故大得。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元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闇塞若能妙知於此

也不能舉而措之則此所見一箇彼所見又。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居在車

一箇而有不勝其辯者矣固曰辯不若默。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郭故號

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釋文。東郭子。李云居。惡乎。音。莊子曰。无所不在。道無不編

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郭注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釋文。欲令。力呈。莊子曰。在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

屎溺。東郭子不應。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釋文。蟻。力。蟻

趣。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甃已蟻卑甚又聞屎溺故蟻而不應也。釋文。蟻。力。蟻

魚鱗 在莛 大西反本 薛步計反本又作薛蒲實反李云第薛 瓦斃本又作賭 屎尸旨反舊詩旨 芻乃甲 莊子

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實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質實也言道無

固荅子之問。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豨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

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正官號也

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豨豨也凡今問於屠人買豨之法云履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

豕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早下之處有渣則明情虛之地皆

偏也。釋文。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每下愈况。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豨豨大豕也履踐也

下賤則瘦色救之處。昌慮。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

以為道。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為周徧乎。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至

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曾徧無偏也。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悉曾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

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無何

宮謂元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嘗相與无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閑乎。此皆無為故也。此總數周徧咸三功能。咸德也。既併至道之鄉。又處無。釋文。

澹而漠。然精貌。漠亦通作莫。昭二十八年左傳。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也。而閑。寥已吾志。寥

然空虛。得道元聖契理冥真。釋文。寥。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

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釋文。已驚。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驚字頗費解。義當從

釋文作驚是也驚與馳同義注言未動而志已先馳也志不得云驚驚字形相近因誤（淮南馳騁若驚驚又說為驚）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

語既寂寥故與無靈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

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隨變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

而不知其所窮。馮闕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態變化之所知故不知也。

馮闕是放任之名。馮闕是虛曠之貌。

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音旁本。徯音馮。皮冰反又音耕。闕音宏。李云馮宏皆大。

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際虛際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

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物情分別取舍之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

其安在乎。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及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

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

語耶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釋文。衰殺。色界反徐所。西昇經云君能明之所是反非也。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闔

姓姸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釋文。姸。荷。音荷。本。老龍吉。道人也。神農隱几。闔

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戶晝瞑。姸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隱德也闔合也參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

師七所以。釋文。隱机。於斯反下同。盧闔戶。晝瞑。音。麥。郭處野反又音奢徐都嫁。神農隱几。擁

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置放杖而笑也。曝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

是以擁杖而驚覆思死不足

哀故置放杖而笑。俞樾曰既言攬丈而起不當言「釋文」曝然貌反李云放杖聲也。投杖引曰今本作放杖。盧文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

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釋文「僻陋」反。慢見反郭如字。徐徒見

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談元垂訓開發我心。釋文「僻陋」反。慢見反郭如字。徐徒見

反郭音但。已矣。夫符。弁。弮。弮。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釋文「弁」音奄。弮剛弮。道人名其名。繫焉。謂為物所歸投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

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姓奔名弮。隱者也。繫屬也。聞龍吉之亡。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

顯而亡。况乎妙悟之人。會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元。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

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夫元道虛。漢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

真道。釋文「猶復」反。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泰大也。夫

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為略述。无為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

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泰清以之言之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

知。孰是而孰非乎。至道元通。寂實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釋文「與无為之知」並如

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字。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故深元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

冥也。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道無

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以言說。言說非道也。知形形之无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夫

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

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

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道无問。問无應。絕學去

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實空

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實空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成殊外。家世父曰。道

無問意。揣夫道而問之。是先自窮也。故曰問窮。道無應之。是物外也。故曰無內。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大初。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大初音泰。是以不過

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若夫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元之理。

苟其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攬高遠。涉深元者矣。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

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

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

審狀貌唯寂唯空也。俞樾曰：從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釋文）官然反。博之音。博光曜曰。靡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五字則義不能。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有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

哉。（釋文）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釋文）光明照曜其智向。淺唯能得無喪有。

未能變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元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元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釋文）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釋文）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鐵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釋文）大馬之專性疑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權也。謂能拈捶鉤權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釋文）捶郭音丁果反。徐之累反。李之睡反。大馬司馬也。司馬郭云捶者拈捶鉤之輕重此說也。（釋文）盧文弨曰。拈捶鉤者本拈丁恬反。捶丁果反。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釋文）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鉤作拈捶鐵。今依宋本改正。別本同。拈反。捶反。

也。（釋文）巧與音餘。下向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釋文）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至於斯也。王念孫曰。守即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九經中用韻之文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也。（釋文）而好呼報。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釋文）都無懷則物來皆應。（釋文）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釋文）以長丁丈。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釋文）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

時。（釋文）姓共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釋文）既應應問。覺用應答。（釋文）明日復

扶又見賢編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昧敢問前明後暗意謂

何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

不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闇塞也求耶者言不求也

文。又為于僞无古无今。无始无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無有

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

之時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無極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釋文未

有子孫而有孫子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

始無終未有天地於何求之故曰古猶今也相與為無窮之運行無盧文昭曰今本孫子亦作子孫 家世父曰天地運行而不息子孫代燼而不窮假假而

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有先天地

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

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

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其然耶謂其翁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

萬物自古以漸生無未有之時也。釋文有先悉萬反下及注同 家世父曰先天地者道也既謂之生矣是

感而不已而推求物之始以得其先物而生者是物豈有己耶有己則或開而先之無己孰開而先之是以謂之物出不得先物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己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 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

亭毒不仁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 回嘗聞諸夫子曰 无有所將 无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 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淵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 古之人 外化而內不

化 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古人竊模合道者多故 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 以心使形 緣通

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 家世父曰外化者物與同內化者心與適心與適則物俱化而莫得其所化與

物俱化相靡而已矣莫得其所化而與為將迎有多於物者矣 堯章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其中

愈深其外愈闊說文苑圃有垣也種菜曰圃釋名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然也說文室實也踵而為之飾事將迎

之迎而拒之是以謂 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 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安化

安不化 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 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會不愜意也 安與之相靡

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靡順也所以化與不化悉安 必與之莫多 不將不迎則足

而止 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 絺韋氏之圃 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 言

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游處 絺章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絺章彷彿

所游而處之也 釋文之圃音布五反 又音布 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 故以是非相鑿也 而況今

之人乎 鑿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鑿和也夫儒墨之師更

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况乎今世之 聖人處物不傷物 至順也 虛丹飄瓦大順羣生 唯无所傷者

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

迎而迎。〔釋文〕義冠古亂反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臯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釋文〕山林與音餘下同而樂音洛注下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

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釋文〕凡情憐執安生欣惡忽觀高山茂林神臯與壤則欣然歛慕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

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釋文〕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闕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釋

文〕能禦魚呂反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蛇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家世父曰各有所知各有所能無相強也各有所不知各有所不能無相勝也強其所知以強其所不知強其所能以強其所不能而據之以為知據之以為能強天下而齊之是非相乘哀樂滋繁是故忘其所知而自適也忘其所能而能乃自適也至言去言至為去為己且忘之矣暇齊天下焉齊知之。〔釋文〕強其文反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

各有分也。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

不亦悲哉。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傷情務在獨免憂感之甚深可悲傷。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皆自得也。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見賢思齊捨己放物假學求理運。〔釋文〕齊知之才細反又知字。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釋文〕齊知之才細反又知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雜。庚桑楚第二十二。〔釋文〕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昭曰今書有楚字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

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釋文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

馬云庚桑楚人姓名與釋文小異俞樾曰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偏得向音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

山名在魯國臣僕謙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釋

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挈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釋

文畏本或作嚮又作復同崔本作疊同畏壘山名也或在魯又云在梁州畫然音智獲知者音智挈然本又作契同苦計反

廣雅云遠之于萬反司馬云言人以仁智擁腫之與居擁腫音腫章勇反本鞅掌

提也為臣妾庚桑悉棄仁智也擁腫之與居擁腫樸也擁腫於丈反郭云擁腫樸

之為使鞅掌自得擁腫實故淳素之亡與其同居率性之人供其驅使鞅掌於丈反郭云擁腫樸

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句朴鞅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居二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

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大壤而掌反本亦作壤崔本同又如牟反廣雅云豐洒

然素珍反又悉禮反崔李云驚貌向蘇俱反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共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以

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闕天道小成故居

三年而畏釋文日計之而不足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顧時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忽聞畏壘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乖無為之道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恆

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實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 [釋文] 正得秋而萬實成天地也元嘉本作萬實

德也實亦有作實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為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俞樾曰得字疑衍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實成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疏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

此文是其證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實成文義已足不

必加得字與 大道已行矣 本或作 天造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 [釋文] 環 如字廣雅 堵 丁魯反司馬云一

言小也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不欲為物標杓。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羣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

賢執轍今知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為賢尊我為主便是物之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釋文] 俎豆 側呂反崔云俎豆 杓 郭音的又匹么反又音弔廣雅云樹末也郭云為物之 標 必逢反一 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老君云功成 弗居長而不

宰楚既度稟師訓長 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鱧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八尺曰 尋倍尋

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擲也夫尋常小鱗豈鯢之所周旋而鯢小 [釋

魚反以為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夔夔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文] 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池廣二尋深二仞也 鯢 音旋回也 鯢 五今 鱧 音 為 之 制 廣雅云制

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擲也鯢鱧專制於小溝也 慶藩案釋文云制折也小魚得曲折也折與制本 古通用字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引作折則刑論語類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語作制獄即其證也 步仞之

陵丘 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 家世父曰水者魚之所 歸也丘陵者獸之所歸也尋常之溝步仞之丘陵亦必有歸之者為有所庇賴也德愈大則歸之者愈衆郭 象引巨魚巨獸為喻而 夔 魚 夔 狐 為 之 祥 李 云 祥 怪 也 狐 狸 狸 意 為 妖 孽 言 名 有 宜 宜 不 失 則 大 人 有 豐 祿 云 大 人 必 有 豐 祿 說 夔 反 也 王 云 野 狐 依 之 作 妖 祥 也 豈 云 豈 狐 以 小 丘 為 善 也 祥 善 也 且 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人

權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尙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修夫子適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

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

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其獸極大口能含車狐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為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賈

害魚鳥尙爾。釋文函音車之獸也。李云獸大如車介音戒廣雅云獨也又古語曰介一本作分謂分張也元嘉本

而況人乎。釋文函音車之獸也。李云獸大如車介音戒廣雅云獨也又古語曰介一本作分謂分張也元嘉本

釋文作分分與離相屬為義則作分者是也古書介本作介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穀梁莊三十年傳燕

周子兮子釋文令本或作介周禮大宗伯注燧取其首介而死釋文介或作兮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

孫以爲介介則介又誤爲兮皆其證也。離山力智反吞舟救恩反竭而失水徒復反謂竭溢而失水則蟻魚鱗

苦之。如字向云馬氏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

則粗而淺。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釋文深眇彌小則粗後皆同且夫二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釋文二子者向崔郭皆云堯舜也。是其於

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釋文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

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做倣者猶如釋文蓬反。將令力呈。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

鑿破好垣牆種殖蓬蒿之草以爲蕃屨者也。釋文蓬反。將令力呈。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

刀之末也。譬如揮簡毛髮梳以爲髻格量米釋文而炊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又作

櫛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按玉篇攷苦敢切打炊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即又可讀

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釋文] 竊竊計校之貌崔本作察察 舉賢則民相

軌軌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釋文] 軌烏點反 戾符弗反 任知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

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軌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為 [釋文] 任知音智 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穴無所復顧

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數等不足令百姓醇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 [釋文] 有殺音試本又 穴穴反 曾回

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為盜攻城穿壁日中穴穴 [釋文] 有殺音試本又 穴穴反 曾回

音裝云穴穴也言無所畏忌 慶曆案既與培同淮南子齊俗篇擊培而遁之高誘注曰培屋後牆也 齊俗篇

則必有穿窬指機揜策險備之女備亦與培同故高注曰備後垣也 呂氏春秋鬻言篇亦作培 齊俗篇

坏音稍異 而義同 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釋文] 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 中赤眉則是相食也 [釋文] 吾語魚據反 女音汝後 皆放此 南榮跽蹙然正坐曰若跽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姓南榮名跽庚桑弟子也蹙然驚悚貌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

言 [釋文] 南榮跽昌于反 向音嚙一音紹俱反 徐直俱反又救俱反又處由反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

南脩務訓作嚙舊款嚙訛救矯今據本書改正高誘注救猶箸躡履跌趣也 蹙然子六反 已長丁丈反 將惡音 庚桑

軟所角切讀其略切跌音決第即著直略切趨猶趨今淮南或無步字脫也 蹙然子六反 已長丁丈反 將惡音 庚桑

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扶問反後 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容曰抱保也相親

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郭注曰無 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為說未達假借之旨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矣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疑形逸故不復 [釋文] 思慮思吏反

後知思慮營營狗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詞也 [釋文] 思慮思吏反

南榮跽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

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

在之人。與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在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論。以况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釋文〕可強。其丈反。下。形之

與形亦辟矣。未有閉之。〔釋文〕亦辟。婢亦反。開也。崔云。智著也。音必亦反。家世父曰。郭象注。形之與

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說文。言部。譬喻也。坊記。辟則防與。中庸。辟如行遠。辟如登高。辟皆相通。辟譬喻也。言形之與

形亦易喻也。郭象注。漢書。總永傳言之者。足戒聞之者。未嘗章懷太子注。譬猶曉也。曉然於形與形之同。曉亦

也。而物或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聞也。夫盲與不

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途有聞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釋文〕或閉。開。開。今謂。遂曰。全汝形。抱汝

生。勿使汝思慮營營。遂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故難化也。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釋

文〕勉。聞道。也。本或作曉。達耳矣。未徹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奔蜂。細。蠶。土。蜂。也。蠶。豆。也。蠶。者。豆。中。大。青。蟲。越。雞。荆。雞。也。魯

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釋文〕奔。蜂。孕。恭。反。司。馬。云。奔。蜂。蠶。蠋。音。蜀。司。馬。云。豆。越。雞。司。馬。向。云

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釋文〕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蠶。蠋。音。蜀。司。馬。云。豆。越。雞。小。雞。也。或

云。荆。能。伏。扶。又。鵠。本。亦。作。鵠。同。戶。各。卵。力。管。魯。雞。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慶。藩。案。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司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

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雞。異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

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南榮。越。蠶。蠶。音。盈。案。方。言。蠶。蠶。也。齊。楚。陳。宋。之。閒。謂。之。蠶。蠶。裏。也。擔。也。慕。聖。情

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日方見。〔釋文〕蠶。蠶。一。音。果。盧。文。弼。曰。音。果。字。或。有。作。蠶。者。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

榮遂曰唯自從也問云後從桑德處來南榮（釋文）曰唯惟榮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衆也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釋文）挾三音南榮遂懼然顧其

後衆來之說顯明其後恐有多人也（釋文）懼然向紀俱之俱衆也又作懼音同又倪緯反慶藩案懼然即

然也界正字懼懼皆借字禮禮弓懼然失席作懼史記孟子傳王公大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皆其證

謂者言意也我言借來譏汝挾三南榮遂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

問俯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俯首羞慙仰天歎（釋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問慶藩案問猶

息神魂恍惚怒情形章惶惶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容問問其所言南榮遂曰不知乎人謂

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朱愚猶愚無知之貌也若使假爲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靈智人聞

杜預注短小曰朱儒朱更致尙身之稱稱敗在己故云愁軀也家世父曰左傳襄公四年朱儒

愚者智術短小之謂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遂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仁者兼愛之姓義者成物

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之功並是先聖靈應非所

未知若爲虞心免茲展害寄此三言因桑楚以爲媒願留聽於下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

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釋文）向吾本又作眉

睫音接釋名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規規細

也云目毛也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規規細

也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露揭竿本尋求大海欲（釋文）規規李云失神貌若喪

惘惘底其可得乎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網喪逃亡之子茫昧何所歸依也（釋文）規規一云細小貌若喪

惘惘反揭其列其竿音而求諸海也向云言以短小之物女亡人哉惘惘云喪亡性汝欲反汝情性而

无由入可憐哉憐悲憐於聖徒溺於仁義縱欲冀原反本復歸於實南榮遂請入就舍召

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既夫所問指識芒然於是。是謂就家中思維旬日微

悲愁庶其請〔釋文〕所好呼報反去其起居反所惡焉路反復見扶又反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歸家一句。遣除五德。餘微。積精熟。以吾觀。妙氣鬱〔釋文〕

洒濯大角鬱鬱崔云執洒貌津津如字崔本作猶有惡也李云惡計夫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提。

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提。○ 捷關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

耳目。若乃聲色。護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護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 護者繫縛之

之目。繫者急也。繆者廢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也。所護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為欲惡。所

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

於內。耳目靜於外。〔釋文〕外獲向音霍崔云恢廓也又如字本亦作護音獲又乙號反又烏遠反而捉徐側角反

者。方合全生之道。〔釋文〕又音羈李云縛也三蒼云佩刀韉韋也盧文昭曰今書作羈而捉徐側角反

迫促也。內捷郭其羣反徐其偃反關也。繆莫侯反又音緝結也。崔向云綢繆也。俞樾曰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

也。繫疑繫字之誤。繫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詩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繫而捉。繆而捉。並言繫

謂繫繞繆謂纏繞廣雅釋詁繫與綢繆並訓。纏繞是其義一也。繫繫形似。因而或誤耳。家世父曰。說文韉佩刀絲

也。徐錯曰絲其繫系也。三蒼云佩刀韉韋是韉者纏繫之意。外韉者。制其耳目。提其目之司。紛紜繁變。不可捉。搯則

內捷。其目以息其系也。機內護者。制其心而心繆。繞百出。亦不可捉。搯也。則外提其耳目。以絕心之緣。內外俱護

冥冥焉。相與兩忘。無有倚著。道德不能入。而為主。又何津津有惡之存哉。郭象云聲護於外。外內護者。道

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偏護由不可況外內俱護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

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偏執帶邊已垂生分。況內外護。弱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

〔釋文〕放道如字向方往反云依也。南榮躄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 闕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若躄之聞大道。譬

猶飲藥以加病也。

夫藥以療疾疾瘡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釋文〕加病如字元嘉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釋文〕加病如字元嘉本云加也。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釋文〕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衛〔釋文〕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謫輒奉為常〔釋文〕

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令合體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釋文〕不離其性〔釋文〕守真不〔釋文〕能勿失乎。〔釋文〕還自得

也。〔釋文〕自得其性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釋文〕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釋文〕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

為凶吉一失吉為巽止己己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釋文〕當則丁浪反〔釋文〕當則丁浪反〔釋文〕能止乎。〔釋文〕止於

分也。〔釋文〕不逐〔釋文〕能已乎。〔釋文〕無追故迹〔釋文〕已過〔釋文〕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釋文〕全我而不效彼〔釋文〕諸於也

彼之心追求〔釋文〕能舍音捨能脩然乎。〔釋文〕無停迹也。〔釋文〕脩音蕭徐始六反又音能侗

然乎。〔釋文〕無節礙也。〔釋文〕順物無〔釋文〕侗本又作侗大董反又音働向敕動反云直而無累之謂三礙也五代

能兒子乎。〔釋文〕同於赤〔釋文〕兒子終日喙而噓不噉和之至也。〔釋文〕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釋文〕噓

塞也噉擊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釋文〕喙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日噉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途至於斯〔釋文〕喙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而噓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

於噉反本又作噉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噉極無聲為噉〔釋文〕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噉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不噉

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噉傳奕本作噉即噉之異文也揚子太元經夷女三日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噉〔釋文〕二宋陸王

本皆如是蓋以噉與柔為韻可〔釋文〕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釋文〕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釋文〕挽音

知其俾和與玄〔釋文〕終日握李云挽不挽五禮反向音藝崔云寄也廣雅云捉也俞樾曰說文無挽字角部

字之所以華乳侵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挽謂手不參曲也崔云挽寄也殊非其義〔釋文〕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挽寄

也廣雅云捉也今案揚雄太元元挽云元之贊詞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說卒捉擬也雄意假挽為擬說文

之奪也言無有準擬揣度說文為同也授之物握〔釋文〕共其如守崔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釋文〕行不知

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釋文〕不曠字又作曠同音舜動偏不徐音

來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釋文〕惡有鳥愛惡鳥路反 宇泰定者發

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 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釋文〕宇泰定王云宇器宇也謂器宇閒泰則靜定也 家世父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人心自北其端保

而天光發焉自然而不可掩也脩其自然而機應之人各自脩也各自見也故曰人見其人

〔釋文〕凡庸之人不能側聖但見羣於聚庶不知天光燿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恆 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恆常也理

亦資求故有真脩之 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 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體常之人動

生之所舍止皇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

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 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 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為於分外學所不能耶 〔釋文〕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言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

能者則雖 習非習也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

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

〔釋文〕敗之 補遺反或作則 備物以將形 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將順也夫造化供饋物皆 備物以將形 將順也 藏不虞以生心 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夫至人無情物感斯

心終不預謀所 〔釋文〕億度 特格 敬中以達彼 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中內智也彼外境也

為虞度者也 〔釋文〕億度 特格 敬中以達彼 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中內智也彼外境也

疑寂境 自虛通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 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

若文王之拘美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為哉

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釋文以滑音不可內於靈臺釋文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也

靈臺釋文郭云心也案謂心有靈智能住持也許慎云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

物不能入其靈臺也釋文曰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

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

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釋文靈臺者有持釋文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釋文竟不知所以也

持釋文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釋文持則失也釋文若有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發釋文此妄發作釋文不見其誠己而發釋文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

每發而不當釋文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釋文前

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比下明喪真之人妄心乖理誠實也釋文每發而不當釋文丁復反爾雅云每雖也

業入釋文未會反照實智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而不舍釋文事不居其分釋文業事也世事擾擾每入心釋文每更爲失釋文發由己誠乃爲得也

自謂爲得釋文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釋文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值理無隔若彼乖分釋文幽閒音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釋文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釋文幽顯二塗分明無謬不釋文券內者行乎

无名釋文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釋文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釋文券內字又作卷券分符問

同崔云券分明也則宜方三反券外者志乎期費釋文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釋文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釋

文釋文期費釋文芳貴反下同廣雅云期卒也費耗也言若存分外而不止者卒有所費耗也釋文俞樾曰案郭象注既言

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以為于偽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心無名之

文曰志乎期費者惟買人也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

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志乎期費者唯買人也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

高價販釋文賈人音古人見其歧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歧矣而猶自以為安企危也

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釋文人見其歧猶之魁苦回反安也然謂眾人已見其歧求分外而猶自安可

危乎猶自以為安穩愚之至也人勞則倦勞內者反觀勞外者物外物外則測量之意多而營度之用廣測量營度賈人之術也說文期會也費

散財用也玉篇費用也期費者約會施用之意魁然自大人見其蹉歧以行而不自知釋文魁安也一曰主也似

未愜郭象注且謂勞外而設者窮者誠已而發者也苟且則苟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金止

且相與而已志乎期會之謂且行乎無名斯能窮盡其意也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為外物之所歸依之也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歧者歧者

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釋文物且始

也俞樾曰且即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且于差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為苟且單言為焉於虔反

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窮謂終始是窮為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焉注同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无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編狹

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盜忤兵莫潛於志鏃鏃為下夫志之所攬燹火疑水故其為兵

既多鏃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兵莫潛於志鏃鏃為下夫志之所攬燹火疑水故其為兵

基於劍戟也兵戈鋒刃之徒鏃鏃良劍也夫潛毒傷害莫甚乎心志所釋文莫憎七坎反廣雅云痛也元

與慘同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慄鏃鏃音鏃鏃也嗟反鏃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寇

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胸中其寒凝冰其熱燹火此陰陽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

之寇也夫劫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

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釋文五藏才復反後道通其

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毀成釋文其

分符間反注及下皆分符間反注及下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夫榮辱壽

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聽者而求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聽者而求（釋文）所惡及注皆同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分

備焉遊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豈知自然先已備矣。故出而不反。見其

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夫出惡感安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故出而不反。謂情識外馳而

見其鬼。王云永倫危殆資死之術。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

死滅之本。出而得是謂得死。是日得死耳非理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

生何異於鬼。死不殊故與鬼為一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道而外馳薄薄之境雖復行尸於世與鬼何

別故云。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象似也雖

鬼一也。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出无本。欬然自生非有本入无竅。欬然自死非有根。也從無出有

無無乃無竅穴也。出无本入无竅。苦弔反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累於無形者以其

象乎生死者也形者實也無所處乎其形故有出無形之形所以長也而更無始終本末之可言故有入出入無

竅也而固有實天地六合曰宇宇以言乎其廣也古往今來曰宙宙以言乎其長也出入宇宙之中而無見其形

斯之欬然反。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剽未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之

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平處。昌據反有長。丁丈反增也又。本剽。本亦作標同甫小反崔云未也李怵遙反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有所出而无竅穴者以凡觀

者字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有實而无乎處

實而无乎處者宇也。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宇雖有實而無定處可求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

之長無極。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餘長謂之今古推。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三蒼云往古來今日宙說文曰丹與所極覆為宙長

猶增也。本始也。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死生

出入皆欻然自爾。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是謂天門。天

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為義。言萬

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

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夫天然之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

以無為門。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有既有矣

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推求斯有。竟無有也。必出乎无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

何謂無乎。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非謂此無能生有。若生有何謂無乎。而无有一无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

則有自歎生明矣。不問百非四句一切皆无。故謂一無有。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元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至。惡乎至。惡乎有。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會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察理盡性。虛妙

之甚不復。其次以為有物矣。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為有物也。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可加矣。釋文為喪息復反。以死為反也。還融液也。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以死為喪。今欲反於迷情

於死生。釋文融液音。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也。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以分方

於死生。釋文融液音。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也。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以分方

於死生。釋文融液音。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也。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以分方

反注 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其次以下心知稍開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

死為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二而以釋文為尻。苦急是二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

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朋斯人。猶難得也。反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二者謂以无為

死為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

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為三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

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闖大夫掌三姓三姓卽斯是也。此中

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釋文昭景也。著丁略反。又戴。本亦

猶如一體之中。分為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有異。故引其族以譬也。釋文昭景也。著張慮反。又戴。本亦

也。甲氏也。著張慮反。久也。封也。非一也。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著戴者謂著冠世世處楚朝為衆人所

也。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兩說與注不同。聊出之耳。家

世父曰郭注。四者公族。似謂昭景甲氏皆族釋文。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又引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

戴皆甲姓。顯封疑崔說是也。王逸楚辭注。三闖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最無以甲為氏者。說文首戴也。爾雅釋地。塗

出其前。戴印著戴者。昭景相承為氏也。甲者日之始也。言始得氏以受封。而後相承為氏也。同為公族。而所從來

固非一矣。已復反。有生土賦也。豸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釋文有生賦。徐於臧反。司

云繫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別。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披

李烏感反。字林云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披。音皮。然曰移是。或云豸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理形是非。故試言耳。然。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

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臚者之有臚。臚可散

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臚者大祭也。臚牛百葉也。臚備也。亦言是牛蹄也。臚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

敬則以敬為不是是知〔釋文〕臘力闕者之有臆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胫古來反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

是與不是移是無常〔釋文〕反者之有臆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胫古來反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

應具不可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釋文〕偃謂屏廁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

之內飲食既久應須便解故往園圍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園〔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

困為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釋文〕明聚散無恆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非也〔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

反慶藩案郭與司馬云偃屏廁也柱頰云屏當為屏偃當為晏急就篇屏廁備園糞土壤頰往屏偃之名也

今案柱氏謂屏當為屏是矣偃當為晏頰無所據愚謂偃當為偃園禮宮人為其井〔井疑旆之誤字〕偃鄭司

農云偃路廁也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屏亦屏之僞也〕偃屏偃者屏〔步定反又必〕為是舉

廟也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偃七星在外屏淮南注天偃廁也屏所以障天驕也〔步定反又必〕為是舉

移是〔釋文〕寢廟則以饜燕屏廁則以偃渡當其偃渡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

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釋文〕為是于僞反家世父曰有生塵也誠者塵之積而留焉者也則將以死易生

有生者有死如寢廟之有偃相須而成者也而是曰移是以生為擾以死為歸自見為累者也齊生死者更無

是非名實之可言也以生為累固必有己之見存而乘之以為是非名實而知愚榮辱之爭紛然起矣移是者終

有不能移者也有〔釋文〕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釋文〕物之變化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釋文〕

夫能忘生死者則無是非者也〔釋文〕為生所以以知為師〔釋文〕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

孰是也必能達生是將安寄故知移是以生為本〔釋文〕果有名實〔釋文〕物之名實果各自有〔釋文〕

因乘是非者無是非也〔釋文〕知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釋文〕果有名實〔釋文〕物之名實果各自有〔釋文〕

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哉〔釋文〕因以己為質〔釋文〕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為是非之主〔釋文〕

夫物云云悉皆

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胫於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

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釋文〕其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燒季淨爲今是蝮與學鳩同於同也。同共是其所同。同是未

世之人也。置上古傳和質樸之士乎。爲龜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蝮同。釋文。蝮音學鳩。本或作

於鳩鳩同於蝮故曰同於同也。釋文。蝮音學鳩。本或作。賢音同。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鵞。稱已脫

誤以謝之。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爲也者。釋文。蹶女展反。司馬李云。蹈也。廣雅云。履也。慶

女展切。鵞。五報反。廣。兄則以嫗。言嫗誦之無所辭謝。謂著兄弟之足則嫗。釋文。嫗於兩反。誦。況甫

釋文。編。雅云。安也。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若父。子足則敬然而已不復。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視人

者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允人者。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

皆我也。物我雙遺妙得其宜不卻我。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知。率性而照非謀。而智斯至智也。至仁无

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釋文。未曾反。至信辟

金。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辟金。必領反。除也。徹志之勃。

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徹毀也。勃亂也。謬繫縛也。釋文。之勃。本又作特。之謬。如字

作繆。七侯。反亦音謬。去德。起呂。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利。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六者

氣意。六者繆心也。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繆繫縛。惡欲喜怒哀樂。六者

累德也。憎惡愛欲欣喜悲怒悲哀。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之謬。妄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

塞道也。歡樂六者德家之患累也。釋文。惡欲。烏路。哀樂。音累。德。劣。僞。反。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四六之病不動盪於中。則心神平正。正則靜。靜

文戶部歐陳輿服於庭也小爾雅廣詁厥陳也此欽字即厥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為德而陳列之即為道故曰德之厥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生者德之光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釋文〕德之光一本光性者生之質也 質本也自然之性萬物者感德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

之為 以性自動故稱焉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率性而動分內而為 為之偽謂之失 感物而欲偽情分外有 知者接也 知者謨也 夫交接前物謀謨 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 猶睨也 夫目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睨視也夫目之張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有先後而目不能 〔釋文〕睨也 禮反視也 動以不得已

之謂德 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者所以失也 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已而用之可謂感德也 家所不知猶將睨視而揣得之知之所由成也道之所 世父曰與物相接而知生焉因而為之謹謀而知名焉其由毀也動於不得已而一任我之自然奚以知為哉 動无非我之謂治 動而效彼則亂 率性而動

物合於正 〔釋文〕謂治直吏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非之名故理故不亂 〔釋文〕謂治直吏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有彼我之名故

名相反無彼我是非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譽 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弄古之之實故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譽 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弄古之

工巧也弄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 五計反徐 中微丁仲反 已譽音餘後 聖人工乎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己無令譽不可得也 〔釋文〕弄又戶計反 注同 已譽音餘後 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 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前起譬此合論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天而拙乎人 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前起譬此合論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

難 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 工於天即佞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 工於天即佞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假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 〔釋文〕而佞 音良崔云良 唯蟲能蟲 唯蟲能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工也又音浪 唯蟲能蟲 唯蟲能

天 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蟻丸能天 〔釋文〕唯蟲 為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也皆稟之造物豈仿倣之所致哉 〔釋文〕唯蟲 為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

不知所謂天若知有天則非天矣令人惡知人之天也吾心自適之適全人初未嘗辨而知之豈吾心所能自喻乎惡當為任胡切與烏同釋文鳥路反者誤 廣濶察兩唯字當從釋文作雖唯古或借作雖詩大雅

〔釋文〕而佞 音良崔云良 唯蟲能蟲 唯蟲能

〔釋文〕唯蟲 為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

〔釋文〕唯蟲 為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

〔釋文〕唯蟲 為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

抑厲女譏，從言女唯，從樂之聲也。書無逸，惟耽樂之從。全人惡天。惡人之天。爾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

管子君臣篇，雖有明君能快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之也。蓋不熱率，順其天然而已矣。〔釋文〕惡天下同。而况吾天乎人乎。爾爾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

天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遣天人矣。惡猶有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爾威

以取物物必逃之。爾假有一雀，得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非由德以天下為之

籠，則雀无所逃。爾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

造〔釋文〕之籠，力東反。所好，呼報反。下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矣。爾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沒狄，狄

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為良〔釋文〕湯以胞，本又作庖，白交反。盧文昭曰：秦胞與庖，韻人籠伊尹，故湯用焉

也。爾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於楚也。或云百里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也。是故非以其所

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爾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盜其介者撿畫，外非譽也。爾畫所

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撿而棄之。爾介，別也。撿，去也。畫，裝也。裝，嚴服也。本為容

復在懷，故撿而棄之。爾音界，郭云：別也。又古黠反。撿，無足故不復愛之一云。撿，本亦作移。移，云畫飾容之具

俞樾曰：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撿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

容貌言。崔云：撿，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儀書司馬相如傳：撿以陸離。師古注曰：撿，自放縱也。即此撿字之義。相六

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即不復扶又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爾無賴於生，故不畏死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僕隸之〔釋文〕胥靡司馬云：刑徒

人也。崔云夫復謂不餽而忘人。爾不識人之所惜爾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胥

廢刑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爾不識人之所惜爾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胥

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音服徐音徐不音不魏音魏。其愧反。廣雅云：遺也。而忘人。復者，溫復之謂也。用更相御，用登謝，賴於其間哉。〔釋文〕夫復音服徐音徐不音不魏音魏。扶音扶反。習音習。不音不魏音魏。一音愧。元嘉本作愧。而忘人。謂忘也。夫人既習

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魏遺之。此至愚不獲人之所習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家世父曰非譽，這作毀譽。言此言毀其陋也。外非譽，遺死生忘己者也。復歸不魏忘人者也。說

文譽失氣，言謂言譽，謂也。復謂謂人語言，謂伏以下我而我報之。鄭康成、士虞禮、往饋，饋歸也。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以物與人曰饋。以言語餉人亦曰饋。復謂不魏忘貴賤也。忘人，已則同乎天和矣。釋文謂音習，說也。誤

忘人，因以為為天人矣。〔釋文〕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釋文〕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故敬之而不

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釋文〕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乎。〔釋文〕

同乎天和，忘於從順，故恭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釋文〕侮之音侮。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

為出於無為矣。〔釋文〕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釋文〕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

怒能體斯，速故侮之而不怒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

於恍惚之外哉。〔釋文〕緣順也。夫欲靜，攀援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

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為正道也。〔釋文〕

徐无鬼第二十四〔釋文〕以人篇。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姓徐，字无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

鬼，緡山人，魏之隱士也。司女商，人名也。李云：无鬼，魏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治安邑。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釋文〕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釋文〕武侯勞之，山林之勞

一字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反。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

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釋文〕嗜欲好惡內外無可〔釋文〕擊引御也。

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急燥發困病也君若嗜欲盈滿欲學去好惡〔釋文〕盈者時志反丁丈好呼報反既不稱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嚴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釋文〕盈者下注同長反下注下同惡鳥路反下黜救律反退也本又作擊苦田反又口開反爾雅云固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此重結 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超然也既不稱〔釋文〕超然司馬云猶不振然也不說音悅下文大說同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既覺武侯悵然不悅〔釋文〕語君反魚據吾相息亮反下皆同下之

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執守精志唯貪飽食此之〔釋文〕下之質一本無質字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絕句云放下之能是狸德也謂貪如狐狸也俞樾曰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狸德也秋水篇曰

不如貓狴之捷莊子言狸狴尸子言貓狴一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中之質若視日體氣高遠望如視日〔釋文〕示日音視本作視云舊音視仍譌作示今改正上之質若亡其一喪其身上品之狗也〔釋文〕若亡其一

一身也謂精神不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吾相馬直者中繩謂馬〔釋文〕直者中繩丁仲反下皆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曲者中鉤謂馬方者中矩謂馬圓者中規謂馬是國馬也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

下馬有成材材德素成不特於習斯乃〔釋文〕成材字亦作才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卹若失若喪其一字亦作才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蹄足緩疏又如奔佚〔釋文〕若卹音恤若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若喪息辰反下其一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此之材天子馬也〔釋文〕若卹音恤若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若喪息辰反下其

言喪其綱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軼過也馳走迅速超軼羣馬疾若迅風〔釋文〕超軼李音徒列反崔云徹也廣雅云過也武侯大悅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釋文〕超軼李音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職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鏡反下若歡笑是以吝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殺。詩書禮樂

大發周書篇名也。或言發讀也。本有作駘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殺也。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釋文〕從說。子容。金板。本又作

反。又如字。虛文。六殺。吐刀反。司馬。崔云。金版。六殺。皆周書篇名。或曰。秘。引。司馬。云。路齒笑也。齊文。闕。〔釋文〕樂。音。洛。章。末。

昭曰。今書作板。六殺。識也。本又作六。稱謂太公。六。稱文武。虎豹龍犬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

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竊以鐘鼓耳。故愁。慶。案。文。選。郭。長。純。辭。仙。詩。注。〔釋文〕樂。音。洛。章。末。

同。鷄。一。諫。反。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釋文〕樂。音。洛。章。末。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替。可。否。功。績。引。司。馬。云。路。齒。笑。也。齊。文。闕。〔釋。文〕。樂。音。洛。章。末。

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釋文〕樂。音。洛。章。末。夫。藥。無。費。賤。極。疾。則。良。故。

直告犬馬。女商曰。若是乎。直賢如是。告狗馬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越之流人。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數日。反。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相識而國中會見。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故人見之而數也。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釋文〕及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徑。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足。然。而。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運屬飢荒。逃避疲流於虛園宅。雖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獼鼯鼯。蹊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闕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况乎兄弟親舊。警效言笑者乎。此重起警也。〔釋文〕。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司馬云。虛空者。處為空虚也。藜。力。西。藿。徒。弔。反。本。亦。作。徑。司。馬。去。國。遠。雖。有。被。流。放。之。人。或。犯。遺。網。或。遭。苛。政。辭。〔釋。文〕。

作。跡。元。嘉。本。作。送。徐。音。送。送。云。送。跡。慶。藩。黎。藿。也。藜。即。今。所。謂。灰。裡。也。爾。雅。拜。商。藿。都。注。商。禮。似。藜。藿。藜。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鐵。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排。藜。在。此。言。柱。乎。鼯。鼯。之。徑。亦。極。謂。其。高。

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鐵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排藜在此。言柱乎鼯鼯之徑。亦極謂其高。

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鐵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排藜在此。言柱乎鼯鼯之徑。亦極謂其高。

也。其位其空。司馬云其其人謂處虛者也。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閒。或長或作跟音同。盧文昭曰今書長作跟。

家世父曰釋文其空司馬云夏人謂處虛者也。長或作跟。擬秋水篇跳梁乎非棘之上。一本作

跳跟潘安仁射雉賦已跟踏而徐來玉簫跟踏疾行此云藜藿羣跼之逕有。寔然。郭巨恭反李曲恭反又曲勇反

空陳焉踰跟處乎其中。說文踰動跟舒之言曰踰跟急之言曰跟。釋文誤。寔然。棟也徐苦江反又祛局反司馬

云喜貌。謹云。而喜矣。李云得其所候之無人君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間。雖臨朝矯厲。非其。警。苦頂反。效。苦愛反

李云警效。喻言笑也。但呼聞所好。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困所以未嘗

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遊

說太公兵法之談警效其。〔釋文〕久矣夫。音扶後。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

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釋文〕久矣夫。音扶後。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

芋粟。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社稷之福邪。〔釋文〕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類。語乎庶粟德以謀固宗廟。〔釋文〕食芋。音序。又食後反。本亦作

相實。又曰相柔也。〔采與芋同〕其實草。〔今借用草字俗作阜〕一曰據。又曰草斗據實。一曰據斗高。注呂氏

春秋。椽早斗也。〔特君籩〕其狀如粟。漢書司馬相如傳。應劭注曰。據。采木也。合觀諸說。據一名相。一名芋。一名

采。其實。謂之阜。亦謂之據。是據者。狀如粟也。司馬此注。據。據木也。則采亦謂之據矣。說文。據字。今書傳皆作據。〔案

山木實。謂之阜。亦謂之據。是據者。狀如粟也。司馬此注。據。據木也。則采亦謂之據矣。說文。據字。今書傳皆作據。〔案

讀爲芋字。亦作芋。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將芋青。據張揖。非。音久。或卅下作者。非也。盧文昭曰。卅卽草也。卅

曰。芋三稜也。文選。芋作芋。或字作芋。借之也。〔音久。或卅下作者。非也。盧文昭曰。卅卽草也。卅

必刃反。本或作擬。司馬云。擬。欲干。李云。干。社稷之福邪。可以利社稷也。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食以自養。我蓋不然乎。將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其所以也。〕曰。勞君之神與形。〔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武侯曰。何謂邪。〔問其所

謂。〕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夫天地兩儀。亭毒羣品。物於資養。同管

勞君之辭。〕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發商位為君子不可樂之以為長居卑下為百姓不可苦之

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為公不取焉。 釋文 萬乘編諸反 夫神者不自許也。許與也 夫神者不自許也。許與也 夫神者不自許也。許與也

釋文 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茲。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茲。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者夫茲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夫茲者私通於理為病 夫茲病王云茲者

也謂 所病之何也。李云服而無對也或云養遠天地之平獨恣其欲自許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備於文 偃兵偃息也 徐

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偃兵 造

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夫

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從無為為之乃成耳。自從也

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殆近也

從此以為必殆驟敗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成之於前美

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耳未肯為真也 幾近也。仁義迹顯物

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成固有伐。成則顯也 夫功名成

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失其常然 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釋文 成固有伐。變固外戰。王云亦聚

所不與欲無有伐其可得乎夫偽生形造又伐焉非本所圖勢之變也既有偽伐得無戰乎 家世父曰。假仁義

為名將日懸仁義之形於胸中而凡依於仁義之形皆可意造之成乎仁義之名則自多小爾雅伐美也謂自多 其功美。仁意可以意造之。而固非安之。必有中變者矣。變則耳目手足皆失其常。喜怒哀樂亦違其節。是外戰也。凡有意為之者皆殆也。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 如字又力智。譙本亦作譙。在造反司馬

也案謂華 无徒驥於鎔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

如麟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麗譙如鎔壇宮名也。君但勿。无徒。徒步也。鎔壇名。徐惲其反。鎔壇

起心偃兵為義亦無勞感。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間。无徒。徒步也。鎔壇名。徐惲其反。鎔壇

記陳涉世家戰譙門中。顏師古注。門上為高樓。以望遠樓一名譙。說文。封土

曰壇。鎔壇之宮。謂軍壘也。麗譙。樓也。譙。列者守兵。徒驥。猶徒御也。謂行兵。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

失耳。莫包藏逆心。释文。无藏。一本作藏。司馬本同。逆於得。司馬本作德。李云。凡非理而貪。貪得而屈。此藏逆於德內

有貪則逆道也。无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大巧若拙。名敦朴。素

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勿以謀讓勝捷於物。无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先為清談

勿以兵戰。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在。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己勝。夫應天順人。而或賊凶殄絕者。雖亡國。戮人而不失百

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

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释文。惡乎。音烏。君若勿已矣。脩習中之誠。以應天

地之情。而勿撓。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誠實也。撓。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释文。

勿撓。一。音反。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天順天地

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释文。已脫。音。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

勞。指意作法。偃兵耶。音。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

山黃帝聖人。久其具茨山名也。在發陽密縣界。亦名泰隗。释文。大隗。五罪反。司馬本。作泰隗。或具茨。一本作次

又音資。司馬本作次。次山名也。司馬。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俊

云。在發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方明。滑稽等。皆人名。在右為驂。在左為。昌寓。音。驂乘。繩。音。習。元。嘉。本。舒。氏。反。崔

車。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释文。昌寓。音。驂乘。繩。音。習。元。嘉。本。舒。氏。反。崔

亦作朋。籀登反。徐扶桓反。盧文昭曰。今書作朋。朋。慶藩案。屢。崔本作朋。蓋多朋字。當相混。古文多字作。形

功臣侯表作僕朋皆傳寫之誤也（周策公仲侈韓前馬司馬云二人昆闕音昏滑音稽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至

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不重釋也 釋文襄城之野李云七

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五昆闕六滑稽七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牧馬童子釋道人也牧馬曰牧 曰。若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也也然當是也問山之所在答云我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

云知帝驚異故童知道所在因問得理區字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

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為天下亦如治理其自身既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

合之內。予適有瘖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

而遊日入而息。六合之內謂羣塵之裏也瘖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樓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在人教我脩道盡作夜息乘日遊以此安居而逍遙處世本有作專字者謂乘

日新以變化 釋文 予少詩召反 瘖莫豆反郭音務李云風眩貌 長者丁文反 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元嘉本車作居 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

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痊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樂而辭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釋文 少痊七全反李云除也慶藩案文選潘安仁閑居賦注引司馬云痊除也釋文闕 且復扶又反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

子之事。圖 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圖 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

童辭。圖 說也。黃帝又問。圖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說也 黃帝又問。圖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釋**馬以過分爲害。**釋**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釋文**去

其下注同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釋**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釋**頓悟聖言故身

外至于大隗合乎天。然之謂其在吾師乎。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釋**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釋文**知士音

不樂音格下不。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釋**辯類縣河辭同彘驟無。察士无凌誅之事。**釋**音

則不樂。**釋**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密主**釋文**察士李云察識也。俞樾曰霍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

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李云謂誅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凌誅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凌相凌驟與又音峻一本作說。皆囿於物者也。**釋**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釋**此數人者各有偏滯

物**釋文**皆囿音又非強其丈。招世之士與朝。**釋**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釋文**與朝直遙。中民之

士榮官。**釋**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釋文**中民李云養治民也。筋力之士矜難。**釋**英鬯壯士有力如虎時

釋文矜難乃且勇敢之士奮患。**釋**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兵革之士樂戰。**釋**情好干戈志存鋒

征。枯槁之士宿名。**釋**食村衣褐形容顛顛。枯槁苦老反宿名宿積久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爲

戰。枯槁之士宿名。**釋**心寢宿唯在聲名也。禮教之士敬容。**釋**節文之禮。仁義之

律之士廣治。**釋**刑法之士雷情格條。禮教之士敬容。**釋**節文之禮。仁義之

士貴際。**釋**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釋**世有述遠時逢際會則施**釋文**貴際謂盟會事

相與交際仁義之用行乎交際之閒者也鄭康成禮記中庸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農夫无草萊

必不也〔釋文〕不比毗志反下同 俞樾曰比通作庀周官設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為庀是也國語魯和也〔釋文〕 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並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

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商賈音 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釋文〕 業得其志故勸〔釋文〕 衆庶之人各有事且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釋文〕 事非其巧則惰〔釋文〕 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

矣〔釋文〕 則壯李云壯猶疾也 則惰徒臥反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釋文〕 物得所耆而樂也〔釋文〕 所耆時志反 而樂音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釋文〕 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夸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

名也〔釋文〕 勢物之徒樂變〔釋文〕 權勢生於事變〔釋文〕 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 遭時有所用不能

無為也〔釋文〕 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釋文〕 前

諸士遭遇時命情隨 事遷故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釋文〕 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

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釋文〕 此次第也夫士之

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序炎涼 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釋文〕 不守一家之能而

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釋文〕 馳驚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殺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

也時有所用待用之資也應之自外者也性有所倚〔釋文〕 數也已矣 家世父曰囿於物者致用之器也發之自內者

才有所偏內外相須以成能形性交馳而不反矣〔釋文〕 以要一遙音扶又音蕭 音蕭 音蕭 音蕭 莊子曰射者

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釋文〕 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

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釋文〕 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釋文〕 而中丁仲反

惠子曰可〔釋文〕 謂字內 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可乎〔釋文〕 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釋文〕 各私其是故

無公是也而

唐堯聖人對桀爲是若各是其
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子曰可。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辯辨有言無實莊子曰然則儒墨揚

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儒姓鄭名縵墨名翟也揚名
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

者並聽名過物蓋世雄辯添惠施爲五各相是非未
知決定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復相扶又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姓魯名縵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燿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感夏以

瓦瓶盛水湯中煮之懸瓶井中須臾成冰音渠又其據反李云魯遽七端反又魯遽曰是

也而迷感之俗自是非他與魯無異也。釋文魯遽人姓名也一云周初時人魯遽曰是

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堂中宮角室內

當爲律不于偽廢一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隨調而改堂中改調一弦則

同故也。釋文改調徒弔反无當丁浪反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聲律之外會更有異術雖復應

已既無他術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何足以自夸。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惠子曰今夫儒墨揚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

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釋文相拂扶

反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

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闔闔守門人也齊之人棄闔其闔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是闔釋文踣呈亦反投也司馬云齊門者守之令形不全自以為是其求鉏鍾也以束縛闔乃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闔釋文鉏鍾音刑徐戶鉏音刑徐戶鍾音刑徐戶又云似壺而大以束縛闔郭云恐其破傷也案此言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闔唐夫也夫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闔鉏小鍾也唐亡失也求竟亡闔子不出境域束縛鉏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俞樾曰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為句有遺類矣夫與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

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釋文唐子謂失亡遺類遺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辨道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誠所說未得子也遺類而好辯猶齊人遠子而愛鍾也

遠索所百夫楚人寄而踣闔者闔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

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闔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舩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

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闔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於紅爐之側投踣守門之家

人鬪打不懷惡德更造惡辭悞悞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岑岸也俞樾曰案夫楚人寄而踣闔者句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為句踣當讀論揚雄方言論怒也張益廣雅釋詁誦責也楚人寄而踣闔者謂寄居人

皆喻其責其闔者也郭注文夜半止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釋文而與舟人鬪司馬云夜上人水也擠排也家世父曰說文踣住足也易巽象孕踣闔竊記三年問踣踣焉釋踣踣不行也闔者守門踣闔不長於行故可以命闔鉏鍾當為踣睡天造篇百舍重研而不敢息說文踣造也一日往來貌束縛謂行險也言命

闔則足不必完踣睡急行則於足也又加之束縛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毛詩陳風傳唐堂途也

田子方篇猶求馬於唐肆也司馬亦云唐肆廣庭也唐子猶周禮門子謂給使令者未始出域而有遺類言其多

也闔者稱其材走者極其量堂途給事人皆能之名據為是而自足豈必殊尤卓絕哉其相非也又各不察其情

而有意求勝寄而踣闔所司闔耳說文闔常以昏閉門諫也何由夜半於無人之境而與舟人鬪意以為夜半無

人之境則竟無人矣意以為與舟人鬪則竟闔矣造怨者無窮而身固未離於岑也齊人之於宋楚人之寄本非

族類不相習也無因而造然則亦可夜半與舟人鬪矣是之是莫得其所以是非者之非莫如其所以非舊注

失之未始離力智反於岑七金反徐在林反又獨上時掌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

太遠注同於岑七金反徐在林反又獨上時掌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

曰。郢人聖慢其鼻端。法。告。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罔。冥。目。

恣手罔 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獲乃回反。郢人謂屍畫之人也。聖者白善土也。慢，汗也。莊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嘆昔仍起斯警。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釋

文。從者才用。郢人。不朽。反楚都也。漢書音義作獲人服。度云。獲人古之善塗。聖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

偽作優人家。漢書揚雄解嘲云。獲人亡則匠石斲斤。今。聖。鳥。路。慢。本亦作慢。郭莫干反。徐莫但反。李云。徐塗也。據改正。下同。又音繞。舊音混。別本音溫。亦訛。俱改正。反。慶藩案。慢當作。轉說文。獲。地。說文。獲

徐地也。徐與塗同。巨。獨之。從。巾。獲聲。獲。文。婚。字。今本。震。鶴。為。獲。讀。若。水。溫。雞。獲。字。注。安。雞。溫。也。王。驚。奴。且。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霜。奴。回。奴。昆。二。切。廣。韻。切。回。乃。案。二。切。廣。雅。曰。擗。聖。獲。塗。也。今本亦偽作。擗

以。仰。塗。而。領。袖。不。朽。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斲。之。也。見。漢。書。揚。雄。傳。服。虔。注。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去。聖。慢。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釋。文。為。寡。人。于。僞。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罔。非。夫。不。動。之。質。忘。言

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管。仲

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言。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

屬。付。國。政。與。釋。文。大。病。謂。死。惡。乎。音。屬。國。音。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問。國。政。欲。與。誰。為。可。也。音。餘。也。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

也。釋。文。欲。與。如。字。又。音。餘。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

將。弗。久。矣。姓。鮑。字。叔。牙。真。廉。情。絮。善。人。也。而。庸。猥。之。人。不。如。己。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

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鈞。束。於。君。下。以。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

人逼鑿於物恐危社稷〔釋文〕且鈎鈎反也亦作鈎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釋文〕姓區名朋齊賢人也

為人也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下無背者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故無棄人哀悲輪弱齊侯

〔釋文〕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以賢臨

期於淳樸心之所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財分人謂之賢聖人以道德拯物賢

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

故僅可也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叔牙治國則不問物之〔釋文〕下人鏡嫁所措七故故僅其斯吳

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

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

猶捷也吳王浮紅嶽遊眺望衆狙洶懼走避深〔釋文〕狙七徐恂然音舜徐音荀又思深莽徐仕中反一委危

棘獨一老狙特便赦王王既怒怒急速射之〔釋文〕狙七徐恂然音舜徐音荀又思深莽徐仕中反一委危

反蛇餘支攬攬攬反徐居碧反三蒼云攬也郭又七段反司馬本探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見賢遍巧如字

孝反崔王射食亦反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捷捷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釋文〕搏

音博俞樾曰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鄭炎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

敏而無類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弒其君捷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為接爾

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弒其君捷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為接爾

納捷舊於郭公羊捷並作接人聞世篇必將乘人而嗣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王命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釋文〕相者息亮反司馬云趨射音

急執死司馬云見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

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狎伐助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徐禮死殛嗟此狡獻可以

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釋文〕之狙也之猶是也其便婢面以教司馬本作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釋文〕董梧有德者也師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歸除

適自新師於有遺除其笑色去其聲樂重〔釋文〕董梧其德以錫色以助土居反本去樂起呂南伯子綦

隱几而坐仰天而嘘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虞藩案南伯子綦齊

几筵其柏席用桂亦借柏為樽〔鄭注以柏物論作南郭子綦伯郭古聲相近故字亦通用唐韻正伯古讀若博周禮司

為樽字磨滅之餘非也說見經義述聞〔釋文〕隱於斬噓音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

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志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

此嗟〔釋文〕入見賢編夫物之尤也音符一本作夫子則如字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

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為榮〔釋文〕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

齊王暫觀以見為榮所以〔釋文〕山穴之中山穴也一本作之口田禾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嚮之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使〔釋文〕嚮之年六若我

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嚮之若我翳光晦迹不有〔釋文〕嚮之年六若我

知我我若名顯不費彼何得見而販之只〔釋文〕彼惡音烏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喪猶亡失也

爲不能滅迹聖瑞故爲物之所賣嚮也人捨己慕佞〔釋文〕自喪息浪吾又悲夫悲人者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吾又悲夫悲

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
理斯著與衆妙相稱異咸未借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元元之
符故日加深遠矣釋文而泊步各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亦酒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

其宜僚醴酒祭故祝聖人觴之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執爵案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

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

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

無言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姓熊字

之賢人亦是勇士沈毅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

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會不驚懼既不從

命亦不言佗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

叔敖蘊藉實知高枕而逍遙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後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脩文德息其武

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贊揚玄道也慶藩案太平御覽兩家之難乃且反解音蟹注同

二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數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

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懼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數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

甘寢秉羽如字又音翻司馬本作露云讀曰翻郢人投兵於十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郢楚
都也慶藩案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司馬云孫叔敖秉羽之舞郢人無所攻故投兵視釋文較略藩又案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篇所謂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同意投兵謂無所用也高
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司馬注所本王念孫曰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之
誤謂無所用其鋒也諫書害作會其上字與用相似案淮南多本莊子此云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王氏正害字
義頗精

丘願有喙三尺國有所言非已則離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開口

未是不言噤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噤（釋文）噤許穢反又丁豆三尺言長也可馬云噤息也宜

衡丘亦願有歎息其彼之謂不道之道（釋文）彼謂二子道言非道非不道也而此之謂不言之

辯此謂仲尼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元乃云此謂仲尼斯往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

語懸隔丘何得有噤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釋文）彼之謂此之謂郭云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故德總

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釋文）總音而音休乎知

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如何夫至道之境重元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辯若以

道也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夫一道虛元會無涯量而德

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釋文）不能同相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

故不能舉夫知者元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

不能舉故凶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家世父曰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之名也懸儒墨

小矣生無爵死無諡且不以自居名何有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不息而巨海容

納會不辭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汎然都任前舉海

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是故生无爵有而無之死无諡諡所

以名功功不在己故誰諡而非己有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諡號所以表其實實不聚令萬物各知

足縱有財德悉名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聚故名將安寄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

有之則小矣總結以前處於名諡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賢出於性非言

所為善喜好也夫犬不必釋文善吠伐廢反司馬云不善言司馬云失本逐而况為大乎夫大愈

不可為而得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唯自然乃德耳

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情為德固不可也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

地大備非求之也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欲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

易己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夫體宏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

無證無得而不以釋文不舍音捨反己而不窮反守我理我理自通只為宏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

物境易奪己心也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本還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

也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及己雖理於摩拭音式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得故曰誠誠實也夫

今常循於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靡滅也摩拭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得故曰誠誠實也夫

因循萬物者斯乃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楚司

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方姓也歎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歎音因李烏雞反又音煙善為

吾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歎令相之八子之中誰為吉善釋文九方歎音因李烏雞反又音煙善為

我于偽相吾子息亮九方歎曰相也為祥相吾子音因又口本子綦瞿

然喜曰奚若然然然喜貌問子吉祥故容釋文瞿然紀具反司馬云喜貌本亦作嬰吁縛反字林云

楚篇懼然皆驚駭之貌瞿說文作睪云舉目驚然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嬰然駭師古注懼然無守之貌又

鄉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為奈何師古注懼讀為瞿瞿然無守之貌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注懼然失

守之貌案師古訓瞿懼為失守貌為無守貌者之謂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也日相也將與國

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索然然然然出貌

近以食肉為祥子綦髮祭元帥句釋文索然送名反又色白反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其非吉故觀其凶極悲而出涕司馬云為下貌

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高吉祥父福涕泣斯乃禦福德也。〔釋文〕禦福也。從也。子綦曰。歌。汝何足

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歌小巫識。鑿不遠相相祥者。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歌道術理盡於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臯。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矣。若勿怪何邪。牂字也。臯西南隅未地。牛位也。矣東東南隅辰地也。辰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牂字也。臯西南隅未地。牛位也。矣東東南隅辰地也。辰

藉功著。然復可致富貴。今願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忽有羊也。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田。怪如何也。〔釋文〕未嘗。如字。本或作。而。牂。子郎反。爾雅。烏報反。西南隅未。呼報。於矣。字又作交。烏弔反。徐爲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

地也。一曰。豕牢也。好田。呼報。於矣。字又作交。烏弔反。徐爲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

北隅乃宜也。又案說文。官戶。樞。室之東南隅。突。但訓。深。家世父曰。牂所從出。牧也。鶉所從來。田也不。牧

而牂生。不田而鶉生。儻然而來。儻然而至。謂之不祥。祥者。怪微也。乘天地之誠。而有世俗之償。是亦怪微也。吾

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爲。〔釋文〕遊於天地。司馬本地作。吾與之。邀樂於

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志順物。自足

歡娛。所遇斯食。〔釋文〕邀。古堯反。樂。音。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怪。異

豈資厚味耶。遇也。忘物故不爲事。忘智故不爲謀。循常故不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撓。斯不爲也。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道遙故不與物更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斯順耳。無擇也。委蛇。翁緩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

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釋文〕之償。時亮反。凡有怪徵者。必有

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也。幾

近也夫有怪異之行有必怪異之徵辭也今吾子未有怪釋文怪行注同吾是以位也注同夫為而然

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釋文罪若由人庶其脩改注同無幾何而使楮之於燕

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釋文全恐其逃故不如則之易售也釋文無幾何

開也楚使楮聘燕盜道之上為賊所得略楮為奴而全釋文無幾何注同於燕音全而鬻之音絕句一則音

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則足不慮其逃故易售釋文無幾何注同於燕音全而鬻之音絕句一則音

又五易注同售也受又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釋文渠公音或云渠公齊之富

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楮之既遭別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釋文渠公音或云渠公齊之富

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之街音佳一然身食肉終本或作身肉食者誤虛齧缺遇許由曰子

屠者與楮君臣同食肉也文昭曰今書終上有而字齧缺遇許由曰子

將奚之釋文仍問欲何之釋文曰將逃堯釋文逃堯音堯曰將欲釋文堯曰夫堯畜畜然仁

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釋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釋文畜畜音威行貌也威行

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備季將來逐迹釋文畜畜音威行貌也威行

百姓飢荒倉庫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釋文畜畜音威行貌也威行

於仁義不復營釋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農飢則相食釋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與所惡則眾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難也釋文譽之音所惡音鳥路音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釋文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釋文夫利益者生愛育

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釋文之行下孟且假乎禽貪者益釋文仁義可見

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釋文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釋文且假夫禽貪者器釋文仁義可見

害無釋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釋文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釋文仁義者世濟者

懸制天下向無譬之猶一覲也。[釋文]覲郭薄結反云割也向芳舌反同馮云誓劑子讀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

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釋文]覲見貌又甫益反又晉結反又初粟反劑反。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

生賊害唯能忘外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釋文]暖姝呼愛反又呼姝昌朱反

濡音儒又音需音須濡需謂偷卷音婁音縷卷婁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

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為足矣。而未始未始有物也。[釋文]自說音之竟境是以謂暖

之竟哉。[釋文]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釋文]自說音之竟境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為廣宮大園。奎蹠曲隈。乳閒股腳。

自以為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日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釋文]濡需神誇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大宮室施圍脚踏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閒

蹄用為溫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論流俗寡識之人耽好情

欲與無異也。[釋文]蝨音奎若圭反本曲隈鳥回反向云股閒也慶藩案曲隈膃內也凡言隈者皆在內

黃帝簡何曲之然隈股敬順曰隈水曲也傳二十五年左傳秦人過折隈暖室奴緩反又虛袁反一本作安操七

杜注隈隈之虞故知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向秀曰隈股閒也疑誤暖室奴緩反又虛袁反一本作安操七

反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釋文]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有七人則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釋文]非夫

通變魏世之才而偷安平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釋文]此結也家世父日以域進以域退言逐象人之好惡而

也卷婁者蠶於因騰者也。三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

行。百姓悅之。[釋文]卷婁者謂背項俛曲向前彎卷而極慢也夫羊肉膾腥無心慕蟻蟻[釋文]羊肉不慕蟻

魚鱗反李云年長心勞無憂也鑽也殺然鑽行下孟故二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鑽

樂之志是猶羊肉不慕蟻也鑽也鑽行下孟故二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鑽

丹朱又不顧聚聚故三度走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虛地名也〔釋文〕至鄧向云之虛音墟本堯聞舜之賢舉之

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釋

文〕童土如字又音杜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

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

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既登九五威跨萬乘德念蒼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釋文〕齒長丁文

同慶藩案華嚴經音義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寧個儻卷形勞神佛所謂卷婁者也〔釋文〕齒長反注

引司馬云齒數也釋文闕若少詩召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三徙遠之〕〔釋文〕

惡衆鳥路非好呼報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

利之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釋文〕不比毗志反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煬煬也夫不測神人親疏〔釋文〕煬郭音羊徐和李云煬炎也於蟻棄知於

魚得計於牟棄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鑽行教物故於〔釋文〕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牟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傷體沫相忘於紅

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釋文〕於蟻棄知音智於魚得計於牟棄意司馬云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牟得水則病

相忘之大道無佔觸之德是魚得計也牟無鑽行而不致蟻是牟棄意也家世父曰所惡乎衆至者惡其比也

所以比者故其利也神人衆至不比正惟不以利敵之蟻之附鑽也有利而趨之也即其知也牟之鑽也與以可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鑽

變萬化大順蒼生會不逆寡。古之真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如上所解即是元古真人用不

以人人入天。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亂於天然之智。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夫處生而言

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徧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家

世父曰形氣之相須也得之生失之死有比而合之者也。自然之待化也得之死失之生有委而聽之者也。得之

生故有為而無為得之。或復。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

為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堇烏頭也。治風痺

瘳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豬苓根也。似豬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主也。夫藥無貴賤瘳病則良藥病相當

故便為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與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此事必然故

何可言。董音謹郭音觀徐音斬司。音結本。梗。古猛反。司馬云。桔梗。雞靡。徐於容反。本或作壘音同。司

子合為散。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云。一名豬苓根。是時為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為帝。謂其王相休廢各

楛梗雞靡豕零更相為主也。方言曰。薛更也。薛郭音侍。古無薛字。借時字為之。爾雅曰。帝君也。淮南正論篇

時舉而代御齊俗篇此代為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太平御覽引馮衍鄧禹牋此更為通者也。適讀若嫡

廣雅嫡君也。或言時或言代或言更其。勝言升。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句踐越王

名也。越為吳軍所殘。窮道。句踐。音甲楯。補尹反。棲於。音西。李云。古外。稽。音雞。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種。越大夫名。其時句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越非遠。而種密。深智亡時。可在當時。僑與

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苑蠶去。越而游。于紅海。變名

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為句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紅海。作種

者。讀之。種。章勇反。越大夫名也。吳。所以存。本又作可以存言。知。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鷓目。鷓

畫閭而夜開則適夜不適畫歸輕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闢於謀身長於存國也（釋文）鴟尺夷（釋文）解之佳買反司馬云（釋文）鴟尺夷（釋文）解之佳買反司馬云（釋文）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釋文）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釋文）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必積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特源而往所以不（釋文）有損有形

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釋文）不磷（釋文）鄰刃（釋文）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擗也（釋文）人故大夫種所以不免也（釋文）不磷（釋文）鄰刃（釋文）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擗也（釋文）

（釋文）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恃源而往者也（釋文）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釋文）特賴也擗損也風之與日（釋文）相與守河於河擗損而不

知覺特（釋文）其源流（釋文）特（釋文）本亦（釋文）源而往者也（釋文）水由源往雖遷風日不能損也（釋文）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

也審物之守物也審（釋文）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釋文）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釋文）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新

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釋文）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釋文）化山舟替避昧者不知斯之義也（釋文）

（釋文）有意則無崖故殆（釋文）殉逐也夫親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雜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聽心逐無崖之（釋文）為二物也自生而自化也物之守物物變而自證也抱一者也所以謂之審者無外聽也目聽而明生焉耳聽而

聽出焉心聽而所殉見焉凡能於其府者皆外聽也及其所自持而緣之以為功致果以求之積久而不知所歸（釋文）役耳目心思之用也（釋文）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釋文）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萬物為擗故可悲也（釋文）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釋文）禍之長也茲萃（釋文）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

端矣（釋文）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釋文）之長（釋文）丁丈反（釋文）茲萃（釋文）所中反郭云聚也李（釋文）其反也緣功

（釋文）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釋文）自伐己能而反招禍敗（釋文）其果也待久（釋文）欲遠則不果（釋文）夫誠意成功快

心其日（釋文）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釋文）己寶謂有其知能（釋文）疏徒之人心慮愚暗寶貴己能（釋文）故有

亡國戮民无已（釋文）皆有其身之福（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釋文）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釋文）不知問是也（釋文）不知問禍

之所由乎有心而修心以致福也。○世有明人是為龜鏡不知問焉。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踐履俱履踏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釋文〕恃其所

不踐。女展反。李云一足常不往。故能行廣遠也。○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必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釋文〕恃其所

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廟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向有用乎。即此義。人之

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翹翼可得

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別物遺遙是以地籍不踐而得

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合論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此

標能知七大之名可謂。造極自此以下。屢解義。大一。通之。○道也。一是一陽數大一天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

滯也。○大陰地也無心運載。〔釋文〕解之又佳。賈反。大目視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釋文〕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釋文〕緣類也大順則物。〔釋文〕令各下。同。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釋文〕結網之類斯體達之。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越

逸斯大信也。○信實也稽至也循而在。〔釋文〕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釋文〕物各信

用之其。〔釋文〕不撓。乃。孝。盡有天。○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釋文〕上來七大未有。不。循有照。〔釋文〕

無所作也。○循順也但順其。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釋文〕察冥之理自有樞機。〔釋文〕

樞。尺朱。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釋文〕也故我述而不作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釋文〕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明彼知也。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知其不知而不知非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无崖。各

以其分。頤滑有實。萬物雖頤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頤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頤滑不同統而治之。咸資實道。〔釋文〕頤滑

結滑乎八反向云頤滑謂錯亂也。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新故不相代換也。而

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時不往來法無遷質。豈賴古以為今耶。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摧而揚之有大

限也。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推實論之乎。〔釋文〕揚摧音角又苦學反。三蒼云：摧敵也。許慎云：揚摧粗略法度。王云：摧

摧敵擊也。漢書五行志：推其眼師古注云：推謂敵擊去其精也。敵敵二文以形近而誤。闔不亦問是已。奚感然為。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

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為也。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

王殊迹隨世為名也。不惑聖智感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子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此乃欽尙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惑也。

〔釋文〕惑解佳買反。復於音服又注同。拔又反。

則陽游於楚。〔釋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釋文〕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夷節言之

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夷姓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釋文〕夷節楚臣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釋

文〕王果司馬云譚音談本亦作譚李云說也。郭旋堪反徐徒暗反。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若如也。公閱休隨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速

也。郭旋堪反徐徒暗反。

故或稱隱者以抑（釋文）公閱休音悅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釋文）不知故問何爲庶幾所以

其進趨之心也（釋文）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釋文）此者以抑彭陽

之進趨（釋文）獨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渚以備遙感夏歸休偃（釋文）揭刺也郭音獨徐丁緣反一

音提（釋文）盧文昭曰舊提作促譌今改正（釋文）慶藩音頰李云傍也司馬案廣韻引司馬云揭鼈刺鼈也與釋文小異（釋文）云陰也廣雅云邊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

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釋文）顛

猶迷罔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顯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釋文）有知音智

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况我守墨若爲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釋文）注同

顛冥音眠司馬云顛冥猶迷惑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釋文）苟進故德薄而名消（釋文）消毀損也言則

王者比適可敗壞名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釋文）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

之急（釋文）夫遭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暘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釋文）暘音謁字林之施始鼓反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釋文）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論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釋文）能撓乃孝反又呼

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其窮也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家人亡心其貧（釋文）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

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釋文）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擊竊囊而樂在（釋文）淡然徒暫反其

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釋文）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

爲高（釋文）輜光爲窮顯迹爲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騰步於廣成斯皆道任則尊（釋文）而化卑居高而以卑爲

學無法故其憂慮相接無須與停其故曰無幾時其有止也不能攪智去憂非可憂如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

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

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釋文則不知其美於人。便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无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

廢也。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照照恆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

廢也。事涉聞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疑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虞濬案王氏念孫曰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歸其重元之釋文十九謂見十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俞樾曰辯字釋文引司
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為樂也豈易言乎釋文十九謂見十見見聞聞馬云感也郭注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
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
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釋文曰况見見聞聞者也郭注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
况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途增益之曰况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衆之所習雖危猶聞况聖

人之無危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衆數登途不怖臺音玄衆聞樹曰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
十仞之臺而懸於衆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也其為暢然可知矣
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為聞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家世父曰說文

閑隙也周禮匠人井闌成間同闌凡空處謂之闌屋空處亦曰闌十仞之臺縣之衆聞傑然冉相氏得其
獨出見見聞聞不能揜也得其環中以隨成不以之見於外而自得之於中乃可以應無窮

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空也
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

順羣生混息亮反注同郭云冉相氏古聖王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忽然與之
成庶品釋文冉相俞樾曰路史循蜚紀有冉相氏

俱往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
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闔嘗舍之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常寂故凝寂一道巖然不化

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釋文嘗舍音捨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嘗暫相離也

師者做微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
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乘於自然故不得也

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不師耶殉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
其本性也委足以為脩其事業乎向有所求故是殉也夫

師猶有稱殉况捨辭俊反家世父曰其有止也通乎命者也其以為事應乎物者也夫聖人
已逐物其如之何釋文皆殉其舍之也盡性復命禪人已而化之也云若之何者如是為能也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
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

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冥合替蓋也

恩同人專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會無廢闕然人聞否泰備經之矣而未音盜郭許約反嘗擅塞所遇斯頓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做彼方欲契真固不可也釋文所行之備而不逾音盜郭許約反李虛城反盤也

王云壞敗也無心偕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傳之委之百官而殉也所行行備而物我無傷故無壞敗也

不與焉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恆殷傷聖人忘懷釋文門尹登恆向云門尹官為之下同

傳之音付下同不與音預從師而不固任其自聚非固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委任也固聚也虛綏無為

已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

良臣受委隨物而成之名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傳而釋文之名羸音盈法得

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傳而釋文之名羸音盈法得

其兩見賢屬反注同得其隨成之道以司其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得也家世父曰隨成者彈成

可名非常名察其名迹之所至而可知其成故曰兩見寄治直吏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曰

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傳輔也盡絕也孔丘

開化羣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

生則歲日之計除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彼之名耳為計釋文容成老子師也俞樾曰漢書藝文志

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即老子之師也列子湯問篇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當是別一人惟

南本經篇背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託嬰兒於臯上置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躐而不知其所由然

此則當為上古之君即莊子法德之容成氏與大庭伯皇中央栗陸諸氏並稱者也而高誘注乃云容成氏黃帝

時造辰日者則以為黃帝之臣矣此以說列子湯問篇與黃帝同居空峒之容成氏乃為得之非此容成也合諸

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桓公之子出桓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

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曠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盤今本多作鑿乙耕反司馬云魏惠王也 盧文弼曰舊作營與作鑿 與田侯 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田侯齊威

互易文頗不順且今書實多作鑿字今改正史表梁惠王之名作鑿 與田侯 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

田不名牟 盧文弼曰案今書有牟字史記威王名因齊戰國策亦同 俞樾曰史記威王名因齊 背之音刺之

田齊諸君無名牟者惟桓公名午與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譌然齊桓公午與梁惠王又不相值也

七賜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

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益

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元嘉本作齒首 慶藩案戰國策 萬乘 獨證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三總注引司馬云犀首魏若今虎牙將軍視釋文較略 萬乘 獨證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錢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

請為 君同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師離凱不亦快乎

救一反三蒼云擊也郭云秩又豬粟反 盧文弼曰舊秩仍 折其之舌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

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季姓也子者德之稱魏之賢臣也

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

也 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與動于戈故是亂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虞

心亦未免為亂人（釋文）華子亦魏君曰然則苦何華子豈易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總如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遠道爭奪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

者君知之乎曰然蠅蝸至微而有兩角蠅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釋文）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蠅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頭相戰爭殺（釋文）數萬反逐北如字又音佩君曰噫其虛言與所言奇論不近人情故發噫嘆疑其不實也君曰无窮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君曰无窮魏侯答云上下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不虛也曰通達之中有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於魏中有梁昔在河東國號

所逼能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辯別也王之一國處於六合欲論大

合君曰无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自權己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雖復扶又客出而君愉

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愉然愉然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愉音傲字林云惘客

實錄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君曰无窮魏侯答云上下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不虛也曰通達之中有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於魏中有梁昔在河東國號

所逼能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辯別也王之一國處於六合欲論大

合君曰无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自權己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雖復扶又客出而君愉

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愉然愉然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愉音傲字林云惘客

實錄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君曰无窮魏侯答云上下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惠子曰。

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呬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

晉人之前。譬猶一呬也。會不足聞。嗃大聲。呬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高大。吹劍環。聲則微小。唐虞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感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首。

聲會無足。釋文。筦音管本。嗃音交反。管聲也。玉篇呼落。劍首。司馬云。謂劍。音血又呼悅反。司。所譽。餘。孔

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遺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為聘使路。釋文。蟻丘。魚綺。反。李

云。蟻丘。之漿。李。云。賣漿家。司馬云。謂途。山名。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

者邪。極高也。總纜。衆聚也。孔丘應聘門徒甚多。車馬威儀。驚異常俗。故。釋文。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也。一云。極平

頭屋。稷稷。音總字。亦作總。李。云。聚貌。本又作稷。一本作。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古者。傲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

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衆聚。釋文。聖人僕。謂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是自理於民。與民同自藏

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混迹泥滓。同塵。砥俗不顯其德。故自理於民也。進。釋文。藏於畔。王。云。脩田農。之業。是隱藏

於地。其聲銷。捐其名也。釋文。銷。音消。司馬。捐。其。本亦作捐。盧文。昭。曰。今書捐作捐。其志无窮。規是生也。聲名

與世違。而心不膺與之俱。心與世異。道與俗反。固建於世。虛心无。釋文。不膺。膺。繫也。不繫。世也。本或作

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寂寥虛淡。譬無水。釋文。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是其

市南宜僚邪。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已止也。彼必不。彼知丘之著於己也。善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來幸止勿喚。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彼宜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彼是陸沈賢士。又知夫若

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而而

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而汝也存在也。匿影銷聲。久當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聞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果逃去也。仲由無鑑。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感。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慮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

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卽

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爲邦本。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鄉也。爲政

固則邦甯。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釋文。長梧封人。守封疆之名。封人。子牢。卽琴牢。

孔子弟子。慶藩案。琴張。孔子弟子。經傳中無作琴牢字者。惟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

衛人也是琴。始見於家語。其書乃王子雍所僞撰。不足爲據。買達鄭衆。往左傳以琴張爲顛。孫師服。虔駁之云。子

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蓋

又據禮記。子張既除喪。數語而附會者也。尤爲不經。琴張子牢。本非一人也。可馬此說。非漢書古今人表作琴

牢亦淺學者。據家語改之也。如漢書有琴牢。則賈鄉服各注。鹵莽。莫古反。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郭

其分也。可馬云。鹵莽。猶鹵粗也。謂淺耕。穡種也。滅裂。斷其草也。虛文。昭曰。察。蠱。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

用。如春秋繁露。俞子篇云。始於蠱。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蠱。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

蠱。精。連用者。亦多。猶蠱。粗也。有欲改爲粗。疎者。故正之。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糞之。功盡其分。無爲之至。變齊。才細反。司馬如字。云變更。也。齊。音也。字林云。摩田器也。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變改也。耕治也。糞。芸也。去歲爲田。壘。澗。飢。餒。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食。故其宜矣。釋文。厭。飡。音孫。本。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今世之人。儻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

其神以衆爲。夫道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自然之理散信和之性誠莫

逐分外多辯。釋文離其力智反。以衆爲如字王云凡事所可爲者也。道離滅亡皆由衆爲衆爲所謂密葬也。司馬本作爲僞。故鹵莽其性者欲

惡之孽爲性。荏葦。荏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荏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爲妖孽。荏葦害黍稷。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僞故致其然也。釋文

欲惡鳥路反之孽魚列。荏葦音九。葦于鬼反。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神氣傷。兼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

尙易除蕪及扶疎感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尙易。釋文兼古恬反。葭音加亦蘆也。俞樾曰爲性荏葦

止息及其昏溺滅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未兆易謀也。荏葦六字爲句郭於荏葦下出注

云荏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辨爲義尋之言變尋也。漢書郭宏

志靈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途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變尋既久則

披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日。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瘦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

至分。潰漏入冷瘡也。膿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瘦膏猶瘡也。耽憊。釋文並潰。回內漏發。李云謂精氣散

擢所漂。本亦作漂餘數妙反。又疽。七餘反。膿疽謂疥。音。瘦。本或作瘦。膏。司馬云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

出也。漂。匹招反。一音必招反。疽。病瘡膿出也。疥。音。瘦。本或作瘦。膏。皆爲利欲感動失其正氣。不如深耕

熟覆之。不齊。才細反。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柏姓矩名。濼道之士。老子門人也。釋

文。柏矩有道之人。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又請之。老聃曰。汝

將何始。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曰。始於齊。齊人無道欲先行也。至齊。見幸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暮之。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釋文。辜。辜罪也。李云謂應死

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漢景帝紀改磔曰棄。市。顏注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

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其反。字。朝服。直掩。音。莫。司馬。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離也。蓄，積也。號，叫也。天哀而大矣。然其任懲故重曰：子乎爲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禮釋大蓄之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強相推讓，以被朝服。

重爲羅網以繼黎元，故告天哭之。明蓄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俞樾曰：子乎乎，乃實辭也。詩：緝緝子兮，子兮毛，傳：子兮者，嗟也。管子：小稱籛，嗟也。管子：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也乎，我窮必矣。並以嗟爲

歡辭。說詳經義述聞。此云子乎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噫，釋文字子不作音，蓋失其義久矣。〔釋文〕：號，天戶刀大蓄音離之。離者，

觀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平夸跂之

閒非病如何。〔釋文〕：軒冕爲榮，駢駟爲辱。奔馳，取舍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釋文〕：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釋文〕：珍寶，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釋文〕：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釋文〕：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羣品奔馳。〔釋文〕：所好，反。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釋文〕：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祚，故以失在己。以正爲在民，以

枉爲在己。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釋文〕：無爲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翦千里來覈是也。今則不然。〔釋文〕：步驟殊時，繞道異世，故今

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釋文〕：名愚妄不識，故罪名皆衆也。〔釋文〕：匿，女力反。爲物而愚，一本作過。俞樾曰：敢重爲任而罰不勝，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影

一本作過，過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臣寬道處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民爲責，可證以

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過，又應改爲過耳。慶藩案：過與過，古通。孟子：春秋外篇：過爲聲樂，以淫，謂民學子，非儒篇

過作過，韓子南面篇：過，竊竊之民。宋乾道本：過作過，奏策：過，或與罪人同心。姚本：過作過，謂當從釋文作過之義。爲長今案：俞氏以爲過字之誤，其說更精。過過二字，古多互譌。本書：過父篇：今者丘得過也。釋文：過或作過。

讓王篇君過而攢先生食釋文過不識反物性而大為難而罪不敢。為物所易則皆敢。行法既難定

本亦作遇是二字形似互誤之證。強令識之。王云凡所施為者皆用物之所能則莫不易而敢矣。所易以故。重為

斯罪之也。〔釋文〕大為難而罪不敢。而故大為艱難令出不能物有不敢者則因罪之。反。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則皆勝。〔釋文〕不勝。音升。遠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

〔釋文〕民知。音智。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論偽之風日日

於何得真。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夫知力窮竭。論偽必生。賦斂益急。貧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蘧德高。〔釋文〕蘧。其居反。未嘗

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

出故始時之是。〔釋文〕詘。起勿反。廣雅云。未如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

終詘為非也。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未始有極。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蘧瑗達之。故隨物化也。萬物

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

其出者。為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人皆尊其

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

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所

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鏡情。已乎已乎。且无所逃。不能用彼則

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知。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无所逃。不能用彼則

寄身無地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此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彼我相對執釋文然與音餘又然乎音未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太史官號也

是孰非乎釋文大史音大大弢吐刀反伯常騫起皮反狶音希郭音郭李音臨章李云狶韋者曰

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

靈公者何邪釋文大弢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殺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釋文湛丁南反

常淫音落不應應對諸侯之際可馬云盟大弢曰是因是也釋文即靈即是無道之謚也依周公禮法亂

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警者奉御之物濫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衡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

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假遣人搏提幣帛命扶翼羽翼隨而送濫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衡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

之使不終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諡為靈靈則有道之謚釋文史鱣音秋司馬音秋所搏音弊郭作幣帛也

馬音蔽云引衣裳自蔽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盧文昭曰今書作幣而扶翼扶翼自隱也此殊郭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男女同浴嬌慢

頓擗肅敬用為有禮故諡靈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

為靈也久矣釋文子謂剗贖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

其勿數勿所主反洗而西禮不馮音其子靈公郭讀絕句司馬以其子字絕句云言子孫不足可懼故使公得此

者謂子孫無能憑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伊也里居處也奪而里一本作奪而埋之而伊也里居處也起怪五怪反廟職女處音伊下之一

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也欲明人之名諡皆定於宋兆非

關物情而有升降故沙丘石櫛先有其銘賢少知問於大公調智照狹劣謂之少知

豈滿崩隳方能奪葬史與常壽詎能識邪釋文之見反曰何謂丘里之言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

謂之大公調假設二人以論道理釋文大公音素曰何謂丘里之言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

答以辯釋文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

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爲風俗也釋文十姓百名

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

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如采丘里之言以爲風俗斯合異以爲同也一人設

腰香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爲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爲同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

弁而爲公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積

文積卑如字又音碑合水一本作合流俞樾曰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合井而爲公合羣小之稱以

主而不執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

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

夷羣異也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

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賜與也夫春墮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天不賜賜與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字內備。

釋文國治直吏反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

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

故无名。夫羣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無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萬物殊理。道不私

止於寶。故無為寶。各自為故。無不為。功歸於物。故無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

時謂四敘遷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禍福信信。流行反覆。能久定。故老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文。澹澹。如字。王云。流動流貌。盧反覆。芳服反。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音弗。反戾也。又音弼。又音弼。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是

不能離也。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釋文。自殉殊面。廣雅云。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焉。殊離也。

力智。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耶。此明物情傾倒。殊向而

人而自得所宜。自殉殊面。強之。以異趣。名為正之。而實已兩差矣。比於太澤。百材皆度。無棄材也。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卑薄

獨大人取物。釋文。比於太澤。本亦作宅。盧文。百材皆度。度居也。雖別區異。所大澤為居。雖木石異

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為同也。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此之謂丘里之言。觀於

於丘里。則天下可知。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太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

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釋文〕而讀李云讀名爲道名於理未足也

〔釋文〕而讀李云讀猶語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爲之公。

〔釋文〕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

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應化無私故

謂之公也。〔釋文〕強字反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釋文〕所謂道可道也。〔釋文〕大通有物生化學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

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釋文〕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釋文〕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

比擬去之退選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釋文〕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

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釋文〕夫獨以狗馬二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

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釋文〕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釋文〕六合之內天地之閒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釋文〕惡起烏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

代。相生相殺。〔釋文〕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俞樾曰蓋當讀爲害爾雅釋

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洽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

庸有。〔釋文〕凡此事故云爲趁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釋文〕橋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

交合以此爲常也。

〔釋文〕欲惡爲路橋起居表反下同又音余王云高動言所起之勁疾也。

片合音判又如字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

〔釋文〕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爲禍安則爲福緩者爲壽急者爲夭散則爲死聚則爲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敘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釋文〕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釋文〕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閒爲實

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元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釋文〕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釋文〕夫四時循環更相洽理五行運動總相隨役〔釋文〕物極則反然而復始物之所有還盡於斯

文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領至次序以相通運橋運以相制使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夫真理元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論辯運知思慮（釋文）所

復扶又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爾故無所讓。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元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元四生少知

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

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履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使

為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釋文季真接子李云二賢人俞樾曰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

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綺往並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為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慶藩案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子捷捷字異而義同爾雅捷捷也郭

璞曰捷謂相捷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信三十年鄭伯接執徧音篇太公調曰雞

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

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釋文吠符廢大知音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皆不為而自爾。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

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不合於道

物各歸一曼故。或使則實。實自使之。備有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溺無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夫情苟歸於有則所在

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夫可以言證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

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已。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

違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死生非遠也。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作徂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釋文〕不可徂一本。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觀。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勞息聚散近在一身。或之使莫之為。疑之

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

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恆不為而自使然也。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故不能

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

曰道。道大無名強名曰道假。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

此名教動而行之也。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足圓偏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

不能契理既乖虛頹之。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非言非默。識有所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默非默識非識唯當

後造於衆。非言非默。識有所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索之於四句之外而

雜外物第二十六〔釋文〕以義名篇

外物不可必。城心較固，雖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釋文）外物，王云：夫志變於我者固無所

焉。若乃有所執為者，諒亦無時而妙矣。盧文昭曰：宋本必作心。慶藩案文：選檢叔夜養生論注引司馬云：物事也。忠孝內也。外事感不信受也。釋文闕。故龍逢誅，比干戮，箕

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受紂之庶叔也。忠諫

紂之佞臣畢志，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宏死於

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至。碧玉也。子胥萇宏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

故云流於江。萇宏遭讒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讒，遂割腸而（釋文）而化為碧。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

死，蜀人感之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慶藩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引司

馬云：萇宏忠而流，故其血不朽而化為碧。釋文闕。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會參

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而會參至孝而父母憎

至孝，向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釋文）孝己，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曾參，曾嘗見絕糧而後蘇。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本磨木則火生，火守金則

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為木與火。水蓋

為言見火之為害大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所謂錯行，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釋文）大絀，音駭，又音諺。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家世父曰：天地之大，用水火而已矣。水陽也，而

用陰火陰也，而用陽人生陰陽之用，喜怒憂樂愛惡生死相爭，相靡猶水火也。兩陷者，水火之相益也。而兩相爭，勝則虹蜺，亦不得成。人心水之爭，虹蜺常舒而徐，進陰常慘而暴，施凡不平於心，皆陰氣之發也。故曰生火甚多，坎為月月者，水氣之積也。體陽而用陰也。火生而水不能勝之，所以兩陷而無所逃也。有甚憂，雨陷而无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

適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兩陷破也。畏懼甚憂心膽破。

也。憂樂音。墮墮不得成。郭音陳又楮允。雖讀曰仲融言怖畏之氣冲融兩溢不安定也。心若懸於天地之

閒。所希歧者高而闊也。心術有為高而且遠。若縣玄慰。皆沈屯。非清夷平暢也。意則昏悶遇境則沈頓。物則屯遭既非清夷豈是平暢。慰。武巾反。李音昌又音沈屯。張倫反。司馬云。沈。沈深也。屯難也。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內熱故也。夫利者必有害。蟬鳴是也。纒纏於。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

焚也。焚燒也。衆人倫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月固不勝火。大而闊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論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唯儂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儂然放任

忘情利害。後爾不矜虛。元道理乃盡於此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也。莊子高

素不事有為家業。監河侯。古衛反。說苑。作魏文侯。莊周忿然作色

子三百金可乎。諾。許也。銀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也。將貸。他代

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波。狼小臣。因

有水以相救乎。火故。鮒。音附。廣雅云。鮒也。鱗音述。波。司馬云。謂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西。江。蜀江也。紅水至多。北流者衆。激。西

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吾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

。

。

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鮪魚波浪失於常處升

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運機雖大無益也。〔釋文〕早索所自枯魚乾魚也。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

十犗以為餌。任國名在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犗牛也。餌。〔釋文〕任公子如字下同李。大鉤亦

作鈞。盧文昭曰鈞舊。巨緇。司馬云大。犗。郭古犗反云犗牛也。徐音界說文云犗牛也。司馬云犗牛。為餌。音

踡乎會稽。投竿東海。號為巨鉤。著年不得魚。〔釋文〕踡音會。稽古反。會稽山。旦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鉤沒而下。鰲揚而奮鬣。白波若山。

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釋文〕期。暮年之外有大魚吞鉤於。定牽鉤陷沒馳驚而下。〔釋文〕期

年。本亦作著。同音。甚言必。鉅沒。音陷。字林。鶩揚。徐音務一。鶩。徐來夷反。憚。丹未反。慶。蒼案憚古皆訓為畏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釋文〕若魚海神

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釋文〕若魚。司馬云大魚名若海神。而腊。音制。河。諸殺反。依字應作

分爲臘。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臘之。〔釋文〕若魚。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而腊。音制。河。諸殺反。依字應作

河亦紅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紅。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司馬云浙紅。今在會稽錢塘。慶藩案制河

之制。釋文請殺反。守當作浙。謂浙水以東也。古制聲與浙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

書。臣刑制以刑。折。已而後世。輕才調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末代季葉才智輕浮。調說

子向同篇制作折。已而後世。輕才調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末代季葉才智輕浮。調說

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釋文〕鮪。累細繩也。鮪。鮪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釋文〕揭。其列其

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千求也。縣高也。夫修飾小行，持言說以求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遠於至道。字作縣，字多不著心。是以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人聞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密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科名飾行去之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大儒臚傳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傳也。東方作謂天囿。釋文：臚，力於反。一音盧。蘇林注：臚書云：傳曰：光起儒弟子發冢為盜，恐天時囿，故催告之間，其如何將事。

治戀反。又文專反。向云從上語。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也。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小儒弟子也。死入裙衣，猶

未解脫捫其口。釋文：稱而朱。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

珠為。此是逸詩久遺，削凡貴人葬者。釋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陵陂，彼宜。布施，始岐。接其鬢。

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接撮也。壓，按也。顛，口也。控，打也。撮，其鬢。按其口，鐵錐打仍

詩禮以發冢，由是。釋文：壓。本亦作壓，同。乃協反。郭於球反。其顛，本亦作職，許慎反。王念孫曰：儒

之聖迹不足賴。釋文：壓。又敕頰反。字林云：擊一指按也。其顛，本亦作職，許慎反。王念孫曰：儒

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徐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答大儒之詞。言徐以金椎控其頤，蔡文類

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控，苦江。徐別，反。列。老

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

王召我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所制，而不能為人制也。妻遂捨而去。老萊子出薪，出採

菜，隨之。夫負妻戴，遊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釋文：老萊子，楚人。出薪，出採

日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釋文：趨下，音促。李云：未僂而後耳。耳卻近

後耳上僂。釋文：未僂。李云：未上謂頭前。後耳，耳卻後。卻，近之近。視若營四海，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

者。釋文：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或信哉。儼，律悲反。營，魚鬼反。又魚威反。不知

其誰氏之子。○ ○ 俗長也。適節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偃優耳卻近後瞻視高意。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 ○ 魯人孔丘。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 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 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體其身之。○ ○ 釋文：去，起呂反。而，本又作

文。昭曰：今躬矜，矜為身容。知，音智。容智謂仲尼。揖而退，受其言也。○ ○ 揖讓而退。感然改容而

問曰：業可得進乎？○ ○ 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 業行可得進，為世用可。不，釋文：感然，子六

業可得進乎？○ ○ 問可行仁令老萊反。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 一世為

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 ○ 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為教為益，成萬世之福，特聖迹而驚則陳。○ ○ 釋

文：而驚，本亦作教。同五報。抑固窶邪。○ ○ 固執聖迹抑揚從己。釋文：窶，其短。亡其略弗及邪。○ ○

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 亡，失本性。怒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家世父曰：不忍一世

所蓄備也。夫無所蓄備之謂窶矣。其智略又弗及也。郭象云：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似失

莊子本意。呂藩突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察彥列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

義不可通。呂氏春秋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之而

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 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偏，故警慢者多。中民之行

進焉耳。○ ○ 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釋文：之行，下孟。其易，以歧。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 隱括進

之謂也。○ ○ 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釋文：相結以隱，郭云：隱括也。李云：隱病也。也。隱相

日李云：隱病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為私。呂氏春秋圖道篇分定期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繕白馬賦：恩隱周。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 閉者，閉塞也。非與桀之惡也。

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舍釋文春堯音餘而閉一本正文注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釋文順之

則全靜之則正。釋文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釋文反无非傷也。釋文反无非傷也。釋文聖人躊躇以

興事以每成功。釋文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釋文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躇

踏直居以興事以每成功。釋文每者每有成功也。躊躇者從容也。從容與事雖有成功聖釋文不遠于萬奈何哉其

載焉終矜爾。釋文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釋文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物心運載矜莊怒身

而反之。正有所反則必有傷有所動則必為邪其反也矜心之揆以爭也。釋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闕阿門。釋文宋國君諡曰元即宋元君也。釋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阿門司馬云阿曰予自

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釋文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釋文宰

路李云淵名予為如字又使河所吏魚者音余預且子餘反姓余名且也俞樾曰史記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釋文命召

令赴朝問釋文覺古孝令力成會朝直遙反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

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下吉。釋文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乃剗龜七十一鑽。而无遺筴。釋文筴計前後鑽之

計吉凶會釋文剗口孤鑽左端反又左亂反慶藩案文選郭景純紅遺筴初革仲尼曰。神龜能見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剗腸之

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釋文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

於外者爲全夫神智不足特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釋文〕見夢音智下知能音智下及注同

知有所困一本作知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釋文〕至知音智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釋文〕鵜徒令鶘鶘鶘水鳥也去小知而

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流蕩逐物逃還不反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釋文」之行孟

同。任與音。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復家被覆沒身遭

類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釋文」覆墜直類所好呼報。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

無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曰

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夫世有與廢隨而行之。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夫步驟殊時儻惇異世古今情事變

豈曰清。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泝也。稀韋三

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於今代儻惇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釋文」稀虛豈不波。波高

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釋文不僻匹亦。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

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獨有至德之人類時

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尊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徹通也顛者辛臭之事也夫六根無。凡道不欲壅。壅則哽。

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哽庚猛反。跖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

王念孫曰郭注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跖女展反。郭云蹶也。廣雅云

蹶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蹶蹶為蹶蹶也。言哽塞而

不止則相乘戾相乘戾則乘害生也。廣雅曰蹶蹶也。蹶與戾同。方言曰蹶戾也。郭云曰相

了戾也。孟子告子篇參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參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跖蹶並與參同。蹶則象害生。

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良心

之色耳登鑽上之聲鼻滋蘭馨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微哉故大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其不殷非天之罪也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

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特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殷當也或緩恣大

穴哽塞以害生崖逼礙二徒皆不當（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理斯並入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能隨而同之爾釋言勝齊中也齊一則中矣其不能齊天之無如何者也而天既授之以百骸九竅而使之自

運無授之以心郭象注殷當也誤（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大論篇其病癡闕日（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夜無痺謂不癡闕也（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胞有重閔（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天遊（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尊（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然之道不遊其心則（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大根逆不順於理（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乎大林丘山為廣大容萬物之生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者也餘鑄曰申即引也神者不勝言發生萬物不可勝窮也（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當（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者也（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謀稽乎誠（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爭（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疏之則禍亂生。俞樾曰論語子路篇行也果皇侃

義疏曰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

由銚鑿之類也。銚鑿也。青春時節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銚鑿也。又他堯反。銚田具也。草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植生也。銚鑿既脩去節節使然不可以

人情均度是知制。時力反又音值立也。本亦作置。司馬云銚披。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

也。適有煩躁之病者皆臧可以休老。非不老也。臧老之容以此而沐浴。皆子斯反徐子

子淺反三蒼云擗猶顛也玉篇云臧也。慶藩臧本亦作臧音臧又武齊反字林云批也批音千米反。盧文昭

案蕭該漢書音義引司馬云皆視也釋文闕。臧曰舊米作未今從宋本。家世父曰釋文皆臧可以休老臧本

亦作臧廣韻臧寒也摩也似謂以兩手按摩目皆然與上下二句文義不類皆臧當謂

左右皆不能旋盼可以閉目養神故曰休老又按臧與臧通皆曰匡也皆臧猶云目陷。寧可以止遽。非

不遽也。遽疾速也夫心性惠。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

焉。釋文非佚音逸。聖人之所以臧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

神言其內。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釋文以臧戶楷反王云謂改百姓之視。賢人所以臧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君子所以臧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

焉。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

有等。夫過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桓之徒。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無足可貴故鄙人君子鄙而不顧也。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

而死者半。圖慕費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為卿卿

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厄支也支〔釋文〕厄言字又作厄音支字略云厄圓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去厄惡備即

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異言也盧文昭曰厄音作天倪音宜徐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釋文〕藉郭云藉

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釋文〕藉郭云藉借也李

云因〔釋文〕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釋文〕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

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釋文〕譽音餘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釋文〕譽音餘

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釋文〕譽音餘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釋文〕譽音餘

則應不與己同則反〔釋文〕互相非也〔釋文〕夫俗人顛倒安為或否與己同見則〔釋文〕互相非也〔釋文〕

於己為非之〔釋文〕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釋文〕

異妄見是非同異〔釋文〕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釋文〕艾音艾以其著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

猶十信其七〔釋文〕艾音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釋文〕艾音艾五蓋年先矣而无經緯本

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釋文〕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釋文〕上下為

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特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釋文〕家世父曰已言者

已前言之而復言也爾雅釋詁著艾長也艾歷也郭璞注長者多更歷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是耆

艾而先人之義經緯本末所以先人人亦以是〔釋文〕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

之謂陳人〔釋文〕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釋文〕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

故重之耳世俗〔釋文〕無識一至於斯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釋文〕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

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釋文〕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

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

變化之方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耶？是以

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之是。故密成氏曰：除日無歲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莊子曰：孔子謝之

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謝代也。而佚也。未無

心久已代謝，故宜復靈無復，復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垂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詞抵惠施也。〔釋文〕才知音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鳴聲也，當也。

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我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

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

前人即是，用〔釋文〕而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蘊

口所以宜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

何為乎？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釋文〕蘊音悟又五，已乎已乎，吾且不

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已止也。彼孔子也，重最惠子止而勿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會子再仕，而心

再化。姓會名參，孔子弟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消；吾心

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悲六斗四升曰金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會參至孝求祿登親故前仕親在祿雖〔釋文〕三釜爾

雅云六斗少而數樂後仕親後祿雖多而悲情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四升曰金音格下不消其器反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縣

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會參仁〔釋文〕參所

反音玄无所縣音玄其罪乎縣係也心再化於祿所存者以為于僞日既已縣矣縣係於祿以養也〔釋文〕以

養羊向反下同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

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夫孝子專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貨而稱孝子三彼視

二釜二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

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

〔釋文〕如鶴本亦作觀同古亂反蚊音虻孟庚反司馬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鶴蚊取大小

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虻字則陸氏所據本向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如鶴蚊陸氏但言其無虻

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

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為鶴為蚊乎今案釋文云鶴本作觀疑是

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惟兩子做真篤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

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鶴兩文相稱者元顏成子游謂東郭

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

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權利也居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

學心未熟猶能釋文子綦音其一年而從不自專也順於俗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不滯不滯四

年而物與物同也與物同也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為衆歸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神會神會七

年而天成無所復為然成釋文所復扶又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適而安

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九年而大妙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絕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

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百非義極重元理窮衆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釋文〕天籟力帶反生有

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歸死滅也〔釋文〕則喪息浪反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

勸導而生陽也。无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足

私而果然乎。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惡乎其適惡乎其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

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足哀生既齊哀樂〔釋文〕惡乎音烏下同天有

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夫星歷度數元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釋文〕

天有歷一本作天有歷數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夫天地晝夜人

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

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遺其命也有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之也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

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

也。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遺其有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

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罔兩影外

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佞也俯低頭也撮束髮也佞坐起行止唯形是〔釋文〕景音影又如字本或作影盧文

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特風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釋文〕景昭曰影字係陶宏景所撰非古

字也括古活反司馬被髮反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變更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景答

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釋文搜搜本又作叟同素口反又素予有而不知其所以影

自爾故不知所以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影

似形而非形蝸甲蟬殼也蛇蛻也夫蟻蟻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蟻鹹於前

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蝸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釋文蝸甲音條司馬云蝸蛇蛻音蛻又吐鼠火與日吾屯

也陰與夜吾代也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吾屯徒門反聚也覆藩案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司馬云屯聚也火日明而

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必其不形火日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必其不形火日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

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况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

乎是知一切萬法悉皆獨化也家世父曰火日出而景生焉陰夜而景蟬焉屯向草木之始生也代者更也替

也有相替者而吾固休也景之與形相待也又待火日而動待陰夜而休彼吾所以相待又有待也有待故不為

物先待焉而即廢故亦與物并景之隨形各肖其人之情態虛而與之委蛇此莊生應世之大旨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

也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

可教今不可也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特奇知陽子居不答自覺已非至舍進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曉也

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鹽酒也。櫛梳也。屣遊族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跣行膝步。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釋文〕

鹽音管小爾雅。漱所又。巾櫛莊乙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過。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閒庸。今〔釋文〕不聞音闕下同。老子曰。而

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至主人情閒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來也。〔釋文〕不聞音闕下同。老子曰。而

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睢盱。跋扈之貌也。而。也。跋扈。威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

依居〔釋文〕。睢郭呼維反。盱香于反又許吳反又音虛廣雅云睢盱盱盱元氣也而。也。跋扈。威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

疏遠于萬反。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夫人廉潔貞情者猶如行辱也。盛德圓滿者猶〔釋文〕。其往也。舍者迎將其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變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釋文〕。其往也。舍者迎將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釋文〕。將送也。家公主

也。湯朱往師。正事威容。舍息遊族。主人迎送。夫執詬席。妻捉梳巾。〔釋文〕。家公。李云。主人公也。一讀煬。音向反。又

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釋文〕。從師反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遺其矜夸。猥迹

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從師反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遺其矜夸。猥迹〔釋文〕。去其起呂反

〔釋文〕去其起呂反

雜 篇 讓 王 第 一 十 八 〔 釋 文 〕 以 專 名 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

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堯許事。迹其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

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釋文〕。子州支父。音甫。李

深也。憂勞也。言我帶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脩身。席令合道。未有閒暇。緝理萬機也。〔釋文〕。子州支父。音甫。李

字也。即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夫位登九五。感跨萬乘人

險重莫甚於此向不以斯樂貴損
養生應况乎仙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忘天下者無以天

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予猶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倫支父也 俞樾曰樂書古 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

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顯於四時自得天

〔釋文〕善卷 卷勉反居既反又音管李云姓善名 俞樾曰呂覽下賢篇作善卷 衣服 於既反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

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古人淳樸喚帝為子根 舜不識野情所以悲歎 〔釋文〕其處 昌慮反 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戶字亦有作后者隨字讀 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

紅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其心志堅固〔釋文〕石戶 本亦 作后之農 李云石戶地 捲捲 音權 郭音

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釋文〕石戶 作后之農 名農農人也 捲捲 音權 郭音

葆力音保字 亦作保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 〔釋文〕以入於海 同馬云凡言入者皆居其 極故攜妻子不踐其土入於大海洲島之中往而不返也 大王居邠狄人攻之邠 音太 丁但 音甫 下 同 反

邠音甫 反 徐 甫 甫 反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

土地我不忍傷殺依勉力居之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民相連。遂有國於岐陽。〔釋文〕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以地害人。是地害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故害人。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夫大王

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夫亂世偽

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釋文〕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越人三

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與君之車。蒙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

國之人。類殺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王輅。〔釋文〕弑其君。音試。王子搜。素余反。又悉攪反。又傲攪反。李云王子名淮南

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壽之子。無顯據。竹書紀年。壽為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顯是。無顯以前三君。皆不奪終。則王子搜是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說。當據索隱

訂丹穴。爾雅云南戴。正丹穴。日為丹穴。以艾五蓋。王與。玉輿。一本作王與。玉輿。王子搜援綆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援引也。綆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

為君也。〔釋文〕援音愛。而呼。火故反。本或作歎。以舍音捨。非惡。烏路反。下及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

侯。昭僖侯有憂色。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韓之賢人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韓之賢人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釋文〕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俞樾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費生篇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壽其次之死亡之迫生爲下又經徒篇引子華子曰王昭僖侯同馬云韓侯俞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竝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爲兩篇注同昭僖侯櫛曰韓有昭侯有傳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銘書記也攫提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

一路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釋文攫俱碧俱縛二反又史隗反李云取也盧

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論借問韓侯也釋文攫文昭曰舊作俱碧反俱縛反或又史隗反

竊今皆從廢李云棄也司馬云病也一云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釋文攫云不能斬兩宋本改正攬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釋文攫云不能斬兩

甚善釋文甚當於理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釋文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釋文所爭者疆畔之閒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釋文其輕於韓

又遠絕句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釋文頓悟其言歎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釋文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

幣帛也闔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釋文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

牛釋文苴布子麻布也飯飼也居疏陋之閭巷釋文苴音麤徐七餘反李云有符曉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釋文闔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詞以欺使者

恐其以誤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釋文及下章同家與音而遺唯季反使者還

一人也呂氏春秋費生篇正作恐聽纏而遺使者罪釋文及下章同家與音而遺唯季反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洽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緒餘並如字徐上音奢下以嗟反司馬李云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慶藩土敦雅反又片賈行直側雅反又知

同緒餘案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引司馬云緒餘也視釋文較略士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禮魄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苴無心之貌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

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察廉

必察其所以之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為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如此不必察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卽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殉物其義亦

然釋文所要一遙反俞樾曰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

為不好士乎子陽鄭相也御寇鄭人也有道而窮鄭子陽即令官

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使者去

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

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實去罪

文拊心徐音得佚音德樂音過亦作過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獒狗殺子陽也（釋文）作難。乃且反。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

實因國人逐獒狗而殺子陽。俞樾曰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汜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繡公二十五年鄭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其弑繡公。繡公又與諸書不同。楚昭王失國。

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殺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

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楚昭王名軫平屠羊說音悅或如字。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

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俞樾曰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句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

子不當稱子。釋文從者才用強之其文見之賢通反之知音入郢以井毀約如字徐而見如字亦為我于馬三

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慶曆案白帖御覽。二百二十八並引司馬本三旌作三珪。云諸侯三卿皆執三珪與釋文小異。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

衣。

。

。

。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守分庸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類食十年不製新衣繩屨〔釋文〕肘

反見賢編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正聲而綴聲神破袂袴而肘見屨敗納之而根後決也〔釋文〕肘

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詞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夫君子賢人不可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可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志心知之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

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

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

是丘之得也。軒廡也作益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益虧無位〔釋文〕軒之然反

廡廣雅云廡也一云紀言反家語云厚粥一粥之六反自樂音秋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子了二反又資西反

音千謂千餼盧文昭曰餼舊餽餼今改正音音秋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子了二反又資西反

七了反了反今改正下七遙反舊脫七字亦補正行修下孟不作在洛反爾雅云

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

之榮華既見賢〔釋文〕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矜子南作詹魏闕淮南作魏司馬本同云魏讀曰魏象魏觀闕

人借問其術也今淮南亦作魏矜矜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釋文〕重生李云重存生之

輕則易絕矣此人身居紅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雖知重於生道〔釋文〕能

勝音升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若不能勝於情欲則宜從順〔釋文〕不能自勝則從

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 俞樾曰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

秋審為屬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異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隱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

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察從呂氏春秋 無惡 如字又 平 絕句一讀連下 不能自勝為句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

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傷 魏牟

文 重傷 直用反下同 俞樾曰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發是列傷也 魏牟

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 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豈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陳蔡之事外語已解既遭飢餓無火食

娛適值聖人 釋文 不火食 元嘉本 不糝 袁感 甚憊 皮拜 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

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 仕於魯而被放游於

下而司馬桓離欲殺夫子擯其坐處處伐其樹故欲殺夫 釋文 伐樹於宋 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子嘗無罪咎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馬桓離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

藉藉毀也又云陵藉也 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

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喟然嗟歎貌由與

召將來告之極道如 釋文 喟 去愧反又 語之 魚據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斯困甚豈不窮乎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夫說蔡則本處府知士因難饑餓可謂幸矣 慶諸案何窮之為為魯謂

為不可維南原道應篇作胡謂不可漢書高帝紀鄭食其為里監門春秋慎人需作何窮之謂呂氏春秋精論篇胡
左傳一之謂其韓詩外傳王欲用何謂辭之新序雜事篇何謂至於此也謂字並與為同義（案〔釋文〕臨難且
反 俞樾曰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塞降車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 之隘音厄又 於備反 孔子削然反
蹇之後也若作天塞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塞

琴而弦歌子路屹然于執而舞 削然取琴聲也屹然奮勇貌〔釋文〕削然如字李云反琴聲亦作揜音消 盧

文昭曰宋 挖 許說反又巨乙反魚乙反 執干 干猶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
本揜作消 李云奮舞貌司馬云喜貌 也

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 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釋文〕亦樂音落下同 俞樾曰德當作

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 耶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共伯名和周

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道抱德食封於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

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崇寇慝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遂適於丘首之山 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釋文〕處於潁陽 廣雅云處安也安於潁 共伯音恭

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釋文〕處於潁陽 廣雅云處安也安於潁 共伯音恭

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 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遂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

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為入為三 公本或作丘首 盧文昭曰案今蜀書作攝行天子事 慶涉察路史發揮二注引司馬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

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於太 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遂得意於共丘山之首與釋文小異 齋又案羅文引司馬

云共伯遺遂得意於共山之首而不諱共伯還歸於宗道遂得意於共丘山之首與釋文小異 齋又案羅文引司馬 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盧云共頭即莊子之共首呂氏春秋誠廉篇亦作共頭此首字亦當為頭之誤〔頭

從頁頁即首字也 古頭首字通用）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逸世與夫

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畝下曰畝清冷淵在兩陽西

將恥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之羞懸投清冷也。俞樾曰廣韻二十五

德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亡擇 [釋文] 畝 古犬 畝 司馬云壘上曰畝 壘 畝字俗說文作 畝 行下孟反 武諫反徐武 零 音 之 淵 山海經云在紅南一云 在南陽郡西嶧山下 湯將伐桀因卞隨

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

他也。卞隨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

吾不知也 [釋文] 瞽 音 務 又 莫 豆 強 力 李 云 阻 兵 須 力 盧 文 忍 垢 司 馬 云 垢 辱 也 李 湯 遂 與 伊 尹 謀 伐 桀 剋 之 以 讓 卞 隨 卞 隨 辭 曰 后 之 伐 桀 也 謀 乎 我 必 以 我 為 賊 也 勝 桀 而

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稠 [釋文] 數 聞 音 稠 水 直 留 反 本 又 作 稠 水 徐 音 稠 又 徒 董 反 又 音 封 本 又 作 稠

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釋文] 知 者 音 其 難 反 吾 聞 之 曰 非 其 義

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沈於廬水。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

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盧水在遼西〔釋文〕盧水音閩司馬在北平郡界

在遼東西界一徒暫。無槩古代。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釋文〕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東令支縣界伯夷叔齊其君之二子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移反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

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今周公與〔釋文〕血牲一本作殺牲司馬其盟誓如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聲其盟書埋之壇下也〔釋文〕血牲本作血之以牲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釋文〕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釋文〕

嘻許其反一祈喜如字徐許記反俞樾曰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種者不盡治直吏音於其反祈音於其反祈音於其反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釋文〕爲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爲己福願人之險以爲己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

暴也。〔釋文〕遽速也速爲治政彰紂之虐謀謀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王念孫曰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

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釋文〕揚行下孟反下音行辰行同以說音悅以要音一遙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

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圖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貧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宏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平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圖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近河。〔釋文〕故被反。皮義。貪冒。亡北反。或亡。稷契。息列之。噲。音。快。篡。初。患。反。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菽。保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於義無當也。

雜 篇 盜 跖 第 二 十 九 〔 釋 文 〕 以 人 名 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圖〕從展名。魯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是柳樹之下。故以為柳展。

也勛〔釋文〕冠古亂反枝木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帶死牛之角多辭繆說不耕而食許劫反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

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傲倖冀望也夫作孝弟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帶述師金致劍狗之誦

也〔釋文〕繆說音孝弟音悌本亦作悌而傲古竟反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

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丘幸其得與賢朋友不敢正視儀容願履屨之下亦有作慕

字者慕履迹也願履慕迹猶看足下俞樾曰極當作履爾雅釋言履迹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履古字通書供

〔釋文〕復通扶又反願望履幕下司馬本慕作慕云言視不敢望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

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

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釋文〕兩展其足仲兩脚也〔釋文〕反走小卻行也慶

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

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釋文〕激明也貝珠也〔釋文〕少長詩召反下皆說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

音悅下同知維音智勇悍音悍且激丹古歷反司齊貝一本作音中丁仲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釋文〕〔釋文〕

〔釋文〕

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

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釋

文。南使。所吏反下。數百。所主反。罷兵。如字徐。共祭。音之。行。下孟反。恆民。一本作順。吾譽。音餘。下同。好面。呼報反。背。音

下同。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堯讓舜不授丹朱

錐之地也。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

利重所以致之。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

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居居安靜之容。釋文。橡。音。象。煬。亮

反。麇。藩。案于于。廣大之意也。方言于大也。禮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讀爲任。猶廣也。大也。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爲廣大。于于重言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

是也。蚩尤徒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釋文。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也。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涿鹿。音卓。本又作鑄

名。故城今在上谷。逐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之天子。一曰庶人貧者。涿鹿。音卓。本又作鑄

郡西南八十里。堯舜作立羣臣。置百湯放其主。放桀於武王紂紂。朝歌。釋文。武

王殺音試下同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征伐篡殺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縫衣淺帶矯言

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

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釋文〕淺衣本又作縫扶恭反徐扶公反又音馮 盧文昭曰今

書作縫衣 慶潘案淺衣淺帶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見列子黃帝篇注 〔釋文〕淺衣又作縫縫衣大衣也或

作逢書供範子孫其逢吉馬注曰逢大也禮儒行逢掖之衣 注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儒效篇逢

衣淺帶揚注並曰逢大也亦省作逢墨子公孟篇絳衣博袍絳博皆大 淺帶 縫帶使 矯言 紀表 子以甘辭

也集韻縫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旻碑彌絳查口絳即縫字 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

丘能止暴禁非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釋文〕說子路始銳反去其 危冠李云危高也子

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雞形背負殺牛用表已驗也 盧文昭 服也既伏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為身下无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

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謂不與丹

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朱天 下 〔釋文〕以為于僞反 堯不慈 子也 舜不孝 為父所 禹偏枯 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

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

〔釋文〕文王拘羑里紂之二十 此

羞也。

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刺於萬

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恥也

釋文

而強反

其文可羞如字本又作惡為路反

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

自守荷擔採樵檢檢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之

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行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

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逾抱木立枯焉

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

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

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聖人仁士民父母若孺足故不殺婦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

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逾沈河而死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晉文公重耳也趙驪姬之難出奔他國在

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塗亡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

燔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逾抱樹而焚死焉

死音煩燒也慶藩案左傳介之推不言殺殺亦弟及又曰晉侯求之不得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偏查經傳分無介推燔死之事自屈子為立枯之說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推而立枯今

莊生有燔死之文容齋三筆云始自新序非也而東方朔七諫漢書丙吉傳皆承其誤今當以左傳呂覽正

之。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

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元道矯情節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

病之人操瓢乞食此聞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豕字

有作死字者乞字有作走字者隨字讀之豕猶也釋文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磔竹客反廣七曹瓢婢遙而乞者李云上四

豕猶狗乞兒流轉溝離名力智念本本或作卒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

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為德道者釋文剖

心曾口反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

而為之哉分內為〔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銳反。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之適在其中矣。〔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銳反。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夫天長地

久窮境猶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釋文〕上釋音受又如瘦色又反王念孫曰釋文瘦色又反案瘦

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穴也。〔釋文〕上釋音受又如瘦色又反。王念孫曰釋文瘦色又反。案瘦

死喪為一類，憂思為一類，瘦字本作瘠。爾雅曰瘠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瘠，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

者或以掠奪若賊，寒痲死獄中。蘇林曰瘠病也。因徒病律名為瘠。師古曰瘠音康，字或作瘠。王子侯表曰富侯能

下獄，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足論哉。亟亟也，狂狂失性也，汲汲不足也。夫聖徒之道，仁義之行，譬彼僂靡，方〔釋文〕能說音亟去紀力

也本或无復扶又狂狂如字又汲汲本亦作汲音詐巧苦孝反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

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

〔釋文〕有行如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若前乎者，則是當首柳下

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幾近也夫料編虎頭而編虎須者近禮於

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雖鄙名利是釋文自灸久又疾以排聖迹則詞實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摸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走料音編虎音顯反本或作編音同音顯反又蕭顯反徐扶頤音顯反一本作料頭編虎須音顯反今從宋本作須音幾音不音祈音可音去音起音呂音子張問於

滿苟得曰盍不爲行音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顯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爲姓音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爲仁義之行乎勸其捨

利也釋文滿苟得名音盍音顯反爲行音下孟反下注同盍何音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

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音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音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

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音反音棄音名音利音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音多信猶多言也夫謙虛知讓則貧無恥貪殘則富謙

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音抱守也夫自然也夫

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名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音抱守之士立身爲行

乘機名利也乘俗心抱守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

天真翻合虛元之猶也音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

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音桀紂孔墨並

臧獲也聚謂擊竊節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漸忤而不釋文臧聚音司馬云謂臧獲有忤音宰音相音亮音反

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敬懼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音盜音盜音竊音聚音之人有忤音宰音相音亮音反音同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音此

釋前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

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

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庸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讓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財非戰爭於心，智言行相反，反戾耶。

〔釋文〕入嫂，先早反，司馬云為臣，臣相殺君，申志論則力頓，悖戰，布內，亦拂，扶弗。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關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

為別乎？威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

五紀六位無。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倫

可分別也。〔釋文〕長幼，丁丈反。五紀，司馬云歲日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俞樾曰：五紀，司馬云歲日月星辰歷數

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為疏戚貴賤

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繫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

然則倫紀為別，彼列反。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堯廢長子丹朱不

得通稱矣。為別，下同。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與天位又言殺也

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釋文〕堯殺長子，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

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封納貢稅焉，故謂之放也。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

其義安在。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

殺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釋文〕為適，丁歷反。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夫儒者多言禮為名位，墨者兼愛，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監明其世子張定之所為正也於名若謂心之所為正釋文且子正為名弟說之辭也首不監

本亦作在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寶既垂至理豈明見於元道釋文

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己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

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釋文吾日人實無約如字徐反於妙反故曰。無為小人。反

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若枉若直。相而天極。

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徘徊輪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無轉而行。無成而

義。將失而所為。所為真性也無轉仗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真性

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

將失其所為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蔽其患也。必其行即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

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轉。史記吳王儂傳。燕王擗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擗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擗作轉。無赴而富。無殉而成。

將棄而天。其奔赴於富無殉逐於成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比干忠諫

聞聖人之心。有九竅。控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扶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釋文抉眼烏穴反。直躬證父。尾

生溺死。信之患也。躬父盜竿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

害也。總焦廉貞禮子貞織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徵公太子鮑子立乾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未人

賈見之。謂曰。何為不仕。食祿。答曰。無可仕者。子貢曰。行時君不仕。探蔬而食。子

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處乎。總焦遂棄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同。又云。橋落水之上也。勝子自理。一本

理作理本又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狄抱甕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孔子滯歐

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匡姓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釋文〕孔子不見母李云未聞匡子不

見父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盧文弨曰疑父母二字當互易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

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自比于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

服從其殃為值之〔釋文〕所傳文專反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

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

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值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與起名

譽而從就利祿者若財富則人歸之歸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安而

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釋文〕无足一本作無知則下銀據反樂意音洛知不

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耶音智下知謀同慶緒案意語詞也讀若抑抑意古字類論語學而篤抑

與之與僕石為智力慶緒案意語詞也讀若抑抑意古字類論語學而篤抑故推正不忘邪志或作妄言君臣但

用富貴耶為智力慶緒案意語詞也讀若抑抑意古字類論語學而篤抑推尋正道不忘故不

不足故不用耶慶緒案意語詞也讀若抑抑意古字類論語學而篤抑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此

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為超絕流俗獨越世人况

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惠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

末而靈化者也豈能〔釋文〕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個人與賢人俱生便自世去至重棄至貪以

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至重生也至尊道也

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忱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

於心。〔釋文〕慘，恒悲也。恬，檢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釋文〕慘，七威，恒，丹，曷之，恐，反。丑，勇。知爲爲

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釋文〕爲者，有爲也。所以，

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

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釋文〕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開威勢者，其惟〔釋文〕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文〕窮美，窮猶盡也。究執，音勢本亦作勢。一音藝，究竟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

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巖若君父。〔釋文〕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

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釋文〕俠人，音協。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

不待象而安之。〔釋文〕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嗜於味，威權形勢以隨其情者，夫欲惡避就，固不

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釋文〕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

辯辭於此。〔釋文〕欲惡，鳥路事者也。〔釋文〕欲惡，鳥路事者也。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

爭，无以爲。故不求。〔釋文〕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釋文〕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

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釋文〕監，照也。夫

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釋文〕夫不以高貴爲驕，

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名譽者也。〔釋文〕要名，一，遙。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

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字內

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

長生之利，辭其篡竊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與名之意。

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固辭欲修進名譽，苦其

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音厄又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今富人耳營鐘鼓筦

籥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噤，得適也。管

也。夫富室之人，恣情徑勃，口爽膠聽，耳聒宮商，取捨皆音管筦，音藥一本筦，亦作管。籥，籥作瓊。噤，口噤，苦聲反。慶，音察。

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音管筦，音藥一本筦，亦作管。籥，籥作瓊。噤，口噤，苦聲反。慶，音察。

有所快與，趨策瞻唱之噤，於總齊桓公夜半不噤，易牙高往，竝曰噤。力刀，反。噤，力刀，反。噤，力刀，反。

而上也。可謂苦矣。馮氣，猶憤也。夫貪欲既多，勢役困弊，心中悒塞，沈滯 釋文，後，滯，徐音礙，五代

飲食至咽為佞，一云偏也。家世父曰釋文，飲食至咽為佞，未免強以意。於馮氣，馮音憤，憤，備也。下同言憤，畜不

通之說，文奇佞非常也。揚子方言：非常曰佞。事修，猶言沈滯之深也。於馮氣，馮音憤，憤，備也。下同言憤，畜不

馮氣，馮音憤，憤備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案馮氣，感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馮，震電馮怒。杜注曰：馮，上時，草

感也。楚辭：離騷，馮不厭乎求索。王注曰：馮，備也。楚人名滿曰馮，是馮為感備之義，無煩改讀為憤也。而上時，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滯，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取財寶以慰其心

安靜閉居，則其體沈滯，體氣沈滯。釋文，取，慰，慰，亦作畏。慶，音察。慰，當與鬱通。淮南：微真篇：五藏無鬱，氣高往

則憤。德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釋文，取，慰，慰，亦作畏。慶，音察。慰，當與鬱通。淮南：微真篇：五藏無鬱，氣高往

則憤。德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釋文，取，慰，慰，亦作畏。慶，音察。慰，當與鬱通。淮南：微真篇：五藏無鬱，氣高往

則憤。德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釋文，取，慰，慰，亦作畏。慶，音察。慰，當與鬱通。淮南：微真篇：五藏無鬱，氣高往

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或醜煩燥而夫實而不散焉而不舍者求無足濟強盜憂而論之豈非憂患 讓藩案服清而不舍即上文編而不舍之義服膺而強也文

選漢高祖功臣頌有馮膺而尚缺（文選膺誤作應李善注誤以為憑依堪應失之古應與膺同聲通用康誥應保殷民周誥膺保民德詩闕宮篇戎狄是膺史建元以來係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丁本膺作應）服膺之為馮膺猶伏軾之為憑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為憑琴（史記魏世家中期憑琴素隱曰春秋後語作伏琴）苗伏為苗憑也（史記酷吏傳未曾敢均苗伏漢書作苗憑）

感醜在遙反李云顛顛也又音子抄反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慶鑿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盜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窗樓做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釋文〕疑刦許業反又曲業反內周樓疏李云重樓內市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

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

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變然平生。貪〔釋文〕財單音丹本或作斬音祁家世父曰穉

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釋文〕文單本作斬音祁今案釋文非也單

當作爲賣。史記歷書單閼崔闞往單闞一作賣安單賣字通。漢書但字多作賣。賈誼傳非賣倒懸而已。揚雄傳賣

費精神於此。說文但獨也。是但自爲祖而饋爲但單。以反一日之無故。猶言但以反一日之無故。玉篇單一也。一

猶單獨也。與但字義亦近。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

言知足者常足。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常稱之際豈見有名利耶而流俗之夫〔釋文〕繚音了又魚

雜說劍第三十〔釋文〕以事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

人。好之不厭。如是二年。國衰。諸侯謀之。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登客

謀竊欲將〔釋文〕趙文王同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綱紀云周徽王十伐之也。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察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彰之言謀喜劍許紀反

夾門郭李音協好之呼報反無厭於盛反又於豔反虛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

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釋文曰。惠文王之。太子以寡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釋文曰。若同反。太子名。俞樾曰。惠文王之。太子以寡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尙何敢言。釋文曰。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以幣從者。幣帛也。與使。所吏以幣從。才用反。一本作以幣從者。盧文昭曰。舊者說。宜今改正。今書有者字。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

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爲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

容。憤然。寬。笄。故語難。釋文曰。上說。如字。又始。步公反。本頭蓬。頭謂著兜鍪。突鬢。必反。司馬本作。冠低。曼胡。莫。反。司馬云。曼胡之。短後之衣。爲便於。瞋目。赤夷。赤。語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習言不流。傾也。曼胡。纓。謂。纓。纒。無文理也。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夫自得者。內無懼。釋文曰。與見。賢。通。反。下。劍。見。同。又。如。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伊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王脫。一本作說。同。土。活。反。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伊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釋文）千里不留行。司馬云

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行也。俞樾曰：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

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行也。未得其義。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偏利。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

戲，請夫子。詞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王乃校劍士十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斷也。試，陳劍士使

〔釋文〕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也。校本或作敦。士敦，如字。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一音丁回反。家世父曰：釋

擲也。魯頌詩：箋，敦，商之旅，敦治也。敦，劍即治劍之意。說文：敦，怒也。一曰：誰何也。誰何，猶言莫我何亦。即兩相比較之意。兩相比較，故怒也。莊子曰：望之久矣。企望日久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御用也。謂莊實。（釋文）御杖，直亮所

奉。司馬本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

鋒，齊岱為鏑。鋒，劍端也。鏑，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釋文〕燕，音谷。燕谿，地名。石城，在塞外。鏑，各

反。司馬云：劍刃也。一云：劍稜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鐔。〔釋文〕鐔，音徑。三蒼云

也。徐徒南反。又徒各反。謂也。韓魏為夾。〔釋文〕夾，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釋文〕為夾，古協反。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鈹。

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釋文〕四夷，以道德。〔釋文〕裹，以音。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釋文〕渤海，常

山北岳也。造化之中，制以五行，論以刑德。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德，德。德化也。以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釋文）行以秋冬隨天道以此劍直之无前。

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

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茫然若涉（釋文）茫然莫剛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

夾。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

但能依用此劍而御于邦國亦字內無敵。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

者矣。此諸侯之劍也。易以震其為諸侯故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

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釋

文）肝肺坊廢竊為干僞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環繞也。王覺己非深懷厭惡

三周不能安坐氣急（釋文）而上時掌反三環如字又音患繞也。聞義而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不復受賞故（釋

文）服斃韓世反司馬云斃不見禮皆自殺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

半。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詩書時於紅爐。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釋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安心養性。故奏之。 (釋文)

繼帷。司馬云。黑林名。杏壇。司馬云。釋中高處也。李云。壇名。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榜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鸕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輟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鬚。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於高陸。維舟。 (釋文) 有漁父者。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須眉。本亦作鬚眉。交白。如字。李云。俱揄音遙。又音俞。又緒。由反。謂垂手衣內。袂。李音芮。以上時掌。距陸。李云。距而行也。李音投。投揮也。又士由反。反。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釋文) 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問其氏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又問孔氏以何法術脩理其身。 子路

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

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率性謙和。服行聖德。修飾禮樂。備利羣品。此孔氏之心乎。 (釋文) 飾禮。如字。本又作飾。勛音敕。下以化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也。如淳云。齊民。猶平民。元嘉本作化於齊民。後句如無於字。又問曰。

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為是有琴士五等之君。為是 (釋文) 君與。音餘。下同。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

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逞適而分。離於元道也。是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 (釋文) 以危。危或

作偽。

其分如字本又作介音界司馬云釋也慶藩案分釋文作介音界是也隸書介作介俗書分作分二形相似往

往濶亂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本也釋文分本作介漢書杜周傳執推退之分師古注分或作介是其證

藩又案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揚雄傳界經陽抵讓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子貢還報孔

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是度敬之容也杖直亮擊女居反

機也音餘鄉而作衛同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

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曩向也緒言餘論也率終也相助也

所由之故竊疑下風庶承釋文緒言倫先言也俞樾曰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

警款卒用此言助丘不逮其緒餘以為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

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竊待特或咳唾吐風相丘息亮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

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然乎是以倫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釋文而經子之所以經經營也司

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

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釋文正治直吏反下官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

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田故荒蕪屋室漏露道微賦也不相係屬妻妾既失

釋荒蕪致露方言曰露敗也古本或作露露古通用淮南臣道者路塗者也王念孫曰路塗猶蕪也亦通作
露秦策士民露病高注云露也皆與敗義相近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論注不是率率天下之人以
蕪路音不屬音長少丁丈反後音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祿不持大夫之憂也釋文不勝音任音官事不治音行不清白音羣下荒怠音功美不有音爵

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釋文不勝音任音官事不治音行不清白音羣下荒怠音功美不有音爵

盟會落朋倫之釋文工技音其綺反音盧文昭音貢職音職或音春秋後倫音朝觀不及音陰陽不和音寒暑不時音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釋文不飭音今子既上音

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

不泰多事乎釋文上非音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音且人有音

入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釋文不泰音本又作大音同音

入疵音之摠音李云謂音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音徐顧謂之佞也音希意道言謂之詭音希

前人意見而導音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音苟且順物不備音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音好揚敗之折交離親謂之賊音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音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

慝音與己親者雖惡而舉與己疏者雖善而毀音稱譽音以敗音惡人音下同音之慝音他得音不擇善

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音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音善否音

反惡也又兩容頰適音善惡皆容頰貌調音此入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

功名謂之叨。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釋文以挂音卦別也之叨吐刀專知擅事侵人

自用謂之貪。事已獨擅自用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有過不改聞諫穉增很戾之人釋文很

樹惡反慶緒案說文很言不聽從也逸周書謹法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

之矜。物同乎己雖惡而奪物異乎此四患也能去入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

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

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愀然噉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釋文能去起呂愀然在

反又七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留停仁義之

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喻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釋文難語魚據反下同本或作

惡之情而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釋文難語魚據反下同本或作

作難愈數音不離力智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謹慎形體修

功名還歸人物則物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不能脩其身而求之孔子愀然

我俱全故無患累也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夫真者不

為性者不能動於人也故強突者雖悲不衰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強誠者不矯也故矯情

真悲无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釋文〕故強其文反 歡樂音恪下同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

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爲主飲酒陶澆性情故以樂爲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

喪以哀。无問其禮矣。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節文之禮世俗爲之眞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法效自眞道故不拘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

足。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釋文〕祿祿如字又音錄謂形見爲禮也司馬云錄領而造。遙翻。復。頤。人。事。而。憂。慮。滯。滯。塵。而。靈。買。徇。物。無。厭。故。心。恆。不。足。也。錄也 慶藩案。錄。司馬本作錄。文選。劉公幹。雜詩。注。引。司馬云。領。祿也。領上無祿字。與釋文異。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僞不早聞於元道〔釋文〕蚤音早字 湛丁南反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

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釋文〕丘得過也謂得過失也過

案釋文過或作偶者是也偶 而比如字謂親見比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從達適悟爲往也妙道眞本也知分別也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之人不可語其元極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子令其

勉勵延緣止鷺華之聞（釋文）乃刺

七亦反

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拏音。而後敢乘。

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濯交懷門人授綬猶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釋文）波定李云謂戰如波也案謂船行故

水波去遠則波定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

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人何以得此乎。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降也仲尼遇天

孔子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釋文）旁車步狼反

萬乘編證反

偃音救反

曲要一遊反

磬折之設反

孔子伏

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免軾歎之也

（釋文）湛於湛或作其

進

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

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召由命前示其進擲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義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

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稱敗之基情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釋文）下人賢據反下及注同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顛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由從也庶藁物則謂之道故知聚庶從道而生是以順道者則生而逆道則失

（釋文）而問音與如究者則死而放物無費曉道在則窮漁父既其道孔子何能不敬耶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

路而還適逢瞀音茂又音務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方道也奚何也彼行何道欲往

文奚方李云方曰吾驚焉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釋文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己即遠驚也盧文昭曰舊

故驚也此重問製處於何曰惡乎驚事起而起驚心釋文惡乎音曰吾嘗食於十餐賣漿之家釋文十

餐子讀反本亦作漿司馬云而五餐賣漿也言其敬己饋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

是以驚懼也釋文五餐先饋饋也謂十家中五家先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

光更問驚由曰夫內誠不解饋也謂十家中五家先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

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謙便辟貌也鏡服也儀容便辟徒協反郭云便辟成光司馬云形謀於便辟婢亦以外鎮人

人貴老之情篤也釋文貴老謂重禦寇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釋文亂也未能

為物標構使人傲貴於己而釋文而整子兮反亂也盧文昭曰夫整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

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釋文為食音贏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

釋文萬乘編者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斯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釋文而效如字本

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偏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釋文而效又作校

古孝 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 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 女處己人將保女矣。 苟不遺形

反 則所在見保者聚守之謂也。 保守也物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顯 則戶外之屢滿矣。 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 則戶外之屢滿矣。 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

則戶外之屢滿矣。 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 則戶外之屢滿矣。 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

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 敦蹙也以杖柱頤聽其言 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音頓司馬蹙之子六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會不

發藥乎。 賓者謂適賓客人也禦寇聞師久立不言而歸於是揀息慙揚不暇納屣跣走 本亦作賓同必刃 跣而 先典 暨乎 其器 發藥 如字司馬本作廢云置也 廢藩案發司馬作廢發廢古同聲

反謂通客之人 跣而 反 暨乎 反 發藥 用字爾雅廢稅舍也方言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漢書貨殖傳

子贖發貯幣則曹魯之聞史記作廢著 徐廣曰著讀音如貯 荀子禮論厲大 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皆其例 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豁光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 也傳二年左傳保於遊旅社注保依也史記周本紀百姓懷之多從而保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

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 而

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而份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來感己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

異端先 物施惠 釋文 而焉 於度 反 必且有感 搖而本才 又无謂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也必 固有感迫而後起 率其本性 搖 而應之 誠迹匿端有何稱謂也 釋文 搖而本才 一本才作性 家世父曰釋文一本才作性 郭象注必將有感 詰搖作也 搖而本才 謂舍其 又无謂也 動搖本才以致求者 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 彼所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盡人毒也。 細細巧入人為小言 共佞同遊行解相類 唯事浮辯 細巧之言 釋文 小言 言不入道 人毒 故曰小言

以其多悲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能性何誰獨曉以相告乎 (釋文)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

故曰人惡 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小言為毒會無告語也孰語也謂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世父曰釋文引王云孰誰也謂誰相親愛也疑莊子本旨在謂親愛之意說文孰食餘也孰食曰孰假借為詳審

之義漢書本紀其孰計之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鄭隔傳願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

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

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因弊唯聖 (釋文)而知音食而本

作飽敖遊本又作傲五 汎若芳爵反 鄭人緩也音食而本 汎若音食而本 鄭人緩也音食而本

名呻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 裴氏地名崔云 之地崔本作之地蛇云地蛇者山田茶 祇三年而緩為

儒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 裴氏地名崔云 之地崔本作之地蛇云地蛇者山田茶 祇三年而緩為

九里澤及二族使其弟墨音支郭李云適也言適三年而成 河潤

翟成翟成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翟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其固各好多言

非互相爭辯父黨非互相爭辯父黨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闔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

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闔何不也秋柏動木也父既助翟而

於父以申應言云使使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釋文

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垣字者垣家也云仲何不看我家上已化為秋柏之木而生實也釋文

胡嘗視其良闔語助也胡何也良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為秋柏之實良或作垣音垣家也

垣本登顯字應帝王蕭以處端垣之野是也故曠亦得謂之垣管子度地篇 而見賢屬 令墨力呈 夫造物

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

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造物者自然之供饋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

習。輪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習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豈唯墨習。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

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言緩自持於己，有學植之

而後於父也。人之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

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夫士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

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摔頭而休。莊生開之，故

引為「釋文」相摔。才骨反。言穿井之人為己有造泉之功，而摔飲者不知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釋文」不知。音賀注同。家世父曰彼，故使彼。彼者儒墨也。有儒墨矣，因而有儒墨之辯。立

道之人，豈視其功耶。「釋文」不知。夫儒墨之名，所以使之辯也。既成乎儒墨之辯，則貴其同己者，而賤其異己者。

因其親也。亦賤之執其所辯之異，而忘其受於天性之同也。知儒墨之為德，以自是其德，謂之不知德。所謂德者，

可而可之，然而然之，所謂道者，無物不可無物。不然，俞樾曰：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有德

者，己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學父。本或作久。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

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形戮及之。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人所安，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眾人也。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

其所以安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元道實冥，言德斯絕。（釋文）道易，以政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元道實冥，言德斯絕。（釋文）道易，以政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

人。元道實冥，言德斯絕。（釋文）道易，以政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

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元道實冥，言德斯絕。（釋文）道易，以政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

貴於遠功。元道實冥，言德斯絕。（釋文）道易，以政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

李音平郭，數音反，徐數耕反。慶藩，黎文選。未且反。末干反。司馬云：朱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慶藩，黎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司馬云：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慶藩，黎文選。未且反。末干反。司馬云：朱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慶藩，黎文選。

小異。俞樾曰：支離，複姓，說在《人問》。籍，朱汙，亦複姓。廣韻：屠，音丹。千金之家，又作價，皆音據。用，千金者，三也。一本作三年，則上句至家技成，其結。

絕。盧文昭曰：今書作三年。技成，其結。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

其所見，則乖逆生也。庸席之類，安為封執，理不必爾。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心有貪求，故任。慎於兵，慎或作順。虛文。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悛為上者，未之。

亡也。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恬，徒謙。悛，徒暫反。本。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直。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恬，徒謙。悛，徒暫反。本。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直。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牽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為。之知，智。注及下，不離力智。苞苴，子餘反。司馬云：竿，音牘。音獨。司馬云：謂竹簡為。以遺，唯季反。傲精神，郭躡世反。一。而欲兼濟道。

昏於小務，所得者淺。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破塞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傲精神，郭躡世反。一。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事物，經虛涉。

遠志大神傲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以寔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等獲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大一之元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大初之妙理

耶釋文道物音導注同 盧文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離

復兼濟道物而神疑无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恬曠道鄉也甘冥如字本亦作暝又音眠 俞樾曰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暝又音眠當從之

古今字文選養生論悻且不理李善注曰暝古眠字是也甘暝即甘眠徐無鬼籍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司馬云言叔敖顧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此云甘暝彼云甘寢其義一也並謂安寢恬

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子傲真篇曰甘暝於閭閻之域即本之此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釋文發泄息列反徐 泊然步各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

緣本故雖應動恆發泄於大清之極也釋文發泄以世反泊然以世反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

爲知所得者細釋文悲哉乎一本作悲 爲于爲而不知大甯任性大甯而至

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耶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

百乘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偃王使秦應對宋王司馬云使秦反 數所主 乘繩纆反 王說音悅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窮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項槁槁槁而顛

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鑽車百乘者是釋文阨於懽反 憂藩窳窳廣雅閭居也古謂里中道爲巷亦謂所居之

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誇夸莊子也釋文阨宅爲巷廣雅術况也况今通作居街巷古字通閭巷皆居

也故窮閭與阨反又槁苦老反又槁槁反項李云槁項羸瘦貌黃馘古馘反徐况壁反爾雅云馘也司馬云謂

或曰窮巷巨韻反 槁本亦作矯居表反 司馬云項槁立也 黃馘面黃熟也 俞樾曰馘者脛餘也非所施

於此輒疑馘之段字說文文部痲頭痛也黃馘謂頭痛而色黃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遺榮遺棄也特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極志高

清遠既高遺此志辯以挫曹商故部注夫事下

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釋文）秦王 司馬云 桓王也 桓反 桓字又得氣 桓治紀 愈下 愈同 魯哀公問乎顏

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釋文）瘳由 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 魯為勳相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反

殆哉坂乎仲尼（釋文）坂危也 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 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彫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殆人亦無以為安也（釋文）殆近也 坂危也以貞幹塗率 魚及反又五 令飾力呈反 方

且飾羽而畫（釋文）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也 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 逐修飾羽儀喪其真性也

以支為旨（釋文）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 辭華析派分流為意旨也

而不知不信（釋文）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後代人 君慕仲

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黜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釋文）以視 音示 受乎心 宰乎

神夫何足以上民（釋文）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體中也（釋文）後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 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可安哉 扶又 彼宜女與 彼百姓也 女哀

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釋文）彼百姓也 女哀公也 百姓與汝各有 音餘 所宜若將使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字下頤之見賢屬 反 予頤與 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予我他頤養也 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如魚 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衡物我俱失也

可矣（釋文）正不可也 以真幹之徒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家世父曰彼宜汝與言仲尼之道果有宜於汝者乎 予頤與言將待我以養者乎 周易序卦曰頤者養也以為宜與而待養之若謂國可以有

之所謂誤矣意以哀公（釋文）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 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 明不

謂當時也（釋文）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 離實 力智 難治也 治不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捨己效

也（釋文）民慮後世荒亂不如休止也 離實 反 難治也 治不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捨己效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釋文）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二儀布生萬 物豈貴恩也 釋文 施於 始政反 下注同

而識如字又申志反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夫能施求報而客舍不釋文商賈音古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施而不未合天情能

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緣音越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錡音戎

日今書作鉞盧文昭捶之義桎反梏反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外內無刑宵人之離

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宵宵闇夜也離離於憲網身遭枷桎斧鉞之刑也宵人釋文宵人

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俞樾曰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桎

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為塙詰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肆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

三謂鹿鳴四杜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為小人猶宵雅為小雅矣字亦作宵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

呂骨矣徐廣曰宵音痛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廣孔圖曰宵人之

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訊之本又作訊音信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於內金木訊於外也若不止分則內結寒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

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心若死灰內不滑鑿府也形同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通於

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愿惡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惡真而釋文愿

音願廣雅云難懇也俞樾曰益當作盜盜之言願盜有長丁丈若不肖外如長者有順懷而達也形

也苟子不苟篇以驕盜人是也謹愿與驕盜義正相反內不似也有順懷而達懷念順驟急而釋文有順王作懷音環又許公反徐音緇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辨也外慎研心達理也辨常務實誦虛文昭曰今書音義作音懷兩研字俱作堅有堅而縵有

緩而鈇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縵緩也鈇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釋文縵武半反又武諫反李鈇胡旦反又音于急也一云情貌相反俞樾曰縵者慢之段字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圖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圖人有荒仁義如渴思水拾仁義若熱也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圖使使忠侯斯彰圖煩使之而觀其能圖察其彼能卒然問焉

而觀其知圖卒問近賢圖卒然圖其知圖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圖忽卒與期

財而觀其仁圖不貪圖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圖告危亡圖醉之以酒而觀其側圖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圖至人酒不能昏法則圖其側圖側不正也圖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

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

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書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

儀儀作醉之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意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官

序皆作醉之以酒以觀其側側當為則圖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圖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圖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圖厚貌深情必無所避圖易觀圖以鼓圖搜之所求圖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圖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圖考成

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圖正考父圖音甫宋僖公之

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圖音甫宋僖公之

會而偃圖紆矩圖而僂圖力矩圖三命圖公士一命大夫圖如而夫者圖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圖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圖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

事也圖而夫鄰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圖釋文圖而夫圖郭云

也圖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父謙夸各異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圖釋文圖而夫圖郭云

呂鉅矯貌圖家世父曰釋文呂鉅矯貌疑此不當為矯方言家呂長也東齊曰狄宋魯圖孰協唐許圖協同也唐唐

讀 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後者勞慮有甚也

善之 而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音接 俞樾曰郭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為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

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

食亦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叱譬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

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叱譬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為者譬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

德 有六府。○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恆以所長自困 美髯媚也。髯鬚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媚妍

以窮 困也。○釋文 美髯。反。未會。反。緣循。○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 困畏。不若人。二者俱通達。○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

也 俯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釋文 僂。○於丈反本亦作央同僂使守分歸一也家世父曰郭注僂使不能俯

三事不如桓人所在通達也 僂。○於丈反本亦作央同僂使守分歸一也疑僂使當為僂仰猶言俯仰從人也大雅

顧顧仰仰韓詩外傳作顧顧益盎史亦一聲之轉 慶藩案緣循僂使緣緣飾也。○見 杖物。○直亮 知慧外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 循困循也。濕矢志也。使當作訣。訣早知也。○見說文訣字注 杖物。○直亮 知慧外

通 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自持智慧照物 知慧。○音 勇動多怨。○法而靜乃厚其身耳

通 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自持智慧照物 知慧。○音 勇動多怨。○法而靜乃厚其身耳

招搖招搖（釋文）乃厚其身耳作乃後恒無怨也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

實仁義則不周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恬解之貌也（釋文）傀郭徐呼懷反字林恬解音達於

知者肖肖釋散也（注云肖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恬之）（釋文）於知音者肖音消郭云釋散也王念孫

肖釋散也案郭以傀為大是也肖為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同）肖與傀正相反言在天則大任智

則小也肖猶齊也學記齊雅肆三鄭注曰齊之言小也肖肖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齊史記太史公自

序申肖肖矣徐廣曰肖音消消猶衰微義亦相近也慶藩案肖司馬作霄文選謝靈運初發郡詩注引司馬云

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並引云傀大也情在無故

曰大釋達大命者隨（注云）泯然與化俱也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達小命者遺每在

節上住乃悟也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驍

莊子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瑱之人游宋安說宋（釋文）十乘繩證反驕驍直吏反又飽夷反李云

文昭曰今書作釋慶藩案釋亦驕也（集韻釋陳尼切自驕矜貌）管子軍令篇工以雕虛

文刻鏤相稱尹知章注驕驍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詩載驕驍衆釋且在謂驕驍且狂也莊子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遺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釋文）韋盧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為蓐賣以供食鍛椎也緯蕭如字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為蓐而賣之本或作葦音同慶藩案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詠注引司馬云

緯蕭蕭蒿也織蒿為蓐北堂書鈔藤部太平御覽七百并引云蕭蒿也織緝（御覽作緯）蒿為蓐簾也御覽九

百九十七又引云蕭蒿也丁亂反謂摧破之盧文九重直龍驪龍力馳反驪龍領下戶感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遺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主之所

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夫忘德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切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雜篇 天下第二十二(釋文)以義名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方道也。自軒項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無為矣。又何必加焉。所為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會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朴無為。此(釋文)惡乎。曰。无乎不在。

答曰。無為元道所在。有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神者妙物之名。明者

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夫虛擬元道物感。所以擬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皆原於

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而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言之異。冥宗契本。謂之自

神妙。變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元道為門。觀於機兆。不離力智。反下注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於本或

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釋文。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於本或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者之粗

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布仁惠為恩。釋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此四者之粗

下孟反。薰然。許云。反溫和貌。溢云。之粗。內皆同。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一二三四是也。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釋文。以參。本又作操。同。以稽

青雞音雞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處以為常所謂彝倫也以衣食為主音蓄

息音畜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蓄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又藏如

又才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國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

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養老哀弱矜孤恤寡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配合也夫

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五帝已下備有之焉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配合也夫

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順倫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本數

明故未不離本數仁義也未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家世父

物以不與民生為緣故曰明乎本數係於未度莊子自著書之旨而徵發其意如此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為備

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六合以就遊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四辟辟亦反本其明而在數度者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古舊相

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述

耳豈所以述哉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父所封邑詩以

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道達也夫

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道音導下以名分扶問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

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中風散所置不遇

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釋文尚復扶又反下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

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

一 國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得其一術豈能宏通〔釋文〕得一一術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

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

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釋文〕自好呼報反注及下同 王念孫曰郭象斷天下多

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

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逼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為句察字下屬為句則文

不成義矣 俞樾曰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

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察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為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

當讀為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

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家世父曰一察謂察

見其一端據之以為道而因和好 好惡 烏路 淡 徒誓反 漢音 莫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之舊注以天下多得一為句誤 相逼 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所長

不同不得常用 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釋文〕衆技其綺雖然不該不偏 一

曲之士也 故未足備任也 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該 猶周備斯乃〔釋文〕不偏音 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 察古人之全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 况一曲者乎 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解能備兩儀之

〔釋文〕稱神尺證反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 全人難遇故也 玄聖

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叢亂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

彼我紛紜遂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術一往逐物 後

方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 會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 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幸遇

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朴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儻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朴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儻墨名法百家駭驚各私所見咸率己情道術紛紜更相

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倍謂愈使蒼生措心無所分雜物性實此之由也慶藩案裂依字

當作列說文列分解也易良九三列其夤管子五輔篇曾子天圓篇大袂列古復反盧文昭曰

分解字皆作列說文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釋文哀矣如字本或作哀思

今書作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修奢也靡麗也暉

喪矣許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乖物性教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釋文不侈尺紙反又尺氏反不暉如字瘁

以繩墨自矯矯厲也繩墨用仁義為繩釋文自矯居表反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世急者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為之大過己之大循不復度眾所能也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

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釋文墨翟宋大夫禽滑音骨又釐力之不順五帝三王之樂雖其奇

過甚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候曰循順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順

而說音悅下注同後大過音太舊救佐反後大大順順或作循慶藩案循或作順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

與循古同聲度眾徒各作為非樂命之日節用生不歌死无服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

而量用也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實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釋文非樂節用墨子二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鬪

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曾汜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釋文汜勞劍愛兼利化

己儉為汜令百力呈反其道不怒但自刻也怒克己勤儉故不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

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

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

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圖已上是五帝戶雅反 盧文弨曰今當作有三王樂名也釋文有夏有大夏下有儀亦作有大儀 音有濩 音有辟 音作武 武樂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二重士再重**圖**自天王已下至于士

級斯古釋文七重直龍反 下同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為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圖**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

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圖**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三王下則逆於萬民故

子道**圖**但非道德未無也 程性 釋文未敗敗或 墨子 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雖然歌而非歌突

而非突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圖**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樂世物之大情今乃反比故非徒

類釋文非歌生應歌而墨 以歌為非也 音格下及注同 家世父曰墨子之意主於節用其非樂篇言厚措斂乎萬民

之財其三篇言其樂逾繁其俗逾寡莊子亦辯其非樂薄葬而歸本於節用言墨子之道所以未敗今之歌固非

歌今之哭固非哭今之樂固非樂其與墨子之言果類乎果非類乎故以下但著其勤苦之實以明墨子之本旨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戢**圖**穀無潤也穀無潤也 生則勤苦身死則 釋文穀郭若

徐戶角反郭幸皆云無潤也 家世父曰爾雅釋註穀盡也管子地員篇俸而不潤剛而不穀其下土三十物又

次曰五穀穀者薄也史記始皇本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言不薄於此也墨子之道自處以薄郭象注穀無

潤也解似任曲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圖**夫聖人之道悅以

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圖**悲行之難久又無潤釋故不可以教世也釋文其行下孟反下

同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

遠矣**圖**王者必合天下之懷心而與物俱往也**圖**皇王之法反鷙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釋文能任

音任墨子稱道曰昔禹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

二千小者無數

煙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實塞隄防

音因又音煙塞也段也掘地而注之海使水由地下

也引禹之儉同己之體

盧文昭曰舊儉譌險今改正 俞樾曰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

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

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為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川是山川並得名學皆多見名山豈見名川故誤改

之耳呂氏春秋始覽篤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慶藩案名川大川也禮記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

猶大也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支川本

章注名魚大魚也秦策賂之一名都高注名大也魏策大都數百名都數十也此皆謂取名魚支川或

作支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自秦威士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捉耜掘地操耜負土躬

者字少以儉為鹽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七曹 稟 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耜音似釋名耜

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離川谷以導江河也釋文自操 反 稟 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耜音似釋名耜

物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 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種也司馬云盛水器也 而九音鳩聚也 稟鳩聚也 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 玉篇雜同也廣雅雜

集也書序決九州言雜匯諸川之水 使同會於大川故曰九雜天下之川 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擲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視其性之適也通導百川安置萬國聞啓之位

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

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大聖向自艱辛况我凡庸而不勤苦釋文腓音肥又无胈反又符蓋反 脛刑定甚兩

如字崔本其作俱音淫 盧文昭曰今書作沐甚風擲疾雨此以甚用在擲字上當本是沐甚雨擲疾風文義較

順淮南修政訓云禹沐浴露雨擲扶風可以為證淮南浴字乃衍文李善注文選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引淮南作

沐甚雨擲疾風 慶藩案崔本其作俱是也俱與淫同論衡明零篇久雨為俱淫即淫也太史公自序帝辛俱作

揚雄光祿勳箴紂淫酒甚俱書中少言甚用者 惟南齊文記惟氏淫之 以屢杜子春云淫當為俱淮南修務篇正作禹

淫淫謂酒得東風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水得夜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皆其證 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

法裘褐粗衣也本日跋草曰蹻也後世墨者翟之弟子也裘釋文裘褐反 跂蹻反李云麻曰屨

屨跂蹻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為極之妙語也

與鍾同一三鞋類也。一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

音居玉反以藉鞋下也。墨者禹之陳也故不能苦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也。墨者禹之陳也故不能苦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

之中又相與別也。墨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善獲五侯之屬。並是墨。相息亮。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

曰韓非子顯學。儒有相里氏之墨。苦獲已齒。李云二人。而倍郭音佩。又譎古穴反。崔云決也。慶藩案倍譎諸書

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苦獲已齒。李云二人。而倍郭音佩。又譎古穴反。崔云決也。慶藩案倍譎諸書

籀曰有倍僑。高注曰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備。淮南覽冥篇。臣心乖則背譎。見於天。皆背

譎之借字。漢書天文志。彙適背穴。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案吳語。韋昭注。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

背。則曰兩旁氣外向者為背。形與北相似。故孟康云背如北。穴讀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上曰為

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曰為鑄。鑄扶傷也。今案背鑄皆外向之名。莊子

蓋喻各死一見二人相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

耳以氣刺曰為鑄。失之。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

為聖人。巨子最能辨其所以成其行。譬毀也。巨大也。獨唱曰綺音奇。對辯曰偶。侔倫次也。言鄧陵之

而寡和。或實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相。釋文相訾音紫。以綺紀宜反。不侔音謀。徐音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

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動儉甚者。號為聖人。釋文相訾音紫。以綺紀宜反。不侔音謀。徐音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

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

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在不後摩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太過故也。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辨无賊。

脛无毛。相進而已矣。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甚自勵。意在過人也。亂之上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治之。直吏。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釋文之好。呼報反。往下同。俞熾曰。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

也。即所謂墨子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誠。為其反。千僞。將求之不得。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郭注未得。

也。無羣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飾於

善老。不舍也。音捨下。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飾於

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伎逆也。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之岐反。也。音支。草昭音泊。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每願字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堯。堯曰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白心

也。白或作任。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宋著

合故聞。釋文。宋鉞。音形。徐胡冷。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俞樾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

風悅愛。釋文。宋鉞。反郭音堅。尹文。文先生未知即其人否。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曰劉向云

與宋鉞俱。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華

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數

為本。釋文。以別。彼列反。宥。為始。始首也。崔云以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命名也。發語也

物。即名此容。以矚合驪。以調海內。強以其道。矚令合調令也和。釋文。矚。崔本作矚。音而郭音矚

云和也。矚和萬物物。以道化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家世父曰以矚合驪。諸本或作矚。莊子闕誤引作驪

司馬光案注。矚字與軟同。亦強以其文反。令合。力呈反。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

物主也。矚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救民之闕。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所謂矚調。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于戎。意在調和不許。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國謂調之理然也。國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

取用而強勸聒。釋文上說音悅又下教一謂國主也說上之教下也聒古活反謂強聒

厭而強見也。國所謂不辱。國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釋文見厭於豔反徐雖然其為人

太多其自為太少。國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國夫建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

身枯槁豈非釋文為人自為同。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國斯明自為之太少也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國宋鉅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國先生自謂為弟

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餓

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國謂民亦當報己也。國傲乎救世之士哉。國揮斥高天之貌。國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

道可謂救世之人也。釋文圖傲反。曰君子不為苛察。國務寬恕也。國夫賢人君子恕已寬容於物也。釋文

苛察音河一本作苛慶藩案苛一本作苟非也去書從句從可之字往往因隸變而講苛作苟亦形似之誤也

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并無拘經之人拘作拘耐及鑿夷胸作胸黃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拘說文

柯字解引酒誥曰盡執柯今本柯作拘攷工記胡之管注故書管為苟杜子

春云管當作管管子五輪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講作苟皆其明證。不以身假物。國必自出其

力也。國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國所以為救世之士也。國已止

心勞形乖道與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以禁攻寢兵為外。國為利他。以情欲寡淺為內。國為自利。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國未能經虛涉曠。國粗糲殊而立趨維綱不遺適是而已矣。釋文其

行又如下孟反。公而不當易而无私決然无主。國各自任也。國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

〔釋文〕不當丁浪反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盧文弨曰作不黨是。易而趣物而不雨。國物得所趣故一。國於物無二也。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體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謀守法而往雖而無謀〔釋文〕

於知音智下。棄知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者故有可尙之說而論在乎世。彭蒙田駢慎到聞

其風而悅之。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開風悅愛也 俞樾曰據下文彭蒙當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堯堯在野無當

之分未定也。雞豕備市。釋文田駢田反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俞樾曰漢書藝文志道

也。淮南人聞簾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云。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釋文〕不徧

音遍。教則不至。性其性乃至〔釋文〕不至一本作道則无遺者矣。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

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釋文〕无遺 如字本 又作貴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

道理。泠汰猶揀放也〔釋文〕泠汰猶揀放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緣不得已感而後應揀放是非據法斷快慎到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釋文〕去己 起呂反章 內注同。泠音素徐徒蓋反郭云泠汰猶聽放也。汰音沙汰使之冷然也皆泠汰之歸於一以此為道理也或音齋

又音替。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釋文〕雖復薄知而未都能都忘故論近傷於理。謏音謏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謂不肯當其任而任

夫家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尙賢也。謏用物各自得不尙賢能故笑之也〔釋文〕謏胡啓反又音奚又苦

米反。驟音驟。戶音戶。寡音寡。反音反。郭音郭。勸音勸。爾音爾。反音反。讓音讓。說音說。倪音倪。不正音不正。貌音貌。王音王。云音云。謂音謂。謹音謹。刻音刻。也音也。均音均。未音未。免音免。望音望。文音文。生音生。義音義。无音无。任音任。王音王。雖音雖。謹音謹。刻音刻。於音於。法音法。而音而。論音論。能音能。不音不。自音自。任音任。

謹刻也。均未免望文生義。无任。王雖謹刻於法而論能不自任。橫復。扶又。縱說无行。而

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

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元通豪傑知其乖理故嗤笑之適得怪焉田駢慎到稟業彭蒙未合至道故為詭怪不合至道者田駢亦然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窳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之聲

窳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釋文窳字亦作罟又作罟况通反惡可音常反人

非風教窳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哉而言之也釋文窳又火麥反向郭云逆風聲

不見觀不順民望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釋文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而不免於斷斷雖

立法而斷斷無圭角也斷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斷圭角也一本無斷字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是是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習向

虛忘以無心為道而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

未得圓照故不知也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

應斷故嘗釋文概乎古愛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以有積為不

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貪而儻積心常

故情廉虛倓絕特獨立而精釋文澹然徒暫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姓尹名喜字公度老聃

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老聃他甘反即老子也為

子也師齊唱和與理相應故問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老聃他甘反即老子也為

九篇考老子一書漢志有師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未聞有十九篇之說呂覽不二篇

關尹貴情高住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

能達達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

非主之以太一耶。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繼。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國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敬。每以凝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虛大一為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

他人亦無勞。致其道術也。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習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釋文〕以濡如充反。謙下。退。關尹曰。在己无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成功歸居。推

在己而修。其身也。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

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情也。動若水流。靜如懸鏡。其逗機也。〔釋文〕若響。詩文。反。芴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情

清也是已。同靡屑。獨和蒼生之淺見也。〔釋文〕芴。音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和而不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

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耶。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耶。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

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夫英雄俊傑。進驟所以天年。雌柔謙下。復靜

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字內之谿谷也。〔釋文〕谿。苦兮。反。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

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

之類。皆物之所謂垢。退身居後。推物在後。〔釋文〕之垢。音苟。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

用。貧資也。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守冲泊。步各。无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

各自守。故不患其少。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歸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然獨立之謂也。言廣廉潔。已在物至稀。獨有聖人無心

已〔釋文〕歸去軌反又去類反本或作歸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

故無疾無費也費損也夫德德之人無近思惠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釋文〕不費勞味反無為也而

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

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率性而動淳朴無為也〔釋文〕蜘蛛音工倕音垂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釋文〕咎谷禍也俗人愚迷所為

稱唯大聖虛懷委曲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以深為根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釋文〕大初音泰以約為紀去甚泰也〔釋文〕以深元為德之本根〔釋文〕去甚起呂反日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

水氣無軟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釋文〕逆五故反無軟如克反本或作體音同銳則挫矣〔釋文〕挫作風反

進躁無崖為銳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釋文〕挫作風反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

不削於人全其性也〔釋文〕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

真人哉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道教則借筭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元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芴漠无形變化无常隨物也〔釋文〕

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釋文〕芴元嘉本漢音莫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釋文〕

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釋文〕死與音餘下同世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釋文〕

情於去取亦〔釋文〕芒乎莫剛反下同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釋文〕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

辭時恣縱而不儼不以矯見之也〔釋文〕不急欲使物見其意〔釋文〕

不急欲使物見其意〔釋文〕

不急欲使物見其意〔釋文〕

擬生冥契元鎖故能致虛境深宏之說無匪無窮釋文極悠謂若忘於荒唐謂廣大無域神者也慶藩案無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忝俗未嘗稍介也釋文極悠謂若忘於荒唐謂廣大無域神者也慶藩案無

垠鄂之門許注垠鄂鑄案引注鄂誤鑄云瑞崖也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注高而儻丁蕩反徐救蕩反注無形狀也說文士部垠地垠也楚辭王注垠岸崖也文選甘泉賦李善注鄂垠場也而儻盧文昭曰今書時恣

變而不儻音編徐起宜反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釋文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釋

不字

莊語大言也字內黔黎沈疇聞釋文莊語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一云莊正也一本作壯側亮反端大也

漸威爾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釋文莊語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一云莊正也一本作壯側亮反端大也

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釋文莊之言壯也楚辭遠游精神粹而給壯興行鄉陽為韻詩騷風君子借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禮禮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僕書古今人表作柳壯天下不可與莊語

釋文莊一本作壯皆其明證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釋文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

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卮至言而書艾之談體多真釋文以卮音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

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墨將侮若之徒是也釋文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釋文不敖五

倪於萬物釋文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釋文倪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神釋文不敖五

反倪音詣不謹是非釋文己無是非故恣物兩行釋文不謹遺戰以與世俗處釋文形羣於物釋文不謹遺戰

非無主不可窮賈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其書雖瓌璋而連牀无傷也釋文還與物合故無傷也釋文瓌璋宏壯也連牀

其旨高遠言猶涉釋文瓌璋古同璋瓌璋奇連牀本亦作牀同芳袁反又音羶又敷晚反李云皆宛其辭辭

俗故合物而無傷釋文瓌璋古同璋瓌璋奇連牀本亦作牀同芳袁反又音羶又敷晚反李云皆宛其辭辭

參差而詼詭可觀釋文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釋文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詼詭猶滑稽也雖

〔釋文〕參初林反差初宜反詼尺叔反詼尺叔反彼其充實不可以已釋文多所有也釋文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

極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釋文乘變化而遊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

故言上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適音稠適稠音調本

於物也。

說言此莊書雖復微議而應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說蛻脫捨也妙理虛元應無窮竭

〔釋文〕不蛻

音悅徐始銳反又較外反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說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

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說世味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

恍忽視察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釋文〕汪汪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說舛差殊也駁雜接也既多方術馬有五車

〔釋文〕

惠施施惠

五車尺蛇反舛川充反徐駁邦角反

慶落案司馬作釋駁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蹄讀曰

注作蹄馳淮南傲真篇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僻馳〕汎論

篇見聞舛馳於外法言傲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是其體〔舛蹄僻字異而義同〕

不中

丁仲反

厥物之意

說心遊萬物

〔釋文〕厥亦作歷

物之意

分別歷說之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

小

說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

〔釋文〕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

司馬云無外不可一無內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說理既精微據之不得妙

所謂一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司馬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為無無形與有故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

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

〔釋文〕天與地卑

如字又音婢山與澤平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

天與地卑

李云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

矣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說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

〔釋文〕日方中方睨

音詣物方生方死

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景已復吳謂景方吳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

明已復升凡中吳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為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亡

何殊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說物情分別見有同

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

說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

〔釋文〕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

俞樾曰此即莫大於秋臺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味非其旨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釋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司馬云矩雖爲方而非方規雖爲圓而非圓譬繩爲直而非直也

鑿不圍柵

鑿者孔也柵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柵入鑿中本釋文鑿不圍柵司馬云鑿雖爲方而非方規雖爲圓而非圓譬繩爲直而非直也

鑿不圍柵司馬云鑿雖爲方而非方規雖爲圓而非圓譬繩爲直而非直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司馬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蔽光而光不動也

有不行不止之時

鐵矢帶也夫機發雖速不離三條絲其輪行何味鳥影既不離不動鐵矢之字多誤爲鐵亦多誤爲鐵佳字鐵書作雀亦因形似而誤見淮南兵略篇疾如鐵矢齊策亦誤作鐵矢高注以鐵矢爲小矢非爾雅金鐵篇羽謂之鐵鐵文同方言曰箭紅准之間謂之鐵大雅四鐵既均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鐵矢攷工記矢人曰鐵矢三分鐵字亦作鐵士喪禮曰鐵矢一乘故知鐵爲鐵之誤也

鐵矢之疾而

鐵矢帶也夫機發雖速不離三條絲其輪行何味鳥影既不離不動鐵矢之字多誤爲鐵亦多誤爲鐵佳字鐵書作雀亦因形似而誤見淮南兵略篇疾如鐵矢齊策亦誤作鐵矢高注以鐵矢爲小矢非爾雅金鐵篇羽謂之鐵鐵文同方言曰箭紅准之間謂之鐵大雅四鐵既均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鐵矢攷工記矢人曰鐵矢三分鐵字亦作鐵士喪禮曰鐵矢一乘故知鐵爲鐵之誤也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狗非犬

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

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母嘗一尺一字一本無之捶章藻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

為駒之母故孤駒未嘗有母也本亦無此句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

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姓桓

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釋文桓團李云人姓名徐徒丸反飾人之心易

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已釋文桓團徐徒丸反飾人之心易

人之意釋文辯者之意辯者之意能勝人之心辯者之意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意辯者之圍也辯者之意

之口言未嘗理故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施圍又釋文之圍音又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抵體也惠子曰用分

萬端而本體莫過於此俞樾曰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氏辯者而術之字抵與氏通史記

秦始皇紀大氏盡脾秦吏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抵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有毛雞三足以下皆是釋文

其抵丁計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釋文

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稱大意在雄俊釋文天地其壯乎

司馬云惠施唯以天地為壯於己也施存雄而无術司馬云意在勝人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

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住在南方姓黃名綽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

文倚人本或作崎同紀宜反李云異也慶藩案倚當為奇倚人異人也王逸注奇舉云奇異也倚從奇聲故

三十二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即奇輪也字或作崎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音黃綽音李而

於齊無見於崎揚注崎謂不齊也不齊即異之義也大宗師篇敢問崎人李頤曰崎奇異也黃綽音李而

人不墜直類音挺音又音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者答也偏為萬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編為陳說萬物根由並辯二儀雷霆

以聽其能者也釋文編為音編下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以反

曰爲貞道每欲超勝其物出衆爲心
意在與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隙矣

○發自道理其當深也

文] 隙 鳥報反李云深
也謂其道深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

物也何庸

○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蚋 ○釋文 一蚤音一蚋反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證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 ○釋文 愈

貴爭主反李云自謂所
慈愈貴近於道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也不能用此元道以自安甯而乃散亂精神 惜乎惠施之才貽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

高談萬物說無遺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

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

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

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辯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德放蕩 ○辭辯不得真原聽逐萬物之末不

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何瀉 ○釋文 貽李音 蕩 貽者放也放蕩

以索真亦何異乎欲逃竊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供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釋文 貽李音 蕩 貽者放也放蕩

案文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注引 悲夫音論者力困 較音評病不中 反 丁仲 或倦本亦作 勤同 其思 慕嗣 不邪 似差 好事

可馬云貽蕩猶放散也釋文闕 悲夫音論者力困 較音評病不中 反 丁仲 或倦本亦作 勤同 其思 慕嗣 不邪 似差 好事

報反子玄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膏梁之塗說余亦晚親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

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篆學之契發鄒匠之模而云其善五事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鄒匠鑿同塵斤而

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不失欲極有教之神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發者於

列 子 注

張 湛 注

列子目錄

天瑞第一……………一

黃帝第二……………一三

周穆王第二……………三一

仲尼第四……………三九
極智

湯問第五……………五一

力命第六……………六七

楊朱第七……………七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八九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

青謂汗簡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穆音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

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

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

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

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學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

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與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

少許照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敬反集文籍先

弁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且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諧反力竝有所載而竄

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所希

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賣音濟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

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觀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

比必利反亂正與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

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

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頓反生覺音教與化

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矯反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屬音獨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二云爾

列子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謂之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音布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

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饑將嫁於衛而

謂之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

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

伯昏瞿

莫候反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今堯之

形不生

生物而不

有化

今存亡

不化

化物而不

不生者能生生

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

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化者也

故常生

化物之主

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復往理無聞也

陰陽爾

四時

陰陽爾

四時

爾

四時

爾

往復

音服後不

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閉形氣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

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

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

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邊無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

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

門玄牝之所由也

本其所由與大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

欲言存邪

不見其形欲言亡邪

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

故曰不勤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委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應羣生而不感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

賢鑑反。注同。

氣也。易者不窮變之稱，變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輝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則自明之也。

故曰：渾淪淪。

相渾淪而未相離。

力智反。

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繫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

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特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日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

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位而立也。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于弱曰形，必有分。分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

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

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

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等形即專，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燁周萬物，盡其情寧其粹而已。則珠塗融，鐘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

不犯聖人之化，凡備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

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

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覆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

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

能殫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

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攬音寔。顧謂弟子百

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

古風反。

水之上既孕奉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願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顯其邑蓋為水身因
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論之曰伊尹而踐其若令庖人釜之長而賢為廚湯相厥

昭生乎溼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醖羊奚比音毗乎不苟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數而生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之物地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程生馬馬生人人久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變化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

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於此而變化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

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

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

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

則歸根不復曲顯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特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

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循因事而立

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進當為

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埋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

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

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

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天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

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繫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

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

偏積之一氣及其雜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

而言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

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

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

音成魯邑名

之野鹿裘帶索

先各反

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所以樂

音洛下同

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

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側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險故沂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彼列反

男尊女

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二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

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

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

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

乃仰而應

於證反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

下孟反下同

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必隨事而爽故無憂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遠名

者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

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導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

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爲

己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

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屬矣仲尼曰。生無

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音

墓穴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

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境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

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植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變伏之死也。

者。德之徵也。德者得也徵者歸也言名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

焉。此聚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

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

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翫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丘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翫喪忘。

歸者，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莫異。

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散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

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

性命之極者，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丹壑之義。孔子曰：日

夜無隙，丘以是狙夫萬物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整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

來相接，聞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

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

乎？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驗積惑彌深，向能相驗也。曰：天積氣耳，亡慮

乎？

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鑿然之實。則何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乎。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境。况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

蹴音此踏。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

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

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

壞。夫倨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

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

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隱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

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

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

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微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

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伊所能有也。

塊然而自有耳有

非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

者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

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音視

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疆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疆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

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蛇？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

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

大壤。

如掌反，又作攪自此以往，施

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

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

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盜若何？向氏言其

狀。國氏曰：嘻！

音哀，痛之聲

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用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音滂，反

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

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

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

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

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

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

離力智反也認音似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

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勸衆

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

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

名誠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直所犯之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有不聚

復欲違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知天地

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音然焦然

肌本又作色奸古旱反黜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洽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音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黜昏然五情爽

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官寢去直侍徹鐘懸

減廚膳退而閒音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

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養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所類反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

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

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

也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擗

音個無疥癢餘兩反疥癩謂疥癩也周禮春時有疢首疾夏時有疥疥疾鄭玄云疥酸削也說文云疥疼也無疥癢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癩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疥癩酸癢也義見周官乘

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咳。反。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其

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

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

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

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借。為遊。百姓號反。戶刀之二百餘年不

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寂故。無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為深。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塗而不衰也。不偃鳥

反愛。不偃。不偃。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偃愛。隱也。字也。林云。偃。仿佛。見不審也。○偃亦愛也。絮狗。萬物恩無所偏。偃音隱。偃。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

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慈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名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寔。去言。反。○愆。寔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術。

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解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反。息井。因

閱閱音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音陰。慙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

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載。則一本作章戴。

章戴字載。則一本作章戴。

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

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師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胃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或放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

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

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然

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

猶木葉幹。音乾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賴鼻口故大臟

七孔四股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懣者再

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察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哉

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

書九。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閱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

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姬魚語魚魚當作吾

女。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

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

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而

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

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卻音敘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夫醉

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亦

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蠱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選音許也。選一本

而見曰選於義。願音物而不懼。懼之涉反○向秀曰選故失其所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關

也。日藏列禦寇為丁僞伯昏瞀莫侯反人射。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必同水其肘上。手

審故杯。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是時也。猶

象木寓人形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不

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瞽人遂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姿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瞽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

都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夫德充於內。則神備於外。無遠近幽深。所今汝怵。丑律反。然有

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恂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

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竝作屬。又作肥。皆毀也。字從其省音。歸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

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

稱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野之

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薦反。窘。奇隕反。於飢寒。潛於牖北

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黃籬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

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眊之。

眊。奴革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眊。眊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攬。攬。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攬。又音晃。撻打也。

秘。撻。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搦。撻。烏陵反。撻。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亡。亡。音無。所不為。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盡音丹。黷也。憊。蒲介反。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

高臺於衆中漫

莫汗反 散也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

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一本作飛鳥

揚餘亮反猶騰 物從風也

於地飀

音肌

骨無礪

音毀

范氏之

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

扶又反

指河曲之淫

音深

隈

音也 一本作隈

曰彼中有寶

珠

音詠 齋行 水中也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

水底齋 行曰泳

既出果得珠焉衆叻

叻分南 反或云

也

叻給也

同疑子華叻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

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

誕欺也

吾不知子

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

曰吾亡七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

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在者如斯而已

今叻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

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

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

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

而已哉。禹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食音嗣下，尾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鷄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日孳交接，日尾音嗣下，尾音嗣下，相華尾壯北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干偽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恐因殺其碎

一本作力致怒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

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律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操反術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讓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讓起也。向秀曰：能驚殺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讒讒音衣與讒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習也。習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習也。習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習也。習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習也。習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習也。習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

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矜畏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

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惡者故謂之舍。

往而不暇。所遇皆。開暇也。以瓦搗。搗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更搗。搗。為。藏。疆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鈞。弋夫人手拳時人。做之。因名為。藏。鈞。也。臨

日。侯。反。莊。子。作。搗。者巧。以鈞。銀。銅。為之。搗者憚。待。汗。反。以黃金搗者昏。昏。音。昏。方言。迷。暗。也。〇。互。有。所。投。者。搗。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昏。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抽。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抽。矣。孔子觀於呂梁

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

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音。拯。方言。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橙。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

使弟子竝流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

問踏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七。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

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泗。汨。者。水。迴。洄。伏。而。涌。出。者。汨。也。偕出。齋。汨。者。水。迴。洄。伏。而。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偶。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

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於。痾。反。痾。音。纏。痾。痾。者。承。痾。音。隆。一本。猶。掇。音。都。反。痾者承痾。猶掇。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音丸，司馬云謂一二而不墜，則失者銜銖音繼，殊○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纍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纍五而不墜，猶撥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檠株駒。檠本或作撥，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檠豎也。株駒亦枯樹。

本也。駒音俱。○蓋籜曰繫株駒，斷樹也。空好。吾執臂若槁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蠲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侑僕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

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

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呼報音，漚鳥者，每日之

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

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反，丘言至為無為。齊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礙，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矯形以獲蝶，海童任和心而鶻游，二情相背而不同，不許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攻藉藉

在夜，芴音而輟反在下曰：燔音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

上時掌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燬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

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

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

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剗音枯心去智。爾未之能。

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剗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

有不能而獨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鑄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

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蹈涉木石而不悻。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從。其心入獸不亂。靈神能獨儼。身能輕舉耳。可洞窺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經育。金

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輪。開鑿之鱗。火遊之鼠。木蟻之蟲。何者。剛柔炎瘴。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啻於一

象。至虛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舍德之厚也。有神巫。男曰。媿女曰。巫媿亦

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感其道也。而歸。以

告壺丘子。

列子師也。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與音余。

象雖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

抗。抗口。復反或作充音詞。

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

悉亮。

汝。向秀曰。无共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與而相也。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讀音禧。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司馬云：氣如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詭音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

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淵，淵，淵，淵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是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灰然

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

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郭

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幾矣。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齊，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齋，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

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冲莫朕。」向秀曰：居太冲之極，雖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鯢音旋。旋音桓。云：盤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同。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烟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烟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沃，烏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為淵。

淵。汎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泝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為淵。

肥水所出也。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涸微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

曰夫水流之與止觀旋之與龍躍常端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
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乎無為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徒
退同羣而常

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於危 委移至順之貌○向
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
然無所係因以為茅

穎靡崔譔云
穎靡濠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穎靡向秀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
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

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
事之近務也為其妻

爨爨七坑反○向
秀曰爨與爨食食音嗣
下同狶虛豈反楚人
呼猪作狶如食人向秀曰忘
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
適無莫也雕琢持
充

反一本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
其真朴則外事去矣怵音
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
也戎或作戎壹以

是終向秀曰
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
已故不敢途進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音
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
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為
飾內不釋然也形謀音
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物內實不足以外鎮人心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
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反西
其

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
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持為食食音
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

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
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况萬乘

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
取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彼知驚此者是
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依若
默然

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彼知驚此者是
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依若
默然

不自顧瞻齊之與處此皆無
所懼苟據此義所在見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屣履九世反關西滿矣歸之伯昏驚

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實本作儼導者以告列

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會不廢藥乎廢置也會無害曰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

物不保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在乎而化則無感而焉用之感也彼用何術乃

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恆使物感己則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播本之徒不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不能相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

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

子辭行不聞音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許唯而

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而誰與居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音揚司馬云對火曰揚淮南子者避竈厚自謙異則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楊朱過音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所不惡也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

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誣之。天下有常勝

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

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己者。亡無七音。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獸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

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

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

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

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

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音附。翼戴

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

見疏矣。庖犧氏女媧

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鱗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鵠步。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

龜背鵠步。肩屬鵠耳。

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

音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音也。

泉之野。帥熊羆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

鵬一本作鸞。

鷹爲爲旗幟。

職音熾。自熊羆皆活獸。勇鬪者也。

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

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

羣。行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

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忘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

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

音解。

六畜

朽又反。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鱗風毛羽之長。爰建翹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偶逢。

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魘魅。

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

聚禽獸蟲蛾。

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蠟。○百獸率舞是也。

一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

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墮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音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

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

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

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或作消子爲。于僞反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顯影行○接悟之速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法見。賢編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士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

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虞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二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觸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費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鑒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焉惑者以顯味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人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

虛不墜觸實不破破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嘗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

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蟪而不可饗蟪音

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楮楮音者赤色聖音惡白土也之

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貨賄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

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媧媧音靡曼者

娥媧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銀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音飾瑱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縠曳曳音裔

齊紉齊名紉所出也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備奏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且日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

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

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

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賞。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積蘇。積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

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憚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扶也。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其間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

異王之圃。王問。恒。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疑斃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斃亡者。心之感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開。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

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騶。古騶。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藥。史記曰。造父爲穆王得驂。騶赤驥白驥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造父爲御。騶。音泰。篆音。騶音。西。上齊。下台。比古字未審。爲右。淮南子云。紺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鞅。繫。策。高。皆古之得。從善。也。御。子。之。騶。也。而右山子。柏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餘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音。盜。而右山子。柏

造父爲御。騶。音泰。篆音。騶音。西。上齊。下台。比古字未審。爲右。淮南子云。紺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鞅。繫。策。高。皆古之得。從善。也。御。子。之。騶。也。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餘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音。盜。而右山子。柏

天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

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

乘寶器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

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

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噓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爲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

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弁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音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

德而諧於樂諧音辨後世其追數色句反實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

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假音假字當作假焉世以爲登假

死也明其實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

生揖而進之於室必鄂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

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

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第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積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驗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

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

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音絞願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造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曆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類也。晝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阿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激一世。常人之事。

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著善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

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攝讓于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

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

故事。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

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噩音愕。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

念而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

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由。雖誦怪萬

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燔如悅反。火性猛烈。

遇則燔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

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

突。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

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恃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

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

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

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

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

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

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

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

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寤。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喚吾南喚蘇音詣喚喚呻呻呼。徹日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

常也。夫感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

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竝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若樂各適一方。則役夫聽於鄭

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

中。覆之以蕉。與蕉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誅其

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

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

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

者之歸。不厭。厭音慚又於豔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

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

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心，辨覺夢之

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

虛實。况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朝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

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

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善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慮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

於死灰廊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賴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在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瘵病結於百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於是試露

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

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

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

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

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

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秦人逢^{逢音}廳^{廳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聞之弊必之於迷焉。

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 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

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

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

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

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咸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糧。不若端歸也。榮棄也。比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聚寔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張丈}於楚。及老而還本

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憊^{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茲胡犬}然而泣。指壠

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 同行者啞^{烏陌}然大笑曰：予昔給^{給音}

世。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道有一三五哀樂既獨到向之所惑皆無成敗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聞

聞音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况

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宜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

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

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愀

七小然有

聞

愀然變色少時

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聞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

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

曩吾脩詩書。

正禮樂。將以治天下。

唯季反

遺

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脩一身。治

魯國而已。

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

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賴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捨。則情

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

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圖是無閱者。能性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

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

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本故先有此言耳。樂窮通

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

而我無。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

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達。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途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七餘事。陳

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

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

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驚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者得聃之道。老聃翁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

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耳目者。視聽之戶。聃神苟撤焉。則視聽不因戶。闢照察不闕牆壁耳。魯侯

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

者。無東西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

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

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道者也。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怡然之氣也。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而觀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寄其智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顯矣

然之有唯唯癸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器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量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元倉

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

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

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

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

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傷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商太宰大

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聞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

絕遠而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言者不化而自行為者

能化此能盡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無為之極也名無名譽無譽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

矣無譽者可以與夫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名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考與

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

自相求從夏曰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此

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雖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所有矣然徐證之

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

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道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

云蕩蕩成功則疆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丘疑其

偏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泯芒者也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

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

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

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子夏避席

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固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必

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帶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

求變易吾之。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

林。日損。友伯昏瞶。莫侯。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

及盡。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辨聞於遠近。而與南郭

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

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

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

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不辨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

闕。闕音說。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瞞焉。瞞片各反

類人面瞞也。而不可與接。欺瞞上人也。一說云欺瞞神。疑形喪外物不能得聞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

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戶郎者

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偶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

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

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尙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

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緣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

知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

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遺遺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

無所不言。無所不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非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

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蠱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

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二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

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從音

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

哂笑竝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

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

也。惟觀樂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

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

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務與化俱往。

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微。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壺丘子曰。游其不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

所眠。眠音視。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游物而觀。

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適。而無所疑。婚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

至矣乎。龍叔謂文摯。

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會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

曰。子之術微矣。吾有

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

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

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禮有稱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

之異故天子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仰也。此奚疾哉。至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志懷任過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

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費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難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

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

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

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內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揚朱

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揚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

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人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

視。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而鏡。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淄音。繩。繩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繩水西自北海郡

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繩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繩水異味既合則難別。

繩音。者先亟。去吏反。犇佚。佚音奔。逸。犇。佚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

和之道則不可偷。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闕味衰遂之所資。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

列子 卷四 仲尼第四 四五

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役翁弟子

行過

過音戈

東里。遇鄧析。

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

于僞反

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徒曰。所願知也。

知猶聞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

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

之義乎。受人養

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

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羣聚。而爲宰藉。

藉本作籍側戰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

本圍繞又刺也周禮龜人以時鑿魚龜蜃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欄李頤云牢豕室也欄水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欄

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

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機而不應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

機乎。

機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

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

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備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募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聽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苟發謂傳報夏侯玄日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

識海我耳報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執政者

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

谿公。

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賈士

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弱也音

奴亂反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

之舌反

春蠶。日蠶也。

之股。堪秋蟬之翼。

堪爲勝也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

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

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跡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

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

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予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也。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

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

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

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

龍之詭。詭音特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為龍弟子。詭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攔。

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倖者猶

衡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紅蒙之弟子曰：鳩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

史記云：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苑多竹篠。

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

矢來注眸子而眶

睡音不睫。本作眯目瞬也。下同。眯且洽反。

矢隧

隧音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空而不覺所謂隨擊之

末不能穿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後戲子與。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攬五木者。攬百虛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攬如前攬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闕得理。

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闢其極。則躋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能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

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

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在於纜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則泰山之崇。蠅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皆變。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虞。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故顯而孤犢未嘗有母。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公子牟

曰：子不諱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爲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爲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爲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爲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爲

焉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冷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憤未嘗有母。非孤憤也。此語近於樂正子輿

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皆

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爭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

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欲治之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

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

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

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

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侃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

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

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

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

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論於不爲發無知。何能

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雅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徧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

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

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

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

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

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之中復有無極復無無盡復無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復無無盡之中復有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復無無盡之中復有

朕以是

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云距齊以南載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宿距去也齊中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

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

人民猶是也

如是開也

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極

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頌謂之四極

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開則是是矣

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

不止於一生不盡。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於一形。故不窮也。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大虛之中。則如有知無耳。故凡在右方

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所知之大者。然則籟子之所言。蓋其嘗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測。

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懷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聞者不覺矜伐之自舞。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剞劂儒墨。指斥大方。豈直

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賤周既獲。讓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

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

五帝之精。以謂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然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

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

東海之外。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

所闕。名曰歸墟。或作歸墟。莊子云尾闈。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四方丈。

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列御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

及下。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列御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

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焉

兩山閒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閒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

之域寄於大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蹙峙焉仙聖毒也之詠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與闢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疆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疆簡文云北海

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疆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荒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戴山其何以

安也迭爲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

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弁而負之又於

算計也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德大也

侵子禁反滅龍伯之國使院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崑以北海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

焦僥國僥音謫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僥僥氏三尺短之至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

極有人名曰誨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靈云東北極荆之南有冥

靈木名也生紅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木名也一名櫟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蠶生之芝。生於朝

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蠨蛸者。謂蠨蛸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有溟海。十洲記云水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

鯨魚。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鯨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載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彌正反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

見異聞衆之所疑焉益堅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達執守者之固爾除視察者之旨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七果反。字書云麼也。

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

方晝拭眚。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 眚。除倚。俞。古之聽

師曠。方夜擗耳。在詣反。目際也。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曠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聾之

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城雷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樛。 山海經曰荆山多樛柚柚似樛而大皮厚味酸鬱音柚 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 鸚鵡不

踰濟。貉 音縛似狐。音睡獸也。踰汶。武中反。則死矣。鄆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竟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

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鄆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謂可以為棣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文與蟾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昔問之汶塞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有汶水東北還巴東江東至廣陵入海

韓詩外傳云昔者紅出於放山其始也足以滋鱗是也又楚書云醫放山之清紅固可啜矣且列子與國德其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察今魯之汶水圍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揚厲管篋斯須往還豈狐貉靈敏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紅邊人云狐不渡紅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後致死也見周官地氣然也此事義雖然形氣異也性

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

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其妻獻疑獻疑猶曰以君

之力會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擔者三夫叩石

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齠初刃反齠詩外傳云

男女七歲或跳音調躍也或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

者未必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會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

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會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

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

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塗焉

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

列子 卷五 湯問第五

靈二物如此則丘壑浩盈無所致疑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

夸口一子。娥花反。

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

音昔。朔東。

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

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德代為曠。息忘遠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

北山之愚與藝妻之孤。足以啞河曲之智。嗟一世之感。悠悠之徒。可不察歟。

夸父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

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

隅谷之際。

隅谷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慕

異名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

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

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

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膠湯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僻絕垠之外者。

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

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

畔之所齊。

子細反。

限。無風。雨雪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喬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遺體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直為反。甌。謂瓦餅也。

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南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廣沸湧出。其深無底。名

曰穢○山正。臭獨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

之泉曰穢。亡音無。不悉偏。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

不驕不忌。長幼儕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

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阜盛。亡數。有喜樂。亡

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羹。力志和平。

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羹。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

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懞昌兩。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遠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

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

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擣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

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

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

髮而裸。謂不以衣蔽。北國之人。鞮鞮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樣

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

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

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安防。缺塞。雖在夷

貌相似加一舉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之國其長子生則緝。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緝謂少也。而食之。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

炎。去聲本人之國其親戚死。死朽音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

西有儀渠。康又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

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

兒辯鬪。都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

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閉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叢注云滄差

也。桓譚新論亦述此。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

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起子也均。天

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

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絕其均也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

不然。凡人不通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

芒鍼。音七爲鈎。荆蓀。本作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鯢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

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彼因水勢而施舍頓頰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子之弋也。蒲且子

射者弱弓纖繳射者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分兩放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

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

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諫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

秦氏善醫能視病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

入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

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怯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在性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

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

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反其一室因

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懷疑乃書記必有然婦世華佗能割腸

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鄭師文聞之師文鄭棄家從師襄

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據其師

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

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三者去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

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

冬三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取一時之驗。

三時可知且欲弁，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禮泉涌。至五之師曠為晉平公奏，指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齊人為燕昭王師，居濮下，號琴天，所奏也。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濮下，號琴天，所奏也。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七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

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集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

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顯

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音雍。音音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

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

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

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音亡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琴猶造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熾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嘗君。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令若泰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泔泔令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

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聞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

狩，越崑崙，不至弇山。音菴，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趨音趨步俯仰，信

人也。巧夫，頷。頷音反，曲頸也。又五感反，頷猶搖頭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

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行。王曰：此真天授之術也。遂封偃師為魯國之北郭士。

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動無方人藝靈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夫之遠矣。

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輪作雲梯可以倏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

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藏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

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攝。一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皆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鳥據反次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鼈。音毛。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視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

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

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

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

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矢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

拜於塗。請為父子。剡菁。淮南子曰中國製血越人製管其一也。秘其造也。比一也。許慎云剡管出血也。製所製反。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也。比一也。

章彙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

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也。汝先觀吾趣。

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

容足。纒得安脚計步而置。蹶獲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鞞乎。鞞音集說文云鞞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奮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

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蹶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齊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蹶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

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衷。體不閑故也。心衷體閑。即進止有常。蹶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累。講之有德。不患其亂。故輪外不

持無用之。蹶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卯以唾嫌殺丘邴章。唾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

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弱虛不能

也。兵器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

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銚鏑上音世下音譚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丹猶雛鷓也。鷓音處生而須哺曰鷓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施或音抱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

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

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

之。淡淡焉。淡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

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

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

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一本作拈取物也又音點

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

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音益喉疾而腰急。其子

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於樂反本又作厭烏狎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鏑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

之布。異物志云：新羅國有火州，有火浣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

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

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比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

吳大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無爵於吳

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

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揚朱篤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

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持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難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

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任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

人子利。朕衣則短。

音短

音易方言短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說文云麤衣也。又敝

揭於義亦通。

食則粢。

即夷反。

糲。

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乾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糲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麤。春粟麥為粢餅食之。

居則蓬室。出則

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

音麗屋棟

出則結駟。在家熙。

音怡字林云歡笑也。

然有

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

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

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

丘羽反本或作偶字林云疏行貌

而步。有深愧之色

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

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

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

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

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

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

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

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開理而服

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

之溫。進其菘菘。

菘音菘菘音菘爾雅云菘菘謂之菘菘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菘菘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

有稻粱之味。鹿其

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幕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徐樾朱篤音同不知

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

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顯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

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今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鮑叔奉

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女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而立繼無知秩服遂殺齊無君。二公

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齊魯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

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

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子况反非夷吾

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牙

鮑叔牙管仲於堂卓而脫其高國齊，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古音任以國政，號

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

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

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

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

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

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精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

之人。欲以已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

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

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愆其道之不及。聖於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

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

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聾不聾不能成功。勿

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

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

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同時。列子及孫。齊或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

九年宗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創也操七刀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鄧

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宗顯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過得當年之數勝於一己之

志似由報應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若出智力天福也之行得勝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

窮困故不顧刑戮不顧生存而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虛與愚弱然肆凶虛之心居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不賴生之地而感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可

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

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

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

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鬼

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為焉將之迎之功無遺喪

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

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

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

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謁朱歌皆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

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音除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竹用反澹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

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

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

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

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

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

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

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

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楊布場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

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

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音志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

貌不一。而感之於道。命所歸也。侷侷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侷音侷。侷似也。成也。初非成也。

侷侷敗也。侷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侷。感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侷之

際昧然。於侷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味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禮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

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

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奮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怨夭折

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

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涉冲反。半也。下同。或涉仲反。非也。亡亦

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

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致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

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

感之貌。若何滴滴。或作傍傍。泣皆步邪反。流涕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

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茶。食也。惡肉。可

得而食。怒馬稜。當作稜。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稜。車。稜。木。為之。稜。土。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

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

寡人而位。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變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靈聚一物之靈靈聚者終散靈散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矣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

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鈴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揚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

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

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言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焦其心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愛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

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

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收聚也則己施始歧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

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為富不以偽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

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偽則不尼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

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

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

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子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

半矣。夜眠之所強。晝覺音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七音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

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

厭一本厭作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

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一本作耳目之觀聽。惜身意

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异哉。音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三死復暫往卒然

變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

為名所勸。一本作觀。為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

為刑所及。為惡不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

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

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

齊愚。齊貴齊賤。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說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所當。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欲矜清之郵。音以放餓死。守節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言與貧之言然於

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

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窶。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

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

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

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

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靈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勤桓公適然北之國。恐此皆

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與體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顛。顛音舒。延反。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

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

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續情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樂。

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

非吾所謂養。備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變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

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

衾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履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

管夷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問也。子

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歸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二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

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

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

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類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媵音烏。果切。媵者。

坐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賄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其反。益也。夜

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

招呼也。說文作詭。相誘也。詭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

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

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

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

之言。因謂音謂。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之

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明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覽事行多端選

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

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覽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

盜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為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

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

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暨行於一國。未合於人

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

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

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

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

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編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列子 卷七 楊朱第七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修遠。無不必

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 本作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

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

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

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

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

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

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

生矣。為。設今久生 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

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

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鋒 踐一 本作陷又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

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 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

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

乎。變揚子貴身大。獨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已趣。故亦相荅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切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省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

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

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

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甞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

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夙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

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鮒。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鮒。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卽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慊其心。此乃憂苦癩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亦同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

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二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感奔竄。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

豈足洞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自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

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 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 三為位。出意求通 四為貨。專利有費

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建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

已。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得其生理 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

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凶。啜菽茹藿。

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卷急。筋節急也。或作臆。臆上音懼。下區位反。啜。臆筋急貌。曰啜。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

絺葛。薦以粲肉蘭橘。心痛。一錯反 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

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

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房未反。緇。屨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屨。亂麻。 僅以偶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隳室。繇續狐貉。繇音鱗 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泉莖。泉。胡泉也。著類篇云。葵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比。算思上聲。 芹萍。爾雅云。萍。萍也。又萍。蘋也。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也。 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蜚音於口。慘於腹。痛也 衆晒而怨之。其人天慙。于此

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

無獸之性。無獸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

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

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

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

爭故當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顧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

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隨見乎遠。是故聖人見

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

之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稽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傷武

愛天下，故王。于况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

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遠理而得利未

有之，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落反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

于僞富，問倫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

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為制。是

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人不

尊已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

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

也。退而習之。二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

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

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

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發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

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

盡而不亂。不專已知則物顯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

宋人有為焉。子馮反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

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

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贖物因體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

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適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

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

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

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

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

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

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剛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

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

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隨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

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

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

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

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歸

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

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

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皆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

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皆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

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備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

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有一

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竝音頂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

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

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

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

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

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

繩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

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

也。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為無

為。理自從物自成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未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

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

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為昌也。戒之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

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均。許慎云均引也。古者駢

門下從上枘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闕。而不冒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闕。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音班服。而不冒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御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德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

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

往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

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惇。博出。入為蘭。應劭曰。蘭

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游者也。疑蘭與蘭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

倍其身。屬屬音燭其蹻。音蹻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俠者。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

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類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千

之年長矣。張丈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業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

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駟驕

總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七爾躒。迹也一本作微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纏薪菜者。負索薪菜蓋踐役者有九方臯。

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

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

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臯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麤同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

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

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惡鳥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

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

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穢。音穢祥也又音齷。信鬼神與穢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

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

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

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

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

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

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

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蚤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

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訾言不可度量也賈登高樓。

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棋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則碁十二

故法大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罌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置之名爲馳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罌音則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

反音兩擒他獵反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翻曰報采獲魚也擒字案真經本或作魚窠大博經作鱗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鱗也獵反今本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

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

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驅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燒飯也以餹音之爰旌目三餹而後能視曰子何爲

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謹音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音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之不出喀喀音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

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

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一本冬二日則食橡象

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

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

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黜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

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

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

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

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

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

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

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

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

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

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

素衣

衣素之衣去聲

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

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

音向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請已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

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

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虛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

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

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

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

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

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

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

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

曰。正日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

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

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

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

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

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子贖反

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

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

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

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辨於道得人

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富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

父因請以為薪。又踐可疑之途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鉄者。鉄鏡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

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

胡段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

者。意所感則隨念起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罷朝而立。倒

杖策。鍛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有刺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賈頤。鍛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

頤之忘。將行不忘哉。意之所屬。音屬著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瑯。音瑯頭抵丁禮反植

水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竝去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為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疑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